

## 拿破仑全传（下）

死，我的看法就是如此！……您那位大臣（巴克莱），在朝廷任职可能不失为干练之才，但作为将军，简直低能、可憎。而此间却将国家的命运托付予他。我已绝望、狂乱……俄罗斯，我们的祖国，她对我们的怯懦又会有何反应呢？为何要将如此可爱的祖国托付给无赖呢？难道祖国的儿女对她只有蔑视和厌恶之情吗？……与其同巴克莱一起担任指挥，我倒宁愿充当普通士兵！”

公众舆论的指责日益尖锐，亚历山大决定牺牲巴克莱·德·托利。不久以前，他撤换斯波兰斯基，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手法。但是应当由谁接替巴克莱呢？举国上下全都瞩目于库图佐夫。他与土耳其靖和成功，为皇帝立下丰功伟绩。他质朴、勇敢，深为战士拥戴。贵族认为，他忠于祖国，是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僧侣则认为，他尊敬教会，是个虔诚的信徒。亚历山大虽已任命他为帝国枢密官，并授予他尊贵的亲王殿下的称号，但在内心深入却厌恶这个礼仪周全、敦敦实实的粗壮老头儿。他以罕见的小人之心推诿责任，竟为在奥斯特里茨的败北，以及在布加勒斯特的交易中割让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而怪罪库图佐夫。这些事都属难言之隐。另外，他对库图佐夫还抱有一种生理上的恶感。但他终于捐弃前嫌，于8月5日开始御前会议。参加的有帝国首席枢密官萨尔蒂科夫伯爵、洛普金亲王、科楚贝伯爵、维茨米蒂诺夫将军、阿拉克切夫将军和巴拉肖夫将军。经过四小时商讨，会议一致推选库图佐夫为最高统帅。三天以后，亚历山大召见库图佐夫，正式向他授予全权，唯一的条件是绝对不得与敌人谈判。当晚他给妹妹叶卡德琳娜写法文信，告诉她这个消息。而她本来是库图佐夫的热烈崇拜者。“他（巴克莱）与巴格拉齐昂之间箭拔弩张，已难共事，因此我被迫组成特别委员会讨论全面形势并任命了一位军队总司令……一般来说，库图佐夫是由外来因素决定的，亚历山大本人并不热心。抛曾向侍从武官科马罗夫斯基透露自己的真实感受：“公众想任命库图佐夫，我即予以任命。至于我本人，我洗手不干了！”

亚历山大当即启程前往瑞典阿博城，同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进行会晤，取得新的保证，并把全部驻防芬兰的部队调回俄国。一个月以前，俄国还同西班牙签署了同盟协定，同英国签署了奥雷布罗和约。这样，俄国就同一系列国家签有鼓舞人心的条约。但事实上，面对拿破仑，俄国是在孤军奋战。俄军的参谋部里云集着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士，士兵则全是俄国人。至于在对方的营垒里，参谋部里全是法国将领，多数士兵却来自外国。

8月22日，沙皇从阿博城返回京城，宴请任在俄军司令部任职的英国军官，罗伯托·威尔逊勋爵。威尔逊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代表战友们前来要求撤换帝国首相鲁缅佐夫，要求庄严宣布放弃同敌军议和的任何设想。他竟声称，如果圣彼得堡决定中止敌对行动，军队就会认为这项命令不符合帝国的意志，并将拒绝服从。英国人如此傲慢无礼，亚历山大竟是一时哑口无言，脸色白了又红。但他终于恢复镇定，声音怪铭有力地宣布，“我是俄罗斯的君主，您竟对我使用这种语言！我也只能容忍您一个人如此放肆。”关于鲁缅佐夫，他断言决不和这个忠实的下属分手，“只有他（鲁缅佐夫），从不曾为他个人邀功请赏，也不曾建议向拿破仑屈服。”至于早日议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我国国境内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我就决不会食言，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改变态度。”

库图佐夫一接到任命他为最高统帅的命令，就打点启程，前往军队驻地，动身之前，他去看望斯塔埃尔夫人。这位新任最高统帅狂热地崇拜法国文学

（他曾长期在斯特拉斯堡受教育），对这位睿智隽永、才气横溢的女作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于她，则认为库图佐夫是抵抗侵略者的旗手。“这位长者举止文雅，表情生动，尽管在50年的戎马生涯中，曾多次负伤，并且失去一只眼睛。”她写道，“我凝视着他，忧虑他魄力不足，难以制服由欧洲各地蜂涌而至的那些粗野强悍的将士。不过俄国人在圣彼得堡都表现得雍容典雅，一副廷臣的气派，而一旦来到军中，他们便会恢复其鞑靼人的本来面目……同这位出类拔萃的元帅话别时，我黯然神伤，不知自己拥抱的是胜利者还是殉难者。不过，我能看出，他对于自己肩负的重任所涉及的是多么伟大的事业确是深有所感的。”

当时，库图佐夫已是67岁的高龄。自从奥斯特里茨战役结束以来，他的身躯更显臃肿。他步履沉重，稍一行动便会气喘吁吁，很难在马上坐稳。即便是在战场上，他也宁愿坐四匹马拉的小车。他行动疏懒，贪嘴好色，欣赏美食，常爱同情妇——一个富态的摩尔达维亚农妇——厮混。他让这女人穿上军装混在军中，随时带在身边。军中议事时，他常常昏昏欲睡，下颜垂在胸前，便便的大腹突出在外。他虽好瞌睡，经常擅离职守，但却仍然洞察敏锐，对事情的判断力极强。他圆滑坚忍，机智深邃，而这一切虽以西方式的教养和风度为掩饰，仍然难免时有流露。他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人，在交际场合和司令部里，他的法语和德语都讲得十分流利，但同普通士兵交谈时，却使用当地口音的土语。亚历山大崇拜欧洲风度，既好附庸风雅又挑剔多心，对库图佐夫这种深得人心的好好先生作风极为不满。而军队却热情欢迎沙皇新近为他们任命的最高统帅。他们视库图佐夫为真正的爱国者，大叶卡特琳娜女皇时代的旧臣，一位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好汉，一位热忱的东正教徒，一位纪律严明而又体恤下情的军事领袖。军队原来像孤儿，如今又找到了自己父亲。像奇迹一般，这位父亲竟同他们有着同一血统，信仰同样的宗教。他定能打败把魔爪伸进俄罗斯母亲的血肉之躯的那个基督之敌。库图佐夫检阅军队时宣布，“孩子们，我只是来看看你们身体如何。战士在战场上不必讲究衣着。要休息好，准备夺取胜利。”还有一次，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但却能让前来致意的仪仗队听清，“有这样的好汉，又怎么能后退呢？”

事实上，他深信必须撤退。他一到军中，就预见到甚至必须放弃莫斯科。但皇帝和全国对他寄予厚望，他无法避免作战。不战而退的策略已经断送了巴克莱·德·托利，使他声誉扫地，落得个因不称职而被解职的下场。他必须放弃这一策略，否则也会重蹈巴克莱的覆辙。他思忖，不论自己是否愿意，只有在俄罗斯的神圣心脏地区，莫斯科故都前方进行会战，才能鼓舞士气和加强军队对他的信心。而且很有可能，这一仗也能挫伤敌人的元气，为在短期内削弱敌人做好准备。但是，当他察看现有的兵力部署以后，他对此却不能抱多大希望。可以供他调遣的兵力约有12万人。拿破仑的兵力是13万，这样双方在兵力上可谓旗鼓相当。但他认为，面对久经征战的敌人，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有可能战而胜之。由于连续后撤，俄军疲于奔命，已经衰弱不堪。士兵粮秣不足，靠劫掠度日，马匹疲惫困顿。可是，全军上下，梦魂萦绕的思念却都是要打上一仗，拯救古老的都城。于是库图佐夫违心地决定就在莫斯科前面，在莫斯科河的支流，科洛齐小河河畔，博罗迪诺村庄附近，同拿破仑展开决战。

他的阵地设在博罗迪诺村背后一系列山丘连成的弧线上，非常坚固。阵地右方是曲折蜿蜒的河谷。这条科洛查河是莫斯科河的支流。阵地中央和左方，

前面地势逐渐倾斜，下到一条小溪。就在这较为暴露的一边，俄军匆匆筑起了土垒。中央的一个称为大棱堡，但后面没有工事。

拿破仑停下来两天，等到集结兵力约有 12.5 万人才继续前进。这时他准备一举而结束战争。他观察了俄军阵地，看出了库图佐夫的错误，那就是把阵线往北拉得太长。他计划在北面佯攻，牵制俄军，使其不能集中兵力，而以达武和波尼亚托夫斯基猛攻南面，以内伊军团和欧仁的意大利军猛攻中央的棱堡，打垮敌人较为暴露的中央和左翼。达武曾请求迂回包抄俄军的左翼，可是也许因为怕俄军会及时撤退，拿破仑拒绝了，决定正面攻打左翼和中央。

9 月 7 日清晨，灿烂的曙光显得像夏天还未过去似的，大炮开始轰击对方山坡上层层排列的敌军。同时，拿破仑的纵队朝着棱堡和掩蔽俄军阵线的树林冲去。俄军抵抗非常顽强。较小的棱堡经过多次争夺，数易其手。

在法军中央有方，战斗的浪潮在斜坡上汹涌起伏，进退反复，大棱堡的炮火把欧仁的意大利军打得七零八落。这支军队作战英勇，但看来要冲上那个要命的斜坡，是毫无希望了。

这时，一幕惊心动魄的景象突现眼前。骤然间，从法军队伍里冲出一大队胸甲骑兵，扑上斜坡，带着一溜闪亮的刀光，把这个可怕的土堡团团围住。这队人马被顽强的俄军挡了一下，可是格鲁希和夏泰尔率领另一支骑兵接着冲上去，势如奔涛，冲决一切，从薄弱的背面攻克了这个堡垒，歼灭了赤胆忠心的守军。俄军骑兵力图挽救战局，终未成功。

面对法军凶猛的攻势和俄军惨重的伤亡。入夜后，库图佐夫只好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摆出决不认输的姿态，慢慢撤退他那支残缺不全的队伍。

就这样，结束了这个世纪最惨烈的一场血战。800 门大炮一连几小时给双方部队造成死亡。俄军损失约 5.8 万人。法军方面，不管拿破仑在战报里怎么说，损失大概也在 4 万人左右。

一日之间，博罗迪诺战场成为尸山血海的坟场，两军数万具尸体及大量死亡的军马以“大棱堡”为圆心向四周散布到很远的地方。不走运的巴格拉齐昂亲王和 47 名俄军将领都和他们的士兵一同长眠于此。

在这次战斗中，拿破仑拒绝使用他的近卫军。当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有人建议拿破仑投入这个打击力量，但拿破仑听从了近卫军司令贝西埃尔的建议，决定将这只最强悍的军队保存下来，以便在以后的决定性时刻使用。

这引起了近卫军将士的不满，士兵们当时大声埋怨近卫军司令贝西埃尔劝阻皇上采取这一步骤。不过，拿破仑认为要是让这些老战士牺牲在俄国大炮之下，那才真是冒险的举动。近卫军是全军的中坚。其他正规法军，在长途行军之后，往往不守纪律，成群四出掠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近卫军总是可靠的。日后在大退却中就看出它的可贵了。

也有人责备拿破仑不及早包抄俄军的左翼，把那长长的一线敌军压到河上去，这倒比较恰当。这一回，像在斯摩尔棱斯克一样，他采用了正面攻击，那只有付出可怕的代价才能取得成功。这一仗，除了内伊、缪拉和格鲁希以外，其他将军并没有什么辉煌战绩。内伊因为在两军肉搏中表现英勇，获得了莫斯科亲王的封号。

在这次以极大代价换来胜利之前一个星期，拿破仑已听到法军在西班牙惨败的消息。他的老友马尔蒙原先在瓦格拉姆之战以后，已荣获元帅头衔。这次他在莱昂平原跟威灵顿较量，也曾获得辉煌战果；但在萨拉曼卡附近，他棋差一着，招致了毁灭性的回击，逼得急忙引军逃回布尔戈斯。

于是马德里失去屏障，一度为英军占领（8月13日）。这样，正当拿破仑在莫斯科这边打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的哥哥被赶出马德里。直到把苏尔特从安达卢西亚调来，法军在西班牙中部才转入优势，威灵顿被迫退到德里戈城。除了使安达卢西亚得到解放之外，威灵顿把胜利果实全丢了，但他保存了兵力。

但是西班牙方面的消息并未影响拿破仑挺进莫斯科的决心。他知道经过博罗迪诺的血战，俄军已无力守住这个俄罗斯的中心城市了。

莫斯科这座俄罗斯“圣城”现在就在眼前了，想到自己就将成为克林姆林宫的新主人，他的内心不禁兴奋起来。

## 二、莫斯科海绵

库图佐夫说：“拿破仑如一股洪流，我们尚不能制服。莫斯科将如海绵一般吸干这股洪流。”

听到莫斯科陷落的消息，亚历山大信誓旦旦表示：“我宁死也不同‘世界灾星，妥协！’

经过莫斯科的火浴，拿破仑逐渐明白了，占领了莫斯科对征服俄国只不过是抽刀断水……

博罗迪诺血战后，拿破仑全力催动大军冒着炎热、沙尘和焚烧着的村庄的火海浓烟，艰苦地行进，要去莫斯科，赢得和平与富裕。

可是，9月14日那天，征服者带着先头部队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少数狂热分子，死抱着克里姆林宫不可攻破的传统观念，妄图据守；可是军队、官吏、贵族、商人以及人民大众都走光了，军需品也早已烧掉或运走。罗斯托普钦总督已把犯人放掉，把救火车毁掉。

显然，俄国人已有计划地放弃了这座城市。

博罗迪诺决战失利后，库图佐夫很快来到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郊区的非利召开了军事会议。

他告诉那些将领们，他已决定放弃“圣城”。他用法语给伙伴们打气说：

“你们对莫斯科的撤退感到焦急不安，而我却认为这是天意。因为此举能够挽救军队。拿破仑如一股洪流，我们尚不能加以制服，莫斯科将如海绵一般吸干这股洪流。”

但众人却不像他这样乐观。看到会场的沉闷气氛，他又坚决地表示：

“我已感到我个人将为损失付出代价，但我是为祖国的利益作出牺牲的。我命令撤退。”

尽管如此，库图佐夫的内心无疑是沉重的。深夜，他栖身一所破旧的枞木屋里，身边的人能够听到他在草垫上辗转反侧，哽咽抽泣。

事实上，在莫斯科，大规模疏散早已开始。数周以来，大路上只见车马拥挤，成千上万的车辆，上面堆着各种形状的行李，颠簸着缓缓行进。达官贵人的宅邸均已撤空。舞会稀少。贵族俱乐部的管弦乐队只为少数受伤的军官和轻浮的女子演奏。法国侨民突然被送往下诺夫哥罗德，他们开设的糖果店和法国式的商号都被弃置不顾，领馆办公室匆忙地清理档案。

莫斯科的居民，民族仇恨高涨，如痴如狂。军政总督罗斯托普金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下令禁止私刑处死。但自己就因某位姓维雷恰金的人，曾预言拿破仑会在半年内取胜而将之私刑处死。总督还让人在墙上贴满爱国传单，给贱民分发旧武器，去沿街散发圣像。他下令“好汉”们汇集在三座山下准备进行决战，然后又强行地将他们遣散。他解散了城里的一支拥有两千

人的消防队，并且让他们将水泵、水枪一起带走。他在白天让众人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前的露天广场上祈祷。最后，他关闭伏特加酒零售店，打开监狱。

博罗迪诺战役一告结束，逃难的人就不断增多。名门望族走完后，就轮到一般贵人、公务人员和商人。凡有车马的都纷纷启程，大道上只听见滚滚的车轮声。敞篷马车、四轮马车、双篷马车、四轮大车、运货马车，接踵而至，鱼贯而过。在丢弃的房屋墙上，可以见到用法文书写的留言，“永别了，这是多么可怕的字句！”，“向你致敬，神圣的住所，离别之际，黯然神伤！”莫斯科城里的25万居民很快就剩下15000左右。其中包括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重伤员，刚从牢里释放的民事罪犯和主人弃置不顾的仆役。

库图佐夫的部队兼程行进，赶到莫斯科城下已经疲惫不堪。越过城门时，他们竟以为开进的是一座死城。

突然，耳边传来军乐队欢快的奏乐声，两营卫戍部队从克里姆林宫走上街头，为首的是一支军乐队，由神气活现的一位上校指挥着。米洛拉多维奇将军吼道：“是那个无赖让你们奏乐？”上校回答：“根据彼得大帝的军事法典，卫戍部队放弃堡垒时应当奏乐。”将军大发雷霆，说：“难道彼得大帝的法典也预见到要放弃莫斯科？”罗斯托普金喜欢炫耀、讲排场，这时他身着军装礼服，跨在马上，手举马鞭，正在雅乌沙桥间观看部队通过。库图佐夫佯装未看见他。

长河一般的队伍继续向前，士兵裹着大擎，风尘仆仆，惶恐慌乱。法国的前哨部队紧紧跟着俄军的后卫。两位司令间似乎订有默契一般：俄军由哥萨克士兵殿后，行动缓慢地后撤，而缪拉的骑兵则在间隔不远处紧紧相随，但并不动武。这情景简单犹如两支盟军同时在被征服的城里参加检阅一般。孟德斯鸠写道，“有时，我们被迫停下，好让他们有时间向前，遇到掉队的士兵和辎重兵，我们就把他们赶到前面俄军中去。”

库图佐夫绝望之余，忽然受到启迪，竟拒绝向东走上通往梁赞的大道，反而斜插到旧卡卢加大道上去。几天之后，由于“侧翼行军”成功，他把部队带到莫斯科以南的塔鲁丁诺宿营地，驻扎下来。接着，他从中部各富庶省份征调粮草，着手改组和加强部队，命哥萨克拦截前往莫斯科古城的车队，切断法国人在城市附近补充给养的后路。身居塔鲁丁诺营地，他还威胁着敌人向斯摩棱斯克后撤时必经的大路。最后，如果拿破仑决定直捣圣彼得堡，则当地的俄军可以迅速北上，包抄至敌人的背后进行袭击，而维持根斯泰因的部队将从正面扼制敌人。库图佐夫认为，只有如此行动，撤离莫斯科才不会徒劳无益。

这期间，亚历山大正在几百俄里之外等待着前线的消息，忧心忡忡，焦虑万分。8月29日信使抵达，向他禀告不久前在博罗迪诺附近进行的大规模战役。他彻夜不眠。次日是他的父名日，上午他接到库图佐夫的颇为乐观的报告。喜出望外，便迫不及待地让人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隐修院大教堂里，唱完感恩赞美诗后，立即予以宣读。关于“胜利”的传闻在城里不胜而走，迅速传播。民众纷纷涌上街头，向返回王宫的沙皇及其家人欢呼。亚历山大自忖，在战事的结局尚不大明朗之前就激起公众的热情是否妥当？但他已不能后退，库图佐夫立即被晋升为陆军大元帅，他的妻子被授予“佩像贵妇”的荣誉称号，各大将领全部获得荣誉称呈，每个士兵奖赏五个卢布。

但这仅是昙花一现。沙皇很快就接到罗斯托普金的报告和其他消息，得知军队虽经苦战，却已被迫放弃莫斯科城。公众不再欢欣鼓舞，代之而起的

是震惊、气恼和狂怒。人心惶惶，慌乱、恐惧。于是亚历山大的左右近臣劝他违反惯例，放弃骑马前去喀山大教堂庆祝加冕典礼周年纪念日，改为乘坐皇后的马车。亚历山大内心不悦，但也只能勉强接受。皇后的宫中女官斯图莎小姐写道：

“我们乘坐镶着玻璃窗的车辆缓缓行进，周围是人山人海，但众人全都面带怒容，沉默不语，与节日的气氛极不协调。当我们穿过两边围观的民众，登上教堂的阶梯时，两旁竟无人欢呼，仍然是死一般的沉寂。啊，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寂静中，简直可以听到我们自己的脚步声。我一直毫不怀疑，当时只要出现一星半点火花，就能引起一场燎原烈火，我瞥了皇帝一眼，看透了他心中的奥秘，不由得双膝发软。”

宫廷上下，一片慌乱。约瑟夫·德·梅特写道，“莫斯科已经陷落。失守的理由很充分，但这也说明，除非出现奇迹，俄罗斯已不复存在。在此以前，还有撤退这么一条路，而如今，剩下来的只有退到斯匹兹伯格去。”

罗斯托普金也持同样的看法。9月14日，他给妻子写信说，“我认为俄罗斯已被断送”。皇太后、君士但丁大公、鲁缅佐夫首相、阿拉克切夫、沃尔康斯基都倾向于尽快议和。但是叶卡德琳娜女大公（按其兄长君士坦丁的说法，是“连自己应去何处分娩都不知道”），却越来越好战。她在雅罗斯拉夫给亚历山大写信，言词激烈，“众人都在对帝国的灾难，全面的幻灭，历次的失败，最后就国家声望下降和您本人名誉扫地等等高声指责您。……不，不用担心会发生革命的灾难。我只是让您想到，在一个公众蔑视其领袖的国家中，局势将会如何……幸亏，议和之说并不普遍。相反，莫斯科失陷的耻辱已经激起复仇的欲望。”

国家四分五裂，有人盼望实现体面的妥协，有人宁愿毁灭也不投降。面对这种形势，亚历山大深知，自己是在以本人在后代心目中的声望，也很可能是以自己的皇冠作为赌注。主和派不顾一切要求议和。但是一旦朝廷被迫媾和，就连他们都会为难以接受的屈辱性的条件而对亚历山大怀恨在心。再次签署一个提尔西特式的和约，亚历山大的朝代就会寿终正寝。因此，尽管众说纷坛，亚历山大却只有一条路：战斗到最后。

不久以前，他曾对科兰古说过，“战争一旦打起来，丢掉皇冠的，不是拿破仑就是我，亚历山大。”

他给妹妹叶卡德琳娜的信称，“某些事固然难以逆料，但我请您相信，对于战争，我从未动摇，而且现在尤为坚定。我宁死也不同‘世界的灾星，妥协……我寄希望于上帝，寄希望于我国那具有令人钦佩的刚强不屈的民族，寄希望于自己的恒心：我已下定决心，绝不忍辱偷生。”

几天以后，他接待了库图佐夫派来的使者法国人米肖上校，他用法语对上校发表了下述谈话，请他转告军队：“您所到之处，请务必广为向我善良的臣民宣布，一旦军队荡然无存，我将率领亲爱的贵族和善良的农民，利用国家剩余的资源，坚持下去。但是，万一一天意要在我的朝代结束我祖先所开创的王朝，则我宁可在弹尽粮绝之际，蓄发退隐，前往西伯利亚腹地深处，与卑贱的农民同甘共苦，也绝对不会忍辱媾和，有负于我亲爱的祖国。我深知祖国付出的牺牲有多么惨重。……米肖上校，别忘了下面的这句话，有朝一日，我们可能还会乐于忆及此事……拿破仑和我誓不两立，非他即我，从今以后，我们已不可能共为君主，我已了解他，我不会再看错他！”

话虽如此，但亚历山大仍然焦急地思忖着，拿破仑进驻莫斯科以后，下

一步将会如何行动。一般的估计是，大军会很快就向圣彼得堡推进。这也是一场战役的自然发展。为应付不测，沙皇已下令准备转移档案、帝国国库财宝、学校、医院，并同英国商谈将俄国舰队转往英国。居民见采取这些疏散措施，便也准备离京，纷纷去外省寻觅避难处所。一旦找到好客的远亲，就打点行装，买舟备车。涅瓦河及其支流上，泊满堆着木器和行李的船队，警报一响即可启锚。约瑟夫·德·梅斯特说，“从宫廷开始，大家都已整装待发。在圣彼得堡，已经烧了一个月档案文件，足以把乌克兰全部的牲口烤熟。”

但拿破仑却按兵不动。他进入莫斯科城，获悉城里已经撤空时，曾经大声疾呼，“有这种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去，去把‘波雅尔’给我找来。”

但是自从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已经没有“波雅尔”了，取代他们的贵族又早已逃之夭夭。这座硕大无比的城市，房舍空无一人。

于是惯于偷窃作案的罪犯，见到酒馆饭店便破门而入，饥肠辘辘的士兵则到商店、地窖抢掠。街头巷尾，挤满各色人等，或提着自鸣钟，或背着面粉袋，或拿着装满酒瓶的篮子。

突然间，在深夜里，莫斯科城起火了。熊熊的烈焰从四面八方往中心地带蔓延。

究竟是什么人放火烧城的呢？拿破仑认为，这个可怕的行动是由“罗斯托普金计划和部署的”。莫斯科军政总督不是在法国人进城之前解散了消防队并让队员把消防器材一并带走了吗？他不是曾张贴传单，鼓动百姓付出最大牺牲吗？他的这些行动不是有维切布斯克、斯摩尔棱斯克和贾茨克等城市为先例吗？这些地方在落入敌手之前不是都被付之一炬了吗？而且罗斯托普金自己也开始吹嘘他是“莫斯科的纵火者”了，以后，他又改口，说这是拿破仑的士兵酿成的灾难，是他们“夜进私宅，点起蜡烛头、火把和柴禾照明”所造成的。

很可能，事实的真相是，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大火的起源，既有预谋，也有不慎的原因。这里面既有某个人物所起的作用，也有很多无法负责的小人物和小事的综合作用。这场火灾的主谋是罗斯托普金，但他不能承担全部责任。无论如何，当时俄国人的看法不同，他们一致认为，是法国人出于复仇，才放火烧毁东正教文明的摇篮——古老的俄罗斯都城的。法国人既然犯下这种亵渎神明的罪行，决不可能再同他们议和。大家简直不再视他们为人类，为基督教徒。

火势疯狂蔓延时，混乱和抢劫变本加厉。轻骑兵军官冯·卡克雷特写道，“我们的人急于找到食粮，竟不顾危险，冲进着火的建筑物，径直钻入地下室去。而地窖里早已挤满各个兵种的法国士兵……随时都会有新冲进院子的士兵高声喊叫快出来，因为整幢建筑物都已着火燃烧。”

上尉拉博姆则写道，“士兵、随军酒贩、囚徒、妓女满街乱窜。他们冲进阒无一人的宫殿，贪婪地见什么抓什么，有人披上用金线和丝线织成的料子，有人毫不选择地往肩上披上各种最贵重的皮货，不少人穿上妇孺的服饰，囚徒就在破衣外面披上官服。其他人一窝蜂冲向地窖，破门而入，狂喝滥饮，然后醉醺醺地带着大批战利品离去。”

街上满地损坏的家具、踩烂的衣服、打开的首饰盒和划破的油画。一些抢劫犯被处决了，但也无济于事。混乱有增无已。

莫斯科四周，方圆三百俄里之内都能见到冲天的火光。在市郊乡下，人们以为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大火一直延续了四天，后来火势才逐渐平息。城

里的建筑物几乎都是木结构的。在 9300 幢建筑物中只剩下两千座完整的房屋。

成千上万的难民从莫斯科和惨遭蹂躏的各省涌入圣彼得堡，他们夸大其辞地渲染敌人的罪行。帝国上下无人不认为，拿破仑意在消灭俄罗斯、消灭其力量、传统和宗教。莫斯科城里的大教堂被法国人当作马厩使用，马匹就圈在里面，一谈到这里，大家全都骇异得面无人色。连温柔的伊利沙白皇后也在给母亲的法文信中写下了这么一些话，“这批野蛮人已经在美丽古都的废墟上安顿下来。在莫斯科，他们的行为也和在各地一样。我们的人民开始将心爱的东西悉数焚毁，免得落入敌人手中。因为法国这个伟大的民族竟不断烧杀劫掠，无所不为。目前，我军已绕过莫斯科周围，驻扎在敌人通过的大道上，开始破坏其交通运输。拿破仑虽然已经进入莫斯科，但他的期望全部落空。他本来期望见到公众，却未曾见到，人们都已撤离。

他本来期望取得补给，结果几乎毫无所获。他本来期望使我国士气低落、绝望沮丧，但他却激起我们更深的仇恨和复仇的愿望。”

她还说，“（拿破仑）在我们的俄罗斯每前进一步，就更接近毁灭的深渊。我们等着看他如何度过严冬！”

有个叫亚历山大·图格尼夫的年青军官甚至从当时的恶梦中看出未来定会格外兴盛。他给朋友维亚姆斯基写信说，“莫斯科将从灰烬中获得新生，复仇的愿望将成为我国的光荣和伟大的源泉。

莫斯科的废墟是我们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得以赎罪的保证。或迟或早，莫斯科的火光将照亮我们前往巴黎的道路。”

这一次，面对占领者，俄罗斯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美食家拒绝饮用法国酒。保姆告诉孩子，“法国皇帝”是个“怪物、巫师”，他手下的军队都是些张着“血盆大口”，伸着“鹰钩般爪子”的“魔鬼”。上层社会流行着一种为拿破仑发明苦刑的游戏。人人都似虐待狂一般大显身手。那位未来的舒瓦舍—古费埃夫人就曾以“拿破仑让人泪流成河，但愿他将葬身泪河”，这样的警句夺得了魁首。

逃离莫斯科的难民全都挤在外省几个城市里。三五人共居一室，拥挤不堪，缺乏家具。他们原来都已过惯舒适安闲的生活，身边还有人精心伺候；对这种艰苦生活，他们很难适应。幸亏俄国人生性好客，不受局势的干扰。身边有余钱的开始设宴招待比较拮据的同胞。他们甚至举办舞会。于是身着法式裙服的小姐一边跳着法国四对舞，一边用法语诅咒祖国的敌人。

下诺夫哥罗德的“流亡分子”最多。（“流亡分子”是这批人对自己的称谓。）整个莫斯科城，或勿宁说所有莫斯科来的遭遇不幸的人，诗人巴秋科夫写道，“都集中在阿哈诺夫这个地方。有人抛弃了房子，有人失去了土地，还有些人只剩下糊口的面包……大家异口同声，怨天尤人，并且用法语诅咒法国人。他们的爱国情绪集中表现为这么一句话：绝不议和。”

对莫斯科忽然燃起的大火，拿破仑也毫无准备，当时，风卷火头，笼罩克里姆林宫，拿破仑本人仅以身免。他的随从，最后逃出的，也险些儿被活活烧死。一连几个小时，秋分时节的强风煽着大火。到 20 日那天，大火渐趋熄灭，但罪犯或掠夺者又使火重新烧起。

然而军队还不至于无处住宿。正如布戈尼厄中士所说，即使每幢房屋都被焚毁，也还有地窖，足以防御冬寒。当时真正成问题的，和往常一样，是粮食供应。

俄国人在莫斯科地区几乎一点粮食也不留。开头两星期，大军吃喝了一阵，而且都是精美食品，可是过了不久，面包、面粉和肉食就很少了。拿破仑想诱使居民回来，但毫无效果。他们对入侵者的一贯行为知道得太清楚了。尽管法军几次远出掠夺，有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士兵们还是开始挨饿了。

10月在迷惑人的灿烂阳光中慢慢过去了，却没有带来和平。莫斯科大火后不久，拿破仑主动给亚历山大送去了诱惑性的秘密建议，表示愿意让俄国对土耳其，包括君士坦丁堡自由行事，他对这地方原是一直不肯放手的，还暗示波兰问题也可以按照沙皇的意见解决。但亚历山大不肯没骨气地从这个人手里接受胜利果实，他深信烧毁神圣的莫斯科的就是这个人，因而信守誓言，他对米肖上校表示，只要还有一个法国兵站在俄国土地上，他就决不跟这个敌手谈判。他的决心挽救了欧洲，可是，为要坚持同这个强大的征服者对抗到底，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本来非常害怕圣彼得堡会被攻占，所以曾请求把喀琅施塔得舰队托庇于英国。但他逐渐看出，放弃莫斯科，是救了他的帝国，引拿破仑走向灭亡。

拿破仑慢慢地明白：原来莫斯科并非他过去对普拉特所说的俄国的“心脏”。他逐渐看到那个原始机体并无心脏，它的生命无形中广布于无数村社，过着单调的生活，与莫斯科或彼得堡都不相干；因此他向莫斯科这个古都进军，无异抽刀断水，白费功夫。

正当拿破仑枯守莫斯科浪费了这一年夏秋宝贵的时间，让莫斯科这块巨大的海绵吸尽他的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时，库图佐夫却正重整他的军队，等待着反攻时刻的到来。

为了应付各种可能，这位陆军元帅命令征集18万新兵。很快，他手下就拥有装备精良的8万步兵和3.5万骑兵以及作为后备军部署在莫斯科周围的20万民团。炮兵已增加216门大炮。英国将军威尔逊一再请求库图佐夫发动决定性的袭击。但他充耳不闻。他还宣称，“如果有意抛开我而自由行动，则双方一经交火，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他是坚定不移的。

罗斯托普金憎恶库图佐夫，见他按兵不动，未免怒火中烧，他给亚历山大写法文信称，“库图佐夫是个神志不清的老妇人。他无所作为，却自以为是在行动。”他建议将这个“昏庸愚钝的廷臣撤职。”

亚历山大对库图佐夫稳坐泰山也很反感，几乎同罗斯托普金持相同的看法。但他知道库图佐夫在军队中深孚众望，不敢贸然撤去他的最高司令的职务。这期间，他收到拿破仑于1812年9月8日写来的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方已承认地位软弱的情绪：“致我的兄弟亚历山大皇帝，精美绝伦的莫斯科城已经荡然无存。是罗斯托普金将之付于一炬的。起火后，我们逮捕了四百名纵火犯，他们异口同声一致供认，是根据莫斯科军政总督和警察署首长的命令放火烧城的。纵火犯均已枪决……我同陛下作战，但却并不怨恨陛下。战争开始前后，陛下只要递送一封短笺便足以令我改弦更张，甚至能使我为了陛下而作出拒绝进驻莫斯科的牺牲。陛下尚若顾念旧情，必将对此函惠予答复。”

沙皇不屑置理。听到莫斯科被焚，他曾泪流满面。收到此信，他仅冷冷一笑。他对贝尔纳多特谈起“波拿巴”的信，说这是“虚情假意”。显然，拿破仑是害怕部队在废墟上过冬，长期按兵不动，加上缺乏粮秣补给，会导致纪律松弛。给拿破仑以致命打击的时机已经到来，但库图佐夫还在犹豫。

9月23日，库图佐夫不顾威尔逊的坚决反对，在塔鲁丁诺营地接见了拿

破仑派来开始“友好谈判”的使者洛里斯顿。洛里斯顿问道，这场奇特的战争，这场闻所未闻的战争将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吗？他说，我的主啊，皇帝真诚希望结束这场使两个伟大而宽容的民族兵戎相见的争端，并且是一劳永逸地予以结束。

“在这方面，我不曾得到任何指示。”库图佐夫回答，“我启程赴军中时，一次也不曾听到提起和平这个词……我若被人视为第一个推动妥协步骤的人物，肯定会受到后代的诅咒。因为眼前俄罗斯民族的情绪极为激昂……俄国人民把法国人视为成吉思汗的鞑靼人”。洛里斯顿高喊，“总还有所区别吧！”“俄国人民看不出来！”库图佐夫驳斥道。

洛里斯顿仍然要求发放安全通行证，以便前往圣彼得堡，探讨谈判的可能性。库图佐夫不让他抱有多少希望，但允许向陛下报告。亚历山大读到报告，气得暴跳如雷。陆军元帅竟敢接见拿破仑的全权代表！他给库图佐夫写信，“您从我处获悉的所有消息，我所有的指令，以您的名义颁发的所有命令，总之，一切都应使您相信，我的决心不可动摇。当前，敌方的任何建议都不足以令我停止战斗和忘记为受辱的祖国复仇这一神圣义务。”

洛里斯顿再次会见库图佐夫进行交涉，仍然无济于事。

现在，库图佐夫认为莫斯科海绵的作用已发挥得差不多了，于是，他决定主动出击。

10月18日，俄军采取断然作战行动。他们在莫斯科以南约40英里的地方袭击缪拉的部队，歼灭了3000人。但在这之前一两天，拿破仑已认识到他的和平希望只是空想，下决心要撤退，要不就只能在莫斯科过冬。但从法国和西班牙的局势看来，他认为走这一着非常危险。因此他通知马雷，大军要以第聂伯河与德维纳河之间扎营过冬。

在占领了莫斯科36天后，拿破仑终于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这个已成为废墟的“圣城”。

### 三、死亡大撤退

从莫斯科的撤退，是拿破仑大军一场永远做不完的恶梦，数以万计将士葬身于俄罗斯漫天的风雪之中，仅别列津纳河就漂浮起12000名法国军人的尸体……

俄国人兴奋地狂呼：“上帝让拿破仑忘记了这里曾经有过冬天！”

拿破仑则说：“是俄罗斯的严寒打败了我。”

拿破仑在莫斯科一共停留了36天。在这期间他并没有积极地捕捉库图佐夫，以彻底击败俄军主力。他对和平多少存有几分幻想。但当他发现亚历山大已决定不让他如愿时，冬季已快来临了。

在占领莫斯科初期，为了保护其生命线，他不得不向南北两个方面派出大量的掩护兵力。这样，在莫斯科城内和周围地区，他手上的兵力不足10万。缪拉的骑兵向南构成一道屏障，监视库图佐夫。往来斯摩棱斯克与莫斯科之间的运输车队常遭哥萨克骑兵的袭击，因此拿破仑不得不告诫在斯摩棱斯克的朱诺：任何车队若无1500人的军队护送均不准启程。

随着冬季迫近，莫斯科的10万大军的补给将日益困难。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从莫斯科撤回斯摩棱斯克。

最初，他打算走偏南一点的路线撤退，这边沿途一带未经战争摧残。他

于是满怀信心地带着 11.5 万人马于 19 日出发，深信“在严寒来临之前”会安然到达友好的立陶宛，进入冬营。

但俄国人似乎早已算定了这一招。10 月 20 日，库图佐夫在马洛——雅罗斯拉维茨拦截法军，在此展开一场厮杀，法军损失了 5 千人，大部分系欧仁亲王的意大利军。法军此时处境很难，幸亏库图佐夫突然中止作战向西撤去。不过，他仍威胁着法军的退路。贝尔蒂埃、缪拉和贝西埃尔等人都反对重蹈覆辙。拿破仑默默无言，眼睛盯着地图，达一个多小时。如今只有一条比较稳当的途径，这就是向北撤退，然后转向西，重走原来进军的一片荒凉的路线。大军于是回头转向博罗迪诺，悻然跋涉上道（10 月 26 日）。

这个决定看来恰恰是灾难性的。拿破仑过高地估计了库图佐夫的战斗意志。事实上，这位习惯于退却的俄国元帅早已决定，一旦拿破仑大举进攻，他就立即撤出战斗。

拿破仑回师北去，从挺进莫斯科的原路撤退，使他们的本已严重匮乏的补给雪加上霜。现在库图佐夫的俄军并不稳于进攻，他们同法军平行前进。双方并不交火，库图佐夫元帅希望，疲劳、纪律松弛、匮乏艰难，将使法军最终完全丧失战斗能力。

现在法军每况愈下，拉博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我们到处看见因为缺乏马匹来拉而丢弃的大车。那些随身带着在莫斯科掠夺所得的人，为他们的财物担心。但使我们最感不安的，是目睹我们骑兵的可悲情况。前不久我们才住宿过的那些村庄，已夷为平地：灰烬中是数以百计的士兵和农民的尸体。……但最可怕的是博罗迪诺战场。我们在那里看到四万战死的士兵尸体仍未埋葬。”

迄今为止，天气异乎寻常地暖和。这样的好天气，迷信的农民认为是天助拿破仑的征兆。

然而，11 月 6 日，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终于打到这支七零八落的队伍头上，使它受尽苦楚。一阵阵寒风使那些身体虚弱的战士感到死亡在即。人与人之间微不足道的战斗，被人与风神之间可怕的战斗淹没了，积雪茫茫，大地面貌无法辨认。随处流转的行军纵队常常迷路；数以千计的战士顷刻解脱苦难，丧了命。除了老近卫军外，全军秩序大乱，不成样子，整营整营地瓦解，三五成群，四出劫掠。

这时，大军团的撤退，现在变成了一个做不完的恶梦。在军团的兵力已锐减至 65000 人，其中包括 15000 名骑兵。

普拉托夫的哥萨克便开始对冻饿交加、正在逃窜的敌军进行骚扰。他们来无踪，去无影，只是声如洪钟般地高呼着“乌拉”，便似从天而降一样，大杀大砍，抢夺给养。然后又如幽灵一般消失在白茫茫的浓雾之中。农民拿起武器，协助正规部队。

对法军而言，即使严寒稍减，搜寻食物和燃料也还是达到了疯狂程度。布戈尼厄是帝国近卫军的一位中士，他的行为足以说明，一个生性强悍的人，在尸横遍野的情况下，会怎样千方百计去寻找活路。他说：“当时如果我碰到任何人有一块面包，我会要他给我一半——不，我会杀死他，把整块夺过来。”

心情如此，他也是按照这种想法去做的。他到树林中去找寻食物，见到一个勤务兵正在偷偷地为他的将军煮一锅马铃薯，他全部抢了过来，转身就走。他把半生不熟的马铃薯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大半，然后回去对他的同伴说

什么也没有找到。他在火堆近旁坐下，在雪地上挖一个可以睡觉的窝儿，盖上他的熊皮，紧紧抱着现在十分珍贵的背包睡觉，而其他的人却正因饿得难受而痛苦呻吟。

然而，他的记事表明，他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无情的人。在那种情况下，人很容易堕落成为狼一样的动物。当时能够获得的最好食物是马肉。每逢一匹马倒下，饥饿的人群就冲上去，与徘徊在行军路线附近的狗群狼群争夺死马。

另一位法国军人格·德。法伯杜福尔写道，“我们不停地在行进，但都不知是往何处去。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还有狂风肆虐，不断卷起空中和地面的白雪扑打着我们的脸。这场暴风雪似乎是不顾一切地要制止我们前进。地面均已结冰，马匹不能再走，纷纷摔倒在地。由于马匹不够，第一次把辎重车和大炮留在队伍后面。大军急速行进在通往斯摩尔棱斯克的大道上，沿途只见尸横遍野。但是很快，大雪就如一望无垠的尸衣把我们那些僵卧地面的战友覆盖埋葬起来，唯有略略隆起的小包，似古人的坟墓一样，还能让人勉强辨认他们的踪迹。”

斯摩尔棱斯克现已成为人人最热切想望的地方。全军想到不久可以休息和吃东西，心中不禁高兴，摇摇晃晃地向西走去，如同以前气喘吁吁地冒着夏季的酷热，以莫斯科为目标向东走去那样。

然而对斯摩尔棱斯克所抱的希望，不过是终归要惨遭破灭的痴心妄想罢了。这个城市已成为一片废墟，根本找不到什么好住的地方，所有物资已被先头部队弄光了。原先以为这个地方食品充裕，谁知那里的士兵蜂拥而出，扑向在第聂伯河岸滑倒跌死的军马，一匹也不放过；这使欧仁的意大利军大吃一惊。

值得一提的是，拿破仑，或者是他的参谋人员，愚蠢到难以想象，竟然没有准备为马蹄铁钉上防滑钉的材料和工具。哥萨克骑兵知道这件事时，不禁对威尔逊欢呼说：“上帝让拿破仑忘记了这里曾经有过冬天。”

灾难现在纷至沓来，落在大军头上。拿破仑在斯摩尔棱斯克停留期间（11月9日至14日），听说维克托的军队在德维纳河畔给俄军打败了，乌克兰方面的俄军又有切断法军退路之势。

但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拿破仑在斯摩尔棱斯克停留，也使库图佐夫得以乘时赶上，与法军主力平行。如果他当时以正常速度前进，把他那一贯勇猛的战斗精神发挥十分之一的話，法国大军及其统帅本来就会一网成擒。

11月初，内伊奉命指挥后卫，其本部仅剩6000人。由于库图佐夫紧追不舍，结果11月3日，两军在维亚泽玛恶战一场，法军伤亡5000。

但这个“最勇敢的勇士”还是在云集的哥萨克骑兵当中杀开一条血路，越过第聂伯河，虽然在炮丢光，到底还是与主力会合了。

拿破仑听到这个兰西洛式的帝国骑士脱了险，感到莫大的安慰。他命令如果有吉利的消息，就每隔适当时间，鸣炮报信。他一听到远方的大炮轰隆声，就向他的将领大声说：“我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中藏有4亿多法郎，只要能保住我这位忠诚的战友，就是把这些钱全部拿出来作代价，我也是乐意的。”

到了别列津纳河，情况更是危险得多。南方的俄军抢占了波里索夫的桥梁。这道桥是拿破仑的安全所系，乌迪诺竭力奋战，也未能夺回来，眼睁睁看着俄军把桥烧毁了。

11月24日，拿破仑在博伯尔听到这一消息，大为震惊。由于向来过分自信，他在第聂伯河畔就已经把架浮桥用的船只毁掉，现在没法渡河了。这条别列津纳河平时不算大，但这时河水暴涨，连接两岸只有半融解的冰层。而此时，齐查可夫、维特根斯泰因、库图佐夫的15万大军已以黑云压顶之势猛扑过来，拿破仑身边的军队只有3万余众，看来似乎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然而法军远未至于智穷计竭。科比诺将军向当地农民打听到，离波里索夫三里格的上游地方可以涉水过去。他报告了乌迪诺，乌迪诺马上准备在那里渡河。拿破仑26日到达那里，同意了这个计划，高兴地对这位元帅说：“好啦，让你当个开锁专家，给我开出一条路来吧。”

为了迷惑敌人，拿破仑分派一两个团，带着长长的一串随军的商贩人员等，装成一支大军的样子向南开去。

这一妙计，与奥军最近在明斯克方面的行动相呼应，使俄军将领以为拿破仑的意图是同奥军会师。

当俄军在河的南段巡逻的时候，法国工兵却在水深往往到颈的北段上游架设两座便桥。由于他们的英勇的辛勤劳动，多数人因此而牺牲，桥却很快就架好了。

11月26日傍晚，乌迪诺军团的7000名战士在对岸站稳了脚跟。但是，他们被俄军的侦察兵发现了。第二天，拿破仑和其他军团好不容易过了对岸，敌人赶来了，俘虏了一个整师，并于次日猛攻法军，要把他们赶进河里。维克托率领后卫部队坚定地把敌人遏制住了。但俄军的德维纳河方面军一时突破了一点，用炮火扫射那两座桥梁，以及所有通往桥梁的道路。

一群一群惊慌失措的伤兵、掉队战士、妇女和随军的人员，争先恐后地夺路过桥，结果不大坚固的桥板上堆满了死人和活人。更令人恐慌的是，有一座桥在炮车的重压下倒塌了。人们越发疯狂地向剩下的那座桥拥过去。

黄昏时分，那情景真是惨不忍言。健壮而能游泳的纷纷跳进河里泅渡，但由于冰块漂浮，河水冷得把人冻僵，结果还是丧生河中。29日拂晓，法军后卫部队把桥烧毁，掩护撤退。那时候，只听得对岸传来一片垂死的、惊恐的哀号。许多人由于绝望，或痛不欲生，自投于河或葬身火海，了结他们的痛苦。

这就是抢渡别列津纳河的情况。冬季的泛涨退落后，在这条要命的河道上露出了约有12000具尸体。这个惨状，又使人想起先前的情景是多么可怕。如果拿破仑或者他的僚属及时安排那些随军的老百姓于27日晚上至28日凌晨这段时间渡河，那种惨状就不会发生。

但尽管遭到如此惨败，令人震惊，此后战士们对领袖的忠诚仍然表现得令人感动。当时拿破仑在河西露营，条件恶劣，冷得要命。军官们到处向士兵要些干柴给他烧火取暖，冷得发抖的战士还自愿献出珍贵的柴火，说：“拿去给皇帝吧！”

就在那天，拿破仑写信给马雷，说他可能要离开军队，赶回巴黎。为了保住皇位，他的确非赶回巴黎不可。

11月6日，也就是第一次出现暴风雪那天，他得知一个法国共和派分子马莱将军在巴黎搞了一次传奇式的政变。他假传文告，说拿破仑已在俄国被俘，纠集一小撮追随者，逮捕了几个官员，但因阴谋过于拙劣，终于彻底败露。

皇帝听到这一不寻常的消息时叫喊：“看，如果我们留在莫斯科，那会怎么样。”他懊恼地看到他的一些将领只是耸耸肩膀而已。

渡过别列津纳河之后，他有理由希望最坏的境况已经过去，而在维尔纳和科夫诺贮存的军需品将足以供给他的残部。严寒暂时有所减退。而且，普鲁士和奥地利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事实上比如何指挥军队撤退还重要。如果这两个国家不守信义，那就一个法国兵也过不了易北河。

因此，他 12 月 5 日在斯莫尔冈告诉他的元帅们，说他要离开，为的是再招 30 万兵。他把军队交给缪拉指挥，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他最关心的是不让这次惨败的真情实况很快给人知道。他写信给马雷说：“把所有陌生人从维尔纳赶走，目前军队情况不大像样。”这个预防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严寒又一次袭来，而且似乎无止境地冷下去。维尔纳也是很糟的避难所。粮草很快被抢光。哥萨克骑兵逐渐逼近，缪拉和大军残部于是仓皇撤退。在日益深重的苦难当中，他们继续其艰难的行程，结果，先前趾高气扬地跨过涅曼河要征服俄罗斯的 60 万大军，到 12 月中旬只剩下两万个饿坏、冻伤、连武器都丢了幽灵，摇摇晃晃地走过科夫诺桥。奥地利和普鲁士提供的辅助军团，各自撤退时几乎毫无损失。除此以外，这支 60 万在军的其他部分，不是在俄罗斯的监狱中受折磨，就是在大自然的白雪覆盖下安息了。

这场俄罗斯严寒彻底埋葬了拿破仑军团，据随大军撤退的德普雷上校后来向约瑟夫国王描述了撤退的最后情景：“最真实的说法是，煞个军队完蛋了。青年近卫军离开莫斯科时为数 8000 人，到维尔纳耐已不足 400……。维克托和乌迪诺的军团渡过别列津纳河时有 3 万人，两天后和大军其他部分一样化为乌有。增派援兵只是增加损失。”

从此，大军团作为一支战斗力量已不复存在，而其新交的盟友，就是明天的敌人，倒戈在即，他的帝国眼看陷入绝境。

12 月 30 日，统率普鲁士军的约克将军一抵达东普鲁士，便与在陶拉格的俄军签订了停战协定。率领奥地利派遣军的旋瓦岑贝格亲王也单独与俄军奇恰戈夫上将签订了停战协定。元月 17 日，缪拉抵达波森（波兹南）这时他突然想他是那不勒斯国王，于是赶紧把军队交给欧仁亲王指挥，自己回温暖地带去了。

西班牙军团此时早已交给无能的约瑟夫国王任其摆布。威灵顿 7 月份在萨拉曼卡战胜马尔蒙，迫使约瑟夫仓皇撤离马德里，这就大大地激励了西班牙国民的士气。拿破仑在俄国一败涂地的消息传来后，进一步增添了他们的勇气。西班牙军团也注定要完蛋，因此拿破仑两头落空。

事后指出拿破仑在征俄战役中所犯的军事错误是容易的。其第一，亦即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尚未征服西班牙就踏上了征俄的险途。他原想孤注一掷，企图夏天在立陶宛平原一举击败俄军，而不必另找途径率领多国联军穿越白俄罗斯荒原。但当俄军避而不战，先后从北面、东面和南面溜走时，大军团就已经在劫难逃走了。这种规避并非俄军在战略上有什么高招。事实上，完全是由于其将领们优柔寡断，缺乏合作之所致，诚然其结果是一样的。8 月底，任命肥胖且缺乏生气的库图佐夫接任总司令一事确保了这种规避战略得以继续。唯有一次，尽管是勉强的，库图佐夫的确打了一场对阵战。而那次，拿破仑又碰巧生病，加上犹豫不决，致使那次战斗发展成为对一支沉着应战的部队所进行的一次正面进攻。拿破仑在战斗中所作的唯一的一次决定是在

紧要关头拒绝投入其近卫军，结果丧失了一次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

如果在决定越过斯摩尔棱斯克继续行军之前，把交通线组织得好一些，并且在给官兵提供冬装，为军马加钉防滑钉方面都预有准备的话，那么从莫斯科撤退的痛苦也许会减轻一些。拿破仑惯于采用的取粮于敌的那套做法在俄罗斯的荒原上根本行不通。认为他的这次惨败是由于非同寻常的严寒所致也是错误的。事实上，那年冬天较往常温和，至少在 11 月中旬以前是如此。拿破仑的空前厄运恰恰是由于那年 11 月的最后一周，已经封冻的别列津纳河突然解冻而带来的。

拿破仑对征俄战役的指导表明，其军事才能已开始衰退，不过还远未衰竭。

由于在这场战役中，拿破仑丧失了他军团中最精锐的力量，他的帝国逐渐由盛转衰。

#### 四、战地情话

当拿破仑踏上俄罗斯草原，试图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远在巴黎的妻儿，一封封火热的情书穿越千山万水送到了路易丝手中，带来了拿破仑那颗挚热而温柔关爱，他告诉路易丝：“为我吻小罗马王三下……”

在出征俄国到重返巴黎的这段时间里，拿破仑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远方的妻子娇儿，他几乎是每天都在给妻子写信。在信中他留下了行行烫的人心的话语。有几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

你 2 日信已收到。很高兴，获悉你身体安好。为什么睡不着？睡眠是你所最需要的。我估计布拉格之行会对你有好处。这里很热，就像意大利。在这种炎热的气候下，人们就会肝火旺，好走极端。请问候你的几个妹妹和弟弟。小罗马王长得很棒！你肯定知道他的情况。一小时后我即去但泽，前线处处平静。我昨天检阅了近卫军。他们军容雄壮，意气昂扬。再见，我心爱的路易丝。我跟你一样热切地盼望团聚，希望不久就能做到这点。经过三个月的别离后，我就跟你厮守一起，再也不分离。一千次地吻你。你不再提到你心脏的毛病。请赐我数行，谈谈这个。

你忠实的 Nap

我亲爱的：

我已来到但泽，一路尘土呛得我够难受的。我将派个信使专程去柏林，信从那里再转给你。这样你可以获悉我的行踪，用不着为我担忧。明天（8 日）、9 日，甚至 10 日都可能呆在这里。希望你身体很好，跟几位令妹过得愉快。代我问候她们。你知道的，为了你，我对她们很为关注。你向令尊致意，向他述说他在你心中所激起的敬爱之情，并告诉他，他可以信赖我。转告皇后，我拜倒她脚下。请问候拉桑吉斯夫人。再见，温柔的爱人，一切属于你。

Nap

我钟爱的路易丝：

自从 4 日你启程去波希米亚时来一信后，再也没接到你的信。不过，我希望今晚能收到几封，希望听说你与诸位妹妹玩得欢快，与家人团聚而兴致勃勃。今晨 2 时起我骑马外出，中午回来，午睡两小时。其余的时间又去检阅部队，我健康状况很好。小罗马王很结实，憨态可掬，不久要断奶。我希望你有他的消息。我多么想见到你！不管多么繁忙和疲倦，我总感到缺了些什么，怅然若失——我已习惯于那甜蜜的生活：每天数次地跟你相聚。再见，我的心上人，保养身体，放愉快些，知足常乐，

这就是令我高兴之道。

你忠实的丈夫

Nap

我热恋的路易丝：

我的估计正确，面接你四封来信，一封是我来这里半路上收得的，另外三封则于今晨送到。听说你尚未接到我的信，殊感吃惊。有两封是寄交我在德累斯顿的公使，嘱他转交你的。你见到几个妹妹和叔叔一定很高兴，请向查理大公转致我的敬意。我想你已给你借住其家的克拉利亲王送了礼物，这是规矩。如还未送礼，望在离开布拉格时一定得补送。孟德斯鸠一定已经给这一家人送了该送的东西。您一定要慷慨大方，各处都应大量馈赠。我已为奥地利皇后的女嫔们订购了礼品，其中送给拉桑吉斯夫人的，价值 5 万里佛。你也该送她一件同样价值的礼物。这样，你此行得有价值 10 万的钻石。你不要赠送什么金的鼻烟盒之类，不大得体，不够气派。你必须送镌刻上你名字第一个字母的戒指、价值 1200、2000、3000、6000 里佛不等。请将此意告诉大管家。给过去所有侍候过你或当过你老师者，馈赠大量金钱。我估计孟德斯鸠已给了你 6 月份的零用钱，你就可以大量花钱。驯马师雅当想必已前来为你驯马。对你父亲和娘家人要殷勤周到。转致我对皇帝的敬意。告诉皇后，我拜倒在她脚下。请打听一下过去君主路过布拉格时，对地方官吏、贵族等该遵守什么传统的礼节。在你告别时，看看能给布拉格市送些什么，作为你此次巡游的纪念。再见，我亲爱的，你是知道的：我是多么爱你。我要知道你康健欢乐，告诉我那讨厌的伤风可已治愈？决不要让人在你面前模棱两可谈论法国和政治。

一切属于你

Napoleon

我钟爱的路易丝：

已接到你 11 日信，很高兴你感冒痊愈。望照料好自己。雅当来了吗？如已来，你就可以同你父亲缓辔同行而不太累。敬悉奥地利皇后染恙，很为遗憾。她没能照顾好自己，伤神必伤身。很感谢你叔叔和诸妹的好意。问候利奥波尔婷。我身体很好，今晚动身去韦劳，在地里我将检阅一些部队。你对每个人都要友好，尤其要慷慨馈赠。对每个侍从，公主和所有侍候过你的人都要赠款。对前侍从的子女，你可抱抱孩子送给她们一笔钱。获悉人人都喜爱你，看到她们对你深怀好感，我很高兴。一定要给奥地利士兵中经济拮据的家属、寡妇以及残废军人施舍、赠款。

再见，我温柔的爱人。一切属于你，请勿忘问候令尊与母后。

Nap

我钟爱的路易丝：

就写几行。八天来梅内瓦尔病倒在但泽，发烧。我很健康。一整天就跟士兵泡在一起，检阅、指挥他们。下午我将动身去古比宁，三小时即可到达。再见，吾爱，思念你！今天未接你的信，昨天也没有，不过希望明天能收到一封。一切属于你，我温柔的爱人，阖府安好，万事如意！

Nap

亲爱的：

已接得你 13 日信。听说你身体欠佳、心情抑郁，我很难过。感谢令尊在设法帮你遣愁解闷，让你高兴。你来信没提到其他几个叔父，他们准备来看望你吗？我身体很好，经常在马背上：这有助于我的健康。收到了有关小罗马王的喜讯：他在成长，已在蹒跚学步了，身体也挺棒。很可惜我所希冀的事落空了，只好等待秋天了。希望明天能得到你的信。再见，我温柔的爱人，高兴些，为了你健康，请放宽心，不要自寻烦恼。一切属于你。

Nap

一小时后我即将启程，我钟爱的路易丝。我去维尔科维斯基检阅部队。已收到你 15 日信，信中谈到你的……告诉她我已提名她的弟弟为荣誉军团成员。你没有提你的叔叔鲁道夫，他常在布拉格吗？我不反对为你叔叔的管家授勋章。请告诉我他的姓名和国籍并告诉我他愿否去海外供职。据称罗马王长得很好。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多么想跟你日夜厮守一起，我已养成这甜蜜的习惯了呀！要不了几

个月，我们会重温一切的。再见，我亲爱的，请欢快、听话，爱那个如此热爱你的丈夫吧。

Nap

我亲爱的：

我于 24 日凌晨 2 时渡过涅曼河。晚上渡过维利亚河。我成了科夫诺的主宰。没有什么重大的战斗，我一来就控制了局面。我身体很好，但炎热难熬。刚接得你 16 日信；非常感激皇帝对您的爱抚和体贴。请代问候他，你可以给大学送一些书和版画，这将使他们很高兴而你又不费什么钱。我有许多藏书和版画。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我亲爱的：

一连好几天都没接到你的信。不过我遥祝你健康。你该已安抵法国？我很健康，为我吻小罗马王。爱我，绝不用怀疑我的深情。我公务顺利。再见，一切属于你。

Nap

我的心上人：

按你的意见送礼吧，我同意。我公务顺利，身体也很好。这里不是暴风骤雨，便是热浪扑面。庄稼长势喜人。我羡慕你有福即将亲吻小罗马王，请你为我吻吻他。告诉我，他是否已呀呀学语。再见，吾爱，你知道我多么爱你。

一切属于你

Nap

我的心上人：

已接到你 7 月 8 日的来信，从信中我知道你该于今天（19 日）抵达圣克卢。为我吻小罗马王两下，告诉我他是否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否已开始呀呀学语，是否会走路。还有，你是否认为他发育很好。我身体很好。在这一点上，我再无所求，感到比在巴黎时还结实些。我的事情也称心如意。唯一欠缺的是，我亲爱的路易丝不在身边。不过，我还是高兴地知道她正跟我儿子在一块。巴黎的人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再见，吾爱，向你的女士们和冷淡的公爵夫人致意。你永远爱她？一切属于你。

Nap

我不会两天都不给你写一封信的，我的爱人。这里正赶上多雨，气候炎热。我们在不断挺进中。

从昨天起就没有见到信使，因我进军大快了。今晚我将阅兵。想必你已抵巴黎并身体安康。吻我儿。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我亲爱的：

刚接你 19 日信。看来小罗马王发脾气了。很感谢，他高呼爸爸求救。你认为满意的皇室管家和侍从，尽可能留用。这里持续高温，炎热难忍，27 度！就像南部地区那样炎热。我爱你，希望明天能得到你及儿子的种种消息。

Nap

亲爱的：

接到你 7 月 25 日的信，欣悉巴黎并不像这里热死人。小罗马王开始说话，长知识，一定为你平添不少乐趣。听说他是个小淘气包，贪吃，爱嚷嚷。我健康状况甚佳。这里即将开镰收割，大概不出 8 至 10 天吧。保养身体。知道你已习惯于充分使用时间，把议程表安排得满满的。这是可贵而又必需的，也是你一大优点，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我亲爱的路易丝：

我想不通你怎么会两天都没接到我的信，可能没有信使抵达，因我每天都在写信给你啊！你可

以增加接见的人数，女士、男性都可接见，让他们进宫。名单上的人数尚嫌不够，你不妨每晚都接见数人。请把拉瓦莱特、其夫人及其他十多位人士都列入你的接见名单。我不大同意你的看法。女人确实是比我们轻化，不及我们死板。很高兴，你提供了我儿子的好消息，再见，吾爱。我身体甚好。

Nap

拿破仑对远方的妻儿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他一无巨细地去关心她们。他不厌其烦地在信中告诉路易丝在众人面前要彬彬有礼，在给教皇写信时要温文尔雅。但拿破仑又担忧远方的路易丝也染上约瑟芬的毛病，他派了不少探子日夜窥视着路易丝的行踪。

拿破仑在信中还一再提示，要路易丝别忘记他这个在远方征战的丈夫，要小罗马王记住他这个父亲。此时的拿破仑已是以一位成熟的中年人的脉脉温情在向妻儿表现着成熟的爱意。

抵达莫斯科河畔的前夕，他收到了皇后派人送来的小“罗马王”的肖像画。他欣喜若狂，大声赞叹：“真是幅杰作！”他马上差人把肖像摆在帐篷前的一张折椅上，集合手下的军官前来观看。他指着肖像说：“先生们，倘若我儿子今年15岁了，那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决不是肖像，而是他本人。”过了一刻，他心头仿佛出现了隐约的恐怖感，下令道：“把肖像收起来吧，他年纪大小，还不该目睹战场。”从此，这幅肖像，他一直带在身边，每到驻地，都挂在房间里。

在莫斯科及返回巴黎的路上，他也给路易丝写去了大量的信，其中几封这样写道：

亲爱的：

我已从莫斯科写过信给你。过去我对这个城市一无了解。据说它有500个宫殿，跟巴黎的拿破仑爱丽舍宫一样富丽堂皇。其中有些按法国的风格装饰，豪华得令人难以置信。还有皇宫、营房和设备齐全的大医院。而这一切仅在四天里，就被付之一炬。市民的房子多半是木制结构，着火后劈劈啪啪地像火柴棍那样烧得精光，是总督和俄国人，战败后恼羞成怒，从而纵火毁了这座美丽的城市，

20万孤苦无告的居民流离失所。穷困潦倒。当然，军队还能得到充足的供应。士兵们搜寻到种种贵重物品，发了财。在这片混乱中，一切都遭恣意掠夺。俄国损失巨大，商业定将一蹶不振。这些个该诅咒的竟然拆除或破坏了水泵和消防设备。我感冒已愈，身体很好。再会，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我亲爱的：

刚接到9月4日来信。我一直是每天给你写信的。我很吃惊，你竟然有时一整天都收不到我的信。小罗马王的种种可爱之处，给我莫大的欣慰。我一有空暇就双眼凝视热拉尔作的画像。他的确画得很好。估计你已写信给你父亲，我身体很好。你从来没向我提起公爵夫人，她身体可好？你决不要听信巴黎的无稽之谈，莫斯科原先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可是如今连四分之一的房屋都没留下。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我亲爱的：

9月7日来信已收到，那天正是莫斯科战役打响之日。此时你该已知道这一伟大事件。这里一切很好，热浪已经过去，天气晴好。我们枪毙了许多纵火者，他们不得不中止了对我们的骚扰。城市的四分之一幸存了下来，四分之三则已焚毁。到处是断垣残壁。我身体很好。请保护身体，情绪要好。为我吻你的儿子，吻四下。你所谈及他的种种，无一不教我高兴，便得我思子心切。一切属于你。

Nap

钟爱的路易丝：

刚接到你 9 月 8 日来信，得知巴黎气候很糟。我同意给你所需款项以付给你的红衣女侍。我身体很好。这里天气已转冷，不过那是“春寒料峭”的那种寒冷。请多保重，心情愉快。为我亲热地吻小罗马王。这个小傻瓜怎么竟不认识他的保姆了呢？他是个小捣蛋！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钟爱的路易丝：

已接到你 9 月 16 日信。信中动人地谈到了小罗马王的近况。得知玉体安康，心情愉快，十分高兴。假如你想叫我高兴，你就得高兴些。因为想到你悲伦，着急，至感不安。早一个月或晚一个月见面，我也很为关切。我跟你同样渴望这一天的到来。不用怀疑我对你的爱情。我的幸福就在于与我钟爱的路易丝朝夕相守。吻小罗马王三下。爱我，永不用怀疑……

Nap

钟爱的路易丝：

读了你 9 月 17 日的来信，很高兴。你告诉我新歌剧院多么漂亮、堂皇。为什么你不去听歌剧？那会叫你高兴的，如果你去，只要认为演出精彩，你可以给脚本作者、芭蕾舞编导和乐曲谱写者赠送金钱。我很健康。这里的天气与圣马丹的差不多；寒冷，却总出太阳。一切属于你。

Nap

心爱的路易丝：

19 日玉札收到，知道你喜欢安特卫普的全景画，我很高兴。其实，莫斯科大火也是绘画的好素材，颇值得一画。为什么你没有去歌剧院观看《得救的耶鲁撒冷》？听说这歌剧很精彩，一定会受到你的赞美，给你美的享受。我愿意听到说你常外出散散心。这里的天气跟巴黎一样，碧空万里，就像枫丹白露的艳阳天。再见，吾爱。为我吻小罗马王三下。相信我，我急切想与你团聚。你深知这一点：除了与你朝夕共处外，我别无其他乐趣可言。请常写信给你父亲。派特使送信去，劝令尊加强施瓦岑贝格军团，使之为他争光。再见，我心爱的。一切属于你。

Nap

心爱的路易丝：

9 月 29 日信收到。得悉玉体痊愈，健康恢复，至为欣慰。信中所提儿子种种逗人之事，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渴念，想见见他。为我吻他两下。我发现你们在巴黎的人不易侍候。你们想即刻读到《大军公告》，晚那么几个小时就着急。但愿你在翌日便能接到，请在下封信中告诉我此事。听说第二天你心情有好，很高兴。更高兴的当然是能见到你。要是你对我这满腔爱恋稍有怀疑，或者以为我不是日夜思念你，那就太不公平了。再见，我温柔的恋人。一切属于你。

Nap

亲爱的妻子：

我正在去冬季宿营地的路上。天气晴好，但为时不会太久。莫斯科已焚为废墟，在我最终的部署里，它已不再是军事阵地，我已将它放弃。我得撤走驻扎该地的部队。我身体很好，军事顺利。博伏亲王股骨被矛刺伤，他精神很好，没有任何危险。请找亲王的一个朋友把此事告诉亲王的母亲。他是在前锋部队与哥萨克交锋时受伤的。我身体很好，心情放愉快些，为我吻小罗马王三下。一切属于你。

你的 Nap

心爱的：

两天来没你的音信。我曾告诉过你，我的军队在进军中。如果有那么两三天你收不到我的信，不用紧张。我健康状况良好，事情也顺利。在下令炸毁克里姆林宫后我就离开了莫斯科，大火后的莫斯科虽说断垣残壁，废墟一片，但要守住它还得部署两万兵力：这有碍于我的军事行动。天气晴好，清晨至下午两点常有雾，但接着就放晴，阳光灿烂，暖洋洋的。晚间则有月亮，半夜以前月华如水。这样的好天气前所未有。再见，吾爱。心情要欢畅，保重身体。一切属于你。吻小罗马王三下。

Nap

心爱的：

9日玉札已接得。信中所谈小罗马王的种种趣事，令我欢悦。你对自己的感受、怪不得谁，写得尤为动人。文如其人，它们像你那样真诚，纯洁，给了我莫大的慰藉。但愿我的热恋能使你的美德更为光彩照人。人们对你的交口赞誉是最好的明证。你从《大军公报》中可获悉种种消息。我在日益向你靠近，要是你健康受得住长距离的颠簸，我打算安排你来波兰。再见，我温柔的恋人。一切属于你。

Nap

心爱的：

你从此信日期就可看出我在向波兰靠近，以便在那里扎营过冬。这样，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将缩短100里。天气晴朗，零下三至四度，阳光普照大地。我身体很棒，事情也很顺当。唯一的遗憾是你不在身边，没有这个乐趣——见见你，告诉你，我多么爱你。为我吻小罗马王，写信给你父亲，我请他关注施瓦岑贝格。让加里西亚的军团支援他，并请为他增援兵力。在写信给母后时，请说我向她致敬。再见，吾爱。你知道我日夜思念你。一切属于你。

Nap

亲爱的：

你10月20日信收到。我一直期待你随时会告诉我小罗马王新牙已长出，且盼望烦躁不安也已过去。此间仍然晴空万里。我身体很棒。这样的秋天实属罕见——完全象春天，温煦宜人。气温仅仅零下二三度。行军很舒适，也不叫人困乏。请常给你父亲并给维也纳去信。要是你去波兰，你父亲会上那里看你、呆上几天吗？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在返回巴黎的旅途中，他一直同科兰古在一起。他带上科兰古乘坐雪橇在白茫茫的辽阔平原上飞驰。他是逃避灾难，飞速去巴黎以阻不祥的反响。这位太阳般的伟人只是败在大雪的手中，他穿着皮毛大衣，蜷缩着冻僵的身子，神情严肃地和科兰古说话。科兰古有时充满敬意地提出责备，于是，拿破仑和他谈起各种各样的想法，内心的好奇促使他自己不断寻找行动的动机，详细地解释行动的目的，既毫不掩饰，也不寻找借口，倾吐内心的一切，显得十分朴实、充满人情味。他自言自语地展示自己的政治机制，反省过去的行为，展望未来的前途。他感到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并不认为打击是致命的。每当科兰古提出反对意见，他便说。

“您呀，看问题就像个年轻人。您不明白。”

他真想拧科兰古的耳朵，可对对方戴着厚厚的皮帽，无法下手。

“别人都误会了。”他说，“我并无野心，象我这般年龄还有什么野心哟。我比谁都喜欢床榻，喜欢休息。可我必须完成自己的事业。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指挥，要么服从，两者必居其一。”

不错，他现在渴望休息，他可以更好地享受天伦之乐，和妻子和儿子在一起生活。可是，他的威力受到了动摇，当务之急，必须恢复力量。然后，他巴不得度个安乐的晚年，他内心始终充满伟大的幻想。马莱及其阴谋分子已被处决。目前只有西班牙反抗分子活动猖獗。德国没有任何动荡。可见，败局远没有定……他有各种各样的计划。

“科兰古，我希望全面和平之日尽快来临，我好过个舒坦日子，我们每年到内地去游览四个月。我想骑马走走停停，好好看一看。我想视察那些交通不发达的省份，修运河，筑公路，扶持贸易，发展工业。十年后，人们对我的爱会像现在对我的恨一样深。”

他抵达华沙时虽然没有公开身份，但还是接见了波兰大臣。突然，他想

改道去瓦勒维斯城堡看望玛丽·瓦莱夫斯卡。科兰古极力说服他，说时间珍贵。不久，他得知伯爵夫人已经去了巴黎。

到德累斯顿后，他在法兰西公使府稍稍事休息，在床榻上接见了萨克斯国王。接着，他扔掉已经不能再使用的雪橇，接受了国王送的一辆滚轮马车。

一踏上普鲁士的土地，他更清醒地意识到了面临的危险。要是有人抓他们，科兰古和他“准会被关进伦敦的铁笼子”。不过，他对危险付之一笑。他仿佛感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保护着他。

在埃尔富特，滚轮马车换了一辆双篷四轮马车，皇帝总算可以在马车上伸开身子休息休息了。在车上，他很得意地给科兰古念起玛丽·路易丝和德·蒙德斯鸠夫人的来信。

“我得了一个好妻子，对吧？”他问道。

他为玛丽·路易丝买不少戒指、珍珠宝石项链，给了科兰古一半，让他送给他的“心上人”德·加尼齐太太。在这之前，皇帝一直反对科兰古娶她为妻。

整整 13 天地狱般的行程，人困马乏。

12 月 18 日夜 12 时前，皇后在杜伊勒里宫剧院看了一出戏后回到卧室。皇帝和科兰古好不容易让仆人认了出来，各自钻进了房间。拿破仑身着毛皮大衣，头戴貂皮帽，黑黑的胡子已经好几天没有刮，他紧紧地拥抱着从床上起来、一副受惊的样子的玛丽·路易丝。

当路易丝看到疲惫的拿破仑睡去时，不禁用手抚着拿破仑的乱发深吻了下去。

她不知道，拿破仑在回到她身边前，先去见了她的初恋情人德茜蕾。不过这个会见，倒不是去叙旧情，而纯粹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

## 第二十八章形势突变的欧洲

### 一、贝尔纳多特的仇恨

正当拿破仑九死一生逃回巴黎准备重振旗鼓的时候，贝尔纳多特积蓄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他环顾全球，寻找一切绞杀拿破仑的手段，甚至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召回了拿破仑的宿敌莫罗元帅……面对拿破仑与贝尔多纳特行将开始的决斗，德茜蕾感到是那样的无助……

贝尔纳多特与拿破仑的关系一向不是很好。虽然拿破仑因为德茜蕾的关系，对贝尔纳多特还算是格外施恩，不仅封他为元帅，而且还封为亲王。但贝尔纳多特并不领情。

向来自以为是的贝尔纳多特认为这些荣誉并不是拿破仑的恩赐，而是自己凭实力应得的。每每看到拿破仑对德茜蕾的特殊关爱，他内心就如同被毒蛇狠噬一般，嫉妒曾使他发誓总有一天要埋葬这个自大狂式的情敌。

贝尔纳多特庄重严谨的外貌和一丝不苟的处事风格似乎使他看上去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隐士高人。但他内心却从来就是野心勃勃，从不愿屈居人下。当他一经被瑞典人选为王储时，这一野心便马上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

他将拿破仑看作是实现自己野心的最大障碍。但在拿破仑冒险远征俄国之前，他将这一野心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而一旦拿破仑能踏上俄罗斯土地，将他的无敌军团消融在茫茫的俄罗斯荒野时，他就迫不及待地促使爱慕荣誉的亚里山大充当他复仇的第一个工具。

现在，拿破仑已从莫斯科狼狈逃逸，贝尔多纳特似乎看到了埋葬拿破仑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迫不及待地拔出阴狠的宝剑，杀气腾腾地环顾全球，寻找推翻那位皇帝的手段，并且发现了大西洋彼岸有一个孤独的法国流亡者可作报仇的第二个工具。他已经叫他的老战友莫罗回来，指挥反抗那个放逐他的暴君的民族战争。这位曾在霍恩林登战场上得胜的将军，不久就要在斯特拉尔松登陆，在反三色旗的战争中渡过他最后的日子。

而刚刚回到法国的拿破仑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位昔日旧将实际上已成为他的死敌，他仍幻想通过德茜蕾瓦解在他看来并不十分牢固的瑞俄同盟。

德茜蕾自斯德哥尔摩回巴黎后，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她每天只是给花草剪剪残叶，给贝尔纳多特和奥斯卡写写信打发时间。陪伴在她左右的只有老女仆玛丽和她丈夫的好友、负责她安全的维拉特上校。

1812年4月的一天，她正坐在桌前给奥斯卡写信，这时罗森伯爵突然匆匆来到了房间。

罗森伯爵打开手中的信件，告诉德茜蕾道：“王储信中说瑞典与俄国结成了联盟—反法联盟！”

德茜蕾倏地站起了身，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愣地看着罗森伯爵，一时说不出后来。

维拉特上校也闻信赶到，表情流露出惊愕与不相信。

罗森伯爵肯定地点点头，然后低声说道：“王储这样做也许是为了瑞典的利益。”

德茜蕾的眼睛溢出了泪水。她先是冲罗森伯爵点点头，然后又像否定似地摇摇头。她知道贝尔纳多特早年随拿破仑打仗时是出于一个军人的责任与使命感，当瑞典任命他为瑞典王储时，他曾是那么的兴奋与迫不及待，他终

于找到了摆脱拿破仑以实现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德茜蕾在离开瑞典时，俄国沙皇就流露出拉拢贝尔纳多特加入反法联盟的意向，而现在，法国大军正大举向俄国出兵征讨的时候，贝尔纳多特果断地答应了俄国的提议。无疑，俄国一定向瑞典允诺了不菲的价格，贝尔纳多特也确实因此大增了俄沙皇与法军决一死战的决心，但同时，也使仍羁留在法国的德茜蕾无比的尴尬。

德茜蕾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但她知道，今后在法国的日子将更加艰难与孤寂了，因为他的丈夫成了法国公开的敌人。

德茜蕾看看吱唔着说不出话的维拉特上校，缓缓他说道：“维拉特上校，现在瑞典跟法国成了敌人。你是法国军官，跟随我只是因为你是我丈夫的挚友，我不能再留你在我身边了。上校，你自由了，只要你愿意，可以离开我，返回战场，实践你军人的职责了。”

维拉特上校摇摇头说：“我不能走，现在你的安全问题更重要。”

德茜蕾的泪水淌到了面颊，她哽咽着道：“感谢你的关心，我的好朋友，你放心，我的安全罗森伯爵会尽力的，你必须跟你的军队去打仗。维拉特，祝你一路平安。”

自那天以后，德茜蕾的日子更加黯淡无光，平日就很少宾客的社交活动，现在更是人迹杳然。就连朱丽，也因约瑟夫的干涉，很少登门了。德茜蕾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多久，不知道拿破仑将会怎样面对自己住在法国这个问题，也不知道目前的战局将有什么样的结果。

9月的一天，两位不速之客登门造访了。

是富歇和塔列朗。

这一年，富歇和塔列朗两人都不得意。富歇因与英国眉来眼去，使拿破仑很反感，免了他的警务大臣之职，塔列朗也自失宠后没能东山再起。

德茜蕾请二人落坐后，静静地等着二人说话。

塔列朗诡笑着对德茜蕾道：“殿下知道不知道目前的战局呀？”

德茜蕾冷冷地道：“我只知道法国会胜利的，沙皇会求和的。”

“当然，”塔列朗笑道：“拿破仑率领着一支世界上空前规模的皇家军队。但是，这支军队能打赢这场战争吗？殿下。”

“拿破仑从未战败过。沙皇会很快求和的。”德茜蕾说。

两个人只是相对呷茶。过了一会儿，塔列朗放下杯子，微笑着说：

“皇帝希望占领斯摩尔棱斯克后再让沙皇讲和，我们现在刚刚在鲍罗季诺取得另一次胜利。我们的军队，要不几天就能攻占莫斯科，但沙皇并无求和之意。”

“不对，沙皇可以说是神态安然。”富歇补充说，“自从他与瑞典王储在芬兰会晤，并听取了他的建议之后，就镇静自若了。”

“什么建议？”德茜蕾问。

“我们不清楚，”富歇说，“但自从沙皇与你丈夫一见，奇迹顿生。我们军队还没到，俄国就焚烧了他们的村庄。我们得不到给养，没有食物，没有牲畜，什么都没有，皇帝需要从德国搞给养。这可是他始料不及的。他的军队攻无不克，但在那里却找不到吃的。”

富歇喝了一阵子茶又接着说：“我们吹响了胜利的号角，但我们还没有征服俄国。他们回避正面的大规模战斗，只是每天用哥萨克骑兵突然袭击，待我们几百士兵的鲜血染红了他们的疆土，他们便乘我们未及还手时策马而去。”

塔列朗补充说：“皇帝把获取大量给养的希望寄予莫斯科，他打算在莫斯科过冬。”

德茜蕾心底浮起一阵极大的恐惧：如果俄国失败，拿破仑会马上踏平瑞典。如果法国失败，全法国人都会谴责她的丈夫。

“两位先生为什么来我这里？”德茜蕾问。

“我想让你知道，我对你丈夫和你十分尊敬。”富歇说。

他这是什么意思？这两个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不明白。”德茜蕾说。

“不明白？那么让我解释一下”，塔列朗说，“沙皇得到了唯一了解拿破仑的人的建议，虽然皇帝兵重50万，而他只有14万人，但俄国的隆冬会困死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一旦陷入孤立无援的冰雪之中，便会成为一具具僵尸。”

德茜蕾马上明白了：这两位聪明的先生已经得出拿破仑必败的结论。他们怕踏错了船而葬身波涛。瑞典王储将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便是他们来访的动机。

两星期过去了。今天，德茜蕾得到了消息。因为，德茜蕾刚刚参加了卢森堡宫的宴会。德茜蕾本不愿去，但朱丽说服了她。

“我们的军队到了莫斯科，拿破仑就住在克里姆林宫。”她说，“我们赢了，约瑟夫为此举行宴会。你一定得来，德茜蕾，我需要你。”

朱丽看起来是那么苍老，那么疲惫，德茜蕾只好勉强同意。但德茜蕾马上后悔不该去。

皇后到时，军乐队奏起了《马赛曲》。乐声一停，约瑟夫站到她身边说：“先生们，女士们，9月5日，我们的军队进入莫斯科。他们将在那里顺利度过冬天，皇帝本人住在沙皇的宫殿里。皇帝万岁！”

过了一会儿，德茜蕾正与约瑟夫谈话时，塔列朗出现了。

“陛下”，他平静地对约瑟夫说，“刚从皇帝那里得来情报，莫斯科大火熊熊，已经烧了两个星期，连克里姆林宫也在大火之中。”

约瑟夫顿时脸色铁青，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莫斯科人自己点燃了自己的城市。”塔列朗接着说，“我们的士兵竭力救火，但无济于事。他们失去了越冬的住所，得不到食物，将不得不班师回国。”

“他们无法冲破俄国的严冬回到法国来。”约瑟夫不同意，“如果他们这样做，会冻僵在路途之中。这是皇帝说的。”

“如果是皇帝说的，那将千真万确。”塔列朗回答。

德茜蕾日渐陷入神情恍惚的境地。她不知道自己是希望法国胜利还是盼着法国被打败。她思前想后都得不到答案，如果法国胜利了，那法国肯定会顺理成章地踏平瑞典，狠狠地惩罚在拿破仑看来，无疑是叛国者的贝尔纳多特；如果法国失败了，谁又佬保证拿破仑不会迁怒于她一瑞典王妃一拿破仑的仇敌的妻子呢？她日渐憔悴起来。

1812年12月18日的夜晚，德茜蕾、罗森伯爵和玛丽正坐在楼上的房间里读丹麦报纸上获得一点瑞典及俄国战场的消息。

突然，一辆马车的声音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在德茜蕾的房门前停了下来，随后，就响起了急切的敲门声。

罗森伯爵马上站起身来，询示的目光投向了德茜蕾。

德茜蕾道：“我不能在深更半夜接待客人，请你告诉客人我已睡了，别让他们进来。”

罗森伯爵知道德茜蕾一向庄重自爱的，便应了一声下楼去了。

德茜蕾依然坐在壁炉旁看着报纸。但罗森伯爵并没有马上上来。而且楼下传来了纷踏的脚步声，看来罗森伯爵把客人带进了客厅，而且仿佛还有往壁炉里加炭火的声音。德茜蕾刚要下去看看，罗森伯爵走上了楼来。

德茜蕾颇不高兴地问道：“我不是说不见任何人的吗？你怎么让他们进来了？”

伯爵深深地看了德茜蕾一眼，缓缓他说：“殿下，不是‘任何人’，而是皇帝陛下。”

“谁？”德茜蕾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德茜蕾异常恐惧。

“我已经这样告诉他了，但他还是坚持要见你。”

于是德茜蕾不得不下楼了。玛丽已在那里，点亮了所有的蜡烛，烛火被拨得火光莹莹。

皇帝的贴身侍从科兰古伯爵坐在一只沙发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皇帝站在炉边，头戴羊皮帽子，肩和头部都垂着。他累得几乎站不住了，要不是罗森已告诉德茜蕾，德茜蕾真认不出他来了。两个人都没感觉到德茜蕾进来。德茜蕾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说：“陛下。”

科兰古立即站起来，摘下帽子，皇帝慢慢抬起头。

德茜蕾忘记了行礼，因为德茜蕾太惊奇了：他的脸消瘦而灰暗，本来炯炯有神的眼睛也黯然失去了神采。

“罗森伯爵”，德茜蕾说，“为什么不帮陛下摘帽脱衣？”

“我冷。”

拿破仑这样说。但他把帽子摘下来递给了罗森。

玛丽拿来些白兰地。德茜蕾给皇帝斟了一杯递给他。但他似乎没有听见，深深地陷入了沉思。

科兰古接过一杯，说：“我们风雨兼程已13天了，没有很好休息。巴黎，还没人知道我们回来。陛下想先与殿下谈谈，然后再回杜伊勒里宫。”

皇帝从莫斯科回来就径直到了德茜蕾家，连皇后也不知道他已到巴黎。

德茜蕾提高声音说：“喝点白兰地吧，陛下，它会使你暖和些。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侍从罗森伯爵。”

罗森鞠躬行礼。拿破仑只看了他一眼，然后喝干杯子里的酒，又要了一杯。“你为什么对我在这里见你感到惊奇？殿下。”他说，“你与我是多年的旧交了，是吗？”

“是的，陛下。”德茜蕾同意道，“但这会儿更深夜阑，你又一星期没有刮脸修面了。”停了停，德茜蕾又补充问：“你坐下好吗？”

他用一只手摸摸脸，几乎笑了。通常，即使在军营里，他也天天刮脸。

“谢谢，我喜欢站着。”他说，“但别人可以坐下。”

大家都坐了下来。唯有拿破仑依然站着。

德茜蕾的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陛下，我是否可以问问您为什么深夜……”

“不！”拿破仑忽然大声吼叫道：“你什么也不许问！贝尔纳多特太太……不，瑞典王妃殿下！”

拿破仑的声音惊住了全屋的人，罗森伯爵马上站了起来，右手立刻按

在了佩剑上。

德茜蕾打个手式示意罗森伯爵坐下，缓缓地道：“皇帝陛下一定是太劳累了，无法顾及说话的礼貌。”

拿破仑依然激动他说：“礼貌？太太，在通向法国的路上，法国士兵的尸体铺满了整个征程，他们的尸体只能以白雪做棺木，他们每个人的胃里都是空空的，我爱我的将士们，我看到他们的伤残，就象刀子刺在我心上！太太，我能同你坐在这温暖的房间里谈什么礼貌吗？”

德茜蕾一时无言答对。她看到他神心交瘁地坐在了沙发上，递给他一杯白兰地，然后自己也坐到了他对面。

拿破仑深嚼了一口白兰地后，倒在了沙发上。

“原谅我，太太”，他说，“我大累了。”很长时间，谁都没有说话。最后，他接着说：“我将要粉碎我所有敌人，但我需要贝尔纳多特的帮助。他忘记了我们一起作战的情景了吗？忘记了信任他的法国士兵了吗？如果没有，他必须再一次和我一起征战。明白了吗？太太。”

德茜蕾点点头，说：“我明白，陛下。你想让瑞典成为你的盟国。”

“我将每月付给瑞典 100 万法郎，直到打败敌人。”他看着罗森说，“我把芬兰给他。”

“芬兰？”

罗森重复着这两个字。

拿破仑微笑着，还是德茜蕾非常熟悉的那种微笑。他向德茜蕾求婚时，这微笑曾征服了德茜蕾哥哥艾蒂安。从此，它征服过多少人！现在，连罗森也感到了它的威力。

“我可以使瑞典再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我需要立即回答。”

他平静的说着。突然，他大吼起来：“贝尔纳多特意欲进攻我一他，还有他的盟邦俄国和英国！我忠告他改弦更张！”

“如果他不呢？”

德茜蕾斗胆问他。

“我将使瑞典灰飞烟灭！”他叫道。然后，他站起身，大踏步走向门口，说：“你要亲自把贝尔纳多特的复信呈给我，太太。如果他拒绝，你必须立刻离开法国，我再不想看到你。”

罗森伯爵送拿破仑走后，回来时见德茜蕾正在把杯中的白兰地一饮而尽。

罗森有些怯怯地问道：“殿下，你会写信吗？王储殿下会答复吗？”

“我会写的，贝尔纳多特会回信的。只是我们在巴黎的时光恐怕不长了。”拿破仑回到巴黎后，没有在路易丝的怀抱里多逗留一会儿，而是第二天一大早，拿破仑就开始了工作。现在，他感到自己建立的大厦很不稳固。马莱发难，使整个帝国系统险些全部倾覆。他显得不满、痛苦。为了使皇朝根深蒂固，他想效法罗马的悄撒大帝，让儿子登基，请教皇为皇后加冕……他和软禁在枫丹白露的年迈的教皇见了面，拥抱他，安慰他。教皇终于被说服，但因主教们反对，不久又改变主意。

拿破仑立玛丽·路易丝为摄政皇后，他想以此钳制奥地利，“料其不敢向自己家族的人开战。”他一方面集结力量，重组军队，一方面大搞典礼，招待会接连不断。圣日尔曼镇郊的人耻笑他举办“木头腿舞会”。皇帝想以此来欺骗法国和欧洲，但未能如愿以偿。甚至在巴黎城，他每到一处都会引

起人们的私下议论。英国拼命鼓动怯懦的普鲁士，并在春季时结成了同盟，拿破仑深为烦恼。

在这些暗淡的日子里，他唯一的欢乐就是儿子。儿子活泼、可爱，虽然脾气暴烈，但心底温和。现在，他穿戴得像个小伙子。拿破仑有时带他到河边的平台散步，让他看看巴黎市民。阅兵时，他让儿子骑在窗边观看。他常抱着儿子去加塞尔竞技场看皇家卫队。为了逗孩子，他也专门让人给儿子制作了好几套军装。孩子已经表现出对军人的喜爱。他常玩一匹灰色的玩具大马，爱不释手，玩坏了，修补好再玩。他还玩旗帜、军号和军鼓。平时，他和一位女仆的儿子小弗洛芒在一起，两人平等相处，玩起来又喊又叫，互相打闹，简直是一对调皮鬼。皇帝喜欢这样闹，孩子从小就应该有男子气嘛。

不过，小国王很乖。一天，他跑进了皇帝的办公室。当时，内阁会议刚刚结束，大臣们三三两两，还站在一起议论国务。孩子目无他人，径直跑向父亲。拿破仑突然用严肃、甚至严厉的口吻喝住他：

“您还没有问候呢，陛下。去向这些先生问候。”

孩子没有一点惊愕的神色，转过身子，向朝臣鞠了一躬，然后把小手放到嘴前，给他们送了个飞吻。

皇帝高兴地抱起儿子，像阅兵似的从大臣前面走过，一边笑着说：

“啊，先生们，我希望别人不要说我忽视了儿子的教育。”

儿子现在长大了，皇帝常带他到办公室里，一呆就是一个下午。在地毯上和他玩耍，让他自己搭房子和小楼，积木经过专门雕刻，上面写着军呀，师呀，任孩子想象，启发他组织以后的战斗。有时，孩子就在他膝下睡着了。

拿破仑回巴黎不久就去马尔梅松宫看望了约瑟芬，每次去都很秘密的，因为玛丽·路易丝对奥但丝虽然十分友好，但对克里奥人约瑟芬却深怀敌意。约瑟芬渴望回到宫廷，哪怕担任一个次要角色，但拿破仑坚决反对，此愿无法实现。不过，在她的强烈要求下，他同意把罗马王领到“小楼”让她见一面。约瑟芬一见到罗马王，差一点流出眼泪。但她极力控制住自己，把他抱到膝上，拿玩具和他玩，拼命地亲他。德·蒙德斯鸠夫人来领孩子时，她要求再让他玩一会。和孩子告别时，她心里十分难过。此后，她再也没有和他相见。

约瑟芬一向喜欢孩子。虽然见不到拿破仑公开的亲生子，她倒可以经常接待小亚历山大·瓦莱夫斯基。她把伯爵夫人吸引到了马尔梅松宫，慷慨地送她儿子甜食和玩具。昔日的妒嫉已经烟消云散。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当初拿破仑和她共担伟大的命运时，她事事惹他失望。如今他和她分手后，有关她的一切却使他牵肠挂肚，吸引着她。她爱玛丽·瓦莱夫斯卡，因为拿破仑爱过她，而且像她一样作了一哈布斯堡家族的千金的牺牲品。

德茜蕾自然很快就给丈夫写去了信，贝尔纳多特也回信了。他在信中首先写了如何思念远在巴黎的妻子，然后对拿破仑谈的瑞法联盟之事也写道：“现在，全欧洲的人都在看着我，我要仔细思考一下，不能随便就给你答复。”

奥斯卡现在已长大了，但尚没有成熟到善解人意的程度，在给妈妈的信中，他稚气地写道：“我好想你，妈妈。我在斯德哥尔摩也不是每天都快乐的。比如爸爸新结识的一个叫乔治娜的法国小姐就令我不快，那位乔治娜小姐被爸爸请到了我们城堡，通宵跟爸爸谈什么巴黎。一向因工作弄得不善言辞的爸爸一直在笑。这件事让王后很不开心，还埋怨我说，如果你母亲懂就不会离开瑞典了……”德茜蕾看着心爱的儿子报来的远方的丈夫的行径，

不知该如何评述。她在卧室里关起自己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下楼。心中滋味只有她自己才能知晓。罗森伯爵也收到了瑞典的来信。“我的朋友们的信毫不掩饰”，他说，“因为，这些信逃不脱法国秘密警察的眼睛。但，我明白他们的意思：英、俄两国敦请王储谋划他们的反法之战，奥地利也将加入这个联盟。这一点几乎无可置疑。”

他看着德茜蕾自豪地补充说：“他是瑞典最杰出的王储，他将使我们国家重新立于强国之林。”

“是的，如果瑞典能作出有利于欧洲和平的话，她将赢得世界的尊敬。”德茜蕾说，“她将成为伟大的国家，后世的国王们将不事战争，而致力于中兴科学和艺术，甚至他们自身便是音乐家和诗人。如果奥斯卡王子成为音乐家，你高兴吗？”

罗森不解地看德茜蕾一眼说：“我从未见过像殿下这样令人费解的女性。”

德茜蕾把丈夫的短筒交给了皇帝。今天，德茜蕾终于接到了正式复信。可德茜蕾无权打开，但布腊黑伯爵送德茜蕾一个副本。“我们还要把这此副本发往瑞典各家报纸，”他说。

这封信措词强硬：“欧洲人民翘首企望和平。但如果不打败你，这愿望便属泡影。瑞典将尽力参与这种努力，那么法国也就有望于欧洲共享和平了。你的战争夺去了法国最优秀儿女的生命，法国以此代价换来的究竟是什么？”下面的信文，意思也大抵如此。德茜蕾必须把它亲自交给拿破仑！

5点钟，德茜蕾在罗森伯爵的陪同下到了杜伊勒里宫。拿破仑已在他的书房里等候。科兰古和塔列朗也在那里。他匆匆打开信。德茜蕾盯着他的脸，但看不出任何表情变化。过了一会，他突然抬起头，看着德茜蕾，凶狠他说：

“今天，你打扮得十分漂亮，是不是为你的丈夫决意与他的祖国为敌而高兴？你送来这样的信还竟敢胸佩鲜花？”

“陛下，你让我给我丈夫写信并让我把他的回信面呈给你，我就尊旨而行了。我读了副本，知道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便戴上了鲜花，因为我想让你把最后这一愉快的时刻存于记忆之中。现在，我可以向你最后告别了吗？陛下。”

空气凝住了。科兰古和塔列朗吃惊地瞪着眼睛，他们预料皇帝会疯狂地叫嚷。然而，拿破仑却平静他说：

“先生们，请在这里稍候，我要与殿下单独谈谈。”

德茜蕾来到他的小书房里，他随手关上了门。地板上有一些玩具士兵。“是罗马王的吗？”德茜蕾问。

“是的……不，不是，是我布置战斗用的。我儿子来时也玩一玩。”他停了停，眼睛直盯着德茜蕾说：“他本应该是我们的儿子，德茜蕾。我们情同日月，永远不会真正分别的，对吗？”

“为什么不会？陛下。”

“为什么？你忘记了在马赛的日子了吗：你忘记了你家花园里苹果树下的那条凳子了吗，我们又回到了青春的岁月，德茜蕾。那些日子永远属于美好的回忆。从那时起，我从来没真正愉快过。”

他看了一会儿窗外，又转过脸直直盯住她说：“我从莫斯科回来的那个晚上为什么先见你？现在告诉你吧！我饥饿、寒冷、疲惫不堪。因为，我需

要你。”

“这不是实话，陛下。”德茜蕾说，“你不是来找德茜蕾·克拉里的，是来找瑞典王妃的。因为，你想让她的丈夫帮你打仗。”

他摇摇头。天黑下来了，德茜蕾只能看见他的脸。“我是想见你，唯有你。但你我当时太累，以至于说话文不对题。我本想同你一起谈谈在马赛的时光，但却说起了贝尔纳多特。”

说起贝尔纳多特，拿破仑仍然妒心如火。

“现在，我不知道你丈夫在斯德哥尔摩交上了什么样的女朋友。”他说。

“可以告诉你其中一位的名字，”德茜蕾说，“你的朋友——乔治娜小姐。当你还在莫斯科时，她就跟他接触了。”

“天！小乔治娜，就是那个剧院舞女？她爱上他了吗？”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是否知道沙皇主动提出要你丈夫娶一位俄国公主，你是否知道他还向他许以法国王位吗？”

“法国王位？他决不会接受的！”这个主意使德茜蕾恼火起来。“我可以走了吗？陛下。”

他很近很近地来到德茜蕾跟前，托起德茜蕾的手送到他的唇边：“我应该把你送出法国，德茜蕾，但我仍一如继往地爱着你。我忌妒贝尔纳多特，甚至忌妒不离你左右的那个金发瑞典小伙子。”

“今天，你刮了脸，我很高兴。陛下。”德茜蕾说着把手从他嘴唇上抽回来，很快向门口走去。

“德茜蕾。”

他柔情地唤德茜蕾。

德茜蕾停住脚步，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拿破仑，淡蓝色的明眸中流出了两行热泪，她抬手向拿破仑摆一摆，轻道一声：“再见了陛下……不，再见了，波拿巴，保重！”然后转身快步走了出去。她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辛酸与感慨。

拿破仑与贝尔纳多特的决斗行将开始了！德茜蕾感到是那样的无助……

## 二、普鲁士的复仇狂飙

拿破仑的失败，普鲁士人欣喜若狂地欢呼：“生命和荣誉有了新的希望。”南妮姑娘捐出了心爱的卷发，年轻的诗人克尔纳一腔热血化作汉堡上空永驻的彩虹，斯特芬斯教授投笔从戎……

普鲁士掀起了遮天蔽日的复仇狂飙。

普鲁士人曾有过辉煌过去，弗里德里希大王曾一度点燃过这个古老王朝争取荣誉的希望之火。面对昔日的拿破仑，它曾进行过悲壮的抵抗，但换来的是深重的民族耻辱。

从那时起，他们便在施泰因等坚强的爱国者的领导下卧薪尝胆，默默地忍受来自法国的压迫。当拿破仑利令智昏，举兵东征时，普鲁士冷静地打开了它的水闸，然后在柏林坐等浩瀚的俄罗斯草原吸尽拿破仑这股汹涌难挡的洪流。

拿破仑这个不可一世的征服者终于铩羽而归。普鲁士的爱国者们欣喜若狂。

12月30日，普鲁士将军约克（他统率着过去在麦克唐纳领导下在库尔

兰作战的普鲁士兵团)与俄军缔结了陶拉格协定,规定这个兵团应占据梅默尔和提尔西特一带,使之成为中立区,等待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决定下达。

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观望了几个星期,等待着事态的发展。而事态的发展决定了要打仗,不是跟俄国打,而是跟法国打。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用尽办法瞒骗在柏林的法国人,暗中同德意志的热心的爱国人士配合行动。对约克,他公开发表了正式的申斥,随后又秘密派蒂尔少校去进行抚慰。不仅如此,为使国王摆脱在柏林仍占上风的法国势力,他说服了国王前往布萊斯劳,借口是要为拿破仑再招集一支军队。

这一计谋完全成功了,不仅骗过了法国大使圣马桑,甚至连拿破仑本人也被骗过了。皇帝以为事情当然是按照他的命令而进行的,这种想法如今已经成了固定的习惯,因此他以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去布萊斯劳的确是为了招集他要求提供的那个三万人的军团。

1月29日,他对在巴黎的普鲁士哈茨费尔德亲王说:“你们的国王要去布萊斯劳,我认为此举很及时。”这就是拿破仑的思想情况,甚至听到约克同俄国人缔结协定之后,也还是这样。他认为那是“最坏不过的坏事”,但不论这一事件也好,普鲁士爱国情绪的激荡也好,都不能去掉他的蒙眼纱。他依然相信普鲁士人会跟着法国走,而国王会听命于他。

但对普鲁士军队的无所作为,拿破仑也深感不解。2月3日,他写信给马雷,对二千名普鲁士骑兵在西里西亚各城镇驻扎不动表示不满,说“他们好象是惧怕我们,而不是帮助我们并保卫国家。”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离开柏林就发现自己落入一股不可抗拒的民族热情的洪流之中。他内心是爱国的,与最热情的大学生相比,并无逊色,但对于同法帝国打仗要冒多么可怕的危险,却比他们清楚得多。他那个小王国只有四百七十万人口,还能算是在自己手中的要塞不过五、六处,不论战时或平时,都受到拿破仑军队的蹂躏,以致什么贸易,什么信贷都只是模糊的记忆里的事了。

不错,披着友谊外衣的俄军正在涌进来,但是提尔西特和约的沉痛记忆,不容许再对亚历山大盲目信任。况且,即使一年来的烈火考验已经把他的品性炼得很纯,但他的军队在那次可怕的冬季战役中已经耗尽精力,又因染上拿破仑那些不成人样的败兵在溃逃时散布的病疫而大量减员,纵有年青的普鲁士新兵补充,能指望这样的军队去对付拿破仑与奥地利的联军吗?

正当威廉三世小心翼翼地试图摆脱拿破仑枷索时,北德意志那些坚持原则的刚毅的人物,冲进了一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外交和国政的领域。逃亡国外的施泰因,为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作了准备工作,而首先对拿破仑宣战的是一位大学教授。

促使沙皇进行解放普鲁士和欧洲的战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坚强的德意志爱国者施泰因于1812年下半年在俄国朝廷施加的影响绝非最小。

他的英雄气概,甚至在普鲁士蒙受屈辱的最黑暗年代里,也毫无畏缩。到1812年这个时候,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推翻拿破仑的唯一可靠办法就是发动德意志起来反对他。如果继续呆在华沙而不求进取,那就要招致法国于1813年再度入侵。为了俄国的安全,必须把法国人驱逐到易北河以外,并使德意志人重整旗鼓,来反对他们所深恶痛绝的那个人。这番恳切陈词深深打动了沙皇的心。

这番话也与沙皇政治上野心勃勃的要求一致。只有推翻拿破仑在德意志

的优越地位，沙皇才能随心所欲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波兰问题。沙皇在 1807 年转而东进，这一政策现在结束了，但在结束之前，俄国已经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再前进了一步。这个巨人一只脚在多瑙河口站稳了，就准备伸出另一只脚横跨中欧。叶卡捷娜二世在 1792 年所抱的企图终于要实现了。

因此，现在他对库图佐夫那种一味只求在俄国境内作战的毫无进取雄心的作法十分不满。

1812 年 11 月 30 日库图佐夫进入维尔纽斯。不久以后（12 月 11 日），亚历山大也来到该城。他嫌陆军元帅动作迟缓，决定亲自随军，就近监督，并强令按其意向行事。库图佐夫盛装出迎，他身着华丽的军服，胸前佩戴全部勋章，站在宫殿的台阶上。皇帝和元帅当着军队的面互相拥抱。克拉斯诺那一役战胜以后，沙皇曾赐予库图佐夫“斯摩尔棱斯克亲王”的称号，这时又授他圣乔治大勋章。

但在最高统帅举行的欢迎舞会上，皇帝竟对一位舞伴说，“应当让这老头儿高兴高兴。”当库图佐夫按照大叶卡特琳娜女皇时代的惯例将缴获的战旗陈列在圣上脚下时，亚历山大竟皱眉蹙额，低声嘟哝了几个字。邻近人士认为，他们听见他说的是“老喜剧演员”。不久以后，他的态度已不那么保留，竟对威尔逊说，他对新的斯摩尔棱斯克亲王的军事素质毫不钦佩，他所以授予库图佐夫这个荣誉称号仅仅是出于“对莫斯科贵族的敬意”。

亚历山大在维尔纽斯看到俄国固然已经战胜，但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他是在冬宫挂在金色的墙饰下的地图前面了解整个俄罗斯战役的。而到了这里，战争的恐怖却突然呈现在他眼前，逼真可怕。俄军和法军往返于从莫斯科通往维尔纽斯的大路上，扔下的尸体竟有 43 万具之多。仅仅巴西利安隐修院一地就堆放着 7500 百具腐烂的尸体。房屋的窗户和墙板破碎，裂口处竟用尸体堵住，为劫后余生者防寒。尽管寒风凛冽、冰天雪地，瓦砾堆里还是散发出腐臭气味。亚历山大去医院探望伤员。见到伤员的痛苦，他那脆弱的神经几乎崩溃。但他终于还能自持。他对未来的舒瓦舍—古费埃伯爵夫人说，“我凄惶痛苦、焦虑不安……我不像拿破仑那么幸运，能用他那种哲学实现自我解脱，这场不幸的战争将使我的生命缩短十年。”

亚历山大是易动感情的人。本来经过这场空前严酷的较量，他是应当谋求及早结束敌对行动的。在他的左右近臣中，当敌人被驱逐出国土之后就主张停战的也不乏其人。而其中，尤以库图佐夫的意见最为鲜明。他以为军队已身经百战、历尽艰辛，不宜再被拖往国外；这场战争本来是为捍卫俄罗斯而进行的卫国战争，并非为贯彻某种对欧政策而进行的。他毕恭毕敬地向沙皇陈述己见，但却无异对牛弹琴。

亚历山大已决心把战争继续下去，直到彻底消灭拿破仑为止。他说，“如果期望实现稳定持久的和平，就应当前往巴黎缔结和约。”斯泰因男爵支持他。所有的普鲁士军官最关心的莫过于解放和恢复祖国。亚历山大由他们控制着。只有待亚历山大摧毁法国这个侵略的策源地之后，他们才会让他自行其是。不久，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些人的看法有理。法国大军中的普鲁士军官约克率领部队脱离大军，迫使法方加速撤退。

次年 1 月 18 日，亚历山大以沙皇的名义临时管辖将由俄军占领的普鲁士（本部）各地区。

四天之后，施泰因同爱国诗人阿恩特一起到达了科尼希斯贝格。他召开了东、西普鲁士等级会议，即省议会，会上热烈通过提供军需品来建立一支

国民军以及作为最后一线防卫力量的国民后备军。这种做法，在普鲁士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事前未经国王的批准，而且几乎是无视国王的批准权，事实上是出于施泰因的专断。

他看到，民众的大力推动，也只有这样的推动，才能够克服国王与朝臣的惰性。这一推动是他亲自发起的，是他根据俄皇亚历山大所授予的权力发起的。这个圆球就这样在科尼希斯贝克开始滚动起来，越滚越大，越滚势头越猛，最后由于威灵顿在南部的强大支援，终于在巴黎把拿破仑推翻。

这位流亡者的行动，得到了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的言论帮助。布莱斯劳大学有一位可敬的教授，名叫施特芬斯，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使普鲁士脱离苦海的办法。

弗里德里希·威廉来到了布莱斯劳，引起了一股对他效忠的热情，使这位谦逊而有点迂腐的君主不知如何是好。但他对这种热情还是作出了反应，允许哈登贝格发出号召（2月3日），征集志愿兵来“加强原有的国防军队”。这一号召措词非常含糊，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志愿兵是用于对付名义上的敌人俄国，还是用于对付真正的敌人拿破仑。

施特芬斯像所有真正的爱国者一样，反复考虑这个重大问题。

在彻夜不眠的静思中，他听到良心之声向他宣告：“你必须对拿破仑宣战。”第二天早晨，他讲授物理课，听课的寥寥无几。他告诉学生，他打算在11时就征集志愿兵的号召对他们演讲。那次演讲，听众就非常拥挤了。施特芬斯对着一片汪洋般的热情面孔，讲出了各人心中酝酿着的思想，表达了对拿破仑开战的迫切要求。

他自己报名应征，200名布莱斯劳大学学生和258名柏林大学学生很快就成群地入伍，而且他们主要是来自过去讨厌军队的班级。由于哲学家费希特的教导，由于国难中受到的更深刻的教训，德意志的心这时都在民族独立这一边，反对贪得无厌的帝国扩张。

心之所向，身即随之，但是还有点踌躇。普王和他的朝臣处境实在困难。他们不信任俄国人，因为俄国人似乎主要是急于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同法国交战，而把处理两国边界问题放在日后。

但对普鲁士来说，东部边界是普鲁士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亚历山大占住整个巨大的华沙公国不放，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各邦在东面受到的威胁，就会同它们在西面受到法国人在马格德堡的威胁一样严重。

沙皇似乎决心要把整个波兰据为己有。他对普鲁士使臣克内泽贝克说，整个萨克森给予弗里德里希·威廉，但俄国必须保持占有全部波兰领土。这个决心如果实现，俄国军旗就几乎插到奥得河边了。不仅如此，克内泽贝克还觉察到在俄国朝臣中尚未完全表露的野心，那就是对维斯杜拉河下游以东的一整块普鲁士领土垂涎三尺。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来说，他是满怀奢望的。他知道俄军已备受饥寒和病疫的折磨，在波兰边界这时候还只有4万人的有生力量，迫切需要普鲁士的支援。因此他要求，如果他同俄国一起对拿破仑作战，他就一定要收复除提尔西特和约签订时割让的比亚威斯托克城及其辖区外原普属波兰的全部领土。

亚历山大决定对普鲁士要求让步，他于2月27日在卡利什签订的条约中答应让普鲁士保有它目前的全部领土，并使它获得“从统计、财政和地理意义上来说”同它1806年以来失掉的领土相等的地方，还加上一块能够把普鲁

士本部同西里西亚省连接起来的领土。

现在似乎可以肯定，亚历山大作出这个最后让步，是深受施泰因的影响的。这个让步延缓了容易引起激动的东方边界问题，使两个大国集中全力进行解放战争。施泰因奉派前往布莱斯劳晋见弗里德里希·威廉，但这位国王不愿意见他。这位最伟大的德意志爱国者在那里患病发烧，病卧床上，这期间他住在一个阁楼里，无人过问。

然而，他和其他爱国者一起已点燃了普鲁士民族复兴之火。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人们争先恐后拿起武器，其热情可与1793年法国人民踊跃应征军人的热情媲美。贵族和学生、教授和农民、诗人和商人都扛起了枪。家庭主妇和闺女，都把她们微薄的积蓄或珍爱的饰物献给了祖国。

有一件特别动人的事，很值得一提。一个名叫南妮的姑娘，她唯一的财富就是自己的卷发。她把卷发剪下来，卖了两元德意志银币（塔莱尔），献给这个神圣事业。一种崇高的激情震撼着整个德意志。志愿军从各方远道而来，其中许多人后来参加了吕特索统率的非正规骑兵队，进行了许多惊险的活动。

一位有才华的年青诗人，名叫克尔纳，原籍萨克森。他抛弃了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维也纳生活和诗人的光辉前途，去跟随普鲁士的鹰旗。他给父亲写信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胸怀。当我感觉到内心蕴藏着勇气和力量，足以登上现实生活的舞台时，难道我还该去写轻松的歌舞剧吗？”很可惜，他的一生完结得太快、太悲惨了。他为自己的宝剑写了一首颂歌之后不久，就在汉堡附近的一次前哨战中倒下去了。

德意志哀悼他的牺牲，但更痛心的是它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竟然毫无民族热情，完全无动于衷。这位超然世外的大人物，沉迷于虚无缥缈的冥想之中，顾不得对下界那些挣扎着的凡人寄予多少同情。“你们带着锁链，要挣扎，就挣扎吧，你们敌不过那个人（拿破仑），锁链是挣不断的。”

然而，这是普鲁士和德意志的一个伟大时代，追随施泰因的诗人阿恩特写道：

“啊！那是伟大的年代，  
生命和荣誉有了新的希望，  
这希望，  
在人人心中歌唱，  
在条条街道回荡，  
在座座教堂的唱诗坛卷起阵阵声涛，  
庄严雄壮。”

德意志人从各地成群结队地涌到西里西亚，为维护德意志利益的普鲁士而战斗。这种景象唤起了他的浮想，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历历如在眼前，这体现在他写的一首歌：《什么是德意志人的祖国？》在普鲁士掀起的遮天蔽日的复仇狂飙中，亚历山大终于踏上了这块火热的土地。

俄军主力部队遵照沙皇的命令离开维尔纽斯，向边境急行军，进入华沙大公国。见到“解放者”抵达，波兰人不知道是应当庆幸法国人业已离去，还是为俄国人返回而遗憾，无论如何，他们感到这有损于波兰的独立。

恰尔托雷斯基为曾协助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的同胞担心，给沙皇写信求其宽容。他还建议任命他那年仅十五岁的幼弟米哈伊尔大公为波兰国王。

亚历山大于1813年1月23日用法文给他复信，信中充满高超的见解：

“我从不知道复仇为何物。我最大的乐事莫过于以德报怨。我已对将领下达严格的命令，要求据此办理，并视波兰人为朋友和兄弟……我愿坦诚相告，尽管我在发表见解方面享有优势，但要使我对波兰的见解能占上风，仍需克服若干困难。首先是俄罗斯的舆论。波兰军队在我国的所作所为，对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破坏，以及全国各地的灾难，使我国对波兰的旧仇又加上了新恨。其次，目前让我就波兰问题表态会将奥地利和普鲁士完全推入法国的怀抱。这一点，是极需要避免的，特别是这两个国家已向我表示友好的善意……应当由您来证实我有理由偏爱波兰人以及他们所珍视的见解。请您相信我，相信我的性格和方针。您将不会失望……但我还应向您指出，有一件事已经决定，那就是米哈伊尔兄弟是不能被接受的。不要忘记迄今立陶宛、波多利亚、伏兴尼亚一直视自身为俄罗斯的省份。任何理由都不足以说服俄罗斯同意这些省份由俄罗斯统治者之外的君主予以治理。”

亚历山大再次以避免惹恼柏林和维也纳为借口，推迟解决波兰问题。实际上，他的主意已定。他认为俄罗斯既已战胜拿破仑，则已在事实上赢得了华沙大公国。

在卡利什，亚历山大的司令部所在地，维特根施泰因和以布吕歇尔为首的主要军事将领，都坚持要亚历山大打到易北河彼岸去。库图佐夫“爷爷”则一如既往，对他们的狂热不以为然，而是审慎小心，周密迟钝。他认为行动之前，应当调集增援力量，并让军队有时间休整。他大声疾呼，“现在就向易北河进发，那简直易如反掌，问题是我们怎么回来，给打得溃不成军吗？”

库图佐夫虽然持有不同看法，最后仍然听从了主上的安排。他是个忠诚的廷臣，不会坚持抵制皇帝的意志。另外，几天以来，他一下觉得身体不适，十分衰弱，思想也不那么清晰。但他还是决定参加新的战役。他将乘车前往。

3月26日亚历山大率领军队出发。他向军队发布命令，宣称，“我们捍卫信念，反对无神论，捍卫自由，反对暴政，捍卫人道主义。反对野蛮行径”。一周以后，他在斯泰诺附近越过奥得河，进入萨克森。居民向他欢呼，给他戴上桂冠。他把桂冠转送给库图佐夫，说是“桂冠应属于您”。自从陆军元帅病重以来，他就对库图佐夫关怀备至。似乎想用多礼弥补过去对他的不周。抵达本茨劳时，库图佐夫已精疲力竭，便不再随军。事情只能由他人代劳了。他于1813年4月16日去世。亚历山大给元帅的遗孀发去唁函称，“不仅您在为他哭泣，我也同您一起哭泣。全俄罗斯都在哭泣。”

亚历山大原来想自任统帅，作为君主同也是君主的拿破仑决一雌雄。随后他可能是担心受挫损及声誉，又任命维特根斯泰因取代库图佐夫。他思忖，自己不任军事领袖，可以更好地献身于上帝的使命。

正当亚历山大巧妙地把普鲁工人复仇的狂飙引向易北河时，拿破仑却正在巴黎以惊人的毅力和魄力重建着他那摇摇欲坠的帝国，他也要越过易北河。

又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行将爆发了。

### 三、太阳还是那个太阳

尽管欧洲的局势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突变，但人们很快发现在法国太阳还是那个太阳。

面对席卷普鲁士的复仇狂飙，拿破仑表面上泰然处之，但私下里却对奥地利大使说：“如果我

签订屈辱的和约，那就等于倒台。我是个新兴人物，我对公众舆论必须多加注重。”

尽管丧失了自古以来最优良的军队，拿破仑统治德意志和强迫俄罗斯接受条件的决心却丝毫未减。在撤退途中，他曾华沙告诉德·普拉特说，由崇高跨过一步就变成可笑，指的是由进军莫斯科变为败退。在德累斯顿，他要求盟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击退俄军。在巴黎，他竭尽全力号召法兰西帝国的青年参加军队。这个号召立即得到了响应。当东普鲁士传来消息，形势看来险恶时，他只一顿脚，元老院就答应征召一支三十五万人的队伍（1月10日）。

他的天才确实迷住了法兰西的心窍。他的雄伟目标，他向来能战胜一切困难的那股充沛的精力，他在欧洲居于至尊地位的那种神威，焕发了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一切才能，鼓舞他们投入狂热的活动。

他本能地了解他们品性中一切复杂微妙之处，凭他的天才，像掌握了万能钥匙那样，轻易而又万无一失地加以控制。俄罗斯战役的惨败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只不过更突出地表明他完全主宰一切，而4300万臣民对他毫无异议、深信不疑的。

然而，他们本来就可能感到忍无可忍的了。由于他的军事上的需要，他早已每年预征次年适龄的青年入伍。现在，莫斯科战役这一股强大漩涡又吞噬了15万20岁以下的青年。在拿破仑帝国的荷兰和德意志属地，逃避征兵的人很多。事实上，全帝国不服从征召的人数达4万之多，其中有些结成一大群一大群的在布列塔尼和旺代的树林中流浪，直到流动部队出动，才把他们赶进兵营。

但是，在法国却完全不同，欧洲的君主们马上就发现，在那里太阳还是那个太阳。

拿破仑的名字几乎在整个法国本土都仍然是一道万灵的符咒，对激发这些凯尔特人后裔们抓住田地不放和热衷于英雄事业这两种最强烈的本能很见功效。

因此，农民驯服地送他们的儿子去当“炮灰”，正如那些负了致命之伤的士兵驯服地卧倒雪地而对祸首毫无怨言一样。

法国的官吏和议员也同佯卑躬屈膝。他们恭听皇帝责备他们在马莱事件中软弱无能，听到他抨击共和主义思想时多少有点惊讶；他斥之为暖昧的玄学，可以说是我们美丽的法国一切不幸的根源。所有在场者对这种说法，心里都会感到不以为然，却没有人敢于反驳。

但是他的解释与呼吁并没有使法国人个个满意。许多人对国家实力的大量消耗心怀忧惧。他们私下提出疑问：即使他把地方公产划归国家使用，他有什么办法应付1812年的赤字和1813年的开支？

他们指出，有些盟国崩溃了，有些则丧失了：西班牙那里，约瑟夫的王位受到萨拉曼卡之战的冲击以后，至今还是摇摇欲坠；波兰在俄军的铁蹄下，遭受蹂躏；意大利丧失了最英勇的子弟兵，一片凄凉；来因邦联苦况相同，但不那么听天由命；至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则只因君主胆怯，朝廷诸多盘算，人民才不得不信守其所憎恨的与法国的联盟。

他们断言，只有改变大陆封锁制度，才能平息欧洲的愤恨，才能避免形成新的、更为扩大的反法同盟。只要拿破仑不再强迫欧洲大陆执行他那套商战的办法，只要他按照无损于荣誉的条件同俄国靖和（俄国大臣鲁缅佐夫当时是愿意和他妥协的），只要他从普鲁士各要塞撤出驻军，只要对敏感的奥

地利进行安抚一事态的发展就会趋向于一个巩固的体面的和平。

所有主张慎重的建议，拿破仑都听不进去。出于他的本性，也根据他同那些国王打交道的经验，他不会在任何重要问题上让步。他决心把这场从塔霍河到维斯杜拉河的战斗打下去，支持约瑟夫在西班牙的统治，并在东至但泽的每个要塞保持驻军，牢牢地扎下根来。

他说，俄国和普鲁士比法国更需要和平。如果他开始放弃一些城镇，以此来谋求和平，他们就会要求他让出一些王国。他什么也不让，才能使他们有所畏惧。即使他们真的组成同盟，他们的兵力分散在辽阔的战场上，处处单薄，他就很容易在气候条件无助于他们的情况下收拾他们的军队，只要打一场胜仗，就足以瓦解这一勉强拼凑起来的同盟。

事实上，如果他不把西班牙计算在内，综观当时军事局势，在许多方面他是可以放心的。

英国的力量由于美国对它宣战而受削弱了。在中欧，他仍处于压倒优势的地位。他掌握了几乎全部普鲁士要塞。虽然他损失了一支大军，但这个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波兰、德意志、意大利以及其他较小民族分担的。许多最优良的法国军队和他手下所有最能干的将领都还存在。因此，他可以把近卫军再次组织起来，而他的军师参谋也没有损失一个。

再就是敌方的情况也比他强不了多少。在战争中，俄军方面未见有任何军事天才出现。至于反法同盟，他的全部经验使他有理由相信，这些“陈旧的同盟机器”，即使得到英国补助金的润滑，生锈的齿轮也只能吱吱咯咯地缓慢地勉强运转，负荷稍重就要出故障。在马伦哥，在奥斯特里茨，在弗里德兰，都是这样，有什么理由说历史不会重演？

正当他全凭过去的经验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时，预示中欧新时代即将来临的一些事件正在发生。

普鲁士终于继贝尔纳多特之后与俄国人达成了军事同盟。而在这个国家现在到处都充满了反法的激情。

3月17日，俄普两国在布雷斯劳签订了一项协定，双方同意把德意志从法国统治下解放出来，解散莱茵邦联，并号召德意志诸王公和人民起来给予协助，如有哪个王公拒不合作，则剥夺其领地。关于同盟国即将占领的地方，其临时行政管理也作了安排。弗里德里希·威廉还向他的人民和军队呼吁，并制定了人们所企求的铁十字勋章。

皇帝正在埋头从事这项异常艰巨的工作时，听到了普鲁士备战和背叛的消息，他有点诧异但不惊慌。起初，他把这件事看作一时的反复，只要强硬对付便能消除。

3月5日，他写信给欧仁说：“你在柏林能呆多久就呆多久。为了维持法纪，你要杀一儆百。无论村庄或城市，即使是柏林，只要稍有冒犯，就把它烧掉。”使他仍然不放心的主要是欧仁的报告含糊，他不得不从英国报纸上获得关于他在德意志的驻军的消息。

3月7日他给业已退至维腾贝格的欧仁写了一封信：

我无法给你下达任何命令或指示，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履行任何职责。你不向我呈送详细战报和兵力报告，你没有告诉我只言片语。不仅仅是你，连你的参谋人员也都对我装聋作哑。甚至连指挥各军的将军到底是谁？他们现在何处？我都一无所知。对你们目前的军事态势我如在云雾中，也不明白你的炮兵状况如何。我得不到丝毫情报，完全置身于黑暗之中。你叫我如何

对部队发号施令？

3月14日，他又写信给欧仁说：“不要忘记，普鲁士只有400万人，在全盛时期它的军队也从未超过15万人，现在顶多4万人。”实际上，那是提尔西特条约以后他给普鲁士规定的军队限额。他没有想到按照沙恩霍斯特的计划把兵员转入后备役，就能把三倍于那个限额的兵员投入战场。至于俄军，他写道，由于疾病，已大大减员，而且兵力不得不分得很散，才能分别围攻维斯杜拉河与易北河之间那么多的要塞。

事实上，拿破仑还向他的盟友巴伐利亚国王断言，让他们前进是很好的策略：“他们前进得越远，就越是非毁灭不可。”6万法军由贝特朗率领，正从意大利开进巴伐利亚。这些军队，加上欧仁和达武的两个军团，就能摧毁俄军。趁各同盟国在萨克森忙着的时候，拿破仑打算利用哈次山作掩护来集结大军，在哈韦尔贝格附近横渡易北河，直奔什切青，解该城之围，并伸出一只手来解救被围困于但泽的一支法国大军。

为实现这个计划，拿破仑已进行了几个月的准备。

首先，他的大军团在损失了50万人之后，还不到半年时间，一支人数差不多的新军又在帝国的鹰旗下集结起来了。3万经过考验的军队由西班牙调了过来，威灵顿所受的压力因此大大减轻了。意大利和帝国各驻防城镇也派来了大批军队。但未经训练的新兵在全军中占大多数。

由于下级军官极为缺乏，200名军校在校学员被提前派到军中任职，100名服役10年以上的士官被提升为少尉。但在征俄战役中损失最严重的兵种还是骑兵。2月26日拿破仑命令陆军大臣进行1813年战役而重建整个骑兵，其编成如下：

骑兵中队数		
德意志军团	200	58 600
西班牙军团	89	19 700
国内部队	116	26 700

上述骑兵中有27000人是1814年度和1815年度新兵。宪兵队军官奉命协助训练新入伍的骑兵和军马。

虽然，出生于恐怖年代（1793—1794年）的新兵，不如早期征集的士兵那样能吃苦耐劳。这些新兵倒是勇敢，非常勇敢。而拿破仑皇帝又用尽一切办法向他们灌输他自己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有一个士兵描述拿破仑给他们授国旗时作简短讲话，未了，在马镫上站起来，伸出一只手，向他们突然发问：“你们发誓保卫军旗吗？”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感到他从我们的心坎里激发出我们的呼声：“是，我们发誓。”

这位皇帝的确能使年青小伙子变成英雄，但他永远不能弥补1812年的损失。大炮是有的，在他的军械库里，有上千门；但他缺少那几千名熟练的炮手。青年人他可以找到，战马可以买到，但要是没经过好几个月的训练，他就不可能再像耶拿战役后横扫普鲁士或在博罗迪诺攻克大棱堡的那种排山倒海的骑兵。

尽管如此，在那次似乎是摧毁一切的大灾难之后，5个月内就训练好一支新军，这样的精力，在充满奇迹的年代里，也必须认为是最令人惊奇的事。帕斯基埃说：“当人们想到，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征集、给养和装备这样一支军队，要做的那许多工作和要发掘的那种资源，人们就陷于困惑，简直无

法想象。”

其次，他还要尽量争取奥地利这个强国的支持。他知道，在未来的法国与俄普瑞联军的对决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动向将是足举轻重的。

就目前来说，维也纳朝廷似乎要坚持同法国的联盟。梅特涅在那里最有权势，而那一套政策的基点，是对拿破仑保持一种有所戒备的恭顺态度，以谋取利益。这并不是因为弗兰西斯皇帝和他喜爱这个法国君主，而是因为他们现在把他看他是维持秩序的支柱，看作是一道屏障，借以防范法国的雅各宾主义，对付普鲁士热心人士所鼓吹的威胁很大的泛日耳曼主义，并遏止俄国在土耳其和波兰的势力扩张。

在此期间，英国使臣沃波尔勋爵秘密来到维也纳，使尽了外交手腕，使奥地利感到有希望得到十分诱人的利益，这才减轻了它的忧惧，把它的视线再次转移到它失去了的提罗耳、伊利里亚和威尼西亚等地区。但他的建议一时没有什么结果，而当法国人发觉了沃波尔在维也纳时，梅特涅就请求他离去。

奥地利于是暂时采取中立态度。它同俄国缔结了休战协定，又派了一位特使去巴黎说明弗兰西斯皇帝愿意为促成签订全面和约而充当调解人。

但谈判初期，拿破仑就怀疑他的岳父是否真心诚意，这种不信任多次闪现出来，因而奥地利逐渐改变了态度。

拿破仑离开巴黎上战场之前不久（4月9日），接见了奥国新任大使施瓦岑贝格亲王。这位大使以隐藏着深刻讽刺的诙谐而有礼的口吻，恭维拿破仑1812年进行了一场真是漂亮的战役。然后便真诚地提出了调停建议。

拿破仑对奥地利大使的回答是小心慎重的。战争对他没有好处。要他付出血的代价，将比莫斯科战役更高。但要达成任何和解，英国是个大障碍。俄国看来也想决一死战。

他说：“我不能采取主动。如果我这样做，那就好像我是在堡垒内求降。应该由别人向我提出建议。”

接着，他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如果我签订屈辱的和约，那就等于倒台。我是个新兴的人物我对公众舆论必须多加注意，因为我需要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国人有活泼的想象力，他们爱荣誉，爱刺激，而且容易激动。你知道波旁王朝倾覆的起因吗？那是从罗斯巴赫之役开始的。”

为了稳住奥地利，拿破仑正在与人玩弄手段。他已经派了纳博纳伯爵带着特殊任务去维也纳，任务的主要内容从这位使臣4月7日的“口头照会”可以看出来。这个照会力劝奥地利在俄普一旦对法国开战时，以10万兵力支援法国，为此它可以得到富庶的西里西亚省作为报酬。

至于普鲁士的其余部分，这位使者表示：拿破仑打算把200万人口拨给萨克森，把弗里德里希·威廉赶到维斯杜拉河下游以东地区，只留给他100万臣民。

但这种狡猾的外交手法在精明如狐的梅特涅面前，并无多大作用，他对这个照会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希望能法俄之前造成均势。既然拿破仑不同意这种有利于奥地利的均势状态存在，那他就别无选择了。四天之后，梅特涅通知俄、普两国，弗兰西斯皇帝现在打算进行武装调停。

但是拿破仑这时却满怀希望，认为以西里西亚作贿赂，会使奥地利军队同他的军队以及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波兰军队并肩作战。

这个希望使他兴致勃勃，他在4月15日黎明前离开巴黎，车驾一路风驰

电掣，不到 40 个小时，就进入美因兹城门。他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摸摸他各路进军的“脉搏”。“脉搏”都跳动得有力而快速，唯一不良的征象是萨克森不肯把骑兵交给他指挥。但到了周末，奥地利的态度引起了他的关注。这时已看得很清楚，它没有吞下西里西亚这块诱饵，不能指望它出兵。

他立即采取警戒措施。他指示驻意大利的军队作好战斗准备，指示加强多瑙河上游各要塞的防卫，并指示他的德意志附庸密切注视维也纳的政策动向。

维也纳拒绝与他联盟，这使拿破仑内心多少有些不安，但这并没有削弱他挺进萨克森，彻底击败同盟国联军信心。

他焦急地期待着这场命运悠关的决战。

## 第二十九章 决故萨克森

### 一、把鞑靼人赶回不毛之地

吕岑血战后，普鲁士国王与亚山里士共度了一个不安的夜晚……

拿破仑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我们要把这些鞑靼人赶回冰天雪地的不毛之地，他们必须在恶劣的气候下苟延残喘；不得越雷池一步。让他们回到野蛮腐朽的奴隶制下，满足于自己的生存状态！”

尽管维也纳的态度还不明朗，但拿破仑不能再等了，前线的消息似乎对法军很不利，欧仁的军团看起来无法阻止俄国和普鲁士的胜利挺进。于是，他决定赶往前线。

现在的困难在于留下来辅佐欧仁的贝尔蒂埃由于在俄国劳累过度，心力交瘁而病倒了。拿破仑自己身边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参谋长，只好由宫廷大臣迪罗克将军暂时代行其职。

拿破仑为 1813 年战役拟定的战略是与其左翼即欧仁指挥下的“易北军团”阻滞俄军行动；同时在弗朗科尼亚重新组建一支称之为“美因军团”的打击力量，该军团拟穿过图林根森前进，在萨勒河一线展开，并在那里与易北军团会合，然后合力向东横扫，将俄军一举驱逐出萨克森和东普鲁士。3 月初，拿破仑在写给他的盟友符腾堡国王弗雷德里克的信中曾要求他把部队集中于维尔茨堡，信中还就其作了如下概述：

我已晓谕各部，可暂让俄军推进，对于即将打响的战役，我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必须对图林根山区实施掩护以确保莱茵邦联的心脏地区免受哥萨克骑兵巡逻队的袭扰。尤为重要的是陛下应当集结数千骑兵于维尔茨堡。

哥萨克骑兵巡逻队的袭扰的确使整个德意志北部惶惶不安。3 月 12 日数百名哥萨克骑兵竟然袭击了汉堡，当地的法军指挥官劳里斯顿和圣西尔命令法军仓皇撤退，为此拿破仑怒不可遏。他给欧仁的信写道：

劳里斯顿将军似乎性格不稳，极易激动，我极其担心，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当一个指挥官。

其实，劳里斯顿和圣西尔是拿破仑刚刚委任为军长的。由于劳里斯顿曾经在瓦格拉姆指挥过近卫炮兵，所以被允许继续留任军长，而圣西尔则由麦克唐纳取而代之。

3 月 12 日，拿破仑发布命令，确定新大军团编成如下：

- 第 1 军 达武
- 第 2 军 维克托
- 第 3 军 内伊
- 第 4 军 贝唐
- 第 5 军 劳里斯顿
- 第 6 军 马尔蒙
- 第 7 军 雷尼埃
- 第 8 军 波尼亚托夫斯基
- 第 9 军 巴伐利亚人（奥热罗）

第 10 军 拉普

第 11 军 麦克唐纳

以上各军共包括 41 个步兵师和 11 个骑兵师。此外在莫斯科撤退中损失最轻的近卫军被改编为两个师，分别由莫蒂埃和贝西埃尔指挥，共有 12000 名步兵，3000 名骑兵和 60 门火炮，军团骑兵共编 172 个中队，分属 3 个骑兵军。

经过拿破仑 3 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支新军开始初具规模，尽管编制尚未臻完善，特别是由于军马不够，骑兵缺编严重。事实说明，这对于获取敌人行动的情报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

到 3 月底，当贝尔蒂埃回到指挥岗位时，拿破仑已在弗朗科尼亚集结了一支共约 85000 人的打击力量，即由第 3、第 4、第 6 军、近卫军和一个骑兵军组成的“美因军团”。这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正在奥得河一线集结的普俄联军，后者只不过大约 5 万人。

得知法国守军撤离汉堡的消息，拿破仑曾命令欧仁派达武去那里挽回败局。正在德累斯顿与普军相峙的达武接到命令后即炸毁了易北河上的桥梁，撤出了萨克森首都。这又激怒了拿破仑。3 月 28 日他对欧仁写道：

这位元帅（达武）在德累斯顿撤退期间的所作所为说明他的战争观念何其荒谬和愚蠢。

4 月中旬，这支打击力量（美因军团）开始穿过图林根森林沿着 1806 年 10 月耶拿战役开始时大军团所走过的同一道路北进。事实上它同时穿越昔日扎尔费尔德、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等旧战场。4 月 14 日拿破仑离开巴黎，经过 40 个小时的跋涉于 4 月 17 日抵达美因茨。美因茨是全军右翼的主要补给基地，拿破仑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视察部队后方勤务。这里的所见所闻，都难以使他称心。到达美因茨的当天，他曾给在巴黎的财政大臣莫林伯爵发去一函，他气急败坏地写道：

我们的财政体制完全乱套了。我不得不浪费数小时去清理这团麻，并和那些低级官员打交道。我已告诉你美因军团与易北军团要完全分开，各军团均应有各自的军需官。你只要费点神看看地图就会发现马格德堡的军需官正处在激战之中，根本无暇顾及美因茨的事情。我们这里并不缺少金钱，我们缺少的是健全的体制。

同一天他还抽空就战斗训练问题给第六军军长上了一课。马尔蒙是炮兵出身，拿破仑也许认为他在步兵战术方面不甚精通。他在信中指出：

我坚持认为最重要的战术动作就是组成营方阵营、连指挥员必须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实施这一机动。这是对抗敌人骑兵冲击和救助全国的唯一办法。依我看，你的司令部的动作没有一个不是慢吞吞的。应每天向他们讲解这一原则，把它灌输到他们的脑海里去。

决不能给你的西班牙营以逃跑之机。决不能派他们去执行分遣队、前哨和警卫等分散勤务，必须使之经常保持集中状态，并置于法军各营的监视下。

4 月 25 日拿破仑进至埃尔富特，29 日抵瑙姆堡，30 日将大本营设于魏森费尔斯。此时他又从贝唐德的第 4 军抽调了两个师组建了一个新的第 12 军，由乌迪诺指挥。乌迪诺还另外得到了两个巴伐利亚师，而贝唐德则补充

了一个意大利师和一个符腾堡师。

此时，拿破仑早已命令欧仁将易北军团主力南移，至哈雷和梅泽堡之间萨勒河下游的左岸集中。因此到4月30日，美因军团（85000人）即与易北军团（6万人）会师。先头军随即奉命跨过萨勒河向东开赴莱比锡。

由于缺少骑兵，拿破仑难以确知敌人的兵力及其部署。事实上敌军广为分散而且颇为混乱。库图佐夫元帅不久前还因其战功被封为斯摩尔棱斯克亲王，3月25日于西里西亚去世。当时停驻于德累斯顿的沙皇下令维特根施泰因伯爵继任联军总司令。维特根施泰因正在将其军团主力向莱比锡以南15英里皮高附近的埃尔斯特河集中。他意识到莱比锡将是拿破仑的第一个打击目标，他企图在法军渡过萨勒河后攻其右翼。眼前，联军可动用的兵力有俄军35000人，布吕歇尔指挥的普军33000人，另外还有一部兵力在克莱斯特率领下据守莱比锡。这样，在数量上，拿破仑占有二比一略强的优势。

在这行军途中，拿破仑以锐利的目光察看那蜿蜒穿过图林根山谷前往莱比锡的部队。一切征兆都似乎是称心如意的。士兵们都热情洋溢，进军行列本身就令人鼓舞。老兵们向新兵们讲述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当年大捷的故事，使他们精神振奋。

这时同盟国军队也以同样坚强的决心向西挺进。沙皇和普王曾联合向萨克森国王发出带威胁性的敦促书，要他参加他们一边，但没有得到答复，他们于是入侵他属下各邦。

弗里德里希·奥克斯都当即逃入波希米亚。他信赖维也纳曾经提出的保证，这就是如果他参加哈布斯堡王朝的武装调停，就可以保有他在德意志的各处领地。但就目前来说，萨克森势必成为民族统一与拿破仑帝国统治这两个对抗原则的战场。

他们在吕岑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战场上交战。不仅这个地方所引起的各种联想有助于鼓舞士兵作战的热情，而且双方统帅的威望也使士气振奋。

一方是伟大的征服者拿破仑本人，虽然遭受过文明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他的才能和威望依然光辉未减。他的对手是一些同他一样坚决的人。顽固的老将库图佐夫患病以致最终死亡，结束了俄国阵营里一直拥有势力的斯拉夫主和派的阴谋活动。统帅权现在转移到维特根施泰因手上，他精力比较充沛，全神贯注在工作上。

最振奋人心的是布吕歇尔的影响。这位坚韧不拔的爱国者，似乎是旧制度和新时代的最优秀品质兼于一身。他在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的教育下，学到了严峻作风，在民族国家形成时代的曙光中出现的蓬勃的朝气，又给他这种作风以新的活力。他具有扎扎实实的实际见识，能够一下子就抓住要害，不像那些思想更精细的人纠缠于枝节问题；他以战友的情谊对待士兵，赢得了每位士兵的热爱；他还有那种从来不知畏惧的勇气。

此外，他对拿破仑的深仇大恨，占据了整个心灵，使他的这些优点得到最高度的发扬。在那拿战役后的黑暗日子里，他的勇敢部属被迫退到波罗的海沿岸，由于寡不敌众而屈服了，从那时起，对横蛮的征服者报仇雪恨的愤怒之情，就在他心里积蓄起来。在苦恼的时刻，他常常想象眼前有个敌人，举剑猛刺，口中喊出——拿破仑，以此解闷。

这种几乎是撒旦才会有的深仇大恨，支撑着这位老人熬过蒙耻受辱的整整7年，使他在72岁高龄仍有着青年人那样的精力。

他在技能和科学方面的欠缺，有两位得力助手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诺给

他补足。前者善于组织，后者长于战略。沙恩霍斯特组成了普鲁士国民军之后，在第一次战役中不幸受伤身亡。他的参谋长职位不久就由格奈森诺接替。在格奈森诺的性格中，军人的刚毅同科学思想家的冷静恰当地融合在一起。他和布吕歇尔很协调，关系紧密而诚挚。

布吕歇尔在接受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时曾经打趣地表示感谢这位战略家对他的帮助，他说：“好吧，如果要我当医生，他们一定要让格奈森诺做药剂师，因为他制出药丸，我才能处方下药。”

自5月初两军已正式接触。

5月1日上午，法军渡过萨勒河，在魏森费尔斯至梅泽堡之间以10英里宽的面向东挺进。内伊的第3军和贝西埃尔近卫骑兵为右路纵队前部，马尔蒙的第6军殿后。左路纵队从梅泽堡前进，以麦克唐纳的第1军为前锋，劳里斯顿的第5军殿后。贝唐德的第9军和乌迪诺的第12军在两个纵队之后跟进。这一行军序列是拿破仑营方阵战略路线的出色范例。它可以随时与正面之敌或翼侧之敌进行遭遇作战。

渡过萨勒河不久，近卫骑兵就在里巴赫小溪与敌前哨遭遇。俄军第一次炮火齐射就击中目标，贝西埃尔被一颗炮弹炸死。他是第二个丧战场上牺牲的拿破仑的元帅。

正直、坦诚的贝西埃尔不幸牺牲，使拿破仑深感悲痛。

夜幕降临时拿破仑随内伊前卫到达吕岑。这是莱比锡西南12英里的一座小镇，1632年11月16日著名的吕岑会战的古战场，瑞典国王斯诺夫·阿道夫就战死在这里。往北再去4英里之地，欧仁的先头军，麦克唐纳的第11军已抵达马克朗斯泰特，最左端劳里斯顿的第5军已奉命向莱比锡进军。

上午11时，吕岑会战正式打响。首当其冲的就是几位意志坚决的普鲁士将领和他们统率的33000普军。维特根施泰因和他统率的35000俄军斗志较差。但如果当时驻在埃尔斯特河畔、由米洛拉多维奇统率的第四支俄军及时赶到，那一仗也许以同盟国军获胜而结束。他们的计划是在吕岑以南约五英里的地方，渡过一条名叫弗洛斯格拉本的小河，猛攻法国先头部队占据的格罗斯格岑、拉纳和斯塔西德尔等村庄，并横切拿破仑向吕岑和莱比锡进军的路线，使法军陷于混乱而溃散。

刚刚交战时，法军内伊军团的一个先头师正在埋锅烧饭，但内伊很快稳定了局势。

内伊的一个师——苏阿姆师早已加强了格罗斯格岑村的防御，准备固守。当时在同盟军总部的卡斯卡特勋爵对法军的阵势曾作如下描述：

“这地方没有树木遮掩，一片旷野，但有山有谷，地形复杂，有许多低洼小道和急流小溪纵横交错，小道要走近才能看见。敌军部署在一道长山脊背后的一连串村落里，前面有一条低洼小道，左边有一条可以漂浮木材的小溪。他们正等待着同盟军的逼近。他有很多大炮。旷野上的炮兵阵地，有排成实心方阵的大群步兵予以支援。他们的作战计划，是用炮兵和步兵攻击格罗斯格岑村，同时以一支强大的骑兵从敌人右翼抄过这些村庄，插入敌方阵线，从而切断村庄里敌军的后援。……担任这次攻击的普鲁士后备军骑兵队，以极大的勇敢执行任务，但他们要进到低洼小道，就遭到密如雨点的大炮葡萄弹和滑膛枪弹的射击，无法穿过。

敌军显然下了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固守那些村庄，因此形成了一个据点多次得而复失、攻守双方都付出极大代价的局面。骑兵多次企图突破法军战线，有几次曾经成功地突入方阵，砍倒步兵。

但波拿巴从莱比锡那边调来了军队，并集中了他所有的后备力量，到了天将入黑的时候，向同

盟军右翼发动进攻，以几组不断向前推进的大炮给予火力支援。这个作战运动的灵活性，使我方右翼最靠近中军的几个旅以改变阵线为宜。由于我们左翼的全部骑兵都奉命转移到右翼来打退这次进攻，我以为还有希望看到波拿巴及其全军一并毁灭。但在骑兵到达之前天就黑了，除了炮火的闪光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当时的情况是，战斗在吕岑南面和东面全面铺开。格罗斯戈斯岑和卡加等村庄数易其手。当时在吕岑的拿破仑本来希望战斗最好在更北面一点的莱比锡附近爆发，但当他一听到南面传来隆隆炮声时，就跑马飞驰，直驱 3 英里，赶到格罗斯戈斯岑，亲自指挥作战。

内伊的第 3 军奉命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牵制住敌人。马尔蒙的第 6 军奉命靠拢，在内伊的右侧投入战斗；在更南面的贝唐德的第 4 军奉命攻击联军左翼，近卫军也奉命向炮声集中的方向前进。

整个下午，战斗异常激烈，你进我退，杀得难解难分。内伊军伤亡惨重，呈现不支之势。然而拿破仑却毫无顾忌，将身体暴露在战场之上，亲自督战，激励斗志。

拿破仑命令德劳特将 80 门大炮集中使用，重施瓦格拉姆战役故伎，朝着联军中央猛烈轰击，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即双 16 个营的青年近卫军由缺口发起进攻。

但是联军的队伍依旧岿然屹立，布吕歇尔骑兵还有力地发起了几次冲击。

同盟军伤亡惨重，其中有沙恩霍斯特，他受了重伤，终于死去。但布吕歇尔远没有因战败和自己负伤而气馁。天黑后，他率领七个骑兵连向战胜的敌人反攻，使他们一时陷于慌乱，并且一直冲杀到掩护拿破仑的那个方阵。据当时在法军总部的萨克森大尉冯·奥德勒本说，皇帝对这次大胆突击有一阵子茫然不知所措。这时他手上的骑兵连太少，不敢反击。

入夜后，双方都已筋疲力竭。同盟军方面，伤亡 1 万人，但没有一个被俘，也没有损失一门大炮。法军损失差不多同样惨重，而且有 5 门大炮和 800 名战俘落在布吕歇尔手上。双方军队都在战场上扎营。但同盟军由于弹药快用完了，而且听到消息说洛里斯托纳已经把克莱斯特赶出莱比锡，因此决定向德累斯顿方面撤退。

就在这场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亚里山大与威廉国王正好赶到了。吕岑战场上枪林弹雨，炮声隆隆，左右人士纷纷敦促沙皇退避，但他却回答：“这里的枪弹不会射中我。”并且一直留在战场。

会战的当晚，他辗转反侧，夜不成眠，径直前去唤醒普鲁士国王。国王经一天的劳累，正在住处酣睡。此时，他睡眼朦胧地听沙皇讲到联军损失惨重，次日不宜再战，不禁勃然大怒，便从床上坐起身来，神情不大自然地嘟哝着，“这我了解！如果我们开始后撤，我们将不仅要越过易北河，还将越过维斯杜拉河。如此走下去，我会认为自己又一次到了梅默尔。”他从床上跳到地上，又补充说，“这是又一场奥尔施泰德之战！”

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两人又决定把吕岑战役看作联军方面的胜利。向维特根斯泰因颁发了圣安德烈勋章，布吕歇尔也荣获二级圣乔治勋章。至于拿破仑，他则向军队宣读措词强烈的声明，宣布，“我们要把这些鞑靼人赶回冰天雪地的不毛之地。他们必须在恶劣的气候下苟延残喘，不得越雷池一步。让他们回到野蛮腐朽的奴隶制下，满足于自己的生番状态！”

## 二、包岑屠场

一个美丽的春天早晨，原野上新绿葱翠，点缀着整齐的村庄——幽静的萨克小镇包岑现在成为拿破仑与同盟军决战的屠场。

望着满身鲜血的迪罗克，拿破仑悲痛欲绝他说：“罗克，还有另一个世界，我们将在那里重见。”

尽管吕岑一战，联军不得不撤出德累斯顿，但亚历山大丝毫没有沮丧的表现，他再一次向卡斯卡特保证坚持打下去。5月7日，英国在德累斯顿的使臣又再次得到保证，说同盟国不会让步，但“奥地利的大军要到当月24日才能作好行动准备，在这之前，它仍然伪装调停。施塔迪翁伯爵随时可望到达，他将带来关于和平条件的建议。同样的建议也将送往法军总部。收受和拒绝这些建议，将占去大部分时间。”

拿破仑是以征服者的身分进入德累期顿的。他严厉斥责了当地居民对普鲁士志愿兵的支持，命令他们恳请国王从波希米亚返回本国。他向那位倒霉的国王发出了一道严厉的谕旨，要他回来下令顽固据守托尔高的萨克森军队立即把那个地方交给法军。各方面都遵从了他的命令。萨克森军队忍气吞声站到法国鹰旗之下。

正当拿破仑把萨克森从民族事业拉出来的时候，奥地利却要他住手。这位胜利者对此大发雷霆。他在5月17日和布勃纳谈话，把他骂了一顿之后，写了两封信给弗兰西斯皇帝。在比较正式的照会里，他向弗兰西斯表示确实愿意媾和，并同意为媾和而召开一次会议，英、俄、普鲁士甚至西班牙的起义军都可以参加。因此他建议商定停战，以便为会议作必要的准备。

但在另一封信里，他却向他的岳父表示愿意在一切不惜牺牲的法国人队伍前头战死，而不愿成为英国玩弄的对象。他对奥地利的愤慨，表现在他同一天给科兰古的指令里。指令中嘱咐科兰古立刻想办法见到沙皇：“最重要的是同他谈一次。……我的意图是为他建一道金桥，把他从梅特涅的阴谋中解救出来。如果我必须作出牺牲，我宁愿对一个短兵相接的敌人作牺牲，而不愿让奥地利获得利益。奥地利背叛了同我缔结的联盟，并且在出面调停的伪装下，企图取得安排一切的权利。”

为了给奥地利人施加压力，他罢免了作战不力的欧仁，并派他去意大利组织军队。拿破仑敦促他至少用8万人威胁奥地利，并放出空气说不久就会有15万人武装起来。拿破仑一方面在德意志、法国和意大利竭力备战，一方面却扬言即将停战，以便缔结全面和约。

与此同时，他催促军队加紧再次决战的准备。

吕岑会战后，联军向东退至德累斯顿，拿破仑之所以未能实施强有力的追击，有如下几个原因：他一直缺少骑兵，许多部队军纪涣散，加之补给工作也准备得不充分。联军在撤退时得到了米罗拉多夫率领的一支俄军主力军和布吕歇尔普鲁士军的有力掩护。此外，法军追击之所以中途受挫，拿破仑的继子，一直指挥着左翼部队的欧仁亲王的无能也是一个原因。5月4日拿破仑给贝尔蒂埃下令说：

告诉欧仁亲王，他的行军速度太慢了！他的纵队间隔距离太大，以至妨碍整个部队的行动。他的部队车辆太多，而且毫无纪律。他必须明白要严格执行各项规定。先头师行军时不得携带任何辎重。

欧仁平庸无能，屡屡失误，拿破仑为此十分恼火。一星期后，拿破仑解散了“易北军团”，将他这位继子送往一直平静无事的意大利去吓唬奥地利。

作为一个炮兵专家，拿破仑对供给部队的炮弹质量之差极为不满。5月5日他写信给陆军大臣：

在上一次会战期间，令我最为恼火的是眼看着三分之一以上的炮弹不能爆炸。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这是由于在仓库储存时间过久的缘故。它决不是偶然的。对于炮兵部队如此玩忽职守，决不能用“但是”、“假如”一类的话予以原谅。我亲眼看到许多这样的炮弹躺在战场上，他们虽有引信，但没有起爆炸……作为一个炮兵总监竟然将这样不能用的弹药送到战场上来，应当依照军法枪决！

把欧仁赶走以后，拿破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组建了一个新的左翼集团，由内伊领导，包括内伊自己的第三军、维克托的第二军、劳里斯顿的第五军、雷尼埃的第七军和塞巴斯蒂安指挥的一个骑兵军，共约10万人。拿破仑的主力则包括贝唐德的第四军、马尔蒙的第六军、麦克唐纳的第十一军、乌迪诺的第十二军、莫蒂埃的近卫军以及拉图尔莫博指挥的一个骑兵军，共计10万余人。

联军放弃德累斯顿，继续向东撤退。拿破仑5月8日进入萨克森首府，恢复了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王位。法军遭到据守德累斯顿附近易北河右岸的俄军后卫部队的强烈抵抗，易北河对岸地区山峦起伏，树林密布，对于敌人的意图拿破仑大惑不解，5月13日他写信给内伊说：

我正着手收集若干骑兵，我已给拉图尔莫博将军四个师，约12000人。近卫骑兵有4000匹马，还可望随时得到大量增援。我至今还看不出普军意欲何为？诚然，俄国人正在退往布雷斯劳，但普鲁士是否如他们所宣称的也会向布雷斯劳退却？抑或冲向柏林以掩护其首都呢？这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这些就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

翌日他得到确切的情报说布吕歇尔、克莱斯特和约克指挥的普军已取道柯尼斯堡退至通往布雷斯劳的公路上的包岑。因此，柏林已处于无防护状态。

联军打了几场激烈的后卫战，且战且走，退至德累斯顿以东35英里包岑附近的施普雷河上游之后。在这里，他们占领了右岸一个坚固的设防阵地，控制了沿河一线。阵地从包岑向北延伸，长达7英里，并得到东西3英里远处沿山脊平行修筑的第二道防线的增援。山脊俯控一道小山谷，山谷里有克雷克维茨、普雷蒂茨和格莱纳等村庄。这道双重防御阵地由85000名联军据守，巴克利指挥一支俄军生力军为左翼，布吕歇尔、克莱斯特和约克居中，另一支俄军为右翼（南翼），此外沿施普雷河还有一道警戒线予以掩护。联军阵地在战术上是坚强的但在战略上却颇为不利，因为在包岑以南20英里即为波希米亚边境。奥地利至今保持中立，如果普俄联军被迫退入波希米亚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5月19日在侦察敌人阵地后，拿破仑决定以乌迪诺的第12军、麦克唐纳的第11军和马尔蒙的第6军发起正面攻击，牵制包岑附近的联军左翼，同时由内伊直接指挥4个军，在包岑以北7.5英里的克里克斯渡过施普雷河，然后向普雷蒂茨地发起攻击，迂回联军右翼。

第一天（5月20日）的战斗中，法军夺得了包岑镇，但未能把同盟军逐

出南面树木丛生的丘陵地。第二天的战斗激烈得多。5月20日是一个美丽的春天早晨，原野上新绿葱翠，点缀着整齐的村庄，更添景致，黎明时隆隆炮声和散兵线上阵阵的枪声，预示着将有一场激战。同盟国有的君主们在阵地中央居高临下的山脊上，可以观察对面山上敌方的一切行动，英国的代表洛上校（后为赫德森爵士），描述他看到当时正在法军阵地中央附近的拿破仑的情景：

“他在其他人前面约五十步的地方，同他的一位元帅在一起走来走去，走了大约一小时。他穿着一件朴素的制服，佩带一颗星[原文如此]，戴着朴素的帽子，这帽子与他的元帅和将军们的不同，他们的帽子是有羽毛装饰的。在他站立的山脊的左后方，是他的后备队，按骑兵连和步兵营列队，看起来象一支以营为单位的大纵队，人数在15000至两万之间。他从高处退下后，我们看到有几个营被抽到他的左方，空缺又由后面抽上来的其他营补充，后备队的人数看来并没有什么减少。……前来攻击我方右翼的军队继续前进；其余的军队面对我方中军，站在朝向我方阵地的半山坡上，他们在架设于山脊的大炮掩护下，好像对着我方骑兵挑战。……但那一部分军队没有向前推进。他们现在的主要目标，看来是这回包抄我方两翼，特别是右翼。”

事实正是这样。拿破仑正在运用他惯常的战术，以大炮和滑膛枪火力到处攻击同盟军，一直打到他能作决定性的一击。

在这次战役中，决定性的攻击是包围同盟军的北翼。虽然在攻击点的选择上有严重错误，但由内伊统率的庞大军团进攻同盟军右翼，到底把那里巴克莱统率的俄军赶退了。普赖蒂茨村失陷了，同盟军的交通线于是暴露在敌方攻击之下。

因为夺回该村极端重要。这时布吕歇尔在右翼中央，虽然受到很大压力，还是派克莱斯特旅去帮助把该村夺了回来。但内伊着实太顽强了，虽然炮弹像流水般不断倾泻在他的密集队伍头上，却仍然挡他不住。在洛里斯托纳军团的支援下，他又一次逐渐进逼，开始包围同盟军的右翼，大有切断他们的退路之势。

布吕歇尔也受到马尔蒙和贝特朗的猛烈攻击。不错，左翼俄军击退了乌迪诺，使其遭受重大伤亡。但鉴于拿破仑还没有认真动用他的后备力量，同盟军首脑们决定收兵。内伊和贝特朗两军团分进合击，如果不是内伊的行动有问题的话，布吕歇尔的退路就会被切断的了。

内伊在行动之前收到了一个意图并不明确的命令，据说当时拿破仑用铅笔匆匆草拟了一份命令派入送给内伊，要他从普雷蒂茨向东南方向前进，以切断敌人的退路。显然内伊对这一命令并没有理解。这到底是贝尔蒂埃的过错还是内伊的参谋长约米尼的过错，抑或是拿破仑的笔迹潦草的缘故，尚不清楚。然而由于约米尼长期与贝尔蒂埃不和，在这次会战后，他就投奔到联军方面去了。

经过艰苦奋战，内伊于上午10时到达普雷蒂茨村，但按命令他应在上午11时到达。因此，他停下来坐等而不是继续推进。使同盟军能够从容退却。

撤退是从傍晚开始的，同盟军靠各个山头发射出的猛烈炮火和骑兵勇猛冲杀猛的掩护，粉碎了法军企图趁他们撤退而将其击溃的一切努力。拿破仑奋力追击，但始终不能得逞。

如同在吕岑一样，他这时应该痛惜在俄罗斯平原上丧失了的那些曾在许多战场上扫荡敌军的人海巨浪。但现在敌方队伍坚持不溃。普鲁士轻骑兵

和哥萨克骑兵在两翼护卫着，全军列队转移，队形不乱，斗志顽强。

第二天的情景相同，同盟军不慌不忙地后撤，同时凭借一切有利位置向敌方开始猛轰，没有让一名大兵或一辆炮弹车落入胜利者手中。

“什么！”拿破仑说，“这样大屠杀之后，一无所获，没有战俘？”话音未落，一个炮弹落到他的幕僚当中，当场炸死炸伤将军各一名，弗留利公爵迪罗克也被炸得不成样子。

皇帝赶到了草房。迪罗克腹部被炸裂，奄奄一息地躺着。皇帝拥吻他，想方设法给他安慰。大元帅神志还十分清醒，对皇上表示感谢，把女儿托付给他，并祝愿他取得胜利与和平。皇帝异常难过，默默地握着他的手。最后，迪罗克请求皇上派人送点鸦片来，然后添了一句。

“走吧，陛下，快走吧，这场面您看了会受不了的。”

拿破仑紧握他的手，沉默了好久，最后说出这么一句：“迪罗克，还有另一个世界，我们将在那里重见。”

这位宫廷总管大臣回答说：“是的，陛下，但那是30年以后的事，要等到你战胜了你的敌人们，实现了你的国家的一切希望之后。”

经过一段长时间痛苦沉默后，皇帝悲痛地离开了这个也许是他最同情的和最深爱的人。皇帝知道，迪罗克外表冷静而沉默寡言，却怀着一颗诚挚的心，自从两人在土伦初次见面以来，他一向竭诚尽智，忠心耿耿。

走到门槛时，他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强忍住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打湿了衣裳。

他出门后坐到柴束上，一动不动地呆着，连卫队的一条狗跑到他跟前舔他的手也没有感觉到。

拿破仑那天晚上没有接见别人。营地上，人们看见自己的伟大领袖少有的悲哀表情，也就肃静无言，整个气氛变得庄严肃穆。

一连几天，他始终提不起精神。他向玛丽·路易丝透露了内心的悲哀：“他是我20年的老朋友。我从来没有因什么事责备他。他的死是军队最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买下了迪罗克生前的住房，委托乡村牧师为他树立一块纪念碑。

这两天的战斗，不仅使他失去了一位最忠心的战友，而且也使法军损失13500人，联军损失约2万人。拿破仑在包岑的战术性胜利只不过是一场肥皂泡式的胜利。他的战争指导是软弱无力的，他下达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命令，而且他给内伊的自主权也大多了，内伊虽然是名果敢的勇将，但他并没有真正的战术眼光，也没有指挥一个军以上的兵力的能力。

包岑失利使联军处于一种不妙的境地。他们在吕岑之战和包岑之战中接连遭受重大损失，普俄之间也开始出现纷争。沙皇以巴克莱取代了维特根施泰因。巴克莱认为目前难以取得军事胜利，坚持将俄军从西里西亚撤到波兰。于是，拿破仑6月1日占领了布雷斯劳。但是拿破仑的战略形势同样不容乐观，他现在正置身于一个对他充满敌意的国度里。他的交通线过度延伸，日甚一日；他缺少弹药，伤病员也急剧增加。他紧靠奥地利边境，而奥地利的态度近来日趋强硬，倘若他们加入俄普联盟，拿破仑的处境就会更加险恶。交战双方都急欲争取一段喘息之机。于是6月4日双方在普列斯维茨达成休战协议，休战期限为6月底，后又延至8月17日。

6月2日，拿破仑曾向陆军大臣解释自己的观点：

这次休战干扰了我的胜利进程。我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一是我缺少骑兵，使我难以实施强有力的打击；二是奥地利的敌对态度……我认为，休战将持续到整个6月份和7月份……假如可能，等到九月份我将实施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我希望到那时我将处于一种足以摧垮敌人的有利态势。

许多权威人士，包括约米尼在内，认为签订休战协议是拿破仑整个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个错误。这段喘息之机，也许更有利于联军，而不是法军，而另一方面，拿破仑的处境则极其危险，6月10日拿破仑在德累斯顿设立了大本营，并在这时挖掘战壕，修建一个强大的兵营，作为下一步作战的基地。然后，他着手改编军队，增强各部实力。他又在汉堡组建了第13军，由达武指挥，该军在驻地修筑了强大的设防工事，成为防卫北德意志及其左翼的支撑点。

7月1日，拿破仑获悉驻西班牙法军在维多利亚遭到威灵顿的毁灭性打击，立即将一直指挥其近卫军的苏尔特派往西班牙统一指挥驻该国的法军，试图坚守埃布罗河一线，顶住威灵顿。

到7月底，拿破仑又重新调整了军队部署，以应付奥地利一旦加入联军可能带来的危险，这一可能性正一天天变为现实。拿破仑的主力部队已超过20万人。集中在易北河至博伯尔河之间。

另一个独立集团由第4军、第7军、第12军和第3骑兵军组成，计72000人，在乌迪诺指挥下，集中于易北河和施普雷河之间的维滕贝格至卢考地区，准备向柏林发起冲击。

的确，吕岑和包岑两场血战使联军损失惨重，急需得到喘息的机会。

就包岑决战进入第二天时，亚历山大整天不离战场，维特根斯泰因守在他身边。他通过望远镜能看见对面阵地上拿破仑的灰色大氅和宽大的军帽。下午四时，沙皇见俄普阵线在法方压力下后撤，便转身对维特根斯泰因说道，“我不想目睹我方溃不成军。下令撤退吧。”说完，他飞马便走。

傍晚，联军的两位君主策马向通往赖兴巴赫的大道驰去。亚历山大试图安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威廉神情忧郁，听而不闻。最后他叹道，“我确实期望过高。我们原来是要往西行进的，如今却往东撤退……如果上帝垂怜，不让我们的共同努力功败垂成。我们就应当向全世界承认，胜利的光荣全赖主恩。”听到这番话，亚历山大浑身战栗，仿佛这正是自己的肺腑之言。

这两场血战，使他们充分了解了拿破仑的战斗意志，他们需要赢得时间，争取将奥地利拉入自己的阵营。

现在，他们前线的军队处于混乱状态。亚历山大已派巴克莱接替维特根斯泰因。巴克莱现在坚持要把俄军撤退到波兰。

这一建议引起普军参谋部表示最强烈的反对。米夫林极力劝说：这样自认虚弱，将使士气沮丧，并使原已答应迅速派兵支援的奥地利政治家们感到失望；同盟军可以凭借里森山脉的屏障，抗击拿破仑的进攻，等待奥地利军队的到来；施魏德尼茨要塞可以掩护他们退却，西里西亚的国民军可以补充他们的兵员缺额。因此，沙皇命令巴克莱向施魏德尼茨撤退。

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两件令人失望的事情。

1807年被法军拆除了设备的要塞迄未修复。在奥地利购买的给西里西亚国民军使用的两万支滑膛枪没有着火眼。

巴克莱再次声称他一定要撤退到波兰，只是由于拿破仑提出了休战，他

才没有走这一步。如果真的走了这一步，整个军事和政治局势就必然会陷于不利。

命运之神似乎已不再垂顾拿破仑了，他并不了解普俄将领们的分歧。如果同盟军总部里的真实情况可以探知，拿破仑什么代价不愿意出呀？然而没有间谍事先告知他这个情况。由于他的本能促使他改变原定方针，以便准备给奥地利应有的惩罚，所以他继续进行停战交涉。

他不再象以前那样走运了。

### 三、拿破仑签署了自己的死刑执行令

拿破仑告诉他的外交大臣：“我们一定要赢得时间。”他与联军达成了为期一个半月的休战协定，不想这个协定就是他自己的死期执行令……

尽管奥地利早已秘密地向亚里山大允诺将加入反法同盟，但拿破仑并不知情。最初，他对奥地利还是抱有相当的幻想。离开巴黎之后，他曾多次写信给路易丝，除向爱妻问候外，也希望能通过路易丝做通岳父弗兰希斯的工作。

他敦促她影响他父亲的感情，阻止奥地利参加同盟。拿破仑在信中写道：

钟爱的路易丝：

我于16日半夜抵达这里，因此在路上只花了不到40小时的时间。我曾在宿夜处给你草成一笺。我身体安康。今天没接到你的信。我很想知道你身体可好，在做些什么。告诉我你很听话，你是勇敢的。我戎马住您，你会想象得出有好多事需我去做。宫廷总监尚未抵达。再见，我温柔的爱人。吻小罗马王一下。

Nap

我亲爱的、温柔的恋人：

刚接到你15日信。它深深地感动了我。信中充满种种善良、甜密的思绪和情感。我急切地要你开朗、欢快、身体好。你知道我的幸福需要你的健康。吻我儿双眼。请给弗兰西斯爸爸每周写一封信，把军务详情寄他一份，转告我对他本人的眷爱。我身体很棒。一整天都在马背上视察我的碉堡要塞。整个大军都在行进中。再见。我钟爱的路易丝，像我爱你那样地爱我吧，如果这是你们轻薄、轻化的女性所能做到的话。一切属于你。你的丈夫。

Nap

钟爱的路易丝：

今天天气很糟，我着了点凉，正咳嗽。不过今天夜里可望恢复健康。巴黎跟此地的温度相差不少。听说小罗马王很可爱，并且他很爱你，我很高兴。我想他已经忘记了我，虽然孟德斯鸣夫人说并没有忘。为我吻他两下。你大概总有维也纳的消息，有信使嘛。估计明天早晨我要去埃尔富特。军务有进展，萨克森国王去了布拉格，傅靠祖国这些。在易北河与威悉河之间发生了一些小冲突，我方获胜。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你的丈夫。

Nap

钟爱的路易丝：

已接得你21日信。殊感吃惊，弗兰西斯爸爸竟说和平有赖于我。而过去4个月里，他一直并未能得到俄国同意谈判的答复。请将此意告诉他。写信向他说，把事情说成是我不要和平，不对。对方自己还没有同意开始谈判哩！但是如果有人打算不通过谈判而把种种条件作为投降书强加于我，他们就打错了算盘。告诉他小心点，以免自己卷入战争。因为，如果要的是和平，就必须着手谈判。3个

月前我就告诉过他，我准备谈判，他迟迟不回答。路易丝，让他知道，这个国家不会允许俄罗斯和英国欺凌她，或把屈辱、可耻的条件强加于她。我手上握有雄兵百万。而且，一旦法国人民知道有人由于怕得罪英国而牺牲法国，我就会兵源不断、要多少士兵就有多少士兵。将你的信通过奥地利人带去以确保绝密。我身体很棒，虽然这里的天气很冷。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钟爱的路易丝：

刚接到你的信。第一次接到大宰相信时即可复信表示已收到。以后，你的信可以让大宰相办公厅负责写，把给他的报告也寄到那里去。你可让人写信给孟德斯鸠夫人，告诉她下次任命女侍从官时，第一个将推荐她。写信并告诉弗兰西斯爸爸，不要被他妻子对我们的仇视所左右。这对他将是致命伤，是灾难之渊。伊斯的利亚公爵之死令我悲痛不已，对我实在是个震动和打击。他毫无理由地跟侦察兵出去，一半是出于好奇，第一颗炮弹就将他击毙。请送信慰问他可怜的妻子。我身体挺好。请派人告诉意大利总督夫人，总督身体健康。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我的心上人：

4月30日信已接到。从信中得知儿子和你的健康情况，深感欣慰。我身体很好。天气晴朗。我正在穷追敌军，他们已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弗兰西斯爸爸做得不漂亮，他抽回了他的部队，企图借此威胁我。请派人召请弗洛雷先生，你可这样对他说：“他们企图怂恿我父亲反对我们。我召见你来，要你写信给他，皇帝有充分准备，他掌握着百万大军。我可以预料，要是我父亲言听计从，听信皇后的喋喋不休，那无疑地自招灾祸。他不了解这个国家，不了解它对皇帝的爱戴和它的活力、能量。请转告父亲，作为他疼爱的女儿，作为关心他、热爱父母之邦的女儿，我要说，要是任人摆布，不到9月，法国人就会进入维也纳。他将失去一个深深爱着他的人的友谊。”你自己也亲自给他写封信，说出这层意思。我们主要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因为我早就料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我是有准备的。再见，温柔的爱人。

NaP

我的心上人：

已接到你3日来信。从那以后你可能已获悉许多好消息。我已成了易北河两岸的主宰！明天我们将跟踪追击。我军捷报频传，胜利一个又一个。俄罗斯人和普鲁士人丢尽了脸，被打得溃不成军，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亲爱的：

已接到你的信。听说你为我的辉煌战绩高兴，至感荣幸。我诸事顺利。人们在把你的弗兰西斯爸爸引入歧途。梅特涅只是个阴谋家。我已派意大利总督去意大利组织我的军队。一个月后我将在那里有10万军队。不妨通过拉瓦莱特派信使到维也纳你父亲那里去。再见，吾爱。

Nap

我的心上人：

已接到你11日来信。我愉快地读了你给令尊的信。我认为写得颇为得体，恰到好处。我健康状况甚佳。天气炎热得出奇。我已派意大利总督去米兰组织军队对付你父亲。你父亲看来在恫吓我。今晚我召见了布勃纳将军，对他谈了我的想法。我希望他们会掂量掂量，好自为之，无论如何，你不要太着急。他们会挨一顿狠揍的。再见，吾爱。像我爱你那样地爱我。一切属于你。

Nap

钟爱的人：

刚接得你19日玉札，信中写到你和儿子都健康，欣喜不已。我儿该已长大许多，也很会说话了。请画师为他画一幅精彩的肖像。想孟德斯鸠该已告诉你战役的种种详情。我事情顺当、身体好。我希望乌尔岑一役会使维也纳内阁的野心有所收敛。为对付意外，我已在意大利征募12万兵力。这就

是我之所以派意大利总督去那里的缘故。再见，吾囊。我身体很好。一切属于你。

Nap

我的恋人：

你 7 月 1 日来信已接到。很遗憾你在参议院感到不自在。其实，你每月主持一次参议院会议是很不错的。我将于后天、9 日，抵达德累斯顿。你肯定已获悉我们已进入汉堡。我希望为了庆祝吕岑战役大捷，你已令我们的舰只饰满旗帜，并鸣放礼炮。我身体很棒。我爱你，想见到你。请代吻我儿一下。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钟爱的妻子：

已接到你 13 日信。很高兴，听说圣母院的庆典很成功。不要被我的嘱咐弄得不快。这是为了培养、锻炼你，并着眼于未来。你知道，我对你颇感满意。即使你做了什么不合我心思的事，我也认为没什么大不了。你永不会惹我生气，做什么令我不悦之事的。你真是尽善尽美。不过，以后看到什么事我不顺心，我还是要告诉你而不令你难堪。我已下令，一旦决定了做弥撒或演出，不得撤销，不得收回成命。我们两人中没人到场，也可以照常做弥撒、演出。我们不出席不要紧。如在室内演出，可照常将客人领进大厅，予以机遇；只要向他们宣布：“皇帝皇后陛下今晚不来观看演出，客人们可在室内任意欣赏，游玩，尽欢而归。”因此没什么副作用。如在剧院演出，不管我俩是否有人出席，也应照常进行。请向卡法雷利、侍从长和公爵夫人说明这点。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予吾儿一吻。

Nap

亲爱的：

今天我在德累斯顿周围树林里漫游，兜了 20 多里路。晚上 10 时才回来。我健康状况极佳。梅特涅今天下午来到德累斯顿。且看他将说些什么，弗兰西斯爸爸还要些什么。他仍在向波希米亚增兵；我则在加强意大利的兵力。致吾儿一吻；我真想见到他。再见，吾爱。

Nap

亲爱的妻子：

我跟梅特涅作了番冗长的谈话，令人疲倦。不过我身体还很好。你谈到小罗马王好妒嫉的性格，叫我笑了。我真想看看他。为我吻他三下。你在植物园看到大象了吗？我希望过几天能谈判媾和，我要和平，但那必须是体面的和平。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我心上人：

已接到你的信：你柔情绵绵的话语令我快乐、喜悦。我健康状况极佳。他们说，小罗马王是个小调皮。我真想见见他，哪怕一天也好，但目前恐怕还做不到。我想和平会议将于 7 月 5 日前在布拉格召开。前几天见到梅特涅，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城府很深的阴谋家、权术家，尽给弗兰西斯爸爸出坏主意。此人不堪重任，缺乏头脑。祝万事如意。

Nap

我的爱人：

我已收到你 23 日来信和所附美丽的版画像。你真好。不过，我向你保证，即使没有这个，我也会经常思念我钟爱的路易丝。我真想见到你，让我们希望要不了多久就聚首吧。我坦白，我已把你的画像送给姑母特里莎了。她埋怨你，她很喜欢得到你那画像。请再给我一幅。告诉我是谁画的，谁制作的。告诉他，我认为画得很美。再见，吾爱。

Nap

钟爱的路易丝：

已接到你 7 月 2 日来信。我曾为你的健康担忧，因此听说你已痊愈，很高兴。我在派达尔马提亚公爵去西班牙：国王什么也不懂，他不仅不是块军人的料，而且国事治理得也很糟。假如这位亲王去莫尔丰塔尼，他必须微服而行，不暴露身分。你一定不要理睬他。我不许他过问政事，或在巴黎策

划阴谋。告诉大宰相，你同意由他指点你如何行事。我健康状况极佳。可以媾和，如果奥地利不从中浑水摸鱼。皇帝受了梅特涅的骗，而梅特涅则是被俄国人的金钱所收买。他是这么一种人；他认为政治就是说谎。我估计同盟会议两天后就会召开，且看他们将搞出些什么名堂来。假如他们打算把屈辱的条件强加于我，我即对他们发动战争。奥地利将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我感到遗憾，因为这将带给你忧虑和悲伤。但人总不能忍受不公平。英国人把你的外祖母送到君士但丁堡，在那儿上岸，再从那里前往布达佩斯。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钟爱的路易丝：

已接到你7月11日来信。我相信布拉格的会议终于会在两、三天内开幕。我在考虑派维琴察公爵和纳博纳伯爵去。同时我在意大利、在巴伐利亚的军队正在组编中。一旦我们作战，而你父亲卷入战争，这就太不明智了。他将会把自己的国土沦为战场。请把这个意思告诉你父亲。我身体蛮好。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年轻的路易丝自然听从丈夫的吩咐，但是她没有得到父亲的愉快回答。

拿破仑呢？他同样在艰苦地工作着。

在德累斯顿，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人们常见他困得在地图上睡着了。”贡斯当说。晚上为了放松一下，他常去在马可里尼宫橙园改修的剧院。他让塔尔马、乔治小姐、马尔斯和布尔古安等名演员从巴黎来到德累斯顿。整座城市充满了节日气氛。拿破仑和盟友萨克斯国王举行宴会、舞会和音乐会。一回住处，皇帝便埋头工作到深夜。他多次邀请乔治小姐作为朋友来访，通过随便闲聊，开玩笑，他放松了精神，思路又畅通了。

8月初，拿破仑来到美因茨与玛丽·路易丝见面。与维也纳的关系很可能要破裂，但皇帝希望借他与奥地利皇帝女儿的结合恫吓“弗兰西斯爸爸”。此外，他也想让玛丽·路易丝放心，即使奥地利宣布与他为敌，也决不会影响他对她的爱。他在莱茵河畔、在威斯巴登、在卡塞尔与她一起散步，装出一副欢快的样子，可有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忧悉，显得郁郁不乐。他知道巴黎的士气不高，出现了反叛的苗头。朱诺悲惨的死使他极为伤心：朱诺变成了疯子，跳窗摔死在地上。朱诺，可是拿破仑年轻时的又一位好友啊尽管这些情书流露出拿破仑对妻儿的关爱，但其中也不乏对路易丝的欺骗。他将梅特涅作为法奥失和的魁首这多少有欠公允。

的确，拿破仑最初希望妻子以父女之情影响奥皇，但这必须在奥地利大体顺从他拿破仑的意志为前提。事实上，奥地利最初本想通过维持法、俄之间的均势，一方面遏制俄国对巴尔干和波兰的野心，另一方面希望减轻来自法国的压力。但拿破仑却非要将它绑上自己的战车，这是奥地利目前所不能接受的。在无奈之下，梅特涅只好投向沙皇一边了。

对奥地利的骑墙作法，拿破仑早已深怀不满。他将欧仁派到意大利，目的就是有效地牵制奥地利人，令其不敢轻举妄动。

6月2日，他给欧仁的信中写道：“没有比那个朝廷更不讲信义的了。如果我答应它现在的要求，日后它就会要求取得意大利和德意志。我当然什么也不给它。”事态的发展加强了他的决心。法军胜利地开进了布雷斯劳，并且解了格洛高要塞的围。反法同盟似乎摇摇欲坠了。

为了给同盟军和奥地利来一次严重的惩罚，使它们从此一蹶不振，他只需要几个星期来重新组织他那支一度使敌人丧胆的骑兵队伍。那时，他就可以向奥地利泄愤，他就可以击溃匈牙利骑兵，打垮训练不良的奥地利步兵。

为此，他认为短期休战没有用，这对同盟军比对法军更有利。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好像有理由的借口，说要缔结一个令人满意的和约，至少要有 40 天的时间进行磋商。因此他命令他的使臣科兰古坚持赢得足够时间，使法军能在萨克森、巴伐利亚和伊利里亚充分装备起来。

他 6 月 4 日给科兰古的信中写道：“假如我们无意媾和，我们就不会这样愚蠢，在这个时间来交涉停战。”他谆谆嘱咐科兰古坚持以 7 月 20 日为限期，“总是提出同一理由，就是说，我们必须有足足 40 天的时间，来看我们能否达成谅解。”

但他给陆军大臣克拉拉克将军的秘密指示却大不相同。他在 6 月 2 日给这位大臣的信中写道：

“如果可能的话，我打算等到 9 月才给予重大打击。我希望那时我有条件粉碎敌人。但也有这种可能：当奥地利发现我快要动手时，它也许会以乞怜伤感的姿态，承认它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行为是虚妄可笑的。我要写这封信给你，为的是使你彻底了解我的想法。”

他在同一天给外交大臣马雷的信中写道：

“我们一定要赢得时间。要赢得时间而又不致引起奥地利不满，我们就必须使用半年来我们一直在使用的语言——如果奥地利是我们的盟国，我们就什么都办得到。……按这个口径做文章，转弯抹角，赢得时间。……今后两个月内，我就照这个说法添枝加叶，找些题目来派出 20 次信使上报情况。”

但他这些手段并没有迷惑同盟国，亚里山大和威廉都知道停战不是暂时停一下，接着来的将是更猛烈的进攻，除非同盟国和奥地利屈从他的意志。它们尽管在包岑战役中受到了打击，却仍丝毫没有屈服的表现。在停战谈判中，它们不见得有半点怯懦。6 月 4 日，在波伊什维茨签订了停战协定，有效期到 7 月 20 日止。

签订这段停战协定，对拿破仑来讲实际上等于签订了自己的死刑执行令。

但拿破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6 月间，他在德累斯顿接到的消息，再一次增强了他的决心。达武和旺达姆击溃了北德意志的新兵，恢复了拿破仑在易北河和威悉河两河口地区的权力。在这方面，他们现在得到了丹麦人的帮助。

前些时候，同盟国一直设法把丹麦拉过来。但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就是贝尔纳多特的野心。

贝尔纳多特很想获得一大片土地，使他所归化的瑞典得以充分补偿它失掉芬兰这个损失，借此为他将来继承瑞典王位增添光彩。这块土地只能是挪威，而挪威当时合并于丹麦。

1812 年战争中，瑞典要求取得这块土地，作为它出兵支援的代价，沙皇当时已表示同意。

1812 年初，同盟国方面认为如果得到瑞典派 3 万人在北德意志登陆，牵制法军，那是非常可取的，英国政府特别希望瑞典这样做。但英国仍不愿以挪威为代价，来取得与贝尔纳多特的联盟，因为这样一来，就必须把丹麦驱入法国的怀抱。因此卡斯尔雷试图以英国新近征服的瓜德罗普岛来引诱他。如果他一定要取得挪威的话，那末，把瑞属波美拉尼亚和卢卑克给丹麦作为

交换，丹麦难道不会同意？

贝尔纳多特自己也曾一度提出，如果他不能使丹麦在德意志取得补偿，他只要获得特隆赫姆主教领地（挪威北部）就感到满意了。

丹麦绝不肯考虑割让挪威或其任何部分。在同英国谈判过程中，它甚至要求获得汉撒城市。这个要求立刻遭到拒绝。

鉴于丹麦态度顽固，贝尔纳多特坚持瑞典必须获得整个挪威，作为支援同盟国的代价。英国于是签订了斯德哥尔摩条约（1813年3月3日），从而加入了前一年签订的俄瑞协定，把挪威让给瑞典。英国还承诺把瓜德罗普岛割让给贝尔纳多特，并付给他100万英镑，来补助瑞典军队在反拿破仑战争中的给养。

5月中旬，哥本哈根方面已经知道没有希望从俄国或英国得到什么好处。因此，丹麦加入了法国一边；后来事实证明，其结果是破坏这个王国的康宁，造成灾祸。

贝尔纳多特率领24000人于5月18日在斯特拉尔松登陆。但此后他为参加作战而进行的军队组织工作非常迟缓，因此未能派兵给予在汉堡的哥萨克骑兵和爱国者以有效的支援。他表现得不起劲，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沙皇的怀疑。

他听到停战时，生怕结果又来一次提尔西特那样的和约，于是在6月10日写了一封很激动的信，恳求亚历山大不要接受和平：“接受拿破仑强加的和平条件，就是为欧洲建造坟墓。如果出现这种不幸情况，只有英国和瑞典能保持完整。”

至此，贝尔纳多特的野心和对拿破仑的私人仇恨已完全暴露无疑，而且他这时早已派人远赴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去请拿破仑的宿敌莫罗元帅。

但这时，拿破仑仍认为停战协议并没有给他造成什么损害。

目前，同盟军方面的前景看来确实暗淡。在东南面，他们已经丧失直到布雷斯劳和格洛高的全部地方。在北德意志，达武已开始把汉堡建成一座强大的堡垒。这是遵照拿破仑的命令进行的。

这位皇帝给他的元帅的信中写道：“在汉堡还未成为坚强堡垒，还没有几个月的存粮并在各方面作好长期固守的准备以前，我决不会为。”至于商业利益遭受严重损害，他是无动于衷的。

萨瓦里大胆暗示了一下这些步骤在法国商界中引起的不满，当即受到严厉的斥责：“……巴黎银行家们的废话，对我无足轻重。我正在加强汉堡的防御能力。我正在那里建立一座海军兵工厂。几个月后，汉堡将要成为我最坚强的要塞之一。我打算在那里常驻军队15000人。”

他的计划是毫不留情地贯彻执行了。汉堡的财富被有计划地榨取，以供更彻底地制服这个城市之用。没完没了的苛捐杂税，对银行的掠夺，使各阶层切齿痛恨的压迫，这些都是第一步。随后就把两万人驱逐出境：首先是青壮年，说他们危险；后来是老弱者，说他们无用。这个一度繁荣的商业中心，变成了拿破仑在北方的主要要塞，法国人和丹麦人把希望寄托于它，而一切爱国的条顿人则受到它的激发而复仇之心更加强烈。

然而，爱国人士没有因为近来的事态而沮丧。他们唯一的愿望是重新开战。他们唯一的担心是那些外交家们再次出卖德意志的独立。卡尔·米勒大声疾呼：“我们的民族依然太懒，因为太富裕了。让我们学会像俄国人那样到处放火一烧，然后象西班牙人那样各人去找自己的匕首和毒药。对付这两

个民族，拿破仑的军队一点办法也没有。”

## 第三十章 命运攸关的六十天

### 一、癌变的西班牙脓疮

为进行东线决战，拿破仑调走了“西班牙唯一有军事头脑”的苏尔特，法军在维多利亚经历了一次最惨痛的失败……

威灵顿6个星期挺进了500英里，缴获了150门大炮，约瑟夫丢掉全部的家当，“只剩一个拿破仑（金币）”。

正当拿破仑在德累斯顿积蓄力量，准备最后一搏的时候，“西班牙的脓疮”已发生了彻底的癌变。

事实上，这种癌变早在他出征俄罗斯时业已悄然开始了，那时他抽走了西班牙军团中的一部分力量，而杰出的英军指挥官威灵顿已来到了比利牛斯半岛。

由于远赴俄国，拿破仑不能像在巴黎那样比较自如地指挥西班牙的战事，西班牙的局势的恶化便不可避免了。

法国元帅们互相猜忌，加以不服从约瑟夫国王的指挥，兵力就无法及时集中。而拿破仑历次最伟大的胜利，正是靠及时集中兵力而赢得的。他们的作战，处处显出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现象。

先是马尔蒙轻举妄动，以致在萨拉曼卡一败涂地，而如果他晚几天发动进攻，本可以得到约瑟夫14000人的增援。

后来听到萨拉曼卡的消息，约瑟夫命令苏尔特撤离安达卢西亚，以便集中兵力，收复首都，苏尔特却迟迟不予执行。等到约瑟夫、苏尔特和絮歇终于集中了兵力向马德里进军，威灵顿被迫退却。约瑟夫以优势兵力穷追不舍，企图迫使威灵顿应战。但苏尔特又是那么慢吞吞的，致使威灵顿得以摆脱追兵，撤退到罗德里戈城。

从表面看来，约瑟夫在1812年的战役中得胜了。但是，法军向马德里和杜罗河谷撤退，造成了致命的后果。法国当即失掉西班牙南部。

长期困处加的斯的西班牙议会，现在力求实施新制定的民主宪法。对此，城市中思想进步的人们热烈欢呼；但僧侣、贵族、富豪和农民则感到厌恶。虽然议会播下了政治纷争的种子，却也采取了一个非常值得赞许的步骤：任命威灵顿为西班牙各路军队的最高统帅。威灵顿在圣诞节期间访问西班牙议会时，就为下次战役中西班牙各路军队的真正合作进行了准备。

当时，拿破仑心绪不安地注视着西班牙的局势。他研究了马德里发出的报告的内容之后，提出了一个行动方案，至少有希望可以使他的权力不致那么快就被推翻。

这个方案是由陆军大臣克拉拉克将军于1月4日和2月12日先后写了两封信传达的，因为拿破仑同他的哥哥几乎已经断绝通讯。在后一封信中，克拉拉克比较详细地说明：亟需趁英军还未出动，立即采取行动，以扑灭北部各省不断蔓延的造反火焰。信中要求派遣两支法军（北路军和所谓“葡萄牙方面军”）执行这个任务，并对约瑟夫说，他的南路和中路军队暂时足以遏制英军，使其无法推进。信中给约瑟夫规定作战总方案如下：

皇帝命令我向陛下再三申言：必须首先驻跸巴利阿多里德，并将司令部设在该处。必须从该处

派出军队到布尔戈斯公路及其适当地点，以加强或支援北路军。马德里，甚至巴伦西亚，都是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只是你们极左翼的据点，不是集中兵力固守的地方……。要占领巴利阿多里德和萨拉曼卡；竭尽全力去绥靖纳瓦拉和阿拉贡西省；保持与法国的交通往来迅速而安全；时刻准备采取攻势——这些就是皇帝对这次战役的训示，一切作战行动都应该以这些原则为依据……。”

两周后，克拉尔克要求约瑟夫出兵威胁罗德里戈城，使威灵顿以为法军要入侵葡萄牙；还要他向马德里和托莱多征收巨额军饷。事实上，守住马德里只是为了榨取军响，能多榨一日就多守一日。

计划就是这样。它清楚地表明，皇帝深感有必要粉碎西班牙北部的起义。为了对付米纳和他那些严重为患的队伍，拿破仑下令出动的兵力，同他认为必须用以监视葡萄牙边境的兵力一样庞大。

克洛泽尔受命去扑灭北部的起义。拿破仑似乎判定了这位坚强的战将会在威灵顿认真进攻以前完成这项令人厌烦的任务。这个错误的估计，往后要造成致命的后果。米纳毕竟不能迅速击败，那位英国将军也不是拿破仑以为的那样一个行动迟缓、缺乏胆略的统帅。

况且拿破仑尽管过去已有许多经验教训，这次还是没有把信使被俘或绕道而行所造成的延误估计在内。然而这两种情况，这次是空前严重。克拉尔克1月4日的第一件紧急公文，直到2月16日才送达约瑟夫。约瑟夫正在半心半意地执行这些指示时，上面引述的那些指示于3月12日到达了，于是又得改变军队的部署。这样一来，为了粉碎北部的叛乱，就削弱了对付威灵顿的兵力。可是，抽调出来的军队，迟至3月底才派往北部，结果这项艰巨的任务还未完成，英军的统帅就拔剑出鞘，投入战斗，使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有人对约瑟夫行动迟缓，严加责备。但事实上当时他已陷于绝境。他在西班牙为王，有如身处牢狱，如今眼看四面墙壁一齐移动，向他压过来了。

北部的叛乱者截住了法国公文的来路，因而能针对他要采取的行动，先发制人，阻挠他执行拿破仑的计划达数周之久。最糟糕的是，拿破仑还调走了他军中的精华。1200名军官、6000名军士和大约24000名久经锻炼的兵，一队队被调回法国，借以加强和坚定新兵队伍，并充实近卫军那些基本的步骑队伍。

奇怪的是，拿破仑没有从西班牙撤出全部军队，留在那里的仍然超过15万人。然而，他丢了一支又一支军队之后，除巴伦西亚之外，西班牙各地的民众都拿起武器来了。

北部民众坚持抵抗，克洛泽尔虽然全力以赴，打了好几个星期还是压不住，终于宣布必须用5万兵力，花3个月时间，才能打垮这些山民。最严重的是，据悉威灵顿正在葡萄牙边境集结一支庞大的军队。

甚至到这个时候，拿破仑还是看不清他哥哥所处的地位多么荒谬可笑。约瑟夫是个暴发户，却处身于世界上最高贵的贵族之中；是个倒了媚的国王，却要在一个注重威仪的民族面前硬充君王的排场；是个仁慈的统治者，满怀诚意，力求争取民心，却被迫向这些易动感情的民众横征暴敛；是个贪图享乐爱逍遥的懒汉，却受巴黎的命令所驱使，要采取暴烈的行动，既不敢不从，又执行不了；是个但愿太平无事、整天为自己的涟康操心的庸人，却给压了担子，要驾驭那些暴躁的法国元帅，要镇住一个国家，还要把威灵顿困在一隅。

假如杜罗河一线的法军由一位能干的将领去指挥，拿破仑那么强调的兵力集中，毫无疑问会非常见效。但这里的局面，又因西班牙战场上最能干的法国司令官已被召回而岌岌可危。

威灵顿后来说，在战场上跟他交过手的法国元帅，除了马塞纳之外，就算是苏尔特最行了。他有些缺点。“他对临阵指挥不十分熟悉。他是个优秀的战术家，懂得怎样带兵上阵，但上了阵就不太懂得怎样用兵了。”尽管如此，事实上苏尔特同威灵顿历次交战，除了在波尔图失利之外，总是立了功的，虽然战绩未必很辉煌。然而，他现在被召回了。

诚然，这个爱虚荣而又有野心的人，严重得罪了约瑟夫国王。萨拉曼卡战役之后，苏尔特对约瑟夫公然侮慢。他起初拒绝撤出安达卢西亚，不但如此，还暗地里向六位法军将领表示担心，说约瑟夫同设在加的斯的西班牙民族政府进行谈判是出卖法国。

波拿巴家族的人是容易激动的，苏尔特这种背后搞鬼的做法使约瑟夫怒不可遏。他立即派德普雷上校去见拿破仑，要求马上把苏尔特召回。

但当时身在莫斯科的拿破仑却作了措词谨慎的答复，说苏尔特的怀疑并没有使他感到多大的惊讶，许多国法将领都有同样的怀疑，认为约瑟夫宁可要西班牙而不要法国；说他不能召回苏尔特，因为苏尔特是“在西班牙唯一有军事头脑的人”。可是，中欧战云密布，拿破仑终于改变了决定，把苏尔特召回。

现在，西班牙战场上肩负重任的法军司令官是儒尔当。他是约瑟夫的副官长。他过去也担任过这个职位，因1809年夏季犯了错误而被免职。他现在51岁了，健康日趋衰退，要他去领导那些难于驾驭的将领，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担负这种需要极大魄力的任务，是完全不适宜的。

就西班牙来说，现在拿破仑真正感兴趣的只是北部和东北部。他只要牢牢控制住埃布罗河以北各省；至于约瑟夫能否在马德里称王，他好象不大在乎。他所关心的是不让英军接近杜罗河一线，同时在北部和东北部建立法国的统治。

正当法国在西班牙的事业土崩瓦解的时候，西班牙爱国者的事业却由于威灵顿发挥了他的组织天才而日益巩固。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很快就提高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各支军队的战斗效能。加以英国援军大批到达，他就能在5月初调集7万英、葡军和3万西班牙军向东挺进。

此时，默累军队把絮歇牵制在巴伦西亚省，克洛泽尔在纳瓦拉又自顾不暇，这样一来，约瑟夫在杜罗河一线的兵力就太薄弱，抵挡不住威灵顿进攻的怒潮。这时在萨拉曼卡和巴利阿多里德之间的地区，只有大约45000法军可以投入战斗，其余都留在塔霍河盆地，提防同盟军从那条路线突进。

威灵顿向好几个地点发起佯攻，继续迷惑敌人，同时则准备一支强大的兵力，从托尔梅斯河和埃斯拉河浅水处，涉水突进。他完全成功了。

约瑟夫和儒尔当正迟迟疑疑地在莱昂集结军队的时候，同盟军已开始北面进行决定这次战役胜负的一系列迅速的侧翼迂回运动。威灵顿用强大的左翼一直抄过去，迫使法军退出一个又一个坚强据点。托尔梅斯、埃斯拉、社罗、卡里昂和皮苏韦尔加等大小河流，都阻止不了威灵顿的前进。

对于法军这次仓皇退却，官方的辩解是由于缺乏粮秣，但根据汤姆金森和西蒙斯这两位英国军官的日记所说，他们发现埃斯拉河和埃布罗河之间的地区，大部分土地肥沃，粮食储备充足。当时在著名的轻步兵师的西蒙斯又

说：英军的来福枪队自结束冬营生活以来，从未放过一枪，一直进到埃布罗河源附近的山地，才跟法军发生了一场小接触。

法军当时的确有必要撤退，使约瑟夫的军队同克洛泽尔将军和富瓦将军的军团取得联系，前者在纳瓦拉，后者在比斯开。约瑟夫已经发出紧急命令，召回这两个军团。因为，正如他对克拉尔克解释，这时首要的任务是打败威灵顿，把威灵顿打败了，西班牙人的游击战就会瓦解。

但是，克洛泽尔和富瓦不是听令于国王，而是听令于巴黎的。直到6月5日，约瑟夫还没有得到克洛泽尔只字的回音。6月15日，克洛泽尔终于从潘普洛纳来信，说他已经收到约瑟夫5月30日和6月7日的命令，并将率军前来。

但是，克洛泽尔集结队伍的工作相当困难。他在6月22日终于来到维多利亚附近，这时，法国在西班牙大势已去，败局无可挽回了。

约瑟夫一路狂奔，到了接近埃布罗河源的地方，又一次感到与国内交通受到威胁，于是离齐埃布罗河主流，沿着支流扎多拉河的峡谷而上，进入维多利亚盆地，精疲力尽，在此止步。

约瑟夫和儒尔当决定在这里打一仗。法军司令部里，照例是互相指责。“儒尔当又气又病，不出房门；国王也同样不露面。”很少发出什么命令。城里塞满了一队队的运输车和各种类型的车辆。这样，直到那个不祥的夏至日的早晨，最后一批运输车队才在3000军队的护送下出发，开回法国。尽管如此，约瑟夫本来还有希望守住阵地。诚然，他手下只有7万人，也许还不到。但在19日傍晚，他就知道克洛泽尔已经从潘普洛纳出发。

他立刻传令要克洛泽尔兼程前来。这份文书却落入敌人手中。

这样，约瑟夫恃着有一支毕竟没有到来的援军，就与同盟军对阵。

法军左翼扎在普韦布拉附近、耸峙于扎多拉河畔的几座山丘上，山势险峻，只有一条狭道可通。中军据着一条不那么陡峭的山脊，这条山脊蜿蜒向北，与扎多拉河中段平行。再往上游，河道急转，成一锐角，护卫着山的北翼。如果敌人敢于进犯，迫使他们撤出这些高地，他们仍然可以退守维多利亚附近两条较矮的山脊。

但是，这些有利的自然条件未被充分利用。法军没有破坏他们阵线前面的几座桥，兵力又太分散。由“葡萄牙方面军”组成的法军右翼，在雷那将军率领下，守卫着维多利亚北面的桥梁，与据守西面山丘的主力相距五英里，因而无法保持联系。

阴沉的天空破晓了。大雨纷飞，雾气飘摇。在雨雾的掩护下，希尔所部向普韦布拉的陡峭山头挺进。西班牙军的一个旅，在莫里洛将军的带领下，敏捷地爬上了西南面的山坡，在靠近山顶的地方取得了一个立足点，得到增援后，牢牢守住了阵地。

这时，希尔属下的其余部队穿过普韦布拉山下的隘口，经过一番激战，从敌人手上夺取了苏比那纳村。约瑟夫和儒尔当从中军调兵过来，但已无济于事了。他们无法把英、西联军从其已占领的村庄和高地驱逐出去。威灵顿的主力这时也在推进，要攻打那些据守扎多拉河对岸山脊的法军中军。

洛雷厄姆则向北绕了很长一段路，通过十分崎岖的地带，以求乘雷耶不备，突然袭击，把他从维多利亚北面的桥梁赶走。在这次进军中，朗格上校率领的西班牙非正规军给他们做向导，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格雷厄姆所部得到这些人的巧妙掩护，因此直到他们发起进攻的一瞬间，雷那还不知道英

军一个师已近在眼前。

在中段也是这样，一位西班牙农民告诉威灵顿，特列斯·普温特的大桥没有人防守，还带肯普特的一个旅通过很多岩石的地带，进到距离目标很近、易于发起冲锋的地点。

大桥被英军夺得了，约瑟夫的前哨据点全部被包抄，皮克顿因此有充分时间调集人马。他的所部顽强地向陡峭的山坡挺进，法军中军本来已经削弱，同时在北面也受到袭击，因此在皮克顿的进攻下动摇起来了。

约瑟夫的左翼在希尔的轮番猛攻下，也开始动摇。远处的炮声，表明格雷厄姆与雷耶正在激战，阵阵传来，搞得约瑟夫心烦意乱，开始把防线向维多利亚方面转移。法军在阿林茨村坚守了一阵，但皮克顿所部不容抗拒，突破了法军的后卫。于是，在首尾约3英里的崎岖不平的地面，法军且战且走，走到维多利亚城边的山坡上，英勇地作了最后的抵抗，用炮火大量杀伤了进攻者。

但是，英军第四师冒着硝烟弹雨冲上去，占领了俯临法军左翼的山头，这一仗的胜利也就成了定局。法军只能趁雷那还顶得住格雷厄姆优势兵力的时候，赶快退却，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然而，雷耶那边终归也顶不住，经过多次反复，最后退入维多利亚城。这座城镇决非避难之所，而是难以逃生的陷阱。因为格雷厄姆已派一支分队进据直通法国的公路上的杜拉纳镇，堵死了法军的主要退路。

约瑟夫的军队现在陷入了可悲的困境。他们被困在维多利亚奎塞不堪的街道上，被英军阵地射来的炮火打得七零八落。三支法军的残部像潮水一般在街上涌来涌去，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们离城往东，向潘普洛纳逃走。

英军轻骑队在东北方平原上扫荡，他们更是拼命快逃。一条通过沼泽地带的狭窄堤道，很快就挤得水泄不通。法军个个失魂落魄。炮兵们斩断了牵引大炮的绳索，骑马飞跑。一车车挤得满满的原来叫做风流、现在吓得发疯的女人，一车车堆得满满的弹药、军需品、百宝箱，还有将军们和约瑟夫的宠臣们在五年战争中掠夺勒索得来的战利品，统统给丢下不管，乱成一团。儒尔当的元帅司令杖也给弄丢了，威灵顿把它送交摄政王。作为答谢，这位摄政王封威灵顿为元帅。

威灵顿这位英军统帅的雄才大略终于得以充分发挥。他在6个星期内挺进了500多英里，跨过了6条河流，乘纳瓦拉民众在敌后进行叛乱的有利形势，在维多利亚给法军以致命的一击。这一役，拿破仑丢了151门大炮，他为在半岛作战而储备的军需物资丧失殆尽，就连西班牙本身也保不住了。

至于约瑟夫，他抛弃马车，跨上马背，逃回法国，到达圣让德吕兹时，“只剩一个拿破仑”。

当时他还对他的王后说，他向来宁愿当个平民，不想临朝听政，过那种富丽堂皇而又骚扰不安的生活。他这种性格，的确是拿破仑对西班牙政策的许多弱点之一。这个政策，竟然交给一个好好先生去负责执行，这个人只适宜在那不勒斯优游自在，不适宜在马德里承担这样艰巨的苦差。

拿破仑此刻看到了自己这一错误的严重性。7月1日，他命令苏尔特立即从德累斯顿赶往巴黎，找到克拉拉克，然后两人一同去见康巴塞雷斯；作为副总司令，苏尔特应在那里重整旗鼓，复兴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事业。另外派人代替约瑟夫摄政。

当初他离开巴黎时，曾想过把西班牙的最高指挥权交给苏尔特，要是那

样做了，这场灾祸决不会发生。半岛战争后期的情况表明，苏尔特确实有才能，拿破仑没有错信。

然而，无论苏尔特重新集结溃散了的法军这个工作干得如何出色，无论克洛泽尔和絮歇的调遣如何巧妙，无论潘普洛纳和圣塞瓦斯蒂安的防御如何顽强，都不能挽救法国在西班牙的败局。最后几次作战行动，结果只不过是恢复了法军的声威，而正当萨克森平原的战局胜负未定之际，却把 15 万大军拖住在西班牙。

## 二、走运的梅特涅

为争取奥地利，拿破仑与亚里山大各施手段，梅特涅成了香饽饽。

拿破仑对梅特涅说：“也许我的宝座会因此而倒塌，不过我要使这个世界埋在这一片废墟之中！”

亚里山大则唆使号称“风流美人”的妹妹对梅特涅大施美人计……

拿破仑是在 6 月底得知西班牙惨败的消息的，但他有意地掩饰法军彻底失败的真相。他命令官方刊物只作这样的报道，即法军在维多利亚经过一场激战，正在阿拉贡集中，由于缺乏马匹而遗留在城里的大炮和车辆共约一百件被英军缴获。

拿破仑确有十足理由要掩盖事实真相。他知道，真相如果暴露，要想吓倒东方各国，惩罚那个搞武装调停的奥地利，成功的可能性必然大大降低。而直到这个时候，看来是完全有希望成功的。法国的军旗在易北河两岸和奥得河畔的所有要塞上飘扬。汉堡快要变为法国的大军营。而丹麦是站在法国一边的。

奥地利弗兰西斯皇帝的犹豫动摇，很可能以可耻的让步妥协告终。这位皇帝既想和平，又想摆脱女婿对他那种讨厌的监护，并且收复伊利里亚。眼下他还动摇不定，吕岑战役的消息传来之前，他无疑是给同盟国打气的，然而，同盟军的失利又使他来个半面向左转，倾向拿破仑。

乔治·杰克逊爵士在日记中写道：“波拿巴在吕岑的胜利，使弗兰西斯重新考虑他本来就踌躇不决的那些主意。”

拿破仑、同盟国的命运和欧洲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何去何从，而他生性优柔寡断，经过忧患，更是如此。

即使是西班牙的消息传来之后，他仍在犹豫不决。而这时诡计多端的梅特涅正千方百计地影响着他。

在拿破仑与同盟国这场生死攸关的对决中，梅特涅看到伺机而动的策略对奥地利大有好处。奥军的数量正日益增长，战斗效能正日益提高，而且在武装调停的幌子下，在波希米亚占有巩固的阵地。事实上，它正在恢复国威。在即将于布拉格召开的欧洲会议上，有希望迫使交战双方服从它的意志。梅特涅因此继续装作对双方一样满怀好意，主张合情合理从而得以持久的妥协。

他这种做法，不仅表现在策略上，而且表现在用人上。他派了布勃纳伯爵前往德累斯顿的拿破仑总部。这个人真心诚意、坚决争取和平的，因而有助于消除拿破仑的敌意和猜疑。派往当时设在赖亨巴赫的同盟军总部的，却是施塔迪翁伯爵。他认真努力，不亚于布勃纳，但目的是战争。

因此，一方面，圣彼得堡、柏林和伦敦的朝廷，听了施塔迪翁的言词，

都希望奥地利确有拔刀相助之意；而另一方面，拿破仑却倾向于相信奥地利顶多是敲敲刀鞘，终究还要屈从他的要求。

施塔迪翁致梅特涅的信件，表明他担心的正是这样的结果。他力促梅特涅终止最近六个月来所执行的骑墙政策：“这些人之所以打败，是由于我们的过错，由于我们三心二意，行事不能贯彻始终。不久他们就会摆脱困境，让我们自食其果。”

至于奥地利将来提出收回伊利里亚的要求，如果法皇依然主宰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话，谁能担保他会让这片领土留在奥地利手上六个月呢？只有和同盟国紧密团结，奥地利才能免遭拿破仑打击报复，不然一定会导致奥地利彻底毁灭。那末就把那些胆小如鼠的谋臣，统统从弗兰西斯皇帝身边赶走吧。

“我坚持我曾多次表明的深信不疑的看法：我们自己的事情，已经由不得我们自己作主，事态发展的潮流会把我们冲着走的。”

梅特涅本人一向是暗中同情这种看法的。然而在停战的开头六个星期中，他的行动和正式公文却显出另一种面貌，几乎不带任何色彩，更恰当他说，是变色龙的面貌。在德累斯顿，总的来说，似乎是赞助法国的；而在赖亨巴赫，经过施塔迪翁的渲染，则被认为是有意再来一次欧洲同盟。

由于梅特涅表现出的态度似乎让人捉摸不定，亚里山大十分焦急，竟不惜利用妹妹叶卡德琳娜的姿色，她那时正当年，并被人称作“风流美人”。1813年7月20日他给妹妹写法文信，“您为**共同的事业**精诚效力，令我不胜感激……我很遗憾的是您未曾谈到梅特涅以及为了把他完全争取过来需要做的一切。我有必要的资金。因此，不必节俭。……我授权您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一最为可靠的策略，勇往直前。”叶卡德琳娜立即着手进行。

有美人投怀送抱，梅特涅那有不受之理。望着怀中虚情假意的叶卡德琳娜，梅特涅不禁心中窃笑。

对奥地利应持的态度，梅特涅早已心中有数，只不过表面上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而已。亚里山大摸不到他的真实想法，结果却白白赔上了妹妹的姿色。

但梅特涅表面上仍装出一副为美色所惑的样子，在尽情享受了送怀美人之后，他突然亮出了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底牌。

7月7日，梅特涅抛出了一些条件，坚持以此为奥地利进行武装调停的基础。这些条件是：（1）废除华沙大公国；（2）随之而重建普鲁士，并确保它收复但泽；（3）把伊利里亚各省，包括达尔马提亚，归还奥地利；（4）重新建立各汉撒城市，并最终安排割让第三十二军事管区的其余部分（1810年被拿破仑并吞的那一部分北德意志领土）。此外，还加上奥地利非常强调的两条，即：（5）解散莱茵邦联；（6）重建普鲁士，必须使其版图与1805年以前相当。

乍看起来，这些条件似乎有利于同盟国，但比起5月中旬亚历山大所提的建议，就远没有那么广泛了。所以，这些条件拿到赖亨巴赫，向同盟国摆出来的时候，反应并不好。原先对奥地利的亲善，有好几天蒙上了怀疑猜忌的阴影。只是经过施塔迪翁的努力，梅特涅6月17日在奥波特茨纳和沙皇会晤时又施展了圆滑的手腕，才消除了这种猜疑。

沙皇问道：“如果拿破仑接受你的调停，那我们结果会怎样？”回答说：“如果他拒绝，停战就此告终，你会发现我们在同盟国这一边。如果他接受，和谈将证明拿破仑确实既不明智也不公正，结果也一样。”

亚历山大对大敌拿破仑的性格有一定了解，足以看出梅特涅的预见的确英明。于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和他都同意了奥地利所提的条件。6月27日，就在赖亨巴赫秘密签订了一项条约。奥地利保证：如果到停战期限为止时，拿破仑仍不同意它所提出的四项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就与俄、普结成积极的同盟。这时又外加一条：要求法军从波兰和普鲁士的所有要塞撤走。当时几乎可以完全肯定，拿破仑不会接受这一条。

同盟军当时正从英国获得军费接济。沙皇曾在卡利什告知卡斯卡特，尽管他不敦促英国政府给予资助，但如果没有这种支援，他就不能打一场持久的战争。

6月14日和15日，英国大使和俄普签订条约，英国答应每年给予俄国1333334英镑的补助，给予普鲁士的补助则少一半，同时还支付当时在英国港口的俄国舰队的费用。沙皇和普王则保证分别保持16万人和8万人的军队在战场上（驻防军队除外）。

确有充分理由作这些准备。种种迹象表明，拿破仑一心想吓倒同盟国。6月17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来比锡附近的基岑消灭或俘虏了吕特索的志愿军，他这次行动的借口是吕特索违反了停战协定。

尽管梅特涅早已料到拿破仑不会同意他的调停条件，但为了表明他和奥地利的确是在为和平而努力，他在7月底还是到德累斯顿的马尔哥利尼宫拜会了拿破仑。名义上是由奥地利发起的旨在保障世界和平的会议即将举行，要安排会议进行的方式。实际上是观察拿破仑的最后态度。

而拿破仑却是想威迫这位奥地利政治家，并且探听他最近和沙皇会谈的结果。

会见时，拿破仑腰悬宝剑，腋下挟着帽子，威仪十足地接见梅特涅。说了几句事先想好的客套话，问候了弗兰西斯皇帝之后，他面孔一沉，就单刀直入：

“原来你们也想打仗。好吧，仗是有得你们打的。我已经在包岑打败了俄国，现在你们希望轮到自已了。你们愿意这样就这样吧，在维也纳相见。本性难移，经验教训对我们毫无作用。我已经三次让弗兰西斯皇帝重登皇位。我答应了永远和他和平相处。我娶了他的女儿。当时我对自己说：你干的是蠢事。但到底是干了，现在我后悔了。”

梅特涅这时看到有机可乘：对手火了，忘掉自己的尊严。于是冷静地提醒拿破仑说，和平取决于他，他的势力必须缩小到合理的限度，不然他就要在今后的斗争中垮台。

没有哪一个斗牛士比他更善于舞动红袍来撩拨野牛的了。拿破仑向前猛冲。他声言，任何同盟都吓不倒他，不管你兵力多么强大，他都能制胜——俄罗斯的严寒是另一回事——那次战役中损失了的力量已经补足。跟着，他离开正题，谈起那次战役中的故事，中间还扯到他对奥地利的军备有准备的了解，每天都收到这方面的详细情报，等等。

为了打断他这漫无边际的谈话，梅特涅提醒他，如今他的士兵不是大人，都是小孩。皇帝很激动地回答：“你不懂一个军人是怎么想的。像我这样的人，不大在乎一百万人的生命。”说完，他把帽子扔到一边。梅特涅并没有替他捡起来。

拿破仑注意到这无言的蔑视，就说了几句收场的活：“我和一位公主结婚，是想把新的和旧的、中世纪的偏见和我这个世纪的制度融为一体。那是

自己骗自己，现在我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也许我的宝座会因此而倒塌，不过，我要使这个世界埋在这一片废墟之中。”

把梅特涅打发走的时候，拿破仑耍了个手法。这手法是1803年跟英国关系破裂前不久，他交代塔列朗用以对付惠特沃思的。这就是威吓不成，就来一番甜言蜜语，哄骗笼络。拿破仑拍一拍这位大臣的肩膀，语气平和他说：“好啦，你知道事情会怎么样？你不会对我开战吧？”

梅特涅马上答道：“陛下，你完了。来时我已有此预感，去时我就肯定无疑了。”这位显赫的贵宾走出前厅，那些将军们围拢来。贝尔蒂埃早先就请求他记住，欧洲和法国都迫切需要和平，这时送他上马车，又问他他对拿破仑是否满意。他回答：“满意，他什么都给我讲清楚了。这个人一切都完了。”

实质上正是这样。拿破仑对奥地利的愤恨，在当时情况下是很自然的，这使他忍不住大发雷霆，暴露了内心的激情。

6月30日第二次会见时，拿破仑和霭得多了。他让奥地利相信有收复伊利里亚的希望。他也接受了奥地利的调停，约定在布拉格召开会议，讨论全面和平问题。拿破仑竟然俯允，梅特涅表面很高兴，但经验告诉他，拿破仑的抚爱同他的暴怒一样危险，所以依然心存戒备。

果然，这位皇帝马上就暴露了他的真正意图。他以温和的声调补充说：“可是，还有一点：必须延长停战期限。我们怎么可能在7月5日至20日这段时间结束一场理应包括整个世界的谈判呢？”他建议停战延至8月20日止。

梅特涅对此表示异议，因为同盟国早已觉得停战拖得太长，对它们不利。最后，还是商定延至8月10日，但这也曾遭到同盟军将领的极力反对，他们坚持说这样延长停战期限将给他们大大增加困难。

表面上，这个新的安排似乎预示和平。但意味深长的是6月28日拿破仑给欧仁写信说：看来有十成把握要打仗。6月30日，他给岳父写了一封冷淡的、几乎是威胁的信。

当天入夜很久，接到了关于维多利亚惨败的第一次报告。尽管拿破仑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这个消息还是在德累斯顿泄露出来了。

奥地利人布勃纳在7月5日、6日和7日发回的公文，很快就把消息报知当时在波希米亚的布朗迪斯的弗兰西斯皇帝。7月12日，消息又从那里传到特拉申贝格，同盟国君主们和贝尔纳多特正在那里进行谈判（关于这个会议，下文就要加以描述）。

消息的影响很大。沙皇立即命令大唱感谢上帝的赞美诗。卡斯卡特写道：“在这个时候，为帝俄军队并未参加作战的一次胜利而唱感恩赞美诗，这是破例第一次。”

但消息的效果不仅见于仪式，而且见于实际。随同贝尔纳多特到特拉申贝格的英国特使桑顿说，布勃纳获悉威灵顿已经把法国三个军团全部打得溃不成军，就像从莫斯科败退时一样。桑顿又说：“王储[贝尔纳多特]认为法军很快会从西里西亚撤退，波拿巴必然马上开始撤退到距离来因河较近的地方。我毫不怀疑这对奥地利产生了影响。今天收到奥军总部发来的皇帝[弗兰西斯]给王储的回信，从这封信就可以看出这个影响。”

弗兰西斯皇帝在信中写道：

过去似乎妨碍殿下统率所部进行合作的种种障碍，现已扫除。我认为这种合作，对于各国可能需要再次用战争来保卫的事业，是最可靠的支柱之一。

这场战争只有靠最伟大最一致的措施，才有成功的可能性。活只能说到这个地步，再说过一点，弗兰西斯就是保证无条件加入同盟了。毫无疑问，是维多利亚的消息使他作出这些令人放心的肯定的表示。

西班牙脓疮不仅使拿破仑失去了比利牛斯半岛，而且看起来还将他的岳父推到了敌人的阵营里。

就是利用了这 60 天停战时期，同盟国逐渐理顺了内部的关系。梅特涅在这 60 天里上窜下跳，周旋于拿破仑与亚里山大之间，成为当时欧洲最令人眩目的“大人物”，他不仅为拿破仑布下了致命的陷阱，而且还一度占有了亚里山大御妹那诱人的身体，可谓宏运当头。

但梅特涅的表演还远未结束，布拉格的和平会议还留待他去主持。

### 三、“鬼迷住了他的心窍”

法国外交大臣告诉参加布拉格和平会议的特使说：“我给你的权限很多，权力很小。你的双手是绑住了，你的双腿和嘴巴却是自由的，好让你溜跚溜跚，吃吃喝喝。”

拿破仑只想要一种和平，那就是他一只脚踩在敌人脖子上勒令接受的和平。

法国官员说：“鬼迷住了他的心窍！”

梅特涅抛出的和平方案，拿破仑根本不可能接受，他只把这看成是奥地利将与他公开敌对的信号。而同盟国和梅特涅一样早已估计到了拿破仑的反应，因此，就在梅特涅邀请拿破仑派出代表参加布拉格和平会议之际，他们的首脑们正齐集一堂，共同研拟对待拿破仑的方案。

会谈是在布莱斯劳以北的特拉申贝格城举行的。参加者除亚里山大、威廉三世、弗兰西斯、贝尔纳多特和英国特使外，还包括两名法国叛徒，一位是应贝尔纳多特邀请刚从美国归来的莫罗元帅，另一位是刚刚脱离法军的内伊军团参谋长的米尼将军。

对这两位法国人，亚里山大极为热情。莫罗就如何战胜自己往日的战友向沙皇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他指出，应避免同拿破仑亲自指挥的部队正面冲突，要集中优势兵力同法方作战，并且设法分别击溃分散在战场各处的元帅。亚历山大喜不自胜，高声欢呼，“莫罗才算个伟大的人物。我真愿意自己成为莫罗。”

与会者于 7 月 12 日，签订了著名的特拉申贝格盟约，或者叫做计划。盟约规定同盟国把主要力量转向打击拿破仑的主力军。不管它在什么地方。那些威胁他侧翼和交通线的同盟国军队，要在最直接地插入敌方的路线上采取行动。特别点出：从波希米亚这块凸出的阵地进攻拿破仑的主力最为有利。上述这三条原则，第一条和第三条提得直截了当，为的是鼓舞奥地利，第二条的目的则是要贝尔纳多特把兵力集中于主要斗争，防止他只是对丹麦作战。

这个计划还进一步规定：停战告终，立即派 10 万同盟军进入波希米亚，以便组成总数为 20 万的大军。

在北部，贝尔纳多特分遣一个军团直趋汉堡之后，应率领 7 万俄、普、瑞联军向易北河中游进发，目标是来比锡。其余留在西里西亚的同盟军，应向托尔高进发，从而由东面威胁拿破仑在萨克森的各处阵地。

这个作战计划，比起早先几次同国的作战计划，是个巨大的进步。它不

靠阵线和营垒作战。麦克和法尔的时代过去了。同盟军终于从拿破仑那里学到了必须找出敌军的主力，集中一切可用的兵力对它进攻。此外，从政治上说，这个盟约也是值得注意的。在共同制定从波希米亚进攻的计划时，同盟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奥地利的动向。

同一天，和平会议在布拉格开幕了。会议的进行，从一开始就滑稽可笑。那时在场的只有俄国特使安斯德特和普鲁士特使洪堡。

而俄国派来的特使是在阿尔萨斯出生的，这使拿破仑很不高兴。在停战问题上发生的种种困难，又给了拿破仑一个无疑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得以继续拖延谈判。

梅特涅向法国派到布拉格的特使纳博纳指出，如果问题不能在 8 月 10 日午夜以前友善地解决，这样儿戏地拖延下去，必将导致战争；但他的话一点也不起作用。

纳博纳和科兰古也恳求他们的主上抓住这个机会缔结一项安全而体面的和约；但也没有用。直到 7 月中旬，拿破仑才任命他们为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而且，虽然任命了，他还是把科兰古留在德累斯顿，让纳博纳一个人在布拉格无法进行工作干着急。

法国外交大臣马雷在写给纳博纳的信中俏皮他说：“我给你的权限很多，权力很少。你的双手是绑住了，你的双腿和嘴巴却是自由的，好让你溜跼溜跼，吃吃喝喝”

7 月 26 日，科兰古终于接到拿破仑的指示。可是，这位法兰西的忠诚儿子，看到拿破仑是在招惹战祸，要同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较量时，该是何等痛心啊！

拿破仑对他说：“奥地利充当调停者；既然是调停者，就不应该图利。它既未作任何牺牲，也就不应有任何利得。它的要求是无止境的，法国每让一步，都会助长它提出更多的要求。他愿按双方满意的条件同俄国媾和，以便惩罚奥地利破坏 1812 年盟约的背信弃义行为。

这样拿世界和平当儿戏，似乎不是属于历史的范畴，而是属于阴沉惨恻的希腊悲剧的领域：剧中那些不可一世的凡夫俗子，盲目乱闯，陷于干戈，难逃劫运。奥地利对拿破仑的要求是什么呢？它打算让他继续统治从埃姆斯河的沼泽地带到罗马平原的所有国土。意大利半岛归他，伊比利亚半岛上他还能守住的地区也归他。但他必须放弃对伊利里亚、北德意志和来因邦联的控制。

这在科兰古看来已经很不错了。对拿破仑来讲，他控制由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构成的这样一个宏伟的版图也该够了，须知他已经丧师 50 万，西班牙眼看也保不住。然而，情况尽管如此，他还是藐视敌人，尤其藐视在布拉格举行的那个会议；这有他的书信为证。

他让两位全权代表纠缠于徒具形式的讨论，自己则于 7 月 24 日从德累斯顿出发到美因茨。他在那里会见了皇后，还检阅了后备队。

当时他所接到的每一条消息都增强他作战的决心。苏尔特率领将近 10 万人的大军，即将解救潘普洛纳（他写信给科兰古这样说）。英军正在仓皇撤退。从他驻在西班牙的军队中调来的 12000 名久经战阵的骑兵，正陆续抵达美因茨，但要到 9 月中旬才能开到易北河。

假如同盟国要延长停战期限，他（拿破仑）将同意这样做；假如它们要打，他也同样有所准备，哪怕加上个奥地利。他写信给在汉堡的达武，口气

就像战争一定要打那样。他又写信去巴黎给克拉拉克，下令要在年底造好 11 万支滑膛枪，这样就总共有 40 万支备用。

他打算在 9 月份给敌人以猛烈打击。我们逐步看出了他的最后计划——打倒俄国和普鲁士，与此同时，则在布拉格向奥地利提出单独请和的建议，逗它高兴一两个星期。

可是，经过八年患难，欧洲的政治家们已经懂得，不团结是自取其祸。事情很明显，拿破仑一拖再拖，无非是因为他要装备和训练新组织的骑兵队伍。至于布拉格会议，谁也没有认真把它当一回事。

当时和梅特涅保持密切联系的根茨，就看出这一幕悲喜剧会怎样收场。“我们相信，拿破仑一回到德累斯顿，就会给这里的朝廷来个严肃的照会，谁都指责一番，把他自己造成的拖延归罪于别人，未了作一个最后通牒之类的声明。而我们的回答将是宣战。”

果然如此。7 月份一天一天过去，未见任何和平建议，只见拿破仑把萨克森、巴伐利亚和伊利里亚勒得更紧，弗兰西斯皇帝也就倾向于战争了。迟至 7 月 18 日，他写信给梅特涅，还说他仍然主张和平，只要能得到伊利里亚。可是，法军的备战行动使他在几天之后终于决定，除非奥地利提出的一切要求在 8 月 10 日前都得到满足，否则他就开战。

此时此刻，奥地利在梅特涅的领导下已加紧战争准备。

7 月 20 日，奥地利特使施塔迪翁写信给英国特使卡斯卡特，力请给予纽金特将军以经费援助，说纽金特将军会去拜访卡斯卡特，共同商定办法，在提罗耳和意大利北部发动叛乱，反对拿破仑。英国这位特使同意每月给予 5000 英镑，以“维持 5000 奥军，同我国派到亚得里亚海的分队互相联系，采取行动。”这个步骤获得了梅特涅的赞同。

7 月 25 日，梅特涅本人从布拉格写信给施塔迪翁，同时劝卡斯卡特发一道公文给威灵顿，促其向法国南部发动强有力的进攻。他（梅特涅）会派人带这封信，取道瑞士和法国南部，安全送达，直接递交威灵顿。

至于布拉格和会，此时已完全变成一场闹剧，法国的全权代表十分明白，他们的主上“除了他一只脚踩在敌人脖子上勒令接受的和平之外，不容有别的什么和平”。

把死马权当活马医的想法，他们还是坚持着他们那徒劳无功的工作。因为，“当皇帝发现，一方面媾和条件极为有利，另一方面又怕敌方增加了 20 万兵力，处境如此，谁知道他会不会犹豫？谁知道他会不会稍为讲点实际，稍为明智一点呢？”可悲的是，他的头脑如今是什么忠告也听不进去的了。年轻的德布罗伊（上面引述的是他的话），用一句尖锐的话总结了法国全权代表们的意见：“鬼迷了他的心窍。”

他似乎发了疯，其实他有他的一套，在德累斯顿会见时，他先已对梅特涅声明，非到最后一刻，他不会表露他的真正要求。现在时机已到，该来一次最后的威吓，看看效果如何了。

8 月 4 日，他回到德累斯顿。第二天，他订出了接受奥地利调停的秘密条件。8 月 6 日，科兰古私人拜访了梅特涅，探听奥地利的条件究竟是什么。这位大臣匆匆前往布朗迪斯，进见弗兰西斯皇帝后，带回了 6 月 7 日拟好的六项条件，作为最后通牒。当时他又加了一条：保证所有大小各国现有的领土。

如此斗胆，使拿破仑大吃一惊。他认为这都是由于西班牙事态的影响和

英国的阴谋诡计。他知道奥地利即将站到同盟国的阵营中去了。他决定做最后的努力，以争取奥地利暂时置身事外。

8月9日，他召见布勃纳，提出愿意放弃华沙大公国——只要萨克森国王获得补偿——以及伊利里亚各省（但不包括伊斯的利亚）和但泽（但防御工事要拆毁）。至于各汉撒城市和北德意志，他决不会答应放弃。

布勃纳这位天真的奥地利特使以为奥地利不会有异议，可是它已经作了最后决定。它看出拿破仑是在敷衍它，好让他先把俄罗斯和普鲁士干掉。

8月10日午夜，里森山顶上的烽火向西里西亚的同盟军发出喜讯：他们可以开始向波希米亚进军了。埋葬拿破仑帝国这一出戏的第二幕，也是更宏伟的一幕，已经开场了。

对拿破仑来说，命运女神似乎已永远离开了他。当包岑战役结束时，他没能像以往一样以坚定的决心和超人的意志力驱使他的军团乘胜前进。如果是这样，他很可能再度将俄普联军赶到波兰草原，而奥地利也绝不致于立即拔剑上阵。

他已失去了早年的锐气。签订停战协定使同盟国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也使奥地利有时间选择未来的分脏伙伴。

当奥地利成为举足轻重的第三者，并提出和平建议时，他又过于蛮横，不肯做必要的让步。他小看了梅特涅和奥地利，狂妄自大又使他失去了洞悉形势的判断力。以至于在停战这命运悠关的60天中，他错过了很多重振旗鼓的机会。

在这一命运的关键时刻，拿破仑可曾记得：恰好21年前，法国的旧王朝倒台，当时他眼看着杜依勒里宫的保王党防线崩溃，眼看着瑞士卫队英勇战斗而终于白白地丧命呢？

## 第三十二章 德累斯顿拉锯战

### 一、拿破仑的拳头

在德累斯顿，拿破仑把手臂远远伸出，张开五指挑逗着外国敌人，右手却紧握拳头，等待上钩的布吕歇尔。

狡猾的布吕歇尔却迈着灵巧的舞步躲开他的拳头，痛斩他伸出的五指……

60天的停战实际上只对同盟国有利，这一点甚至连同盟国阵营中的许多将领开始时也没有意识到。

普鲁士的冯·博于恩将军在回忆录里追述，6月签订了停战协定，热情的爱国者对此感到十分沮丧，就连比较聪明的人们，也迟迟没有认识到这对他们的事业有利。如果说，拿破仑需要停战，以便训练新兵，组织新的骑兵队伍的话，那末，同盟国就更需要停战。它们对兵源的发掘远不如拿破仑。

博于恩还指出：如果拿破仑对他们穷追猛打，把俄国人赶回波兰，号召波兰人再次拿起武器，同盟军的处境就会极为困难。

拿破仑确实从停战中得到很多好处。9周的训练使他的新兵得益极大。现在，他的军队从巴伐利亚和伊利里亚方面，以及从德累斯顿北面新近构筑的营垒威胁着奥地利。他的骑兵正在恢复过去的效能。缪拉响应了他的紧急召唤，克服了长期的动摇，于8月14日来到德累斯顿军中。

尤其重要的是，法军现已牢牢控制易北河这天堑。拿破仑觉得自己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实力雄厚，信心十足，这无疑助长了他在停战期间的顽固态度。

他的元帅们提醒他：远离法国太危险，奥地利一旦宣战，就可以把他和莱茵河隔断，萨勒河，甚至莱茵河才是更安全的防线。但一切劝说都不起作用。

他反驳说，就是输了十场仗，他也不走这最后一步。不错，现在他与法国之间的交通没有掩护；但是，如果战争的艺术在于决不冒任何风险，那末，荣誉就应让给那些碌碌庸才。

在马伦哥、奥斯特里茨、瓦格拉姆，他处境比现在还要危险。他的军队现在并非悬在空中，而是据守着易北河及其要塞，据着埃尔富特。德累斯顿是个关键所在，他的一切行动以此为中。他的敌人分布在布拉格到柏林这一条圆周上，而他却居于圆心。他在内线，因而是在较短的战线上作战，这样就跑得比他们快，可以出奇制胜。

同盟军在伸得这么长的战线上，不可能长期协同动作，难道我没有理由希望迟早会抓住他们走错的某一着吗？如果他们竟然在我壁垒森严的易北河和莱茵河防线之间冒险狂进，我就进兵彼希米亚，从背后打他们。

这个计划满有希望。深沟高垒的德累斯顿中央大营，依托着皮尔纳高原，加以这个萨克森首都上游有科尼希斯泰因要塞，下游有托尔高要塞，因此在战略上极为有利。

德累斯顿就是他的拳头，随时可以对分布在外围孤线上的同盟军的任何一点实施重击。而他的左手已远远伸出，五指张开正在撩拨着敌人。现在，驻扎在科尼希斯泰因的圣西尔军团以及在东面更远一点的旺达姆、波尼亚托夫斯基和维克托等军，监视着波希米亚来路的各个关隘。麦克唐纳、洛里斯

托纳、内伊和马尔蒙等军团遏制着吕歇尔的西里西亚方面军。

在拿破仑左方，驻守维滕堡和马格德堡两个要塞的乌迪诺、贝特朗和雷尼埃等军团威胁着柏林和驻扎在它附近的贝尔纳多特的北方军；达武则在汉堡，和贝尔纳多特的几个北方支队对峙，威胁着贝尔纳多特与斯特拉尔松的交通线。

达武确实离得太远了，拿破仑这位最能干的助手不在场，果然使后来一系列的复杂的军事行动大受影响。但除此以外，拿破仑自以为他的军队是控制自如的，而且处于有利的中心地位：同盟军则仍然散布在长长的弧线上。

但是，拿破仑又重犯了低估敌人数量和能力的错误。同盟国经过极大努力，现在拥有约 50 万武装起来的兵员，分布在奥得河和易北河岸附近，或正从波兰和匈牙利开来。

不错，这里面有许多是后备兵和新兵。英国特使卡斯卡特上校甚至怀疑当时究竟有没有什么奥地利后备军。但最权威的估计是：同盟军共有 49.6 万人，大炮 1143 门。而且根据在特拉申贝格成达的协议，77000 俄军和 4.9 万普鲁士军正从格拉茨和施魏德尼茨挺进波希米亚，迅速与现已陈兵埃格尔河后面的 11 万奥地利军取得联系。这支同盟大军的组成是一着妙棋。8 月 16 日以前，拿破仑对此还一无所知。又过了一周之后，他才知道他的后方将会受到多么庞大的敌军的威胁。

他目前的计划是，守住包岑和皮尔纳以南的波希米亚各个山口，以防止敌人入侵萨克森；同时以强大兵力进攻西里西亚方面军。这支军队现有 9.5 万人，但他以为只有 5 万人。

在他重拳挥出，打向布吕歇尔时，他的助手乌迪诺、雷尼埃和贝特朗要把贝尔纳多特那个分散了的军团赶离柏林，接着，达武就要把贝尔纳多特同海上隔绝，并解救什切青和库斯特林的法国驻军。

这样，拿破仑打算向柏林方面的空旷地区以及在西里西亚采取攻势，而在德累斯顿和卢扎蒂亚山区则先采取守势。这个打算与马尔蒙的意见相反。他劝拿破仑集中兵力，而不要委托副手们远离德累斯顿去执行重大任务。事实证明，这个意见是对的。但看来拿破仑当时一定是想以狠狠打击布吕歇尔来打响这一战役，然后率领强大兵力取道卢扎蒂亚各个关隘，进入波希米亚，把同盟军一直赶向维也纳。

但是，他在西里西亚挫败布吕歇尔的时候，在波希米亚的同盟军会怎么样？德累斯顿以及他和法国的交通线岂不是很容易受到攻击？拿破仑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想的？

他决定冒这个险。他在包岑和齐陶之间的卢扎蒂亚山区有 10 万人。圣西尔军团雄据皮尔纳和小小的科尼希斯泰因要塞，他的轻骑兵团则监视着特普利茨和卡尔斯巴德以北的各个山口。拿破仑认为：同盟军如果要入侵萨克森，一定试图从没有什么天然险要的齐陶公路突破。如果他们从这以西的来路威胁德累斯顿的话，旺达姆可以从齐陶附近前往增援圣西尔；如有必要，拿破仑自己可以率领近卫军从西里西亚赶回。

要是敌人入侵巴伐利亚，拿破仑祝他们一路顺风。他们很快就会往回跑的，跑得比去时还要快。因为如果他们向那边进军，他就从齐陶挥师直取布拉格和维也纳。他和法国的联系，可能暂时被切断，但他并不担心这一点。他说：“40 万军队据守着要塞体系，又有易北河这样的天堑为依凭，是包抄不了的。”

的确，他很少考虑波希米亚方面的同盟军。

17日，也就是敌对行动可能开始之日，他写信给圣西尔说：就算4万俄军已进入波希米亚，他们也不会于25日前抵达布拉格。他显然认为，德累斯顿在9月前还是平安无事的。这个地方的防守看来不会有碍什么问题，因为圣西尔是防御战的能手，又有厄尔士山脉为屏障，何况奥地利人是行动迟缓的。

对于奥地利人这个特点，拿破仑寄予很大希望。奥地利的财政当时已极度混乱。刚从哈布斯堡王朝所属各邦旅行归来的富歇报告说，打击奥地利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破坏它的纸币的信用，它的军队全靠纸币。”

但他没有料到英国的英镑较之奥地利的纸币具有无限的魅力，卡斯卡特履行了赖亨巴赫议定的秘密条款，立即先付了25万英镑。维也纳朝廷知道英国对同盟国发行联合纸币给予财政支持，也就能够私下借款，以拿破仑完全意料不到的劲头去打仗。

同盟大军当然不乏谋臣策士。沙皇、弗兰西斯皇帝和普鲁士国王都在军中。为了对奥地利表示尊重，指挥权付托给施瓦岑贝格元帅。他有外交才干，倒不见得是个军事天才。他的左右手有俄国人维特根施泰因、巴克莱、托尔，普鲁士人克内泽贝克，瑞士人若米尼，而尤其重要的是有莫罗。

我们知道，最后提到的那个莫罗，是被贝尔纳多特引诱过来的。他受到了同盟各国君主的礼遇，约米尼则以其娴于兵法而受欢迎。这个大著作家曾长期在法国当将军，但因最后受到贝尔蒂埃的薄待，于8月14日脱离法军，投靠同盟军。

但即便如此，他们对拿破仑的计划也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

拿破仑于8月17日离开包岑，东进格利茨，从那里折往齐陶；但听信不可靠的谣传俄—普（鲁士）军队只有4万人在波希米亚，又回师格利茨，志在击溃布吕歇尔。

布吕歇尔利用对停战协定的争议，早在协定期满前就进入了中立地带，而且在博伯尔河畔的勒文贝格同麦克唐纳和内伊发生过几次激烈战斗。拿破仑带着近卫军匆匆赶去，想咬住布吕歇尔。法军如今已有14万人，而附近的同盟军只有9.5万人。但是，这个通常象狮子般勇猛的普鲁士老将，现在却象狐狸般狡猾。在顽强的前哨战掩护下，他巧妙地向东南方撤军，希望引诱法国人深入西里西亚，让施瓦岑贝格乘机夺取德累斯顿。

但拿破仑是不会让人牵着鼻子走的。他眼见不能迫使敌人列阵应战，就委托麦克唐纳指挥，自己和内伊带着近卫军迅速撤向格利茨。

他现在意识到，如果施瓦岑贝格直捣要害，德累斯顿可能有危险。但是，如果施瓦岑贝格仍取守势，拿破仑就决意转而采取他早已想好的第二个计划，冲过卢扎蒂亚的关隘，直下布拉格。

然而，23日深夜，他在普利茨收到圣西尔发来的公文，它表明同盟军正在大量集结，德累斯顿告急。这个消息使他的第二个计划完全落空。可是，我们一会儿就看到，他的以攻为守的决心，很快就形成了第三个摧毁同盟军的计划。

他这个计划，是在冒着滂沱大雨折返德累斯顿的长途急行军中想出来的，当时不但鞍马劳顿，而且明知这次进袭西里西亚，徒然把它最精锐的军队搞得很疲乏，因而未免有点泄气，可是他还想出了这么一个计划，足见他是一心求战，绝不罢休的。他带着老近卫军、青年近卫军、一个步兵师和拉图尔—莫堡的骑兵队，于25日黎明前抵达德累斯顿东南的施托尔彭。大部分

队伍在 48 个小时内就走了 40 英里，而这次行动又是在勒文贝格发生了局部交战之后开始的，途中吃的也不正常。

拿破仑前已命令乌迪诺带领自己的军团以及雷尼埃和贝特朗的军团，总数约 7 万人，打到柏林去，驱散那里的后备军和“乌合之众”。如果柏林抵抗，就用 50 门榴弹炮把它打成一片火海。

乌迪诺元帅发现，等待着他的是一场顽强的抵抗。虽然，那里的同盟军总司令贝尔纳多特行动极为谨慎，好像存心要证明拿破仑最近嘲笑他“只会虚张声势”的确没有错。其实，这位瑞典王储的后方受到了达武的威胁，处境很不安全；可是，他偏要摆王公大人的架子，惹普鲁士人讨厌。当时大部分防务是普鲁士人承担的。他们放水淹没了平坦的沼泽地带，使乌迪诺的进军延缓，并且不得不分兵两路。但是，贝尔纳多特似乎还是要撤离柏林。

这引起了普遍的愤慨。普鲁士将军冯·比洛发泄了这种愤慨的情绪，说：“我们暴骨沙场，应在柏林前面，而不是在柏林后面。”

比洛抓住乌迪诺另二军团相距还远的有利时机，在格罗斯贝伦猛攻雷尼埃的萨克森军团，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俘 1700 人，缴获大炮 26 门，迫使乌迪诺已经分散的队伍仓皇退回维滕堡（8 月 23 日）。王储贝尔纳多特小心提防地跟着他。

四天后，普鲁士后备军的一支纵队在哈格尔贝格同吉拉尔的新兵作殊死战。他们最后以豺狼般的凶狠直扑新兵，又是刀刺，又是棒打。法军伤亡枕藉，堆满了这个镇的壕沟和街巷。吉拉尔所部本来起着连接乌迪诺和达武两支军队的作用，这时却逃往马格德堡。

格罗斯贝伦和哈格尔贝格的败仗，对达武的影响是不好的。这位元帅本来已向梅克伦堡进军，同沃尔莫顿率领的一个由汉诺威人、英国人和汉撒城市人组成的军团发生了小接触；可是，一听说其他各路进攻柏林均告失败，就往后撤，只顾以防守为主。而在拿破仑的计划中，在达武那方面或任何方面，本来都是决不采取守势的。

拿破仑即使在留下麦克唐纳在西里西亚对付布吕歇尔时，他的命令也不限于箝制同盟国，而是叫麦克唐纳一有可能就出击，把布吕歇尔驱逐到亚沃尔镇以外。

布吕歇尔的军队驻扎在山区，其间是卡茨巴克河与“咆哮的尼斯河”深陷的河谷。在 9.5 万名同盟军中，普鲁士人不到半数，俄国人自然不大愿意服从布吕歇尔的命令，就是他的同胞约克也只是勉强听从这个“轻骑兵将军”的指挥。

麦克唐纳希望趁同盟军两部分被尼斯河深谷隔断时给予打击。普鲁士军和萨肯率领的俄国军团当时在尼斯河以东的艾希霍尔茨村附近，这个村是亚沃尔以北的高原的中心点。法军右翼就以这片高原为进攻目标。朗热隆的俄国军团则在这条湍急的河流以西的亨内斯多夫，距离艾希霍尔茨约 3 英里。布吕歇尔方面，当时正在计划对麦克唐纳发动进攻，忽然听说法军已在尼斯河和卡茨巴克河汇合的附近渡了河，正沿着通往艾霍尔茨村的各条溪谷奋力逆流而上。

暴风骤雨掩盖了双方的行动。率领法军侧翼的苏阿姆一时疏忽，没有派出侧翼搜索队，因而普鲁士军的参谋米夫林得以骑马跑到敌方队伍附近观察，回去报告主将说，可以趁敌军还未在高原上充分展开时加以袭击。

当苏阿姆所部还在艰苦行进之际，萨肯的炮兵就向他们轰击了。如果当

时约克率领他的普鲁士军团迅速冲锋，这一仗本来马上就赢了。但那个固执己见的将军却坚持要慢条斯理地进行部署，这样，就让苏阿姆在高原上取得了立足之地。塞巴斯蒂亚尼的士兵拉 24 门轻炮上来。

最初，法军忠诚勇敢的行动使敌方的防御不时岌岌可危。但是，他们阵地的缺点慢慢地，却又必然地给他们带来不利。他们进攻的锐气终于消磨净尽。骑兵给泥泞弄到筋疲力竭，滑膛枪给下个不停的雨水弄到几乎毫无用处。

傍晚时，布吕歇尔率领普鲁士和俄国的骑兵猛烈冲锋，法军那些疲惫的新兵就顶不住了，乱哄哄的成群跑下山坡，奔向尼斯河和卡茨巴克河可以涉水而过的地方。许多人在那里给洪水吞没。

这时，同盟军左翼的俄军好不容易才顶住了洛里斯托纳的进攻；在这一边，双方当天不分胜负。但是，麦克唐纳见普鲁士军已跨过卡茨巴克河进犯，从背后威胁洛里斯托纳，便率领他所有的部队连夜撤退。

接着几天，同盟军不断追击那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的军队，打得他大败而逃。这样，布吕歇尔在 9 月 1 日就得以总结这次交锋的战果如下：缴获两面鹰旗、103 门炮、大量弹药和装备，消灭法军 1.8 万人，并从敌人手中完全解放了西里西亚。

这两次失败是在拿破仑不在的情况下遭受的，麦克唐纳和乌迪诺在拿破仑的元帅中远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失败的责任主要应由拿破仑承担，他已违背了他最初的作战宗旨，没有集中重拳猛击一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布吕歇尔以致命一击。当他回撤时，本不应再让麦克唐纳主动进击，因为他面临的是普鲁士最杰出的将领。

当然，他有回撤德累斯顿的理由。事实上，几天以后，他便在那里与沙皇进行了殊死决斗。

## 二、德累斯顿大捷

乌云密布，雨水无情，景色为之暗淡无光，笼罩着阴森肃穆的气氛。德累斯顿这座美丽的德意志艺术和文化的中心却淹没在一片硝烟战火之中……

上千门大炮的对射夺去了莫罗的双腿……

拿破仑的确有理由赶回德累斯顿，同盟军现在已兵临城下，正准备夺取这个设防坚固的城市。

随着战事重起，同盟军在 8 月 21 日和 22 日取道厄尔士山各个隘口蜿蜒行进时，他们全然不知道拿破仑在那里。了解当时作战计划的约米尼和托尔两位将军都说，同盟军志在夺取来比锡。托尔断言，他们当时相信拿破仑在来比锡；瑞士战略家米尼则认为这次行动无非是为了同贝尔纳多特会师，把拿破仑同来因河隔断。

显然，同盟军没有料到，由于拿破仑东进，德累斯顿这个重镇唾手可得，因此他们还是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弗赖贝格和克姆尼兹前进。

23 日，他们缴获了圣西尔的一份公文，才恍然大悟。

他们立即转向东，朝德累斯顿进发。但是雨水冲垮了本已残破不堪的小路，行军十分缓慢，直到 25 日凌晨，先头部队才出现在萨克森首都西南方的山头上。

尽管如此，形势全然对他们有利。在右方，维特根施泰因已在皮尔纳打

垮法军，正把圣西尔的前哨赶回德累斯顿。

在施瓦岑贝格司令部里，胆子大的人都求他趁拿破仑还在远方时，乘胜前进。他们断言，一切都表明法军当时是措手不及的。在优势兵力进攻下，德累斯顿顶不了多久。它位于河谷之中，南面和西面的山坡已被同盟军牢牢控制，居高临下，这对长期防守来说是个致命的弱点。法军急忙筑起的 13 个碉堡，不能持久御敌，而且其中只有五个是在同盟军扎寨的易北河左岸。

但是，小心谨慎的人反对这些果敢的主张，力请暂缓运行。在德累斯顿城内以及城南深沟高垒的营寨里，圣西尔有多少兵力，还不得而知。静观事态发展，岂不是更好一些？托尔和莫罗就是这个意见。莫罗对沙皇的劝告非常恳切，他的话对自己来说，可谓不幸而言中。他说：“陛下，如果我们进攻，我们就会折兵两万，碰得头破血流。”

大多数谋臣则不赞成稳扎稳打。众说纷纭，弄得施瓦岑贝格心烦意乱，结果只好像一切没有决断的人那样，来个软弱无力的折衷。他决定一面等待更多的军团开到前线，一面在第二天下午 4 时推进五个纵队进行全面威力侦察。

正如约米尼指出，这个计划完全是出于思想混乱。如果司令官的意图仅仅是探知守军实力的话，他只要派出轻装部队，以小股散兵为掩护，佯攻若干军事要点，就可以马上弄清情况。如果他想大举进攻，行动时间却定在傍晚，就无法保证攻入敌人决意坚守的这个大城，并在其中站稳脚跟。更有甚者，把进攻推迟了 30 个小时，其结果是让法国皇帝有时间率领近卫军赶到战场。

我们知道，拿破仑 25 日凌晨抵达距离德累斯顿约 16 英里的小镇施托尔彭。他的计划，和同盟军那种迟缓而笨拙的安排形成鲜明对照。他打算用一支兵力猛攻同盟军后卫，切断他们和波希米亚的联系。他只要在科尼希斯泰因渡过了易北河，就能收复皮尔纳的阵地，控制这以西的高原，截住施瓦岑贝格的退路。

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让疲乏的近卫军有一天时间休息，还要确知德累斯顿短期内能够守住。他的老兵不休息也许还可以，皇帝到哪里，他们就会跟到哪里；德累斯顿却是个未知数。25 日晚，午夜过后不久，他才接到圣西尔的报告，说敌人即将大举进攻，能否守住是没有把握的。

于是，拿破仑立即改变计划，在 26 日上午 1 时发出四封公文，命令近卫军和一切能调动的部队援助圣西尔。天还未亮，近卫军就冒着雨水、踏着泥泞继续前进，只有旺达姆一个军团受命暗中迂回到敌人后面。

此前，他写信责备的工兵司令罗格里拉将军说：

目前的棋局是复杂的。我们必须与之作战的敌军在数量上令人生畏。假如你计划中的三个据点业已建成，假如街垒已经筑起，假如皮尔纳渠彻底挖好，对于德累斯顿的实力我就有更大的信心，就有希望在此坚守 10 至 12 天。那么，我就可以嘲弄敌人，并将进军波希米亚。但就该城眼前的状况而言，实在无法像我期待的那样给我以信心。

在近卫军出发不久，拿破仑随即出发，跃马赶过近卫军，在上午 9 时和拉图尔—莫堡的胸甲骑兵一起到达德累斯顿。晌午过后不久，近卫军的熊皮帽就出现在城东的高地上。这时候，黑压压的同盟军密集队伍正在城南和城西集结，准备进行威力侦察。

乌云密布，雨水无情，景色为之暗淡无光，笼罩着阴森肃穆的气氛。这

座美丽的城市——德意志艺术和文化的中心，如今周围是匆匆构筑的碉堡和壕沟，约有 12 万人驻守。皇帝一出现，恐惧和怨言全消失了。虽然许多人在家里仍然企望同盟军得胜，但是，对萨克森国王的忠心和对拿破仑的敬畏，使大部分公民恪守盟约。

至于法国士兵，他们热忱无限。一个团队接着一个团队，踏着沉重的步伐，从东面通过易北河桥入城。士兵们看到熟悉的那个身穿灰大衣的人物，都忘记了疲劳和辛苦。雷鸣般的呼声“皇帝万岁”划破长空，沿着河流回旋，守军闻之鼓舞，在敌人阵线中则引起疑惧。

但是，敌人阵线也在加强，最后总共有将近 20 万人，在德累斯顿城南各个小坡上密布战云，大有可能把匆忙构筑的防御工事一扫而光——要是拿破仑不在那里的话。

拿破仑到来的消息，使俄国皇帝胆怯起来，倒是那个通常胆怯的普鲁士国王反对任何要撤退的主意。施瓦岑贝格的威力侦察因此得以按时在 4 点钟开始。但是到那个时候，法军经过短暂休息，已经准备迎击他们。

普鲁士军先已占领皮尔纳公路边的“大公园”凭借这个有利地点，他们现在试图把据守公园侧面和后面那些防御工事的圣西尔所部赶跑。可是，他们的密集队伍被猛烈的炮火打得七零八落，终于败退下来。在他们右边，俄军的情况也不妙。同盟军中锋和左翼，进攻一度似乎会成功。他们从山坡上发射猛烈炮火，掩护奥地利军攻占了两个碉堡；但是，从城郊开来的法军预备队拼命冲锋，又夺回了这些工事。夜幕降临，遭到严重损失的进攻者大败而归。马尔蒙有维克托军团的到来，预示同盟军第二天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尽管经历了漫漫长夜的苦况，黎明时分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而且明知面前敌人阵地坚强，背唇还有旺达姆在活动，同盟军却并未因此而丧气。

他们是坚决的，但拿破仑更是满怀希望。他虽然兵力较少，却占了内线，分布在大约 3 英里的地方；而同盟军的凹形阵线则比他的长一倍，左翼和中军又被普劳恩的峡谷和溪流隔开。因此，拿破仑很容易从内线运用优势兵力，对同盟军这条长而薄弱的阵线的任何一处发动攻击。他准备进攻他们的侧翼，在那些地方，一切条件都有利于运用他那种进攻方法，有把握取得成功。

淋漓大雨打在卡茨巴克河岸和德累斯顿城下的战士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滑膛枪毫无用处，这是一切现代战争中所未曾见的。枪的发火装置诸多毛病，一场暴风雨过后，整营整营的步兵只发出几响微弱的劈拍声。在那事态急剧变化的两天里，全靠大炮和白刃。至于步兵，除了几场混战中拼刺刀肉搏之外，就没有什么了。26 日在卡茨巴克河岸，以及第二天在德累斯顿的事态发展，其所以如此，就是这个缘故。

同盟军的中军驻扎在德累斯顿城南的山坡上，非常顽固，向这里进攻是难望取胜的。拿破仑不打这里，却以莫蒂埃团和南苏蒂的骑兵进攻同盟军右翼的俄军前锋，结果大获全胜，一直冲到高地上，才给维特根施泰因的密集队伍顶住了。

沿着阵地中段，上千门大炮互相轰击，却没有什么显著成果。唯一值得提及的，是一个野战炮组突然向沙皇及其一群随从人员开火，一颗炮弹打掉了莫罗的双腿。这第一炮就给他以致命伤，随后还有好几发炮弹落在这一群人当中，打得亚历山大和他的幕僚终于走开了。被击中以前，莫罗正在为联军指挥的无能而愤怒。他当面指责施瓦岑贝格：“见鬼去，先生，难怪 17 年来，您竟一向打败仗！”接着又转身对亚历山大说：“陛下，这个人会把

一切都断送的。”片刻之后，炮弹便呼啸而来，落在了沙皇刚刚站立的地方。而此时，沙皇因为莫罗对施瓦岑贝格的指责所触动，刚刚转身走出几步一外，这足以使他幸运地逃过了一灾难。

莫罗终于为贝尔纳多特的野心和仇恨牺牲了双腿，这使亚里山大十分悲伤，他一直是很敬重这位前法国元帅的。他后来写信给戈利金亲王说：“这个事件除了令我为将军感到无限惋惜外，只是增添了我对上帝的信念！”

正当亚里山大为莫罗叹息时，拿破仑对同盟军左翼发起了决定性的一击。由奥军组成的这一民团，同主力相隔绝，中间是一道险要的普劳恩峡谷。拿破仑运用非常高明的联合作战，把这一翼击溃了。

他指示维克托率领 2 万人，包括各个兵种，同身穿白衣的奥军正面交战；又命令缪拉带领 1 万骑兵，偷偷地从易北河畔迂回过去，突击奥军侧翼和后卫。

法军攻势猛烈，梅茨科伯爵的一个师首当其冲。他们英勇抵抗。虽然他们的滑膛枪，50 支当中没有一支能打响，步兵还能在一个地方打退了拉图尔—莫堡的胸甲骑兵两次冲锋。后来拉图尔——莫堡让枪骑兵领头，乱刺乱砍对方队伍，打开了缺口，让后面跟着来的队伍施展马刀的威力。

接着是一场砍杀。缪拉的骑兵队伍横扫，打垮了奥军阵线，敌方 12000 名和主力隔绝的步兵放下了武器。左翼惨败的消息和皮尔纳以西群山中旺达姆的大炮轰隆声，使同盟国的君主们和施瓦岑贝格决定及早向波希米亚撤退。但他们还在中段和右翼摆出一副英勇对抗的架势，黄昏时，看来双方还是势均力敌地对峙着。

夜间，隆隆的车声告诉马尔蒙的侦察兵：敌人正在撤退。拂晓，拿破仑前来命令马尔蒙和圣西尔直逼敌人后卫，缪拉则沿着西边的弗赖贝格公路追击。同盟军在两天战斗中损失极为惨重，阵亡、受伤、被俘者共达 35000 人。这是他们没有抓住命运之神于 25 日赐予的大好时机的必然结果，这也是拿破仑行动迅速，当机立断、利用敌人战术上错误的结果。

对于溃退之敌，法军没有实施有力的追击。拿破仑浑身湿透，下午 6 时返回德累斯顿的王室城堡，除了命令缪拉、马尔蒙和圣西尔向西南和南面追赶逃敌以外，他似乎失去了进一步采取积极行动的兴趣。

对于向山口撤退的联军拿破仑未能实施无情的追击，这表明他的领导能力和战略活力正在衰退。假如他不曾把 4 个骑兵军中的两个骑兵军抽调给乌迪诺和麦克唐纳的话，施瓦岑贝格的军队很可能在到达山岳掩蔽地带之前就被彻底摧垮了。德累斯顿战役是一次胜利，而且也是他在外国土地上的最后一次胜利，但像包岑之战一样，这次战役没有取得战略成果。

拿破仑听任他的军长们自行与退却之敌打交道，而他自己却留在德累斯顿。这又导致另一场灾难。8 月 28 日旺达姆的第 1 军，3 万人，奉命“突入波希米亚”，并摧垮了构成施瓦岑贝格的联军右翼的俄军。旺达姆在毫无援助的情况下执行这一任务。8 月 30 日上午旺达姆被克斯特的普军诱入库尔姆附近埃尔茨山的一条峡谷，以致全军覆没，损失了所有火炮和装备，旺达姆本人也被俘。

乌迪诺、麦克唐纳和旺达姆遭致惨败，再次表明如果没有拿破仑本人对作战行动的积极控制，他的整个指挥系统就会彻底瘫痪。他的部属充其量都只不过被训练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自然也就毫无独立行动的能力。

德累斯顿会战前两天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动摇了拿破仑对其德意志邦

联各部队的可靠性的信心。威斯特伐里亚国王热罗姆送给大军团作为贡礼的两个轻骑兵团，途中携带全部武器、马匹和运输工具投敌。这虽然还不是根本性的军事灾难，但它不祥地预示着更严重的倒戈事件就会到来。

这可能是促使他没能亲自来参与对联军追击的原因。但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在前几天大雨中着了凉。马尔蒙则说，这是因为麦克唐纳在卡茨巴克河畔惨败的消息，使他担心那边的情况；这个说法或许比较有道理。

此时的拿破仑似乎忘记了他以往战争中一向奉行的全力击溃敌军主力的信条，反而对一城一地的得失非常重视。就在他取得德累斯顿大捷后不久的夜里，他口述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我必须在两项作战计划之间作出抉择：其一是利用战胜奥地利的有利形势向布拉格挺进，但我难以先敌抵达布拉格，而且这是一个坚固的设防城市，我不可能攻克它；另外，如果波希米亚发生叛乱，我势必陷入一种极其困难的境地。我虽可以据守布拉格至海岸一段的易北河，但它太长了。只要有一点突破，就敞开了通往威斯特伐里亚的大门，并将迫使我退入我的版图内最薄弱的部分。

其二是：进军柏林。这样我可以立即取得一项重大战果。可以保护汉堡到德累斯顿一线，而我将居于这条防线的中心，能马上把俄奥两军分割开来；可以在柏林找到大量食物，尤其是马铃薯，这样就可把这场战争打下去。这场对奥战争只能以 12 万人在德累斯顿和霍夫之间采取守势，这将给我军提供一个整编的机会。

对形势的这一坦率评论，展示了拿破仑的战略观念中的一套新思想：他不再醉心于蒙特诺特、那拿、弗里德兰和奥斯特里茨诸战役的方式，无情地摧毁敌人的军队；他思想上已迷恋上了地理目标——布拉格、柏林。更糟糕的是，在这次战役中，他已放弃了那些他迄今一直严格遵循并经常不断地同部下强调的基本作战原则：“集中你的兵力”，“切勿将它们割开来”，“保持相互支援的距离，以纵队行军”，“无情地追击敌人”，所以这些训示都已置诸脑后。他赋予乌迪诺和麦克唐纳的战斗目标两者相去 120 英里。旺达姆被派往埃尔茨，离他最近的支援部队（莫蒂埃的部队）在后方 20 英里的皮尔纳。营方阵的辉煌思想也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去了。

这样德累斯顿大捷也无法挽救他的军团的命运了。

### 三、布吕歇尔磁铁

布吕歇尔此时似乎变成了磁铁，三度把拿破仑的铁流吸引到德累斯顿城外遥远的地方……

三次劳而无功的出击连拿破仑也感到精疲力竭，内伊却报告说：“我完全被打垮了！”

德累斯顿大捷的喜悦并没有保持多少时间，旺达姆的不幸消息就传到了城中。

在回师德累斯顿途中，他曾命令法军中最刚毅的战士——旺达姆将军带领 38000 人去完成一项任务。这项任务，他原先想亲自率领比这多一倍以上的兵力去完成。这就是夺取皮尔纳及其以西的高原。这片高原控制着通向波希米亚的特普利茨的三条公路。其中最好的一条在诺伦多夫处翻过厄尔士山脉，从山峡可达库尔姆；另一条经过津瓦尔德山口；第三条在两者之间，但更难走。旺达姆应在皮尔纳以西或西南布阵，以切断敌人的退路。

按照这个命令，旺达姆于 26 日拂晓从施托尔彭出发，在以后的两天里，

远远打到同盟大军背后。

年青的符腾堡王子欧仁·奥斯特曼伯爵率领一支 14000 人的俄军力图加以拦阻，但怎么也拦不住。28 日，这支俄军被法军狠狠揍了一顿之后，还是能够脱身，且战且走，退到诺伦多夫山口，在库尔姆村后面据守坚固的阵地。

正当他们日益危险时，他们得到沙皇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军队及时支援。这两个君主过了津尔瓦德山口之后，听到东方炮声，推测危机严重。要是顶不住旺达姆，大军可能难进入波希米亚。但是，奥斯特曼得到匆忙派来的援军，终于打退了旺达姆的全力进攻。这时候，守军还不知道命运之神会有什么恩赐。

克莱斯特指挥的一个普鲁士军团，正在艰难地一步一步爬上三道关隘中的中间一道，忽于 29 日中午接到普王命令，要他们赶紧攀过山岭，转向东面，前往支援奥斯特曼。

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关隘塞满了车辆和大炮。但是，克莱斯特的一个参谋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马上转入交叉小路，插到旺达姆后面。这个新奇而惊险的计划执行了。

于是，法国将军旺达姆正向库尔姆后面的同盟军猛攻时，普军却从诺伦多夫山头蜂拥而下，在背后袭击他。尽管这样，法军还是英勇奋战，以求脱险。他们的将领蔑视死亡，拒不投降，向新来的进犯者猛烈冲锋，奋战到底，直至力尽被擒。

好几个骑兵连冲上陡坡，突击普军，一部分人杀出去了。4000 名步兵坚守一个天然壁垒，直至弹尽援绝，幸存者才投降。还有很多人冲进树林里，命运各有不同，有些逃脱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有些则被克莱斯特的后卫击毙。

库尔姆的惨败，情况就是如此。除了战败者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这一点不同之外，这场战斗可说是近代战争中的科戴因岔口。一支将近 4 万人的军队几乎全部覆灭，大炮全部丧失，只剩下小股筋疲力尽的残兵败卒。

这次惨败是谁之过？如果旺达姆和最靠近的各支法军保持联系，显然不会一败涂地，因为这几支法军本来可以从背后合击克莱斯特，把他擒获。

拿破仑显然想要圣西尔军团支援旺达姆。

28 日上午 9 时，他命令圣西尔和旺达姆协同作战，由莫蒂埃控制住皮尔纳。但在同一天早上，皇帝骑马到皮尔纳，却发现圣西尔、马尔蒙和缪拉正在扫荡战场，把大批俘虏赶进来。下午 4 时，他指示贝尔蒂埃下令旺达姆“突进波希米亚，击溃符腾堡王子”。接着，来不及组织追击，立刻就赶回德累斯顿。

他把老近卫军召回德累斯顿，连忙策划向柏林进军，并在第二天早上 5 点半钟指示贝尔蒂埃下令圣西尔“向马克森追击敌人，敌人往那个方向逃，就往那个方向追”。这个命令使圣西尔移师西向，追击巴克莱率领的俄军。这支俄军是为了逃避旺达姆而猛然改变方向，转到这边来的。

这样一来，通往特普利茨的东路较为畅通无阻，而中路却挤满追击者和被迫击者。拿破仑并没有发出指示。提醒旺达姆注意他背后留下了一个缺口。现在，圣西尔已在西面约 8 英里之外，拿破仑却没有命令在皮尔纳的莫蒂埃向前推进，和旺达姆保持联系。

毫无疑问，圣西尔和莫蒂埃本应共同商定与旺达姆保持联系的办法。他们缺乏先见之明，应受指责。但是，皇帝就在近处，哪怕是元帅，一般也不

会采取主动。

归纳起来，旺达姆惨败的原因，首先是他急于求胜，想博得一根元帅的指挥杖，于是向波希米亚冒进；其次是圣西尔执行拿破仑 29 日的命令，向马克森追击敌人，致使队伍西移；第三，是圣西尔和莫蒂埃忽视了共同商定沿诺伦多夫公路支援旺达姆的办法；但首要的是拿破仑返回德累斯顿，忘了确定办法，使各支部队在沿着东路追击中，未能及时协同作战。

库尔姆的惨败，破坏了拿破仑的整个战役。当旺达姆奋战到底的时候，在德累斯顿的皇上，正在起草那份论述进军柏林与布拉格各有什么好处的备忘录。他决定实行前者，因为这样可以使普鲁士的民族运动镇压下去，并且同达武以及驻守库斯林和什切青的法军联系起来。“到那时候，如果奥地利又来作怪，我就带一联合军队来德累斯顿。”

他以为奥地利在德累斯顿以南受到了打击，一定吓破了胆，也许会求和，于是暗中向弗兰西斯皇帝提出建议。麦克唐纳和旺达姆的不幸遭遇，使他的梦想破灭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不屈不挠，精力充沛，命令内伊接替乌迪诺（这位倒霉的将领要求解职），率领那支军队进攻柏林。他又命令弗里昂带一个纵队老近卫军去包岑，用滑膛枪托把麦克唐纳所部被打散了的兵卒赶回来归队。

9 月 5 日他听说麦克唐纳元帅情况危急，就亲自带领近卫军骑兵悄悄出发，以图击溃布吕歇尔。但是布吕歇尔又一次撤退了（9 月 4 日和 5 日），而同盟大军则又一次插过厄尔士山脉，威胁德累斯顿。拿破仑十分恼火地回师保卫这个城市，却听到了北方传来的坏消息。

9 月 6 日，内伊在登内维茨被打得惨败。这位猛将确实不是什么战术家，他的军事部署比乌迪诺还要糟糕。比洛和陶恩齐恩率领的普军英勇顽强，以寡敌众，夺取了胜利。幸亏黑夜降临，内伊才免于全军覆没，但也死伤 9000 人，被俘 15000 人，丢了 80 门大炮。他但白地向皇上报告，一句话就概括了自己的处境：“我完全被打垮了，还不知道我的军队重新集合起来没有。”他的军队终于集合起来了，退到易北河西岸的托尔高。

这样，两周之内（8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拿破仑在德累斯顿赢得了一场大捷，而他的助手们却在外围战中，在格罗斯贝伦、哈格尔贝格、卡茨巴克、库尔姆和登内维茨。吃了五场败仗。因此，同盟军就能压缩拿破仑的外围，使自己各部联系更密切，威胁他在皮尔纳和德累斯顿的深沟高垒的中央营寨。

但同盟军仍按预先制定的计划行事，拿破仑亲自率领军队往哪里推进，他们就从哪里撤退。所以，当他企图把施瓦岑贝格的队伍赶回希米亚时，那位将领就小心戒备，退到那些无法攻破的关隘，皇帝只好回德累斯顿。

但这方面布吕歇尔无疑更出色，他就像磁铁一样，一次次将拿破仑近卫军的铁流从德累斯顿吸出来搞得他又疲惫又困惑。正像他对马尔蒙说的：“棋盘上一片混乱，只有我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又一次突进厄尔士山脉，在库尔姆村上面的峡谷打了一场徒劳无益的小仗，结果还是得回师皮尔纳和德累斯顿。第三次进攻布吕歇尔的行动，带来了同样疲于奔命的结果。

其后数周，大军团一直采取守势。在德累斯顿与埃尔茨之间的平原上两军彼此对峙，双方均派出强大的侦察部队以探悉对方的意图。拿破仑亲赴前线视察，对部队的警戒状况极为不满。9 月 19 日，他发布了如下军令：

朕对轻骑兵团执行警戒勤务的状况十分不悦。戈布尔赫将军指挥的第一骑兵团，负责掩护全军侧翼，却没有设置警戒，所有战马均无管束。按照军法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可以处死。

朕发现一个骑兵团警卫班长在皮尔纳附近执行警戒任务时松缰放马，陛下命令该班长降为士兵。

凡驻部队翼侧的骑兵将领如违反现行命令，忽略派出警戒，使部队暴露在敌人突然袭击之下，一律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处以死刑。

下一步到底应该如何行动，拿破仑依旧举棋不定。在其后的数周里，他曾下令调动某些部队，但随后又取消了这些命令。他开始意识到，尽管他赢得了三场会战的胜利，但他已经输掉了整个战役。战争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了联军手中，他们的资源比他远为丰富。他很难决定到哪儿去过冬。一月份易北河即将封冻，哥燕克骑兵和普鲁士枪骑兵可以畅行无阻。驻汉堡、马格德堡和维滕贝格的法军以及什切青、库斯特林和法兰克福各处奥得河上的桥头阵地都将有被切断的危险。德累斯顿东部地区的补给日益短缺。部队的口粮减少到每人每天八盎司面包、八盎司肉和三盎司大米。9月23日拿破仑写信给庶务总长说：

军中无可食之物，要找点东西出来简直是幻想。

这些困难的存在促使拿破仑考虑从德累斯顿撤往供应状况较好的莱比锡。同时他还开始为自己的退却路线的安全而担忧。9月17日他派遣一名军官给维尔茨堡的奥热罗送去一份密码文件，要求奥热罗立即将第9军推进到科堡和那拿一带以掩护萨勒河上的渡口。

与此同时，同盟军在把敌人弄得疲惫不堪之后，就策划一次大胆的行动。布吕歇尔说服了同盟国的君主们，实行从波希米亚攻打来比锡，这样就可以绕过法军在德累斯顿南面构筑的防御工事，并且切断他们和法国之间的交通线。他自己则向西北方推进，和北方的军队汇合，然后与同盟大军在来比锡会师。

老将布吕歇尔留下少数部队，据守他以前在包岑的阵地，以便掩人耳目，自己则带领65000人悄悄地出发，作侧翼迂回，进兵维滕堡，在这个要塞上游约10英里的瓦滕堡建了两道跨越易北河的浮桥，赶走阻碍渡河的贝特朗属下几个营，筑起了保护桥梁的工事（10月3日）。完成了这一切之后，他就开始去寻找贝尔纳多特，结果在德绍以南和他联系上。

通过这次大胆进军，他把数达16万人的两支军队置于拿破仑阵线以北；加上他个人的影响，纵然未能使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在外交上的徘徊完全停止，但也起了抑制的作用。布吕歇尔南进来比锡的消息，终于使贝尔纳多特克服了犹豫动摇，下令跟从布吕歇尔进发。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如果拿破仑9月30日计划得以实行的话，打垮贝尔纳多特那支不和盟军配合一致的队伍，本来是何等容易。

但实际情况，库尔姆的惨败把拿破仑牵制在德累斯顿周围十几英里的地方达数天之久，使比洛和布吕歇尔得以乘时为同盟军换回北方的战局，从而唤起德意志人的爱国激情，迫使热罗姆·波拿巴离开卡塞尔，达武则只好在汉堡周围采取守势。

在那边，沃尔莫顿带领一支由俄国人、英国人、瑞典人和北德意志人组成的军队，以巧妙的行动箝制住这个最能干的法国元帅，使他无法与皇帝会

师，尽管拿破仑一直力求这样做。

与此同时，同盟大军由于从波兰开来5万俄国后备军而得到了加强，正在偷偷地通过厄尔士山脉两边的山隘进入来比锡以南的平原。这个行动并不是拿破仑没料到的。来比锡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位于肥沃的萨克森平原之中，是庞大的公路系统的枢纽。地处要冲，财富丰盈，这两点都使它成为显著的目标，胆大的敌人想切断拿破仑和法国的联系，自然要抢占这个地方。

由于命运逆转，他对来比锡也就越来越担心。但在目前，布吕歇尔在北进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也使他摸不着头脑。迟至10月2日，他仍未洞察布吕歇尔的真正意图。但两天后，他听说这个普鲁士将领已经渡过易北河，就立即带领近卫军匆匆赶去西北方，企图击溃携带辎重、行动不便的敌军，重新打通与维滕堡和马格德堡的联系。

他命令圣西尔守卫德累斯顿，缪拉守卫来比锡；他自己则据守穆尔德河畔的迪本。这个小城镇的位置几乎正当来比锡与维滕堡中间。从这里，他加强了内伊那支军队，命令这位元帅北进，从背后袭击贝尔纳多特和布吕歇尔。他自己则在迪本一座围着壕沟的城堡里，静候事态发展。

关于这个伟大人物在这4天里的烦躁不安，萨克森上校冯·奥德勒本的著作给我们留下了一幅生动的图画。四周摆满地图和公文，随侍左右的地理学家全神贯注，秘书战战兢兢，拿破仑一边在纸上乱画大字，一边心绪不宁地等着信使到来，倾听着脚步声。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过的。

的确，在他一生中，很少像在迪本的雨水，沼泽和雾瘴中渡过的日子那样，处于如此严重的危急存亡的关头。如果他能够抓到贝尔纳多特和布吕歇尔各处一方的机会，也许可以各个击破，把战争推进普鲁士的心脏地带。可是，他知道德累斯顿和来比锡远非安全。那边来的消息开始使他担心。虽然内伊、贝特朗和雷尼埃在北方摧毁了同盟军的后卫，但当他得知布吕歇尔正向西退到萨勒河对岸时，却未免有点不安，因为这个行动表明布吕歇尔想在来比锡附近同施瓦岑贝格会合。

考虑到这一点，拿破仑难以保持沉着，他想出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我要进军易北河，把他们的全部计划都打乱，在那里我占优势，因为我据有汉堡、马格德堡、维滕堡、托尔高和德累斯顿。他对于沿岸有一连串要塞的大河防线的效能，多么有信心啊！他的助手们却没有这样的信心。

为此，他于10月3日斥责贝尔蒂埃：

一个人决不应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大惊小怪，决不能让妖魔鬼怪吓得丧魂。一个人必须意志坚定，明察秋毫。

但当他提出渡过易北河的计划，当时在司令部还是引起一片惊愕，全体幕僚进见，请求他放弃这个计划，回师保卫莱比锡。他勉强地放弃了，却代之以另一个同样冒险的计划。他要击溃贝尔纳多特和布吕歇尔，或者把他们赶过易北河，然后自己渡河，溯右岸而上，在托尔高渡回左岸，于来比锡附近从背后袭击施瓦岑贝格。

如果他的士兵是走路的机器，而施瓦岑贝格在这段时间内又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个计划倒是满有希望的。但是，他慢慢明白了：事实上正当他坐在那里编制计划、口授公文时——他在10月12日深更半夜就发出了6封。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却在逼近来比锡。当日，他准备退守来比锡。第二天，俘获敌军一个使节，据供称，同盟军很有希望使巴伐利亚脱离法国方面。这

个情况，使拿破仑退守的主意更加确定不移。

消息是确切的。5 天前，巴伐利亚国王和奥地利谈妥，拨 36000 军队归奥地利调遣；作为交换条件，奥地利保证享有完全主权，倘若将来要他把任何地区交还哈布斯堡王室的活，奥地利保证给予充分的领土补偿。

现在，无论他如何固执，他都必须向莱比锡撤退了，望着因往来徒劳奔波而显得无精打彩的部队，拿破仑的内心感到一阵不安……

## 第三十二章 长河落日

### 一、元帅们怎么了

当拿破仑退守莱比锡时，他发现他的元帅们的表现是如此的糟糕……

奥热罗反驳说：“把意大利战役那些老兵给我，我会证明，我还是那个奥热罗！”

尽管拿破仑内心一万个不情愿，他还是决定撤出德累斯顿。

事实上，他在初次听到巴伐利亚背叛的谣传之前，便已安排向来比锡撤退了，进退反复的不断行军，加以缺乏给养，已经把他的军队弄得没精打采。

10月6日拿破仑终于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不顾一切将打击力量集中于迈森，迈森对面之敌似乎正在集结，威胁着他通往莱比锡的主要退却线。翌日，他离开德累斯顿，偕同萨克森国王与王后，前往迈森。但他仍旧拒绝承认正在放弃萨克森首都。他留下圣西尔的第十四军防守该城，并在忱森给圣西尔下达了一份语无伦次的指示：

我希望诱使敌人会战。10月8日全天务必守住皮尔纳前面的阵地。我将于明天最后作出决策。如果还有诱使敌人交战的一线希望，我的意图是坚守德累斯顿。准备好面包，加修工事，撤走一切可以后送的伤员。连德累斯顿的水果车也可用来运送伤员。请老百姓放心，告诉大家我从未考虑过撤离德累斯顿，它有5万人在守卫它。

随即，拿破仑将大本营后移40英里，设在通往莱比锡的公路上的乌尔岑，在这里又向部队发出了一系列矛盾百出的命令。此后，他再也没有返回德累斯顿。

10月10日拿破仑又将大本营移至莱比锡以北20英里的杜本，宣称他的意图是率主力在维滕贝格渡过易北河，歼灭布吕歇尔军队。他甚至考虑放弃莱比锡向马格德堡和柏林北进。但是就在同一天，他又告诉缪拉在打败西里西亚军团后，他很可能于13日返回莱比锡。他的敌人现在正从三个方向朝他逼近，他必须集中全部兵力于莱比锡进行一场决战。缪拉奉命在该城东南的山丘上阻击施瓦岑贝格，内伊则退至东北方向陶哈附近阵地迎战布吕歇尔。

当他在14日步步接近莱比锡的时候，感到十分沮丧，是大有原因的。同行的萨克森国王和王后，最近这些日子里，无可奈何地跟随着毁坏了他们那一度是欢乐的国王的这个扫帚星。来到城外，他们就分手了，国王和王后入城寻找栖身之所，皇帝则前往瓦肖附近的缪拉的司令部。

在那里听到的情况，也是颇堪忧虑的。那天，那不勒斯国王缪拉没有显出昔日的本事。虽然他手下的骑兵比同盟军派出侦察的骑兵要多，但是，由于进攻地点选择不当，他率领的几个旅阵列松散，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战，结果是同盟军占了上风。

他的元帅们都怎么了？先是乌迪诺，接着便是麦克唐纳和内伊，现在又有缪拉和奥热罗。他们似乎都已失去了往日勇冠三军的勇气。

当晚，他在罗伊德尼茨村缪拉的指挥部里接见了他的元帅们。他靠在火炉旁，态度冷淡，一口气点了好几个失职者的名字。点到奥热罗的名字时，拿破仑说他不是斯蒂维那雷镇之战的奥热罗了。暴躁的奥热罗反驳说：“哦！

把意大利战役那些老兵还给我，我就会证明，我还是那个奥热罗。”

事实上，拿破仑自己也不是当年的拿破仑，甚至不是德累斯顿之战的拿破仑了。在德累斯顿，他迅速集中兵力，打败了敌人。而现在呢，15日那天并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性的事情，因而使同盟军有时间把计划搞得更完善。

那天清早，布吕歇尔听说施瓦岑贝格第二天就要从东南方进攻来比锡，但有一个军团要派往西面，从林德瑙那边威胁来比锡。那个普鲁士将领于是从萨勒河畔匆匆赶去。当晚，普军营火耀目，马尔蒙知道西北也会有敌人侵袭来比锡。

拿破仑尽管接到了这位元帅的警报，还是不相信北边会严重受敌。直到16日黎明，他仍然命令那里的军队准备穿过来比锡，袭击施瓦岑贝格的大军。如果拿破仑在15日发出这个命令，也许一切都会顺利，因为当时除内伊和雷尼埃两个军团外，所有能调动的军队都在手边，总数几乎达15万人，而施瓦岑贝格的兵力还未至于超过他多少。但是，16日发出这个命令就不但大迟，而且招致北边的失败。

拿破仑集中考虑的是南边。他这边的阵线，沿着比锡以南和东南约三英里的瓦肖和利贝特沃尔维茨附近丘陵起伏的地带伸展，向外弯曲。他右边有普莱泽小河一带的沼泽地作掩护，中央阵地横跨通向德累斯顿的公路，左翼扎在一条叫做帕尔他的小河上。这条小河蜿蜒伸向西北，在城北形成天然的险阻。

但在细心人看来，他的阵地并不牢固。他后面那座城市，城墙古旧，毫无军事价值，而且北面、东面和南面有好几条来路集中到这里，但万一他吃败仗，却只有一条退路，那就是向西跨过洪水现已泛滥的普莱泽河和埃尔斯特河。

然而，这位伟大的统帅似乎只想到胜利。他已经下令麦克唐纳和内伊从陶哈前来支援，马尔蒙也要来。集中这些兵力对付施瓦岑贝格拉得很开的阵线，拿破仑指望第二天就能战而胜之，然后打垮布吕歇尔和贝尔纳多特彼此不协同行动的军队。

拿破仑和缪拉正沿着利贝特沃尔克维茨附近的山脊策马前行，则到9时，对面山上的同盟军连续急放了三炮，堪称为“民族之战”的一连串的战斗打响了。

疯狂的炮火连续六个小时震撼着大地，战斗来回反复，胜负难分。但当麦克唐纳军团从东北方插入时，同盟军就开始败阵。拿破仑立即出动拉图尔—莫堡和帕若的两个骑兵军团，进攻同盟军的中军。

接着展现的是一幅蔚为壮观的战争图景。

12000名骑兵从山脊后疾驰而上，分为两大群，以密集队形直冲对方阵线的薄弱点。那不勒斯国王缪拉一马当先，勇猛如常，率领骑兵，气呼呼地扑上对面泥泞的山坡，挥刀斩炮手，包围俄军方阵，连那三个同盟国的君主也不得不慌忙退却，以免被擒。

但是，缪拉这样狂风似的飞驰，那些战马很快就筋疲力尽了。同盟军从普莱泽河彼岸的后备队调来了帕伦的哥萨克骑兵和西里西亚的胸甲骑兵，及时发起冲锋，把法军骑兵打得慌乱而退，连骁勇善战的两位军团将领也折损了。经过士兵奋战，同盟军收复了所有丢失的阵地。当日结束时，双方不分胜负，各损失了约2万人。

与此同时，在来比锡的西边，贝特朗打退了朱莱的奥地利军团向林德瑙

村的进攻。但在这以北，马尔蒙却受到严重挫折。他遵照拿破仑的命令，正撤回来比锡时，在默克思受到约克军团的猛烈攻击。

在这个村庄及其东面的奥伊特雷茨什之间，这位法国元帅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抵抗。布吕歇尔希望俘获他整个军团，因此请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骑马回贝尔纳多特处求援。这个英国使节在哈勒找到瑞典王储，恳请他尽一切努力，不要做唯一没有参战的将领。但是此行目的没有达到，贝尔纳多特的军队距离太远了。默克恩村经过多次易手，约克的普军才最后把马尔蒙赶了出来。

马尔蒙的确就差在得不到内伊军团的支援，而贝尔蒂埃原先使他以为，一旦敌人向他大举进攻，他是可以指望内伊来支援的。

但是，发布的命令含混不清，甚或互相矛盾。内伊原来受命跟随麦克唐纳前进，以造成排山倒海之势，击溃施瓦岑贝格的右翼。因此，他只派出一个师的薄弱兵力掩护马尔蒙的右翼，自己则带领其余各师南进。中途接到来自默克恩的急信，要他回那边去，结果他那 15000 兵整天都是徒然跑来跑去。

这个不幸事故是十分严重的。如果内伊加强了麦克唐纳的侧翼包抄行动，本来有可能粉碎同盟大军的右翼。如果他给马尔蒙以有效的增援，北面的阵地本来有可能守住。事实却是，法军从默克恩狼狈败退，损失 53 门大炮。但是，约克军团的 21000 人也给他们消灭了 8000。就交战的兵力相对而言，陈布埃拉和默克恩的战斗是拿破仑历次战争中伤亡最惨重的两仗。

整个来说，拿破仑使同盟军遭受到比他自己更为严重的损失。但是同盟军能够弥补这些损失。第二天，本尼格森带着 41000 俄国后备军来到东面附近；科洛雷多的奥地利军团也开到了；在北面，贝尔纳多特的 6 万北方军据悉正从哈勒进兵增援布吕歇尔。

但拿破仑靠得住的补充力量只有从迪本开来的雷尼埃军团 15000 人，大部分是萨克森人。圣西尔军团的 27000 人在德累斯顿，距离太远了。让这位元帅孤立无援地留在东南方，而达武又被困在汉堡，拿破仑对自己的轻率想必十分后悔。经过 16 日的大厮杀，他剩下的有生力量不过 15 万，其中的德意志各师团已经对无休止的行军和艰苦的生活发牢骚。

一切都使人丧气。那个安息日早上，莱比锡四周一片阴沉凄惨，城里只听见伤员的呻吟和市民的哀叹。但是，拿破仑并不气馁。在连绵的雨中，他和缪拉沿着普莱泽河堤岸不停地踱步。缪拉肯定他说，敌人已受到严重损失。索然无味的散步结束后，皇帝把自己关在帐篷里。他已下定决心，要再碰一次运气。

在俘虏当中，有个奥地利将军默费尔特，拿破仑的第一次外交胜利，也就是累欧本那一次，是以他为对手而赢得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后，也是默费尔特带来最初的停战建议。这些回忆触动了这个伟大的科西嘉人的迷信心理；因为在危急的关头，最坚强的个性也会回复到受原先的本能所支配。

皇帝于是又把这位吉星找来，同他恳切长谈，首先对他前一天在德里茨包抄法军左翼的努力表示恭维；接着提出要给他宣誓释放，让他把停战建议带回同盟军总部。

拿破仑声称自己在来比锡周围还有 20 多万军队，然后把话题转到欧洲局势。奥地利为什么背弃了他？在布拉格，奥地利本来可以强令欧洲接受条件。但英国人不要和平。对此，默费尔特回答说，他们非常需要和平，但这不应该是一时休战，而是以欧洲均势为基础的和平。

“好吧”，拿破仑答道，“让他们把我的岛屿还给我，我就把汉诺威还给他们；我还要重建各个撒汉城市 and 已经兼并的〔北德意志〕各省……但是英国想要我答应在自己的港口建造主力舰不能超过 30 艘，那又怎么同它谈判呢？”

至于来因邦联各邦，凡愿意者均可退出，但是对那些要他保护的邦，他绝不会撒手不管。至于给予荷兰以独立，他觉得很难；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个国家就会受到英国控制。意大利应全部归一个君主统治，这样将同欧洲体系相适应。他已经放弃了西班牙，西班牙这个问题算解决了。

这位将军带回了这些和平建议，但同盟国的君主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儿。他们认为彻底绞杀拿破仑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已经来临了。

多少年来，欧洲的君主们给他踩在脚下，饱受屈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曾让他接二连三地打得喘不过气来，不得不献出路易丝公主，以可耻的联姻换取苟延残喘的机会。普鲁士就更惨了。为了保住自己强国地位，美丽的路易莎王后屈身侍敌，试图以美色和眼泪来换取他的恩赐，他竟毫无犹豫地拒绝了。以至可怜的王后不久便在羞愤中死去。亚里山大不仅在提尔西特蒙受屈辱，而且还忘不了那毁掉“圣城”的莫斯科大火。

然而，在他们中间，贝尔纳多特却更想置拿破仑于死地，他不仅要残酷地报复这个让他妒火中烧的情敌，而且还想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过一把皇帝瘾是他此时最迫切的想法，他知道沙皇似乎支持他这一想法。他近来作战一向不积极，那是不愿招致极富民族感情的法国人的反感，做法国皇帝没有法国人的支持怎么行！

看来拿破仑再劫难逃了。

## 二、莱比锡的钟声

来势凶猛的 30 余万同盟国军队有如三股强劲的飓风，似乎要把莱比锡这座商业城市抛到莱茵河里……

拿破仑说：“如果当时我有三万发炮弹，今天我就是世界的主人！”

当拿破仑垂头丧气地离开莱比锡时，郊区的教堂传来了永远告别法国统治的钟声……

16 日的血战对双方来讲都损失惨重，但同盟国的军队很快就可以得到补充，现在他们正在积极积蓄力量，准备最后一击。

显然，同盟国对拿破仑已经可以任意施为，这一点他自己也猜到了。星期天傍晚的时候，他把自己那些给雨淋得浑身湿透、饿得半死的军队往后撤，向来比锡靠拢；因为布吕歇尔已在北面取得进展，威胁拿破仑的退路。

但这本是他自找的，莱比锡这个地方根本是最糟的战场。当年的莱比锡和现在一样，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位于艾尔斯特河、普莱泽河和帕尔他河交汇处的浅沼低洼地的中央。从北面、东面、南面向莱比锡会聚的七条大道均被联军封锁。西南方向上尚敞开着一条唯一的退路，经过一座石桥，穿过艾尔斯特沼泽地，沿上萨勒河谷可达埃尔富特、戈塔和美因茨。

这正如英国的威灵顿公爵所说的：

“波拿巴置身于任何其他军官都会避开的境地，而且留在那里太久，与任何审慎的观念不能相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主动撤退，情景就会不同，同是盟军也不可能如此斗胆逼近莱茵河。”

尽管只有这一座石桥，他却只在口头上要士兵们再架上几座，但这几座桥毕竟没有架起来，这一点参谋长贝尔蒂埃也有责任。正如马尔博说明，参谋长贝尔蒂埃已经形成一种死板的习惯：没有书面命令，他绝不采取行动，而这样的命令又没有下达。在别列津纳河上最后发生的惨剧，主要也是由于幕僚犯了同样的错误；可是这次又如此疏忽，没有确保退路，这就更加奇怪了。

事实上，在整个战役期间，拿破仑一直都不想撤退，他总是想侥幸一逞，但他始终没有找到机会。

但是到了 16 日晚，他确实已经有了撤退的想法，可是他没有马上采取行动。现在欧洲各民族一起向他合围。北面是普鲁士人、俄国人、瑞典人和少数英国军队。东南面是从阿尔卑斯山到乌拉尔山各地调集的同盟大军密集的队伍。在来比锡东面的本尼格森所部，其中还可以看到西伯利亚的巴什基尔人，他们使用弓箭，因此法国士兵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做爱神。

对付这 30 万人的包围圈，拿破仑的兵力还不到敌方的一半。

但法军仍然坚持战斗，即使不能取胜，也要捍卫自己的荣誉。在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他在 16 日以英勇作战赢得令人羡慕的法国元帅的军衔）率领下，波兰人再一次为了十分渺茫的民族独立而作殊死战斗。

拿破仑和他的参谋人员，站在普罗布斯泰达后面一座小山上，旁边是一座残破的风车磨房，恰好象征着他的命运。再往南面，有一座更高的山，三个同盟国的君主在那里，看着硝烟起处，形如巨大的马蹄，慢慢地向该城围拢。这场规模宏伟的战斗确实无法形容。在东北面，瑞典王储率师逐渐推进，渡过帕尔他河，布吕歇尔则猛攻城郊。

在蓬恩斯多夫村附近，同盟军在敌军防线中找到一个破绽：雷尼埃的萨克森人有背叛的迹象。上午已经有少数人跑到俄军那边，到下午 3 时左右，又有一些高呼“乌拉”跑了过去。总共跑了不下 3000 人，带走了 19 门炮；但这些炮立即起作用，掉转来打法军。拿破仑带领部分近卫军赶到那边，挽回了战局。但也只能稳住一时。守军处处寡不敌众。

拿破仑在场给人们的鼓舞，以及纓拉、波尼亚托夫斯基、维克托、麦克唐纳和数以千计的无名英雄的拼死奋战，都难以抵挡成群密集的同盟大军。在北面和东北面，马尔蒙和内伊同样被压倒。最糟糕的是，炮弹越来越少了。后来皇帝写信给克拉拉克，以情有可原的夸张说：“如果当时我有 3 万发炮弹，今天我就是世界的主人夜幕降临，这位主帅精神疲惫，情绪低落，回到风车磨房，指示贝尔蒂埃下令撤退。接着，他在营火旁边，倒在板凳上酣睡，将领们在伤心的沉默中看着他。四周是一片黑暗，最后的战斗呼喊声、伤员的呻吟声、军队撤退的低沉的隆隆声，此起彼伏一刻钟后，他猛然醒来，对僚属投以诧异的目光，然后振作起来，吩咐一个军官去见萨克森国王，把局势告诉他。

次日清晨，他退入来比锡，到国王那里作了短时访问后，就骑马去西门。他走得很及时。他那依然庞大的军队，从三条公路源源不绝地入城，汇合起来，使每条街道拥挤不堪，密度每小时都在增加。

普军和瑞典军正突入北郊，白衣的奥地利军则在南面把守军往城赶。逃亡的人群挤得好苦，慢慢地穿过市区，走向西门。那边，同盟军的枪弹已经开始在跨越普莱泽河和埃爾斯特河的拱桥和堤道上空呼啸，而在北面，俄军的“乌拉”声又越来越近，一切更呈混乱。

弹药车、宪兵、妇女、突击队和炮兵，马车和牛群，受伤的和垂死的，统率军队的元帅和跟随军队的小贩，全挤在一起，成了一股难以区分的人流，大家都要在那条逃命的窄路上争个立足之地。

这时，在这片喧闹声的上空，却传来解放了的郊区的快活的钟声。三天前，这些钟还不得不按照拿破仑的命令，为他的胜利而鸣，如今却敲起来向法国的统治永远告别。

在人群挤压下，架在埃尔斯特河上的临时渡桥垮了，溃逃更为狼狈，大家更疯狂地冲向行车道。眼见没有希望冲上去的人，数以百计地跳进涨满的河水，但是能游到对岸的寥寥无几。淹死的人当中，有波兰骑士中的佼佼者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

但是转眼还要发生更加倒霉的事。一个工兵班长在他长官不在场时接到命令：追兵一到便炸掉西门外的桥梁。谁知布吕歇尔派出萨肯所部的俄军，沿着城西北的河道迂回进攻，阵阵齐放的枪声，吓破了这个班长的胆，后卫部队和一大群落伍的士兵还在河东边，这个惊慌失的班长就把地雷引爆了。

当天的惨败，至此为极；落在同盟军手中的将领竟达 30 名，包括洛里斯托纳和雷尼埃在内，普通士兵 23000 名，还加上大炮 260 门，弹药车 870 辆。

拿破仑从林德瑙村不时回头凝视那可怕景象，但是总的说来，他在忙于整顿几经艰险渡过了河的队伍。老近卫军还在，还是向来那样坚强，并且保存了他们的 120 门炮：青年近卫军却只剩一些残兵。

皇帝置身于当天的种种恐怖情况之中，仍保持沉着，泰然自若，但旁观者见他浑身都是汗水。天色将晚，他转过身来，策马西去。经过疲惫而又饥饿的行列时，许多人报以愤怒的目光和低声的咒骂。人们记得，恰恰一年前的今天，大军撤出莫斯科，从此逐步溃散。

尽管伤寒病为患，德意志各邦背弃法国，同盟军骑兵不断袭击，这支撤退的军队还是坚决奋战，开赴莱茵河。

10 月 30 日，快接近法兰克福时，拿破仑发现雷德指挥下的 4 万名巴伐利亚军挡住了他的去路，此时，巴伐利亚国王已经转而效忠联军方面。德劳特指挥 50 门火炮投入战斗，将对方打退。

11 月初，4 万名武装士兵和为数更多的没有武装的掉队人员在美因茨列阿过桥。拿破仑不但丢了德意志，还在德意志各要塞留下了多达 19 万的军队，几乎全是法国人。第二阶段战役开始时，他有 1300 门炮，现在剩下不到两百门用来保卫帝国。

这次大败的原因不难找到。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拿破仑把赌注全压在据守易北河一线，于是使自己陷于敌境。只要他一有垮台的征候，德意志的民族情绪必然会激发他背后的弗兰科尼亚人和威斯特法亚人起来反对他，危及他的交通线。

就战略而言，他重犯了麦克 1805 年所犯的的错误。拿破仑依靠一条河流为阵线，很容易被敌人包抄。奥地利一向他宣战，他在易北河的阵地就像麦克在乌尔姆的伊勒河阵线一样危险。然而，明明危险会来自波希米亚这个在他后方伸展很远的巨大的山区营垒，他还是让军队散布在科尼希斯泰因至汉堡一带，而且贸然劳师远征西里西亚，北进迪本，这就使他在萨克森的阵地简直无法防御，几乎任由同盟大军摆布。

他的目的首先是坚守易北河一线；他也要保持与法国之间的交通线，但这是其次。同盟军的目的就是让他占据易北河一线，却切断他与法国的联系。

他们一开始就计划进攻来比锡；对德累斯顿的进攻是后来才想到的，执行起来也是胆怯而缓慢的。但是，只要他们的大军据守厄尔士山脉不放，他们就使拿破仑东进和北进的行动软弱无力，而且只会对同盟军有利。

至于同盟军计划的实施，无疑应归功于布吕歇尔和格奈森诺。他们在拿破仑进入西里西亚时机敏地撤退，他们给麦克唐纳以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他们大胆地从侧翼进军，先到瓦滕堡，继而到哈勒，这些都是卓越的功勋。欧洲大陆，人物庸碌，在这一片平庸无奇之中，想不到竟然冒出一股惊天动地的力量，有如火山爆发；无疑地，正是这种情况，使拿破仑愕然不知所措，以致产生上述结果。

对拿破仑来说，面对在数量上占优势的联军，要在军事上坚守易北河一线是不可能的。他的棋盘已经铺得大长了，而他思维的灵活反应能力却正在衰退。从汉堡到德累斯顿的直线距离为 240 英里，而江河则更是长得多，只要下决心，许多地方都可越过。然而拿破仑却让最优秀的军长达武率领 3 万之众守汉堡孤城，在这条线的另一端他同样让圣西尔和穆顿率 3 万人闲居在德累斯顿。假如拿破仑能像威灵顿那样选择适当的防御阵地予以占领，将上述 6 万人充分利用起来，并由精明强干的将领指挥，那么他很可能赢得莱比锡会战的胜利。但事实不是这样，他把自己推入了绝境。拿破仑的军事天才最终为其政治野心所葬送。

这段时间内，拿破仑写给妻子路易丝的信中的话，除了亲热的夫妻间问候与思念之情的倾吐外，他多是报喜不报忧。显然，在他的妻子面前，他不想把莱比锡的错误归于自己，也不想因莱比锡的失败吓坏了自己娇小的妻子，仅选几封如下，可见一斑。

我心爱的妻子：

你会从通报中获悉情况。弗兰西斯爸爸还算有头脑，没有亲自出阵。亚历山大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则是亲自率军上了阵。但他们败得很惨，只得仓皇撤退了。我健康很好。再见，吾爱。

希望明天能收到你从布拉格发出的信。

Nap

亲爱的：

我打了几个漂亮仗，狠狠地击败了施瓦岑贝格亲王和亚历山大皇帝。弗兰西斯爸爸的部队从来没这么狼狈过，不堪一击。他们到处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我们擒得 25000 名俘虏，缴获 30 面军旗和许多门大炮。我将把这一切呈献给你。我健康很好。但愿你在瑟堡玩得愉快。两天未收到你的信，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亲爱的：

三天来没有接你信，因为游击队骚扰我军后方，切断了交通。我相信，这个局面会很快结束的。我身体很棒，事情也顺当。再见，吾爱。

Nap

钟爱的路易丝：

我已抵达法兰克福，即将去美因茨。昨天、30 日，我在汉瑙重创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军。他们有 6 万多兵力，被俘虏 6000。我们还缴得一些军旗和几门大炮。他们真愚蠢，以为能阻击或切断我。我健康良好，身子从来没这么棒过。再见，吾爱。予罗马王一吻。23、24 及 25 日的信使失踪，26、27、28 日的信使则在美因茨，估计一小时后即可见到他们。

Nap

钟爱的路易丝：

已接到你 10 月 30 日的来信。你及小罗马王身体健康，令我欣慰异常。我看巴黎的人过分惊惶。我的部队绝对优越于敌军，他们将比预料更早地被击败。请镇静、愉快。笑那些惊慌失措者吧！一切属于你。

Nap

钟爱的路易丝：

今天早晨我通过电报写信给你，告诉你我已安抵美因茨。很高兴，你健康已好转。你所谈及儿子的种种给我很大的快慰，我很想看看他。看来他很听话。代我吻他一下。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我的爱妻。

已接得你 11 月 3 日信。假如路易作为法兰西亲王回来，在皇帝宝帐旁占一席之地，我将接待他，忘却他所发表的对我的诽谤。如果他作为荷兰国王而来，那他就不够宽宏，不该在我日理万机之际，还迫使我对他采取严厉措施法。但此人是个笨伯。你应怜悯我，我有这么个糟糕的家庭。而我，曾给了这一家每个成员以荣华富贵的啊！我的健康很好。我在重组军队，一切都会上轨道、好转。吻我儿。一切属于你。

Nap

钟爱的心上人：

已接得你 4 日来信。看到你高兴、健康，甚是欣慰。吻一下小罗马王。我健康颇佳。此间天气已有点冷。军队在整顿、改编中。再见，吾爱。

写完这封信后，拿破仑于第三天就返回了巴黎。  
他要在那里再重头开始。

### 三、最后一棵橄榄枝

从四面八方扑向法国的同盟军有如汹涌的狂涛无情地冲决了比利牛斯山，跨越了莱茵河，拿破仑面临灭顶之灾，但他却拒绝抓住梅特涅伸出的最后一棵橄榄枝……

亚里山大残忍他说：“只要他活着，就绝不可能安全！”

拿破仑终于又回到了巴黎。

1813 年 11 月 9 日，拿破仑披着征战的硝烟和尘埃踏进了圣克卢宫。在前厅焦急等候着远方战报的路易丝，一眼就看到了大步走入宫中的丈夫，她马上惊叫一声，快步地扑到了拿破仑的怀里。

拿破仑紧紧拥抱着亲爱的妻子，轻抚着她美丽的金发，喃喃地道：“我最亲爱的，我终于又能同你在一起了。”

路易丝极喜而位地道：“是你吗？我日夜思念的亲人？”

“当然是我”，拿破仑给娇妻擦着脸颊上的泪水笑道：“该高兴才对，傻姑娘。”

这时候，在一旁玩耍的小罗马王，也立刻认出了分别数月的父亲，蹒跚着步子，一边大叫“爸爸、爸爸！”一边向拿破仑张开了两只胖胖的小手。

拿破仑松开了路易丝，一把抱起了小罗马王，把唇深深地印在了小罗马王的唇边，同时，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慢慢地淌了下来。

小罗马王也掀起红红的小嘴唇，频频地亲吻着久别重逢的父亲，一边亲一边喃喃地道：“爸爸不走，爸爸一直抱着我好吗？”

拿破仑轻扶着儿子胖胖的脸蛋儿道：“爸爸是去为你而战的，宝贝儿。”

回到巴黎，拿破仑尽管非常想沉醉在与妻儿的重逢喜悦之中，但是，整个欧洲的局面和国内形势的日益严峻不允许。

首先这次回到巴黎，法国平民的反应非常冷淡。沿途没有以往的欢呼人群，没有鲜花和笑声。饱尝战争苦难的法国人民，已经倾尽了财力和人力，他们无限地企盼一个和平稳定、歌舞升平的环境。

法国军队中的将官元帅们也对拿破仑表露出厌烦再度征战的情绪。先前一次又一次的捷报频传，使他们在战场上捞得了大量的财物，在法国人民发出的敬佩钦服中满足了军人的自尊心，但近日战争中接二连三的溃败，已使他们开始担忧自己的性命是否会同拉纳一样横尸异国，而且他们极想用战争中掘取的金钱用在和平的环境里，渡过一段贵族般奢华享乐的生活。尤其是拿破仑愈加拔扈、不容置疑的性格早已使他们忍无可忍了。拿破仑曾私下与一位军官聊天，拿破仑问他：“你还想不想跟我去打仗？”军官毕恭毕敬地道：“如果陛下命令的话，我会去的。”拿破仑又问：“如果问你是否自愿呢？”

军官沉思了一会儿道：“陛下，我不自愿。我们兄弟三人，已有两位在战场中牺牲了。我非常想在巴黎更多的陪我妻子跳跳舞、陪我儿子做游戏、陪我父亲听听歌剧。”

拿破仑听毕，半天才缓缓地道：“是啊，我也想多陪我的妻子跳舞、陪我的儿子做游戏呀，可是敌人怎么肯呢？不打仗怎能换来和平呢？”

这时富歇和塔列朗也开始了积极的策划推翻拿破仑的行动。他们先是多次到德茜蕾家中频频献媚，为反法联盟打败法军后给自己铺条后路，而且在朝野上下，四处游说渲染，说法国目前四面楚歌的局面，全是拿破仑个人的罪责，是拿破仑战争狂妄的表现。而且富歇和塔列朗同缪拉勾结在一起，暗地里与英国来来往往。对手中有权的朝野人员，他们或金钱相诱、或武力相胁，一时间，他们的党羽日渐增多。

拿破仑感到他正处于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这次失败与一年前远征俄国的失败不同。那时，他也损失了40万军队，但其中一半是外籍兵，而这次在萨克森牺牲的，在波兰、德意志和西班牙各个要塞勇敢地坚守的士兵，几乎全是法国人。他们相当于古罗马军团的“第三列”，是法国全体作战兵员中的生力军。

现在，由于这支曾经战无不胜的军队已尽了几乎全部战斗力，面对从四面八方汹涌而至的同盟军已溃不成军。

在西班牙，威灵顿已经封锁潘普洛纳，攻占圣塞瓦斯蒂安，在一连串拼死战斗中把苏尔特打退到比利牛斯山，并于拿破仑在来比锡被打垮前11天在法国土地上插上英国国旗。接着，英国的这位伟大统帅，遵照同盟军各国君主的紧急要求，向北推进，攻打法国人在尼维尔河以南经营了3个月的防线，把敌人赶过对岸，法军伤亡4200人，损失大炮51门（11月10日）。

北线也出现了同样情况。同盟军受到德意志那些次一级的王公的欢迎，他们答应招募军队，总数达25万以上，以报答同盟国保证其主权的协议。贝尔纳多特进击丹麦人，把达武孤立汉堡，这位元帅就在这里勇敢地坚持到战争结束。

荷兰将军比洛在一支人数不多的英军援助下，于11月初侵入荷兰；荷兰人喊着昔日的口号“奥伦治复兴”，扯下法国三色旗，迎回了奥伦治亲王。

在意大利，欧仁仍然忠于他的继父，拒绝同盟国的一切诱降提议；但缪拉的忠心已为同盟国的秘密建议所动摇，开始表现出倒戈的迹象，新年一到，他就果然这样做了。

此时的拿破仑开始坦率地承认自己在1812、1813年的战争中表现的过失和冒进了。他曾多次在私下对心腹科兰古道：“我是错了么？”

科兰古对待拿破仑始终忠心不二，不管拿破仑是在顺境是在逆境。此时刚接替马雷出任外交大臣。他坦白告诉拿破仑道：“是的，陛下，你是错了，出征俄国本身就是一个不明智的举动。”

拿破仑说：“可是目前呢？我同意议和。”

科兰古道：“敌人不会同意的，而且即使同意，其代价也许将是整个法国丧失主权。”

拿破仑痛苦地道：“不！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法国，我不能在我的手中把我的法国拱手奉给英俄的。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些跟随我流血牺牲的士兵们不会答应的。”

科兰古冷静他说：“是的，可是，我们再战，会有更多的士兵流血牺牲。”

拿破仑更加痛苦地道：“惩罚我吧，但别让法国成为别人的领土。”

科兰古道：“是的，法国人民会在敌人进攻时觉醒的。”

但科兰古说同盟国不会同意议和并不完全正确，现在梅特涅又在积极活动，策划新的和平运动。他这一活动甚至得了英国的支持。

11月8日和9日，梅特涅在法兰克福两次会见了圣埃尼昂男爵；他是科兰古的姻兄弟，原任法国派驻魏玛的使节。这位奥地利宰相向他保证，同盟国尤其是英国是有节制的，它们的愿望是在均势原则基础上建立持久和平。法国必须完全放弃对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控制，回到其自然疆界即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内。

英国驻奥地利大使阿伯丁勋爵和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杰伯爵参加了第二次会见，并对梅特涅这些话表示同意；后者还保证说服普鲁士也赞成。阿伯丁又声言英国准备放宽航海条例，放弃它已夺取的许多殖民地，以期实现持久和平。

对这些在法兰克福提出的建议，拿破仑吩咐将被免辞的外交大臣马雷给予含糊其辞的答复，表示可以考虑，并提出在曼海姆召开全欧会议。但马雷复文（11月16日）中有一句奇怪的话，造成了不良的效果；这句话说：“所有国家，无论从大陆的角度或从海上的角度看，均得以独立，以此为基础的和平，向来是皇上（拿破仑）所企求，也是其政策的始终不渝的目标。”

拿破仑在正要遭受灭顶之灾时，对这样一棵救命的橄榄枝竟采取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也许是他凭经验判断同盟国方面并没有什么诚意。事实上，他这一判断又错了。

梅特涅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和平建议，当然不是出于对拿破仑的同情，而是基于对奥地利利益的深谋远虑。他不愿看到消灭了拿破仑帝国之后，亚里山大一人主宰欧洲事务的局面，也不愿普鲁士过分强大，这对奥地利将构成致命的威胁，他希望保存仍有一定实力的法国，以实现欧洲的均衡。

11月10日，他给科兰古发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话：

“……圣埃尼昂先生会向你转述我[和他]的谈话。我并不指望这些谈话会起什么作用，但求尽到自己的责任而已。法国要签订和约的话，决不会有比目前提出的这个和约更有利的了。各国今天

愿意缔结这个和约；如果它们军事上失利，明天也会愿意。但如果它们取得新的胜利，它们的眼界也许就更广。同盟国大军压境，可能有利于法国政府组织庞大的军队。这些问题对文明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未可预料；但拿破仑皇帝是不会讲和的。我对此深信不疑，直言不讳；要是我错了，那我是再高兴不过的了。”

这封信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是真心诚意的。梅特涅发这封信，并非秘而不宣，而是让阿伯丁勋爵看过的。

这位英国外交官对这封信的内容大体是赞同的。但当时英国内阁并不完全同意这一和平建议，它们外交大臣得知阿伯丁的轻率表态之后曾于 11 月 13 日写信提醒说：

“任何和约，要是不把法国圈在它古时的疆界之内，我国民众大概不会赞成。……然而，和约要是能在拟议的基础上缔结并圆满履行，我们仍准备和盟国一道，冒一冒和平的风险。我们无意特地干预法国内政，尽管我们很想看到它由更为平和的人掌握。但我认为决不可助长盟国草率地达成一个不妥善的安排。如果他们要那样做，我们只好顺从；但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使人看得出来是它们自己要那样做的，并非我们所为。……我必须特别请你留意安特卫普，为了我国安全，必须摧毁这座兵工厂。让它留在法国手里，就无异将永远保持战时建制的负担加在大不列颠身上。”

显然，英国希望将法国圈于 1792 年的边界内，在这一基础上与拿破仑请和。但如果不能实现，则必须让比利时脱离法国的统治。这取决于同盟大陆各国的整体态度。

普鲁士的态度较为复杂，以哈登贝格、施泰因为首的爱国者坚决反对法国继续控制莱茵地区，哈登贝格听到梅特涅在法兰克福向法国皇帝提出的建议，就在日记上写道：“不经我同意的媾和建议——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混帐。”

弗里德里希·威廉的观点不那么明确。事实上，他有一种脾性，凡事都觉得凶多吉少，因而他的宰相在日记中给他起了个“卡桑德拉”的绰号。但他大体上受沙皇影响。

而沙皇现在决心要与巴黎靖和，缔结一个使他的天敌永无复仇之望的和约。虚荣和恐惧都叫他非这样做不可。他渴望率领自己威风凛凛的近卫军到巴黎去，在那里大显其仁慈之道，与法国人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迥然不同；这种心情由于害怕拿破仑而更加强烈。

当然，后一种动机是深藏不露的，但阿伯丁勋爵有一次在弗赖堡（12 月 24 日）与亚历山大私人会见中揣度了它的分量：“他谈得很随便。说到必须坚持下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决；他不大相信波拿巴的甜言蜜语。‘只要他还活着，就绝不可能安全。’这话他重复了两三遍。”

尽管沙皇和普鲁士都对不占领巴黎就与拿破仑请和内心并不同意，但由于奥地利和英国都有此议，再加上梅特涅特殊的活动能力，主和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但大体上是要求法国让出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莱茵联邦。当时联军司令施瓦岑贝格在朗格勒写道（1 月 26 日）：“我们应该在此媾和。我们皇上，还有施塔迪翁、梅特涅，甚至卡斯尔雷，都完全是这个意见。只有沙皇亚历山大除外！”

虽然媾和的条件很苛刻，但也并非不能讨价还价，科兰古就很希望拿破仑能够同意，认真议和，但正像梅特涅所预言的，拿破仑根本不想接受这一

不体面的和平。

凡是了解这位皇帝对意大利的热爱的人，都不可能相信他会放弃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他本人发出的一些公文表明，他绝不打算这么办。11月20日，他下令征召46000成年的法国人“既是意大利人，亦非比利时人”——入伍，增援欧仁，帮他守住意大利；而当时保卫法国本土香巴尼和朗格多克的任务却要委诸18岁的小伙子。

他同样决心不放弃荷兰。他一向十分重视这个航海的勤劳的民族。有一次他对罗德雷说，法国波旁王朝的覆灭，是由于三件事——罗斯巴赫之战，宝石项链事件，以及在荷兰问题上（1787年）英国和普鲁士的势力战胜了法国势力。

在上次莱比锡战役以前，他对默费尔特说，他不能让荷兰独立，因为这一来它会落到英国保护之下。甚至当他的帝国在那次惨败后土崩瓦解时，他还写信给他的母亲说：“荷兰是法国国土，而且将永远如此。”

但是对梅特涅和阿伯丁在法兰克福所提出的在法国自然疆界的基础上实现和平的建议，他最后还是半心半意地同意接受，可是已为时过晚。

新任外交大臣科兰古12月2日发出的接受书，比上次马雷的复文明白得多，令人满意得多。但他写信前一天，同盟国实际上已撤销原建议；它们有言在先，若不迅速接受，即予撤销，现在果然这样做了。它们本来决心不放慢军事行动，现在既然战事的发展依然对它们非常有利，那就不能指望它们听候拿破仑考虑是否接受建议，因为原建议即使在提出的当时，对拿破仑也太便宜了，何况现在荷兰人、瑞士人和缪拉对同盟国的支持已有充分保证。

现在所有的国家，甚至包括奥地利都倾向于决心让法国回到1792年的疆界之内，但它对拿破仑来讲仍是一个机会，只要他接受这一建议，奥地利和英国肯定会命令他们的军队停止前进，尽管亚里山大和普鲁士心有不甘，但也可以瓦解同盟国那并不牢固的统一战线。

但拿破仑拒绝这一棵最后的橄榄枝。屈辱地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不是他拿破仑的性格，那怕是遭受灭顶之灾。事实上，他仍没有绝望，他在等待重振旗鼓的机会，他相信只要法国再给他全力支持，他完全有可能再次赢得荣誉。现在这个机会就来了。

12月1日，同盟国向法国民众发出如下呼吁：“我们并非要打法国，而是要摆脱你们政府套在我们各国身上的枷锁。我们本来希望在踏入你们国土以前就求得和平，现在要到你们国土上去求得了。”

要是同盟各国君主想用这个宣言来离间法国和拿破仑，那就算计错了。越过莱茵河，就不是进攻拿破仑，而是进攻法国革命。比利时和莱茵河边界，是波拿巴尚未闻名于科西嘉和普罗旺斯之外的时候，由迪穆里埃、儒尔当、皮什格鲁和莫罗等人赢得的。

法国对拿破仑在德意志、西班牙和俄罗斯战争已厌倦，袖手旁观；这些战争是拿破仑的事，与法国无关。但一到“神圣国土”受威胁，民众便开始严整队伍，一致对敌。对于沉重的损税和以青年作牺牲的兵役，他们再也不大声抗议了；他们现在甘心承担更加沉重的损税，打发更加年轻的小伙子去应征。事实上，这位皇帝不再扮演查理大帝，又是当年马伦哥大捷的日子里那个波拿巴了。

他是指望舆论会有某些这样的转变的，这就使他有恃无恐，对抗当时已开始出现的议会反对派。元老院一如既往，逢迎拍马，唯恐不周；但立法院

却把自己的职责搞错了。召集它来表决通过征收新的税捐，它却妄自提出谏诤，由它的成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赞同了莱内起草的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惹得这位皇帝大为恼火。

这份报告的罪过，在于直言不讳，要求以自然疆界为基础缔结和约，取消苛刻的征兵制度，以及那些保证自由行使政治权利的法律必须保持无损。这位皇帝怒不可遏，不顾大臣们劝阻，决定立刻解散议会（12月31日）。

他如此独断专行，尚嫌不足，在元旦正式接见中，又给了这些议员一顿训斥，像兵营里长官对待士兵一般。——他召集他们来，为的是做好事，可他们却干了坏事。即使在香巴尼吃两次败仗，也不至于像他们最近这次行为那么害事。比起他身负人民重托，他们所受的委托算得了什么呢？法国好几百万人投票，两次选中了他；而他们每一个都只不过是几百人提名罢了。他们企图给他抹黑。但他是这样一个男子汉，可杀而不可辱。他将为国家而战，打退敌人，缔结体面的和约。那时，他就会把他们的报告印出来散发，让他们出丑。——这顿恶骂，大要如此，是厉声怒目，猛然迸发出来的。他把那份报告的副本全毁了，把议员们统统打发回家，回到全国各地。

全国大体上都拥护他；这出自人民的本能，这种本能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因为同盟军已渡过莱茵河，法国又一次处于危难之中。

1793年，全国欢呼天不怕地不怕的雅各宾派战胜讲究体面，主张议会制的吉伦特派，认为这就有希望实行强劲有力的统治，并且把来自各君主国的侵略者赶走；现在情况相似，中产阶级不算，至少士兵和农民都感到高兴，因为空论家们给这位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实行家整得狼狈不堪。这种普遍的情绪，由一个老农简练有力地表达了出来：“这已经不是什么波拿巴的问题了。我们的国土受侵犯，让我们去战斗吧！”

这就是皇帝无情地加以利用的。他下诏征集一支庞大的国民自卫军，要求为正规军提供更多兵员，命令东方各省将适龄男子全体征召入伍。

难关万千重，但他以盖世无双的气魄，献身于这一艰巨事业。没有兵，就把少年拉出来，甚至从北部、西部和南部最边远处保王势力比较猖獗的地区拉出来。没有钱，就向四面八方索取，何况拿破仑不但自己慷慨解囊，从私蓄中掏出5500万法郎，而且连他那吝啬的母亲积攒也拿来用了。没有枪炮被服，就十万火急，加紧生产；拿破仑命令陆军部“搜罗法国所有布匹，好坏都要”，以求2月底做出20万套军服。他指望到春季末就可以拿出有生力量50万人上阵。

除此之外，拿破仑还想通过拉拢西班牙来消除四面受敌的困境。

来比锡战役后，他一回到圣克卢，就向这位不幸的流亡者提出秘密建议。根据瓦朗塞条约（1813年12月11日），他答应承认费迪南德为整个西班牙的国王，只要英法两国军队都撤出该国。他想入非非，对条约的效果诸多幻梦：费迪南就要进入西班牙了；在卡塔卢尼亚眼看输定的絮歇就要悄悄地引军撤过比利牛斯山；而威灵顿的作战基地就要给挖掉，此后他就无足轻重了。

这些如意算盘，完全是建立在西班牙摄政府和议坐接受新条约的基础上的。可是，不幸的拿破仑！他们马上拒绝了这一条约，宣布费迪南德在囚期间的所作所为全然无效，在法军驻留伊比利亚半岛期间禁止同法国举行任何谈判（1月8日）。

意大利的情况，同样令人失望。1月11日，缪拉与奥地利结盟，答应出动一个有3万名那不勒斯兵的军团支援它，奥国则保证他安享王位并获得一

块罗马教皇的领土。这个不吉利的消息一经证实，拿破仑便指示欧仁准备撤到阿尔卑斯山。

为了箝制缪拉的行动，这位皇帝决定利用他鄙弃了6年的宗教势力。他下令将拘禁在枫丹白露的年老教皇释放，赶紧秘密送回罗马。他写信告诉萨瓦里（1月21日）说：“让他像一声霹雳突然在那里出现吧！”可是，这一戏剧性的计策终于没有成功。甚至这个时候，拿破仑还坚持他那些条件，庇护七世不能违心同意，结果直到俘虏者拿破仑首途前往厄尔巴岛时，教皇还被拘留于塔拉斯孔。

缪拉变节后三天，丹麦背叛了拿破仑。在贝尔纳多特大军的压力下，这个小小的王国只好同英国和瑞典媾和，答应把挪威让给瑞典，而在德意志方面获得补偿；英国则割让了赫尔果兰岛。这样，在来比锡惨败后三个月内，拿破仑的所有盟国都背弃了他，而且除丹麦外，现在都要跟他打仗。

到这个时候，很明显，除非拿破仑迅速集结兵力，否则甚至法国不久也要受到致命打击了。在北部和东部，同盟军进展之快，使这位皇帝十分惊愕。他看惯了同盟军拖拖拉拉，并未料到他们开春以前会大举进犯，这时才1月初，可已经打来了。

荷兰失守，施瓦岑贝格分遣一个强大的军团南下，控制辛普朗山口和大圣伯纳德山口，威胁里昂，自己则率领同盟国大军经巴塞尔、贝尔福和朗格勒进入法国。迅速夺得朗格勒高原，是一个重大胜利。这样，同盟军就抄过了孚日山脉以及摩泽尔河与马斯河的坚固防线，布吕歇尔因而能够率领“西里西亚方面军”迅速进入洛林，把维克托赶出南锡。土尔很快就投降了。布吕歇尔这位刚强的老将接着便转向西南，以便和施瓦岑贝格所部接上头。

同盟军已向拿破仑学会包围或监视要塞，继续推进；它们的兵力占极大优势，这种做法并无危险。

25日，施瓦岑贝格在朗格勒、肖蒙、奥布河上的巴尔之间陈兵15万；布吕歇尔则以大约为这个人数的一半的兵力，在圣迪济埃渡过马恩河，向布里埃纳靠拢。他们面前是马尔蒙、内伊、维克托和麦克唐纳率领的软弱无力、垂头丧气的军团，合起来共约5万人。开小差到同盟军那边是常有的事。

拿破仑必须离开巴黎了，他要进行最后的抗争。然而，从莫斯科河到易北河，从莱茵河到塞纳河，每条长河的落日都是如此的相似难道拿破仑还能创造奇迹吗？

## 第三十三章 悲壮的战斗

### 一、“我宁愿冒战争风险”

在离开巴黎时，拿破仑对大臣们说：“诸位先生，——我要到军中去了。世界上的一切，我最心爱的——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我托付给你们。政治上不要分裂！”

面对夏蒂荣会议所提出的和该条件，拿破仑愤怒他说：“我宁愿冒尽战争的风险！”

战火已烧到了法国内地，形势万分危急，拿破仑必须离开巴黎，巴黎的情况虽然并不让他放心，但他不能不离开她。

像过去一样，他留下皇后摄政，但指定约瑟夫国王为辅。1月23日星期天，他举行最后一次接见。地点在杜伊勒里宫大厅，也就是巴黎下层民众硬要路易十六戴上红帽子的那个地方。如今另一个王朝又摇摇欲坠了，但从阿谀奉承的朝臣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军官的脸上，谁也看不出它气数已尽。这些朝臣和军官，都向这位法国革命的继承者表示愿意效忠。

拿破仑带着皇后和罗马王出来，罗马王这个头发淡黄的三岁小孩，身穿国民自卫军制服，拿破仑拉着他走到围成一圈的人群正中，说了这么一些令人感动的話：“诸位先生，——我要到军中去了。世界上的一切，我最心爱的——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我托付给你们。政治上不要分裂！不要分裂！”接着，他把孩子抱到他的大臣和军官当中。那时，吸位声与呼喊声表明这一场面所激起的感情是何等炽烈。

令人痛心的是不得不补充一点：许多人当场信誓旦旦，表示要维护他，但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阴谋策划推翻他了。最令人痛心的则是忘不了这一点：25日拂晓前，玛丽·路易丝同他告别，竟成永诀；因为她也在拿破仑倒运之际前弃了他，不肯同他一起过流放生活，终于自甘堕落，和奈琅克伯爵发生关系。

但拿破仑并没有想到这些，但他知道此次离去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吉凶难测，娇妻爱子的未来命运不能不让他揪心。

在杜伊勒里宫的最后一个下午，他把儿子带到办公室，自己仍然仔细查阅地图，烧毁秘密文件。孩子在他身边玩耍、蹦跳、咿呀欢叫。他不时抬起头，深情地望着儿子……

24日傍晚，他情意绵绵，伤心地与玛丽·路易丝告别，从此。他再也没有吻过她那松软的脸颊，握过她那无力的双手。皇后朝当时在身边的德·蒙特贝洛夫人喃喃地说：

“何时再归？”

拿破仑犹豫了一下，最后声调沉重地回答：

“亲爱的，这只有上帝知道。”

过了一会，他轻手轻脚地走进小国王的房间。漂亮的孩子在长明灯的光亮下捏着小拳头，张着嘴，正在安静地睡觉。德·孟德斯鸠夫人惊恐地连忙起身。拿破仑把一个手指伸到唇前，示意别出声。他担心吵醒孩子，轻轻地抚摸他的额头。接着，他默默无语地永远离开了这个无疑是他世间最心爱的人……

告别了妻子和心爱的巴黎，拿破仑这位伟大的战士，全然不顾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全神贯注于当前的问题，迅速东去马恩河上的夏龙，给他最壮丽

辉煌的一次战役揭开序幕。

当时，他在夏龙集结的野战部队组成如下：

老近卫军（莫蒂埃）	11 000
青年近卫军（内伊）	16 000
第二军（维克托）	12 000
第五军（麦克唐纳）	8 000
第六军（马尔蒙）	14 000
第七军（乌迪诺）	12 000
第一骑兵军（杜默克）	3 000
第二骑兵军（埃克尔曼）	2 000
第三骑兵军（阿里希）	2 000
第五骑兵军（米尔豪德）	5 000
共计	85 000

在北部迈森的第一军计 16000 人，勉为其难地试图阻止贝尔纳多特经由比利时进军。在南翼，奥热罗约有 2 万人组成徒具虚名的里昂军团。为了获得更多增援，拿破仑命令苏尔特从比利牛斯前线抽调了两个师，絮歇从加泰罗尼亚抽调了 1 万人。

拿破仑估计，到一月中旬联军为对付他可以调集的兵力有：比罗指挥的 2 万人，由比利时开进。布吕歇尔指挥的 6 万人，由洛林开进。施瓦岑贝格指挥的 10 万人，由阿尔萨斯和瑞士开进。共计 18 万人。

要想对付在数量上占优势的联军，拿破仑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趁上述敌军得以联合起来对巴黎实施向心攻击之前，将其各个击破之。

1 月 17 日布吕歇尔的前卫进抵南希，在此据守前进阵地的维克托撤离了该城，退至圣迪齐埃。维克托为此遭到拿破仑的严厉斥责。拿破仑下令解除他的指挥职务，但后来又缓和下来，因为他的指挥官奇缺。在北面的迈森要求从安特卫普至里尔，也遭到了申斥。到 1 月 23 日，施瓦岑贝格已经占领了朗格勒、肖蒙和塞纳河畔的夏蒂荣。两天后，拿破仑离开巴黎，赶赴战场，亲自指挥集中于马恩河畔夏龙的法军。

1 月 26 日他给贝尔蒂埃下达了第一份指示：

令人气愤的是维克托撤离了圣迪齐埃，假使他亲临前线督阵，倾其全军兵力，是完全可以扼守这一要点的。在巴黎我即指示他必须坚守该地，如果只留一支后卫，摆出一副弃城而走的架子，是不可能守住一寸土地的。

我意明天进攻……维特里是一个小镇，筑有城墙，可作为桥头堡。我亟须了解圣迪齐埃的敌情。敌指挥官是谁？兵力如何？倘若敌人只有 25000 到 3 万人，我们就可以打败它，而且此举一旦成功，整个局势就会扭转过来。……征用维特里 30 万瓶葡萄酒和白兰地，今明两天发给部队。假如只有香槟酒，也如数征用；拿给我们喝总比送给敌人喝要好。

香槟酒是配发下去了，但是进攻却未能实现，因为布吕歇尔向南运动力图与施瓦岑贝格取得联系而避开了这次战斗。拿破仑与敌人的首次遭遇战发生在他来说十分熟悉的布里埃纳，即他 35 年前的就读之地。他将维克托和莫蒂埃部署在布里埃纳东南四英里的拉罗蒂埃的一道山脊上，其右翼以奥布河为依托。布吕歇尔目前已与施瓦岑贝格会合。2 月 1 日联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法军进攻，并虏获 3000 名战俘和 73 门火炮。双方各伤亡约 5000 人。夜

间，拿破仑将左翼撤至瓦里河后面的莱斯蒙特，右翼撤至特鲁瓦。这是本次战役一个不祥的开端，但敌人并未实施追击。

这使拿破仑很丧气。他已经全力以赴，亲冒枪林弹雨，以激励士气，却还未能阻止同盟军会合，也未能守住奥布河一线。第二天一早，他离开布里埃纳城堡，动身前往特鲁瓦；马尔蒙则带着剩下不足 3000 人的一个军团，在罗斯内勇敢地顶住敌人，终于在那里渡过了瓦河，并在延缓敌军追击之后，据守奥布河上的阿尔西。可以御敌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看来几已耗尽。

2 月 3 日，拿破仑进入特鲁瓦时，简直听不到一声“万岁”。连那些老部队也因为战败和饥饿而意气消沉，新兵开小差的据说竟多到 6000 人。当地居民除非强行征派，否则都不肯供应生活必需品。皇帝在特鲁瓦写道：“军队正因饥饿而毁灭。”在诺让又写道：“12 名士兵饿死了，尽管我们沿途用火和剑去取得食物。”

此时，由于马恩河与奥布河之间没有设防，布吕歇尔的胜利队伍如人无人之境，长驱直进，逼近巴黎市郊。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军官们又一次以为战争已告结束，相约一周之后在罗亚尔宫饮宴。

可是，拿破仑指望的，正是这位骠骑老将军的自恃。他深知这位将军失于鲁莽，施瓦岑贝格则最爱拖沓。他还猜到他们现在会兵分两路：布吕歇尔直捣巴黎，其他部队则取特鲁瓦和桑斯进逼首都。因此，他退守特鲁瓦，以便直接拦截后一行动，“或折回邀击布吕歇尔，阻其前进。”另一个打算，是预期在诺让找到他曾下令苏尔特派遣北上的 15000 久经锻炼的战士。

他决定以塞纳河曲为凭靠。该河从特鲁瓦到诺让这一段，距离公路不过 20 英里，布吕歇尔要攻打巴黎，非走这条路不可。过去多次危急关头，拿破仑都证明了沿大河布阵很有效力。从利沃里到弗里德兰，他一生有很多利用河流作战的范例。1813 年的战事就是对易北河一线的旷日持久的争夺。现在他之所以依然继续作战，是因为他实在还舍不得放弃莱茵河一带的要塞。他希望凭借塞纳河曲，给分路来犯的敌人一连串的打击，从而收复那条“自然疆界”。

拿破仑以惊人的预见猜中了同盟军的大致计划。但他大概不敢想，恰恰那一天（2 月 2 日），他们正在布里埃纳举行军事会议，最后正式决定：布吕歇尔带 5 万兵朝西北向巴黎进军；将近三倍这个兵力的同盟国大军则取道西南，向塞纳河上的巴尔和桑斯推进。

同盟军之所以这样安排，在于它内部的矛盾此时已快要达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了。

奥地利对俄罗斯和普鲁士日益增长的势力，怕得要命。当初只因为拿破仑的怨恨比亚历山大的野心更吓人，它才拔刀相向的。

现在，一切都变了。拿破仑这位战士，5 个月前还把利刃搁在德意志脖子上，如今却被追逐于凄凉的香巴尼平原上。而他的东方对手，当初苦苦乞求奥地利援助，现在却表现出很想控制波兰全部土地，而以萨克森来补偿普鲁士在波兰方面的损失。这两种变化都会从北面给奥地利沉重的压力，它决心极力防止其发生。

另外，在法国未来政体和疆界问题上，也吵得不可开交。

当时，主要分成两派：一派只想剪掉拿破仑的羽翼，一派则企图使法国回复旧疆界。奥皇弗兰西斯仍然愿意让拿破仑保有“自然疆界”，只要他放弃对德意志、荷兰和意大利的一切控制。站在反对方面的，是沙皇以及普鲁

士爱国者的急进派。弗里德里希·威廉比较慎重，但在疆界问题上他大致是听从沙皇的。不过，奥皇弗兰西斯、梅特涅和施瓦岑贝格的影响还是如此有力，以致两派势均力敌，疑惧重重。

但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的到来使得一个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

这位英国大臣认识到，只要拿破仑还统治着一个大法兰西，持久和平就不能实现；和平的唯一可靠保证，是使这个国家回复旧时疆界，最好是恢复以往的王朝。

在疆界问题上，沙皇的看法不明朗；与其说他是领土安排有看法，不如说是他对人有意见。他决意搞掉拿破仑；但到目前为止，他还不同意让波旁王朝复辟。一般说来，他讨厌这个王室，特别憎恶路易十八。那个患痛风症的老先生，23年来一直悻悻然在欧洲东奔西跑，发布种种无谓的宣言，在沙皇看来，作为拿破仑的后继者，贝尔纳多特似乎此比此人合适得多。

但这一提议，除贝尔纳多特本人，几乎谁也不同意沙皇。在同盟各国看来，这位瑞典王储徘徊犹豫，形迹可疑；而在法国人看来，他则是个卖国贼。在这个问题上，施泰因似乎跟沙皇不一致，他宣称唯有波旁王室可以替代拿破仑。这肯定不是因为这位伟大的德国人喜欢那个家族，只是因为他看到他们的庸碌无能，足以保证法国势力不会再次泛滥，越出其旧疆界而淹没欧洲。

最后，双方在疆界上接受了英国的看法，卡斯尔雷向梅特涅暗地保证，英国将阻止俄罗斯和普鲁士吞并整个波兰和萨克森；而这位奥地利政治家就表明将不“从亲族的考虑出发”去反对让波旁王室重返法国，只要这是出自法国人民的心愿。这一点英国人也表示同意。

1月29日，决定举行会议。卡斯尔雷发觉俄罗斯和普鲁士两国的君主很难对付，他只能做到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他们对梅特涅的怀疑，即认为梅特涅跟拿破仑互相勾结，狼狈为好。沙皇对这位奥地利政治家和总司令的猜疑如此之深，以致决意把梅特涅的预备谈判置之不顾，迅速直指巴黎，为城下之盟，同时征求法国人对将来由谁统治这个问题的意见。

但正因为沙皇和普鲁士人急于打到巴黎，所以奥地利仍然忧心忡忡。俄普两国的军队一旦完全胜利，波兰和萨克森就完了。施瓦岑贝格本人渴望和平，他不但按兵不动，力图保存奥地利军队。而且这段时间在同布吕歇尔联络方面并未尽责。

就当施瓦岑贝格在缩手缩脚地搜索他已整整两天不知踪迹的拿破仑后卫部队，那边梅特涅则坚持和平会议一定要开始的时候，科兰古在同盟军总部附近已经等了好几天；于是奥地利宰相说，既然卡斯尔雷已经到达，再拖就失信了。

但直到奥地利以退出同盟为威胁的时候，亚历山大才让步，而且非常勉强。因为重开谈判实际上是把把拴在塞纳河上的夏蒂荣一带，会议所在地就定在这个市镇；而布吕歇尔则正向巴黎迅速挺进，大有可能从他沙皇头上夺去他梦寐以求的奏凯入城的荣誉桂冠。

为了不致打乱自己的如意算盘，这位敏感的专制君主从塞纳河上的巴洋发出命令（2月7日），严令布吕歇尔不得进入巴黎，而必须等候各国君主御驾亲临。

夏蒂荣会议于2月5日开幕。当天，卡斯尔雷说服了与会者同意将有关英国航海条例的问题排除于讨论之外。两天后，同盟国宣告法国必须撤到1792年的疆界以内，只有为彼此方便而作的若干变动，以及英国允予归还法

国的一些殖民地不在此限。

法国全权代表科兰古听了这个要求，强自克制，不动声色。他提醒说，他们在法兰克福曾提出让法国以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为界；他追问，如果英国把法国禁锢于其欧洲旧疆界内，它究竟打算牺牲哪些殖民地。对此，英国全权代表阿伯丁、卡斯卡特和斯图尔特拒绝答复，于是科兰古拒绝这个条件，并决定请示拿破仑。

拿破仑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怎样呢？接到科兰古的公文以前，他思想活动的来龙去脉是难以追寻的。科兰古的公文使他领会到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也许他终究会使法国比他上台的时候更为弱小。于是，愤怒的电光突然闪现，显示出这位伟大人物内心的激动和苦痛。而在这之前，他大发雷霆和固执已见，如层阴蔽日，很少放射出他早期那种睿智的光辉。

早在1月间，他就指示科兰古设法分化同盟国，甚至在拉罗蒂埃惨败之后，他还认为只要科兰古一到同盟军总部，那边的内部倾轧就会火上添油。接着，正当他在特鲁瓦处于不可言喻的苦难中（2月4日），他又写信责备科兰古打搅了他，向他要什么“权限和指示，而敌人是否想谈判还值得怀疑。敌人的条件似乎事先已经确定。……你一得到这些条件，就有权接受，或在24小时内向我请示。”

午夜过后，他又指示科兰古，要是条件可以接受，就接受下来，“否则我们决心冒打仗的风险，哪怕有可能丢掉巴黎，要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当天晚一些时候，他让马雷发一件公文，授予科兰古缔结和约的“全权”。

但他当时认为和平至少应在梅特涅在法兰克福提出的条件基础上达成，即保证法国以自然疆界为国界。

2月8日，收到科兰古的公文，说同盟国现在坚持法国回复到1791年的疆界，这对拿破仑来讲简直是难以置信。

这位皇帝立刻闭门不出，他的元帅们有一阵不去打扰他。可是，因为科兰古的信使等着回音，贝尔蒂埃和马雷只好壮着胆子去打扰这位在忧伤中的皇帝。他把记载着同盟国条件的那封信扔给他们。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静候他的决定。等了好久，他还是一言不发，他们于是恳求他让步，使法国得到和平。这时候，他心中的抑郁愤恨一下子迸发出来：

“怎么，你们要我签订那样一个条约，把我加冕时的誓言踩在脚下？！闻所未闻的灾难虽则迫使我答应放弃我自己征服的土地；可是，要放弃在我之前就已经取得的地方——那绝对办不到，愿上帝使我不致受这样的耻辱。既然你们想答复科兰古，那就答复他吧，不过告诉他我拒绝这个条约。我宁愿冒尽战争风险。”

他猛一下躺倒在行军床上。马雷一旁等着，到他心情稍为平静的时候，取得他的许可，写信给科兰古，说可以继续谈判。

9日拂晓，马雷再来，希望自己连夜起草的公文，能够取得拿破仑的同意。使他吃惊的是，他发现皇帝伏在大幅地图上，手里拿着圆规。“啊，你来了！”拿破仑打了个招呼，接着说：“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要打败布吕歇尔。要是我成功，形势将完全改观，那时候我们再看吧。”

现在他已成竹在胸，决定给轻敌冒进的布吕歇尔一个致命的打击。

## 二、神威再现的十天

面对来势凶猛的同盟国军，巴黎人唱起了“上帝垂怜”之歌，拿破仑却以钢铁般的意志，在 10 天之内对 4 倍于己的联军实施了 5 次闪电般的打击……

拥兵 15 万的施瓦岑贝格竟厚着脸皮提出暂时休战的建议……

夏蒂荣的消息使拿破仑暂时陷入了悲伤和愤怒之中，但很快地，愤怒和绝望终于让位给孤注一掷、打击布吕歇尔侧翼这个坚定不移的决心。

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现在巴黎人在来势凶猛的同盟军面前已完全失去了抵抗的勇气，也不再信任他这位曾带给他们无数荣誉和惊喜的皇帝。他们正在康巴塞雷斯等人的倡议下，大唱“上帝垂怜”之歌，这次长达 40 小时的祈祷大大地刺伤了拿破仑的自尊心，他必须创造奇迹以挽救法国的信任。

当战争迫近时，他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以至于他想到了上帝。2 月 9 日，他给约瑟夫写了 5 封信，其中一封有这样的话：“祈求军队的圣母保佑我们吧。路易是个圣徒，他也许肯向她奉献明烛一支。”这个路易便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

此时，布吕歇尔正穿越马恩河和塞纳河中间的香槟地区向西北挺进。2 月 9 日，由萨肯的俄军组成的前卫到达离巴黎仅 60 英里的蒙米赖。拿破仑命令马尔蒙摸清敌情。马尔蒙 8 日抵达塞赞，报告萨肯已于 6 日通过该城，正向蒙米赖进发，在其后跟进的是苏费耶夫师和克莱斯将军，而在北面的约克则已将麦克唐纳从埃佩尔内撵到马恩河谷的夏托蒂埃。

施瓦岑贝格此时位于塞纳河以南，布吕歇尔位于塞纳河与马恩河之间，而拿破仑则处在施瓦岑贝格与布吕歇尔的中间。拿破仑立即抓住战机，命维克托与锯迪诺留守塞纳河防线，抗击施瓦岑贝格，他则亲率莫蒂埃、内伊及其骑兵迅速北进塞赞，支援马尔蒙。他的打击力量共约 30000 人。

2 月 10 日凌晨他以马尔蒙为前锋，从塞赞北上，上午 9 时法军先头部队到达塞赞以北 12 英里的尚波贝尔，法军在这里对俄军苏费耶夫师侧翼发起攻击，将其歼灭。

当晚拿破仑向约瑟夫通报说：

今天我于尚波贝尔攻击敌军。敌方计 12 个团和 60 门炮。敌官苏费耶夫及将、校、尉各级军官连同火炮、辎重全部被俘。到目前为止，共捕获战俘 6000 人，火炮 40 门战车 200 辆。该师已彻底覆灭。我军正向蒙米赖开进，预计今晚 10 时到达该地。明天拂晓前我将亲率 2 万人攻击萨肯。

这是一次彻底的胜利，但这份通报却多少有点言过其实。苏费耶夫师事实上只有 4500 名步兵和 24 门火炮。

歼灭了苏费耶夫师，布吕歇尔的行军队列就给切成两半。他自己跟着最后一支纵队在维尔杜，萨肯率领的先头部队在蒙米赖以西，约克则在这个村子北面很远的地方，监视着麦克唐纳在通向梯埃里城的公路一带的活动。

因此，这位皇帝带着两万兵，可以希望各个击破这些队伍。他把马尔蒙留下，和格鲁希的骑兵一道在东边箝制布吕歇尔，自己则向西进击蒙米赖附近萨肯率领的俄军。

萨肯原来已西进至拉费尔，离巴黎仅 40 英里，在那里为马恩河右岸的麦克唐纳军阻于马恩桥。于是，萨肯又折回蒙米赖，在该镇以西 4 英里处，与

莫蒂埃的前卫遭遇。

双方都经过连夜行军，带着大炮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每门大炮要用两组马才拖得动，士兵因此疲惫不堪。但是，尽管脚走痛了，又冷又饿，士兵们还是猛打猛冲，气不衰，力不竭：法军决心灭绝蹂躏他们家园的野蛮侵略者，俄军则拼命守住阵地，以待约克率领的普军从北面来援。

法军多次向萨肯占据的马尔谢村冲锋，但一再被打退。直到天快入黑，内伊和莫蒂埃带近卫军攻下了左面的一间大农舍，萨肯的军队才狼狈地向西北越过田野撤走，这时约克磨蹭了半天也终于到达，否则他们难免在此覆没。第二天，他们一败涂地了。

拿破仑和莫蒂埃追击这两支同盟国部队，直到梯埃里城，经过激烈巷战，把他们赶过马恩河对岸。当地居民喜极欢呼，迎接皇帝。他们原以为他在特鲁瓦，打败了，气馁了；可现在他来到了，把他们从肆行暴虐的东方军队的残害下解救出来了。他是无所不能的。

2月12日，他向约瑟夫通报其压倒性的胜利说：

我现在托蒂埃城郊。我已对敌后卫实施追击，业已切断其通往夏龙的道路，整个敌军已被迫跨过马恩河到达苏瓦松公路。我已俘获敌军后卫全部，包括4个俄军营、3个普军营、3门火炮，以及指挥该部的俄军将领。今天我们又抓了2000名俘虏。马尔蒙将从埃托吉开赴埃佩尔内或夏龙。假使麦克唐纳元帅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在马恩河谷右岸克尽职守，那么一个敌人也休想漏网。不过，我们已俘获了8000到1万战俘，其中包括五六名将官，他们明天将解赴巴黎。我们几乎掳获了敌军所有火炮和辎重，大量敌军被击毙。为数35000人的敌军如今剩下还不到12000人。敌人已陷入了灭顶之灾。

拿破仑打败了西里西亚军团的前卫和侧卫，但他仍然必须对付布吕歇尔的主力。拿破仑留下莫蒂埃向北跨过马恩河追歼萨肯和约克的溃退之敌，即于2月14日清晨挥师东进，支援马尔蒙，当时马尔蒙面对布吕歇尔的压力已退至蒙米赖以东4英里的沃尚。天气森冷可怖，道路泥泞，积雪难行。马尔蒙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拿破仑于14日上午8时赶到，“皇帝万岁！”的呼声震天，警告进攻者现在要同拿破仑交锋了。

到正午时，拿破仑命令近卫军发动进攻，同盟军排成方阵，顽强抵抗，但法军的炮兵在他们的密集队伍中轰开一道道缺口，骑兵随即蜂拥而上，扩大那些可怕的缺口。同盟军只退却，而且要经过开阔的原野退却，一边退却，一边还得埃法军冲击的炮轰。可是，怎么也打不垮这支顽强的步兵。

在主将的激励下，这些普军和俄军拖着沉重的步伐，坚定地往东走。到天快黑下来的时候，他们又在埃托热前面碰到格鲁希的骑兵拦路。布吕歇尔这位老将还是大喊“前进”。他们从这支骑兵中杀开一条血路，并从悄悄入据村庄的敌方步兵中挣脱出来，最后在贝热尔附近找到栖身之地。

当晚，拿破仑写信给约瑟夫，对这次胜利是这样描述的：

现在是晚上9时。我提笔向你通报沃尚之战振奋人心的战况。布吕歇尔远离部队，将司令部设于凡尔梯，从德意志赶来的克莱斯特将军24个营和一支俄军新军12个营与之会合后共达2万人。3日他抵达埃托吉和尚波贝尔。马尔蒙闻讯，不战而退。今天凌晨3时，我离开夏托蒂埃，进抵蒙米赖，敌军也大体到达这里。敌已占领沃尚村附近阵地，我迎敌展开，将敌打败，俘敌8000，缴获3门火炮和10面军旗，将敌逐回埃托吉。敌死伤当逾4000。而我仅损兵300。之所以取得这一伟大战果，主要是由于敌人没有骑兵，而我则拥有6000至8000名极其优秀的骑兵。我百炮齐发，榴霰弹在敌头上倾

泻，整整持续了一天。

从2月10日到14日4天之内，西里西亚方面军足足损失了2万人，所属几个军团被拿破仑打得东西四散。拿破仑这几次漂亮的行动和锐利的打击，使世人为之惊叹不已。他以不到3万兵力，突入布吕歇尔的行军队伍，把5万进军巴黎、自以为稳操胜算的战士打得四处逃窜。他取得这些胜利，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科学。从塞纳河屏障后面动手，他以少而集中的兵力，各个打击多而分散的敌人。这是罗纳托和斯蒂维耶雷镇战略的重演，而昔日的热情大有重振的希望。

他的士兵，原先垂头丧气，长途跋涉于莽莽雪原和泥泞小路，现在又像从前那样昂首阔步了。村民们丝毫未被哥萨克骑兵的暴行吓倒，他们组织起一支支队伍，钉住敌人背后，伺机袭击，诱捕敌军派出搜索粮秣的士兵。

尤其重要的是巴黎恢复正常了。尚未开始这几次漂亮的作战行动时，他不得不责备康巴塞雷斯行为懦弱。“我看到你不是给皇后打气，而是给她泄气。为什么慌成这样？大唱其‘上帝垂怜’之歌，祈祷长达40小时，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巴黎疯了吗？”现在首都又气壮如虹，藐视敌人了，还给皇帝派出国民自卫军。不错，其中许多来自布列塔尼的，来时“头戴圆帽，脚穿木鞋”；他们现已缺乏补给，陷于绝境。但从西南方面传来了不妙的消息。

施瓦岑贝格在沙皇逼迫下，以两个纵队从特鲁瓦向巴黎推进。一个纵队已夺取布雷的塞纳河大桥；从诺让往下游走，行军到布雷要一天。另一个纵队正接近枫丹白露。拿破仑对乌迪诺没有守住布雷桥，暴跳如雷。出于无奈，他放弃了布吕歇尔，掉过头来打击这两个纵队。他的队伍，有的步行，有的坐车，取道莫城和吉涅去增援维克托。

17日，他打退了离施瓦岑贝格的前锋部队，18日，他在蒙特罗对面，塞纳河北岸进攻符腾堡王储，用近卫军的炮火压垮他，帕若的骑兵随即来一次漂亮的冲锋，从这些南德意志人手里夺取了桥梁，拿破仑渡河所必需的一道桥于是又回到自己手上。拿破仑当天的积极活动。真是惊人。他书写和口授了11封公文，有6封是拂晓前很久就完成的；对一个派去给欧仁打气、要他坚守意大利的官员发了指示；打了一仗；校正了好几门炮的目标；末了还严厉斥责维克托元帅和两名将军最近的过失。

这样，在18日这一个短短的冬日，他一身数任：既是皇帝，又是组织者、兵法家、炮手和军法官。事实上，他用以结束这一天的，是对维克托的宽恕。这位勇敢的好汉起誓，说他离开军队就活不下去，宁愿在近卫军中当个普通一兵去战斗；拿破仑当场派他指挥近卫军两个师。皇帝对炮手们的战友情谊，使他们更加振奋。当他们大着胆子责备他，说他不顾个人安危时，他的答复带有宿命论的味道，深得战士们的心：“啊！别担心。打死我的炮弹还没铸出来哩！”

次日，他写信向约瑟夫通报说：

昨天我击败了奥地利将军比安奇和符腾堡指挥的两个预备师。敌损失惨重。我军缴获几面军旗，俘敌三至四千人。尤其值得庆幸的是在敌人炸桥之前我一举夺占了该桥。我已罢免了乌迪诺，他因循怠惰，玩忽职守，令人十分不快。

18日这天麦克唐纳和乌迪诺进军诺让，威胁施瓦岑贝格右翼。动作之神速，吓坏了这位奥地利统帅。他的左翼已抄到枫丹白露地区，颇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他请求停战。这遭到了拒绝。

停战的请求，引起拿破仑给他哥哥约瑟夫写了一封充满对同盟军蔑视的信（2月18日）。他说：“胆怯到这样，实在难得！他〔施瓦岑贝格〕过去一贯用最无礼的语言拒绝任何停战，……可是这些卑劣的家伙一遇挫折就屈膝求饶。我绝不答应停战，要一直打到把他们从我们国土上扫除干净。”

他还说现在有望获得同盟国在法兰克福提出的“自然疆界”——这是他能够不失体面地接受的最低条件。他用下面的辞句结尾，这些话令人难以忘却，反映出他13个月后所谓爱好和平的真面目：“倘若我同意旧疆界，我就两年后再奋起战斗，告诉国人我签的本来不是和约，只是降书。”

这一连串的胜利表明拿破仑正处于最佳状态。他又重新焕起了年轻的拿破仑早年在意大利战役中曾经表现了的激情与活力，而毫无当年在博罗季诺、包岑和德累斯顿诸战役中使其才智黯然失色的那种死气沉沉、犹豫不决的精神状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场战斗都是他亲自指挥的。名义上虽然内伊仍在现场指挥近卫军，但拿破仑却将所有命令直接下达各师师长。而这些胜利又再一次激发了他的勃勃雄心。

是的，拿破仑在最近这十天发挥了雄才大略，有一种回天之力，使敌人狼狈不堪，使后世眼花缭乱。要找到与之比美的，也许是枉费心机。唯一的例外，大概是汉尼拔和弗里德里希。

不错，亚历山大大帝赢得了许多胜利，但打的是亚洲人。凯撒在队伍动摇之际，振臂一呼，士兵奋起，顶住了纳尔维人的突击，这一壮举，只不过以勇气加纪律压倒莽撞的野蛮人罢了。马尔巴勒和威灵顿常常以寡敌众，取得胜利，扭转历史进程；但他们从来没有像拿破仑在拉罗蒂埃战役后那样，倏忽之间，时来运转，吉星高照，大放异彩，把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训练有素的军队弄得晕头转向。尽管这些将领有过错，而且过错很大，但拿破仑使其战败气馁的队伍忽然成为耀武扬威的阵列，使四倍于他的兵力也只好掉头逃命，其中自有无法分析的奥妙。正是这种超凡之处，使拿破仑的性格与功业增添魅力。

对这些辉煌的奇迹，拿破仑欣喜若狂，他想起远在巴黎的娇妻爱子，他要让她们来分享这一份喜悦！事实上，他离开巴黎后就一直给路易丝写信，他不想让她的脆弱的心理过于阴郁，他希望让她快乐坚强起来。他写道：

我的爱妻：

你问我是否该去歌剧院观看《皇家军旗》，我的想法你猜对了，你不该去。只要法兰西帝国的领土上有敌人盘据，你就不该看任何演出。唯一值得你去的地方是圣热纳维埃夫大教堂，去祈祷。你问我是否该再次看望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后，不！因为我并没有再次见到他们。明天我去特鲁瓦。我身体很棒，虽然今天天气是最最令人不愉快的了。

再见，吾爱。

Nap

钟爱的人：

顷接你2月4日的玉札。获悉你在担忧，我很不安。请高兴起来，放勇敢些。我身体棒极了。我的军务，虽然险阻重重，但还不太糟。八天来情况好转。但愿，蒙上帝保佑，能使战局扭转，以胜利告终。

再见，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钟爱的路易丝：

我意识到你一定很着急。不过我求你不要太紧张。我希望不久能击败敌军。已来了几师精兵。我健康状况很好，希望不出几天就能逐出敌军。代我吻一下小罗马王。不妨召见天主教、台克斯和康巴塞雷斯，谈一谈在圣热纳维埃夫大教堂举行祈祷会的事，这需要你出面。我的意见：你去时要作为一个宗教、信仰的事，不要大事张扬，不过倒是早该通知宗教界，这种事瞒不住的。而且，对这类事物，我不大熟悉，你得问问梅内瓦尔。一切属于你。

Nap

亲爱的：

我同意你的意见：你无须去圣热纳维埃夫大教堂。一年以前去那里倒还有点意义。我身体健康，请照料好自己，勇敢些。天气仍然很糟，敌军得病者不少。再见，我亲爱的路易丝。相信我，我全心爱你。吻你的儿子。

Nap

我亲爱的路易丝：

特大胜利：我歼灭了 12 个俄罗斯军团，俘虏 60000，缴得 40 门大炮、200 辆军火车，并擒获了敌军总司令和他的全部将领，还有许多校官。而且，我方损失不到 200 人。请在巴黎荣誉军人院鸣放礼炮，并在各娱乐场所公布这一消息。我在追击萨肯，他此刻在儒阿尔堡。我估计半夜时分能赶到蒙米赖，咬上他，尾追不舍。

Nap

我一整天都在马背上，亲爱的路易丝。敌军的全部后卫部队遭俘获，共计 4 个俄罗斯和 3 个普鲁士营的兵力，两门大炮。什么都给缴获来了，连同指挥作战的将领。他是俄国的一个少将。敌人丢失了全部炮兵，辎重和三分之二的陆军，并被迫掉头溃逃，在梯埃里城渡过马恩河，向苏瓦松奔窜。敌军所有的野战医院和通往夏龙、以及维特里的交通线都被占。我身体很好。与儒阿堡的爱讯已经打开，数小时后就可接到你的信。再见，亲爱的，放高兴些，振作起来！

Nap

心爱的妻子：

昨夜我疲惫不堪，一连睡了八个小时。请鸣礼炮 30 响以庆祝蒙特罗之捷。当我写信要你下令放礼炮时，你理应写信给国防大臣，签署你的名字。并且应该告诉他，皇帝在哪天，于何处赢得了胜利，取得了多大战果，因为国防大臣应该经常直接了解军情。

再见，钟爱的路易丝。

Nap

我的爱妻：

你曾捎给我一个非常精致的糖果盒，上有小罗马王正在祈祷的画像。我要你将该像制版付印，并加上祷词：“我祈求上帝丞救我父皇和法兰西。”这个小小的版画一定很动人、别致，人人喜爱。兹派莫特玛前来呈上从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缴得的 10 面军旗。我身体很好。俄罗斯皇帝、奥地利皇帝以及普鲁士国王都在皇太后的蓬宫。他们路过那里去布雷。他们原定于 18 日就把总部迁至枫丹白露。他们此刻正急急忙忙向特鲁瓦赶去。我的部队已进入诺让和桑斯。吻我儿。保护身体，永远不要怀疑我全心爱你。

Nap

我的妻子：

我控制着塞纳河上的夏蒂荣。因此，同盟国打算在我国土上召开的会议，也在我控制之下。那纯粹是虚荣作祟，他们竟然决定在勃艮第举行会议。我的部队遍布奥布河上的巴尔、夏蒂荣和奥塞尔。奥热罗元帅正率军逼近第戎。尚未签订停火协定。我们对疆界、对边境线都还没达成协议。市民和农

民的情绪无法再好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自告奋勇，出来突击。

俄罗斯人企图捧出波旁王朝。他们到处遭到讥笑，没有任何人会在这点上支持他们。奥地利人并没有支持沙皇，他们也不愿听到别人提及波旁王朝。

再见，亲爱的。深情地吻你。

Nap

亲爱的：

已接到你的信，不要跟约瑟夫太近乎：与他疏远些，保持一定距离；决不要允许他进入你的私室。客气地接见他，就像接见康巴塞雷斯那样，在会客厅里接见，不要让他对你的举止和生活方式指指点点，煞有介事。你比他要高明得多。我赞同你走地下通道，去阶梯草地。约瑟夫所说的尽是些胡扯。而且，这一件事与公众无干。我希望你没改变你的任何生活方式，那是完美无缺，了不起的。它已为你赢得了每个人的尊敬。因此你只管按过去那样办。要是约瑟夫向你提出什么建议时（其实这根本与他无关，我离你并不远嘛），你把话题岔开，谈点或别的，并对他冷淡。你对约瑟夫的态度一定要疏远，不要亲热。只要可能，应该当着公爵夫人的面或在窗户旁边跟他说话。这一点倒不强求，但决不允许他过分干预与他无关的事。他不得干预你的私务，这个压根儿与他毫不相干。再见，我亲爱的。天气很糟。一切属于你。

Nap

钟爱的路易丝：

已接到你最近的一封信。我将让前哨部队把你致父亲的信送去。很遗憾，你竟把你父亲的信及你的复函交给约瑟夫看了。你过分轻信他了。除我之外，是不该向任何人这样交心的。人人都出卖了我，难道我命中还要被约瑟夫所出卖？看来发生这样的事已不足为奇了。但他摧残不了我不屈不挠的斗志。唯一能动摇我意志的是你背着我跟他来往；你不再如同过去那样地对待我。不要相信约瑟夫。他有跟女人胡来的坏名声，外加在西班牙长年养成的野心。如果你要得到我的欢心，则不要把我或父亲的任何信件以及你的复信给他看。跟他保持距离。人们告诉我约瑟夫居心叵测，有胡闹甚至是罪恶的打算。想组织人向我上书，呼吁和平。要是他这样做，我一定很气愤。他别无能耐，只会把法国的全局搞糟。你为什么要跟我提这个？我再次声明：如果你想令我满意、幸福，则不要信任约瑟夫，不让人接近你。这一切叫我丧气：我需要家人的安慰，但通常从他们那里除了烦恼外，我什么也得不到。要是你也这样，那就实在是意想不到，难以忍受。再现，吾爱。一切属于你。

Nap

尽管在这些信里，不时隐隐流露出对路易丝的软弱的不满，但也表现了拿破仑这位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伟大斗士此时多么希望路易丝能替他分担一点肩上的重担哪！

但是此时的路易丝在想什么呢？这个自幼在温室中长大，头脑中一片空白的弱小女人注定是要让他失望的。

### 三、上帝已厌倦了奇迹

拿破仑似乎永远不可战胜，他有如一头被一群水牛打退的雄师，大摇大摆地走开，虽然遍体鳞伤，却毫不气馁……

破釜沉舟的拿破仑渴望创造回天的奇迹，但上帝似乎已厌倦了……

最近 10 天，拿破仑在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同盟国的军队仍然处于压倒优势，但拿破仑却认为这是一个拉拢奥地利，分化同盟国的最好机会。

自从布拉格和平谈判时起，拿破仑就一直存有这一想法，那时，他曾多次写信给路易丝，希望通过妻子来影响弗兰西斯皇帝。1月下旬他离开巴黎前安排妻子以皇后身分摄政当然也存有这一份希望。在随后的行军和战斗间隙，他仍频频写信给路易丝，除教导她如何处理政务，让她和儿子分享自己的胜利喜悦外，还有让她拉拢奥地利的意图。

有两封信是这样写的：

钟爱的路易丝：

这里的苦寒对可怜的士兵们太残忍了，他们是不得不日夜奔驰在马背上的啊。你的父亲在特鲁瓦，情绪低沉，身体也不大好。他很少接见俄罗斯人——他不喜欢他们。你最好向他写信抱怨他很少给你信，把你忘了。并说，他在维护他那王国之际，也可帮我们一把。他应该有自己的意志，不该充当英国和俄罗斯的工具。总之，给你父亲写一封信措词强硬的信；说明得由他维护你和你儿子的利益。同时，你该告诉他，我们决定宁死而不接受屈辱而不公正的和平。而且，这种做法毫不可取，因为这样的和平不会持久，再见，我亲爱的。一切属于你。

Nap

又及：我的军队已进入了塞纳河上的巴尔和旺德弗。我对这里的人民很感满意，他们满腔热情，奋勇作战，他们把许多敌人杀得七零八落。哥萨克人残暴无比，犯下累累罪行，亚历山大沙皇遭人痛恨。而你父亲受人尊敬，且较受人喜欢，但他总是无能为力，做不出什么来。他成天在花园中踱步度日，很少外出，只接见少数几个人。

我的心上人：

昨天我强渡了奥布河和塞纳河。我攻占了梅里，切断了从巴黎至特鲁瓦的通道；并夺得敌军精良的浮桥设施。敌人正在诺让、维持里和整个奥布河岸撤退。我军务顺利。身体蛮好，天气也晴朗。

请写信并告诉你父亲说，欺凌我们、夺走我们的安特卫普从而迫使我们媾和是行不通的。告诉他法兰西有生命力，有能量，尤其是农民。我们这个较前更强大的帝国最终将击败他们。你该请他不必为了英国的贪婪而牺牲帝国。他不该考虑施塔迪翁及其一伙的狂热、而该考虑他王国的利益、他家庭的福利以及他此生的和平和宁静。让他按照法兰克福会谈协议媾和，这是唯一符合他王国利益的做法。让他小心，别在数月后被迫缔结对他不利的条约。让他确信：什么也无法使皇帝放弃任何东西，免得在夏蒂荣会议上他们

又说皇帝所提要求碍难接受。一切属于你。

Nap

除让路易丝写信做父亲工作外，他自己也在2月21日从诺让写信给岳父，表明如果奥地利真正希望欧洲实现均势，他（拿破仑）是愿意忘却过去，在法兰克福条件的基础上媾和。

信所提出的条件如果不是那么苛刻，并且早一个星期送到同盟军总部，也许会导致同盟的破裂，因为同盟国的政治局势比它们军队的局势更为不稳。

沙皇的骄横已引起愤慨和恐慌。他本来摇摆不定。一方面是他往日的师傅、如今又在左右的拉阿尔普的劝告，另一方面是他自己那专制君主的本能，二者都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他声称要向巴黎挺进，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征求法国人民的意见，并遵从其决定，即使决定让拿破仑继续执政。但巴黎的军政长官应由俄国人担任。

不仅如此，亚历山大还在2月9日给那些在夏蒂荣的全权代表发出训令，

要求中止会议，虽然他不久前曾于朗格勒同意与法国进行谈判，只要求军事行动不中止。显然，他是一心要迫使同盟国提早行动。

奥地利担心他在战争结束时，硬要它接受阿尔萨斯作为补偿，而让沙皇自己吞并东加里西亚。由此引起的猜忌十分强烈，以致梅特涅和哈登贝格于特鲁瓦签订了一项密约，要防止沙皇在巴黎独断专行(2月14日)。同一天，他们还给他发了一份强硬的照会，要求恢复与拿破仑谈判。奥地利确曾正式提出要挟：如果沙皇不把目标限于同盟国在夏蒂荣提出的条件范围之内，它就要撤回军队，退出战争。

亚历山大起初不肯答应；但是，布吕歇尔惨败的消息动摇了他的决心，他终于当天便同意了。只是要求马上采取措施去减轻布吕歇尔麾下的俄国军团所受的压力。

拿破仑真是霉运当头，他闪电式打击所创造的奇迹却反过来暂时加强了他的敌人所结成的同盟。

当时施瓦岑贝格小心谨慎地把三个纵队推进，吸引法军的猛烈打击，使西里西亚方面军不致全军覆没；结果他成功了。不错，他的前锋在蒙特罗吃了败仗。但是，由于把拿破仑吸引到塞纳河南边，而后到东边，他就使布吕歇尔有时间加强他那些给打得七零八落的军队，恢复攻势。

拿破仑的信送到弗兰西斯皇帝手上之前，外交局势亦已明朗，沙皇迫于压力已同意重开和谈。2月17日，同科兰古的谈判在夏蒂荣恢复了。现在有充分理由认为，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也许甚至俄国当时都乐于以法国在1792年的边界为基础与拿破仑签订和约，只要他放弃对这些边界以外的欧洲事务进行干预的一切要求。

法国全权代表要是能按照自己的和平愿意办事，无疑会接受这些要求。但是，他当时处境非常难堪。蒙米赖战役后第二天，马雷告诉他，拿破仑决心保持以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为边界。因此，他只能设法拖延时间。

他正在踏步不前，拿破仑却发来一些洋洋得意的文书。拿破仑于17日写道：“我抓了三四万俘虏，缴获两百门大炮，擒获很多将军，消灭了好几支军队，而我几乎还没有认真动手哩。昨天，我顶了施瓦岑贝格的军队；我希望在其走出我国边界之前歼灭之。”过了两天，他听到同盟国的条件后，在信中写道：这些条件将使法国人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要在特鲁瓦或夏蒂荣宣示他的最后通牒。

当同盟国(经施瓦岑贝格建议，而且得到沙皇同意)请求停战时，他禁止他的使节参加任何谈判，除非同盟国同意以“自然疆界”为和约的基础，并且在议和期间先将军队撤回阿尔萨斯、洛林与荷兰。三天以后，他同意放宽最后的条件，但在第一点上毫不让步，而他明知那些奉命前来商量休战的军事特派员无权同意他定为必要条件的政治条款。

面对这些条件，连最主张和谈的奥地利也感到哭笑不得，穷途末路的拿破仑简直就像是一个胜利者，这给了弗兰西斯皇帝一个不好的印象。

27日，弗兰西斯给他女婿复信，其中措辞表明：拿破仑的打击使反法同盟更加牢固了。

事实上，正当那些全权代表们在夏蒂荣进行毫无意义的讨价还价时，一项非常重要的协定在肖蒙逐步形成了。这项协定，标明的日期是3月1日，但最后签订是在9日。根据协定，大不列颠、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保证不单独与法国媾和，而要将战争继续下去，直到把法国赶回其古时边界之内，

使德意志、荷兰、瑞士和西班牙获得完全独立，方才罢休。

这边，在夏蒂荣接二连三地开会而一无所在；那边，布吕歇尔统率 48000 有生力量，正重新采取攻势，拿破仑在特鲁瓦听到这个消息（2 月 25 日），对这位老将如此大胆，感到惊讶。原先在他的想象中，布吕歇尔已经跑到奥布河彼岸，一蹶不振了。他还满怀希望，要消灭施瓦岑贝格哩。

第二天，他写信给克拉拉克说：“要是我当时有一座浮桥，战争本来已经结束，施瓦岑贝格的军队也不复存在了。……由于缺乏船只，我未能在必要的地点渡过塞纳河。当时用不着 50 条船，有 20 条就够了。”拿破仑就是那么一个性格，对他的陆军大臣发了一顿脾气，因为这位大臣没有从巴黎送去 20 条船，致使世界历史变了样。脾气发过，他就转而进击布吕歇尔。这位普鲁士统帅当时在塞纳河与奥布河汇合点附近，像三星期前一样侧翼未加防卫，似乎等着挨打。

拿破仑派内伊、维克托和阿里吉北上，从背后袭击布吕歇尔。27 日，他亲赴奥布河上的阿尔西指挥作战。但是，布吕歇尔执行同盟国于 25 日作出的计划，巧妙地引军北撤，渡过马恩河，随即把桥梁拆毁。这样一来，拿破仑的恼火可想而知。接着，布吕歇尔企图把马尔蒙和莫蒂埃赶出莫城和乌尔克河一线，结果未能得逞，于是移师向苏瓦松前进，指望在该城附近与同盟国的北方军会合。

他的处境有几个小时非常危险：马尔蒙尾随不舍，拿破仑则带领 35000 勇猛的部队准备包抄他的右翼。事实上，假如他不是把马恩河上的桥梁拆毁，从而使法国皇帝受阻 36 小时，他很可能过不了埃纳河就被打垮了。他的士兵由于日夜行军，路上先是盖满白雪，后是化为深深的稀泥，人人都已筋疲力尽。加以一星期来，他们又得不到正常的口粮，所以，2 日黄昏，当他们接近比洛和温青格罗德集结在埃纳河和韦塞尔河沿岸一带的 42000 人的部队时，他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同一天，拿破仑在儒阿尔堡受阻的时候，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第二天追击“在泥泞中行动十分困难的”布吕歇尔，然后进军洛林，解救凡尔登、士尔和梅斯的守军，并唤起法国东部的农民来抵抗侵略者。尽管施瓦岑贝格趁拿破仑一走开，就在奥布河上的巴尔严重挫败了乌迪诺和热拉尔，那也无关紧要。他认为那位前怕狼后怕虎的上将一旦背后受到威胁，肯定会向荣茵河撤退。拿破仑想象法国将如 1793 年那样奋起驱除侵略者，订立光荣的和约。

但命运似乎又跟拿破仑过不去，3 日突然来了一场霜冻，原本泥泞的道路变得好走了，这加快了布吕歇尔撤退的速度。这天下午，处于布吕歇尔和比洛之间法国要塞苏瓦松向温青格罗的军队投降，这使布吕歇尔与比洛很快便会师，也使拿破仑彻底击败布吕歇尔的计划变成了泡影。

当时，温青格罗德炮轰了一阵之后，同盟军派两个军官去见要塞司令。他们称赞他的勇敢，指出抵抗下去是无用的，并提出允许守军享受给投降者的宽厚待遇，列队走出要塞，回到法国皇帝麾下，在那边更好地参加作战。要塞司令——其名不详，也叫莫罗——终于顺从了。

他的士兵几乎全是波兰人，于下午 4 时走出要塞，他们对司令的“叛国”异常愤怒，因为这时候已听到乌尔希那边远远传来马尔蒙大炮轰鸣的如雷巨响了。

梯也尔认为苏瓦松的投降是法国历史上仅次于滑铁卢败绩的最致命的事

件。这位才能卓越的历史学家以为：如果苏瓦松坚守下去，布吕歇尔和比洛就不能会师。

和比洛会师，使布吕歇尔的军队已增加到了 10 万人，但他仍然向后退却，从苏瓦松撤往拉昂这个天然堡垒途中，获悉拿破仑已在贝里—奥—坝渡过埃纳河，正向克拉纳推进，于是命令他的俄国军团去占领俯临该镇的一条狭长山脊或高地。在那里，展开了这次战争中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恶战（3 月 7 日）。

布吕歇尔的意图是在高地上等法军来打，同时用 1 万骑兵、60 门炮迂回到法军背后，给予打击。但是，由于这支侧翼包抄部队行军路线搞错了，计划于是失败。这场仗结果变成短兵相接的战斗。

在拉昂以南 9 英里，有一片显著隆起的陡峻山脊，长 20 英里，东西走向，与埃纳河平行，距河的北岸 4 英里。这就是著名的“贵妇之路”，1917 年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鏖战之地。为扼守这道山脊，布吕歇尔将俄国的沃隆佐夫军部署在山脊之上，其工翼以克朗村为依托。3 月 7 日内伊指挥法军前卫，对这一坚固阵地发动正面攻击，双方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血战竟日。

这时皇帝来到了。近卫军的骑兵和炮兵进行了第六次进攻，突破了防线。布吕歇尔得知侧翼运动已经失败，就下令撤向拉昂。这场拼死的混战使双方都损失了约 7000 人，几乎占参战人数的 1/4。维克托、格鲁希和 6 名法国将军也负了伤。

尽管如此，拿破仑依然继续奋斗。他调集马尔蒙和莫蒂埃，扬言即将得到大批增援部队，并命令驻守比利时和洛林的法军袭击敌人后方。他想，再打一个胜仗，战争就要结束，至少也会让同盟国降低要求。然而事与愿违。布吕歇尔和比洛据守拉昂这个坚固的天然堡垒，拿破仑于 3 月 9 日和 10 日奋力猛攻南面，但始终无法夺取那几条进城的路。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战术上错误地将进攻力量分为两股，分别由苏瓦松和兰斯的公路前进。“贵妇之路”北部森林密布的丘陵将两支部队分隔开来，内伊在左，取道苏瓦松攻击拉昂；马尔蒙在右，自兰斯方向前进。由于布吕歇尔的哥萨克骑兵在两条公路之间巡逻，这两支部队无法进行通信联络。

3 月 10 日傍晚，疲倦的法军后撤了，普军决定对远离主力的马尔蒙军团来一次夜袭。奇兵突袭，从来没有比这次更为成功的了。马尔蒙毫无戒备，骑兵和步兵一片混乱，仓皇逃命。约克率领的普军大获全胜，俘虏 2500 人，缴获大炮 45 门。同盟军当时如能乘胜追击，战局本来可以一举而定。但是，布吕歇尔病倒了，下令停止前进。

事实上，布吕歇尔的军队不仅在人数上占有优势，而且还占领了十分坚固的阵地，拿破仑要想夺得胜利，除非有奇迹出现。事后，他给约瑟夫写信说：

我察看了拉昂的敌军阵地。它实在太坚固了。攻击它势必招致重大伤亡。因此，我已决定退回苏瓦松。如果不是马尔蒙全线溃退的话，本来敌人很可能在进攻的威胁下撤离拉昂。马尔蒙的表现像一个少尉。敌已遭受巨大损失，昨天向克拉西发起五次进攻，均已被我击退。青年近卫军正如冰雪般消融。老近卫军则岿然未动。我的近卫骑兵也正在解休……你务必着手在蒙马特构筑城堡。

参加这次战役的所有将领，只有拿破仑至今还是岿然挺立。同盟军的将领，在他的打击下都曾先后受挫。法国的元帅们则如同 1813 年那样，凡是皇帝不在场，就似乎注定要打败仗。内伊、维克托和莫蒂埃又一次显得缺乏将才，只是勇猛罢了。奥热罗在里昂地区面对兵力比他少的一支奥军，都表现得优柔寡断。

以至 2 月 19 日拿破仑曾给陆军大臣写信说：

告诉奥热罗，让他不要老是想着已经 56 岁，而要记住卡斯蒂利奥内的辉煌时刻。

除贝尔蒂以外，奥热罗在现役元帅中年纪最大。在这次战役中最有成就的元帅也许要数最年轻的马尔蒙。不幸的是当普军夜间对他突然袭击时，他所率领的军队惊慌失措，四散逃命，马尔蒙似乎对部队完全失去了控制。

絮歇和达武被困在卡塔卢尼亚和汉堡。圣西尔和旺达姆当了俘虏。苏尔特一度在巴荣纳附近摆出一副果敢拒敌的架势，然而，现在消息传来，威灵顿在奥尔泰兹突然袭击，已经将他击溃。在塞纳河畔，麦克唐纳和乌迪诺抵挡不住施瓦岑贝格大军的进攻，守不住特鲁瓦。

然而，尽管其他将领都失败了，拿破仑似乎是不可战胜的。甚至马尔蒙惨败后，同盟军也不去进攻法军的主帅。雄狮被一群水牛打退了，大摇大摆地走开，虽然遍体鳞伤，却毫不气馁，而且未受阻拦，拿破仑就是这样安然撤往苏瓦松的。他由苏瓦松向兰斯挺进，在那里，战胜了一个俄国师团，正计划去救援洛林各处守军，却于 17 日听到施瓦岑贝格向巴黎进军的消息，于是再次南下。

奥地利主将屈从沙皇的抗议，原来打算向法国首都进军，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但是，一接到拿破仑扑向他右翼的消息，他又退缩了。

他正准备撤往布里埃纳时，得知他的大敌率领不到 2 万人，已经在普朗西过了河。顺原路折回，以 10 万之众，袭击这少数疲兵，将之赶进河里，这个设想不算大胆；然而，同盟军久已习惯于拖拖拉拉，所以，当他开始调集正在撤退的队伍，准备战斗时，全军都感到一阵惊异。

这也出乎拿破仑意料之外。他以为同盟国大军正在全面撤退，因此打算直扑维特里和凡尔登。但是，同盟军使他有充分时间把麦克唐纳和乌迪诺两个军团调上来；而同盟军自己却仍然非常分散，以致起初几乎不能抵挡拿破仑的进攻。

阿尔西城后面的战斗是你死我活的战斗。拿破仑看面前的敌人越来越密集，为了夺取胜利，他不顾危险，亲冒枪林弹雨。有一次，一颗炮弹在他跟前爆炸，他的参谋人员看见他的身影消失于弥漫的烟尘之中，不禁心惊胆战；但是，拿破仑安然无恙，站了起来，骑上另一匹战马，又继续督战。

然而，战局无法挽回，他不得不把队伍撤回城里（3 月 20 日）。第二天，要是施瓦岑贝格大胆进击的话，本来可以把拿破仑的 3 万人击溃；但是，拿破仑摆出一副勇猛的架势，唬住了这位奥地利主将，同时将法军撤过河，结果只是殿后部队遭到同盟军为时已晚的进攻，受损失较重。拿破仑损失了 4000 人，往北撤入饱受蹂躏的塞赞纳平原。

现在，除他之外，人人心里的希望都已破灭。确实，如果这个烈烈如火的灵魂也曾容得半点常人的软弱性的话，现在，这点软弱性就会引他去求和了。为使法国保有自然疆界（这在去年 11 月本来是奉送给他的），他转战南

北，但都没有成功。现在，他满可以不失体面地接受胜利者的条件。然而，他又一次失之交臂。

夏蒂荣的谈判于3月19日结束，就是说，比同盟国原定的日期晚了9天。时间的延长主要是由于他们对科兰古的照顾和同情。的确，科兰古处境极其可怜。

斯图尔特写道：“只要他力所能及，他是全力争取媾和的。他害怕波拿巴打胜更甚于害怕我们打胜，唯恐他打胜了就更难对付。”

然而，不幸的是，科兰古向拿破仑的最近一次最紧急的呼吁，刚好在克拉纳一战之后送达。这次得不偿失的胜利使拿破仑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固执。他非但无意和同盟国的妥协，反而当着信使在场听得见的时候，禁不住发泄一句负气的话：“如果非挨打不可，那也犯不着自动把背脊送上。”

到现在拿破仑仍没有正确地判断出同盟国的决心，他以为同盟国“恢复旧时疆界”的要求只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最初要求，他指示科兰古要搞清对方的最后要求是什么，同时尽量拖延时间。

退到塞赞纳平原后，拿破仑已感到形势危急，3月16日，他写信给约瑟夫透露了这一想法：

如敌军以压倒之势进军巴黎，一切抵抗均告无望时，务必将摄政王（即玛丽·路易丝）和我的儿子连同所有宫廷官员向卢瓦尔方向撤走。切勿离开我的儿子。记住，我宁可让他淹死在塞纳河中，也不愿听其落入敌手。

但他仍不死心，他仍渴望创造奇迹。到现在为止，他曾有过一次创造奇迹的机会，如果他不是在马恩河边因为缺乏渡河器具而干等了36个小时，如果3月3日天气不突然变冷使路面结冻，如果苏瓦松那个意志薄弱的莫罗不那么快投降，他本来有希望彻底打垮布吕歇尔，如果是这样，胆小而厌战的施瓦岑贝格也许早就溜之大吉了，可是偏偏那么不走运！也许他一生创造的奇迹太多了，连上帝也感到厌倦了。

可是拿破仑却不这样看，他决心再赌一次。

他构想了一个从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两军间隙进军，直抵圣米那尔附近的默兹河畔的冒险计划。意在救援摩泽尔河上游梅斯和蓬塔穆松各处被围困的法国守军，以获得新的力量加强他那支疲惫不堪的部队。他认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可威胁奥军的交通线迫使胆小的施瓦岑贝格退往莱茵河。

但实施这一计划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布吕歇尔直捣巴黎怎么办。对这一点，拿破仑赌徒心理占了上风，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布吕歇尔行动迟缓上，可是由于这位普鲁士老将动作从来都迅速无比，这一希望就连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他告诉莫蒂埃和马尔蒙：

布吕歇尔不可能采取任何攻势行动。万一他这样做，那么莫蒂埃和马尔蒙就应退至夏龙和埃佩内。这样，我们就可以全部集中起来并与部队骑兵分队一起掩护通往巴黎的道路。在目前情况下。布吕歇尔如果采取任何严重步骤那简直是发疯。

布吕歇尔当然不会像拿破仑希望的那样，他握有10万重兵，他已与施瓦岑贝格商定，两路同时合击，向巴黎推进。他就决定即使施瓦岑贝格会因此

而惊慌撤退，布吕歇尔也会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占领巴黎。

但此时的拿破仑面对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同盟国军，按部就班去作战几乎已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除非奇兵突击之外，他没有别的办法。

他手下只有4万兵，而且是靠调集新征的兵员才勉强凑足这个数目，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受到削弱，要想击退云集于奥布河、塞纳河和马恩河彼岸的同盟军人马，是没有多大希望的。

稍为看看地图就知道，同盟军可以在这些河流彼岸慢慢推进。逼近巴黎，最后奋起攻击。而他则处于奥布河以北，要进攻同盟军的话，这三条大河，非渡过其中一条不可，但这些河上的桥梁都在同盟军手里。他仍然占据中心位置，但如果不能出击，那也没有什么用。对他来说，战争不外是迅猛一击而决胜的艺术，或者用他简明扼要的后来说：“战争的艺术在于走12里路，打一仗，再追击12里路。”既然这种打法现在对同盟军的正面和侧翼都无法施展，就只有从背后威胁大概最怕这一着的那支敌军，显然是施瓦岑贝格统率的那一支。

3月22日，拿破仑开始行动，开始时似乎运气不错。尽管未能从同盟军驻防部队手中夺得维特里，他却在圣迪济埃附近袭击一支普鲁士的辎重队，俘虏了800人，缴获400辆满载物资的大车。

他每到一处，就下令敲响警钟，宣布征召全体适龄男子入伍，同时派传令兵去通知洛林各处守军杀开血路，向他靠拢。他的轻装部队沿着马恩河谷向上游伸展，直趋肖蒙，一路夺取物资，俘虏同盟军的信使。

可是正当拿破仑得意地等待施瓦岑贝格向莱茵河溃逃时，他背后受到了袭击。他掉过头去收拾那些袭击者，发现他们是布吕歇尔的部队。可是，普军怎么可能有大队人马在那里呢？布吕歇尔不是在埃纳河畔休整吗？施瓦岑贝格又在哪里呢？拿破仑派一支部队挺进维特里去解开这个谜。可怕的事实真相这才逐渐显现，原来他是站在毁灭的边缘。

这一切充满着命运对人的嘲弄，一如索福克勒斯戏剧里那个执迷不悟的俄狄浦斯国王的故事。拿破仑这个战士为求夺取胜利而走的每一着，都使他失败得更惨。

先是法国骑兵的逼近把弗兰西斯皇帝吓坏了，他不想落到自己女婿的手里，于是和梅特涅一道撤到第戎。拿破仑给他的信失落了。受到卡斯尔雷严密监视的梅特涅对科兰古的建议本来已无能为力。他和皇帝逃跑后，施瓦岑贝格就完全处于沙皇影响之下。使这个本来对拿破仑并不那么怀恨的统帅不得不一反常态。

接着，布吕歇尔也没有像拿破仑所设想的那样按兵不动，而是积极进攻，不仅击败了马尔蒙那个薄弱的军团，而且还俘虏了拿破仑的信使，那封信是拿破仑写给路易丝的，但结尾却写道：

我决定东进马恩河以迫使敌军远离巴黎，并将敌吸引到我的要塞附近来，今晚我将驻扎在圣迪济埃。再见，亲爱的！吻我的儿子。

这大大鼓舞了布吕歇尔的进军热情，他迅速南下，第二天便跟施瓦岑贝格的前哨会合，使那支更大的部队精神为之一振。

拿破仑已挥师东去，23日下午同盟军在普基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沙皇和较有胆略的将领终于使施瓦岑贝格同意暂且不管他那些交通线，下定决心

与布吕歇尔会合，以 18 万之众追击拿破仑的 4 万人。

如果这个愚蠢的计划得以实施的话，尽管拿破仑军团会处境艰难，但还不至于那么快就失败。

然而不幸的是，几个小时后，同盟军又截获了一个巴黎信使。这是巴黎送呈拿破仑的一辑官方消息，报道财政枯竭，民众不满，以及威灵顿获胜，夺得波尔多，引起轰动等情况。这些好消息使亚历山大欢欣鼓舞，决定采取更机敏的计划——向巴黎进军。

于是，他 24 日在索姆普维召集巴克莱、沃尔康斯基、托尔和迪比奇等将领，征求意见。巴克莱主张追击拿破仑，托尔和迪比奇则赞成向巴黎进军。托尔说，只要留下 1 万骑兵作掩护就行了。沙皇表示热烈赞赏这个计划。不久，普鲁士国王也同意了。施瓦岑贝格将信将疑地顺从了他们的意愿。这样一来，拿破仑插入同盟军后方，其结果与他的愿望适得其反。非但没有迫使敌人向莱茵河撤退，反而使敌人得以在通往首都的道路上畅行无阻。

拿破仑这一最后的创造奇迹的希望就这样因为两个信使的失落和布吕歇尔的大胆行动而幻灭了。

## 第三十四章第一次退位

### 一、英雄末路

当拿破仑日夜兼程赶到巴黎近郊时，贝利亚尔将军说：“已经太晚了，巴黎已经投降了！”

面对不愿再战的元帅们，拿破仑生来第一次感到了英雄末路的枪凉……！他终于带着最后一点希冀拟就了一个退位诏书……

命运女神早已决定抛弃拿破仑了，当东进的拿破仑满心希冀奇迹出现时，同盟国军已决定大举进犯巴黎了。

25日黎明，同盟国大军掉转头来向巴黎进发，而布吕歇尔所部则经由夏龙至巴黎的大路，与大军平行，兴高采烈地前进。就在这天，在费尔—尚珀努瓦兹附近，俄国和奥地利的骑兵以铺天盖地之势击溃了马尔蒙和莫蒂埃两个军团，俘虏2500人，缴获大炮50门。

在这以北，布吕歇尔的哥萨克骑兵扑击一个4500人的师团，其中多数是国民自卫军。该师正护送一支庞大的辎重队。法军英勇顽强，列成方阵，一次又一次地把同盟军击退。赫德森·洛上校于是策马南奔，到符雷德的巴伐利亚部队那里请求支援。

搬来的兵也同样不能击破那些不屈不挠的法国步兵。180辆大车不得不丢弃，但那些新兵还是沉着地一步一步前进，大有突围出去和马尔蒙会合之势。这时，沙皇来到了战场。他立刻下令把炮兵调上来，用葡萄弹对法军猛轰。法军指挥官帕克托德仍然拒绝投降，沙皇就扬言要出动他的近卫军骑兵去摧毁他们已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方阵。帕克托德这才命令他的方阵投降。另一队也放下了武器。

但是剩下最后一个方阵的士兵们坚持战斗，置生死于度外，结果被骑兵一阵旋风般的乱砍乱杀打垮了。宽宏大量的沙皇想制止他们乱砍乱杀也来不及。洛上校写道：“目睹这场残杀，作为一个人，我感到羞耻。”

这一仗对法国说来是光荣的；但是，它总共付的代价是：伤亡5000多人，被俘4000人，损失大炮80门，准备供应拿破仑那支军队的粮饷和军需品也丢了。现在，除了马尔蒙和莫蒂埃两个军团的残部共约12000人之外，没有任何部队阻挡通往巴黎的道路。同盟军没有遭到多大抵抗便在莫城渡过了马恩河，于29日抵达邦迪，随时可以进击巴黎了。

巴黎市民起初根本不信，后来则极度恐慌。对他们来说，历史不过是故作紧张的戏剧，战争不过是惊险百出的传奇。自圣女贞德的时代以来，从未有外敌来到举头望见他们那些尖塔的地方。首都四周，充作壁垒的只有一些征税关卡的墙垣。

1792年那种同仇敌忾、予敌人以致命打击的精神没有了，如今只表现出浮华之族那种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冷言冷语、满不在乎在特点。

以塔列朗为代理人的保王分子无疑进行了各种活动，使防御工作瘫痪；但他毕竟是极少数。倘若拿破仑当时在巴黎指挥一切，群众是会为他而战斗的。可惜他远离首都，正穿过香巴尼兼程赶回来弥补他的大错。当时在巴黎代替他指挥的是约瑟夫。

克拉拉克和统率12000国民自卫军的蒙塞还没有把这些战斗力可疑的民兵半数武装起来。就近只有马尔蒙和莫蒂埃，连同守备部队和国民自卫队，

共有 42000 人左右。

这些意志消沉的守军在蒙特勒伊、罗曼维尔、庞坦和北部平原等待同盟军进攻(3月30日)。在一些地方,法国人凭着英勇挡住了蜂拥而来的敌人。但是,当天下午,马尔蒙眼看自己薄弱的防线已被敌人包抄过去,在贝尔维尔有被截断后路的危险,于是发出了休战的请求。约瑟夫原已授予权力,一旦战局无可挽回,就可以那样做。各处的抵抗都没有什么希望了。莫蒂埃在东北面受到很大压力。在克利希城门,蒙塞和他的国民自卫军只是为荣誉而战。于是,经过一整天的浴血战斗,这座伟大的城市在不失体面的条件下投降了。

1789 年以来从巴黎发出的伟大动力,滚滚向前,横扫德意志的平原、西班牙的高原、意大利的城市、俄罗斯的草原,荡平了不同等级、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种种界限,使人们结成新的牢固的统一体,如今,就这样完了。从一个中心向外扩散的伟大的国际运动,其反作用现已成为向心的深刻的民族运动。

此时,拿破仑心急如焚。27日,他听到巴黎人心生变,法军在费尔—尚琅努瓦兹惨败,以及奥热罗丢了里昂的消息,立刻就意识到形势危急。他带着已经疲劳的近卫军拼命赶回,走那条经由特鲁瓦和枫丹白露、同盟军毫无防备的大路,使弗兰西斯皇帝和梅特涅根本无法从第戎往巴黎送信。

29日那天,战士们以惊人的努力走了17里路,到达特鲁瓦。

拿破仑在科兰古、德鲁奥、弗拉奥和勒费弗尔陪同下,继续迅猛前进,每走一程都把马匹弄得精疲力竭。

30日,他在枫丹白露听说皇后已离开巴黎;在埃松双听说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当天深夜,在阿蒂附近,他遇到贝利亚尔将军率领的一队骑兵。他焦急地询问这位勇敢的军官,得悉约瑟夫已离开巴黎,战斗已经结束。“那就向巴黎前进吧。凡是我不在场,他们就要干蠢事。”“可是,陛下。”那位将军说,“已经太晚了。巴黎已经投降。”

拿破仑那百折不挠的意志还没有屈服。他一定要继续前进;他要敲响警钟,唤起民众,撕毁投降书,打败嚣张的敌人。他再往前走,没多远,遇见莫蒂埃的部队;那支队伍的样子使他终于不得不正视现实。

他委派科兰古,授予全权,前往议和。然后,他一直坐到天亮,仔细研究地图,考虑时间不容延缓,路途无法缩短,都是限死了的,他的近卫军凭着赤胆忠心,不知能否赶到。现在他距离巴黎不过10英里,看得见北边的天空被敌人的营火照得一片通红。

第二天,他听说同盟国君主即将进入巴黎。马尔蒙来信警告他说,自从皇后出走,约瑟夫、路易和热罗姆接着也撤离巴黎之后,民意已大不相同。的确如此。人民觉得他们这样逃跑实在可恶。布吕歇尔现已在蒙马特尔高地上架起80门大炮;人们知道,如果巴黎竟敢继续抵抗的话,他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那天上午沙皇策马进入巴黎,右有普鲁士国王,左有施瓦岑贝格,后面跟着俄国和普鲁士的近卫军,群众只是怒目而视,此外并无抗拒的表现,而三五成群的保王分子则兴高采烈,疯狂地为波旁王室欢呼,其中一些妇女还扑上去亲吻沙皇这个解救者的皮靴。然而,支持波旁王室那一伙人肯定只占少数;不过他们在沿途某些地方的表演足以影响某些感情易受激动的民众,也使那些征服者高兴。“到处都看见白帽花”,斯图尔特以怀疑的语气着重

写道：“我看见许多国民自卫军也戴上了。”

波旁王朝在南部的复辟已有些时日了。

2月下旬，苏尔特被威灵顿赶出奥尔泰兹城后的山岭之后，就把残部撤过阿杜河，然后急转向东，企图与絮歇的军团会师。这个行动，从军事上说，是很好的；但这样一来，波尔多就门户大开，英军得以长驱直入。

威灵顿立即派贝雷斯福德率领12000人北上占领那座大城市。他在那里受到了法国保王子的热烈欢迎，随后到来的昂古莱姆公爵也同样受到热烈欢迎。这个年青的王孙立刻宣告路易十八是法兰西国王，并且让保王的波尔多市长发表声明，说同盟军向巴黎进军仅仅是为了消灭拿破仑而代之以正统的君主。

威灵顿虽然内心非常同情这个声明的宗旨，却仍然不予认可。礼节上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同盟国还在与拿破仑谈判。凭他自己的老练，他也警觉到波旁王室千万不要靠同盟军的庇护而进入法国。

迄今为止，同盟国的君主们还未有任何赞助波旁王室的行动。法国保王分子中比较精明的人物也明白，由法国自己倡议恢复波旁王朝要好得多，波尔多宣言效果不好，很快就看出来：国民自卫军和农民纷纷集结在三色旗下，反对那可恶的百合花旗。贝雷斯福德所部只能守住阵地罢了。

尽管如此，3月12日的这个《波尔多宣言》还是在法国引起极大的混乱，一些保王党分子在各地，特别是巴黎四处活动。据说当时反复无常的民众在戏院里对隐隐约约提到波旁王室的台词大声喝采，却把一出表现哥萨克骑兵四出劫掠的“官方”戏剧嘘下台。这使萨瓦里大为震惊，当即写信报告皇上，说假如战争继续逼近巴黎的后，警察对公众就控制不了。而这个萨瓦里此时也已为积极为波旁王朝效劳的塔列朗给收买过去了。

因此，当沙皇带领同盟国的要员们进入巴黎时，巴黎人在心理上已认为这不过是波旁王朝复辟的开始。

但此时沙皇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让波旁王朝复辟，他对这个王室的成员没有多少好感。他也知道，虽然英国和普鲁士都愿意这样做，但奥地利并不同意。

了解这一情况的科兰古立即赶到枫丹白露去劝说皇上让位给儿子。拿破仑对这个建议不屑一顾：与其那样，宁可冒险再战。他知道，总数差不多还有9000人的老近卫军和青年近卫军，对法国尊严受到侮辱都亟欲报复，3日那天在皇宫大院举行的阅兵式结束时，他们高呼：“打到巴黎去！”发誓愿葬身于一片废墟之中。其实无须他的老战士这样高呼，他也会下同样的决心。

4月1日，他收到亚历山大的一份口头照会，声称除有关他私人和家庭的事务之外，同盟国决不再同他谈判。他当时在埃松一线对马尔蒙大喊：处境如此，非打不可。他还建议那位元帅渡过塞纳河袭击同盟军，忘记了前面有条马恩河拦路，而河上所有桥梁都在同盟军手中。

马尔蒙思想敏锐，冷峭尖刻，早已看出他的皇上越来越沉迷于幻想，除非亲眼看见，否则决不相信困难存在。3日或许更早一些，保王分子向他封官许愿的时候，那位元帅就答应助一臂之力。

4月4日，形势更加危机，他同贝尔蒂埃、内伊、乌迪诺以及勒费弗尔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科兰古和马雷则在那里打圆场。元帅们指责拿破仑向巴黎进军是愚蠢的，气得拿破仑最后说：“军队将服从我。”“不”，内伊反驳道，“它将服从它的将领。”

麦克唐纳带着他那疲惫的军团刚刚来到，他以惯常的坦率帮着内伊他们说话。他说：“我们的战马再也走不动了。剩下的弹药还不足以打一场小仗，也无法补充。如果我们打败，我们大概要打败的，整个法国就要毁灭。我们现在还可以唬住敌人，那就让我们保持这种架势吧……。我们打仗也打够了，何必再引起内战。”

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拿破仑终于第一次体味到了穷途末路的怆凉，他终于拟就了退位公告：

“同盟各国既已宣称拿破仑皇帝为重建欧洲和平的唯一障碍，拿破仑皇帝恪守自己的誓言，宣告愿意退位，离开法国，甚至献出生命，以谋祖国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同皇太子的权利、同皇后摄政的权利以及同维持帝国的法律分不开的。”

细心阅读这份文件，就会发现这不是下诏退位，只不过是表示愿意在一定条件下退位，为的是使那些不懂外交奥妙的武将满意并赢得时间。麦克唐纳还说到皇帝草拟了这份公告之后，猛然坐到沙发上，拍着大腿说道：“废话，先生们！我们别管那些，明天进军吧，我们会打败他们的。”但是他们迫使他遵守诺言；科兰古、内伊和麦克唐纳于是立刻前往巴黎，向沙皇多方恳求，也多少带点恫吓，要他承认皇后摄政。

这是拿破仑最后一点希冀，在他看来，弗兰西斯皇帝即使讨厌他这个女婿，但对自己的女儿和外孙无论如何也应有一点感情，更何况如果路易丝摄政，更有助于法奥联合。这符合奥地利的利益。

他知道沙皇已倾向于让波旁王朝复辟了。那是在3月31日，就在沙皇躊躇满志地进入巴黎当晚，已召开过一个秘密会议。

当时，沙皇怕爱丽舍宫埋有地雷，就在协和广场对面塔列朗的官邸驻跸，随即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秘密会议。沙皇和普王都出席了，随从者有涅谢尔罗杰和拿破仑的仇敌、科西嘉人波佐·迪·博尔戈。施瓦岑贝格亲王和列支敦士登亲王代表奥地利；塔列朗和达尔贝格则到会为波旁王室请命。德·普拉特和路易男爵后来也奉召参加。

现在，沙皇已决定抛弃贝尔纳多特了，这位瑞典王储因为是沙皇最早的同盟者最初曾得到沙皇的竭力推崇，但后来他辜负了沙皇，在一系列战役，他始终拖拖拉拉，甚至当同盟军快要合围巴黎时，他还和驻守北部的法国将军梅松神秘交往，以至于拿破仑曾诱使他袭击布吕歇尔的后方。

因此，沙皇主持的这次会议并没有提到他，而只是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与拿破仑讲和，让其继续统治；二是让路易丝为小罗马王摄政；三是召回波旁王室。

第一个方案他断言是不行的；第二个方案也困难重重。而谈到召回波旁王室时，尽管他也摆出一些反对意见，但其实是表明他现在赞成这个解决办法，只要这的确是法国的意愿。

本来，对第三个方案，他也并不十分热心，这个王室的人给他的印象极差。但与第一和第二个方案比，这也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接着他请塔列朗发言。这个辩士照例是巧舌如簧，为波旁王室陈词。他说，法国军队竭忠尽力，更多的是为自己赢得光荣，而不是为拿破仑。法国渴望和平，而只有在旧王朝的统治下，和平才能得到应有的保证。如果说，民众至今还未宣布拥护波旁王室，那也无足惊讶，因为同盟国一直在同拿破仑谈判。只要同盟国宣布不再同拿破仑谈判，法国立刻就会表明其真正的意

愿。他本人就可以保证元老院赞同。沙皇满意，普王首肯，奥地利两位亲王没有为玛丽·路易丝的权利说一句话，波旁王室这边于是毫不费力地得胜了。

事实上塔列朗早已为波旁王朝效劳了。他无疑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但却是一个自私自利，善于玩阴谋的危险人物。早在埃尔富特他就背着拿破仑在沙皇与拿破仑之间煽风点火。拿破仑直言不讳的性格在此前已多次让他感到难堪，这位自幼被剥夺过继承权的外交大臣从那时起便积蓄着一种病态的复仇怒火。现在他终于找到了落井下石的机会。

他语出惊人：“建立共和国是不可能的事，同意摄政或由贝尔纳多特即位是阴谋，只有恢复波旁王朝才是理应遵循的方针。”

第二天，他又上窜下跳，唆使元老院和市议会及保王党大肆活动，为波旁王朝的复辟摇旗呐喊。

于是，64名元老院议员即仓促集会，选举产生以塔列朗为首的临时政府。在市厅内，省议会和市议会同声谴责拿破仑的所作所为，并投票通过下述动议。“省、市议会宣布正式拒绝服从拿破仑·波拿巴，并表示最热烈地期望由路易十八恢复君主政府。”五厘的公债原来已跌至45个法郎，这时又直线上升。

傍晚，亚历山大赴歌剧院观赏歌剧“维斯塔”。只见歌剧院大厅里装饰一新，池座还可见星星点点的白色标志。幕间休息时，演员拉伊走到台前，向沙皇致意，并且用《亨利王》的民歌调唱了一曲即席谱词的歌曲：

“万岁！亚历山大！  
万岁！众王之王！  
这庄严的君王，  
他不曾妄自尊大，  
也并无任何希冀。  
但他早已四海扬名，  
是英雄和正义的化身。  
正是他给我们带来波旁一名。”

掌声欢呼声如雷灌耳，保王党互相拥抱亲吻。亚历山大心情激动。他威严地略略倾斜身子向观众致意。此时此刻他脑海中是否盘旋着另一幅景象呢？6年以前在埃尔富特，在他当着众人与拿破仑握手言欢时，观众不是也曾报以掌声和喝彩吗？

在法兰西剧院，乱哄哄的观众要求名演员塔匀玛为路易十八朗诵一首诗歌。翌日，有小贩在街关分发伯怒瓦制成的木刻，下面印有两句押韵的解说词：

“慨慷的战胜者无限明智，  
他把法兰西交还给王侯，让和平降临人世。”

人行道上则有顽童跟随俄国军官，伸手乞讨施舍，口中还哼着口头韵文诗句：

“好心的上帝给我们留下  
亚历山大和他的子孙，  
直到有人能用牙齿  
把那月亮给我们摘下。”

几首歌颂占领者的平庸诗歌风行一时。公共场所只要有穿外国军装的人出现，就出有人哼唱：

我多么愿意在这里重见  
难道这些俄罗斯人，  
还不是法兰西的最好友人！”

甚至马塞曲的作者鲁热·德·利尔也降格俯就，写了一首用词夸张的歪诗来奉承亚历山大：

“愿你成为本世纪的英雄，书写一段骄傲的历史！  
愿你为了西方，惩处那十恶不赦的压迫者！  
愿你教导欣慰的法兰西人，对胜利懂得珍惜！  
愿你让我们的百合花盛开，把王位交给波旁家庭。”

颂歌赞词源源不绝，亚历山大开始认为法国上下一致珍视罗曼诺夫和波旁王族。但是拿破仑还将有何作为呢？在这期间，热血沸腾的索斯坦·德·拉·罗什福库，曾试图把他那立于旺多姆广场的雕像推倒，但是未能成功。而另外一个不知名的年青人代替他登上圆柱，在一小批狂热分子的欢呼声中扇了铜像的耳光。毫无疑问，皇帝作为联军的手下败将正在枫丹白露准备反击。为了抢先表态，元老院宣布废黜拿破仑，指控他“背弃誓言，违反宪法，征兵抽税，侵犯各国人民的权利”。

元老院议员罢免昨日的主子以后，亚历山大即予以接见。但是他仍然强调要在“巩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法国政府。事实上，他毫不同情波旁王族，只是向他所谓的人民意志低头而已。紧接着，沙皇接见科兰古，听取他从枫丹白露带来的谈判建议。他只用短短几句话就驳斥了科兰古：只要拿破仑不正式逊位，他就不与之交谈。他受上苍启迪，断言自己对拿破仑不抱个人仇恨，甚至衷心地怜悯他，对他蹂躏俄国的罪行也可以宽恕。对于逊位后拿破仑的去处，他宣布准备由他自己选择，条件是不得留在法国或意大利。

拿破仑此时并不知道这些内幕，他只是意识到自己必须退位，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将自己的国家和事业交给那个讨厌的波旁王朝。“小罗马王”——拿破仑二世，当儿子出生时，作为父亲的他是多么兴奋，他曾狂呼：“本朝最辉煌的时代开始了！”可现在江山仍旧，他却有两世为人之感，只抱着一个希望：将自己的基业传给儿子！”

## 二、“我必须活下去”

面对科结、内伊等人的苦苦相劝，亚历山大犹豫不决，但马尔蒙的叛变葬送了拿破仑心中的最后希望。

自杀后清醒过来的拿破仑坚定他说：“我必须活下去，等待上天为我安排的一切！”

拿破仑起草了他的退位公告，科兰古、内伊、麦克唐纳等连夜赶往巴黎。

深夜，下着倾盆大雨。他们一行抵达巴黎后，亚历山大立即接见，仔细倾听他们转达的建议。他们似乎给了沙皇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当他们提醒沙皇，他曾经许诺不把任何政府强加于法国，而且一旦波旁王朝复辟，忠于拿破仑的军队就会起而反抗，内战就不可避免。

于是，沙皇似乎也觉得这样安排有一定的道理了，让小罗马王继位，路易丝摄政，既排除了拿破仑，又避免新的流血。至于路易十八，尽管有保王党的鼓噪，王位也不见得非他莫属。法兰西既已分裂，他也就开始犹疑。这个国家政情混乱、党派林立，有波拿巴派、正统主义者和共和派。

他说，“我并不坚持让波旁王族返回。我不了解这个家族。我将把你们的建议转告联盟各国。我支持这些建议，也希望能将事情告一段落。”

随后，沙皇召见了临时政府的全体成员，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摄政府必然很快就屈从于那个独断专行的意志。沙皇再次倾听了科兰古的滔滔论辩，最后又听了那些现已焦急不安的临时政府成员的陈词。就这样，在塔列朗的官邸里磨了一夜。沙皇最后说，他听取了普鲁士国王的意见之后就作出决定。

但是就在黎明即将到来时，突然，一位侍从武官悄悄进入大厅对陛下耳语，沙皇略一颤栗，几乎难以觉察。新的消息令他改变了主意。当他迟疑不决时，上帝再度指引了方向。苏哈姆和马尔蒙弃主易帜，表明法国军队并非全体都忠于拿破仑。在这种情况下，让步是荒谬的。

亚历山大喃喃自语，“这一下问题解决了。”他对皮佐。迪·博尔戈说，“您看，这是上苍的意图，上苍业已表态，不能再犹豫了。”但他还是等到次日方才作出决定。他向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和施瓦岑贝格征询了意见，这才毫不迟疑地作出决定：联盟国家“既不同拿破仑，也不同他的家族谈判”。他们要求的是无条件逊位。

事实上就在同一夜，马尔蒙那个 12000 人的军团被他部下的将领从埃松带入同盟军的阵线。马尔蒙本人当时在巴黎，是内伊和麦克唐纳劝诱他一起去的，为的是阻止他实行叛逆的阴谋；但是他部下的将领是与闻其事的，他们看见拿破仑的信使来往频繁，恐慌起来，便执行了原定的计划。于是，5 日黎明，士兵们发现自己陷于同盟军步骑队伍包围之中，要逃也来不及了。士兵们无可奈何，愤怒咒骂他们的长官。就这样，从拿破仑的阵营里骗走了 12000 人。

从私交的角度看，必定认为这个行为是对老朋友和恩人的卑鄙叛卖，人们往往也只是从这个角度看。不过，马尔蒙也许会辩解，说他有必要采取这个行动，以防拿破仑出于病态的自尊心和复仇的欲望而拿他的军队，或许甚至拿他的首都作牺牲。那位元帅要对法国负责。

但无论怎样，这位昔日法国最年轻的元帅对他的恩人的背叛葬送了拿破仑心中最后一点希冀，他当时的军团是拿破仑仅有的 4 万多军队中最精锐的部分。后来马尔蒙在法国几乎成了叛徒的代用语。

拿破仑的矛头既已打掉，沙皇对于由皇后摄政的主意就全然不予考虑了。但是他声称愿意给拿破仑宽大的条件，如果拿破仑立即退位的话，他说：“如今他在患难之中，我要再次做他的朋友，既往不咎。”

亚历山大同拿破仑的代表会谈时决定：拿破仑应保留皇帝的称号，并且得到适当的年金。考虑以科学岛、科西嘉岛或厄尔巴岛为拿破仑将来的居住地，代表们对厄尔巴岛的异议最少。虽然后来梅特涅反对选择厄尔巴岛，沙皇觉得既然是他作的安排，荣誉攸关，不便反悔。

势所必然，拿破仑本人现在也开始屈服了。听到马尔蒙投敌的消息，他茫然坐了一会儿，然后悲伤他说道：“忘恩负义的人。唉！他要比我更痛苦的。”

但是，6 日那天，战斗的本能又占了上风。他计划率领忠诚的部队撤过卢瓦尔河，并集结奥热罗、絮歇和苏尔特等军团。“来”，他对将军们叫喊：“让我们进军阿尔卑斯山。”没有一个人作声。“啊，”皇帝一语道破了他们的心思：“你们休养生息，那就休养生息吧，唉！你们不知道有多少不如

意和危险的事在你们的安乐窝等待着你们哩。”他于是写了正式退位书：

“同盟各国既已宣称皇帝为重建欧洲和平的唯一障碍，皇帝恪守自己的誓言，宣告他本人及其后嗣放弃法兰西和意大利的王位；为了法国的利益，他愿意作出任何牺牲，甚至牺牲自己的生活。”

同盟国赶忙了结这件事；因为甚至现在，它们还怕困在牢笼里的雄狮会冲破铁槛。确实，那位可靠的秘书凡先生说，11日，也就是复活节后的星期一，科兰古带同盟国对这份文书的批准书时，拿破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收回退位书。然而，过于强调这个奇怪的行为是不公道的；因为当时皇帝心烦意乱，精神有点失常了。

得知同盟国的最后条件时，他更加痛苦。它们把厄尔巴岛划给他；把巴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三个公国划给他的皇后及其后嗣；拨给200万法郎作为年金，夫妻各半。他们将保留皇帝和皇后的称号，但是他们的儿子将称为已马公爵。等等，波拿巴家族的其他成员则分享250万法郎的年金。这一笔和前一笔款项均由法国支付。允许400名士兵跟随他前往厄尔巴岛。对于欧仁，将在法国以外给予“适当的基业”。

拿破仑好几个小时都不肯批准这个协定。反抗已毫无希望，因为乌迪诺、维克托、勒费弗尔，最后还有内伊和贝尔蒂埃，都已投靠保王分子，甚至士兵们也开始动摇了。但是，高傲的骨气使这位伟大的征服者不能接受厄尔巴岛，在一个金钱交易的协定上签字。

他于是又同科兰古谈，谈话中表现出一向使他判断英明的那种洞察力。他说，玛丽·路易丝应该得到托斯卡纳，巴马与她的尊贵身分不相称。而且，如果她要通过别的国境才能到他那里，她会来吗？

接着他谈到他那些元帅。马塞纳的功绩最大；而絮歇在打仗和行政两方面都表现得最有头脑。苏尔特是能干的，但野心太大。贝尔蒂埃是诚实的，通情达理，是参谋长的典范；“但现在他使我十分痛苦。”对于仍在汉堡英勇奋斗的达武，他只字不提。他抱怨大臣们没有一个从布卢瓦前来向他告别。

接着谈到了他的头号敌人——英国。“毫无疑问，它给我造成了许多祸害，但我也在它身上留下了一支毒箭。是我造成了这笔债，子孙后代即使不至于被压垮，也要永远受累。”

最后，他又把话题转回到科兰古一直未能使他签字的那个可恨的协定。他怎么能够从同盟国手里接受钱财呢？他怎么能够眼看他原先得国时那样伟大的法兰西，在他失国时却变得这样渺小呢？

现在，拿破仑周围冷冷清清。他的大臣、将军纷纷投靠波旁家族。他本以为还可以和妻子、儿子团圆，在厄尔巴岛或在意大利过着显贵般的生活。他在枫丹白露等待着皇后，没想到传来消息，说皇后已去朗布伊宫，准备接受同盟国的帮助。在这一点上，她听信了周围的人，尤其是塔列朗狡黠的死党德·布里尼奥尔夫人的主意。拿破仑知道皇后十分软弱。估计她不久就会被奥地利控制。从今之后，他将再也见不到她，见不到他们的儿子……一想到这些，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自暴自弃。两个星期来，每过一天，总有一个幻想要破灭。他本想自己退位，抚儿子上台，可未能如愿以偿，儿子未能登上御座。他以为至少不会与儿子分离，可别人却夺走了他。士兵纷纷离开了他，君主们一个个违背诺言。他完全控制在胜利者的手中，他们想让他出丑、侮辱他，也许还想杀害他。人的卑鄙使他心碎。现在，他不仅像卢梭的

孤儿，更像普塔克的弃儿，除了死，别无体面的出路。

自从俄国大撤退后，他身边一直带着一颗小黑药丸，那是伊万按照加巴尼斯的配方，用鸦片、颠茄和嚏根草制成的毒药丸。4月12日至13日的那天夜里，他独自一人呆在房间，把药丸拌入水中，饮后上床睡觉，以为再也不会醒来。

毒药迟迟不起作用，他又差人喊来了科兰古。在所有这些岁月里，科兰古一直是他最知己的密友，他十分欣赏科兰古那种有分寸的，但又不失恭敬的忠诚。他把一只红色的小摩洛哥皮包交给了科兰古，里面装着玛丽·路易丝写给他的全部信件。

在长明灯昏暗的灯光映照下的房间里，科兰古几乎辨不清他的面孔。他声音微弱地嘱托着，不时发出几句哀叹，公爵虽然十分冷静，但也忍不住潸然泪下。拿破仑把他拉到身边，拥抱着他说：

“祝愿您幸福，我亲爱的科兰古，您应该得到幸福。”

拿破仑声音哽咽，断断续续。他皮肤干枯、冰冷。大侍从官想去请人解救。皇帝挡住了他，紧紧地拉着他的衣领，“死不松手”，说他的脑袋已经发沉，终于“可以安睡了”。科兰古出于怜悯，服从了。不一会，拿破仑打嗝不止，四肢发硬。他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呕吐。稍觉轻松时，他嘱咐科兰古将他的生活用品送给欧仁亲王留做纪念，并请科兰古收下他最心爱的军刀和他的浮雕玉石像。

“请您告诉约瑟芬”，他又添加一句，“我一直很想她。”

约瑟芬曾是他最爱的人，与他共同建立辉煌的事业，现在，他却毫无她的消息。这样反而更好。她不久前刚刚回到马尔梅松宫，给欧仁写信说：“对你来说，你是自由的，用不着履行任何效忠的誓言，你对事业作出的任何努力纯属徒劳。你要为你的家庭着想。”她从拿破仑那儿得到利益是巨大的，然而大难临头，她觉得没有报答的义务……

他继续讲着，声音很小，对科兰古的忠心效劳表示感谢。突然，他失去了知觉。公爵见他生命垂危，连忙起身去告诉内侍。等他回来时，拿破仑恢复了神态。

“死真难啊！”他说。

他终于忍不住吐了。在元帅贝特朗和刚被叫醒的伊万赶来了。

“大夫”，拿破仑对医生说，“再给我一颗更毒的药丸……这是您的义务，是所有跟我贴心的人应该对我尽的义务。”

伊万没有服从，他说他不是个凶手。但皇帝坚持要求，他走出房间，神志恍惚地从宫廷跑走了。拿破仑手按着胃，好像疼痛难忍。

“啊”，他呻吟着，“我当初为什么就没有死在奥布河畔阿尔西呢！”

毒药丸变质失效，加之他又吐出了一大半，他没有死成。再说，他也不该这样了却一生。科兰古和贡斯当把他抬到一扇敞开的窗扉旁，他很快昏睡过去了。第二天早晨，科兰古见他很冷静，一副屈从的样子。

“命运已定”，他喊道：“我必须活下去，等待上天为我安排的一切。”然后，他签署了与同盟国的协定，把穆拉德·别伊的宝剑送给了麦克唐纳，泰然准备出发。

他要求左右的人不要透露夜里发生的这件事。自杀未遂，这对他名声不好，也可能给他儿子引起麻烦。至于退位，他没有为自己提出条件；但为亲眷，为所有和他亲近的人，包括手下的仆人，他都细致地一一提出条件。玛

丽·路易丝和儿子将得到帕尔马公国；约瑟芬每年有 100 万法郎的费用保证；他家族的所有亲王、公主都得到了丰厚的一份财富，欧仁在国外获得了一座豪华的府邸。由于拿破仑代表（麦克唐纳和科兰古）的强烈要求，亚历山大表现慷慨，拿破仑成了厄尔巴岛的君主，年俸两百万。他可带走原卫队的一个营的人马，“以保证他的荣誉和安全”。

近几个月来，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虽然一直没有见到皇帝的面，但一直挂念着他，在最痛苦的这天晚上，来到枫丹白露看望他。贡斯当禀报拿破仑说她在长廊下请求见面，他马上令人把她领进房间。可是，他已经十分疲倦，一边想心事，一边打瞌睡，几乎把她丢在一边。可怜的女子就这样身着大衣，在沉寂无声的宫殿里度过了漫长的几个小时。

拂晓时，她带着痛苦的内心和发僵的躯体起身告别。她担心被发现，便趁天未大亮钻进了自己的车子。因为她的来访一旦传到皇后耳中，有可能引起皇后对拿破仑进行报复。可她赐走不久，皇帝突然又想起了她，想要再见她一面。贡斯当报告说她已经离宫了。

“可怜的玛丽”，拿破仑说，“她会以为被遗忘的……我做得真不该。”接着，他又指了指脑袋添了一句，“可我这儿要想的事太多了！”

她给他来了信，他马上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回信。信中说，等她安排好事务，如她要去卢卡或比萨海洪，他很高兴希望在她行前见她和她儿子一面。

同一天上午，他收到了玛丽·路易丝一封情深意切的来信，使他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玛丽·路易丝在信中写道：“我所希望的，是能保护你免遭不幸，对你有所帮助……我与你相隔千里之远，深感痛苦，只要不见到你，我的悲痛就不会消失……我时刻想念你……一想到你目前悲伤的处境，我的心都碎了……我求求你永远不要怀疑你忠诚的伴侣对你的一片真心。”

路易丝太软弱了，拿破仑尽管也曾想让她去打动自己的父亲，但却未想到从她那里找到支撑自己事业的支点。他无论多么痛苦与绝望，都愿意独自承受，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就在他最痛苦的时刻，他还一再定人安慰这个软弱的女人。

钟爱的路易丝：

你 4 月 1 日、4 月 2 日的信均已收到，希望今天在布卢瓦的想息能驱散你的疲劳。我挂念你的健康，担心你常把事情看得太严重，经受不住，实际情况是我一大心事。鼓起勇气来吧。保重身体。吻我儿，永远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恋之情。

Nap

我亲爱的：

审计员硝拉维契尼刚刚抵达，带来了你的消息。你可以：1. 留在布卢瓦；2. 派你所愿派的人到我这里，一切听任你自作决定；3. 发表公告，召集会议，一如巴黎临时政府所做的那样；4. 给你父亲写一封有力、强硬的信，把你和儿子托付给他（照料）。派卡多尔公爵去维也纳。向你父亲说明：已到了他该帮助我们的时候。再见，吾爱，多多保重，一切属于你。

Nap

我亲爱的：

已接得你 7 日信。很高兴，你的健康比我所预料的好。忧能伤人啊！而你这一阵操够了心。已达成停火协议，俄罗斯沙皇的一个副官将至你处、护送你来这里。但是，在此以前，我已派人告诉你，要你留在奥尔良，因为在科兰古跟盟国迟迟没谈妥协议细节以前。我自己几乎想动身离开该地。俄国人提出愿让我持有对厄尔巴岛的主权，我得留在该岛。你则得到托斯卡纳，以后由儿子继承。这将使

你我同在一起。而且，只要你认为合适，你可以住在令人愉快的、有利于你健康的国度里。但施瓦岑贝格竟以你父亲的名义反对这一安排。看来你父亲是我们的死敌。因此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作出了什么安排。我愧疚至深，除了让我分担你的不幸外，我一无所所有。要不是担心我的死只会使你增加痛苦、难以承受，我真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孟德斯鸠夫人愿意有始有终地带大罗马王，她可以这样做。不过，她不必过多地奉献自己。我估计梅斯格里尼夫人将返巴黎去。不知公爵夫人作何打算。但，我想她愿意先陪伴你。你应让人给约瑟夫国王拨款 100 万。给路易国王、热罗姆（国王）、给我母亲皇太后、波利娜公主、埃利兹公主各 100 万，总共 600 万。请即下令让有关部门付款。让我的几个妹妹（公主）上路去马塞几尼斯，取道里慕尔。这样，可望减少你的难堪。你的枢密官和大臣们可以返回巴黎。在你马车上带上 100 万金币，给小罗马王也带上 100 万。请拟订一份减少你宫廷成员的计划交我，只留愿留而且不必需的人员。两个宫女侍候你就够了，旅行起来也简便些。博阿尔内和阿尔多布朗迪尼随后即来，请照付他们每个人的薪俸，包括那些将随你而行的人员，直付到 7 月 1 日。我们将乘宫廷马车队或骑马旅行。

再见，我温柔的路易丝。我为你难过。请写信给你父亲，让他把托斯卡纳划在你名下，至于我自己，除厄尔巴岛外，别无他求。

再见，我钟爱的。我怜惜你。吻你的儿子。

最最亲爱的：

接得你的来信，你的种种烦恼都印在我的心头，我唯一受不了的就是看到你抑郁痛苦，请打起精神，对付逆境。今晚我将告诉你已达成的协议和安排。给予我的是厄尔巴岛，给你和你儿子名下的是巴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也就是你，你的领地有 40 万人口，每年收入为三到四百万。当你厌倦厄尔巴岛，我也开始让你讨厌时，你至少有一幢官邸一个美丽的国度供你居住。有一天你必然会讨厌我的，因为我年事更高，而你依然年轻。梅特涅在巴黎。我不知道你父亲在何处，你应该在半路上遇了他。如果你不能得到托斯卡纳，而你的命运又已决定了的话，请他给你卢卡公国，玛萨，卡拉拉和附近地区，使你的公国有个出海口。我将派富勒去筹办行装什物。待此时一结束，我就去布里阿。你可去那里与我团聚。我们一同取道莫兰、香贝里去巴马，然后在拉斯培西亚乘船。一路由阿尔多布朗迪尼护送你。我赞同你对小罗马王所作的一切安排。如果波贝尔夫人来，她将是带领（培育）罗马王的合适人选。我身体很好，勇气毫未受挫。要是蒙你同甘共苦，与我共此患难而仍感幸福，我就是锐气不减当年了。再见，吾爱。我思念你，你的忧伤压得我心情沉重，愁绪难遣。一切属于你。

我亲爱的：

上午刚接得你 11 日信。你的烦恼，不安和你的健康状况令我心痛如割。告诉我，我们同去巴马的计划，你认为合适吗？你可从那儿再去卢卡或比萨的矿泉。可以问问科维扎这两个矿泉哪个对你更合适。博塞将递交此信。你可以接到另一封我今晚准备写的信。科兰古今晚当回来，待他来后我将再给你写信。我身体结实，意气昂扬！你的勇气为什么不像我那样？我真想分点胆量和勇气给你。你的来信洋溢着满腔柔情，深深地打动我，给我慰藉！我希望能像你那样写们觉悟、动人。我得给梅内瓦尔写一信。再见，钟爱的路易丝。我的不幸之所以令我不安，主要是为你。我自己倒无所谓。一切属于你。

钟爱的路易丝：

已接到你的玉札。我赞同你去朗布依埃，你父亲会在那里与你聚首。在我遭到厄运之际，这可能算是你能得到的唯一慰藉了。天以来，我就在盼着这时刻。你父亲被引入歧途，竟然如此虐待我们。不过他对你（以及你的儿子）仍然会是慈爱的父亲。科兰古已抵此。昨天我已把我签字、保证你儿子命运的条约寄你。别了，温柔的路易丝，你是人世间我最亲爱的人。我的磨难、挫折之所以令我痛苦，只是由于它使你不幸。希望你终生爱你温存的丈夫。吻你的儿子一下。再见，我的路易丝。一切属于

你。

Napoleon

亲爱的妻子：

既然上帝（过去我一直误解其意志）作出了不利于我而有利于我敌人的裁决，加上没有兵力、金钱和军火，我再也无从违抗它而作战，使其屈从于我的意志。我不得不屈从于武力……

我祝贺你所选择的做法：在别人窃据的皇帝宝座下等待你父亲的到来是不应该的。我们可以被那些曾竭力抬举我们的人所贬黜，但我们永远不该妄自菲薄，贬低自己……

我不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样，但是无论是吉是凶，我很难想象命运还会把我们再安排在一起。每念及此，我便五内俱焚。在苍天所能给予我的一切惩罚中，最最残酷的，莫过于你的离我而去……，我只想责备你一点：为什么过去你不助我以劝戒，帮我出主意？你害怕我，而你却说爱我！

亲爱的路易丝：

巴荣带来了你 4 月 18 日的信。我将派他回你处以进一步打听消息：接着他将去布里阿我那里。我准备明天晚上在布里阿过夜。他则将告诉我你与亚历山大皇帝全晤的详情。我可怜你，你得去接受这样的访问。幸而他这个人倒是既不乏机智而又圆滑老练，我估计他只会对你说好听的。不过我真真是为你感到委屈，去接见普鲁士国王。他很可能、虽非有意，会向你说不合时宜的话来。很抱歉，你似乎远离那些矿泉，而你是该去的。总之，请求你善自珍摄，鼓起勇气以无愧于你的地位和身份，坚定、勇敢地面对不幸。

再见，亲爱的路易丝。一切属于你。今晚我将派小孟德斯鸠去你处。

亲爱的路易丝：

应他母亲的要求，我特派小孟德斯鸠回去，并委托他带上此信。他会告诉你我的情况。明晨 9 时我将启程，夜宿布里阿。希望晚上在那里能接你一信。我将沿纳维尔莫朗、里昂和阿维农一线而行。很遗憾，我将几天都接不到你的信。我希望你鼓起勇气，保持你身分和我生命的荣誉，不用理会最近的厄运所给予我们的严重打击。给我儿一吻，请照料他。再见，我温柔的爱人。终此一生都属于你。

Nap

在拿破仑最为绝望，甚至想以自杀了却此生的时候，他仍然写信给妻子希望她“快乐起来”，“坚强起来”，但他注定要失望的。

当他在枫丹白露正试图最后一搏时，路易丝却在布卢瓦。当时她的确想回到丈夫身边，但她终究没有来。如果当时拿破仑强烈要求她来，而她又像当年普鲁士路易莎王后一样勇敢而热爱自己的丈夫和国家，奔赴巴黎或去找她的父亲。那么亚历山大面对这位奥地利公主、法兰西皇后的眼泪会像当年拿破仑面对路易莎王后时一样坚决吗？一向优柔寡断的法兰西斯皇帝又会怎样呢？拿破仑心中的最后希冀——小罗马王会不会作为拿破仑二世而执掌法国呢？

然而路易丝毕竟不同于路易莎，她只习惯于从丈夫那里得到荣耀和安慰，却从不懂得自己也应该为丈夫的命运承担一份责任。而且拿破仑也不是威廉三世，作为一个真正的战士和男人，他从不曾想过以妻子的眼泪换取敌人的同情。他只希望妻子与他一样在敌人面前永远昂起高傲的头！

路易丝终于没有来看他。她原先决定要来，父亲不准。遵照父亲的意旨，她从布卢瓦去到朗布依埃。在那里，由哥萨克骑兵护卫，她先后晋见了法兰西斯、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但结果她在 4 月 23 日启程前往维出纳，最后又从那里去到巴马。她表现得并不怎么

想去厄尔巴岛看丈夫；不久就勾搭上奈珀克伯爵，由此得到安慰了。

在这段不幸的日子里，拿破仑偶然也想起德茜蕾，他青年时的“小欧仁妮”，她现在在想什么呢？

### 三、告别法国

面对纷红变幻的政局，德茜蕾心乱如麻，……拿破仑深情地亲吻着近卫军的鹰旗，缓缓地向近卫军将士说：“将士们，许多年来，你们跟随我南征北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绩，……你们是勇敢和伟大的，但我却要离开你们了……”

面对法国如此动荡变幻的局面，德茜蕾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之中。德茜蕾眼看着拿破仑时代已经结束，反法联盟军占领巴黎，丈夫也做为一个战胜者将与自己重逢，德茜蕾不知道是该对拿破仑时代的失败感到痛楚不安，还是该对丈夫的胜利感到高兴雀跃。她可以想象得出拿破仑这个视权力为永恒情人的天然指挥官，在失掉统摄大权后会是怎样地痛不欲生，也可以想象得出丈夫终于击败了拿破仑这个耿耿于怀许久的对手后的无比欢心。对拿破仑多年来一直未曾变过的关怀牵挂和对贝尔纳多特发自内心的爱慕与相思，像团乱麻一样一起纠缠在德茜蕾的心里。自瑞典参加到反法阵营之后，德茜蕾家中再无来客上门了。这自然是出于人们对拿破仑的敬畏和屈服，而且这种局面故然使德茜蕾的生活更加孤寂，但她的内心也确实为人们对拿破仑的这种敬畏感到了些许的安慰与宽容，现在风向变了，人们不久就会又蜂涌着到她这里献媚邀赏了。她想到这里在些许激动之余又有一丝不安与忐忑。

数日来，德茜蕾耳边不断响起轰轰的炮声，同样，她的心里也不断地扬起阵阵的波涛。身边的老女仆同她相处多年，感情非常深厚，但因在这场战争中，她的心爱的儿子皮埃尔牺牲了，老仆玛丽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而且时时把这痛苦的根源归属于她儿子的敌人贝尔纳多特身上，她再也不在德茜蕾面前夸奖贝尔纳多特是如何坚定果敢，再也不说贝尔纳多特疼爱妻子了。相反，塔列朗和富歇却又频频登门，不断地向德茜蕾唠叨着贝尔纳多特是如何的英明，如何的智睿。德茜蕾简直不知该怎样去面对这突变的形势了。她更多的时间里在不断地踱步辗转，不断地失眠做梦。她找不出什么办法能见见拿破仑，也不知道真的见到拿破仑后自己该说些什么，她只知道心里对拿破仑有一股难耐的挂念。同样地，德茜蕾也越加思念分别许久的丈夫贝尔纳多特，仿佛只有在见到他后，才能从他坚毅的胸怀中诞生同他一起快乐、一起享受胜利的信心。

德茜蕾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这段时间里，发生在她身边的事情。

3月29日

今天，巴黎第一次听见隆隆炮声。这炮声在黎明时分响起，现正在步步逼近。

我等待着贝尔纳多特，不知道他现在何方。莱比锡之战以后，他把拿破仑赶到莱茵河畔，便不再追击。他不愿意进攻法国，并求沙皇和奥皇也不要这样做。他希望拿破仑求和，但拿破仑是一息尚存绝不求和的。

贝尔纳多特在莱茵河畔离开盟军，便率领他的瑞曲军队向北进发，准备

迎战拿破仑的盟军丹麦王。

他写信给丹麦王说：“如果你要和平，必须把挪威给我，我会付款给你。但我必须拿到挪威。”

丹麦王同意让出挪威，但拒绝收钱。我是从布腊黑给罗森的密信中得知这些的。

“你现在是瑞典和挪威的王妃了，殿下。”罗森说。

那是三星期前的事，从此再无消息。有报道说，我丈夫引军回到莱茵河。然后，便不知去向。他是同布腊黑乘上一辆马车后失踪的。

法国报纸进行了种种揣测：“贝尔纳多特与盟军发生了争执”；“拿破仑说服了贝尔纳多特保卫法国，抵御俄国”；“贝尔纳多特神经失常，关在某个地方的城堡里”……

清晨，大炮声把我惊醒了。玛丽来到我房间，天才6点。我想，她一定是听到了让的消息，但她却说：

“约瑟夫王派车，来接你立即去杜伊勒里宫。你姐姐要见你。”

我立即穿好衣服，驱车去杜伊勒里宫。几十辆各式马车停在宫外，士兵们立马守卫着。我想，皇室的人要走了，他们要把所有珍宝带走。

一个军官把我领进皇后的宫里，屋里满是波拿巴家的人。约瑟夫站在炉火前，双手倒背，竭力拿了拿破仑的样子。皇后和莱蒂齐亚太太坐在一张沙发上。皇后穿得厚厚的，要随时准备启程了。

约瑟夫在谈拿破仑的信。信上说：“绝不让敌人抓到我的儿子，我宁可让他溺死的塞纳河里。务必用你的全部兵力保卫巴黎城。”

约瑟夫停了停，抱怨说：“我们的士兵没有枪，怎么保卫？”

没人回答。然后，皇后问约瑟夫：“你到底怎么决定？我是跟罗马王一块走呢？还是留下？”

威斯特法利亚国王热罗姆站到他面前说：“夫人，宫廷卫队有枪炮，如果你在，他们会拼死抵抗。”

“是的。”约瑟夫赞同说，“你一离开，巴黎会马上投降；但如果你在，人民会奋起战斗，直到战死。因此，也许……”

“也许什么？”皇后问。

约瑟夫不再故作拿破仑的样子，又恢复了本来面目——肥胖、一头灰发的无能之辈。

“由陛下你自己决定吧。”他无力地说。

“我求你留下”，热罗姆说，“你要与你的儿子一起跑掉，全法国人都会感到耻辱。”

“好吧，我留下。”皇后说着，脱下了帽子。

“但是，夫人”，约瑟夫说，“你若留下，敌人会抓住你的孩子。皇帝可是宁愿他淹死在塞纳河里的。”

我一直站在门口；他们太忙了，没有注意我。但我再也憋不下去了。

“别再说这些可怕的话了！”我喊道。

他们全部转过脸看着我。热罗姆粗鲁地咳喝一声什么，要把我赶出去。但约瑟夫解释说是他要我来的。于是，我和朱莉以及她的女儿们坐到一张沙发上。

“如果皇后走，我必须跟她一块离开。”约瑟夫说，“但我妻子拒绝离开巴黎，是吗？朱莉。”

“你可以抱头鼠窜，直到俄国人捉住你！”朱莉发疯地说：“我倒愿意跟德茜蕾住在一起，她家里安全。”

我向约瑟夫笑笑：“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住这儿。”

他拒绝了。但他对我为他家里人提供帮助谢了我。

这时，塔列朗到了。这回，他没有用那些悦耳动听的话消磨时间。而是毫不迟缓地对皇后说：“我得到马尔蒙元帅的消息，敌人堵死了道路。现在，还有一条没有被他们封锁，如果你不马上走，就连这一条路也保不住了。”

皇后又戴上帽子，但仍然犹豫不定他说：“我只想尽职尽责，不愿事后任何人谴责我。”

莱蒂齐亚太太一直什么也没说。我可以看出她很生约瑟夫和热罗姆的气。这时，她把一只手搭在皇后胳膊上说：“快点，我们要走了！”

我们都站起来向皇后行礼。一个乳娘把小罗马王抱出去，他大哭大叫。

“这是拿破仑二世的末日。”塔列朗对我耳语说，“我要走了，一个俄国军官在门口等我呢，我已决定作沙皇陛下的阶下囚。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殿下，请不要告诉别人。”

拿破仑二世指的是小罗马王，他自3岁后就被称为拿破仑二世了。

1814年4月9日

3月30日凌晨两点，法国向同盟军挂出降幡。我一觉醒来，瑞典旗帜已在我房上飘扬。一群怒气冲冲的人聚集在外面的大街上。

“他们已经听说王储殿下今天回来。”维拉特说。

一辆车到了。愤怒的声浪更高。但这是荷兰王后和她的两个儿子：9岁的拿破仑和6岁的查理·路易·拿破仑。

“你能代我照顾他们吗？”她恳求说，“我要到马尔梅松我妈妈那里去，但道路对孩子来说是不安全的。”我把他们接了进来。

第二天，同盟军便进入巴黎。看到他们，巴黎人民并不感到多么悲哀。商店里已有几天没有食物了。

4月1日，塔列朗组织了新政府。当天晚上，他为沙皇举行了特别宴会，沙皇就住在他的官邸。许多法国贵族缙绅也应邀出席了晚宴。传说，塔列朗要召回波旁王室。

每天都听到一些消息，皇后到南边的布卢去了，波拿巴家族的人也大都随行前往。皇帝本人逗留在巴黎以南40英里的枫丹白露，由500精兵守卫。

“他派科兰古与同盟军和谈。”维拉特告诉我，“为了和平，他随时准备离开法国。但有一个条件：他的儿子继承皇位。”

今天，我坐车出去买点东西。回来时，玛丽在大门口等我。“你得快点打扮一下”，她说，“沙皇午饭前要来看你。”她先让我喝了两杯白兰地，很蜇嘴，但给了我勇气。

我正在装束，朱丽来了。“我戴不戴凤冠呢？”她问我，“我想，你把我介绍给沙皇时，我得行为得体。”

“介绍你？”我惊奇他说，“为什么介绍你呢？你怕不再是王后了，仅仅是朱丽·波拿巴而已。而波拿巴家的人还没跟同盟军和谈呢。”

小凤冠“砰”地摔在地板上，朱丽气汹汹地出去了。

我戴上瑞典太后送给我的钻石耳环，又向玛丽要了一杯白兰地。然后，飘飘然下了楼梯。

在楼梯下面站着的有：朱丽和她的女儿；奥但丝的两个孩子；拉弗罗特、

维拉特和罗森。我告诉他们，除了罗森以外，其余的人都到起居室去。“你留在这儿，罗森。我要在客厅里欢迎沙皇。”

门外响起车轮声，沙皇已经到了。他，五大三粗，但生了一张圆圆的孩子脸，微笑也像孩子，一身白军装。

塔列朗跟在他身后，还有6位军官。我施了一礼，把手递给沙皇，他托起我的手送到唇边。

我和他会坐到一只沙发上，塔列朗坐在旁边的安乐椅上，别的人都站着。

“我本希望与你丈夫一块来巴黎的，太太。很遗憾，他没来。你能否告诉我他什么时候会到？”

我摇摇头：“说不好。”

“谋划法兰西的未来，需要他的雄才大略，他了解法国人民的意志。我的朋友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国王不了解他们。”沙皇说。

他干了一杯酒，一个军官又为他斟上。

“法国新政府自有主张，”他向塔列朗点点头。塔列朗深深鞠躬。“他们认为法国需要波旁王朝重新统治，这使我很惊奇。你丈夫曾说过，法国再也不会信任波旁王室。为此，我建议由他本人来做法国国王。”

“他怎么回答？陛下。”我问。

“一声不响，没有回答。我不理解他，他没有回我的信，没有来巴黎，似乎完全销声匿迹了。”他端起空杯子，又要了一杯香槟。然后，郁郁地看着我，“奥地利和普鲁士意欲迎接波旁王室的一个成员重新登基，称路易十八，英国随时准备用战舰送他回国。如果，你丈夫不答复，我只有接受这个计划了。”

我们站起来，踱到花园里。这样，塔列朗就听不到我们的谈话了。

“你丈夫为什么避而不答呢？”他问。

“你知道法国人民要的是法兰西共和国，不想要国王或皇帝。”我沉着地回答。

他点点头说：“谢谢，殿下。我如梦方醒。”

这时，我想起了什么。“陛下，你不仅许给我丈夫宝座，还许给他一位俄国公主。”我生气地说。

他大声笑了：“这是秘密，你是不应该知道的。你知道他对此事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我已经结过婚了。’因此，你不必担心。”

“我从未担心，我相信我的丈夫。”

“如果我以前见过你，就不会有这建议了。”他微笑着说，“我家族里的未婚小姐都很丑陋。而你，亲爱的王妃，十分美丽，我得走了。但我的人要在你丈夫到达之前保护你。”

我累极了。他走后，我上楼躺了下来。到了夜晚，还没有让的消息。连街上的人群都等累了，快快而散。啊，让！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1814年4月13日

昨天晚上一如往常。我睁眼躺着，十分担忧。除了俄国卫兵的脚步声，万籁俱寂。

突然，车轮声敲着我的耳膜，一辆马车在外面停了下来。有人敲门。我想起了维拉特和罗森回来的那天夜晚，那次是我自己去开的门。而这次，我甚至不敢走近楼梯。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传来说话声。但我辨不清是谁。然后，有人跑上

楼梯，进入了我的房间。让终于回来了！

我点着蜡烛。他双膝跪到我的床前。他面容疲惫，头发已经灰白。

“你风尘仆仆的，我去给你弄点吃的。你必须休息。”我说。

他头枕着我的手，无声无息。

他突然跳了起来：“你把这房里塞满了波拿巴家的人？塞满了瑞典的敌人？”

“他们还是孩子。”我说，“我给你的军官弄点饭吃。吃完饭，我们必须在旅馆里给他们安排住处。”

“他们可以到瑞典的大使馆里住。”让说着，打开他房间里的门。

我端起蜡烛跟上他。他呆呆地看着那熟悉的房间，似乎没有觉察到什么。

“我也要住到大使馆里去。”他小声他说，“对不起，德茜蕾。我不该回到这个房子里，触景生情，它使我大为伤心。”他紧紧地抱着我：“下来迎接我的军官吧。”

我很高兴再见到布腊黑，真想吻他。但怎么能呢！于是，我问他：“奥斯卡好吗？”

“奥斯卡已经为我们的军队谱写了一些乐曲。”他知道，这会使我非常高兴的。的确，我的心顿时高兴得跳了起来。音乐家们是不会制造战争的。我的儿子将会为瑞典的和平做出贡献。

费尔南德已把火生着了，我们向火而坐。他端来了热气腾腾的咖啡和食物。夜是冷的，但咖啡却是热的。

让指着壁炉上面皇帝的画像问：“他在哪儿？”

“在枫丹白露，等待同盟军决定他的命运。”我平静他说，“他曾想自杀。”

“什么？”几个瑞典人十分惊讶。而让什么也没说，盯着炉火。

“从莫斯科回来后，他身上一一直带着毒药。”我说，“大前天夜里，他服了毒药。幸亏一个侍从发现，告诉了他的军官。他们火速叫来了医生。现在，他完全康复了。”

“军人是不服毒的，他应该用枪。”一个瑞典军官说。

我不想再谈拿破仑的事。于是，问道：“你到哪里去了？让。为什么跟他们一块回来？”

“沙皇想让我和他一同进军巴黎，我拒绝了。在比利时周围，我徘徊了几个星期。因为瑞典军队要参加明天的胜利游行，我便回来了。并且我必须与沙皇谈谈。”

“太晚了。你没有给他回信，他便接受了同盟国的意见。法国要拥戴波旁家族的路易十八为王，塔列朗主张这么办。本来沙皇是另有打算的。”

“沙皇想让王储殿下……”布腊黑说。

“别说了！”让突发雷霆之怒，“瑞典想交沙皇这个朋友，而我对他有些无礼。德茜蕾，我要向他致歉。他能原谅吗？他永远不会理解我拒绝他的原因。”

我走过去，坐在他椅子的扶手上，说：“沙皇已经原谅了，让。我已告诉他，你不能接受法国王冠的理由。他理解了，并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骄傲。我什么都对他解释了。”

“他说什么？”让和瑞典军官都盯着我。

“沙皇来过这里，想表达对王储的钦佩之情。”我告诉他们说，“先生

们，为迎接游行，你们该休息休息了。希望你们在大使馆休息得舒服。”

布腊黑和军官们一起走了。让跟我上了楼，躺在我的床上。他疲乏不堪，动弹不得。我不得不像对孩子一样为他脱衣。

吃完饭，我们在书房里坐着。布腊黑回来了。

“早上在使馆，我们已接待了一百位客人。其中有塔列朗以及几位法国元帅，还有俄国、英国的大使。他们知道殿下归来，都想见你。我告诉他们，你今天上午会参加游行的。也许，你待会儿能见到他们？”

这时，维拉特敲敲门，走了进来。让热情迎接。但维拉特笑也没笑一下，直挺挺地站着说：“同盟国已释放了所有战俘，请殿下允许我离开你家。”

让的脸上，立即出现痛苦而惊讶的表情。

“你想离开我们？为什么？皇帝现在不需要你了，连他的元帅都要皈依我的军队。”

“我不是元帅，殿下，我不过是一名上校。但我明白自己的职责，我要在枫丹白露与我的皇帝告别。”

“当然，上校，你去留尊便。但我希望，你能作为客人留在这里。”让说。

维拉特礼貌地谢绝了。然后，鞠了躬走出了房间。

让苍老的脸上，显出悲哀的神情说：“除了拿破仑，我现在是法国最孤独的人了。”

“胡说，让！我陪伴着你。不，我不陪伴你，你得走了，你的军官们在等着你呢。”

他站起身，吻了吻我的手。“向我保证，你不观看游行。”他说。

我保证了。我本来就不想看的。我已经把车借给了朱丽，让她带着孩子去看。

“真令人激动，德茜蕾”，朱丽回来时说，“成千上万的士兵穿着奇怪的军装，沙皇微笑着；奥皇频频向人群招手；普鲁士国王的样子凶狠而气愤；而让的脸上毫无表情，机械地骑在马上。所经之处，万众沉寂。”

1814年4月25日

让一直住在大使馆，日夜为他的同盟国和塔列朗的政府奔波忙碌，难得见他一面。

他们对波拿巴家族的人甚为宽仁。他们仍让他保留皇帝称号，但必须到科西嘉附近的厄尔巴岛去。他的朋友们都随他前去了。唯有皇后拒绝随行。

法国政府将给他的母亲和弟兄姊妹以优厚的薪俸。约瑟夫和朱丽每年可得到50万法郎。但他们也都必须离开法国。

为此，朱丽十分伤心。也许，我可以请求路易王让她留在我家（当然，约瑟夫是不能留下的。）她毕竟是我的亲姐姐。如果我让她留下，便可以摆脱拉弗洛特太太。我太讨厌她了。

今天晚饭后，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我是回来辞行的。明天就赶回瑞典去。”

“明天？！”

“是的。这里的公务，我已处理完了。拿破仑已去厄尔巴岛了。欧洲已归于和平。同盟国已同意让丹麦把挪威让给我们，但……”他停了一下，“不幸的是，挪威人不愿接受瑞典的统治，要立挪威人为王。他们向往自由。”

“你就让他们自由呗。”我严肃地说。

“不能，德茜蕾。是我说服瑞典放弃芬兰，与挪威联合。如果我不履行诺言，他们会废了我而另立王储的。德茜蕾，我需要你在斯德哥尔摩。能与我一起去吗？”

“你当上国王后，我再去。”我说，“那时，他们就不得不接受我的习惯。但只要黑德维皇后在那儿，我是不去的。她使我感到羞辱，而她却以此为乐事。她恨我。”

让没有争辩：“我理解。那么，我得蹒跚独行了。但走之前，我想让你跟我坐车在巴黎兜一圈。这是最后一次。从此，我再也不回法国来了。”

车轮沿塞纳河畔鳞鳞转动。我靠在让的肩头，感到他那有力的臂包容着我。到了“我们的”大桥边，车停下了。我们走下车，站在桥上，凭栏眺望。巴黎的万点灯火在水面上跳荡。

往事顿时涌上我的心头。我想起了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是让·贝尔纳多特救了我的命。

我还想起最幸福的时刻，是让又把我带到桥上。那是一个荡漾着四月春晖的夜晚，正同今夜。

车轮又开始转动，过了巴黎圣母院，来到郊外，上了我们第一个小家的路。我想起了我们婚后的一个六月之夜驱车去那里的情景。星光依旧灿烂，村庄一如既往，只是人已容颜大改。

我们停在熟悉的小别墅外面。我想：奥斯卡就是在那窗子里面叭狐坠地的。

恰在这时，让说：“奥斯卡已经开始刮脸了！两星期一次！”

是的，今夜我们有着共同的心怀。

我们又慢慢折回来。到了家门口，我下了车，无声地站着。让把我的手托起送到唇边。

“再见了，让。”我说，“把我的爱带给奥斯卡，而不要把你的爱给了俄国公主！”然后，我“嗷”地惊呼一声。原来，让咬了我的手指。

此时的德茜蕾和以后一样都没有看清贝尔纳多特的真面目，不了解他那庄重严肃，似乎一丝不苟的军人外表下隐藏着多么可怕的勃勃野心，也不知道他此时一切冠冕堂皇的言辞只不过是對他个人对拿破仑的病态仇视心理的一种文饰。然而，对贝尔纳多特而言，报复拿破仑和实现个人野心这两者似乎是不可兼得的。如果他公开急于实现了前者则必定要遭到法国军人和人民的仇视，因此，他唆使莫罗在前面冲锋陷阵，而他自己则鬼鬼祟祟地躲在背后，小心翼翼，瞻前顾后。这种缩头缩脑的行为引起同盟国的普遍不满。

这样一来，连亚历山大也不再认真地支持他了。于是他只好暂时收起野心，与塔列朗一道为波旁王朝擂鼓助威，这至少还可以狠狠地报复一下自己的情敌。

不论贝尔纳多特和德茜蕾此时做何想法，拿破仑都无法顾及了。大难之后的他虽有两世为人之感，但内心却十分平静。

他对妻子日后的操守还没有任何怀疑，对法国未来的命运，良心上也还没有任何不安，心境很宁静。有如经过了一场大雷阵雨的冲洗的天空，再度照耀着明亮的灿烂光辉。当时看见他的人，对他的镇静都感到惊讶。

当然，有时他也痛骂奥地利耍阴谋，使他妻离子散。在这种场合，他就暴跳如雷，时而哭泣，扬言要到英国去避难，奥地利派遣陪同他去厄尔巴岛的专员克勒尔将军是极力劝他这样做的。但是大部分时间他表现得异常安

详。

他已了解到他挣扎着在枫丹白露生活期间，他真正相爱，满足其一切愿望的亲眷没有一个来看望他。他母亲被费什拉来，去了罗马。约瑟夫、热罗姆、波利娜和奥但丝都把他忘了。在患难之际，没有任何人想到他。他的仆人也抛弃了他，有的人，比如贡斯当，在离去时还乘机捞了一把，偷走了他的东西。身边，只留下了为数很少的几位忠心耿耿的知己：马雷、科兰古、德鲁奥、贝特朗、康布罗纳。离宫前的最后一周空虚得可怕。但他似乎把一切都看开了。

这期间，当博塞为了安慰他，说法国仍会成为最好的国度之一时，他的回答“异常安详：‘我退位，但丝毫不屈让。’”这些话寓意深远，包含了“百日皇朝”的秘密。

20日，他同近卫军告别。他用动人心弦的话告诉他们，他此后的使命就是向子孙后代描述他们所创造的奇迹。他亲了亲近卫军在春寒中飘动的旗帜，走上台阶，缓缓地向将士们说道：“将士们，许多年来，你们跟随我南征北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绩，事实已经证明，你们是勇敢和伟大的。但我却要离开你们了，我是为了法国人民退位的，我不愿意让法国人民在自己的家门响起炮声。我退位之际，希望你们在享受和平安宁之时，不要忘记继续为法国人民效劳。我们虽然要分别，但我的心会跟你们在一起为了法国而生！再见了，我的孩子们！我会想念你们的。”

拿破仑说不下去了，他的眼泪顺着他苍白消瘦的脸颊滚落下来。他走下台阶，一一拥抱着将士们，将士们用“皇帝万岁”的呼声和同样哽咽的泪脸拥抱了他们心中的英雄。

拿破仑最后凝视了一眼鹰徽旗，匆匆转身登上了四轮马车，在这些未被征服的英雄们一片呜咽声中出发，前往地中海。

## 第三十五章 蛰伏厄尔巴岛

### 一、流放途中

他又踏上了不再有鲜花与欢呼的昔日凯旋之路。“打倒暴君”的震耳喧嚣不绝于耳。一名大汉死命揪住他的衣领，强迫他喊“国王万岁”，身经百战、无所畏惧的拿破仑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600名默默无闻但将永垂不朽的老兵卫队，迈着雄健的步伐，敲着军鼓，举着迎风飘扬的三色旗，高呼着“皇帝万岁”。庄严地奔向厄尔巴岛……

1814年4月20日上午11点，拿破仑与卫队告别后，离开了枫丹白露，在俄、奥、普、英的监护使以及千余名骑兵的拥簇下，开始向厄尔巴岛进发。

皇帝在流放途中乘坐一辆6匹马拉的“卧车”。他身后紧跟着13辆马车。车上有德鲁奥，贝特朗，波兰少校热尔兹马诺夫斯基，财务官帕吕斯，一名医生，一名药剂师，一名秘书，一名财产管理人，两名宫廷军需，两名随身男仆，两名厨师，一名铁匠，6名仆人、跟班和马车夫，还有4名负责把退位的皇帝送往厄尔巴岛的外国代表：奥地利陆军元帅科莱，俄国将军苏瓦洛夫，普鲁士将军瓦尔德布·特吕卡瑟斯和英国上校尼尔·坎贝尔爵士。

根据与联军达成的协议，可由1200或1500名皇家卫队骑士护送车队，但是，只能送到纳韦尔。从罗昂开始，由奥地利和哥萨克的骑兵部队取而代之。这使皇帝大为恼火，他声称自己拒绝一切护卫队员。除此外，没有任何强制束缚，拿破仑亲自选择休息地点和出发时间；在驿站，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接待任何人。沿途遇上的部队向他举枪致敬，田野上响起阵阵鼓声。而且几乎每到一处，善良的人们一得到他到来的消息，都纷纷收起百合花微旗（法国王室的标志），藏起他们的白色帽徽，以免使身遭厄运的皇帝感到悲伤。

途中，他经过了布里亚尔、讷韦尔、罗阿纳，几乎到处都受到当地居民充满敬意的欢呼。他心情平静，甚至带有几分欢快。在离里昂城不远的沙尔瓦尼，随行人员休息时，他来到了路上散步，遇到了教区的本堂神甫，与他攀谈了几句。他指了指天上一颗闪亮的星——也许就是估他生命的各个关键时期，他所占卜的那颗他自己选中的星，一时忘记了星星的名字，便问神甫。神甫也不知道，表示歉意。

“没关系，神甫先生。”拿破仑微笑着说。

过了里昂，迎接他的便是怀有敌意的叫喊声。在瓦朗斯，他遇到了奥热罗。在给部队的一次讲话中，奥热罗曾卑鄙地宣布不再承认拿破仑。拿破仑对他毫不忌恨。

“你这是上哪儿去。”他拉着奥热罗的胳膊问道：“你到宫廷去？”

奥热罗回答说去里昂。

奥热罗问：“陛下，您还好吗？这是要去哪里？”

拿破仑长叹一口气，缓缓地道：“我战败了，目前要去厄尔巴岛。也许那里将成为终结地。”

奥热罗直言不讳地道来：“陛下的狂妄野心断送了法国的前程，也使无数士兵做了无谓的牺牲。”

拿破仑听到奥热罗毫无顾忌的话非常反感，他相当粗暴地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把头上帽子朝地下一扔，转身登上了马车。

奥热罗出身寒门，17岁从军后，在意大利战役中勇敢坚定的表现，得到

了拿破仑的赏识和重用。在 1797 年 9 月 4 日的果月政变中积极出力，封为长斯蒂廖内公爵，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军区司令长官。拿破仑一直以为是自己使他功成名就的，而今天竟也在对他横加指责，拿破仑的确心中难平。

里昂过后，气氛迥然不同，愈走近普罗旺斯，敌意愈大。

25 日黎明在阿维尼翁驿站，一帮帮手持武器的人群守候在皇帝途径的路上，企图阻止他前进。他们呼喊：“打倒暴君！打倒尼古拉！”——尼古拉是法国南方魔鬼的名字——他们还高呼：“打倒死神！”尽管如此，皇帝及其随行人员还是通过了阿维尼翁。

在奥尔贡，当他于上午八点半到达时，人们把他的模拟像悬吊了起来。模拟像是用木头做成的，上面乱七八糟地涂满了肉店老板提供的血，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首：“波拿巴”。人们把它用绳子吊在广场的一棵树上，晃来晃去。

当拿破仑的马车临近时，百姓们一窝蜂似地涌上去，用石头和木棍敲打他的车厢。他不得不下车，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拍手声中和怒吼声中观看自己的肖像被施以火刑。有的泼妇甚至扑到他身上，扯下他的勋章。

一个高个子农民揪住他的衣领，死命地摇撼着他，强挞他喊“国王万岁！”人们记住了这位英雄的名字，他叫迪勒尔。他经常吹嘘炫耀自己的这一壮举，直到皇帝东山再起，回到法国，他才乖乖地闭上了嘴巴。那时，为了谨慎起见，奥尔贡的许多居民认为三十六计走为上招，有的隐姓埋名，有的远遁他乡。

外国代表对此感到愤慨，加快了换马的时间。押送皇帝的车队继续赶路。在离奥尔贡四公里远的王族桥驿站，皇帝预感到在即将经过的小镇上会碰到群氓的暴力骚扰，利用小憩，脱下了那件引人注目的外套、礼服和帽子，换上了一件肥大的蓝色宽袖长外套和一项饰有白色帽徽的圆帽。然后，他离开了自己的马车，让贝尔特朗将军坐在自己的车子里，而自己则跨上了一匹小驿马，扬鞭上路，扮演起驿夫的角色，身边只跟随着一名驿站马车夫。

拿破仑穿着这身奇异可笑的服装，离开王族桥驿站的时间，可能是上午 10 时，因为，从阿维尼翁开始，他们是以每小时 11 公里的速度赶路的。密史脱拉风（法国南部及地中海上干寒而又强劲的西北风或北风）狂吹怒吼，掀起滚滚尘埃。这是许多年来皇帝第一次独自一人奔驰在原野上，身边既无马穆鲁克骑兵和骑兵仪仗队，又无由国王、王子和将军们组成的参谋部。此时此刻，当他孑然一身，头戴别有波旁王朝徽章的帽子，佝偻着身子，骑在一匹劣马上行走时，他的脑海里可能翻腾着什么样的思绪和感触呢？

他脚下的这条道路——他首次经过时还只是一名炮兵上尉；他再次取道时是从埃及凯旋回国之际——那时这在嶙峋的悬崖峭壁间和苍劲翠绿的松树林中透迤连绵，起伏跌宕，时而是倾斜的下坡，时而又是陡峭的山路。这里，村庄寥寥，人烟稀少，土地贫瘠，道路崎岖，碎石遍地。王族桥过后一公里，是塔亚德农庄，接着是卡藏农庄。再走一公里，就到了利布朗镇。随后，在瓦尔博纳特的重山峻岭中翻越一道峡谷后，便到达朗贝斯克这座拥有两千居民的小镇上。在这个山峦起伏、荒无人烟的地区，朗贝斯克是唯一可见草坪和橄榄树的绿洲。

这位风尘仆仆、疲乏不堪的“驿夫”从这里经过时，人们连头也未抬；毫无疑问，他们根本就没有料到他就是拿破仑皇帝。而就在不久前，他还只是在震耳欲聋的军乐声和礼炮声中，通过凯旋彩门，才进入城市的。

传说，拿破仑穿过朗贝斯克的街道时，一位退伍军人认出了他，这位退伍军人没能保持缄默，于是引起了几声“国王万岁”的呼喊。拿破仑催赶坐骑，霎时间就无影无踪了。

沿着山坡行走了一公里后，便开始下山来到圣卡纳村。皇帝必须在那儿换一匹新马，因为圣卡纳村是附近唯一的驿站。他尽管筋疲力尽，但还是在11点半又重新上路了。他策马登上了右边的道路，穿行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区。在那儿，每走一小段路，就可透过一丛丛的葡萄树和巴旦杏，看到一座座时隐时现的小村庄。

圣卡纳过后两古里，他在中午时分到达索利尼亚克农庄。在那儿，大路开始了一个长长的斜坡，穿越了几个石膏采掘场。拿破仑马不停蹄，继续前进。又疾驶了两古里——大约下午一点钟左右——他终于在拉卡拉德的一家运货马车夫歇脚的大客栈前停下来。客栈位于大路的右侧，门前长着一棵亭亭玉立的白杨树。拿破仑疲惫不堪，被鞍子折腾得浑身酸痛，气喘吁吁。他顶着狂风，策马疾驶了3小时，行程8公里。

陪同他的驿站马车夫把马牵进了马厩。马厩很长，右边有一口老井。客栈分上下两层，它的正面有50多米长。大门上还有一个鸽笼。在宽敞的设有厨房的餐厅里，烤肉铁钎在火上翻转着，阉鸡肉被火苗舔得焦黄油亮。

拿破仑走进客栈。他向老板娘打招呼，自称是尼尔·埃贝尔爵士，要求租一间房间。老板娘只有一间空房，房间低矮，光线阴暗。她带客人看了看房间，客人表示满意。她像所有殷勤待客的店主地样，一边整理房间，一边随意聊天。也询问自己的新房客，想知道他在路上是否碰上了波拿巴，因告示中说他要从这儿路过。房客简短地回答说：“没有。”这时，她激动起来，怒气冲冲地断言“这个魔鬼”不会活着到达他的厄尔巴岛，假如他在到达登船港口的路上没有被杀死，那么最好在航行途中被扔进大海，喂了鱼虾。

拉卡拉德的这一场面，乔装打扮的皇帝和怒不可遏的客栈老板娘的一番对话，往往被添枝加叶，夸大渲染。人们传说，当这个女人从房客那里得知波拿巴及其随行人员即将到来的消息，便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非常不乐意为这样一个魔鬼准备晚餐。有人还肯定说，这个大胆泼辣的女人误认为拿破仑是皇帝手下的一名无关紧要的陪同人员，对他说：“小伙子，你倒挺讨人喜欢的。我建议你不要跟你的主人一块儿上船。肯定有人要把拿破仑和他的同伙扔到海里，让他饱喝一顿。这样做才对呢！要不然，三个月后，他准会卷土重来。”

她在石磨上把一把菜刀磨得非常锋利，请拿破仑用手指试试刀尖，嘴角挂起一丝冷笑：“瞧！刀很快吧。如果呆会儿有人想用，我倒很愿意借给他。用这家伙干起来更便当。”

这时，拿破仑打断了她的话，问道：“这么说，您对这个皇帝恨之入骨另外！他干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

“您问这魔鬼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就是因为他，我的儿子，我的侄子，还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才送了命……”

这一番对话强烈地震撼了拿破仑的心灵。半小时后，车队来了，外国代表走进客栈餐厅，发现他一动不动地呆呆坐在那儿，双手支撑着脑袋。拿破仑在他们走近自己身边时抬起头来：他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而当老板娘听到他的同伴们称呼他“陛下”时，吓得魂不附体，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晚饭摆上了餐桌，可皇帝一口也没吃。他的脸气得煞白，把端给他的一

杯葡萄酒摔在地上。

马路上麇集的人越来越多，拿破仑到来的消息已经不脛而走，家喻户晓了。为了能够亲眼看见他，人们络绎不绝地从两公里外的埃克斯赶来。因此，拿破仑不得不在客栈里呆上整整一个白天，直到夜里也不敢出门。

鉴于这种情况，拿破仑明白在这个民怨沸腾的地区不能再骑马冒险了。在半夜一点钟出发之前，他临时决定脱下那身驿夫的宽袖外套，换上一套外国服装。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向奥地利人借了一件上衣，向普鲁士人借了一顶帽子，向俄国人借了一件大衣，重新登上了他的轿式马车，赶在东方破晓之前，通过了埃克斯。

26日晚，拿破仑到达了离吕克不远的布伊杜城堡，见到了妹妹波林娜。

这座城堡，拿破仑十分熟悉，从埃及凯旋而归时曾在此逗留。波林娜哭泣着向他跑去，亲吻他的双手。整个下午，他俩都呆在一起。波林娜坚持要和他一起去厄尔巴岛，拿破仑同意了，为能在岛上有一个忠诚的人交交心而感到幸福。次日，在波林娜的要求下，他脱下了伪装服，出发去圣拉斐埃尔，在那儿与随行人员一起登上了“无畏”号战舰。海上风向多变，整整航行了4天才抵达波托·费拉约。他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以为他带来了巨大财富，将把他们的小岛建成一个天堂。

一年之后，当拉卡拉德的老板娘听说科西嘉的吃人巨魔从厄尔巴岛逃脱出来，向巴黎凯旋进军时，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她当面谴责为暴君和魔鬼的那个人重新统治法国的那段时期，她躲到哪里去了？而那些过往旅客对她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毫无疑问，她曾三番五次向他们吹嘘，在成千上万名不幸丧失爱子的母亲当中，唯独只有她才胆敢当着这位业已败北的征服者的面，对他一手造成的劳民伤财的大屠杀进行奚落。而很可能正是从那时起，拉卡拉德的富人和过往旅客才谨慎起来，纷纷离去。客栈因而也就名存实亡了。

被联军打败的拿破仑，众叛亲离，穷途末路，不得不任人摆布。而对他忠心耿耿的老兵卫队，却在他最凄惨暗淡的日子里，为他“打了最漂亮的一仗。”在他流放厄尔巴岛的历史中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联军君主和丧失了政权的、已被人们背叛、摈弃和厌恶的拿破仑于1814年4月11日签订的条约，允许皇帝在他的卫队中征集“四百名军官、士官和士兵的志愿军”，以组成他在厄尔巴岛上的卫戍部队。

此时，拿破仑对自己日末途穷的命运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他的妻子、兄弟们连面也不露；从前的元帅们和辉煌时期的亲密战友们在竭力说服他退位后，都不辞而别；他的医生也逃之夭夭；从执政时期就侍候他的贴身男仆，也不见踪影；就连马穆鲁克吕斯唐，这条以往横躺在他门口的狗，也像别人那样背弃了他。败北的皇帝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甚至当科兰古到寂静无哗的枫丹白露最后几次朝见拿破仑时，有一次在皇帝的房门口，由于没有任何仆人仁候，为他开门禀报，他不得不敲门自荐。

唯一对他忠心耿耿的，只有皇宫内各个哨所坚守岗位的老卫队的老兵了。他们没有得到过高官厚禄，嘉奖赏赐；没有成为贵族，受封爵位；也没有腰缠万贯，大发横财。他们曾经追随他们的拿破仑将军，踏遍欧洲的每一条道路，经常饥寒交迫，餐风宿露，没有面包、没有鞋子、也没有栖身之处。他们对拿破仑忠贞不渝，一无所求。他们是法国人民的一分子。在他们的脑海里，甚至从未想过要背弃一败涂地的皇帝。当他们得知拿破仑要挑选四百

人做为随从到厄尔巴岛去的消息后，便争先恐后地要求分享同他一起流放的荣誉。由于申请者太多，简直使皇帝无法进行抉择。樊尚斯大公回忆道，一天清晨，拿破仑独自在住房对面的橙园中漫步沉思，一名身穿军礼服的重骑兵从鹿廊中走了出来，迎上去说道：“皇帝陛下，我请求您为我主持公道。我服役22年，获得过勋章，可是要出发的军人名单上却没有我。要是这样亏待我和歧视我，难免要发生流血事件。”

“这么说，你愿意和我一道走啰？”

“皇帝，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我所要求的只是我的权利和荣誉。”

“你好好想过没有，这一去是要离开法国，离开你的亲人，放弃你的晋升。你是骑兵中士……”

“我要求推迟给我晋升……其余的一切，我可以放弃……至于亲人，将军，22年来，您就是我的亲人。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我在埃及时就是号手。”

“好吧，你到我这儿来，我的孩子，我将调整一下。”

“谢谢您，皇帝。否则，我是要拼命的。”

这支小部队组成了。为了避免发生争吵、斗殴和绝望的举动，部队的人数不得不增加了一半。

部队于4月14日离开枫丹白露，带走了皇帝的装备和军需。皇帝本人是在一周后才启程上路的。

600名默默无闻但将永垂不朽的老兵在康布罗纳将军的率领下，迈着雄健的步伐，敲着军鼓，举着迎风飘扬的三色旗出发了，开始了这次300公里的英勇远征。

这支部队横跨挂满白色旗帜的国土，行进在那些急于表现自己虚假的保皇主义思想的人们中间。这些人公然否认往昔的狂热，害怕会使自己的名誉受到影响。相形之下，老兵们的举止令人肃然起敬，甚至叫人深感内疚。他们在被侵占的法国行进着，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就像法国著名作家夏多勃里昂描绘的那样，“带着一股火药味。”他们镇定自若，庄严沉重地穿过敌军占领的城市。人类的面孔上从未流露过“如此咄咄逼人，如此阴森可怕的神情。”看上去，他们大有“气吞山河”的气概——“有的老兵不时地紧蹙眉头，将宽大的皮帽拉至眉睫……有的撇着嘴角，对保皇党人的盛怒嗤之以鼻；有的虎视眈眈，露出胡须下面的牙齿。”他们搬弄武器时，“运输和粗暴疯狂，使兵器哗啦作响，令人胆战心惊。”

这支令人生畏的部队，博得农民最后一次呼喊“皇帝万岁！”在小镇里，人们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些伟大传奇的幽灵列队而过。他们每到一处宿营，在老百姓家借宿的外国士兵都赶紧躲开，以便让这些气宇轩昂、不可一世的男子汉为所欲为。在阿瓦龙过后十公里远的索利厄，一名奥地利少校拒绝让驻扎在村子里的部队腾出房间。康布罗纳找到他，说道：“你就是这样来进行挑衅吗？那好吧，你把你的人排在一边，把我的人排在另一边，咱们瞧瞧房子到底落到谁的手里。”奥地利人乖乖让步了。

营长助理拉博德带着5个人，作为先遣组走在这支小部队的前面。当他来到里昂城门时，与一位驿站站长发生了冲突。这位假充好汉的保皇党人扬言，只要“厄尔巴岛人”不摘掉帽上的三色徽章，他就拒绝进行任何洽谈。拉博德怒不可遏，拔出军刀，驿站站长见势不妙，撒腿就跑，他的士兵没有一人拔刀相助。这支神圣不可侵犯的部队走近城门时，两万奥地利人手持武器，子弹上膛，布好炮阵，摆出一副厮杀的架势，阻止这600名勇士穿城而

过，因为皇家卫队实在是太令人生畏了。于是勇士们取道贝尔库尔，然后直奔拉吉约蒂埃尔和罗纳河左岸。

他们高举着迎风招展的三色旗，队列整齐地前进着，神态始终镇定自如。鼓手和乐队走在队伍的前面，乐队中有四名吹单簧管的，一名吹笛子的和一名吹号角的。里昂居民纷纷出城观看这支庄严行进的队伍。人群中有一个人情不自禁地高喊一声：“皇家卫队万岁！”这时，一名外国军官推搡了他一把。他立刻抽出了军官的宝剑，把剑一折几段，说道：“这是我的地址，我在家等你，还你的这些碎片！……”卫队的老兵们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远了。然而，他们那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却永远铭刻在里昂人民的脑海里。

部队穿过贝尔库尔时，一群德国人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不时地发出一阵冷笑：“打倒三色标志！”走在队伍前面的马莱上校喝令：“停止前进！”这支精锐队伍立即停了下来，持枪待命。马莱独自一人向咖啡馆走去，厉声说道：“我要求卑鄙辱骂皇家卫队的人跟我把话说清楚！”所有喝咖啡的德国人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坐在露天座上的人都躲进了咖啡馆内。马莱回到队伍中，喊道：“枪上肩，向前——走！”于是，皇帝的老兵们继续前进，向罗纳河桥走去。

他们由篷德博瓦赞进入萨瓦省，经过尚贝里、蒙梅里昂、圣让·德莫里那纳和朗斯勒布尔，登上瑟尼峰，始终护卫着四门大炮，27辆马车和皇帝的坐骑。皇帝的坐骑中有皮毛带有灰色斑点的阿拉伯种马瓦格拉姆；带黑色鬃毛的漂亮栗色马“酋长”；有“小国王”，它飞节（指马、牛等动物的腿部关节）上的毛被奥布河畔的阿尔西的炮弹烧掉后，再也没有重新长出来；还有曾在别列金纳驮过拿破仑的托里斯和专门用于检阅和凯举行进的漂亮乘骑“总督”。老兵们对“总督”非常熟悉，亲昵地称之为“小宝贝”。老兵们曾亲眼看见这些骏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风驰电掣，不难想象他们现在又是怀着何等崇敬的心情凝目注视着它们。小伍长（拿破仑一世的绰号）虽不在，但每个老兵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他的某样东西。人们渴望了解的是，这些勇士们在征途上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不知道自己要被带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里去，对那个即将成为自己祖国的厄尔巴岛一无所知。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但我们知道我们将和皇帝在一起，这就足以使我们心满意足了。”他们在行军途中唱了哪些歌？傍晚在宿营地又交谈了些什么？夜里聊天时，又讲了些什么？史学家们似乎对这一切毫不关心，致使后人对一百多年前的这些详情细节，一无所知。

他们在瑟尼峰上的一所古老的济贫院中过了一夜。然后，打着鼓，擎着旗，顺山而下，向意大利挺进。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他们前进。他们宁愿战死到最后一个，也绝不收起三色旗，藏起老徽章，即便是在异国土地上，也是如此。难道他们不正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以四海为家吗？

5月18日，他们到达萨沃纳。那里的英国——西西里驻军是“从无赖堆中挑选出来的最卑鄙下流的一帮家伙”。这群恶棍凭着兵力上的优势，摆出一副要跟“厄尔巴岛人”找碴儿吵架的派头。然而，他们虚张声势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地的驻军司令为了诱哄这些似乎不太通融、令人可怕的法国人，专为这支部队的军官举行了一次宴会。宴会上，卫队军官公然举杯，敬祝拿破仑皇帝和老卫队队员身体健康。当地驻军以同样的恭维态度，请拿破仑的这支小部队登上开往厄尔巴岛的英国海船。

5月23日,老兵们开始海上航行,26日上午,到达波尔托费拉约的码头。他们一上岸,就排列整齐,在乐队的引导下前进,像是参加骑兵竞技表演检阅那样威武壮观,每个人都精心打扮了一番,戴上护腿套,把武器擦得银亮,胡子也剃得漂漂亮亮。他们经由海门进入城市,来到广场上,列成方阵。此时此刻,他们再也无法保持胜利者的镇定神态。

皇帝一直赶到码头迎接他们。他满面喜色,站在队伍前面。他和士兵们交谈着,用“一种充满柔情的目光”凝视着大家。他拥抱了康布罗纳,说道:“我一直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你们,我们终于团聚了。一切都过去了。”

粗硬的胡须微微颤动,握枪的大手一个劲地发抖,晒黑的脸也激动地抽搐着,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老卫队的老兵们泪如泉涌。他们喊着,笑着,唱着,欣喜若狂。他们如痴似醉地重复着皇帝说过的每一个字,相互模仿着皇帝作过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人都感到皇帝在注视着自己。这一个字,一个手势,一束目光,把大家的疲劳一古脑儿地赶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不再思念远方的亲人,什么晋级、贫困、流放都不在活下,统统抛到脑后。他们唯独感到忧伤的,就是不知如何向他们情愿为之赴汤蹈火、肝脑涂地的皇帝,表达自己的无限感激和赤胆忠心。

## 二、厄尔巴岛的国王

不知是出于宽容还是恐惧,欧洲同盟国给了这位主宰过整个欧洲的法国皇帝一个人口仅 11380 人的小王国。拿破仑戴着他法兰西皇帝的宝冠,当上了厄尔巴岛的国王。

1815年5月4日午后2时,拿破仑在波托·费拉约下船,抵达了厄尔巴岛。

不知是出于宽容还是恐惧,欧洲盟国给了这位当年主宰欧洲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个人口仅 11380 人的小王国。

厄尔巴岛位于科西嘉东面 50 公里处,接邻意大利。面积约 200 多平方米,人口仅 1 万多人,在中世纪起分属比萨、热那亚、西班牙、意大利等国。1814 年时曾属拿破仑在意大利的领地。这个岛盛产金枪鱼等多种水产品。岛中群山巍峨,奇峰林立,最高峰可达海拔 1000 多米,气势颇为壮观,而且山上多是野花蔓生,果枝累累,是属于一个满有情调的小岛。

根据枫丹白露条约,拿破仑保留帝号,但其活动范围及主权之所都仅限在这个小岛上。拿破仑被允许有保留 400 名士兵的武装力量。同时,大约有 700 名的老近卫军士兵也自愿行军到达了厄尔巴岛保卫拿破仑。

拿破仑对这个小岛的第一印象还不错。作为厄尔巴岛的国王,他受到了这个小岛上层人士的欢迎。

当拿破仑乘坐的“无畏”号抵达港口时,岛上五名位居要津的官员前往船上致词,欢迎新君主的驾临。

他们登上小船,驶近皇帝乘坐的英国三桅战舰。他们被引进战舰的大厅,皇帝随即出现。这五名厄尔巴岛人个个激动万分,你挤着我,我挨着你,结结巴巴,谁都说不出话来。只有拿破仑一个人振振有词,口若悬河,就好像在背诵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一样。然后,他分别与每位来访者搭讪了几句。

其中一位官员更是异常激动,看到眼前这位昔日土伦并肩战斗的战友,而今是法国退位皇帝的拿破仑,这位官员眼睛潮湿了。他就是岛上铁矿矿工

蓬斯。

蓬斯确实有一番奇特的经历。

他有一个十分考究的教名，马拉·勒珀勒蒂埃，但他并不为此趾高气扬，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于 1772 年出生在一个经营小旅馆的正直贫寒的家庭中。从小父母就教育他崇拜圣安德烈。然而，1793 年他 21 岁那年，由于他多年乘船外行，见了不少世面，认为圣安德烈搞的是“蒙昧主义”，决定不再崇尚他，而在为革命殉难的英雄中，选择了两名最负盛名的自由战士，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这种作法，当时在埃罗十分流行。法院的法官也在共和新日历中选了些“时髦”的新名字，如萨尔西菲·加斯，图尔纳索尔。拉斯居迪尔，雷赞·佩拉尔，贝特拉夫·德维克；书记官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朱尼尤斯·布吕蒂斯，改后的名字要比他原来的父名稍微好听一点。

这一转变表明了蓬斯与一切暴君不共戴天的坚定信念。事实上，他那颗压在红帽子下面的脑袋瓜是很容易激动的，遇到原则问题他寸步不让。作为故乡俱乐部的颇有影响的成员，他受乡亲们的指派，率领一营志愿军去围困英军占领的土伦。在那儿，他结识了负责围攻土伦的国民公会议员小罗伯斯庇尔。小罗伯斯庇尔对年轻的蓬斯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的口才非常欣赏，经常派他去瓦尔地区，重新点燃人民协会的爱国主义热情。但是，蓬斯一心要亲自参加捍卫共和国的战斗，因为他骁勇善战，又从迪戈米埃将军那里刚刚争得指挥邦多尔驻军的权力。眼下，邦多尔正遭到敌军舰队的威胁。蓬斯胆略过人，名震四方。当然，这里不是说他与敌军作战奋不顾身，舍身忘死，而是指他把当地革命委员会送上断头台的 32 名居民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英雄行为。他冒着枪林弹雨，第二个冲进被攻占的土伦；敌军丢盔弃甲，抛下浓烟滚滚的舰艇，四下抱头鼠窜。在土伦，蓬斯认识了年轻的波拿巴将军，并请他赴宴，拿破仑生平第一次喝上了普鲁旺斯鱼汤。

之后，蓬斯回到塞特，被任命为人民协会的主席。他就废除奴隶制和各种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讲演。乡亲们又派他前往巴黎，以保证国民公会忠实地实施埃罗的爱国主义者倡导的原则。热月事变之后，蓬斯仍然是狂热的雅各宾党人，不久被反动派捕捉入狱。他蔑视督政府，并公开进行抨击。巴拉斯企图收买他，可是蓬斯对高官厚禄嗤之以鼻，并与督政府的新政权断绝关系。他对拿破仑发动的雾月十八政变大为不满，对这位土伦围歼战的战友“用武力取代法律”的作法难以原谅。这时，他对政治已感到厌恶，深信政治将有损于自己洁白无暇的品格，危及自己光明正大的信仰。他拒绝在执政府中任职，并决心永不涉足政界。为了防止自己有朝一日回心转意，他毅然组建了小家庭，并向妻子发誓，永远不接受陆军或海军中的任何职务。

1809 年，朋友们为他谋得了厄尔巴岛铁矿矿长的职务，采矿收入归荣誉勋位团所有。蓬斯觉得这个职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欣然受命，携带妻儿，乘船前往波托·费拉约赴任。蓬斯有两个小女儿，从孩提时期，他就对她们进行仇恨暴君，推崇自由的教育。

这位正人君子在厄尔巴岛干得非常出色。当时，铁矿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的荒废状态，蓬斯使铁矿重新投入生产。他公布了一些改善矿工生活，保障工人财产的规章制度，为他们修建了整洁的住房，和他们一起吃饭，关心他们的家庭。一年之后，这位对热月党反动派和督政府的引诱收买无动于衷的道道地地的共和党人，这位既不想利用与罗伯斯庇尔的友谊，又不愿高攀波拿巴的执迷不悟的雅各宾党人，由于为人贤明庄重，被全岛老小尊称为“我

们的爸爸”。他历史清白，发誓要恪守自己的信念，并在实际中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诺言。他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似乎是对他那种极为罕见的执拗性格的补偿吧。他在波托·费拉约市里有一幢住宅，在离铁矿不远的里奥马里纳还有一所乡村别墅。他生活得非常幸福，受到大家的尊重和爱戴。他悠然自得，无忧无虑，也无所抱负。直到堂堂的拿破仑从皇帝的宝座上被赶了下来，充任了区区厄尔巴岛上的国王，这一意外的事件，才扰乱了他那宁静的生活。

但即使是现在，蓬斯依然非常自信，深信任何人的权威都无法使自己偏离正确的轨道，也决不会使自己变成阿谀逢迎的小人。然而，他依然忐忑不安，忧心忡忡，不知新君主对他那种坚定不渝的共和主义有何看法。

拿破仑接见这5位官员时，同蓬斯说话最少。皇帝仅仅询问他担任什么职务，既没有重温土伦并肩战斗情谊，也闭口不谈邦多尔的美味鱼汤。对拿破仑的这种冷漠，我们这位不可救药的民主派自然要归咎于众所周知的“贵人多忘事”。

随后，他回家闭门不出，决意不主动求见拿破仑，除非被召谈工作。

然而，就在当天午夜，也就是当皇帝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入波托·费拉约，并在市政府临时下榻后，就立即召见了蓬斯。蓬斯奉命前往，一到市政府，就被引进了皇帝的客厅。

皇帝一见到他便开门见山地问道：

“您明天上午能够在里奥马里纳招待我吃饭吗？”

“可以，陛下。”

“上午9时，行吗？”

“行，陛下。”

“坦率地告诉我，这是不是太麻烦了？”

“一点儿也不麻烦。只虑寒舍简陋，不忍陛下光顾。”

“那么，蓬斯夫人呢？是不是太难为她了？您想想看，我去是不是太打搅她了？”

“请陛下放心，9点钟，一切都将准备就绪，敬候陛下光临。”

蓬斯回到家中，和妻子连夜进行准备。半夜一点钟，他就火急火燎地跑到里奥马里纳，打开别墅门，用花匠把庭院用鲜花装饰起来。他架好桌子，竭尽全力安排好一个体面的招待会。天亮后，他让年轻姑娘们穿上洁白有衣裙，让矿工们沿路排列整齐，教他们呼喊：“皇帝万岁！”此外，他还动员神甫穿上圣职服装，并请来了市长和副市长。时间一到，他就亲自骑马上前迎接贵宾。

拿破仑亲切地接见了，同他一道进入村庄。可是，当拿破仑走进鲜花盛开的庭院时，突然停下了脚步，皱起了眉头……天啊！花匠对鲜花的政治色彩一窍不通，竟然在台阶两侧的花坛里，摆上了鲜艳美丽的百合花。

“我可算是走对门了！”拿破仑满脸不高兴他说道。随后转过脸去，再也不看男主人一眼。主人失宠了。过了一会儿，陪同皇帝前来的达勒斯姆将军情绪激动地走近面带温色的蓬斯，在他耳边悄悄他说道，皇帝刚才询问“这位先生是否还是共和党人”。

早餐开始了，拿破仑根本不理蓬斯，故意向其他客人了解铁矿的情况。显而易见，他是有意冷落蓬斯。蓬斯怒不可遏，决定离席而去。达勒斯姆拉住了他。

喝咖啡时，“暴君”的态度似乎有所和缓，他把蓬斯唤到窗口，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干下去。”蓬斯抑制住心中的怒火，回答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为陛下效劳。”话音未落，陛下就粗暴地反驳道：“我没有问您是否能够为我效劳，而是问您是否愿意继续当矿长。您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可怜的蓬斯顿时张口结舌，不知所措：“服从圣意安排。”蓬斯感到自己有些笨嘴拙舌，不适应与君主交谈。

他对拿破仑时而称“公爵先生，”时而称“伯爵先生，”时而又只称“先生。”饭后，大家返回波尔托费拉约。在城门边，蓬斯离开皇帝及其随行人员径直回家了。回家不久，他便听说，拿破仑对他这样不懂礼仪大为恼火，怒冲冲地嘟哝着：“他竟然不辞而别！”

这就是共和党人蓬斯和统治厄尔巴岛的暴君之间的第一次接触。他觉得自己冒犯了拿破仑，同时又为自己的胆大妄为而沾沾自喜。他确信自己要丢掉矿长的职务，而又决心不进行卑躬屈膝的乞求。

就这样，在暴躁易怒的岛上君主和桀骜不驯的铁矿矿长之间展开了一场决斗，一个交锋紧接着一个交锋，几乎从未间断过。

首先，是如何处理钱的问题。皇帝要求蓬斯把矿上的生产收入交给自己，可是蓬斯却坚持认为，收入应该交给荣誉勋位团。没有荣誉勋位管理会总管的命令，他不敢擅自挪用。皇帝执意要钱，而蓬斯又坚决不给，双方是针锋相对。

“我命令您把钱交给我。”拿破仑怒气冲冲他说。

“我拒绝执行命令。”蓬斯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派我的掷弹手把您抓起来。”

“我把你们统统从窗口扔出去。”

他们就这样互不相让地对峙了4个月。蓬斯3次提出辞呈，但每次都遭到拒绝。后来，争吵的内容又转到变质的面粉上。岛上驻军拒绝食用已经变质的面粉。皇帝提议把这些面粉做成面包发给矿工吃。蓬斯说，士兵吃了有害的东西不好，矿工吃了同样也不好。皇帝火冒三丈，硬说都是些好面粉。蓬斯取来一口袋面粉，做成面包，当着医生和药剂师的面，自己和几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吃了，看反应如何。结果，大家都感到不舒服。蓬斯抗议道，就是把他千刀万剐，剁成肉泥，也绝不再吃一口。习惯于让手下的人俯首贴耳，惟命是听的拿破仑，面对蓬斯胆大包天的对抗和“共和党人的廉洁清白”，禁不住地暴跳如雷。他怒吼道：“先生，我还是皇帝！”蓬斯浑身颤抖地回答：“而我呢，陛下，我还是法国人。”

交战的结果出人意料：对抗的双方都被对手击败。这位暴君对手对这名对自己疑心重重的臣民所表现出的刚正不阿和廉洁坦直，萌发了一种钦佩感；而这位从未在任何人面前胆颤发抖的臣民，在拿破仑威严的怒火下，则感到自己渺小得可怜。他们都被对方的魅力深深迷住了。拿破仑很少遇见像蓬斯那样廉洁奉公、不图富贵的仆人。蓬斯也没有料到世上真有像拿破仑这样名副其实、令人起敬的统治者。一个是欣赏对手有完美无缺的辩证法和非同寻常的精力；另一个是赞叹对方先是不露声色，继而进行坚韧不拔的对抗。职位高的一位首先做出让步；另一位立即双膝落地。皇帝能使所有接近自己的人拜倒在自己的脚下，蓬斯的转变就是一个令人折服的例子。

后来，这位过去对罗伯斯庇尔顶礼膜拜的人，终于成了战败的征服者拿破仑的忠实、亲密和虔诚的信徒。

他告别了妻儿，跟随皇帝回到法国。他和皇帝一起在儒昂海湾登陆，并肩穿越阿尔卑斯山脉。为此，他曾一度被关进伊弗城堡。百日复辟时期，他任罗纳省省长。滑铁卢战役后，这位坚定不移的共和党人要求的最大恩典，就是获得伴随被放逐的皇帝去圣赫勒拿岛的荣誉。他没有能够如愿以偿，但又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失去了真正主人的法国。他浪迹国外，到 1830 年才重返法国。法王路易·菲力浦把汝拉省交给了蓬斯。蓬斯在任职期间我行我素，与议会制度达成的妥协背道而驰。几个月后，他就被“拉下了马”。

18 年后，一名波拿巴卷土重来。然而，他并不是蓬斯所崇拜的波拿巴，因而蓬斯拒绝承认他。他甚至不愿意用普通的荣誉勋位的勋带——“儒昂海湾勋带”换取拿破仑三世赐给他的玫瑰花形勋章。“蓬斯老爹”于 1853 年永别人世。他太崇拜第一帝国了，以致于不愿意屈尊归顺第二帝国。蓬斯深感自豪的是，在自己的一生中只向一个人屈膝低头，而且也是有情可原的，因为这个人是无与伦比的盖世英雄，是在征服了全世界之后，才征服了蓬斯。

对一个掌握了欧洲，在最豪华的宫殿生活过的人来说，厄尔巴岛只不过是一块被大海撕裂的岩礁而已。开始几天，拿破仑好象还满意岛上的生活。他组织了一个微型国家，修建了海港，组建了一支小舰队，在波托·费拉约建造一座都市房屋，又在桑马提诺修了一座乡间别墅。他修筑公路，整顿铁矿的开采，通过训练、检阅、演习，保持由 600 名老兵组成的那营人马的健康体魄和旺盛的斗志。每天一大早，他便骑马在岛上的小径奔驰，身后跟着几位军官。他的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活动场地越小，他越爱奔走。英国特派员尼尔·坎贝尔爵士说：“他好像在不知停息的运动中得到很大乐趣，为看到陪同他的人累得精疲力竭而高兴。”他组织了一个正式的随从班子。贝特朗出任大元帅，德鲁奥为军事总督，康布罗纳为近卫军司令，佩鲁斯为总监督员。4 名内侍从地方显贵中选定，费洛·德·博勒加尔为首席医生。另又挑选了 35 名仆人和 100 匹马。

拿破仑来到这里的 10 天之后，遥遥地模仿杜伊勒里宫的做法，也举办了一次聚会。出席的宾客稀稀拉拉，他邀请了 50 来名当地有产阶级和商界的妇女，她们穿戴乡气，举止生硬，不过有好几位容貌秀丽的女士。坎贝尔在她们中间认出了几名刺绣女工，因为前一天他叫她们修补他的制服。拿破仑庄重地在这群幻想中的宫廷显贵面前走来走去，同所有的男客和女宾交谈，显得和蔼可亲，情然自得。

拿破仑尽量在这个狭小的岛上，创造出一番昔日皇廷的气派，以取悦现已到来的母亲和妹妹波莉娜，并借以驱逐心中的烦闷。

8 月 2 日，皇后夫人从里窝那来到波托·费拉约，陪同她前来的随从少得可怜：一直跟着她的年迈的萨维利娅和一位缺乏远见的科西嘉神甫布奥纳维塔……皇帝和母亲相见，十分高兴，对她体贴入微。他把母亲安置在离他的米里尼别墅很近的一幢房子里。傍晚，他带母亲乘马车观赏海边风光，然后与她共进晚餐，接着又坚持陪她玩纸牌。她举止庄重，无论是在走远还是落难之时，始终处事谨慎。

盛夏之日，她陪他去马西亚纳避暑，住在离他 200 米的山下村寨里。她在身边对拿破仑是个安慰。这位面容严肃、双目一动不动的老人是唯一能理解他的亲人，但遗憾的是不能给他带来他十分需要的活动和欢乐。她终日沉默寡言，很少走动，仿佛成了缄默的俘虏。

波莉娜，这位在整个帝国时代那么风骚轻浮，那么放荡不羁的“珠光宝

气的王后”，竟然放弃了意大利的奢华扶乐，而来到波托·费拉约甘受寂寞。她疼爱并崇拜哥哥，这就足以驱使她前来分担他的苦难，并且重新置于他那有时相当严厉的管束之下。他禁止妹妹佩戴钻石，因为这对于厄尔巴居民来说，实在太耀眼了；当她穿上黑色或白色裙子时，他就迫令她换装，因为他只喜欢色彩鲜艳的衣裙。在拿破仑举办的小型狂欢活动中，波莉娜是引得人人兴高采烈的宝贝儿；她组织上流社会的喜剧演出或化妆舞会，在舞会上极尽疯狂，通宵达旦。她挑逗德鲁奥和其他许多男人向她大献殷勤，结果拿破仑不得不把她训斥了一顿。但是，他心底里对妹妹很是满意，她使他解脱了孤寂之苦。她是拿破仑在流放期间真正的慰藉。

过去有关对他乱伦关系的诽谤又泛滥了。一些卑鄙的警察为了迎合路易十八的欢心，伪造了波莉娜写给两位情夫上校的情书，信中她承认了当哥哥的情妇，骂他是“老混蛋”，而且为了防止梅毒，她还索取“防毒丸”。这样一来，似乎拿破仑不但占有了他妹妹，而且还把梅毒传染给了她……真是 个卑劣的老混蛋。事实上，拿破仑从来没有染上什么梅毒，和波莉娜的关系，与他和卡罗丽娜及奥但丝的完全一样，纯属兄妹和朋友关系。

此外，有几次小小的艳遇，满足了拿破仑短暂的冲动。无论如何，他这时的生活是比较悠闲，比较散漫的，从而引动了他的欲念。一位来厄尔巴岛服役的意大利少校的妻子科隆巴尼夫人首先得到他的垂青。她生于卡普里岛，娇俏可爱，但生性轻佻。拿破仑让她当波莉娜的女伴。她与拿破仑之间的私情并不明朗，时间也不长。接着，皇帝又看上了西班牙的贝利尼夫人，她长得不美，但柔媚风流，顾盼神飞。她的凡丹戈舞和霍塔舞跳得出神入化。最后，美貌的丽丝在一天早上来到了波托费拉约。她是拿破仑在圣克卢宫时承欢短暂的宠妇，现在称作莫洛公爵夫人。皇帝也让她作波莉娜的女伴，并 与她重温旧梦。但是他们倍加小心，因为知道身旁有披着各种外衣的密探，害怕走漏的风声传到皇后的耳朵里。

岛上苦闷孤寂的生活，让拿破仑倍加思念他的妻子和儿子。“我急切盼望你来。”他渴望着与路易丝团聚。但9月1日来岛上探望拿破仑的却是他的波兰夫人和他们的儿子。

玛丽·瓦莱夫斯卡派弟弟拉辛斯基前来请求皇帝允许她来厄尔巴岛。拿破仑对她的要求深为感动，一直后悔临行前没有在枫丹白露和她见面。不过，他要求她行动要格外小心，以免皇后从中作梗。为了掩人耳目，他于8月20日来到马西亚纳居住，准备在山庄接待玛丽·瓦莱夫斯卡。

9月1日晚10时，她带着弟弟、妹妹和小亚历山大在港口边的海滩上登陆。贝特朗领着一辆马车和几匹马来接她。月光皎洁，他们踏上了山路。在普洛西奥山口，皇帝骑着一匹白马前来迎接。他殷勤地亲吻了伯爵夫人的手，夸了她妹妹几句，又亲了孩子。眼前，山路陡峭，他们只得骑马。来到幽静的山间别墅时，拿破仑指了指房子说：“这就是我的宫殿。”他让客人们住在别墅的房间里，自己进了搭在华盖似的栗树下的帐篷里休息。深夜，暴风雨骤起，大雨滂沱。拿破仑彻夜未眠。拂晓时，他喊来内侍马尔商，他接替了逃之夭夭的贡斯当。马尔商向他禀报，在波托·费拉约，甚至在马西亚纳，风传玛丽·路易丝摆脱了维也纳的严密监视，领着小国王来到岛上。费洛·德·博勒加尔闻风而动，已来山庄准备效劳。

皇帝洗漱完毕，离开帐篷，与大夫交谈。天气晴朗，金色的光芒从一动不动的树梢上直射下来。绿茵丛中，一位漂亮的孩子在玩耍。拿破仑把他喊

到跟前，抚摸着他的。

“大夫”，他对弗洛说，“您觉得孩子怎么样？”

“陛下”，大夫答道，“我看国王长得很好。”

皇帝不禁笑了起来：小亚历山大比小罗马王大一岁，但两人长得酷似。他的眼睛像母亲，也许还更蓝。金黄的头发一圈圈挂在肩上。不过，他的脑袋完全继承了拿破仑的希腊人模样，没有光泽的面色和嘴已一看就知道是波拿巴家族的人。孩子的母亲虽然十分温柔，但他自己却性格坚强，脑子灵活，说话机智。前一天，贝特朗将军接他时，问孩子为什么不向他问好。

“在向皇帝请安前，不能向别人问好。”小亚历山大答道。

拿破仑领孩子进了帐篷。帐篷没有任何装饰，只在行军床上方插着一面轻步兵荣誉旗，挂着一把伴随着他转战南北、从德塞打到马伦哥的军刀。他坐了下来，把孩子抱在膝上问道。

“亚历山大，你几岁了？”

“四岁半。”

“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在波兰。”

“那你就是波兰人啰？”

“我，我要和拿破仑一样当法国人。”

“你长大后干什么？”

“我要和拿破仑一样打仗。”

皇帝打量着他。

“那你爱拿破仑吗？”他声音几乎很低地问。

“那当然！”孩子大声回答。

“你为什么爱他？”

“因为他是我爸爸，妈妈跟我说要爱他。”

拿破仑饱含深情地亲了他。瓦莱夫斯卡夫人出现在帐篷里，让孩子出去玩。

波兰妇人变了。她已经 28 岁，再也不像被她祖国敬献给 1807 年的胜利者时那样娇嫩。现在，她变脆弱为坚强，清秀的脸庞饱满了，显示出一种崭新的自信和神态。她现在经常沉默寡言，对拿破仑的感情与往昔有所不同，温情中带有深深的怜悯。在他荣耀之日，她的心不完全属于他，可在他落难之时，她的心与他反而贴得更紧了。她忘记了自己的存在，甚至忘却了波兰，心中只有被打倒的英雄。

他们在栗树荫下用午餐。皇太后的厨娘端上了菜肴。两天来，皇太后故意回避，没有来看儿子。拿破仑显得自由自在，兴致勃勃。下午，他陪玛丽、她妹妹和亚历山在一起散步。回到住处后，他和玛丽进了一间房子，两人在一起促膝长谈。玛丽告诉拿破仑，波旁家族一错再错，大失民心。失望之余，法兰西又开始反对新主子。皇帝微微一笑，但避免跟伯爵夫人说过分给她希望的话。她表示要留在他身边，可他说服她放弃这一念头，她在岛上会引起丑闻。当天晚上，她离岛去那不勒斯。皇帝委托她，给与波利娜重归于好的缪拉带个口信。拿破仑向来不为私仇而耿耿于怀，他深知人的软弱，也知道缪拉还可以为他出大力。不过，他希望缪拉等待命令，盲目行进会招致全盘失败。

玛丽上岛时带来了她全部的首饰，有的极其贵重。她想把首饰留给拿破

仑。他坚决拒绝，说他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贫穷，相反，他要求玛丽带走一张 61000 法郎的票据，供路上开销。伯爵夫人开始也不想收，但后来还是收下了，因为她希望不久再来岛上。

在帐篷里用晚餐时，拿破仑希望中午没有在一起用餐的亚历山大坐在他身边吃饭。母亲担心孩子好动爱闹打扰他。皇帝说没关系，讲起了小时和约瑟夫在科西嘉岛的丛林里乱闯的事。孩子十分高兴，便和拿破仑非常随便。拿破仑故意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说：

“你难道就不怕鞭子打？那好，我让你尝尝它的厉害。我这一辈子就挨过一次打，可始终没有忘记。”

接着，他讲起了因捉弄外祖母费什屁股挨了一顿捧的往事。

“我可没捉弄妈妈！”孩子声音胆怯地自我辩解。

“说得好。”皇帝夸奖了一句，又亲了亲他。

晚 9 时，夜幕降临了，他们下山去马西亚纳海滩。快到山底村寨时，拿破仑与玛丽告别。他久久地把孩子抱在怀里，说道：

“再见了，亲爱的孩子，我的心肝。”

他沉思着又踏上山路。他的眼睛可以在夜间看得很远，他凝望着海岸。刚才还是星光灿烂的夜空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一场暴风雨。拿破仑为早早催促她离去而后悔，连忙派一副官去清她等一等。可当军官到达海岸，忠实地执行命令的波兰来客已经下海航行。整整一夜，拿破仑忐忑不安，没有脱衣睡觉。直到第二天白天暴风雨平息后，他才上床休息。一个星期后，玛丽遣人向他禀报她已平安抵达目的港，他才真正放下了那颗始终担忧的心。

温柔、可爱、美丽、可敬而又有教养的玛丽·瓦莱夫斯卡，拿破仑的波兰夫人，后来许多法国历史学家都认为，她是真正值得拿破仑爱的女人。在他落魄失意众叛亲离的时刻，当他的合法妻子拒不履行自己的天职的时候，而她却始终不渝地忠于他，她请求留下来照料他，而拿破仑却让她第三天就回去了。

他已经作出的决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也不允许有片刻的拖延。如此残酷无情的拿破仑，只因在乞盼着妻子路易丝和儿子小罗马王。

而让拿破仑如此小心供奉的路易丝在哪里呢？她难道没有听到拿破仑泣血啼泪的呼唤？

### 三、错爱的两个女人

梅特涅使用了“美男计”。奥地利将军奈珀克眯着仅有的一只眼睛，吹嘘着：“6 个月内包将成成为路易丝的情人……她娇艳如玫瑰。”

故态复萌的约瑟芬，袒胸露背，媚脸娇笑。一双棕色的大眼睛秋波滢滢：亚历山大，你是多么英俊、多么高大和迷人！

拿破仑一直盼望着妻子儿子的到来。想到在厄尔巴岛与妻子团聚，按照自己的心意抚育小罗马，把他抚养成人，他的内心便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离开枫丹白露前几个小时，他曾无限眷恋地写信与路易丝告别：

亲爱的：

我今日启程，晚宿布里阿，明晨不在圣持罗佩停留了。博塞将呈上此信。他会告诉你我的情况，并证明我健良状况良好。但愿你身体也很健康，能和我团聚。孟德斯鸠今晨 2 时动身，该已到达。昨

天没有接到你任何消息。希望宫廷人侍长（博塞）今晚回这里来，能带来你的消息，再见，亲爱的路易丝！请坚信你丈夫的勇气、坚贞和对你的爱。

Nap

枫丹白露 （1814年4月）20日上午9时  
吻小罗马王。

这封信博塞并未交给路易丝。  
他一抵达波托费拉约，便急切地在临时下榻的旅舍写信给路易丝。

亲爱的路易丝：

风平浪静地在海上航行了四天。我毫无不适之感。我已安抵厄尔巴岛。这里景色秀丽、迷人。住房平平、一般。几星期内我将让人盖起一幢新居来。一直没有接到你的信，这是我每天最在意的一桩伤心事。我身体很好。再见，亲爱的。你虽远在天涯，而我的心却紧随我钟爱的路易丝。爱抚地吻我儿。一切属于你。

护送拿破仑来厄尔巴岛的奥地利专员冯·科勒将军，派人在波托费拉约为拿破仑建造了一处都市房屋。并按拿破仑授意，在桑马提诸建造了一所漂亮的别墅。

拿破仑把最好的房间都留给妻子儿子。在那座看得到海景的西班牙式古堡中，有六间凉爽、漂亮的房间是辟给妻子的。

他托冯·科勒将军带回一封信。

亲爱的路易丝：

跟我一道来的冯·科勒将军就要回去，与之相处我极为愉快。兹托他带上此信。

请写信给你父亲，请他有所表示，以感谢科勒将军。他极为体贴、友好。来这里已五天，让人翻修了相当精美的住处。有个花园，空气新鲜，三天后即迁往该处。我健康状况很好。这个小岛气候宜人，岛民也很友好。唯一的遗憾是鸿雁中断，不知你可安好。自从在费雷居斯接到你那封玉函以来，杳无音信。临风布意，不胜思念之情。再见，亲爱的，吻我儿。请永不怀疑。

拿破仑多次催促皇后早日动身，前厄尔巴岛。他劝路易丝去托斯卡纳矿泉治疗。那里有出海口，去厄尔巴岛很方便。他要她在收获葡萄的季节里来，好教她如何做苦艾酒。

钟爱的路易丝：

你第8号信及6月22日的第11号信都已收到，其余的恐已丢失。获悉你健康及我儿的情况，异常欣慰。我想你应尽早来托斯卡纳。那里有质地很好的矿泉水，不下于埃克斯和萨伏的矿泉。来托斯卡纳，有百利无一弊；靠近巴马，你可以跟儿子在一起，不用麻烦任何人。而去埃克斯，则请在那里治疗一个疗程就来托斯卡纳治疗。我身体很好，对你的爱恋坚贞不渝。遥望大海彼岸，真想见到你，向你表白我的爱情。体谅我这炽热的愿望吧。再见，吾爱！爱抚地吻我儿。一切属于你。

Nap

亲爱的路易丝：

我经常在给你写信，估计你也如此。可是，自从收得你离开维也纳数天所写一信后，我再也没接到过你任何书简，也没有儿子的消息。这种行径愚蠢、恶毒至极。我母亲皇太后在我这里，她生活起居都很好。我也很健康。你的一整套房间已准备得妥妥当当，希望9月收获葡萄季节，你能

来这里。谁都无权阻止你来此团聚。这一点我对你已写得很明白。因此，请来这，我望眼欲穿，日夜盼你来。你深知我对你从来恋情缱绻。今天，我不再多写了，这封信都不知能否到达你手。波利娜公主将于9月中旬抵此。

几天后是你的命名日，衷心祝福你。谴责他们的行为。竟然不让一位妇女和孩子给我写信，这种做法真是可鄙。再见，吾爱。

Nap

我亲爱的：

已收到你编号19、日期为8月10日的信。估计你已收到我后来的信。很高兴，科维扎在你那里。我住在此间一隐士隐居处，海拔2000英尺，四面都可俯瞰地中海。住处四周全是栗树，房子就在栗树林中，葱葱郁郁，风光绮丽。皇太后住在村子里，海拔1500英尺、环境优美。我身体很好。每天我打猎消遣。想见到你，也想见我儿子。我也想，伊萨贝要是能来就好了，这里有许多美景可画。再见，亲爱的路易丝。一切属于你。

你的Nap

此时的路易丝尽管有时还会想起在厄尔巴岛的丈夫，仍给他回信，但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她的全部身心已经归属于德意志的娘家，她现在关心着自己新的利益。

拿破仑耐心地等待着。

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不断地思念着他们，他现在得不到他们的音讯，理所当然地觉得，这太残酷了。他请英国的特派使节坎贝尔向伦敦转达他的抗议：“人们在当代找不出第二个如此野蛮，如此不公正的例子，这种做法是毫无理由的……人们从我手中夺走我的儿子，就像过去人们从战败者手里夺走他们的孩子一样，为的是点缀征服者的胜利。”

他对自己的熟人津津乐道地回忆起孩子说过的使他高兴或吃惊的话语，回忆起孩子在离开杜伊勒利“大楼房”去朗布依埃时不愉快的情景。他经常使用镶有儿子肖象的鼻烟盒。有一天，他失手把烟盒掉落在地上后，不顾身体肥胖，跪下来拾起烟盒，并多次念叨：“要是不慎摔坏了小宝贝的脸容，那我就太难受了”。有时，他称儿子为“可怜的小魔鬼”。孩子是他心中的全部懊恼和怜情。“我有点儿母爱的情感，”他承认。“我甚至有强烈的母爱，但我并不因此而脸红。”

拿破仑建议路易丝上托斯卡纳温泉沐浴的事，维也纳方面不同意，他们想叫拿破仑受孤寂之苦。玛丽亚一路易莎被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借口说服了。她吻别了留给梅特涅照料儿子，根据科维扎尔的医嘱，同德·布里尼奥尔夫人一起去萨瓦省的埃克斯。在那里，她又见到了她亲爱的蒙特贝洛夫人，蒙特贝洛夫人是从巴黎赶来看她的。那才是真正的休假。至于去厄尔巴岛的计划，她还没有完全摒弃，她依然怀着友好而惋惜的心情思念着拿破仑，不过，以后再去找他也不迟……

拿破仑没有上当，识破了她未能来的种种借口。他感觉到玛丽·路易丝的口气已经大为减弱。在马都纳·德·马西亚纳避暑期间，他写信对别人对他手下无礼对待表示了无比的愤慨。可感情又渐渐占了上风，他心平气和地请妻子带儿子到他身边来。考虑到妻子喜欢绘画，他在信中还真地添了一句：“岛上有不少美丽的风光，值得一画。”

可怜拿破仑怎么也没有想到奈珀克伯爵已经在皇后身边乱转。奈珀克将军被指定为她的荣誉骑士，到日内瓦去见皇后。

奈珀克屡经沙场，并因受伤而失去了右眼。他善于辞令，懂音乐，有一副好嗓子，颇得女人喜爱。人称他为“奥地利的唐璜”。梅特涅就是看中这一点，1814年4月，要派他充任路易丝的侍卫和监护人，要路易丝忘却拿破仑。

开始时，玛丽·路易丝对他冷若冰霜。可他显得那么机智、和蔼、殷勤！……在埃克斯，他对她关怀备至，为她调绘画的油彩，散步时替她提包，唱歌时为她弹钢琴。此人聪明，又有文化修养，了解整个欧洲，在各个宫廷都有朋友，且善言辞，兴趣广泛，尤有征服女人的经验。别看他是独眼龙，却是个寻花问柳的高手。玛丽·路易丝很快堕入了他巧妙设下的情网。

不过，她良心还未彻底混灭。她通过博塞给厄尔巴岛了一尊罗马王的小半身塑像。8月15日，值皇帝生日之际，她又向梅纳瓦尔诉说了内心的悲伤。

但没过多久，忧伤便烟消云散，她又开始唱歌、嘻笑、闲聊、卖俏。奈珀克的殷勤征服了她。

奈珀克形影不离地侍卫路易丝。他曾向人吹嘘：“6个月内我将成为路易丝的情人……她娇艳如玫瑰”。1814年9月，路易丝果真已委身于他。

拿破仑一而再、再而三地催路易丝到他身边去，使她感到不快。尤其是于罗·德·索贝上尉受拿破仑派遣前来敦促她去厄尔巴岛，更使她感到是一种威胁，为此十分反感，在奈珀克的帮助下，将信使拒之门外。当天，德·布里尼奥尔夫人向警察局长告发，于罗立即被捕，被押送巴黎。

在岛上没有得到音信的拿破仑又陷入了深深的苦寂之中。

12月底，贝特朗将军的兄弟带着他在罗马买的一些浮雕来到岛上。皇帝派人把这些雕刻送到圣马蒂诺后，细细观赏。突然，他定睛注目，脸色发红，以一种颤抖的声调喊道：“那是玛丽亚一路易莎！”他的声音是那么凄楚，大家听了一齐忧惧地望着他的脸。他觉察到自己的反常，忙竭力纠正脸上的表情，平静地谈起艺术家的才华。他拿起下一幅浮雕，上面是小国王的肖象。“我的儿子！”他以一种令人断肠的柔情低声叫道。他把浮雕蒙在脸上，仿佛在吻它。“我的儿子，”他又叫了一遍，几乎是声泪俱下。周围的人们都屏气敛息。拿破仑在深深地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走进书房，独自闭门呆了半个小时。他出来时，脸色苍白：衣冠不整，对谁也不说话，登上了马车。一连好几天，他愁眉不展，面无笑容，沉默寡言。

这时，玛丽·路易丝已作出明确的选择，再也不想与拿破仑见面，她抛弃了丈夫的荣誉，甘愿选择奈珀克将军，在奥地利过不光彩的生活，本能地选择了有限的地位和卑下的幸福。回维也纳前，她告诉已回巴黎的德·蒙特贝洛夫人说，拿破仑总是不断写信逼她，连累了她在家里的地位。“我决不去厄尔巴岛，您比谁都清楚我根本不想去，可拿破仑却那么不知趣，那么想人非非！”

路易丝现在对奈珀克是言听计从。她完全被奈珀克的美妙语言和乖觉顺存所俘虏。她断绝了与拿破仑的书信往来，在1815年的元旦，给拿破仑写下了最后一封冰冷的信：

我希望你今年较为幸运，你至少可以在你的小岛上平静度日。为了所有爱你、亲你如我者的幸福，你将在那里长年安居。你的儿子拥抱你，要我祝你新年快乐，并说他从心底爱你。他常提到你，他又长大了不少，体魄出奇地健壮。这个冬天他曾病了一次，我即刻请医生弗朗克来。他安慰我说，只是受了风寒，有点热度。很快就痊愈了。儿子的意大利语学得不错，还懂一些德语。我父亲对他恩

爱备至，孩子也挺喜欢他，祖孙两个常在一起玩……

而拿破仑却还是那么幼稚，没有谴责她居心不良或行为不忠，而是一直以为她被梅特涅看管得太严，脱不了身。不过，打收到她的信后，他脑中又出现了一个主意，并愈来愈坚定，渐渐打消了当初来岛时下定甘愿老老实实过普通日子的决心。几个月后，这一新的思想便变得不可抗拒……

在厄尔巴岛，拿破仑蒙受了太多的苦难。他被迫忍受着与亲人离别的种种痛苦。而约瑟芬的死，是又一沉重的打击，使拿破仑本已阴郁苦闷的内心愈加雪上加霜。

6月中旬，他得知了约瑟芬去世的噩耗。这一消息并不是从奥但丝或欧仁的信中得到的，他俩连最起码的报丧信也不给拿破仑写一封。他从手下的人从热纳带来的一份报纸上获悉这一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整整两天，他闭门不出，除贝特朗和他妻子外，不见任何人。当贝特朗夫妇向他表示哀悼时，他对他俩说：“可怜的约瑟芬，她现在算是幸福了！”为了不惹玛丽·路易丝生气，他没有服丧，但内心十分悲痛。这位女人在他的一生中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他将永远深切地怀念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约瑟芬再一次背叛了他，她的死正是她的背叛行为所致。

在拿破仑的事业塌瘫崩溃后，拿破仑仍不能忘记给约瑟芬争得一份不菲的财产所得，做为自己对往日情怀的珍重。但是此时的约瑟芬，却早已把拿破仑抛出了自己的记忆之外。

在帝国倾覆期间，约瑟芬回到奥但丝身边。她一心只考虑自己还能有多少前途。

外国军队进驻了巴黎。失去了拿破仑保护的约瑟芬终日忧心忡忡。她担心那笔离婚后享有的优厚年俸会随着帝国的灭亡而取消，担心复辟的波旁王朝会收回她所拥有的那些城堡，使她无处栖身，无法生存，她惧怕在某个济贫院里凄然地结束余生。

但事情并未象她想象的那么糟糕，由于她曾被这个正在蒙受耻辱的篡权者所抛弃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她是野心勃勃的拿破仑的受害者，因而波旁王朝和联军把她收养起来。

出于对这位将自己的命运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折磨着欧洲的梦魇连在一起的女人的尊重或好奇，沙皇到马尔梅松进行了拜访，而后普鲁士国王、普鲁士王子、英国工子、俄国王子、德国王子等纷至沓来。波旁王朝的人也前来向她献殷勤，他们告诉她可以一辈子保留纳瓦尔城堡，并允许她住在马尔梅松。她在有权有势时期曾帮助过的一些流亡贵族、保皇党人，对她依然感恩戴德，纷纷上门拜望。

约瑟芬故态复萌，她向各国首脑大献殷勤，想方设法，使所有的人都为她神魂颠倒，无论是皇帝、国王、王子还是流亡归来的绅士们。她的客厅宾朋满座，她的沙龙又恢复了往昔热闹作风的宫廷气氛，任何人都望尘莫及。

沙皇亚历山大每周来两次。即使在她最荣耀显赫的日子里，约瑟芬也从未获得过如此惊人的成功。亚历山大成了最殷勤的，也是最受约瑟芬重视的客人。因为她精明地知道，亚历山大可以成为她强有力的庇护人与靠山。

当亚历山大第一次来访马尔梅宫时，约瑟芬就以她令人消魂的魅力迷住了这位她前任丈夫的敌人。

当她前来迎接他时，他对她美丽的容貌感到惊讶。她以一位年轻妇人的

妩媚，向他施屈膝礼，他弯下腰去吻她的手。

“欢迎您来马尔梅松宫，陛下。”

她微笑着，年轻的幻象消失了。亚历山大站在她身旁，看到她艳装浓抹，体态娇美，卷曲的短发里已有缕缕银丝。她那棕色的大眼睛向他送去赞赏的秋波，不觉显露出她旧日年轻时的媚态。她的眼神似乎在说，亚历山大您是多么英俊，多么高大和迷人！

她的手指在他手中停了一会儿，随后她抓住了他的手臂。“您的光临，是一个伟大的时刻，陛下。我得承认，我一直渴望着同您相识。”

“夫人，你使我目眩神迷。我在巴黎见到了一切，会见了每一个人。他们都对我讲：‘如果您想见到法国最美的女人，就该去马尔梅松宫。’”他对她微笑着。“我迫不及待地来到这儿，我发现我受骗了。他们本来应该说，你是欧洲最美的女人。把你的美名局限于法国，这是不公正的，夫人。”

她姿态优美地笑了起来。“您对我产生了一种不幸的影响，陛下。您使我感到又相当年轻了！遗憾的是，我只能使您失望。来吧，让我向您介绍我的女儿奥坦丝王后。”

拿破仑把他的继女嫁给了他的弟弟路易，这场婚姻使奥坦丝的地位上升为荷兰王后。但这是一次极其不幸的结合，它以离婚而告终。

像在欧洲的所有其他人一样，沙皇曾听说过这样的谣传：奥坦丝曾经爱过、而且目前仍在爱着拿破仑本人。她之所以离婚，是因为路易·波拿巴对此产生了猜疑。沙皇还听说，她十分妒忌她那仪态万方的母亲，因为她使拿破仑陷入了情网，而她自己却失败了。

奥坦丝正在雅致的客厅里等候着。她向沙皇曲膝施礼，沙皇的印象是，她年轻，姿态娇美，不能说不诱人。他对她讲话时很有礼貌。她虽然有所克制，但仍很兴奋；他几句话就使她珠泪盈盈的，显然，她感情激动了，又有些紧张。

亚历山大陪同约瑟芬步入宴会厅。

18个月以来，他第一次享受到由女人陪伴吃晚饭的乐趣。这位前皇后是个天生的尤物，她那有趣的废话常使他发笑。与此同时，他的随行人员也在同她的几位侍女打情骂俏。此时此刻，对法国的征服和废黜拿破仑这些事好像从未发生过似的。亚历山大注意到，约瑟芬的衣着是多么放浪和时髦。她穿的薄而透明的细布绣花长衣上端刚刚遮住了她的乳房；她的肩膀和双臂肌肤细腻、形态娇美。她比他大许多岁，但当她棕色的眼睛向他频送秋波时，他高兴地笑了起来，向她说着恭维话。晚餐以后，舞会开始了。舞会场面极为华丽。约瑟芬使他确信，她跳华尔兹舞比他所认识的任何人都跳得优美。

后来，她提议到花园里去散步。

“花园里的花相当美丽，陛下。我的玫瑰花是十分有名的。”他意识到，她想单独同他谈一些话。

他们走出舞厅来到阳台，又向草坪走去。夜空中高挂着一轮圆月。

她把手伸进他的臂弯里。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亚历山大尽量迈着小步，同她徐徐而行。

“生活是多么奇怪呀”，她突然说。“我还记得拿破仑从提尔西特回来后第一次谈起您时的情景。您知道，我当时厌烦得要命。我对政治从来也不感兴趣，而他却没完没了地同我谈论那些政治问题。我猜想，一个人同他的妻子谈论这些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但我那时候并不是这么想的。他说了您

什么，我还记得很清楚。陛下。他说：‘你会喜欢他的，我亲爱的。’不管怎么样，我确实喜欢您。您不感到这很奇怪吗？”

她抬起头来看他时，脸上没有笑容。刹那间，她看上去极度疲倦，满脸悲伤。

“我很高兴，夫人”，他温柔他说。“假如你不喜欢我，我本来会感到苦恼的。至于我本人嘛，我可以说一件事吗？”

“当然可以，我们可以走下去，在那里您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花坛是如何排列的，好吗？”

“我永远也不能理解他怎么能够离开你。”

她耸了一下肩膀，罗纱围巾从她的肩头上滑了下来。

“我永远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和我一起生活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她回答说。“那个贱女人不肯和拿破仑一起去厄尔巴岛，而是回到了她父亲那儿，这是真的吗？”

“我想是那样。”

她尖刻他说：“这也太奇怪了呀！一位哈布斯堡皇朝成员应该更懂得尽责，而不应像缪拉、内伊和所有其他人那样抛弃他。当然，她从未爱过他，但她知道那个罗马国王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应该得到更好的报偿。”

“不要指责内伊和其他元帅们，夫人，”亚历山大劝她说。“他们不得不争取和平；假如他们听了拿破仑的话，法国就全毁了。”

“也许是这样，请您原谅，陛下。作为一个女人，我看不清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他在厄尔巴岛将怎么打发日子！”

“那是一个舒适的地方。”沙皇安慰她说。“他被允许保留皇帝的头衔，我们让他统治这个岛。也许他会找到某些乐趣。”

“不过，这和统治欧洲是大不一样的。请告诉我，当他放弃皇位以后，他在枫丹白露时想自杀，这是真的吗？我听到过关于这件事的一些谣言。”她的语调平静得很不自然。

“我想是如此”，亚历山大谨慎地说，“在绝望的那一瞬间，他想自杀。第二天早晨，他又打起了精神。”

她笑了一下。“他会会的。我能想象出他当时的样子。他总是很乐观，总是使别人相信他能够创造奇迹，因为他对此是那么自信。现在一切都完了，波旁王朝又复辟了。我想，这是个错误。他们真的该上断头台，他们那么愚蠢。……陛下，您瞧瞧那儿，看到小喷泉了吗？难道您不认为它很美吗？”

“它很迷人，夫人。”

她紧挨着他站着。他感到她在发抖。

“对你来说，外边太冷了。我们该进屋去了……要不然至少让我给你找一件披肩来。”

“不用啦，谢谢，陛下。这毕竟是最漂亮的服装，为了欢迎您而穿的。为什么要把它掩盖在旧披肩下面呢？我们从这儿走过去吧！”

她那卷曲的头发顶部刚好齐到他的肩头下面。当她转过身去时，她头饰上的钻石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他们又沉默了。他后来突然说：“你说生活很奇怪，我太同意你的看法了！拿破仑被打败了，但他现在比他在成功时有了更多的朋友——这中间也包括你，夫人。他过去曾那样可耻地对待过你。而我，作为一个胜利者，我发现自己被一群阴谋反对我的人包围着！”

“毫无疑问，其中有塔列朗。他是个可怕的人，他总是反对任何人。说真的，我想，他的心和他的脚一样是歪的。还有谁呢，陛下？”

“奥地利人”，他回答道。

“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害怕您，”她说。“他们曾害怕过拿破仑，现在他们害怕您，因为您打败了他。人类的憎恨是对宽宏大量的报应。我想，波拿巴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当然，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她对他微笑着。他一时感情冲动，拿起搭在他手臂上的手吻了一下。她对被他打败的那个人的一片忠心和对他的坦率都使人感动。他看到她仍在发抖。

“陛下，您还是个非常年轻的人”，她温柔他说。“现在，世界是属于您的，就像过去是属于他的一样。……我从来也不理解，为什么男人们对这样的事情是如此关心。但现在我已年老，足可以对此表示遗憾。我错过了一位妇女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曾被当代最伟大的人物爱过。然而，我太愚蠢了，我未能珍惜他对我的爱情。我失去了他，这是我应该得到的报应；但我决不能原谅自己。哎呀，真冷呀，我们最好回去吧！”

“夫人”，他急匆匆他说。“让我来保护你吧！我愿向你保证，你可以继续领取俸禄，我也向荷兰王后和她的孩子们作同样的保证。我不愿设想，路易国王陛下是不宽宏大量的。请允许我保护你吧！”

她微笑着，点了点头。“怪不得法国人民寄希望于您”，她坦率地说。“您是个非常好的人，陛下——比法国皇帝好得多。他对我花钱大多总是大发脾气。我想，我又欠下了一大笔帐。”

“从现在开始你不会欠帐了”，亚历山大说。“你把这些事都交给我来办，夫人，别为此担心了。现在到了门口了，没有几步路了。但愿你没有着凉。”

他们走进屋里，坐下来同荷兰的霍尔登丝王后谈了一会儿。约瑟芬恢复了常态，对亚历山大微笑着。她又发出银铃般的笑声，作出迷人的手势，丝毫也没有在花园里那种忧心忡忡和遗憾的神情了。

最后他站了起来，低下头去吻她的手。他感到惊讶的是，他发现她的手冰凉。

约瑟芬那徐娘半老的风韵奏了效。奥但丝哀婉动人的风姿也发挥了魅力。

沙皇要求法国国王授予奥线圣勒女公爵的头衔。她托人向杜伊勒里宫的新主子求情，希望能任命欧仁为王室总管。路易十八见了前意大利代理国王，并友善地接待了他。但是想当王室总管，那不可能。不过欧仁倒并不介意，他想当亲王，或是去意大利，或是去德国。结果又是沙皇出面说情，让他当上了洛伊希滕贝格的大公，但他为此要失去法国的国籍，可是这对他说来又算得什么呢？

亚历山大成了马尔梅松的常客熟友，约瑟芬把教皇在加冕仪式上给她的浮雕玉石献赠给沙皇。人们在马尔梅松唱歌、跳舞、玩捉人游戏，给大公显贵们解闷，只字不提退位皇帝。

不久，约瑟芬又被一件意外的惊喜搞得有些飘飘然了。路易十八表示愿意接见她。她被邀请于5月26日回到四年半前她曾流着眼泪离开的杜伊勒里宫，朝见国王。

然而，就像命中注定一样，她没有能够回到杜伊勒里宫。

5月24日晚饭后，她与亚历山大首先开舞，然后，她穿着敞胸的服装，仅仅披一条围巾，又一次陪同沙皇在花园中凉气侵肌的树荫下散步。两天之后，她患了肺炎，卧床不起，很快又发了高烧，讲起胡话。

27日，医生们为她的身体感到担忧；28日，她生命垂危；29日，她一魂缥缈，终于撒手尘寰。这具安享过多少欢乐和荣华的躯体，安葬在吕埃小教堂的墓穴中，一抔黄土，掩了风流。终年50岁。

约瑟芬死有余辜。她墓前的雕像是一尊艺术杰作。两名雕塑大师花了三年时间精制而成。洁白、晶莹的大理石雕像再现了1804年12月2日约瑟芬双手合十，跪着接受加深冕的情景。

下方镌着这样几行字：                    献给

约瑟芬

欧仁和奥坦丝

1825年

有趣的是，在吕埃小教堂的死者登记簿上，却这样写着：约瑟芬，意大利方面军司令拿破仑·波拿巴之妻。

这个背叛过拿破仑，而在临死前百般献媚于拿破仑敌人的女人，在死后却仍然如生前一样享受着拿破仑的辉煌所带给她的荣耀！

对于这两个成为过他妻子的女人，拿破仑表现出了无限的宽容与柔情。在圣赫勒拿岛上，余情犹存的拿破仑这样说过：“如果说约瑟芬风姿优雅，秀色迷人，那末，玛丽·路易丝则是天真女人的典型。”

有一次他对贝特朗说过：“我是真正爱过约瑟芬的”，正像他曾说过的：“常春藤总是缠绕在它所见到的第一棵树上。简言之，这就是我的恋爱史。”“但我并不敬重她……”“约瑟芬对我不断撒谎，不过谎言说得很聪明。”

总的说来，拿破仑偏爱路易丝。在遗嘱中，拿破仑写道：“对我亲爱的妻子玛丽·路易丝，除了赞美外别无意见。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对她仍然深情无限……”他原谅了路易丝的变节。

但事实却无法更改，1796年第一次意大利战争时，轻浮的约瑟芬欺骗了他，18年后，无常的路易丝在政治压力下又投入了奥地利将军奈琅克的怀抱……

外国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拿破仑一生错爱了他前后两个妻子，她们都没有操守。

## 第三十六章 重返法国

### 一、阎王打盹的一刻

当拿破仑这位神威无边的阎王在厄尔巴岛蛰伏打盹的时候，小鬼们立刻如释重负，粉墨登场……

梅特涅不再走运，亚里山大向他发出了决斗挑战。维也纳和谈比武的似乎不是谈判技巧，而是床上功夫。轻浮放浪的巴格拉齐王夫人心急如火地挑逗塔列朗，而亚里山大的皇后却与昔日老情人鸳梦重温……

当拿破仑这位神威无边的阎王在厄尔巴岛蛰伏打盹的时候，欧洲的牛鬼蛇神立刻长长地出了一气，纷纷粉墨登场。于是一系列没有英雄、没有激情、没有悲壮的三流闹剧开始上演了……

最先出场的是波旁王室那肥胖雍肿的首脑路易十八，这位倒霉而愚蠢的圣·路易的继承人在法国大革命时一直流亡在国外，四处乞怜，希望有朝一日再次成为杜伊勒里宫的主人。

当同盟国的军队长驱直入进入法国时，他的党羽们在旺代省发动了叛乱，并抛出了“波尔多宣言”。但这份宣言的内容就连亚里山大也不完全同意。不过，这个没落的王朝毕竟拢络了许多拿破仑的敌人，特别是工于心计的超级阴谋家塔列朗。

这个阴谋家曾派维尔特罗与亚里山大联络，提出让波旁王朝复辟的要求。

但正当维尔特罗振振有词地游说时，亚历山大打断他的话说，“如果您了解这些人（波旁家族），您就会认为，对于他们来说，这项王冠是一种过于沉重的负担……可能组织良好的共和国会更适合法国的国情。自由思想在贵国酝酿良久，这并非毫无道理。”维持罗尔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十分震惊，大声疾呼道：“各国君王联合起来拯救世界，而这些君王的主上竟会谈到成立共和国。”

当然，亚里山大并不醉心于法国的政体，这个好大喜功的专制沙皇对人民主权这一类的事并不感兴趣。但他却希望把自己的老朋友贝尔纳多特扶上台面，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想好好地享受一下作为征服者漫步巴黎街头的醉人感受。

这一点精明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再清楚不过了，他写道：

“我认为，对我方而言，最危险的莫过于亚历山大皇帝的骑士风度。关于巴黎，他的信念与各种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都不相符合。他似乎仅仅是在追求率领光荣的俄军进入巴黎，以与俄国古都惨遭蹂躏形成对照。而这一点又可能是为了显示宽容。”

进入巴黎，亚里山大这一虚荣心得到满足之后，他就不再反对波旁王朝的复辟了。但他很快便发现，对他的这一天大的恩赐，波旁王室实际并不领情。

4月11日，身着国民卫队服装的阿图瓦伯爵先期抵达。接着，弗兰西斯皇帝盛装来到。对于他讲究排场，巴黎人颇为反感，认为玛丽·路易丝的父亲虽是战胜者，也应谨慎行事方称得体。

4月29日，路易十八抵达贡比涅。启程之前，他给英国摄政写信，由伦敦《泰晤士报》予以发表，“我的家族得以恢复祖先留下的王位，我永远认

为，除了首先应当感谢圣明的上帝旨意之外，即应归功于殿下您的高见，归功于英国这个光荣的国家以及贵国屠民的坚定。”当年的普罗旺斯伯爵对于俄国慷慨收容他避难，以及沙皇的军队为打倒拿破仑所进行的浴血奋战，在信中丝毫不曾提及。路易十八虽长期流亡国外，却恶习不改，竟认为盟国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亚历山大担心他态度傲慢，激怒人民，让他的侍从武官皮佐·迪·博尔戈给他送信，劝告他照顾法国军队的微妙感情，并对在国内建立自由主义制度的问题惠予考虑。沙皇写道，“此时此刻，只要无意造成新的动荡，必知问题在于保持安宁和稳定。国家民族已经表达其意志，又有反对党派和犹移不定的看法，惟有采取克制态度，方能取胜。而陛下如能倾向于主张维持和加强法国现有机构，表现出自由主义的看法，则胜利定将属于陛下。”

对这封来信，路易十八的答复空泛、笼统。亚历山大十分烦恼，又命富歇撰写照会，阐明尊重 25 年的光荣与三色国旗的必要性。这份照会，他亲自带往贡比涅。

但他受到的接待极为冷淡，令他骇异。圣·路易的继承人身躯肥胖，态度傲慢，甚至不屑站起身来，而只是挥手向罗曼诺夫家族的继承人表示赐坐。沙皇谈话时，他表现得毫无兴趣。然后，态度突然明朗，简略地阐述了合法的君主回国主事将给国家带来的好处。随后亚历山大前往为他准备的住处，穿过阿图瓦伯爵、昂古莱姆公爵和贝里公爵的华丽套房，经过阴暗曲折的走廊和又高又陡的楼梯，这才来到总管住处的普通房间。而这里竟然是为全俄罗斯皇帝准备的客房！

亚历山大原来有意留在贡比涅过夜，见此情状，立即唤人备车，决定于晚餐后就返回巴黎。用膳时，路易十八率先进入餐厅，见侍者先给沙皇递菜，竟尖声喊叫，“请先给我！”

亚历山大明白了，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他虽打了胜仗，但在这位“基督教的首席王侯”面前，他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以后沙皇曾经说过，“路易十四全盛时期，若在凡尔赛宫接待我，情况也不会更为不堪。简直可以说好像是他刚刚让我恢复了王位，他的接待似一盆凉水迎头浇下……我们是北方的蛮族，但在我们那里，会更讲究礼仪。”翌日，在谈话时，有人表示希望波旁家族回法国后“应能改正错误”，他驱斥道，“改正，不对，是不可救药了。”他还说过，“这些人不会长久的。”

但他仍然必须同这个自命不凡的臃肿的老头儿周旋。他只提了一个条件：返回巴黎以前，路易十八必须接受已经元老院投票通过，并且规定实行英国式的议会君主制的宪法。国王自命代表王统，便于 5 月 2 日在圣多昂发表声明，没有表示同意元老院议员草拟的宪法，而是允诺赐予国家以基本自由、全国代议制以及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意味着排除一切形成的绝对君主制，同时也拒绝与王朝观念水火不容的人民主权。将要颁布的不是宪法，而是国王于即位第十九年（由路易十七在神庙去世时算起）钦赐其臣民的宪章。这一方案既照顾了王室，也照顾了街头公众的情绪，亚历山大感到满意。

圣多昂声明一经发表，路易十八即于次日，5 月 3 日进入饰有白旗和纸制的百合纹章牌的巴黎。这个臃肿的老头儿坐一辆四轮敞篷马车，不时艰难地举起硕大的三角帽向欢呼的人群致意。出于礼貌，军事总督奥斯坦-萨肯坚决要求凡着外国军装者当天均不得在街上露面。尽管也有几个保王党举行示威，但路易十八在本国首都远远不如亚历山大那么受人欢迎。他住进社伊

勒里宫，听到人们四处颂扬俄国君主，心中不快，便嘲笑亚历山大，称之为“小巴黎王”。其时亚历山大已安顿在爱丽舍宫，他对法国的新主子也很冷淡、反感。他几乎为拿破仑惋惜，对于后者，他是爱憎交加的。有人十分审慎地试探他妹妹安娜女大公（即法国皇帝拿破仑有意迎娶的那位女大公）与贝里公爵婚配的可能性，他立即予以反对。他认为路易十八的王位不稳，不愿意让自己的家族同这个家族联姻。

但是，拿破仑的铜像终于被从旺多姆圆柱上取了下来，暂时换上一面白旗，等待以后塑造和平雕像。1814年5月30日签署一项条约，规定法国不得占有1792年以后征服的土地，而应退回到昔日王朝的地理疆界之内。这使国家的自豪感受到严重的打击。塔列朗向同盟国家的让步被视为耻辱。人们在窃窃私议，称“路易十八是乘坐囚车从外国返回的”。

对于法国的前途，亚历山大抱有怀疑。他认为不可能“在革命的废墟上建立巩固的王位”。另外一方面，他对塔列朗感到失望、恼怒。俄军进入巴黎时，这位本尼凡托亲王对沙皇唯命是从。数周以后，他却我行我素了。皮佐·迪·博尔戈在给涅谢尔罗德的信中写道，“此人不似别人。他善于阿谀逢迎、玩弄权谋，他靠耍手腕骗人度日，他对人的兴趣是以眼前的需要为转移，甚至客套、寒暄也是一种要当天见效的高利投资。”亚历山大曾对他十分欣赏，这时态度转为冷淡。他来辞别，亚历山大不仅拒不接见，而且语气尖刻地指责他，“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不惜倒行逆施，牺牲祖国和朋友。”

塔列朗获悉沙皇对他印象不佳后，急忙写信谄媚表白，“在陛下离去之前，我竟未能拜见，特在此怀着真挚的敬意和爱戴之情，不揣冒昧地向您表示遗憾……对于陛下所执行的天命，我早已看清，并深知您的意愿均很高尚，所以，我虽身为法国人，却一向愿意为您效劳。您执行此项天命，一丝不苟，功盖天下……是您拯救了法国，并以亲身进入法国结束了专制主义……我们既曾惨遭如此浩劫，又有谁人敢于自诩能干短期内洞悉法国人的性格？……但一般来说，法国人无论过去和将来都易于给人以如此变幻不定……的印象，这种特点定能使他们的君主迅速赢得广泛信任。而我国君主也决不会滥用此种信任。”

法国元老院和立法院就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宪章的日期作出决定后，亚历山大即提前一天启程前往伦敦。

尽管亚历山大在巴黎享尽了征服者的荣耀，而这种荣耀在他随后访问英国时几乎达到了顶点。但几个月后，当他作为征服者和俄罗斯沙皇坐到维也纳谈判桌前时，他发现自己原来的那些荣耀是多么的虚幻。他原以为自己已经是那个足以让欧洲所有的小鬼心惊肉跳的“拿破仑”了，但他现在终于意识到与那个他一生都深深敬畏的敌手相比，自己也不过是一个稍大一点的小鬼罢了。那个以前在拿破仑手下从来都不敢过于表现自己的塔列朗，此时却在他面前剑拔弩张，咄咄逼人。

当他得意洋洋地在维也纳和会上提出自己对波兰的领土野心时，就遇到奥地利、英国，甚至法国的反对。是的，使沙皇惊愕骇异的是，昨天的战败国竟胆敢通过塔列朗之口来反对他。塔列朗刚一抵达维也纳，身分就变了。他从一个乞求者变成了一个享有全权的谈判对手，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他巧妙地坐上了设在维也纳和会谈判桌后面的荣誉席位。他一开始同沙皇交谈，态度就咄咄逼人，甚至近乎不可理喻。亚历山大在谈到新条约将给有关国家带来的好处时说：

“我将保留我已占有的一切。”

“陛下只愿保留合法归属于他的一切”，塔列朗反驳，说着他伸了伸戴着大领结的僵硬的脖子，嘴角下垂，一副冷冰冰的蔑视神情。

“我已同各大国达成协议。”沙皇说。

“我不知道陛下是否也已将法国列入大国的行列。”塔列朗外交大臣低声嘟哝。

“当然。不过，您如果不主张各方均按相应的惯例和礼仪行事，又主张什么呢？”

“我视法律高于礼仪。”

“欧洲的传统习惯和礼仪就是法律！”

“陛下，这不是您的语言。这种语言与您毫不相干，您的心灵也不同意这种用语。”

“不对，我重复一遍，欧洲的传统习惯和礼仪就是法律！”沙皇的态度斩钉截铁。

“欧洲！欧洲！不幸的欧洲！”塔列朗佯装绝望，一面以头去撞墙板，一面呻吟着。

以后，当亚历山大对萨克森国王等大发雷霆，指责他们不久以前还曾背叛欧洲的事业时，他听到的又是“那个法国人”的评论：“陛下，这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是为时势所迫而处境尴尬时所造成的后果问题，”他是否在恶毒影射俄国签署提尔西特和约时的立场呢？这句话过于无礼，亚历山大气得脸色发白。

很快地，沙皇就明白了，塔列朗之所以一下子由一个专事谄媚的小鬼变成了敢于向他这位欧洲的新阎王挑战的勇士，是出于奥地利人的挑动。这更激怒了沙皇。弗兰西斯虽然号称皇帝，但却曾厚颜无耻地跪倒在自己的女婿面前，而施瓦岑贝格这位奥军统帅曾被仅有三四万残兵败将的拿破仑吓得差点尿了裤子，还有那个两面三刀的梅特涅，这些人在拿破仑面前一律都大气不敢出，却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

“我真的不如拿破仑吗？”亚历山大不承认这一点，他决定学习这位敌人的手段。于是当梅特涅再次无理时，他拔出了剑放在桌上，声称因为这位奥地利首相的言论污辱了他沙皇，他要求与之决斗！

狡猾的梅特涅望着这位色厉内荏的沙皇，嘴角却挂着不屑的冷笑，这笑意似乎告诉沙皇说：“你不是拿破仑，我何必怕你！”

面对行将决斗的沙皇和梅特涅，胆小的普鲁士国王却早已面无人色，他惊叹：“上帝，我们这是生活在什么时代啊！”

在这位不太聪明的国王的好心劝慰下，沙皇不失时机地收起宝剑，他明白了，这种儿戏式的恫吓对老奸巨猾的梅特涅根本不起作用。于是他决定采用在布拉格曾无往而不胜的美人计，但这次奉上的不是他的妹妹，而是轻浮放荡的巴格拉齐昂夫人。而走运的也不再是梅特涅，而是垂老的塔列朗。

这次维也纳和平会议，各国几乎都带来了如花似玉的美人，随时准备把敌人拉到床上，似乎他们在这里所要比试的不是谈判的技巧，而是床上功夫。

于是维也纳就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商队大客栈，里面挤满各色人等：有王侯和风流仕女、外交家和骗子手，还有贵妇和商人。城里所有的客房都已租出，各国的全权代表都带着男女助手监视其他各方的动向。这些客串的探子同奥地利警方派出的密探互为补充，结果是办公室里秘密报告堆积如山。每

次喜庆活动都是告密的话题和场所。迷人的贵妇一边跳舞、闲聊或陪人过夜，一边竭力从伴侣口中套出隐情。在剧院的包厢里或床第之间，女人不是满脸堆笑，就是媚态可掬地骗取机密。

在这支女性义务情报大军中，有两名塔列朗的亲戚，一个是他挚爱的侄女陶乐赛，即库尔兰公爵夫人，一个是他妹妹萨岗公爵夫人。这两位美人身怀绝技，比之职业密探也毫不逊色。至于沙皇，他最得力的女情报员则是轻浮放荡的巴格拉齐昂亲王夫人。她企图引诱塔列朗，竟被拒绝。于是她恼羞成怒，咒骂他奇丑无比，“眼似死鱼，眼皮厚重，还爱低垂眼睑，酷似橱窗上的挡雨披檐。”塔列朗反唇相讥，称这位耳朵尖细的荡妇“善于在身子底下偷窃机密。如若每天如此，实在很不足取”。

尽管亚里山大一直在刻意讨伐他昔日的死敌，却忘记了他那权力是他永恒的情人的名言。在充满情欲诱惑的维也纳，好色的亚历山大很快便把握不住了。

维也纳警察局的报告中不乏这类迹象：“利奥波丁娜·列支敦士登亲王夫人是交际场合中最吸引亚历山大的女性。人家说，在这方面，他像地道的俄国人，喜欢冷漠的女人。”“亚历山大对埃斯特哈兹伯爵夫人、索菲亚·齐西和奥尔施帕格亲王夫人大献殷勤。他常同列支敦士登亲王夫人以及年轻的佐契尼亚夫人跳舞和交谈。前两人自信亚历山大已为她们陷入情网。但其他那几个则明白亚历山大如在法兰克福和别处一般，只满足于逢场作戏。不过那些根据奥地利警务大臣哈格男爵的命令观察着沙皇的一举一动的密探则注意到，他有时夜间潜入巴格拉齐昂亲王夫人下榻的寓所，在魅力过人的女伴身边逗留三个小时后才悄悄溜走。有人还说曾见他迅速穿过霍夫堡宫的阴暗走廊，前往他妻子的两名女官的住处。

笼罩着的是一片疯狂地寻欢作乐的气氛，奥地利的警察很快就无所适从。只有胡乱报告：“斯图尔特勋爵整夜在萨岗处”，“弗朗索瓦·普拉费同比戈梯尼的热恋业已告终”，“威灵顿把情妇格拉西尼带在身边”，“沃尔康斯基亲王夜夜在住处招待一位名叫约瑟芬·沃尔特的女士”，“这人常着男装”。至于沙皇的妹妹叶卡德琳娜女大公，那位“可爱的小疯子”，她同符腾堡亲王打得火热，并且指望下嫁给他。在宫廷里、公园里和酒馆里，到处都是刺激性的尽兴狂欢、纸醉金迷、寻欢作乐。

就连亚历山大端庄贤淑的伊利沙白皇后也飘飘然忘乎所以了。她长期受到沙皇的冷落，这时却在维也纳与过去仰慕她的情人亚当·哈尔托雷斯基亲王重逢了。岁月在皇后的脸上留下了印记，但情人看到她时，内心却如最初幽会时一样激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这里见到了她。她的面容已经大变。但对我来说，就她的感情和我本人的感情而言，她依旧是她。”

到12月底，维也纳的丑剧达到了高潮，沙皇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他妹妹，那个“可爱的小疯子”叶卡德琳娜女大公的父名日。宾客共同欣赏穿着民族服装演出的俄罗斯舞蹈。宵夜共50桌，每桌6人，大厅内枝形烛台林立。沙皇和皇后以稀世珍馐款待宾客：其中有伏尔加河的鲟鱼，法国康塔尔和比利时奥斯坦德的牡蛎，法国佩利戈的鲈鱼，意大利巴勒莫的橙子，莫斯科皇家温室内培育的菠萝，英国的杨梅，法国的葡萄。另外，每位来宾面前的小碟上，还放着不顾严寒、千里迢迢，从圣彼得堡运来的樱桃，每一颗的价值竟高达一个银卢布。拉加尔德伯爵喜不自胜。他写道，“忆起这次豪华铺张的盛筵，我几乎感到难以相信。”晚宴以后，舞会继续进行，亚历山在一如

平时,依次邀请他恩宠相加的贵妇,翩翩起舞。卡斯尔雷外交大臣的秘书厄·库克就曾写道,“至于俄国皇帝,他只顾跳舞,不管罗马已经起火。”

联盟各国的代表全都沉溺于上述政治和交际活动中。但与此同时却有一个共同的思念使他们梦魂萦绕。因为他们大家都对被放逐至岛上的拿破仑心有余悸。利内亲王开玩笑他说,他在扮演“鲁滨逊”的角色。但塔列朗却一直要求把科西嘉人赶出地中海地区。他建议把拿破仑拘禁在亚速尔群岛,那里离“大陆有五百里(古里)之遥。”刚刚抵达维也纳的威灵顿也同意他的主张。但梅特涅主张应等待被废黜的皇帝行为不端,为更换流放地点提供口实以后再行商议。至于沙皇,他正式反对重新考虑拘押他旧日敌人的地点。

亚历山大表现宽容有两个原因。首先,根据男女密探提供的情况,他已猜到最近英、奥、法已签署了反对俄、普的秘密条约。其次,他刚从塔列朗处获悉路易十八拒绝贝里公爵与安娜女大公联姻。他已忘记不久以前自己也曾反对这桩婚事,竟对路易十八的态度气愤填膺:什么,这个微不足道的国王竟认为罗曼诺夫王朝的公主出身卑微,不配与他的侄子联姻!他这个患有足痛风的国王,不是倚靠了俄国等联盟国家的努力才得以登基的吗?亚历山大再次遭到路易十八的顶撞,更加仇恨波旁王朝,反而对拿破仑产生了一些好感,他认为后者至少是一个正派的敌人。

于是他同奥坦斯王后亲密通信,每天同欧仁·德·博阿尔内亲王手挽着手在维也纳街头漫步。杜伊勒里宫既对他傲慢,他就以此作为回答。这是隐蔽的答复。于是他说,“去年通过条约把厄尔巴岛赐予此人,大家又有什么权利把这个岛从他手中夺去呢?”

然而,当这群在维也纳肆意作乐的小鬼们怎么也没有料到,此时那位威力无边的阎王正准备悄悄地离开厄尔巴岛,重现往日的辉煌。

## 二、神奇的征服

当拿破仑率领 1050 人的队伍悄然踏上法国土地时,一股不可阻挡的拿破仑狂飙立即由南向北席卷法国,路易十八望风而逃……

拿破仑创造了他一生最辉煌奇迹:不放一枪,凭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整个法国!

正当欧洲列强在维也纳勾心斗角,劲头十足地制造桃色新闻的时候,拿破仑正精心地策划着一个大胆的冒险行动。

在拿破仑看来,蜷伏厄尔巴岛,不过是在滚滚向前的人生中得以稍息,重新判明处境而定去向。

在这几个月中,他确曾试图对自己的一生作全盘的审察。他对处事认真的德鲁奥谈起:在布拉格会议上没有请和,那是他的错误;当时他恃有过人之才和可用之兵,因而失策;“但那些责备我的人从未有陶醉于幸运的体会”。及至时来运转,重登皇帝宝座,他又说在厄尔巴岛上,仿佛在坟墓之中听到了后代对他的定论。

但他更关心法国和欧洲的局势。

出于亚历山大个人的虚荣心,同盟国对法国的处置并不十分严苛。巴黎条约(1814年5月30日)让法国保留比1791年时稍为大一些的版图;拿破仑夺来的艺术珍品也让法国保存。“背信弃义的英国”全部放弃了它已征服的法属殖民地,只有毛里求斯、多巴哥和圣卢西亚岛除外。

丧失尼德兰、莱茵地区和意大利，这使法国人感到屈辱。从德意志各要塞撤回来的以及从西班牙、俄国和英国牢房放出来的一批一批士兵（单从英国回去的就有 7 万人），对于同盟国的苛刻和波旁王朝的软弱无力愤愤不平，群言鼎沸。

从战争回复到和平总是不容易的；何况这些憔悴的战士归来，已经变得小小的法国又不得不将他们遣散，或只发一半薪饷，暂予安置。朝廷如果善于处理问题，也许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但波旁王朝的人物，特别是那个堪称流亡贵族典型的阿图瓦伯爵，偏偏是最不识时务的；例如，他们把拿破仑的老近卫军撤开，另行建立一支享有特权高薪的王室卫队，由 6000 名贵族和保王派先生们组成。

农民，特别是那些占有在革命中没收的贵族土地的农民，同样感到不安。原地主的要求如潮涌到，苛刻非常，要给予补偿是不可能的。于是，开头惊心动魄，有如史诗的 1814 年，竟以十足像三等闹剧的卑劣争吵而告终。

拿破仑王朝的结束，也使大陆封锁政策随之瓦解。扑面而来的大量英国商品席卷法国，一时挤兑了不少法国商业和工厂，使许多商人面临破产的危机。

波旁王朝的疯狂复辟，一时也窒息了广大文人有识人士的向往思想自由的呼吸，他们也只能匍仆在僧侣教会的脚下低眉顺眼。

农民们开始怀念拿破仑时代的土地自主了；商人们开始怀念拿破仑时代的财源昌盛了；知识人士开始怀念拿破仑时代的自由民主气息了；将士们开始怀念他们心中依然伟大英明，曾与他们同甘共苦的拿破仑了。他们开始不少人在一起寻求兵变、寻求他们的精神上的伟大拿破仑。

现在回忆起来，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一起跟着拿破仑四处征战，使他们当中不少亲人因此丧失，这一点是使拿破仑失去了一些人支持的主要原因，人们只是不愿再去打仗了。但是拿破仑时代的大革命精神却依然令他们难忘。所以当路易十八如此的举措下，法国人民难免不会产生想念拿破仑的念头。

与此同时，以前的同盟国也因利益冲突而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于是维也纳的和平会议丑剧连台，滑稽至极。

列强们妄想恢复拿破仑已打烂的旧秩序，任意安排欧洲各民族的版图和主权。现在比利时人强烈反对荷兰人的统治；要求统一的德意志人——梅特涅称之为“统一派”——拒绝使祖国隶属于奥地利及其仆从的所谓联合。而命运最难堪的是意大利。它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发现了自己本质上是个统一体，现在却再被昔日的统治者瓜分。因此，当哈布斯堡王朝在威尼斯和米兰建立统治，而其宗室又在摩德纳、巴马和佛罗伦萨执掌政权的时候，整个意大利半岛都为之震怒了。

群情如此愤激，这正是缪拉当时希望所在。背弃拿破仑以后，他曾设法讨好同盟国；但由于他在 1814 年的行动十分可疑，如今他那个王国能否保住还不一定。巴黎和马德里的波旁王室竭力要推翻他；但奥地利和英国在 1814 年初就跟他订了约，因而束缚了手脚，除非他自己失策，否则很难对他采取决然的措施。1815 年 2 月，他果然失策了：他征集军队，要求路易十八表明是否同他处于战争状态，并准备向意大利北部进军。

在意大利半岛动乱的形势下，各国对拿破仑居于厄尔巴岛感到非常不安。路易十八在其公文中，塔列朗在私人谈话中，曾再三提出，极力主张把

拿破仑迁往亚速尔群岛；但除了卡斯尔雷不完全肯定地表示赞同之外，其他全权代表都认为这种意见是荒谬可笑的。梅特涅完全反对。

虽然。对这形势变化的某些细节，拿破仑无从得知，但他的确已精明地判断了形势。他决定寻机离开厄尔巴岛。

当然，他还有一些个人的理由。他听说波旁王朝并不想放过他，正计划劫持或刺杀他（事实上，当时并没有这一计划），而且波旁王朝并没有履行诺言，支付给他年俸。现在，他每年要支付 100 万法郎来维持他的军队，而他的收入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他每年本该从路易十八那里收到 200 万法郎；但那个君主一方面没收了波拿巴家族在法国的财产，而另一方面，同盟国曾经保证要他付给波拿巴家族的款项，他却分文不给。

对波旁王朝这种无耻的违约行为，在维也纳和会上，沙皇和英国特使卡斯尔雷都曾对塔列朗提出，严词谴责他主子的卑鄙行为。塔列朗这个全权代表的回答是：意大利的局面仍然那样坏，付钱给拿破仑是危险的。卡斯尔雷在返英途中经过巴黎时，再对路易十八加以敦促，后者答应处理这件事。但不久他就不用管了；正如他 3 月 7 日写信给塔列朗说的，波拿巴在法国登陆，省了他这个麻烦。

对拿破仑不甘蜷伏的心态，当时负责监视他的英国人已有了某些预感。他认为拿破仑的一些谈话泄透了重返法国的想法，这位英国人写道：

“他说，由于法国人目前遭受屈辱，类似法国革命的暴动将会发生。在法国，人人都认为莱茵河是法国的自然疆界，什么也改变不了这种看法。民族精神一旦激发起来，变为行动，就无法阻挡。它像洪流一样……目前的法国政府太软弱无能了。波旁王室应尽快开战，以期巩固王位。收复比利时是不难的。法军只是对那里的英国军队才稍有畏惧。”

这位英国人向他的政府报告说，拿破仑似乎正准备逃亡，但这并没有引起这个多少有点迟钝的政府的警觉。

就在拿破仑犹豫不决时。原兰斯的副省长，年轻的弗勒利·德·夏布隆受马雷派遣，前来禀报皇帝，法国人心浮动，军队蠢蠢欲动。考虑了整整一夜之后，他下定了决心，要尝试一下新的命运。

随后几天，他一直在考虑此事，但跟谁也没有说。接着，他向贝特朗和德鲁奥透露了计划。贝特朗表示赞同。他和妻子与所有跟随皇帝的人一样，不愿困死在这厄尔巴岛上。德鲁奥要更有心计，他觉得这样轻举妄动，对拿破仑和对法国来说都很危险。不过，他忠心耿耿，很快被皇帝说服。直到临行前，拿破仑才告诉了母亲。年迈的科西嘉岛女人十分惊愕，一副发僵的神态，说道：

“去吧，孩子，去完成您的命运吧。”

接着，她当着马尔的面禁不住抽噎起来。

波利娜万万没有想到拿破仑会采取行动，正在准备一次欢庆活动，听后简直惊呆了。她预感到大难将再次临头，哭泣着把一串钻石项链交给马尔尚说：

“不幸的皇帝有可能用得着这串项链。要是他真的遭到厄运，马尔尚，千万别抛弃他！要好好照料他……”

拿破仑嘱咐母亲和妹妹在波托·弗拉约等待，在适当时机再派人来接她俩及其仆从。然后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首先，他下令将自己的双桅船“无常”号油漆成英国船一样。对于他最幸运的是，坎贝尔在16日乘坐小战舰“鹧鸪”号前往托斯卡纳“去疗养和处理私事”。该舰是奉英国政府之命监视拿破仑的，舰长艾迪答应把坎贝尔送往里窝那后，就回到厄尔巴岛周围巡航。

24日，他把小战舰停靠在波托费拉约。贝特朗问他什么时候要去接坎贝尔回来，他照直说是定在26日。似乎是这个消息使拿破仑决定趁“鹧鸪”号26日去了里窝那、不在厄尔巴岛的时候逃走。

在这期间，厄尔巴岛上进行各项准备的消息使坎贝尔警惕起来，他连忙向热那亚发书，请求增派一艘英舰前来挫败那个“蠢蠢欲动的坏蛋”的计划。

但已经太迟了。那个星期日晚上9时，拿破仑率领1050名官兵，在波托费拉约登上“无常”号和6艘较小的船。他的船队趁着微风飘然北去，而英舰却因风耽搁了，以致直到28日，艾迪和坎贝尔才发现这帝室雄鹰已经远走高飞。

当时拿破仑已经避过法国监视舰“百合花”号，下令他的船只分散行驶。绕过科西嘉北部后，他遇到另一艘法国巡洋舰“西风”号。该舰向他的双桅船招呼，还打听那个伟人的近况。船长根据拿破仑的示意回答说：“好极了。”这艘波旁王室的巡洋舰就满意地驶过了。

“我不放一枪就能到达巴黎。”这是拿破仑在接近普罗旺斯海岸时对将信将疑的部下所作的预言。当时似乎是痴人说梦。他先前几乎被阿维尼翁和奥尔贡的暴徒杀害，如今能指望平安无事地通过这个保王势力强大的省份吗？纵使他能够到达民众对他比较爱戴的中部地区，军队敢不敢违抗新任陆军大臣苏尔特的命令呢？敢不敢违抗内伊、贝尔蒂埃、麦克唐纳、圣西尔、絮歇、奥热罗以及许多现在效忠波旁王朝的将领的命令呢？路易十八和他的兄弟毫不感到恐惧。他们只笑这个轻举妄动的入侵者愚蠢。

起初的情况似乎说明他们不妨这样自恃。拿破仑向驻守昂蒂布的官兵诱降，遭到了拒绝。他派到那里的小分队被抓了起来。这一挫折没有使他畏缩不前，他决定取道格腊斯赶往格勒诺布尔，这样既可以在他一开头就失败的消息传开之前到达，又可以避开罗纳河下游保王势力强大的地区。

拿破仑接近格勒诺布尔时，明显地流露出焦虑不安的情绪。当地指挥官马尔尚将军曾扬言要消灭这“一股匪徒”；而他的士兵尚未有任何倒戈的迹象。但是由于部署不当，只有一营兵力扼守该城以南的拉弗雷隘口。这支保王队伍看到拿破仑近卫军的熊皮帽，就乱了阵脚，转身退却。

拿破仑于是走上前来，命令部下把枪倒转，枪口向下。保王军有个军官大喊：“就是他，开枪！”但是，一枪也没有响。只听见熟悉的声音说：“士兵们，你们当中有哪一个想杀死自己的皇帝的話，可以这样做。我就在这里。”“皇帝万岁”的欢呼声当即迸发，全营涌向这个军队的偶像。

“大功已经告成。”他对贝特朗和德鲁奥说，“十天之后，我将进入杜伊勒里宫。”

拿破仑面对着狂欢的士兵们，不禁心潮澎湃地说道：“士兵们！你们一直是法国人民最英雄的护卫者。我也是跟你们一样，为了法国的利益，冲破了重重险阻，终于又能与你们一道并肩效力于法国人民了。是你们在过去的岁月中维护了法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利益，今天我依然呼唤你们、人民也依然在盼着你们重新聚集在鹰徽旗帜下，为法国的自由民主而努力。我们今天能在一起消灭干预我们民族自主的敌人，将来，我们就可以自豪他说——是

我们捍卫了法国的利益，是我们洗清了法国的耻辱，是我们完成了法国帝业的最后辉煌！这辉煌将永远记在法国士兵的功劳簿上，永远记在法国人民的心中！”

那个场面也就决定了事态的整个发展。不久，一个年轻的贵族拉贝杜瓦那带着他的一团人马来投奔拿破仑。在格勒诺布尔，拿破仑的军队打破城门时，守军却站在一旁观望欢呼。这位英雄是在一片欢腾中被抬进城去的。在里昂，阿图瓦伯爵和麦克唐纳仓皇逃命，士兵和工人以狂热的欢呼迎接他们的领袖。但在这异常的呼声中，可以听到一些吓人的叫喊：“把波旁王室送上断头台！”“打倒教士！”

这些叫喊是不祥之兆，表明雅各宾派只想利用拿破仑作为推翻波旁王朝的工具。拿破仑回来，无产者欢呼，有产者发抖，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要跟欧洲打仗了。拿破仑看出单纯依赖不满分子是危险的，因而力图唤起真正的民族感情。他于是在3月13日颁布了一系列顺应民心的敕令，宣布波旁王朝统治告终，解散元老院和咨议院，召集帝国“选民代表团”到巴黎开大会，叫做“五月棱场大会”。他还宣布白旗为非法，命令佩带三色帽花，解散人所痛恨的“王室卫队”，废除封建头衔，没收波旁王侯的领地。然后，他率领14000人向巴黎进发。

与此同时，内伊从贝藏松领兵六千前来。他不久以前才向路易十八作过保证，说要把拿破仑关在铁笼里送到巴黎，但现在他的士兵都绷着脸不作声。先锋团在布格开了小差。这位元帅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接到拿破仑来信，保证像莫斯科（博罗迪诺）战役后那样给予欢迎。这就够了。

3月14日，内伊集合所部，宣布拥护皇帝，这使士兵们喜极雀跃。拿破仑实践了他的诺言。他素来下是睚眦必报的人；现在他对于法军的官佐，无论是当即投诚的，还是效忠路易十八、最后才降顺的，都一律宽恕接纳。这种宽宏大量，有如和煦的太阳，光照所及，波旁王室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拿破仑这个大众倾心的人物，到处受士兵和农民欢迎，直趋巴黎；路易十八及其朝廷仓皇离京，向里尔遁逃。

从枫丹白露到巴黎的大路上，成群结队的农民夹道欢迎，挤得几乎水泄不通；他们都想瞻仰一下这个穿着灰大衣的人。为了赶快解决问题，拿破仑和忠诚的科兰古驾单马轻车前进。在一群军官驰骤簇拥下，他于天黑后进入巴黎。

京城气氛开头是冷漠的，而且疑雾迷濛，但车驾一到河边杜伊勒里宫前，这位众所熟悉的人物下车，群集该处的那些军官，前此领一半薪饷度日，如今喜气洋洋，顿时发出一阵响亮的欢呼。拿破仑走进宫门，就几乎给抬起来，拥上大楼梯。拉瓦莱特说：“他双眼半开半闭，两手向前伸出，就像盲人一样，只有一丝微笑表露出他的欢乐。”

当时也有妇女在那里欢迎。她们已经等了很久，一边等，一边以拆除宫中百合花装饰来消磨烦闷的时刻，兴高采烈地扯掉波旁王室的粗劣帘幕，使代表拿破仑的“N”字和金蜜蜂徽号重新显现。欢迎过后，她们又立刻飞跑回去做这项工作。这座宫殿于是回复旧观，波旁王朝的短暂统治好像一去不复返了。

拿破仑这次最为辉煌的胜利进军，几乎不可加以评论。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波旁王朝复辟本来毫无基础，王室贵族手段拙劣，保王派又贪婪无厌，那就会觉得这个沙皇和塔列朗搭起来的纸牌房子竟然维持了11个月是奇怪

的事了。

拿破仑在“无常”号船上对战友们说的一番话，正确地描述了当时法国的情况“并非历史上有什么先例诱致我冒险采取这一大胆的行动。但我考虑到出其不意，会使人惊奇，考虑到民众的情绪，对同盟国的愤恨，士兵对我的爱戴，总之，考虑到在我们美丽的法国仍在滋长的一切有利于拿破仑的因素。”

的确，拿破仑不是头脑简单的莽夫，而是最善于判断形势、把握时机发起冲锋的战士。他曾为法国人开创了一个永远值得自豪的时代，他使爱好荣誉的法国人心理得到过前所未有的满足。拿破仑帝国史诗般的业绩是如此地辉煌，足以使一切后继者相形见绌，与伟大的拿破仑相比，腐朽虚弱的波旁王朝不过是三流闹剧中的最蹩脚的小丑罢了。在经历了阴郁的11个月后，拿破仑的降临正有如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使倍感窒息的法国仿佛又看到了晴空万里的过去时光，于是一场席卷法国冲决一切的拿破仑狂飙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面对这场狂飙，不少贵族们躲在一旁暗暗叹息：“魔力——拿破仑有魔鬼般的魅力，人们几乎都无法抗拒他的号召，只要他举起旗帜，人们马上就走火入魔般地跟他挥戈跃马。”

拿破仑也颇自豪地说：“我是凭着法国人民和军队士兵的信任被重新迎接来的。我没有动用一枪一炮，没有依靠缪拉的帮助。我知道人民和军队依然没有忘记我，依然敞开胸怀来拥抱我。”

当然，当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时，人们除了惊叹奇迹之外几乎不想做出理性的解释，然而奇迹从来就不眷顾庸人，只有伟大的拿破仑那并不太长的一生才为奇迹装饰得流光璀璨，令后人眩目。

### 三、百日皇朝

当拿破仑在几近疯狂的欢呼声中逐渐冷静下来时，他发现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原来的法国了，江山依旧，人事全非……

莫利昂说：“他的思想被困于四面峭壁狭窄的空间，而不是在权力无边的境界自由翱翔，因而感到艰难和痛苦。”

就在拿破仑回到巴黎的当天，他以前的朝臣就大都又回到他身边，如康巴塞雷斯、达武、德克雷、马雷。甚至富歇也不例外，对皇帝的归来毫不诧异。皇帝与他们倾心交谈，仿佛他昨日下班今日上班似的。现在，经过了惊人的动荡之后，他终于又回到宫殿。人民群众的欢呼声震天动地。当天晚上，乔治小姐满腔热情，身着饰有紫罗兰花纹的裙服，出现在掌声雷动的宫殿小剧院，登台为这位伟大的法国人演出。昔日陪伴、服侍拿破仑的妇人中，迪夏泰尔夫人捷足先登，重任宫殿贵妇。拿破仑高兴地接待了她。不过，对前来拜访的朱丽和奥坦丝，他很不热情，尤其是对奥坦丝更是冷若冰霜。他怨恨她行为怯懦，抛弃了他，在他流放期间不闻不问。直到第二天，他才准许接见她。登门时，她担心受辱，带来了两个孩子，为她保驾。

“我确实想象不到您竟会放弃我的事业。”皇帝对她道。她寻找遁辞，机智地进行辩解，说她始终留在母亲身边，这是她唯一的亲人了，她也担心丈夫控制她的两个儿子。

“您不该留在法国，可一小块黑面包就使您动了心……您的举动简直像个小孩。一家人，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哪有享尽了富贵，而不分担灾难之理！”奥但丝哭了。她的泪水打消了拿破仑的怒气，宽恕了她。几天以后，见她一副卑谦的样子，拿破仑又动了心，赐给了她恩典。

对约瑟芬，他自有主见，其态度莫名其妙，谁也改变不了。他坚信，约瑟芬肯定是见他灾难临头，受不了打击才死的。他想了解她去世的所有细节，责备科维扎尔说：

“您就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我可怜的约瑟芬死去！”拿破仑差人喊来了当初照顾约瑟芬的医生莫洛，问道：

“她是得什么病死的？”无疑是出于羞愧、怜悯，也出于自身的利益，莫洛说了谎话：

“陛下，是因为不安、忧伤而……”

“因为忧伤，什么忧伤？”

“为当时发生的一切，为陛下的处境而忧伤。”

“噢，那她经常提到我？”

“经常，经常谈起您，陛下。”

“好妻子，可怜的约瑟芬，她对我是真心相爱。”

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接着，他仔细询问莫洛给她开的什么药，沙皇对她如何关心等等。几天后，他来到马尔梅松宫与奥坦丝一起用餐，和她在城堡、花园散步……

最使拿破仑痛苦与失望的是玛丽·路易丝。被维也纳驱逐出来的梅纳瓦尔为他揭开了事实真相。梅纳瓦尔斟酌词句，既讲分寸，又毫不掩饰地向他透露，玛丽自觉自愿地投到盟国君主的保护伞下，把孩子托给父亲，一心一意地与奈琅克甜蜜相处。他还说，这位奥地利女人撵他走时，还请他代向皇帝提出要求，要求皇帝同意和和气气地分手，因为这已经势在必行。拿破仑听后，气急败坏，目光茫然，面如土色。儿子被软禁，妻子被引诱，现在冒险一场还有什么用处呢？失望之余，他反而更加努力奋斗，嘴上虽然不说，但心头的那线希望始终存在：倘若他取胜，必定可使同盟国松开手中的猎物。在胜利到来之前，出于对前途的考虑，也出于面子，他把皇后的耻辱行为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平时提起她时，他总是讲究分寸，不失情分和尊重，说玛丽·路易丝不在他身边，是因为她家里粗暴阻拦。总之，他没有一句苦涩的话语，也不想多知道什么。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态度也始终没有改变。

尽管拿破仑凭自己人格魅力，失不血刃，一举征服了法国，但他并没有因为那种激动情绪似乎压倒一切而受到迷惑。他看到欢迎的狂热过后将有一阵冷酷无情的审察；他看到前面有危险。莫利昂祝贺他重返巴黎时，拿破仑暗指波旁王室离去时那种普遍冷漠的情景说：“老兄，人们让我来，正如他们让别人走一样。”这句话显示了他对法国舆论变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说明他的确比以前更成熟了。

革命的整个过程已经表明，要摧毁一个政府是何等容易，而要重建一个却是何等困难。的确，1815年3月事态可以称为这出革命戏剧的尾声。波旁王室触犯了法国最有势力的两个集团——军队和农业生产者，因此士兵和农民热切地抓住拿破仑作为强有力的杠杆来推翻它。

拿破仑十分英明，趁着开头出现的热情还未冷下来就组成内阁。马雷再

次担任国务大臣；德克雷负责海军；戈丹负责财政；莫利昂被劝说重新掌管国库部；达武则勉强同意担任陆军大臣。萨瓦里拒绝负责警务部门，拿破仑也不坚持，因为有人指出富歇这个巧妙的阴谋家是唯一能使雅各宾派团结在皇帝周围的人，拿破仑于是把这个重要职位给了他，虽然明知这个职位掌握在他手里就成为两面三刀的工具。卡尔诺最后被说服，担任内务大臣。

为了振作已经消沉的斗志，充实已经空虚的国库，指挥惊慌失措的新兵跟随被一时的成功冲昏头脑的老兵在前线作战，拿破仑费尽心机。但在这一百个日日夜夜的斗争中，他确也有过极端不安的可怕时刻。他曾对贝特朗夫人说：“但愿我们不为离开厄尔巴岛而遗憾。”

奥坦丝为他主持宫廷。拿破仑自感孤单，杜伊勒里宫更显得空空荡荡，于是移居爱丽舍宫。约瑟夫和热罗姆也回到了巴黎，但已经丧失了王冠，只是普通的亲王而已。约瑟夫帮助拿破仑与吕西安重归于好。吕西安住进了罗亚尔宫，仆人服务周到，他很快起到了重要的政治作用。皇帝想依靠这一位雾月政变时的议长、机智的雄辩家控制立法议会。路易还在赌气，赖在佛罗伦萨。皇太后离开厄尔巴岛去那不勒斯后回到了科西嘉岛，不久前随费什来到巴黎。波利娜命不太好，被奥地利人软禁在维亚雷焦，埃利沙则被送到摩拉维亚的布尔诺。眼下，虽然国库负担沉重，拿破仑仍拿出相当的款项，满足家族的开销，连路易也没有被遗忘。

至于缪拉，皇帝再次命令他按兵不动，以免给同盟军提供出兵的借口。可鲁莽的缪拉没有从命。他因受到奥地利人的威胁，生怕丢失他的那个王国，便草率出兵攻占中部意大利。可惜，他手下的军队一盘散沙，连吃败仗，最后在托伦蒂诺被奈珀克战败，他本人乘一艘三桅小帆船，在普罗旺斯海岸偷偷登陆。拿破仑对他的举动极为恼怒，一气之下，不准他进巴黎。他只得蜷缩在土伦市效，而他的妻子和孩子被奥地利软禁在的里雅斯特。由于妹夫的失策，拿破仑丧失了手中一张王牌。

瓦莱夫斯卡夫人得知皇帝返回法国后连忙赶到巴黎。拿破仑在爱丽舍宫私下与她幽会了两三次。她与迪夏泰尔夫人、内伊元帅夫人、拉瓦莱特夫人、德·杜莱纳夫人参加了几次盛大晚会，举行这些晚会的目的在于向法国和欧洲表示，拿破仑政权已经重新建立。这些贵族人之间再也没有昔日的妒嫉与卑鄙，一个个强装笑脸，掩饰内心的不安。她们竞相照顾皇帝，比在他胜利之时还更尊敬他。佩拉普拉夫人好像从未去过爱丽舍宫，但找过马尔尚，通过他转告拿破仑，她发现富歇在搞新的阴谋。乔治小姐也为类似的事求见皇上。皇帝太忙，无时间接待，便派马尔尚代为看望。当皇帝听说她“不太顺利”，便派人从他自己的金库里给她送去了两万法郎。出发去滑铁卢前，他又委托马尔尚——没有比他更可靠的仆人了——分别给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和埃米莉·佩拉普拉送了一个封有他徽章的大包，里面各装有金钱、流通证券、运河股票和一只十分漂亮的手镯。在奔向遍地泥泞的佛兰德平原之前，他这只已经受伤了的帝国之鹰，在最终跌落的前夕，想到了这些曾爱过她的女子，想到了她们的儿女。

尽管拿破仑一回巴黎，便向同盟国方面表示愿意和解，但同盟国自然不愿对这个昔日的战败者稍假辞色。他们正磨刀霍霍，准备把这个要命阎王重新赶到笼子里。

但最令拿破仑头痛的倒是法国国内的事务，当 he 从几近疯狂的欢呼声中逐渐冷静下来时，他立即发现他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法国了。江山

依旧，而人事全非……

忠于波旁王朝的保王党在西南发动了叛乱。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很快便被镇压下去了，但旺代的保王势力根深蒂固；在拉罗什雅克兰兄弟二人领导下，农民英勇战斗，直到快要挨过6月，两万正规军才把他们打垮。

雅各宾分子更令人担忧。波旁王朝复辟的反动，其倒行逆施的荒谬，激起了他们极大的活力，他们于是感到新的统治者得听他们摆布。接着是彼此钩心斗角，拿破仑第二次统治的“百日”，大部分时间就花在这个上头。他的行为表明自己对成功没有十分把握。他感到这个新的热爱自由的法国同自己有隔阂，与1814年告别时那些一味忠顺的人民大不相同。因此他抑制自己急躁的脾性，跟人讲道理，欢迎批评，对自己的建议也提出疑问，这和往日那种强行压服的做法形成了令人惊讶的对照。

他忠诚的财务大臣莫利昂写道：

“看起来他经常是镇静的，若有所思，毫不适作地保持一种庄重的尊严，极少往日那种一往无前的胆略与自信。……他的思想被困于四面峭壁的狭窄空间，而不是在权力广大无边的境界自由翱翔，因而感到艰难和痛苦。……工作几小时，就禁不住精神疲沓，这是他过去从来曾有过的。”

这匹受到羁绊的神驹不甘局促辕下，十分恼火，旧有的本能不时流露。有一回，话题转到新近这种对自由的狂热，他带着疑问的口气对拉瓦莱特说：“这一切要持续两三年？”那位大臣回答说：“陛下，不要这样想，这会永远存在下去的。”

第一件大难事就是制订宪法，尤其是因为他在里昂颁布的敕令已经使人认定这部宪法将来自人民，并在规模宏大的五月棱场大会上由人民给予批准。这也许办不到。法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内乱之中。因此，委托邦雅曼·贡斯当草拟宪法是很巧妙的一着。

这个人颇有才华，能说会写，对所有各种政治主张都曾经表示赞同。执政时期，他是个显著的雅各宾派和自由思想家。后来退居德意志，把自己原来的政治主张、信仰和哲学全部抛弃了。目睹拿破仑所造成的破坏，他转而支持王权和教权，因而不得不重新改写他那些论文，并且结交一群同德·克吕德内夫人一起祈祷膜拜的古古怪怪的虔信派教徒。

波旁王室复辟，他就回到法国，为这个王朝大摇其笔杆，同时向丰韵已非当年的雷卡米埃夫人大献殷勤，还对他的朋友德布罗伊倾吐，说在这种浪荡的追逐中，要得到成功，不知是仰赖神明还是求助于魔鬼为上。

1815年3月，他在报纸上对厄尔巴岛那个土匪大肆攻击。

但拿破仑接见他，顷刻之间就把他争取过来，说服他和一些同僚起草当代最后一版的宪法。

其实贡斯当并不能随意发挥，他是在皇帝的启示下写作的。这本作品叫做补充法——也就是帝国宪法的补充（1815年4月22日）。补充法规定建立贵族院，由拿破仑提名的贵族组成，这些贵族有世袭的特权；另建立众议院，按照1802年8月制定的计划选举产生。全部法官，包括治安法官，均由皇帝提名任命；保持陪审员制度；准予新闻自由。两院对政府的控制权也稍有扩大。

这个补充法引起了一阵猛烈的批评。当参议院指出该法没有保证不没收流亡贵族的财产时，拿破仑双目闪出怒火，突然发作起来：

“你们在把我推上一条本来不是我走的路。你们在削弱我，束缚我。法国要找我，可是找不到。舆论本来很好，现在可糟了。法国在问：皇帝的威力哪里去了，法国需要这个威力来制服欧洲。跟我谈什么善良、抽象的正义和自然法？法以需要为第一，正义以公共安全为第一。”

一顿怒骂，吓得那些议员心惊胆战，只好在这一点上让步——然而，我们在这里可以说，拿破仑是明智的，对敌人表现了宽大，只没收了其中 13 人的财产。

但这个补充法使自以为向往自由的雅客宾分子大失所望，他们本来指望通过拿破仑带给法国更多的自由和民主，他们的愤怒可想而知。当时为拿破仑在西部服务的米奥·德·默利托说：“政治错误的后果，来得那么直接，从未有甚于”这个补充法，一贯衷心拥护拿破仑的拉瓦莱特断言，法国人从此“只看到皇帝是个专制君主，而把敌人都忘记了”。

6 月 1 日举行的五月棱场大会，就其显示军心振奋的景象来说，使人回想起过去的全盛时期。当拿破仑说几句热情的话，授予鹰旗时，老兵新兵都喜极高呼，向他们的领袖致敬。但棱场外围的民众只有军队欢呼时才欢呼。

民众也好，那些“选举人”也好，为什么要欢呼呢？他们原来希望给法国一部宪法；而现在他们只是作为见证人，看拿破仑宣誓恪守他自己制订的宪法罢了。作为公民的庆祝会，在那些记得“长矛大会”的人看来，是很不像样的；尽管旗帜飘扬，拿破仑几兄弟服装华丽，也不足以炫人耳目。6 天后，两院开幕，普遍不满的情绪就借这个机会发泄出来了。

军队的情况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在制订宪法补充法的同时拿破仑立即抓紧一切时间致力于恢复权势以及赖以安身立命的军事力量。连续第三年，他又面临着刻不容缓地建立一支野战军的周期性问题。波旁王朝统治的 10 个月里，由于经济原因，军队大幅度裁减。大批军官只付给一半薪水，数以千计的军士和士兵复员回乡。路易十八为了收买人心废除了征兵制，出于同一考虑，拿破仑不敢贸然恢复这一制度。所以他唯一可行的是重新号召业已复员的军士和士兵以及遣返的战俘归队，以补充骨干队伍，同时召集国民自卫军，但后者依照宪法只能在国内履行卫国之责。他最为缺乏的还是有能力指挥官。包括麦克唐纳、乌迪诺和圣西尔在内的九位元帅已拒绝为他效劳，4 月 10 日他又下令将贝尔蒂埃、马尔蒙、维克托、佩里格隆、奥热罗和勒费弗尔从元帅名单上清洗出去。由于达武已担任了陆军大臣，而在马赛担任军区司令的马塞纳，现年 57 岁，已不适于服现役。所以只剩下苏尔特、内伊、莫蒂埃、絮歇和布律纳可作为战场指挥官。

4 月 15 日，拿破仑将一柄元帅杖授予格鲁希将军。格鲁希现年 48 年，是一名优秀的骑兵将领，在俄国和 1814 年战役中表现卓著。目前他正在法国南部镇压保皇党人的叛乱，由于迫使昂古莱姆公爵投降而被封为元帅。在波旁政府统治下武器弹药储备消耗殆尽。为此，拿破仑于 3 月 23 日下令立即生产 15 万支 1777 年型步枪，要求蒂尔和凡尔塞兵工厂的产量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两倍。他甚至授权立即向英国或瑞士购买 20 万支步枪。3 月底达武又受命将骑兵扩充至 34500 人。

4 月 30 日，拿破仑颁令组建四个新军团（北方军团、摩泽尔军团、莱茵军团和阿尔卑斯军团），并组建三个“观测军”保卫侏罗、瓦尔和比利牛斯边境。其中北方军团为主力军团，将由拿破仑亲自指挥。它由四个军（第一、

二、三、六军)和三个骑兵师组成。5月1日达武奉命在巴黎周围修建一条要塞防御带,这也许是拿破仑的欺敌计划的一部分,意在给世界各国特别是给法国国内以这样的印象,即他的意图纯粹在于防御。然而,拿破仑真正的战略计划却是尽早发动攻势,因为他只有这样做,才能先发制人。

尽管如此,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对组成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是远远不够的。但拿破仑已没有时间了,同盟军已从四面八方方向法国涌来,他必须再次为法国和他自己拔剑应战了。

## 第三十七章 不幸的滑铁卢

### 一、不战胜，毋宁死

亚历山大拒绝了拿破仑伸出的橄榄枝，他与梅特涅再次拥抱在一起……

面对来势凶猛的同盟军，拿破仑不屑打一场消极的防御战，他庄重地对将士们高呼：“对每一个有志气的法兰西人来说，现在不战胜，即是死！”

现在拿破仑并不想开战，厄尔巴岛的蛰伏反思已使他吸取了不少的教训。他知道不论是法国还是他自己都需要一段不少的时间来重振雄风。但他的敌人是绝不会让他如意的。

当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的消息传到维也纳时，与会的代表们正在为他的前途而争吵。

1815年3月6日夜里，梅特涅首先得知了这一消息。第二天早上，他便向弗兰西斯皇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年老而虚弱的奥地利皇帝大惊失色，命梅特涅火速报告亚历山大和普鲁士国王。

自从三个月前，亚历山大发誓要与梅特涅决斗之后，梅特涅一直没有找到这位可笑的沙皇。今天，他一进门便公事公办，板着面孔告诉沙皇说，拿破仑已去向不明。

沙皇听到这一消息，先是呆了一会。然后马上意识到由于共同的敌人已脱困出笼，维也纳原来那些勾斗角的伙伴们必须站在一起。于是他半信半疑对梅特涅说：“我们还有一本个人的账要清算。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神圣的教义命令我们宽恕冒犯。让我们忘记一切互相拥抱吧！”说着，他煞有介事地将这位奥地利首相揽到了胸前。

说来奇怪，原本在维也纳无所事事的代表们听说拿破仑出逃的消息，似乎都一下子来了精神，他们兴致勃勃地猜测拿破仑的去向。表面上半死不活的塔列朗断言拿破仑的目标是意大利，但梅特涅立刻说：“他会直往巴黎。”

但代表们大多同意塔列朗的看法，他们以为拿破仑率领千把人的卫队开赴巴黎简直就是自投罗网。但他们觉得梅特涅的预言似乎一向很灵验。当初，这位奥地利首相就极力反对把他安置在厄尔巴岛，但亚历山大信誓旦旦地为他担保。他认为拿破仑不会背弃自己面对世界所承担的义务。他大声疾呼，“怀疑士兵和君主的诺言，那就意味着对他的侮辱。”梅特涅冷冷一笑。签署文件时，梅特涅见沙皇焦虑地望着他，又说了一句，“我是在签署一份不出两年就会把我们带回战场的条约。”

这次梅特涅的预言又变成了现实，拿破仑不仅直奔法国，而且还兵不血刃，吓得波旁王室人员望风而逃。

这一不可思议的神奇征服，使代表们仿佛又看到了昔日席卷欧洲的拿破仑狂飙。他们立刻行动起来拟订了一个宣言，说波拿巴既已破坏规定把他安置在厄尔巴岛的协议，亦即破坏其存在的唯一合法根据，因而已将自己置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界限之外，变成世界和平的扰乱者和敌人，该受“公众制裁”。

这个宣布拿破仑不受法律保护的恶毒宣言是出自他的宿敌塔列朗的手笔，当然也得到了沙皇的首肯。

反应一向迟钝的英国虽然有辉格党人从中作梗，但还是很快通过了向拿

破仑开战的决议。

于是从前的同盟国3月25日在维也纳缔结了一个绞杀拿破仑的条约，决定出兵80万，彻底根绝拿破仑“祸水”。

拿破仑不希望同盟国做出这样快的反应。在厄尔巴岛他曾后悔没有在布拉格和平会议上抓住时机请和。他一回到巴黎便致力于分化这个在他看来并不牢固的同盟。

波旁王室从巴黎仓皇出逃时遗下了几份国家文件，其中有最近订立的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秘协定。拿破仑当即将这份文件送往维也纳交给沙皇；并敦促他直接与法国谈判。亚历山大早就怀疑伙伴们虚与委蛇，一开始不禁勃然大怒。卡波第斯特里亚见他在办公室迈着大步，耳朵红得很不正常。但是，沙皇很快就镇静下来。他召见梅特涅，询问他是否见过“这份材料”。奥地利首相惊得一时口不能言。于是沙皇宣布现在不是在外交上勾心斗角的时候，联盟国家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投入反对篡位者的战斗。说着，他走向壁炉，将文件投入火中。巴伐利亚国王前来道歉，他也同样宽宏大量，只说“您是被卷入的，我不计较。”

但是，除了1月3日条约的副本，布迪亚金还给亚历山大带来了奥坦斯王后的信，恳求他重新对拿破仑友好：“全国上下一致拥护皇帝，也期望保持和平。皇帝很有头脑，明白君主只有把自己的事业与全民族的事业相联系，方能维持其君主地位……在这方面，波旁王朝是前车之鉴。他自己也已饱受磨难。此间正焦急地等待着亚历山大皇帝表明态度，认为俄国皇帝关心与法国保持和平，不必担心此间有意就波兰问题引起俄皇的忧虑……他（拿破仑）允诺颁布自由主义的宪法，实行出版自由。总之他愿意让大家满意，若不能做到，则自己也不能长久……您如对我们友好，则一切都将顺利。”简而言之，拿破仑通过前荷兰王后的笔，要求亚历山大同已经背叛的盟友分手，并同他接近；似乎他自厄尔巴岛返回后，已变得心慈手软，如小绵羊一般驯顺。

但亚历山大拒绝接过这枝波拿巴橄榄。拿破仑的逃亡已使他的自尊心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曾作主将拿破仑安置在厄尔巴岛，并信誓旦旦地宣称拿破仑绝不会逃走，甚至不久前，对塔列朗在维也纳和会上的担忧，他还不屑一顾，现在情况似乎说明正是他的自以为是才造成了拿破仑重返巴黎，这是虚荣心极强的亚历山大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对拿破仑的行为即便做出了多少有点过度的反应。

但俄奥的行动却是迟缓的，他们需要时间来动员军队，一支奥地利军队还不得不在意大利对缪拉作战。

亚历山大拒绝他的和平建议，拿破仑虽然失望，但并不气馁，他估计奥俄两国的军队六月底以后才有可能渡过莱茵河，因此对巴黎的最直接威胁来自比利时西部的威灵顿的部队和占领该国东部的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队。

这一次，他决意不再重蹈1814年覆辙，被迫打一场防御战，作困兽之斗。他决定先发制人，以快制敌，对最近的两个敌手布吕歇尔和威灵顿轮流实施打击，在六月底以前务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便届时能腾出手来对付俄奥两军。

当时他的军事地位，比莫斯科战役以来任何时候都强得多。丢了德意志和西班牙，其实是增强了他的力量。他那些久经战阵的将士再也不用困守从但泽到安特卫普、从汉堡到拉古萨的欧洲各要塞了；庞大的雄师劲旅再也不用给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拖住了。和平使外地驻军和战俘得以回来，就有数

达 18 万训练有素的军队集结在拿破仑皇帝的鹰旗之下。他希望到 6 月底就有 50 万忠诚的战士随时可以上阵。

当然，拿破仑面临重重困难，要是别人，难免会被吓倒。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元帅，有些已不在他这一边。圣西尔、麦克唐纳、乌迪诺、维克托、马尔蒙和奥热罗仍然效忠于路易十八。贝尔蒂埃听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马上退居德意志，后来在班贝格突然发狂，正当一个俄国军团通过市区时，从窗口跳楼自杀。朱诺早已神志失常。马塞纳和蒙塞年纪老迈，不能征战。莫蒂埃在开战前就病倒了。最糟糕的是达武给那没完没了的军队组织工作拖住在巴黎。

1815 年的法军，虽然少了一些武功赫赫、四方传颂的著名人物，但有一批热情能干的将领接替他们。戴尔隆伯爵德鲁埃和雷那分别负责指挥第一和第二军团。德鲁埃的父亲就是当年截获亡命之君路易十六的那个瓦伦邮政局长。旺达姆指挥第三军团；热拉尔指挥第四军团；拉普指挥第五军团；第六军团的指挥职责则落在通常称为洛博伯爵的穆东身上。拉普军团负责防守阿尔萨斯。布律纳、德凯恩和克洛泽尔率领的部队保卫南部边界。絮歇镇守阿尔卑士山一带。其余各个军团则逐步集中到法国北部。加上近卫军 20800 人，全军总数达 12.5 万人。

参谋长这个职务，拿破仑感到最难物色人选。少了贝尔蒂埃，真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个人尽管缺乏主动性，但为拿破仑草拟命令，能够做到又清楚又迅速，从而保证军事机器的顺利运转。谁来接替这位办事敏捷、有条不紊的元帅呢？拿破仑犹豫了很久，终于选中了苏尔特。

这位达尔马提亚公爵有过光荣的战绩。他生性活跃而又谨慎，劲头十足而又井然有序。但对于参谋长这个特殊职务，他却没有什么经验。他草拟的命令不如贝尔蒂埃的那么清楚，下达也没有那么及时。

这时候同盟军的状况又是如何呢？一支奥地利—撒丁联军威胁着法国东南部。为数 17 万的俄国大军和 25 万奥地利大军，正在分别向洛林和阿尔萨斯慢慢推进。布吕歇尔统率的 12 二万普军驻扎在列日与沙勒罗瓦之间。威灵顿统领的一支由英国人、德意志人和荷兰、比利时人组成的混合部队，约 10 万人，则分布在布鲁塞尔与蒙斯之间。

这两位名将原来计划迅速向法国境内推进。但是，在维也纳举行的同盟国军事会议上，主张谨慎者占了上风，最后决定等到奥军和俄军都接近法国边境时才开战。

拿破仑的政治本能促使他进攻布鲁塞尔。他期望那里的人民宣布与法国联合，而与他们所痛恨的荷兰人断绝关系。在这场战争中，他不但要打败敌军，还必须赢得舆论的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还有什么比以人民救星的面目出现更好的呢？在比利时下手，还可以得到其他好处。向威灵顿和普军猛扑，把他们赶得各散东西，就可以迫使路易十八又一次狼狈出逃，就可以使敌军准备最充分的部队瓦解，就可以将低地国家的物质资源拿到手。

这样的胜利几乎是十拿九稳的了。拿破仑大军接近沙勒罗瓦和蒂安以南的普军前哨时，同盟军仍然分散驻扎在伸延 100 多英里的地带，即从布吕歇尔左翼的列日，到威灵顿右翼的奥登纳德。明知一个果敢的敌人已经逼近，几乎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而兵力还是这样分散，这一点向来受到普遍指责。

事实上威灵顿和布吕歇尔都没有料到拿破仑会主动进攻。威灵顿在 6 月 13 日写道：“我收到 10 日从巴黎发来的消息，那天他 [拿破仑] 还在那里。

从他对立法机关的讲话看来，大概不会很快离开。我认为我们这里现在实力雄厚，他无法抗击。”

多年后，他对斯坦厄普伯爵说，拿破仑“采取攻势当然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法国已经给1814年战役弄得民穷财尽，同盟军如果打进去，必然很快就会由于缺粮而陷入困境。“但是”，他补充说，“事实上波拿巴一生从不耐烦打防御战。”

由于判断错误，直到15日晚上，这位英国公爵仍在布鲁塞尔参加加里奇门德公爵夫人的舞会。虽然布吕歇尔在战争即爆发的一刻已意识到了形势危急，但他仍需要时间收拢他那过于分散的军队。

当时，齐坦的第一军团在沙勒罗瓦及其附近负责防守横跨在桑布尔河的桥梁；皮尔希第一的军团在那慕尔；蒂勒曼的军团在西内；比洛军团的32000人则由于参谋长格奈森诺所发军令不够紧迫，还在列日。

15日清晨，皮尔希第一和蒂勒曼的部队开始赶往松布雷夫。

因此，当战争将要爆发时，拿破仑事实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他已在敌人阵地前完成了秘密集结，完全可以在敌人尚未反应过来之时发动突然袭击，极有希望在一两天内摧毁这两支联军中的一支，然后再转过身来，猛扑另一支惊魂未定的联军。如果是这样，拿破仑无疑又会创造战争史上的奇迹了，而欧洲的面貌或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然而，几个不幸的事件大大地降低了这次行动的突然性，使联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第一个不幸就是拿破仑选错了参谋长。如前所言，他是一位有头脑的战术家（威灵顿的评价），但却不适合作参谋长工作。当拿破仑在6月12日晚赶到拉昂时，格鲁希元帅的4个骑兵军居然还没有开赴前线，原因是苏尔特根本还没有下达命令，这使拿破仑十分恼火。但这只是苏尔特以后所要犯的一系列错误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

第二个不幸是一个负责传令的军官出了意外，派去传令旺达姆军团于15日凌晨2时开拔的那个军官遇到意外，结果使这位迫不及待的战将耽搁了很久。

第三个不幸是原来是个旺代分子的布尔蒙将军，一度表现得好像已受拿破仑太阳般的光辉所感化，现在却以怨报德，那天大清早带着几个军官投靠普军去了。这件事阻碍了热拉尔的进军，并在士兵中引起了猜疑。第二天，热拉尔在弗勒吕的磨坊晋见统帅，拿破仑提醒他说，他是曾以脑袋担保布尔蒙忠实可靠的。这个将军辩解说，他亲眼见过布尔蒙竭尽忠诚地作战。拿破仑答道：“呸！曾是保王分子的人，永远不会变为共和战士；共和战士也永远不会变成保王分子。”

第四个不幸，也是最致命的不幸是拿破仑又选择了内伊担任整个军团的前锋。尽管在乌尔姆、弗里德兰以及征俄之战中，内伊表现出极大的个人勇气，但在那拿战役中由于他鲁莽轻率，几乎葬送了这场战役，而在包岑之战中他的拖拉战术则使这场会战未能获得圆满成功，在邓尼维茨会战中，作为独挡一面的指挥员，遭到了普军的沉重打击。他在滑铁卢战役中的所作所为更是一场灾难的前兆。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问题，但拿破仑还是信心十足地准备投入对普军的进攻。

他的战略计划很简单：拟于6月的第一周将北方军团集中于比利时边境

正南桑布尔河与默兹河之间的地区(1815年该边境线在沙勒罗瓦渡过桑布尔河,挥戈向有,粉碎布吕歇尔军团,将其逐回莱茵河,次日再回师向左,摧毁威灵顿所部,将威灵顿从布鲁塞尔撵回奥斯坦德;在两支联军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将其分割开来,然后于6月17日占领布鲁塞尔。

拿破仑也可以采用另一套方案,即经由莫伯日—蒙斯—哈尔直驱布鲁塞尔,首先打败威灵顿,然后再回头对付兵力更为分散的布吕歇尔。如取这一方案,他就可以切断威灵顿与其基地之间的交通线,也可以犁庭扫穴,荡平在威灵顿羽翼庇护下躲在根特的路易18及其宫廷。但是这一行动方案有可能将威灵顿驱往东北方向,使之与布吕歇尔会合。如果这两支联军合为一股则法军在人数上就会处于明显的劣势。威灵顿认为拿破仑有可能采取这后一方案。但他判断错了。

为了麻痹敌人,拿破仑尽可能延至最后一分钟才离开巴黎。6月12日,东方晨光初艳,只睡了四小时的拿破仑就离开卧榻,坐上摺篷的四轮马车,将还在沉睡的首都撇在后面,飞驰而去。

12小时后,他到达拉昂,发现由于苏尔特的疏忽,没有派人送递必要的命令,格鲁希的四个骑兵旅还未开拔,参加全面进军。拿破仑立即命令这些骑兵快速前进,其中好几个团一口气跑了20英里路,把战马弄得筋疲力竭。

14日,法军已在博蒙周围集结待命,同普军先锋只隔一片密林,随时可以出击。拿破仑跨上战马,巡视队伍,引起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他喊道:“孩子们,别那么大声,敌人会听见的。”但他制止不了。就在这里,正当马伦哥和弗里德兰两次大捷的周年纪念日,拿破仑以激动人心的呼吁鼓舞士兵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德意志各小邦的独立,尤其是为法国自身的独立而战斗。他说:“时候到了,对每个有志气的法兰西人来说,现在不战胜,即战死!”

一场命运悠关的决战即将开始,拿破仑与战士们都期待着次日黎明的进攻。

## 二、落日余辉

天空阵阵雷声震撼大地,闪闪电火划破硝烟弥漫的云霄,黑暗慢慢笼罩了林尼战场,迎着倾盆而下的暴雨,法军向普军发起了最后的冲锋……

当雷雨过后,落日余辉照亮战场时,拿破仑发现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他没有想到林尼的胜利只是他军事生涯的落日余辉。

期待以久的进攻终于来临了。6月15日,拿破仑亲自率师,在沙勒罗瓦突破普军防线。普军伤亡颇重,退守吉里。

但由于在沙勒罗瓦只有一座桥,而绝大部分部队必须由此通过,晨雾之中,部队拥塞不堪。

此时,指挥普军据守桑布尔河防线的齐曾,从沙勒罗瓦撤到东北6英里处的弗劳拉斯,在哥西里斯留下一个旅以掩护警戒部队撤退。布吕歇尔元帅获悉法军欲抢渡桑布尔河,于是立即下令全军在沙勒罗瓦东北12英里的桑布里费集中。这对于齐曾的第一军和皮尔齐的第二军来说并非难事,因为从沙勒罗瓦和那慕尔到桑布里费距离都只有12英里,但在锡奈的提里曼的第三军则要走32英里的路程,而驻列日的比罗列是远在52英里之外。布吕歇尔对法军的入侵虽然反应很快,但它把远在前方的桑市里费作为分散部队的中心

点则是失策的。如把中心点选在瓦弗前方的桑布里费作为分散部队的中心点则是失策的。如把中心点选在瓦弗也许更恰当一些，因为在这里他可以与威灵顿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假如普军意欲向前进击，那么就应该在桑布尔河上选定适当的防御阵地予以坚守，该河流经一条狭窄的深谷，构成一道巨大的天然军事屏障。

拿破仑高明地将部队集中于菲利普维尔和博芒特之间，并在沙勒罗瓦渡过桑布尔河使威灵顿大上其当。正如威灵顿公爵自己所承认的，他一直以为法军会取道莫伯日和蒙斯向布鲁塞尔进军。普军也遭到突然袭击，6月12日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格奈森诺还给陆军大臣写信说：“一场进攻的危险几乎烟消云散”。

6月15日下午，一直闲着没事的内伊元帅来到沙勒罗瓦向拿破仑报到，拿破仑从凌晨二点一直步行，现小憩刚起，他随即口头命令内伊指挥部队左翼，向北进至哥西里斯，扫荡据称驻于该地的普军后卫。

这个命令含糊其词，直到第二天也未用文字进一步明确。内伊立即遵章行事，进至哥西里斯，普军向东退至劳拉斯。内伊的骑兵则通过弗拉斯尼斯向北推进到卡特尔布拉斯农庄，从尼维尔到那那幕尔的大道与从沙勒罗瓦通往布鲁塞尔的主要公路在此交汇。

这个村庄称四臂村，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很快就显现出来，这里在未来的几天里将注定成为血肉横飞的战场，但内伊并没有那么高明的战略眼光，他没有在15日晚趁守军十分薄弱时拿下这个战略要点。这对后来的战役发生了致命的影响。

而同盟军方面也幸亏有萨克森—魏玛王子贝尔纳德这么个将领，认识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四臂村。守军不过4500人，每人只有十发子弹。尽管如此，这位年轻的将领却充分发挥了这些士兵的力量，唬住了敌人。

尽管内伊在拿破仑的元帅中被称为“最勇敢的勇士”，但这次他却一反往常，过于谨慎，没有把攻击进行到底。要为他辩解的话，可以指出戴尔隆军团还在后头很远，他只能靠雷耶军团，而这个军团的士兵从黎明开始就一直行军作战，已经疲劳不堪，难以再打一仗了。而且，东南方炮声隆隆，他知道那是法军右翼在吉里和弗勒吕之间受到猛烈抵抗。在他们打退普军之前，他自己处境孤立，十分危险，而且离天黑只有两小时，他于是撤回弗拉斯内。

与此同时，法军右翼在吉里附近猛攻普军。这一翼由格鲁希指挥，但真正的动力是亲临前线的拿破仑。这边的法军，由于旺达姆与热拉尔两个军团还未到达，攻势也受到影响。齐坦退却得很巧妙，激得拿破仑最后命令骑兵向普军殿后那几个营冲杀过去。有四个营被打得七零八落，才退到树林里面，获得掩蔽。普军总数损失了近两千人之后，向林尼后撤。格鲁希的先头部队则在弗勒吕这个村庄附近露营。

拿破仑对6月15日的战果大可以感到心满意足。那天，他将近18个小时没有下鞍，骑马回到沙勒罗瓦大本营，已是“精疲力竭”，但他深信已经将同盟军从中切断了。这一点无疑是他当时的目标，这和1796年战役的目标一样。

他的想法是，在对英、普两军接合处加以两次决定性打击之后，迫使他们各走各路，分别后撤，这和他当年把奥地利军和撒丁军赶到芒泰诺泰附近分岔的路上，要他们各奔东西一样。不错，比利时境内并无山岭阻止他们重

新汇合，但现在英军和普军各自进行作战的路，分歧要大得多。他也很看不起威灵顿和布吕歇尔。他说威灵顿“无智无能”。至于布吕歇尔，他在厄尔巴岛时曾对坎贝尔说过，此人“并非将才”，但他佩服这个“老家伙”有屡败屡战的勇气。

拿破仑当时信心十足，这从他6月16日早上在沙勒罗瓦写的信件的一字一句都可以看出来。

他谕示内伊，他打算在松布雷夫打击普军，如果他们在那里的话，扫清道路，直抵藏布卢，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与此同时，内伊则应扫清四臂村面前的公路，如果适宜的话，可将其第一师部署在四臂村以北两里路，准备率领属下全部约5万人星夜向布鲁塞尔进军。近卫军要尽可能留作后备力量，以便支援藏布卢路上的拿破仑或布鲁塞尔路上的内伊。“如果和英军发生遭遇战，宁可使用常备部队，不要动用近卫军。”

显然，他并不清楚内伊并没有占领四臂村，据说当晚内伊曾发来了报告，谎称他已占领了四臂村，因而拿破仑信以为真，就写了上述的命令。

在他想象中，敌人是打散了，或正在退却，已经毫无办法；其实他们正在拿破仑认为已在掌握的地方集结。上午11时，在松布雷夫列阵的只有齐但军团，现有人数不过28000，但晌午过后不久，皮尔希第一和蒂勒曼两个军团到达了。如果拿破仑在16日清早就推进的话，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林尼—松布雷夫阵地。那末，是什么延误了法军的进攻呢？

首先，他判断错误。他估计普军有4万人，于是命令格鲁希率领法军右翼向松布雷夫推进。

“我将于上午10时至11时间到达弗勒吕，由此续向松布雷夫前进。近卫军步兵和骑兵均将在弗勒吕。如非必要，我不会把近卫军带到松布雷夫。如果敌人在松布雷夫，我打算进攻。即使他们是在藏布卢，我也打算进攻，连这个阵地也夺过来。我的目标是：弄清这两处情况后，今晚就出发，与内伊元帅指挥的左翼一起，对英军作战。”

拿破仑到达弗勒吕时，已经快到上午11点了。他发现格鲁希被敌人部署在林尼周围的重兵所阻，仍然滞留在那里。这无疑使他感到愕然。有人责备格鲁希没有及早向敌人进攻；可是根据他所接到的命令，他当然要等皇帝到来才能开战。而且，已经拨给他指挥的热拉尔军团还在夏特莱那边，远远落在后面。热拉尔还未到达，敌军动向又不明，这使拿破仑感到烦恼。他登上弗勒吕村边的磨坊去观察敌人的阵地。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好景致。正前面一条大路，直走东北，约在6英里外与那慕尔—尼维尔堤道相接。大路两旁是一片麦田，景象丰饶。它是人类辛勤劳动的见证，也是他们战争狂热的见证。再前一点，略呈半圆形的山坡，点缀着布里和松布雷夫的村落，敌人沿山坡布阵，黑压压的队列历历可见。在中距离处，有一片看不见的低地，只露出林尼教堂的塔尖和一些较高的房顶。再往左看，圣阿芒及其外围村庄，座落在一片较高的地面。夏至时分，天气闷热，眼前的一切，都在眩目的骄阳下闪烁着。这是暴风雨的预兆。

普军阵地实际上比表面看来要牢固得多。林尼河沿的柳林，陡峭的河岸，以及村里许多坚固的建筑物，拿破仑都无法看清楚。他看见村后山坡上的普军，阵地暴露，起初有点迷惑不解。“老狐狸躲在洞里。”当时有人听到他喃喃自语。因此他决定等情况弄清楚了，热拉尔来到了，力量足以完全打垮

布吕歇尔，然后开始行动，同时向威灵顿那边进行试探。从拿破仑抵达到战斗打响，其间经过4个多小时。

这一耽搁对同盟军有双重好处。一来布吕歇尔得以趁这段时间，借松布雷夫附近高地的掩蔽，将皮希尔第一和蒂勒曼两个军团调上来，从而使总兵力增加到87000人左右。二来同盟军两位统帅得以会见，对局势进行紧急磋商。

威灵顿那天早上8时离开布鲁塞尔，多亏内伊按兵不动，所以他能够在10时过一点就到达四臂村以南的山顶，而法军过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动静。他在那里给布吕歇尔写了一封短信，想了解那边的情况再决定当天的行动。然后他上马急驰，到比西磨坊去和布吕歇尔见面。这次见面，双方都是满怀焦虑的。

法军的先头部队已在眼前出现。这位公爵看到普军阵地设在斜坡上，必然遭到拿破仑的炮火全力打击，当时吓了一跳。他低声对哈丁说：“如果他们在这里打，一定会给揍得够呛。”威灵顿接着用比较文雅的说法向格奈森诺提出大意相同的警告，可没有半句话鼓励他坚守阵地，也没有暗示格奈森诺可以指望到四臂村方面的支援。格奈森诺所能得到的，最多不过是这样一个承诺：“唔，如果我自己没有遭到攻击的话，我就来。”

普军队伍布置过于分散，他们的阵地是明摆着不可能进行大的进攻，给法军以有力打击的。然而布吕歇尔这位老元帅正交着好运，毕竟避过了一场本来无可挽救的灾难。

看来由于地势起伏不平，掩蔽了皮尔希第一和蒂勒曼的部队，所以拿破仑还以为在林尼与法军对峙的只有一个军团。下午2时，苏尔特通知内伊，说敌人已在松布雷夫和布里之间集结了一个军团，格鲁希将在半小时后向他们展开进攻。因此内伊应将四臂村的敌人打退，然后转过来包抄普军。但是如果这边法军得手，皇帝就会移师推向内伊方面，使那边的战斗加速进行。看来拿破仑直到战斗将要开始，才知道他面对着拥有优势兵力的敌人。

下午2时以后，普军的密集队伍从布理和松布雷夫的山坡向下铺开，先头部队据守要尼和圣阿芒两个村，左翼则登上通格林山脊。拿破仑的阵列原来与贯通弗勒吕的大路成直角，现在他重新调整。旺达姆军向圣阿芒移动。热拉尔军团与公路平行列阵，居高临下，开始压向林尼。与此同时，格鲁希调动骑兵，掩护他们的侧翼和后方。巍然屹立在弗勒吕附近高地上压阵的，则是那威风凛凛的近卫军。

旺达姆和热拉尔两个军团向前猛烈冲击，热拉尔军团三次进攻，都被林尼守军的排射击退。但法军的大炮接着开火，发挥了惊人的威力。只见屋顶纷纷倒塌，房子顿时烈焰冲天。法军又一次向前冲，两军短兵相接，猛烈厮杀。酷热逼人，烟尘滚滚，双方都喘不过气，却还继续战斗，直到普军支持不住，退到小河后面一带。但是，他们得到增援，重整旗鼓，凶猛如前，又将法军赶过河。小巷、花园与阁楼，又一次成为肉搏的场地，谁都没有想到求饶或饶过对方。

上游不远，在圣阿芒一带，旺达姆部队的战况也不见得好，因为布吕歇尔不断向那边补充兵力。但是，他这样做却削弱了驻扎在林尼村背的后备力量，无意中帮了拿破仑的忙。拿破仑本来就是突破普军中军，使其残部与整个右翼陷于两面夹攻之中。

现在，拿破仑正翘首以待，指望内伊到6时已将英一荷联军击退，即可

转而包抄普军右翼。苏尔特下午3时15分给内伊的急令，就是这个意思。这命令说：“只要你抓紧行动，这支〔普鲁士〕军队算完了。法兰西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

但是，到了5时30分，部分近卫军正要支援热拉尔，以便对普军中军进行决定性打击时，旺达姆派人报告说，一支为数两三万的敌军正向弗勒吕前进。

这支队伍来得奇怪，不但使法军左翼为这动摇，连拿破仑也困惑不解。他已先后命令内伊和戴尔隆进击普军右翼的后方，而不是开来弗勒吕。既然如此，看来他当时断定这支新出现的部队是威灵顿的，他们要像法军对付普军那样，从背后给予法军致命的打击。于是，他下令近卫军暂不进攻，等解开这个谜再行动。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这个谜才由一位侍从副官解开了。原来这是戴尔隆的部队，现在已经开走了。

这段时间，战斗一直在激烈进行着，顷刻也没有间歇。法军大炮朝着对面山坡上密集的敌人开火，普军伤亡惨重，布吕歇尔将兵力抽调到右翼，暂时压住旺达姆军团和一部分青年近卫军，但他没有意识到，注重这一翼，已使全军陷于险境。

普军的凹形战线伸展太长，兵力大量向圣阿芒那边集结，而左翼则鞭长莫及，又受到格鲁希的骑兵箝制——这一切，他的劲敌早已看到了。拿破仑现在准备，就在布吕歇尔向圣阿芒及其外围村庄进攻的时候，出动近卫军，打垮据守林尼的普军中军，逼使其残部退向圣阿芒，戴尔隆军团又在这以西进行夹击，最后就可以将普军大部打得粉碎。

现在他觉得胜利在握了，因为洛博军团快要到达弗勒吕，可以接替近卫军，而普军则没有后援。他用望远镜扫视敌军阵地，说：“他们没有后备力量了。”这确是事实：普军中坚的部队在过去四小时内，不是给法军大炮轰得七零八落，就是在林尼这场恶战中打得精疲力竭了。

这时，天空响起了雷鸣声，有如万炮齐发，仿佛大自然抑制已久的力量，有意要使这些强国竭尽全力也相形见绌。阵阵雷声震撼大地，闪闪电光划破硝烟弥漫的云霄。黑暗慢慢笼罩战场，有如夜幕降临。暴雨倾盆而下，冲刷着血迹斑斑的土地。法军发动最后也是最猛烈的攻势，这场雷雨正好帮了他们的忙。

在阴暗中，一队队近卫军悄悄地迅速走下山坡，向林尼进击。他们使得热拉尔的士兵增添了力量，和他们一起突破了普军防线。上游不远，米约的胸甲骑兵奋力渡河，眼见拿破仑皇帝亲临督战，士气大振，向着已经混乱不堪的普军中军猛扑，势如潮涌。

现在，布吕歇尔和蒂勒曼都无法及时来救援了。因为在暴风雨的一片黑暗中，法军进攻开头的情况如何根本看不见，而蒂勒曼军团又刚刚因为贸然进攻格鲁希的侧翼而受挫。

雷雨过后，乌云散开，落日的余辉照亮了战场。这时，布吕歇尔才知道他犯的错误原来如此严重。他的大军已被切成两截。从圣阿芒调兵回来也无济于事。他策马奔回布里与松布雷夫之间，纠集骑兵，率领他们前进，结果也无法挽救。

他们猛冲到一条低陷的小道边缘便突然受阻。法军一排排齐射的子弹打掉了他们的前列，胸甲骑兵接着冲击，他们于是全线崩溃，狼狈败逃。布吕歇尔的战马中弹倒地，把这个元帅摔得浑身青肿。幸而他那忠诚可靠的副官

诺斯蒂茨在朦胧的黄昏中能够把他藏起来，当时法军的胸甲骑兵直冲上山，没有发觉。

有些普军骑兵力图挽回败局，拼命冲杀，将这些胸甲骑兵赶了回去。一些枪骑兵和国民后备军的骑兵冲到布吕歇尔躺着的地方，诺斯蒂茨于是得以挽救这位英雄的生命。

普军骑兵尽管受到惨重的打击，还是做然不屈，掩护中军撤退，两翼的后撤也是行伍井然，右翼还固守布里村，直到过了午夜才走。但是，几营怀有二心的军队溃散了，逃之夭夭，不再归队，在这个生死搏斗的战场上，大约死伤了普军 14000 人，法军 11000 人。

入夜以后，拿破仑纵马回弗勒吕，满可以自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苏尔特于 3 时 15 分发出给内伊的急令所描画的战果，则并未达成。这一方面是由于内伊没有按计划完成他那部分任务，另一方面是由于戴尔隆军团的出现使拿破仑推迟了对林尼的总攻。

所以拿破仑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但拿破仑似乎并不知道。林尼战后他十分疲惫，以至于没有命令格鲁希立即追击溃散的普军。他也许太乐观，相信普军已逃离了战场，这最后导致了他的致命失败。

事实上，由于布吕歇尔失踪，当时指挥普军的全部责任都落在格奈森诺身上。乘夜撤退一开始，军官们就拥聚到他面前，请示行军路线。他马上下令北行，撤往蒂伊。赖歇将军当时指出，发给各团指挥官的较小地图是没有标上这个村庄的。格奈森诺于是命令撤往瓦弗，这个城镇和蒂伊在一条路上，只是更远一些。他又派一位军官到岔路口指示方向，以免各团走错路，往那慕尔方面跑。但有些团已经往那边走得很远，截不回来了。

但有趣的是，这一错误阴错阳差地迷惑了第二天跟踪追击的法军。蒂勒曼军团大部分先已撤退到藏布卢。但是，除此之外，普军的大部队都向蒂伊撤退，并在该村附近露营。第二天清早，他们的后卫部队也撤离松布雷夫。

由于敌军出动得迟，普军的撤退路线未被发觉。在撤向瓦弗途中，普军见到了那位不屈不挠的老元帅布吕歇尔，伤后还能再度骑马行军，士气为之一振；蒂勒曼军团直至下午 2 时才离开藏布卢，但还是平安抵达瓦弗。与此同时，那强有力的比洛军团正从昂尼附近罗马人的古道开往瓦弗以东两哩的阵地，一路无阻，在暮色降临时到达。运输备用弹药的队列也同样幸运。他们没有引起法国骑兵的注意，从横路通过藏布卢绕道北上，也于下午 5 时赶上了大军。

普军的撤退方向完全出乎拿破仑的预料，他以为他们应该向东退却，而不是向北，由于他相信自己这一错误判断，以至于在次日与威灵顿的决战时，他并没有把普军计算在内。

然而，对今后战局发生致命影响的却是另两项事件，即内伊的错误和米尔隆军团的行动。

这两项不幸的事件集中地反映了拿破仑大军指挥系统的混乱和拿破仑个人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的衰退。因而林尼的胜利对拿破仑来说还有如落日余辉，是他一生军事生涯中最后一次胜利。

### 三、上帝的天平

上帝似乎早已决定要在滑铁卢为拿破仑辉煌的军事生涯划上一个并不体面的句号，他的天平不

再向这个永不知足的科西嘉人倾斜……

内伊作为最勇敢的战士不再勇敢，戴尔隆被互相矛盾的命令蹩细了双脚，格鲁希被普军的错误阴错阳差地引上了歧途……

尽管拿破仑对整个战役的策划差不多是天衣无缝的，但计划的执行中却一再为不幸的事件所干扰，在战役发生前由于传令军官发生意外及保王党将军的叛逃已极大地降低了进攻的突然性。然而，最不可思议的却是内伊似乎失去了以往的作战勇气。

在拿破仑的元帅中，内伊一直被誉为“最勇敢的战士”，他作战虽然没有多少战略眼光，但英勇无惧，必要时会不顾一切猛冲猛打。也许拿破仑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于战前特意召来了他，让他负责指挥左翼。

然而，在战幕拉开的头两天，这位最勇敢的战士似乎不再勇敢。

15日下午，他率领雷那军团却不敢向四臂村积极进攻。而16日，尽管已接到了拿破仑的命令，仍拖至下午2点才发动进攻。

从表面上看，15日他没有进攻主要是在等待戴尔隆军团，当时他奉命指挥两个军团，但戴尔隆军团却迟迟没有开上来。而16日他仍然在等。

另外，16日上午10点，内伊听说普军正从松布雷夫向西移动，这一着可能使他在弗拉斯内以南的后卫部队陷于险境。而且，通向四臂村的公路，一边是博絮大树林，右侧也是杂树丛生，所以雷那主张审慎从事，免致像“在西班牙打仗那样，英军等时机一到就突然出现”。

于是，他一直等到下午2点，才命令雷那发动进攻。可这时威灵顿的增援部队马上就要到达了。

当进攻开始时，昨日4000守军已增加到了7000，但还是不足以抵挡强大的雷耶军团，他们抵抗了一阵子，便被赶出了热米翁库农庄，而这个农庄是四臂村整个阵地的要害。

就在这紧急关头，号称“铁公爵”的威灵顿骑马赶到。下午3时左右，一个荷兰—比利时旅和皮克顿率领的英国步兵师也来到了，这就足以夺走内伊元帅眼见到手的胜利。

皮克顿的队伍坚韧不拔；他们在烈日下行军12小时，从布鲁塞尔赶来，不顾征途困乏，沉着镇定，穿过裸麦长得很高的田地，插向农庄，打退了皮雷部下骑兵的猛烈攻击。在盟军的左翼，第九十五来福枪团（现在的来福枪旅）和不伦瑞克公爵的部队紧紧控制着通往那慕尔的公路，法军无法突破。但主要危险在中段。法军借农庄的掩护，开始将英军的步兵压退，当时英军的步兵已经没有什么弹药了。

威灵顿决意粉碎法军的进攻。他要皮克顿用横队反攻。这个伊比利亚半岛战役的“战斗师”咆哮而前，发动冲锋，以排山倒海之势，迫使法军仓皇退到小河对岸。

可是，法军毕竟把树林里的荷军和树林东部边缘的不伦瑞克公爵的部队赶退了。这位年青勇敢的公爵力图将他的新兵集结再战，却被法军打死了。这里于是出现了一个缺口。法军骑兵得以由此突入。英军步兵对此并不怎么害怕，只是不得不保持密集队形，以致在法军轮番冲锋的间隙中遭到敌方大炮的轰击而伤亡惨重。

下午就这样慢慢过去了。到5点多钟，疲乏的守军得到阿尔顿师的增援，不久，克勒曼属下一个重骑兵旅从后方赶到，使内伊又有力量重振攻势，但

这次又太晚了。

内伊听到戴尔隆军团被调去林尼那边，已经气坏了，后来收到拿破仑下午 3 时 15 分的紧急命令，要他包抄布吕歇尔的右翼，更禁不住无名火起。在他看来，这是对他不公道的。他怒气冲天，不顾一切，马上下一道严令，非要戴尔隆折回四臂村不可，同时将克勒曼的一个胸甲骑兵旅投入战斗，向顽强的英军方阵进攻。

这次进攻几乎成功了。奥伦治亲王刚刚下了一道愚蠢的命令，将第六十九团调回第一线，这个团来不及摆好阵势，队伍混乱，法军骑兵就冲到，把它打得七零八落。另一个团，第三十三团，逃进了树林，但后来又重整队伍。

其余英军的方阵挡住了法军的进攻。然而这个进攻的洪流只是转到一边罢了，它继续滚滚向前，几乎冲到交岔路口，才被来自树林一侧以及正面扼守公路的第九十二（戈登）苏格兰高地团的火力遏止。当时威灵顿喝道：“九十二团，等我命令才开火。”法军骑兵冲到距离只有 30 步时，一轮排射，效验如神，法军骑军的前列被打得七零八落，幸存者狼狈逃命，搞得富瓦部下几营步兵也慌起来，整个阵列都乱了套。

内伊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孤军进击。但这时威灵顿的生力军已经到达，总兵力增至 31000 人，而法军则不到 21000 人。夜幕降临时，这位元帅退回弗拉斯内。那个徒劳往返的戴尔隆军团终于在这里出现了。由于两边命令互相矛盾，这支队伍在两个战场之间跑来跑去，一处也没有参加战斗。

上面就是四臂村血战的情况。威灵顿方面死伤 4600 人，其中主要是英国步兵的精华，三个苏格兰高地团损失达 878 人。法军损失稍为少一些。像这样堪称兵与兵斗的一场武力战是少有的。双方的指挥都并不高明。英军方面，到了暮色苍茫，才有足够的骑兵和炮兵赶到战场，而他们的步兵战友们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抵挡法军的大炮、马刀、长枪，已经苦战了 5 个小时。

这次战斗没有取得预计的战果，这主要是内伊的错误所造成的。在整个上午，他畏首畏尾，坐失战机，全无一点勇士的样子，否则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垮 7000 守军，夺取四臂村，甚至可以再打垮分批赶来的分散的英军增援部队。

而在下午他又面目全改，恢复了勇士的特征，但又恢复得太过分，以至于擅自对抗拿破仑的命令。在战斗的紧急关头，他出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而英国步兵方阵还是巍然不动的时候，他气得不得了，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挥舞战刀，祈求上帝，但愿呼啸而过的子弹将他打死了事。狂烈的战斗事实上已使他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理智。当时他简直不是个指挥官，只是一个战士罢了。

于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他没想到给予克勒曼的骑兵冲锋以充分支持。如果当时他这样做的话，四臂村之战也许会像马伦哥战役一样，以法军大胜而结束。但更严重的是他发出与拿破仑相反的命令，要戴尔隆折回四臂村。我们知道，他这样做，使拿破仑原是有理由认为十拿九稳的林尼之战的决定性胜利功亏一篑。

而在 16 日这一天，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戴尔隆军团像没翅的苍蝇一样到处乱跑，就是不参加战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确实的原因至今还不完全清楚。

据说 16 日那天，戴尔隆军团正向四臂村开进，原本要支援在那里的内伊，但途中戴尔隆接到了一份拿破仑的命令。这份命令是拿破仑铅笔草书的，

负责传达是拿破仑的侍从参谋拉贝多瓦埃将军。这份命令要求戴尔隆军向东运动，对林尼的普军阵地实施迂回；这位参谋在半路上把命令传给了戴尔隆，令该军按拿破仑要求的方向行动。

据戴尔隆的回忆录称，拿破仑那封潦草的用铅笔写的手令是拉贝多瓦埃传达给他的。据说这份手令要求戴尔隆军进到林尼西北二英里处的华格尼里，并从该处迂回普军右翼。拉贝多瓦埃可能把地名读成了汪格尼斯，这是华格尼里以南三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在旺达姆军的后方。这份手令现遗失，拉贝多瓦埃两个月后也被枪决，因此戴尔隆的反常行动始终是一个历史的不解之谜。

也许就是戴尔隆误读了地名，因而他没有出现在拉热尔侧方去攻击普军侧翼，反而出现在相反方向的旺达姆的后方，这一度引起拿破仑和旺达姆的疑惑，使他们对普军的进攻延误了两个小时。

这次调动戴尔隆的行动，苏尔特只到下午 3 点 30 分才通告内伊，同时要求内伊说：

一个小时以前我曾通知你皇帝将于下午 2 时 30 分攻击位于圣阿曼德和布尔埃之间的的敌军阵地，现在战斗正在激烈展开。陛下指示我令你立即行动，迂回敌军右翼，并竭尽全力袭击敌人后方。只要你动作迅猛，敌必败北。法兰西的命运在你手中。为此，要坚决执行皇帝的命令，向布尔埃和圣阿曼德之间的高地前进，决战决胜，不得有任何迟疑。在敌试图与英军会师时，我们已将其截住。

这时内伊已陷入苦战，始终无法实现突破，而英军人数上也逐渐取得优势。他原指望戴尔隆到来扭转战局，听说戴尔隆早已被调走，他愤怒得失去了理智，立即派一名军官召回戴尔隆。

下午 6 时，正当戴尔隆出现在旺达姆侧后不久，又接到了内伊的紧急命令，要他回转四臂村。如果戴尔隆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员，他决不会执行这个命令。因为圣阿芒几乎已在大炮射程之内，而要转回四臂村，则入夜之前难望到达。但他是归内伊指挥的。在当时情况下，他像书呆子一样，死板地执行了顶头上司的命令。

但是，拿破仑既然知道这支来了又走的队伍就是戴尔隆军团，为什么不马上把他召回，命令他去进攻普军没有掩护的侧翼呢？拿破仑无疑以为戴尔隆会执行他原来的命令，向布里进发，而且他也不知道内伊已发出了相反的命令。所以他当时没有再下这样的命令，这个不走运的军团于是开走了。

就这样，整个下午，戴尔隆率领 2 万人和 46 门大炮在两个战场之间往返奔波。如将这支部队投入任何一个战场本来是可以产生决定性战果的。于是，内伊既没能攻下四臂村，给英、荷、比联军以致命打击，拿破仑也没有在林尼使普军彻底丧失战斗力。

然而，法军的霉运似乎还没有走完。普军原本决定向北方的瓦弗撤退，但一些失散的军队在接到这一命令之前已撤向拉慕尔。结果这一错误却迷惑了追击的法军。

夜间格鲁希曾派遣派加尔的骑兵军向东与退却中的普军保持接触，凌晨 4 时，他回报说，敌军正向那慕尔全面溃退，他已截住敌军后卫，缴获 8 门大炮。其实，他弄错了，落入他手里的只是一个炮兵连，他们在寻找弹药场时迷了路。除少数掉队者外，整个普军实际上向北穿过耿布劳斯开往瓦弗。

派加尔的报告于上午 7 时送到拿破仑手里，当时他正在弗劳拉斯附近的派克斯别墅进早餐。这份报告更坚定了他这一看法：布吕歇尔正通过那慕尔和列日向马斯特里赫特溃退，而威灵顿的部队现在可以听其摆布了。他同时还收到内伊为自己未能占领卡特尔布拉斯而辩解的一份报告：“戴尔隆伯爵的失误夺去了我获得一次辉煌胜利的机会。”对此，拿破仑回答说：

“问题在于你零敲碎打，逐次用兵。假如戴尔隆军和雷耶军一直在一起行动，你当面的英军就不会有一人漏网：假如戴尔隆伯爵执行了朕向圣阿曼德机动的命令，普军可能已被彻底摧垮，我们也许已抓获 3 万俘虏……朕意你必须向卡特尔布拉斯运动。”

接着，他告诉内伊说普军已被击溃，法军正向那慕尔追击；英军不可能在四臂村向他〔内伊〕进攻，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皇帝就会向他们侧翼进攻，一下子消灭他们；听说内伊在 16 日孤军作战，他感到难过，现在命令内伊将各个师收拢，占领四臂村；如果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必须报告皇帝，皇帝就会亲自出马。最后，他告诫内伊说：“要以今天一天的时间结束这次作战，补足弹药，招集掉队士兵，并将分遣出去的队伍收回来。”

然后他坐上马车，向圣阿芒进发。到达前一天厮杀的地方，他就下车上马，挽辔徐行，巡视战场，亲切慰问双方伤员，指示给予照顾，所到之处，都受到士兵们热烈欢呼。然后，他下马与格鲁希、热拉尔等谈了很久，认真讲述巴黎各政治派别的情况。他们倾听着，但掩饰不了焦躁不安的心情。

在弗勒吕，格鲁希请皇帝给予具体指示，得到的却是粗暴的回答，要他等一等。可是，快到 11 点的时候，拿破仑听说威灵顿还在四臂村，帕若在那慕尔公路上缴获普军 8 门大炮，埃格泽尔芒又在藏布卢发现大批敌军，于是立刻从政治转到战争这方面来了。

他的计划是：他亲自进攻英军，格鲁希则率领热拉尔和旺达姆两个军团、泰斯特一个师（原属洛博指挥）以及帕若、埃格泽尔芒和米约等骑兵军团去追击普军。格鲁希请求不要给他这个任务，并陈述理由，说敌军已重新集结，距离又远，这样追击敌人是危险的。但拿破仑不同意。

约 11 时半，拿破仑叫贝特朗把他的口头命令写成书面。要求格鲁希率领上述部队（除米约军团和旺达姆军团的一个师随拿破仑行动外），进抵藏布卢，在通向那慕尔和马斯特里赫特的各条公路上搜索追击敌人，弄清普军意图，向皇帝报告。如果普军已撤出那慕尔，即由国民自卫军进驻该城。命令说：“弄清楚这些情况是重要的：布吕歇尔和威灵顿的意图是什么？他们是否要再次会师，再打一仗，分个胜负，以求保住布鲁塞尔和列日？……”

拿破仑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道命令很能理解而予以贯彻执行。我们可以指出，这道命令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即总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法。目标是弄清普军的撤退方向，并阻止他们和威灵顿合力保卫布鲁塞尔或列日。方法是向藏布卢进军，沿着通向那慕尔和马斯特里赫特的各条公路进行搜索。

没有具体规定怎样往那个方向实行搜索，这要格鲁希看情况自行。应当承认，这道命令并不是十分明确的。提到两个相距 60 英里的城市，布鲁塞尔和列日，这已经足以使人无所适从了；何况又规定只要在东方和东南方的公路上搜索，这就必然使格鲁希当时的注意力局限在这些公路。

格鲁希以前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的指挥职责。作为骑兵将领，他有过辉煌的战绩；但现在叫他执行的任务，要求具有战略洞察力。他的兵力和任务也很不相称。不错，拥有将近 6000 轻骑兵，搜索力量是够强的。

但是由于拿破仑听说藏布卢有普军集结，就多少有些怀疑自己昨天的成果了。因此，他又派出了旺达姆和拉热尔两个军团。这样格鲁希的任务就不应仅仅是搜索敌情了，因为他将指挥 33000 人和 96 门大炮，这几乎是拿破仑全部兵力的 1/3。

因为目标和任务都不明确，格鲁希执行起来就没有像侦察敌情而通常采取的方式，多方布线，快速行动。

骑兵出发较早，但直到下午 3 时，步兵才开始行动，那天很晚才抵达藏布卢，6 个钟头只走了 9 英里！骑兵方面，也由于埃格泽尔芒在藏布卢指挥

失当，让蒂勒曼军团向北溜走了。当时大雨飘泼而下，挡住了视线。但是，直至快入夜才推断出普军撤退方，这一点看来是奇怪的。

此后格鲁希便被一只普军偏师所吸引，离战场越来越远，从而对战局发生了致命的影响。

但是格鲁希的错误也许不会导致灾难，那就是在 17 日这天，如果拿破仑全力进攻英军的话。

拿破仑在那拿战役中丝毫不肯放过敌人，穷追猛打，从而将战果扩大了三倍，这回却把一整天的时间白白浪费了。令人惊讶。

早晨，他也曾料到英军有可能撤退，因此命令内伊说如果英军撤退，他就要占领四臂村。但内伊并没有认真执行命令，而拿破仑也没有及时调动兵力对英国实施彻底的打击。

威灵顿急于知道普军的情况，一早便派侍从副官戈登上校和巡逻队一起去，结果和普军的后卫部队联系上了。他在上午 10 时许回来，参谋已兹尔·杰克逊随即奉命通知皮克顿马上准备撤往滑铁卢。这位久经战阵的将军，很不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命令。

戈登回来后不久，普军一个传令兵飞骑来到，证实了普军后撤的消息。公爵听了之后说：“布吕歇尔挨了一顿狠揍，撤到瓦弗去了……。他撤了，我们得撤。”步兵靠树篱遮蔽或靠骑兵与散兵的掩护，开始一队一队地逐步后撤。直到全军大部分已安全通过热纳普那条狭窄而拥挤的街道时，那些在前线同内伊的人马纠缠的掩护部队才撤走。

这一撤退由于内伊没有及时发动认真的进攻，以至拿破仑直到中午以后才得知情况。

眼看敌人正从他掌心逃脱，拿破仑勃然大怒，弃车乘马，亲率前列骑兵猛赶。他下一道紧急命令，要内伊立即进军。这位元帅来到时，他劈头便说：“你毁了法国。”但这是行动的时刻，不是说话的时候。现在，他全力以赴了。他立刻以强有力的骑兵猛冲英军的殿后部队。

但上帝似乎有意偏袒英国人。拿破仑追击命令下达不久，倾盆大雨便落在法军的头上。顷刻之间公路好像犁过一样，麦田也泥泞不堪，法军骑兵无法通过。

追击的法军在泥泞中奋力前进，在滂沱大雨的一片迷茫中乱射一通，英军的殿后部队则飞奔逃命。炮兵上尉默塞尔说：“为了活命，我们在暴风雨中骑马飞奔，争取跑到那些小村庄。阿克苏布里吉勋爵催促我们快跑，大声叫喊：“快，快，上帝呀，你们快跑吧，不然就给抓住了。””

英国人一路狂逃，到了热纳普，队伍陆续过了桥，走进狭窄的街道，就准备阻击法军。这时，拿破仑皇帝疾驰而至，浑身湿透，灰大衣直淌着雨水，帽子给暴风雨打得不成样子。

他又是当年进攻土伦时的那个炮兵军官了。“向他们开炮，他们是英军，”他向炮手大声叫喊，接着是一场激烈的战斗。英军第七骠骑团冲进村庄，却给法军的枪骑兵击败了。正如科顿说的，“跟这个兵种，我们完全没有交过手。”幸而这个骠骑团退却时，得到英王近卫骑兵团的救援。这个近卫骑兵团是实力雄厚，所向无敌的。

最后，威灵顿的部队在滑铁卢山脊上转过头来，准备决一死战。拿破仑 6 时半到达对面山坡顶上。他命令一支强大的部队挺进泥泞的山谷。但他们立刻被英军的猛烈炮火打得七零八落，他这时才明白，当天是打不着英军的

了。

这次迟到的追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暴雨的确帮了英国人的忙。但拿破仑为什么在上午没有大举进击，而使英国人能在法军进攻之前从容撤出大部主力？

有人说他当时身体不佳，患有膀胱、肠道、皮肤等疾病，这一说法不足为信。但他的精力的确已不复当年了。琳尼决战那天（16日）他在马上停留了18个小时，这使他当晚非常疲劳，以至没有下达追踪普军的命令就休息了。17日下午，他的精力似乎也未完全恢复过来，以至直到11点30分才下达作战命令。这种体力和精力的衰退，直接影响了战局的发展，使他与早年那个善于连续作战，以一连串打击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时间的拿破仑有了相当的差别，他现在已快46岁了。

另一方面，上帝似乎已注定要让拿破仑辉煌的军事生涯划上一个并不体面的句号，苏尔特的迟钝、内伊缺乏锐气、米尔隆呆板、来的不是时候的暴雨，以及将成为戴尔隆第二的格鲁希，这一切都似乎注定要成就威灵顿的不朽英名了。

#### 四、军旗在夜色中消失了

在比利时的滑铁卢今天还耸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那斑驳的字迹记录着拿破仑一生中的最后一战……

在布吕歇尔和威灵顿的前后夹击之下，在“近卫军宁死不降！”的豪迈誓言中，飘了20年之久，几乎插遍了欧洲大陆每一角落的拿破仑军旗终于在滑铁卢的夜色中永远消失了……

威灵顿会不会据守阵地不走呢？拿破仑从四臂村猛追到这里，那天晚上老想着这个问题，心里很不安。回凯尤农庄休息之前，他带着贝特朗和一个名叫居丹的年轻军官亲临前线，透过弥漫的风雨，定睛细看，依稀可见敌人营地的篝火。同盟军还在那里，他改心了，于是回到农庄，就议会辩论的那些讨厌的问题，口授了几封信，然后躺下来休息一下。

但是，威灵顿会不会溜走这个问题使他怎么也睡不着。深夜1时，他又爬起来，带着那忠贞不渝的贝特朗，从长长的一排排躺在地上、浑身湿透的士兵中间穿过，踏着泥水，走到前线。他们再次侧耳倾听，想听出淅沥雨声中有没有敌人悄悄撤退的动静。从乌古蒙的树林深处，不时传来奇怪的沉重撞击声；除此之外，一片寂静。

拿破仑就这样守着听着，直到东北方圣朗贝树林覆盖的山坡上空，终于慢慢露出一线灰白的光。苍茫空旷之中渐渐显出不同形体的模糊轮廓。旭日初辉使篝火黯然失色。这就行了。拿破仑转身返回农庄。这回威灵顿逃不脱了。

拿破仑在前沿巡视的时候，大本营收到格鲁希发回的一份有点莫名其妙的文件。这位元帅17日晚上10时从藏布卢报告：部分普军已向瓦弗撤退，似乎要与威灵顿会师；由布吕歇尔率领的中路大军朝着列日的方向走，已经退到佩韦；另一支队伍，带着大炮，已开往那慕尔；如果他探明敌军主力是朝瓦弗走，他就跟踪去那里，“使他们不能到达布鲁塞尔，并将他们和威灵顿隔开”。

当拿破仑回到指挥部时，他于上午10点指示格鲁希说，根据各方面报

告，普军三支队伍已开往瓦弗。格鲁希“因此必须向那里推进，以求靠拢我们，把自己纳入我们作战的全局，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驱逐已向瓦弗运动并可能已在该处停下的几支普军，要尽快赶到该处”。但是，格鲁希也不要将他右面的布吕歇尔部队置之不理；必须收捕其掉队兵员，并与拿破仑保持交通联络。

但这份命令仍然是含混不清的。它没有告诉他具体目标到底是在瓦弗进攻普军，还是楔入他们与威灵顿部队之间，抑或支援拿破仑的右翼。如果拿破仑当时认为布吕歇尔正要从仙翼进攻法军主力的话，他一定会命令格鲁希立即把兵力集中于西北方向；上述目标，后二者必取其一。显然他没有想到，在他心目中已被击溃而士气低落的敌人，竟然会如此斗胆，走这一步。

我们知道，普军并非士气低少，并没有兵分三路，各走一方，布吕歇尔并不是奔向列日。他是在瓦弗，策划着来一个绝招。到了半夜，他通过米夫林把一份书面约定送交威灵顿，说天一亮他就出动比洛军团向拿破仑的右翼进攻，皮尔希第一军团将紧跟着来，其余两个军团也将准备好出击。威灵顿于18日凌晨3时左右接到这份文件，于是下定决心向拿破仑挑战。

18日上午9点30分，比洛军团已开始从瓦弗东南出发，但由于瓦弗发生了一场火灾，加上道路狭窄，拥挤不堪，格奈森诺又疑虑重重，所以行动慢。这决不是害怕格鲁希的缘故，因为当时普军将领认为追踪而来的法军只有15000人。直到正午，西边炮声越来越响，怒吼如雷，格奈森诺才决定派齐坦军团向威灵顿左翼的奥安推进。此后，守卫迪尔河，抗击格鲁希的任务，就由蒂勒曼军团独立承担了。

这场风暴正在东边形成的时候，皇帝面前的一切似乎都预示这一天会赢得胜利。尽管估计威灵顿的军队为数众多，他对战争的结局却是毫不怀疑的。

早餐用罢，他就说：“敌军在数量上比我军多1/4以上，然而，我们的胜利是十拿九稳的。”

内伊这时恰巧来到，马上接着说：“当然，陛下，如果威灵顿那么蠢，等您去打的话；但是，我来向您报告，他正在撤走呢。”

拿破仑反驳说：“你看错了，他来不及撤了。”

苏尔特并不像皇上那样满怀胜利信心，他再一次恳请格鲁希的一部分兵力调回来，却遭到粗暴的驳斥：“你在威灵顿手下吃过败仗，就以为他是个了不起的将才。我告诉你，威灵顿没什么了不起，英军也没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吃一顿早餐的时间就可以干掉。”

“但愿如此，”苏尔特说。

后到的雷耶发现拿破仑那么自信，出来就跟戴尔隆说，戴尔隆劝他回去提醒拿破仑要小心行事，雷耶答道：“有什么用呢？我们的话，他听不进去。”

拿破仑当时的确不愿意接受劝告。他在前往圣赫勒拿岛的途中承认“他对威灵顿的阵地没有作周密的侦察”。看来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侦察的。

圣让山或滑铁卢的阵地，并不给人以坚不可摧的印象。两军对峙，中间的所谓峡谷，只是一片很浅的洼地，从北面坡顶到最，低处也不过50呎。差不多就在这片洼地的中间，横着一条稍为隆起的地带，要对圣拉埃农庄发起攻击的话，正好利用它作掩护。这个农庄和乌古蒙之间的峡谷，中间也有一段略为隆起，有利于进攻者接近这边的山脊。事实上，守方阵地只有极左端比较牢靠。那边山坡比较陡，前面又有沼地、灌木林以及帕佩洛特、拉埃、斯莫安等小村庄为屏障。

拿破仑对同盟军的左翼几乎不加注意。威灵顿的薄弱环节显然是在中央和户右部，他的兵力主要集中在那里，特别是在中间横亘着的隆起地带附近。然而，守方在那里也不是毫无有利之处。中央阵地前沿有圣拉埃农庄为屏障。据科顿说：“这是一座坚固的砖石建筑物，前有狭长的果园，后有小花园，除了后花园东边沿公路筑有坚固的墙外，两个园子都用树篱围了起来。”

这个地方开头由英王德意志军团派 376 人据守。他们在谷仓门口和果园外面的公路上设置了障碍；但因工兵和木匠都调到乌古蒙去了，再想加固也没办法。

乌古蒙庄园则坚固得多，建造时本来就是着眼于防御的。外围建筑物现在都开了枪眼，并且搭了架子，以便从花园墙头射击，居高临下，控制果园。这个地方由英王近卫军科尔德斯特里姆团和近卫步兵团（现掷弹兵突击队近卫军）各派其第二营的轻装连防守。前面的树林由纳索部队和汉诺威部队防守。夏塞率领的荷兰—比利时部队则部署在布兰拉勒村，使威灵顿的右翼更有保障。

拿破仑的意图是在圣拉埃后面，同盟军防线薄弱处实行中央突破。但他不知道山冈背后有一条低隋的横路，非常有利于掩蔽，而一路向威灵顿后方倾斜的那个地段又遮住了英军的第二线和后备部队。

这里的地形，与林尼后面山坡的向外暴露大不相同；正是这个特点，使威灵顿这位防御战术的大师得以暗中准备对付强敌的屡次进攻，及时加以挫败。

拿破仑一方面低估了威灵顿阵地的坚固性，另一方面却高估了敌军的人数。上文提过，他说同盟军在数量上比法军多 1/4 以上。既然他自己足足有 74000 人，那就是说，他认为同盟军有 92000 人以上了。实际上同盟军为数不过 67000 人，因为威灵顿在阿尔留下了 17000 人。

拿破仑的必胜信念，看来是很有根据的。他有 246 门大炮，而同盟军只有 156 门。在战列骑兵方面，他同样占很大优势。尤其重要的是他有近卫军步兵 13000 人，以 4000 骑兵为左右翼。这就构成了强大的突击力量。

但是整个上午拿破仑并没有发动进攻。由于昨天的大雨，使他的士兵在晚上为了寻找食宿，分得很散，现在才非常缓慢地向高地集中；其次，直到早上 8 时，雨势才有所减弱，但还下着毛毛细雨，把地面搞得骑兵和炮兵都难以行动。

既然要等部队集中，又要等地面好走一些，拿破仑就去研究地图，还睡了一会儿。然后，他骑马到前线。这位身穿灰大衣的人物经过威风凛凛的队伍时，士兵们热情沸腾，迸发出此起彼伏的欢呼：“皇帝万岁”。欢呼声飘荡到同盟军那边较为疏落的阵列，颇为吓人。

于是拿破仑几乎浪费了一个上午，这使他丧失了打垮威灵顿所需要的足够的时间。使威灵顿的阵线行将崩溃时，普军可以及时赶到。

11 时 30 分开始第一轮炮轰，掩护雷那军团属下由热罗姆波拿巴亲王率领的一个师向乌古蒙的树林进攻。纳索部队和汉诺威部队马上还击。克利夫指挥的德意志炮队发挥威力，打得法军先头部队掉头退却。法军集中更大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再攻上来。这次他们取得一个立足点，进而逐步把守军赶出矮树丛。虽然被英国近卫军挡了一阵，他们终于在 1 时左右控制了位于房子南面的这个树林。

本来，拿破仑只要求防止威灵顿的前哨部队作任何迂回运动。雷那当时

也传令不要进攻庄园。但这位没有多少军事头脑的亲王和他的士兵竟向那巍然屹立的壁垒冲去，结果遭到迎头痛击，伤亡惨重，败退下来。第二次进攻也同洋失利。雷耶军团最后以 12000 人左右从三面进攻这座大屋，但英国近卫军得到增援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几乎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

这样进攻，白白消耗力量，拿破仑有一阵还没有怎么注意。下午 2 时，他把热罗姆召来。现在他知道有必要节省兵力了，因为法军的中右部出乎意料地遭到惨败。他原来决定下午 1 时由兵力近 2 万人的戴尔隆军团向圣拉埃大举进攻。但这次进攻因故推迟了。

在中军 80 门大炮猛烈开火，搞得硝烟弥漫，看不见对方之前，拿破仑用望远镜扫视天际，发觉 6 英里外的圣朗贝树林边缘有一块黑黑的东西。那是丛生的杂树呢，还是一支军队呢？他的参谋人员意见不一，但他有丰富的眼力，看出那是军队。有的军官当即断定那是布吕歇尔的人马，有的则说是格鲁希的部队。

正当众人胡乱猜测之时，马尔博的侦察兵押来了一名普军骠骑军官。这个军官带有比洛给米夫林的一封信，信中说比洛正在进军，要攻击法军右翼。在拿破仑的讯问下，这个骠骑上尉供出，比洛军团是全数出动，但他很机智，没有提到紧跟在后的另外两个军团。听到这样的情况，皇帝并不着慌。既然比洛要进攻法军侧翼，格鲁希就必须乘其行进之际，从侧面进击之。这时是下午 1 点钟，给格鲁希的复示刚要发出，拿破仑当即加上一个附言，大意如上。这个复示本来就迟了一点，而格鲁希又是下午 5 时才收到，这就太晚了，当时即便他不向瓦弗进攻，也无补于大局，而事实上他还是进攻瓦弗。

接着，他派多芒和絮贝维的轻骑兵往弗里谢蒙方向监视普军。部署在中间隆起地段的 80 门大炮继续轰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戴尔隆的四个师走下山谷。他们以营为单位排成密集队形，横列 200 来人。采用这样的队形，并不是拿破仑提出的，但他也没有下令改变。左边阿利克斯的纵队，有骑兵在侧翼支援。

威灵顿这时位于农庄北面，紧靠一棵大榆树，从那里看到法军进攻，就派汉诺威部队一个营去增援他们的同胞。但他们横过大路时，被米约部下胸甲骑兵冲散，一直追上山坡，到集合号响了才停下来。在这以东，法军似乎更是稳操胜券。比兰特率领的荷兰—比利时部队约 3000 人，阵地极易遭受攻击，伤亡已很严重，再遭法军东泽洛部队进击，就阵脚动摇，终于溃散，奔跑逃命，受到后方英军不应有的嘲笑揶揄。

法军各纵队现已登上山脊，高呼胜利，开始改变队形，成一行横队，作最后冲锋。皮克顿非常清楚，这时正该先来一轮排射，然后冲上去拚刺刀。可是，正当他鼓舞士兵迎上去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太阳穴，这位四臂村防御战的英雄就此长眠了。

当获胜的法军阿利克斯师正在通过山脊，进入后面的横路时，英国皇家龙骑兵团发动冲锋，在凶猛的骑兵反击面前法军“这个纵队的前锋就惊惶失措，向我们放了一排枪，撂倒大约 20 人，立即折回，企图逃回树篱后面；但是，我们冲到他们跟前，杀到他们中间，一直把他们赶下山坡。”克拉克·肯尼迪上尉就是这样写的。他当时刀斩法军旗手，夺了他们的鹰旗。该旅中路的伊尼斯基林团，冲锋也同样出色。他们飞骑直撞东泽洛师，把它撞得乱作一团，无法招架，还抓了它一大批俘虏。

苏格兰灰色龙骑兵团，为了援助处境危殆的戈登团，也向法军马科涅师

猛扑过去。戈登团的温切斯特少校写道：“两个团一起冲锋，高喊‘苏格兰万岁’；苏格兰灰色龙骑兵团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扫掉这个纵队，不到三分钟就把它全部消灭了。刚才还像凤凰公园一样碧绿平整的草地，转眼就遍布死伤的士兵、背包、武器和各种装备了。”

与此同时，在联合旅的左方，范德勒尔的骑兵和一部分荷兰-比利时龙骑兵把法军迪吕特的部队赶到帕佩洛特村以外。在这个旅的右方，法军胸甲骑兵，由于横路地势突然下陷而乱了阵势，英王近卫骑兵第二团乘机冲过去，把他们砍得七零八落。更往西一点，第一近卫龙骑兵团和英王近卫骑兵第一团在高地边缘迎击法军胸甲骑兵，猛烈相击，突破敌群，和庞森比旅一起，蜂拥而前，冲上对面山坡，砍断了法军40门大炮的拖索，劈倒了那些炮手。

拿破仑一直在伺机反击，这时派出了一支强大的枪骑兵和龙骑兵，以雷霆万钧之势，扑向队形已乱的英军，杀得他们人仰马翻。英勇的庞森比和部下几百人马在这里阵亡了，如果不是范德勒尔的骑兵挡住敌人的追击，这个旅恐怕没有几个人能逃脱。然而，毕竟还是这个旅挽回了战局。因为戴尔隆军团有两个纵队原已在山脊上取得立足点，是英军骑兵突然发起冲锋，才使眼前得胜的法军惨遭击溃，伤亡5000多人。

这场激战似乎使两军精疲力尽，双方都喘息一下，重整阵线。威灵顿命令兰伯特旅上阵，填补左边的空缺。这个旅拥有2200名经历过伊比利亚半岛的战役的老战士，是那天早上才到达的。

拿破仑也焦虑不安，从他大量猛吸鼻烟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他骑马奔上前线，受到血染征衣的枪骑兵和饱受打击的步兵热烈欢呼。这时他又收到了格鲁希一分报告，知道不能指望这支部队很快到达，于是命令炮兵再次打击英军阵线，大量杀伤敌人，同时猛轰乌古蒙；内伊则带领戴尔隆军团两个损失最小的旅再向对拉埃进攻。但他们又一次被据守农舍的那些顽强的德意志人挫败，因为威灵顿已及时派兵增援。

在乌古蒙，虽然谷仓和礼拜堂一部分房屋发生了大火，英国近卫军还是坚守不动。但威灵顿看到，尽管他的精锐部队在各处都守得住，战线上已出现缺口，这使他感到担心。荷兰比利时部队中许多人溜到后面去了。

此时，威灵顿已无暇多想，这场决战的第三幕已拉开了。

经过半小时前所未有的激烈炮轰，法军骑兵排山倒海而来，其势汹汹，威灵顿的亲信部队立即进入“棋盘格”阵式。这种阵式是事先为最易受攻击的阿尔顿师安排好的。

拿破仑肯定是指望靠骑兵的强有力进攻一举而打垮威灵顿，至少把他的阵线打破，以便给予最后致命的一击。当天早上在凯尤农庄时，他就说：“我要运用威力强大的炮兵；然后骑兵冲锋；最后，我自己带老近卫军上去。”

可是内伊发起第一次冲锋，确实太早。他是被同盟军第一线部队的后退行动迷惑了。这些部队只是退到山岗背后不远的地方去躲避法军的连天炮火，他却把这个聪明的行动看成是撤走的迹象，于是带领米约的胸甲骑兵进击。这些威风十足的队伍策马前进时，近卫军的猎骑兵和“红色”枪骑兵也一起上去了。

5000多骑兵跑下山谷，在山脚整好队形，然后在炮火掩护下，开始冲上山坡。到了冈顶，同盟军的炮火朝着他们直射。尽管损失惨重，他们还是疾驰而上，冲过英军炮兵阵地，沿着背面斜坡杀向同盟军的步兵方阵。这时，同盟军步兵一阵阵齐射的火力十分厉害，杀伤很大，幸存的法军骑兵就转到

各个方阵之间的空隙去了。第二、第三横队的冲锋，并不比第一横队的遭遇好多少。他们原以为守军只会作几下绝望的最后挣扎，却遇到这样顽强的抵抗。不禁大为吃惊，终于溃散，三五成群，逡巡不前。

后面的步兵方阵发挥了威力之后，英军骑兵就扑向这些迟疑不前的大队兵马。法军骑兵退走时，英军炮手又从方阵走出，向他们猛烈开火。不到一会儿，原先似乎已把英军步兵吞没的大队骑兵就跑光了。

在第二轮进攻中，内伊得到了强有力的增援。拿破仑命令克勒曼的骑兵和居约率领的近卫军重骑兵参加进攻；这样，出动的骑兵就增至一万左右。内伊一马当先，带着这支威风凛凛的队伍，又一次登上山坡。

但威灵顿也调来了生力军，加强了防线；还把默塞尔指挥的六门发射九磅重弹的大炮调了上来，以支援不伦瑞克部队两个团，因为这两个团在法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已经发生动摇，形势不妙。

就在这时，默塞尔的炮兵隆隆开到，穿过他们的队伍，在地势较高的横路后面架起大炮，对着飞奔而来的敌骑发射榴霰弹。顿时，阵地上人仰马翻，尸横遍野。继续汹涌前来的法军骑兵，遭到英军炮兵和步兵的密集射击，伤亡枕藉，尸体和在地上辗转呻吟的人挡住了冲到前面而幸存者的退路。

另外的英军炮兵却过于暴露，无法保卫，炮手们只好又一次逃回步兵方阵里去。于是法军骑兵再次包围英军步兵，但也和上次一样，法军骑兵没能冲破那些顽强的步兵方阵。他们停了一阵，不知如何是好，间或又进行局部性的冲击。

“难道这些英国人永远不会转身后退吗？”拿破仑一边大声说，一边极目远望，想发现英军开始溃退的迹象。

苏尔特回答说：“恐怕他们宁可被砍杀也不后退。”

其实，当时在后退的是法军骑兵。他们被英军不屈不挠的步兵挫败后，又遭到英国和德意志骠骑兵的冲击，被赶到山谷里去了。

内伊集合他所有的后备力量，再一次率领骑兵前进。但是，威灵顿公爵已把亚当斯旅和杜普拉特的英王德意志军团调到乌古蒙后面一带。他们从侧面向法军骑兵开火。葡萄弹和榴霰弹的杀伤威力像前次一样厉害。步兵方阵屹立不动，打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下午6点，法国骑兵已精疲力竭，退回去了。

这些进攻徒然消耗力量，谁该负责呢？为什么在场的法军步兵不去据守看来已被骑兵攻占的阵地呢？毫无疑问，内伊发动的第一轮进攻是为时过早的，但以克勒曼和居约的骑兵加强第二轮大进攻的是拿破仑本人。因为拿破仑从来没有亲自领教过英军的顽强，无疑以为他们在这般强大的队伍面前必然顶不住。况且，法军进攻，好多次看来已是大功告成。同盟军在中右方的大炮，除了默塞尔指挥的那几门以外，都已易手九次、十次之多，英军前沿方阵也九次、十次受到包围，拿破仑的参谋人员曾不止一次地高呼胜利。

那末，为什么这次进攻中步兵没有跟上，将战果巩固下来呢？最主要是因为普军已有大举进攻的迹象，正准备增援内伊的洛博军团7800人，现在转到右边去阻击比洛。将近5时，普军大炮对多芒和絮贝维的骑兵开火，这些骑兵很快就退回洛博那边去了。

比洛率领部下3万人继续挺进，左翼向前迂回，在普朗尚努瓦村取得了立足点。这时，洛博正向拉贝勒阿利昂斯退却。这发生在5时半至6时之间，足以说明拿破仑为什么对其骑兵大举进攻不那么注意。

正当法军骑兵发起冲锋时，他正命令迪埃斯梅带领青年近卫军的 4000 步兵去夺回普朗尚努瓦。他们一冲而上，把那些精疲力尽、饿得半死的敌人赶到村外的旷野去了。

拿破仑满足于这边取得的优势，转过头来考虑对付英军。他命令内伊不惜一切代价，攻占圣拉埃。欣然受命，莫过于内伊这一次了；因为，过去的错误与失败，现在可以用夺取胜利或战死沙场来加以弥补。

可是，直至这个时候，两者对他来说都是求之而不可得。他的坐骑，前后已有三匹被打倒在地，但他一如既往，毫无畏惧，带着东泽洛部队和工兵去进攻圣拉埃农庄。他满脸硝烟，声嘶力竭，对那些将近灰心丧气的士兵拼命鼓动，使他们恢复战斗热情。这次他成功了。

那些勇敢的德意志人在这里坚守了 5 个小时，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现在每人只剩三四发子弹。一般的英军弹药，对他们的枪不适用；他们自己本来有储备弹药在后方，这时却找不到。然而，弹尽之后，他们拼刺刀、掷砖石，还挡了一阵，使法军连毁了半边的谷仓门也进不了。后来法军爬上了马房顶，从大门口冲进来，巴林和他手下的勇士们才穿过房子，逃入花园。这时法军喊声大作：“不要饶过这些绿鬼子！”来不及逃上山的，全都被刺死了。

这对同盟军来说，是严重的挫折。法军狙击兵现在遍布农庄四面墙垣，其余则向山脊推进，紧逼英军前沿阵地。有一段时间，圣拉埃后面的地带，实际上无人把守。

这时，如果拿破仑立刻出动他的老、中近卫军进攻威灵顿的中央阵地的话，胜利还可能属于鹰旗下的法军。但当内伊请求他增派部队的时候，他却很暴躁地回答：“部队？你要我到哪里去给你弄来？难道叫我制造一些出来吗？”

就在这个时候，普军又攻占了普朗尚努瓦。拿破仑只好再次转过来对付他们。他出动两个营，一个是老近卫军，另一个是中近卫军。这些久经战阵的士兵端着刺刀，一轮冲锋就夺回这个村子，把比洛的部队赶到四分之一哩以外。

但此时，普军的皮尔希、齐但两个军团已赶到，正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击。

拿破仑仍然满怀信心。他不知道皮尔希和刘但已经逼近。东边格鲁希部队的炮声，不时隐约可闻，尽管看了那位元帅最后发来的报告，拿破仑还是相信他会赶到，抓住普军打。他认为顶住比洛一阵就行了，于是出动老、中近卫军，来个孤注一掷。

他把其中两个营留在普朗尚努瓦，另外留三个营在罗索姆附近作为最后的后备队，自己带九个营，组成空心方阵，开上前线。战列各团，有些原已在退却，看见戴着熊皮帽的近卫军上前，顿时振奋。为了鼓舞士气，拿破仑派拉贝杜瓦那到各团传达消息，说格鲁希的部队快到了。

望眼欲穿却迟迟未见踪影的紧张心情，这时达到了顶点。正是这紧张的盼望，使滑铁卢之役在战争史上独具特色。英法双方激战了八小时，英军认为普军必将赶到，法军认为格鲁希一定会来。

此时，滑铁卢正面战场已到了最后关头，戴尔隆和雷耶的部队，或在圣拉埃后面岗顶，或在乌古蒙庄园墙下，又一次奋力争取胜利。近卫军的方阵则沿着先前骑兵大举冲锋的路线，斜斜地穿过山谷。到了圣拉埃西南方的高地时，拿破仑命令一个营停止前进，其余八个营则交内伊指挥。这些士兵在

拿破仑面前经过时，都向他热烈欢呼。这时，两名副官从右边急驰而至，向他报告普军逼近的消息。但拿破仑置若罔闻，眼睛只盯住近卫军。

在一阵旋风般的炮火掩护下，这些身经百战的近卫军士兵奋勇前进。他们在林尼之战损失甚微，现在足有 4000 人。他们起初排成一个纵队，大约 70 人一排。前头几个营直趋今天比利时纪念碑以西不远的地点；后头的部队却不知为什么向左偏转，较迟爬上山坡，而且更靠近乌古蒙。

这时，英军博尔顿和比恩指挥的炮组向法军领头的纵队倾泻葡萄弹和榴霰弹，打得他们东摇西摆，老近卫军司令弗里昂受了重伤。内伊的坐骑被打倒了，这位英勇的战将从地上爬起来，毫无惧色，又挥使士兵前进。他们一涌而上，越过山脊，突破英军炮兵阵地，满以为一定得胜了。

在当他们越下山脊进入后面山坡的空旷地带时，威灵顿指挥英军近卫步兵第二、三营，第三十三团、六十九团及荷兰-比利时几个步兵方阵用交叉火力猛烈射击，法近卫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退却。英军趁机杀到了圣拉埃果园。

近卫军是拿破仑手中的最后王牌。当他看到这张王牌也在退却时，一时乱了方寸，“怎么啦！他们乱了！”拿破仑大叫起来：

“眼下一切都完了！”

本来，东泽洛的进攻，一度使英军霍尔基特旅阵脚动摇，近卫军的冲锋和格鲁希即将到达的传说也曾在法军中引起一些希望。但是，现在那些久经战阵的近卫军败退了，齐坦率领的普军又从帕佩洛特村冒了出来，希望于是化为沮丧。“近卫军退了！”一声惊呼，接着连声叫喊：“背叛！”

威灵顿公爵眼见法军大乱，即挥使全线英军发动那久已渴望的进攻。戴尔隆部下各师，右边遭到普军威胁，后面又因科尔本冲锋获胜而受敌，顿时全部溃散。

在这惨败的退潮中，像磐石一样巍然不动的只有三个营，他们是先前被击退、后来又在圣拉埃南面高地上集结在拿破仑周围的近卫军。英军亚当斯旅三个团进到他们面前，停下来重整队伍。

这时，夕阳残照下，战场一片昏暗，只见英军骑兵刀光闪闪，奋力砍杀，毫不留情。原来在那天一直在养精蓄锐的范德勒尔和维维安的骑兵旅突然进入攻击。这一着马上见效。法军的退却变成溃逃，残兵败卒拔足狂奔，在近卫军最后几个方阵周围乱窜。

拿破仑在一个方阵中躲了一阵，还希望重新集结部队。内伊则在方阵外面一群群败兵中跑来跑去，挥舞着一把破刀，暴跳如雷，向落荒逃跑者破口大骂：“怕死鬼！怎样才死得其所，你们都忘了吗？”

但现在法军已是一片慌乱，不可收拾。英军亚当旅同骑兵紧密配合。9 时刚过，从普朗尚努瓦村传来普军终于打破法军顽强抵抗的胜利欢呼，这就敲响了法军的最后丧钟。“近卫军宁死不降。”有些人认为这话是米歇尔说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康布罗纳被打倒在地、失去知觉之前说的。这句英雄誓言倒底出于何人之口，在许多年后的法国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这几个营老近军大多都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现了这一誓言，他们坚定的荣誉感和视死如归的勇气给拿破仑帝国的最后一幕凭添了许多悲壮与崇高。

拿破仑并没有坚持到最后，苏尔特强迫他离开了战场。这极大地加重了法军的灾难。

威灵顿那些疲乏不堪的部队，在昏暗中好几次以友为敌，乱打一阵；因

此，到了罗索姆以南就停下来，将追击任务交给普军。

普军当中不少士兵那天并没有打多少仗，这时正好一洗林尼战败之辱，饱尝复仇之乐。格奈森诺趁着明月初升，率领骑兵追击。当年普军在那拿惨败后被法军追击的情况，同这次普军追击法军相比，就不见得凶猛了。

拿破仑退到热纳普，还想在那里抵抗一下。但那里挤满车辆，士兵成群，争先恐后，要通过一道窄桥。一听见普军号角齐鸣，法军更是恐慌万状。普军的呐喊声越来越近，拿破仑只好下车乘马而走。那一夜，法军七次扎营，七次都被敌人赶上，不得不弃营逃跑。到了四臂村，拿破仑又想重新集结一些部队，可是还来不及这样做，普军骑兵就追上来了。拿破仑脸色惨白，泪流满颊，继续奔逃，在暗淡的晨光中跑过又一个尸横遍野、怪影憧憧的战场。

到了沙勒罗瓦，拿破仑还企图收拾残部，决一死战，但是毫无效果。他于是匆匆奔向巴黎。在他后面不远跟着跑的一群群士兵，总数约1万人。在滑铁卢作战的法国大军，如今还有武装的就剩这些了，真是可怜得很。除了这些，在滑铁卢伤亡25000人，被俘几千人，其余的溃散回家。至于威灵顿方面，总计死伤10360人，其中6344名是英国人。普军则损失大约6000人。

至此，一开始便为各种不幸的事件所干扰的滑铁卢会战结束了。飘扬了20年之久，几乎插遍了欧洲大陆每一角落的拿破仑军旗终于在这里的夜色中永远消失了。

## 第三十八章 第二次退位

### 一、巴黎不再是雾月

议会给爱丽舍宫发出了强硬的最后通牒，拿破仑必须退位，否则，议会就废黜他。

不再有昔日雾月勇气与风采的战败英雄，无可奈何地抽出战刀，“拿住，德茜蕾！拿住滑铁卢的战刀！”阳光下，战刀寒光闪闪……

拿破仑丝毫不认为滑铁卢战役是对他的决定性打击，不甘心就此罢休。这一仗刚打完，第二天他就在菲利普维尔写信给他哥哥约瑟夫说：他要赶紧调集 30 万兵，准备保卫法国；他要调用拉车的马匹去拖大炮，征集 10 万新兵，用那些从保王分子和心怀不满的国民自卫军手中拿过来的枪枝武装他们；还要唤起多菲内、里昂、布尔戈尼等地区的民众，打垮敌人。“但人民必须协助我，不要使我为难。写信告诉我，这个倒霉透顶的事件，对议院产生了什么影响。我相信议员们会认识到，在这最后关头，他们的职责是团结在我的周围，拯救法国。”

拿破仑的坚强意志是屈而未折。滑铁卢之败犹如拉罗蒂埃之败，只不过更严重一些，因而要比 1814 年作更大的努力去抗击敌人罢了。这就是他的想法，而他当时还不知道格鲁希正在摆脱普军呢。上述那封信，表达了他那毫不动摇的决心。

他似乎无法想象法国没有他倒会幸福昌盛。他要和法国永不分离，斗争下去，对抗世界。

他在 6 月 21 日早晨到达爱丽舍宫时，就是这样一种心境。有一阵，他很激动。“啊！天哪！”他在拉瓦莱特面前仰天长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但是，洗了个热水澡（这是他消除疲劳的有效办法），他就平静下来了。

滑铁卢战役的确耗尽了精力，他精疲力竭，因没有条件进行特殊水浴治疗，加重了排尿困难症，尤其是得了痔疮，骑马很困难，他那副麻木的样子，手下的将军，如雷那、杜莱纳看了大为吃惊。连打牌的时候，他都会打起瞌睡来。惨败的那天晚上，他再次企图自尽，但希望他再作努力的死神又一次把他拒之门外。

洗完澡，他回到房间，像往常一样修剪起胡须来。马尔尚为他更衣。约瑟夫和吕西安也在房间。

“奇怪的命运”，他说，“我几次坚信法兰西已经稳操胜券，但胜券却几次从我手中飞走。”

他抱怨着内伊、格鲁希等人……

他又同在大们讨论国防计划。比较有胆略的人提议宣布两院休会，巴黎戒严；别的人却表示异议，认为这么一来就会引起内战。会议拖得很长。拿破仑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次打起精神，宣称并非大势已去，还说能够拯救法国的是他，而不是议会。

既然如此，他本应到议员中去，用他那威严的声音震憾他们，或者马上解散议会。蒙托龙说：康巴塞雷斯、卡尔诺和马雷当时建议他这么办，但多数大臣极力加以劝阻，说他饱经劳累，不宜置身于群情汹涌的议会风暴之中。后来他在圣赫勒拿岛告诉古高尔说：要是他认为有可能成功，他会不顾疲劳，到议会去，尽力而为；可是他当时并不认为有成功的可能。

这时候，众议院正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听到伤兵们传出来的惨败消息，议会深感痛心，因此毫不迟疑地赞成拉法叶特的提案：议会无限期开会，并宣告任何解散议会的企图为叛国罪行。这样大胆的公然对抗，令人想起 26 年前的“网球场宣誓”，使这位皇帝为之目瞪口呆。

吕西安叫他准备搞一次政变；但拿破仑看到，搞政变的日子已成过去。他从革命继承得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已经挥霍净尽。革命的军队，已经葬身于西班牙、俄罗斯、德意志和比利时，化为一杯黄土；卢梭关于军事专政的理论本来很有用场，但由一他野心勃勃，鲁莽从事，十年光景，就给搞得声名狼藉了。精疲力竭的法国，正离开他而转向国民的代表——自由的本源。

拿破仑同吕西安在爱丽舍宫御花园中来回踱步时，想的无疑是这些。外面二群联盟党人和工人，狂热地向他欢呼。他报之以微笑，但帕斯基埃说，“他的眼神流露出满怀愁绪”。不错，他可以率领这些没有头脑的下层民众去反对议会，但那就意味着内战，因而他裹足不前了。可是吕西安依然劝他动手：“大胆干！”话音很轻，却像丹东说得那么简单明了。他哥哥回答：“唉，我已经大胆干得太多了！”达武也说，太晚了，议员们已牢牢掌握政权，而且有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保护。

拿破仑于是任其自流了。法国的分裂，的确使他“茫然不知所措”。这不是他所认识的法国，如今是空论家和卖国贼当道。他自己的大臣富歇正在想方设法削弱他的权力，可他不敢下令枪毙富歇！这位专制君王傍徨无计，难怪他时而焦躁不安，踱来踱去，时而坐着出神，如在梦中！

当晚，卡尔诺和吕西安分赴上、下两院，吁请举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抵抗反法同盟。但是，卡尔诺直截了当的诚恳态度也好，吕西安出于兄弟情谊的慷慨激昂也好，都不能打动他们。吕西安终于大声疾呼，反对背弃拿破仑的任何行为。

拉法叶特拍案而起，当即气势汹汹地对他放了一阵连珠炮，历

述法国为了拿破仑的赫赫功业而作出的浩大牺牲，最后说：“我们为他效劳已经够了，现在的责任是拯救祖国。”

第二天，消息传来，格鲁希已经摆脱普军，拿破仑大军的残部则正在拉昂集结。这个情况，岂不是会助长拿破仑大胆行动，镇压公然抗拿的议会？局势显然十分紧急。

议会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拿破仑必须退位，否则，议会就废黜他。议会给爱丽舍宫发出了书面通知。但他们在采取行动前，给了拿破仑一小时宽限，让他作出决断。

午后不久，他依照大臣们的意见，采取了最后一步，了结自己的一生功业。吕西安卡尔诺央求他好一阵子，请他宣布退位时声明只能由他儿子继承。他是这样做了，但说了这么一番充满怨愤的话：

“我的儿子！真是异想天开！不，我是让位给波旁王室！他们至少不是维也纳的囚徒嘛。”

议员们也是这个看法。拥护波拿巴的人们拼命抗争也没有用，议会还是把拿破仑二世撇开，实际上不予承认，却立即任命一个五人执政委员会，由卡尔诺、科兰古、富歇、格雷尼埃和基内特组成，其中三个曾参与处死国王，富歇被选为主席。

拿破仑当时就说：他是让位给罗马王，而不是给包括一个卖国贼和两个乳臭小儿的督政府。从这句尖刻的评语，我们可以估量拿破仑眼看这么快又

恢复到雾月政变以前的局面是何等愤怒。他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空论家逼迫退位，已是可恨之极；偏由富歇来接替，看来更是不可饶恕的侮辱。但这还不算，25日那天，他接到那个卑鄙的阴谋家的命令，要他离开巴黎；蒙羞受辱，至此为极。

滑铁卢战后第一个星期天，他遵照这个命令，悄然驱车前往马尔梅松。奥坦斯·博阿尔内和几位忠实的朋友将在那里和他会合。

他在法兰西国土上的最后一站正是他年轻时取得胜利的地方。奥但丝为迎接他的到来，特意整理了母亲生前住的房子。第一天，许多忠心耿耿的亲友族拥在他的身旁，里面有皇太后、约瑟夫、吕西安、热罗姆。晚上，奥但丝的沙龙里挤满了贵妇人。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和埃米莉·佩拉普拉先后受到了皇帝的接见。

翌日，他迎着夏日耀眼的阳光，独自一人在花园里走着。每到一个拐弯路口，脑中便浮现出一段往事。在这片草坪上，他曾玩过单双杠，那时正是执政府的黄金年代。在这个绿廊下，他曾和法兰西学院的朋友、大臣、将军畅谈他要为法国创造美好的未来。一个影子寸步不离地跟着他，那是约瑟芬的亡灵。他既感到陶醉，也感到困扰，差人喊来了奥但丝，坐在她身边的一张长椅上，对她说：

“可怜的约瑟芬，没有她，我无法适应这儿的生活。我仿佛看到她走出一条幽径，采摘了一朵她异常喜爱的玫瑰花。”

奥但丝伤心落泪。皇帝以平平的声调继续往下说，好像在梦境一般。

“要是她现在还活着，她一定十分痛苦。我与她只为一件事争吵过，那就是因为她常负债，我没少责备她。她是一个典型的女人，性格多变、活泼、心地善良……请找人再给我画一幅她的肖像，希望把她的肖像装进椭圆形的颈饰里……”

科维扎尔向拿破仑介绍了自己的弟子曼戈。拿破仑觉得只有到新大陆美洲去才能活动自由、安全，曼戈准备随他去美洲。接见完毕回到房间后，拿破仑喊马尔尚进来，交给他一个装有红黑色液体的小瓶子，对他吩咐道：

“请你想办法放在我垂手可得到的地方，比如放在我的外衣或其他衣装的口袋里，反正只要好拿就行。”

内侍把小瓶子放进一个小皮袋里，系在皇帝的左裤带上。

“很好。”拿破仑轻轻地拍了拍马尔尚的脸颊说道。

同盟联军渐渐逼近巴黎，在最后紧张的4天里，手握大权的富歇一拖再拖，推迟了皇帝的行期，想把他交给敌人。在吕埃伊路上经过的老兵一遇见拿破仑，仍一如既往高呼万岁，拿破仑不禁感到脸红，同时暗暗希望法国还会用得上他的利剑，以驱逐入侵的敌人。这四天是多么漫长，沉重……

27日用午餐前，拿破仑接见了梅纳瓦尔的岳父德埃尔男爵。男爵给他送来了他收养的小莱昂。孩子从小在巴黎的一座寄宿学校生活，现已快满9岁。他身体健美、长着一张迷人的脸庞。奥但丝碰巧走了进来，皇帝低声地对她说：

“看看这孩子，他像谁？”

“这是您的孩子，陛下，简直和小罗马王长得一模一样，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拿破仑显得心满意足。

“我以为自己的心已经不能动感情。”他说，“可一见到他，我激动极

了……说句实话，我曾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我生的……我想见他一面，一看到他与我儿子长得那么像，我毫异极了。”

奥坦丝说要是不怕闲言乱语，她很乐意照管这孩子……

“对，言之有理。”皇帝说，“要是他能在您身边，我该很愉快，可免不了又要引起别人说东道西，说是您的儿子。这样吧，等我到美洲安下身，我就派人来接他。”

奥坦丝走到孩子身边，抚摸着他。他在寄宿学校生活得幸福吗？他做什么游戏？孩子毫不胆怯，回答说同学们和他“常做打仗的游戏，大家分成两伙，一伙为波拿马家族分了，另一伙为波旁分子。”

王后问他选择的哪一方。

“国王一方。”

她想知道他为何选择国王一方。

“因为我喜欢国王，不喜欢皇帝。”

奥坦丝既惊愕又失望，还继续问他：“为什么不喜欢皇帝？”

“没有什么原因。”孩子说，“只不过我愿意在国王一方罢了……”

拿破仑抱着孩子亲了亲，松开了孩子。接着又嘱托了孩子的监护人几句。

晚上，巴黎城来了不少人与他们道别。迪夏泰尔夫人受到单独接见，在皇帝过去习惯接待人的书房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忠心耿耿的妇人脸色苍白，神情严肃。她始终追随着流星的升落，善于掩饰自己的痛苦。她走后，佩拉普拉夫人又来看皇帝。第二天，瓦莱夫斯卡夫人带着小亚历山大来了。她在拿破仑的怀里哭了很久。拿破仑尽量安慰她，让她要坚强些。他无疑还向她许下了诺言：倘若命运有所好转，他一定派人把她接到身边去。可她怎么也不相信他的话，眼泪汪汪地与他告别，坚信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奥坦丝在长廊与她相遇，见她如此伤心，不禁怜悯起她来，把她带到自己房间，和她单独用午餐，以避开众人目光。

这时，入侵者向贡比涅迅速推进。他们并没有碰到任何发动全国奋起抵抗的企图。这一事实证明，3月间拿破仑受到欢迎，主要是由于军队对他的衷心拥戴，以及人民普遍对波旁王室深感厌恶。如果以为全国真的拥护他，而这种感情只因他吃了一次败仗就化为乌有，那是对法国人民的污蔑。

临时政府请求停战，以图阻止同盟军前进，也无济于事。威灵顿立即拒绝；布吕歇尔则宣称，要是向他交出拿破仑，不论死活，他就予以考虑。威灵顿听到了，马上给他的盟友去信表示私人抗议。对此，格奈森诺宣称：既然威灵顿公爵要考虑敌人各方面的情况，而且想让这个一生行事曾使英军势力得以扩张的恶棍苟延残喘，因而退缩，那末，普鲁士将务求把拿破仑交由他们处决，这是符合维也纳会议宣言的。

然而，临时政府对待拿破仑还是公道的。26日，富歇派贝克尔将军去监护他，并劝他动身，取道罗什福尔前往美利坚合众国。为此，临时政府正替他向威灵顿申请通行证。

贝克尔发现这位前皇帝情绪变幻无常。有时候他似乎“萎靡不振，非常讲究安逸舒服”，有时放怀大吃。有时候，他又装出一副快活的样子，而且有点粗鲁，甚至揪揪贝尔乐的耳朵表示好感。他的打算也随着情绪高低而变动不定。他一会儿说要投身于法国人民之中，战斗到底；一会和又说要去罗什福尔，只带贝特朗和萨瓦里，乘船偷越英国舰队，但当贝特朗夫人大吵大嚷，说未免对她太残忍的时候，他马上打消了这个主意。

他这段时间的感情，很难捉摸。除了有一次突然激动，向拉瓦莱特表示怜惜法国之外，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多么难以言喻的灾难。他上台时，法国正处于胜利扩展的阶段；如今却一败涂地，倒在同盟国和波旁王室脚下。他在航行途中屡次提到上层阶级“反复无常”，背弃了他，对此表示痛恨和鄙视；由此看来，他耿耿于怀的是这些。也许这足以说明他为什么摇摆不定：是和同盟军作最后搏斗，生死存亡，尽此一举呢，还是到美国去，重振他已无法在欧洲继续进行的事业呢？他在这两者之间徬徨着。

他肯定未至于麻木不仁或哑然绝望。他满脑子想的还是国家大事，好像无法理解这些事情已经不受他支配。他的一举一动都表明：他还是个政治人物；对他来说，权力就是一切的一切。他跟自己的忠实的随从告别时，极少深为激动的表现；但这究竟是由于他有一副铁石心肠，还是因为自己垮台而愤懑，抑或觉得以保持庄重为宜，就很难说了。当他的勋章高计师德农抽噎着同他道别时，他说：“亲爱的，我们不要激动。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必须表现冷静。”这无疑是他的力量的一个泉源，所以他能够支配一个感情用事的民族。他的感情是受理智主宰，而不是主宰理智的。

当时普军正逼近巴黎。布吕歇尔派出一支别动队，去夺取马尔梅松附近横跨塞纳河的夏图大桥，打算劫走拿破仑。但是，达武和富歇使拿破仑免遭危险。达武元帅把塞纳河上最靠近马尔梅松的几座桥梁统统堵死或者焚毁。富歇则于28日夜间接令拿破仑马上启程到罗什福尔，由两艘快舰送他出海，尽管当时还未收到英国的通行证。

拿破仑加速了行前准备工作。他已经与司库佩鲁斯和诺埃尔商谈过，诺埃尔接替了著名的拉吉多成了他的公证人，差人将300万金币从杜伊勒里宫转移到拉菲特处，并亲手交给这位银行家80万法郎的纸币和他存放纪念章的大柜子。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命运”，他对拉菲特说，“……也许还能活15年……我这个人用不着多花钱。每天只要有一金路易，我在哪里都可以生活。我们到时再看吧。”

他尽可能地给亲人多留一点钱。约瑟夫得到了70万法郎；吕西安得到了25万法郎的实物和200万法郎的证券，这些证券后来一直没有兑换到货币；热罗姆是10万法郎；皇太后也得了10万法郎，外加两份运河股份。奥但丝比她自己说的要富得多，她坚持要送给拿破仑一串缝在一条饰带里的钻石项链。拿破仑也坚持要在记名期票上记下这串项链的等价，并把一个令人心碎的纪念品——约瑟芬的结婚戒指赠给了她。

这天傍晚，奥但丝在花园里与贝特朗夫人正坐着交谈，皇帝来到她俩身边。夕阳西下，满天金色的晚霞绚丽而宁谧。

“这多美啊，马尔梅松宫！”拿破仑低声叹息道，“要是还能留在这儿，那该多么幸福！您说对吗，奥坦丝？”

她没有敢开口回答。三人默默地呆了很久很久……

29日清晨，普军已到达阿让特伊。

接到这个消息，拿破仑泰然自若。接着，他格外兴奋地恳求贝克尔替他向政府提出一条计策：迅速集结巴黎一带的部队，然后由他以波拿巴将军的身分，出其不意地袭击敌军，先打布吕歇尔，再打与之相距两天行军路程的威灵顿；击溃敌人之后，他再启程到对岸去。但执政委员会决然不予采纳。

各方面的报告表明：法军士气低落，胜利毫无希望。要是跟布吕歇尔打出第二个蒙米赖战役，夺得胜利，其结果是给拿破仑争光呢，还是给法国带来更多无谓的流血牺牲呢？有些人把世界看成是英雄豪杰争斗角逐、牺牲普通百姓以建立丰功伟绩的场所，他们参这一计策也许会鼓掌叫好。可是，在那些对法国负有责任的人看来，这个计策不过是拿破仑刚愎自用、盲目乐观的确证，是他野心勃勃、按捺不住的表现，也许是为夺回权力而作的最后一次疯狂挣扎；此外还能怎么看呢？拿破仑听到这条计策遭到拒绝，怒容满面。

于是他下令起程离开法国。他在书房与约瑟夫、费什和塔尔马道别，塔尔马身着国民自卫军服装，每天都来马尔梅松宫。召西安和热罗姆已经离开。他拥抱了奥但丝，紧握着瓦莱夫斯卡和科兰古夫人的手，一一话别。接着，家族中尚未告别的皇太后自己走到儿子面前，泪水在她的双颊下慢慢地流淌。

她只说了这么几个字：

“再见了，儿子……”

“再见了，母亲，”皇帝说。

在充满痛苦和敬意的气氛中，母子俩紧紧拥抱着。接着，拿破仑上楼回到自己的卧室，脱下军装，换上了一条蓝色西裤，栗色上装，脚装马靴，头戴宽沿圆顶礼帽。

然后，他独自一人向约瑟芬的房间走去。房间还保持着她生前的样子。他站在两端饰有天鹅，像无桅小船形状的床榻前默哀了几分钟。最后，他离开了房间，回到楼下。花园的小门口，一辆车窗紧闭、套着四匹大马的车子在等候着他。他步伐坚定，身后跟着贝特朗、萨瓦里和贝克将军，向栅门走去。他回头，向马尔梅松宫看了最后一眼，钻进了马车，向郎布伊宫驰去。

一位身着男子服装的妇人在郎布伊等着他，这就是贝莉妮。她在怜悯之心和爱情力量的推动下，从厄尔巴岛赶到巴黎，央求他带她一道流亡。拿破仑温柔地谢绝了她。可怜的女子绝望地离去了。后来，她带上贝特朗给她的几千法郎，到了美洲，希望能与皇帝相见。最后，她定居在利马，在那儿创办了一个寄宿公寓，带着对拿破仑狂热的怀念，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29日，拿破仑被迫离开巴黎那一天，德茜蕾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记载。

拿破仑的战刀静静地躺在我床头的桌子上。每一个人都高兴得发狂。他们说，我给法国带来了和平，但我却心痛欲碎。

昨天晚上，我怎么也不能入睡。拿破仑军队的最后一阵炮声在我房上回荡。据说，是抵御敌人保卫巴黎的。但这个计划无疑是毫无益处的。果然如此，半座城池被夷为平地，半数居民惨遭杀害。

玛丽到我房间来时，太阳刚刚升起。“罗森伯爵要马上见你。”她说。

罗森带来了一个奇怪的消息：法国政府和人民在下面等着，恳求你尽快见他们。

“法国政府和人民？是谁？他们要干什么？”我问。

“塔列朗和富歇代表政府，拉法叶特代表法国人民。”他说：

“拉法叶特将军！我一直想见他，但没有机会，国王被绞死后，他就离开了巴黎。

他就在楼下。他是一个身材矮小、十分消瘦的人，苍老的脸上露出倦容，但那双眼却炯炯有神，笑容甜蜜亲切。

拉法叶特将军”，我说，“家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一本《人权宣言》，我能与它的作者见面不胜荣幸。”然后，我转向其他人，“先生们，你们要我做些什么呢？”

“殿下”，塔列朗说，“很久以前、我告诉过你，有一天，我会给你带来一个重要的请求，这一天到了。法国请求殿下，拯救巴黎和它的人民。”

不待我回答，富歇补充说：“我解释一下，我们政府已发函给威灵顿和布吕歇尔，随时准备投降。如果我们不这样，他们会毁灭巴黎的。”

“他们同意了吗？”我问。

“是的。”塔列朗回答，“但，他们有一个特别请求：如果我们投降，波拿巴将军必须马上离开法国。”

“而波拿巴将军拒绝了！”富歇叫道，“他的官兵大都在滑铁卢阵亡，他想用剩下的这部分士兵保卫巴黎。这明明是要这些士兵和巴黎人民为他的荣誉而捐躯。”

我什么也没说。富歇又接着说：“现在，同盟军就在凡尔赛。我们也不能延宕了，波拿巴今天就得离开巴尔梅松。他必须到罗什福尔港去上法国战舰。当然，那里也有英国战舰，他们不会让他再次逃脱的。”

“这不是我的事情。”我说，“你们来的目的什么叫？”

拉法叶特第一次说话了，他的声音低沉、平静而悲哀：“夫人，被拿巴将军的战争吞噬了1000万生命，300万法国儿子战死沙场。如果没有人去说服波拿巴离开，会有更多的法国人民葬身炮火。他不听我们的劝告，却一味要求再给他兵力。他相信你，夫人。也许，你能说服他。”

“好吧，我试一试。”我说。

富歇把一个信封放在我手里，并许以1000士兵作为护卫队。我拒绝了。“罗森伯爵可以照顾我的”，我对他说，“我这就去。”

“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就坐在你的花园里等你回来。”拉法叶特说，“但我的心会跟你一起去的，孩子。”

我们到达马尔梅松时，迎接我的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朱丽、经瑟夫、奥担丝、吕西安和莱蒂齐亚太太。

“约瑟夫”，我说，“我要跟你弟弟谈一谈。”

“你真好，德茜蕾，但你得等一会儿，皇帝正在等政府的重要消息。这段时间，他不愿有人打扰他。他现在花园尽头，他最喜欢的那个地方坐着呢。”

“消息，我带来了。”

我匆匆沿着草径到了那个僻静的地方。拿破仑身穿深绿色军装独自坐在那里，一只手托着脸，凝望着面前的玫瑰花。

他一定是在梦中，因为他发现有人时，第一句话是：“约瑟夫，该吃午饭了吧？”

我的沉默使他清醒过来。他认出是我，马上说：“德茜蕾！真没想到是你！快坐下，坐到我身边。”

我坐下了。他微笑看着我：“我们第一次坐在花园里迄今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今天，我不是在等你，而是等政府的回答——你知道我是不习惯于等待的！”“你不需要再等了，这是政府的答复。”

我把信递给他。他抽出来，匆匆往下看。“为什么他们把这个给你！”他生气地问，“为什么不派位部长或军官送来？我主动要求保卫巴黎，而政府却拒绝！”

“同盟军已到凡尔赛，你想让他们捉住你吗？”

“不，不，谁也不会捉住我的。我带上这封信，去罗什福尔。如果我上了那里的战舰，能保证安全吗？舰长能执行我的命令吗？”

“英国人在监视着罗什福尔。”我告诉他说，“他们的船监视着所有的法国港口，你逃不出去的。”

我认为，这会触怒他。但没有，他奇怪地望着我说：

“如果我同意投降，会怎么样？他们还会把我放逐到另一个岛上去吗？”

“我不知道，将军。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你如果投降，会被逮捕的。”

他几分钟没说话。然后，突然站起来：“我为什么要让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没趣呢？我为什么要扫他们的兴？”他抽出战刀，刀把对着我，“拿住！德茜蕾！拿住滑铁卢的战刀！”

阳光下，战刀寒光闪闪。“当心，德茜蕾。别碰刀刃，利得很呢。”他微笑着警告我。我握住战刀。他又说：

“我这是向同盟军投降。向人投降总是把战刀交给他。我把我的战刀交给了王妃。”

“我怎么对法国政府回话？将军。”

“今天上午，我就去罗什福尔。告诉他们。”他注视着地面，“但我宁死也不愿去圣赫勒那岛。他们把我放逐到厄尔巴岛时，我企图自杀，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说：“我得走了，拿破仑。”

“是的，德茜蕾，这一去将是永别。但请你记住，在马塞，我向你求婚，决不是仅因为钱，我爱你。快把我的军刀拿走，以免我改变主意。”

我急忙回到屋里，把经过告诉给他家里的人们。然后，我和罗森上了车子。

我想，现在晚了，他变不了主意了。

我家门口的街上，人头攒动。看见我的车子时，他们齐声欢呼。我疑惑不解。

拉法叶特在客厅里等我。我问他：“街上的人们是怎么回事？”

“他们知道你去马尔梅松了，殿下”，富歇说，“并且知道为什么去的。因此，他们翘盼你的归来。”

我转向拉法叶特：“请告诉他们，波拿巴将军向同盟国投降了。”我拿出拿破仑的战刀，又说：“这是证据。告诉他们，拿破仑已去罗什福尔了。现在，他们可以回家享受和平了。”

“他们会想见你的，夫人”，拉法叶特说，“请跟我一块到窗口去吧。你救了巴黎，巴黎人民要感谢你。”

他把我拉到窗前，我举起这把战刀。

“巴黎的人民们”，他大声说，“和平到了。一位将要成为瑞典王后的法国姑娘说服了拿破仑将军，他已交出了战刀——滑铁卢的战刀！”

窗下欢声雷动，若疯若狂。

“我们的和平女神！圣母玛丽亚！”

我累极了。客人们一走，我便回到卧室。玛丽帮我脱去礼服，端来晚饭。现在我就坐在床上写日记。

亲爱的爸爸，今天，你要是在这儿该多好啊！你会为在你女儿家里见到拉法叶特而自豪。是你给了我这个日记本。当拿破仑闯入我的生活时、我开

始记日记。现在，我们告别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是的，德茜蕾再也见不到拿破仑了，这次特殊的会面，是他们的永诀。

29日下午6时，拿破仑便启程前往罗什福尔。这样，普军晚了几个小时，他们要捕获的对象逃脱了。

## 二、不幸的判决

“为防止欧洲和平再受扰乱，决定限制他的自由……以圣赫勒拿岛为其留地……”拿破仑最后一线希望被这个不幸的判决彻底击碎了。

踏上英舰“诺桑伯兰”号，这位伟大人物脱下帽子，接受敬礼，然后以坚定的语调说：“将军，我来了，听您吩咐。”

拿破仑途经奥尔以及7月3日到达罗什福尔，陪同他的有贝特朗、萨瓦里、古尔高和贝克尔。军民对他热烈欢呼，这又再激起他的战斗本能。两艘快舰想避开英国的巡洋舰溜出大海，有两条通道可走，但因当时正刮着西风，无论走哪一条都不能指望迅速溜走。拿破仑于是再次请求准许他指挥法军；而法军这时正开始从巴黎退往卢瓦尔河一线以南。他的提议还是遭到拒绝。同时通知频频不断送来，催贝克尔把他弄走，离开大陆。这是他最好的朋友们的愿望。7月4日，巴黎向同盟军投降。法国保王分子和普军都急于抓到他。因此，当他坐下来制订在卢瓦尔河二线作战的方案时，巴黎那个摇摇欲坠的政府却催他赶快上船，并且向他暗示，再拖下去就要使用武力了。这样，7月8日，他便伤心地登上泊在夏朗特河口对面埃克斯岛附近的“萨勒”号快舰。

他现在处境十分窘迫。巴黎明令禁止他重登大陆。大城镇多已挂起白旗，他面临比斯开湾，英国的巡洋舰往来游戈，法国海军军官们对于逃脱是不抱多大希望的。拿破仑的随从人中，其中包括蒙托龙、拉·卡色和拉勒芒，谈论如何设法逃脱，提出通过纪隆德河出海，或者藏在当时停泊于罗什福尔的一条丹麦小帆船的货舱里偷渡，或者乘搭泊在雷岛北面的两只渔船混过去。但这些打算都放弃了。因为英国的巡洋舰到处都监视得很严。第二天，巴黎来了一份文件，限令这位前皇帝24小时内启航。

次日，拿破仑派萨瓦里和卡·拉色带一封信去英国皇家舰艇“贝列罗凡”号（该舰当时正在奥莱龙岛与雷岛之间的主航道附近海面巡逻），询问是否已收到允许拿破仑去美国的许可证，是否会阻止他出航。萨瓦里还问，拿破仑要是坐商船走，会不会受到制止。舰长梅特兰已奉严令拦截拿破仑，但为了争取时间，使霍瑟姆将军及其他舰只能够赶到，他答复说，他将用武力对付这些快舰；未获上司明令批准，也不能允许拿破仑乘搭商船启航，这时，“贝罗凡”号、“默尔米登”号和“斯莱尼”号等舰驶得更近，守住中间那条主航道；南北两条比较难走的通道，则各有一艘小型战舰监视。

接着是令人伤心和焦虑不安的三天。12日，消息传来，路易十八已进入巴黎，临时政府垮台了，法国全境普遍挂起波旁王室的百合花旗。13日，约瑟夫·波拿巴来到埃克斯岛，跟他弟弟最后一次见面。约瑟夫主动提出让他留下，叫拿破仑装扮成他的样子，这样就有可能乘搭中立国的船只从纪隆德河逃出去。但是，在战场上从来没有犹豫过的拿破仑，这时却踌躇起来了，一下子竟下不了决心。要是英国人在这艘受到他们监视而企图逃跑的船上把

他抓住了，那对他将是一个多么耻辱的结局啊！

直至今刻为止，拿破仑和他的追随者们还被监视在艾克斯岛上。拿破仑住在一座阴森而灰暗的建筑物里，这座建筑，还是他在几年前下令为本地的海军指挥官建造的。各种事件正在向他逼近过来。从二楼的卧室里，他可以看到封锁线上的英国主力舰贝列罗凡号正在港外追巡着。巴黎已经落入盟军之后，波旁家族也回到法国来了——拿破仑愤怒地把那份报道了这个消息的报纸摔在地板上。他听到贝列罗凡号正在鸣放礼炮，庆祝攻陷巴黎的胜利。他的敌人马上就会带着命令登上他这座海岛上的避难所，把他当作战俘送到英国去。他镇静地倾听着他的密友们的劝告：到美国去。在法国的领土之外把英国打败。像平时一样，他一言不发，谁也不明白他在想些什么。最后——这时已到半夜时分，他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他派人传话给那条逃出封锁线的监视的法国船的船长，说他不上船，不去美国了。相反，他要把他的未来作孤注一掷，向英国人作一次戏剧性的呼吁。

13日晚上，拿破仑口授了下面的信，由古高尔送去给巩固摄政王：

“鉴于内有党派纷争之患，外有欧洲列强与我为敌，我决意结束政治生涯，并一如提米斯托克利斯，投奔托率，仰贵国人民幸予容纳。我祈求殿下同意，俾我身受贵国法律保护，因敌对者之中，以殿下为最强，最守信义，且亦最为宽厚。”

14日，古高尔和拉·卡色带着这封信上“贝列罗凡”号。梅特兰当即保证把拿破仑送到英国，让古高尔乘“斯莱尼”号先行；但又明确表示，这位前皇帝将完全由英国政府处置。这最后一点，是跟拉·卡色讲得清清楚楚的；他懂英语，尽管起初装作不懂。可惜梅特兰没有要求他写下接受这个条件的文书。古高尔被转送的“斯莱尼”号，不久就启航前往托尔湾。拉·卡色则回去埃克斯岛，向拿破仑报告事情经过。贝特朗于是写信给梅特兰，说拿破仑将于次日登上“贝列罗凡”号。信中写道：

“……倘若司令应您提出的要求，发下赴美许可证，皇上将乐于到美国去。否则皇上将以私人身分，自愿前往英国，受贵国法律保护。”

要么是拉·卡色误解了梅特兰的言语和行动，要么是拿破仑企图用上述那些话愚弄这位舰长。梅特兰并未发信去问霍瑟姆要许可证。他也没有表示拿破仑有希望到美国去。他只是答应把拿破仑送去英国，交由摄政王处置。拿破仑毫不理会最后一点约定，现在却说以私人身分而非作为皇帝前往英国。15日天亮不久，霍瑟姆海军将官的旗舰“雄伟”号已经来到眼前，拿破仑逃脱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终于破灭了，他于是采取了去英国这一步。离开法国双桅船“雀鹰”号时，人们向他最后一次欢呼“皇帝万岁”，欢呼声随着他乘坐的小艇驶近“贝列罗凡”号而渐渐消逝，几乎转为哀泣。

在“贝列罗凡”号舰上，人们恭敬相迎，但没有行礼。他穿的是近卫军猎骑兵司令的草绿饰金镶红制服、白背心、军靴。梅特兰认为他“非常健壮，体格匀称”。他还表现得兴致勃勃，问了一些有关该舰的问题，甚至那么早就请求带他去参观一番，当时水兵们还在洗甲板。他又询问“贝列罗凡”号是否能打败那两艘法国愉舰，对梅特兰的肯定回答没有表示不同意。他对于看到的一切，包括挂在舰长室里的梅特兰妻子肖像，都加以赞赏。那位舰长

充分领略了他那善于取悦、令人倾倒的本事。而对这位伟大人物来说，这种本事决非等闲。

这次航行，一路无事。拿破仑的健康和胃口，整个说来非常之好，而且不像这一行的其他人晕船晕得那么厉害。那个身穿海军制服的羸弱的拉·卡色，晕得痛苦万状，水兵们看了好笑；拿破仑因此严命他改穿便装，免得有损法国海军荣誉。对于这位伟大人物本人，水兵们很快就由衷地尊敬起来。

驶过马桑特岛时，他久久呆在甲板上，默默沉思，忧伤的目光，依依不舍那再见无从的国土。靠近托尔湾时，这位流放者对这一带的宜人景色赞不绝口，并以波托费拉约的风光与之相比。哪怕登上“贝列罗凡”号以前心怀疑虑，此刻看来都已消除。人们完全以礼相待，他只碰过一次钉子，他怂恿讲得一口流利英语的贝特朗夫人试探梅特兰是否愿意接受一个盒子，里面装有钻石镶嵌的他（拿破仑）的肖像。这位舰长理所当然地谢绝了。

在托尔湾，对拿破仑一行来说，恼人的事多起来了。24日，古高尔回来了；他一直未获准上岸。

26日，“贝列罗凡”号奉命驶往普利茅斯，海军基地司令长官凯兹勋爵向他递交了英国政府的书面决定，内称：为防止欧洲和平再受扰乱，决定限制他的自由，“至何程度，视需要而定，务必达到上述首要目的”；同时，决定以圣赫勒拿岛为其居留地，因该岛既有益健康，又比其他地方可以实行较小程度的限制。

对凯兹来说，这是一件令他特别为难的工作，因为他有一位在滑铁卢战场上受伤的侄儿，正是得到拿破仑个人的干预才得以保住性命的。

对这个决定，拿破仑愤怒地提出了长篇大论的抗议，声明自己并非战俘，而是“经与舰长事先磋商”，作为乘客，坐“伯雷勒芬”号前来的。他要求获得英国公民的权利，并愿在远离海滨的乡间住宅定居。甘受特派官员对他的行动和通信实行监督。到圣赫勒拿岛，不出三个月他就要丧命，因为他每天骑马跑20英里格，已经习以为常；要去圣赫勒拿岛，不如就此死了好。梅特兰的所为，是蓄意设下圈套。剥夺他（拿破仑）的自由，将使英国永蒙耻辱；因为他来我们英国，是使摄政王有机会写下一生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英国的官员随即鞠躬告退。

他把凯兹叫回来。后者发表意见说：去圣赫勒拿岛比起送回给路易十八，或者到俄国去，总要好些。这位阶下囚当即大喊：“俄罗斯！上帝保佑，别叫我去那里！”

尽管拿破仑愤怒地表示抗议，这个消息并未使他感到惊奇。拿破仑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象平时一样，分析了敌手们的情况。他当然明白，英国人是决不会给他另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的。甚至当他还被流放的厄尔巴岛的时候，他说曾得到这样的报告，说他的敌人们正在维也纳开会，考虑把他流放到一个更遥远的海岛去，当时就已经提到了圣赫勒那岛的名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04年，正当拿破仑处于他的权力的最高峰的时候，他也曾考虑过，要派遣一支海军远征队去占领这座圣赫勒那岛。“占领这个目标需要1200到1500人，”他这样估计道。如今，英国人为了看守他，却派出了比他原来的计划多一倍以上的兵力。

正如拿破仑所考虑的，英国人的确不会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他们的许多理由对这位曾让整个欧洲发抖的天才倍加谨慎与防范。

事实上，从踏上贝列罗凡号的第一天起，拿破仑就被当作上宾款待，拿

破仑也一再表明，他要换上一个假名——也许就称为社洛克上校或米龙上校，这是他的两位战斗中牺牲了的副官的名字，然后安静地在距离伦敦三四十英里的乡下隐居。但事实上，拿破仑想过一种英国乡下绅士的安闲日子的这种愿望在英国人看来似乎是很成问题的。须知他从 25 岁开始，就一直生活在战斗的烽火之中，生活在军事和政治的各种战场中。只在三个月前，他就从厄尔巴岛发动了一场复辟。他是健康的，精力充沛的，难道他肯在 45 岁这样的盛年结束他的传奇式的事业吗？

总之，拿破仑可能已经考虑到：不管是谁，都不会相信他肯扮演这种英国乡下绅士的角色。不过，他这个希望得到一个隐居地的要求，却使英国政府感到很为难。

英国人有极多极多的理由害怕拿破仑，在英法两国长期斗争的岁月中，拿破仑几乎就要把英国打翻在地，而只是在六个星期前的滑铁卢战场上，他也几乎就要以巨大的优势取得胜利。当时，他率领了一支匆忙集结起来的军队，对抗数量大大超过法军的英国和普鲁士的联军。要不是他的后续部队的司令官在战斗开始后还在距离战场数英里之外的地方按兵不动的话，拿破仑以后会用一次出奇制胜的战术，打败敌军的指挥官。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一个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应该被送到远远的地方去，现在正是极好的机会。不过，这一次要送他去的地方，决不能象厄尔巴岛这种与意大利的西北海岸隔水相望的海岛；当然，也不能把他送到美国这种地方——这个从 1812 年（当时拿破仑正在远征俄国）起就跟英国开战的前殖民地，美国必然会热烈地欢迎拿破仑的到来，他必定会在那里闹个不亦乐乎，他们也不能让他住在英国，像厄尔巴岛一样，英国就在欧洲人的眼皮底下，正如首相利物浦爵士所说，如果让拿破仑住在英国，“他马上就会成为一个猎奇的目标，在几个月内就很可能引起英国人的同情。”

在拿破仑被扣留于贝列罗凡号上的短短两个星期中。英国人看到了拿破仑那种吸引人心的个性的更多的证据。

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着对他的命运的安排期间，旅游者的小船成群结队地围着贝列罗凡号。甚至也许可以这样说，拿破仑的影响明显地比这条战舰本身重要得多。

当贝列罗凡号载着拿破仑一行，第一次在英国的港口托尔伯靠岸下锚的时候，旅游者就开始潮水般地涌来。拿破仑在这条战舰上的消息一传开，英国的绅士名流们居然包围着皇家海军部，要求让他们登舰访问拿破仑，但是没有成功。各个码头上挤满了人，都想见一见这个科西嘉的吃人魔王，这个像神话传说的人物一样的“峰妖”。贝列罗凡号上的候补海军少尉乔治·荷姆刚一上岸，就被一群姑娘团团围住，向他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他长得像什么样子？他真的是个人吗？当他登上你们舰上的时候，是不是浑身沾满鲜血呢？您害怕他吗？”人们有的步行，有的乘马从像伦敦那样遥远的地方涌来。托尔伯的旅馆全部爆满。在战舰停靠的那个码头上，一位妇女问道：“他们会把他带出来让我们看看吗？他戴上了镣铐吗？”不一会儿，战舰四周就围满了乘坐着旅游者的出租小艇。贝列罗凡号的水手们，为了满足旅游者们的要求，只好在船舷上挂出一块黑板，用粉笔在上面写着这样的消息：“他已经去用早餐了。”“他已经回他的舱房去了。”

当贝列罗凡号到达普利茅斯——拿破仑在这个地方等待着、思忖着他未来的命运的时候，同样的景象以更大的规模重演了。据海军候补少尉荷姆回

忆，当时普利茅斯的港湾实际全被小艇挤满了。人们居然付出相当于一年房租的价值——60 英镑去租一条舢板。在舢板上，乐队演奏着法国的流行音乐，企图以此吸引舰上的拿破仑的注意。贝列罗凡号的舰长弗列德里茨·梅特兰在 7 月 30 日所写的报告中说：“海面上小船的数目，是我从未见过的。我敢毫不夸张地说，小船的数目在 1000 艘以上，平均每条小船乘坐 8 名乘客。”当护卫艇试图驱散这些小船的时候，有一条小船翻掉了，淹死了一个人。拿破仑的侍从长路易·马尔尚，就曾对英国人这种“粗暴的解决办法”提出了批评。

拿破仑对于此类大多属于向他表示友好的场景显然觉得很愉快。他踮起脚尖，为的是使那些伸长脖子想一瞥他的风采的旅游者感到满足，不致失望。每天，尽管他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操心，脑还是走上贝列罗凡号的甲板，有时一呆就是一个多钟头。凡在小船上发生的一切，没有一件能“逃脱拿破仑老鹰一样的眼睛。”候补海军少尉荷姆回忆道，“对那些前来看热闹的人，他尽量使他们满足，并不显出厌烦。”他穿着帝国卫队上校绿色的制服，在甲板上踱来踱去，注视着那些抬头张望着他的旅游者。有几次，他微笑着脱下他那顶著名的翘边礼帽，向小船里的女士们挥舞着。这位落难的法国皇帝对梅特兰舰长说，在他看来，英国人的好奇心似乎比他们平时表现的还要强得多。

旅游者之所以蜂涌到普利茅斯这个港口来，只因为拿破仑·波拿巴是闻名全欧洲的传奇式的人物。他那矮胖的身材和红光满面的宽大的脸庞，他那络横挂额头、悬在眉峰上的头发，正如曾经主宰过欧洲大陆的他本人一样，此刻也正主宰着欧洲人的想象力。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可爱，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可恨和可怕，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广为世人所知。

人人都知道那个出身卑微的科西嘉青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他在 20 多岁的时候，就成了法兰西大革命时代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领导了一次惊人的、对埃及的远征，在而立之年便出任首席执政，成为法兰西首脑。在辉煌的四年时间中，解决了大革命遗留下的各种冲突，为一个新兴的法兰西奠定了基础——制定拿破仑法典，兴办大中学校，确立行政体制，并给法兰西人民带来了更多发展个人才能的机会，分享了比任何欧洲国家的人民曾经享受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得多的胜利果实；打败了欧洲各国君主组成的几十次联合进攻，并自己为自己加冕成为法产西帝国的皇、帝；接着，又与英国进行了无休止的战争，终于在西班牙的群山和俄罗斯的雪地中丢掉了他的帝位；在“百日政变”中他重新夺回帝位，可是在滑铁卢之战中又将他的帝位丢掉了。这时候，他还不到 45 岁……

如此人山人海，壮观热烈的场面，令英国人着实瞠目惊诧。他们不能不意识到一种潜在的危机。

在这两个星期内，拿破仑在贝列罗凡号上过着一种王者的生活。他像在战场上的表现一样出色，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他向英国人民表明了，他这个所谓的“科西嘉恶魔”，事实上比人类更像人类。他对人们表现的礼貌是无可指责的，并且显得神采奕奕。（只是在这条战舰离开法兰西的水域的时候，他从日出到日中，一直坐在甲板上，默默无言，毫无表情地注视着那逐渐远去的、他已经失去了的帝国的海岸线）在舰上，他安排了各种适合他的活动，梅特兰舰长努力为他提供法国式的饮食，而事实上拿破仑对

食物并不感到什么兴趣。他整天在舰上踱来踱去，检查舰上的各种设备，包括舰上的储藏室和病房的情况，询问他们的职务，评论各项职务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实际差别。梅特兰舰长对他丰富的海军业务方面的知识留有深刻的印象。语言并没有成为障碍，许多英国人用一些法语或意大利语——这是拿破仑的两种母语——跟他交谈。就是连这两种语言都不会讲也不要紧，一位年轻的海军候补少尉在若干年后愉快地回忆道，当他对那位法国皇帝张嘴巴可又说不出话来的时候，“伟大的拿破仑”便对他微笑着，轻轻地拍拍他的头，又捏捏他的耳朵。

拿破仑用一种自然的亲切的态度对待舰上的英国水兵，这是他们从自己那些贵族化的军官那里从未得到过的。拿破仑比欧洲任何人都更了解士兵们的生活。在行军途中，他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当决定胜负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却跟士兵们一样亲临战阵，指挥战斗。因此，他现在也可以很自信地、毫无隔阂地跟英国士兵们交谈。他询问他们服役的年限，询问他们的战地见闻。碰到军医，他会问：“您切掉了几只手臂啦？”碰到军需官，他会问：“您贪污了多少军饷啦？”当他得悉一位白头老水兵多年都没有得到提升的情况时，便表示颇不以为然，他很激动地向许多英国士兵阐明了这个道理：在法国的军队中，一个士兵凭他的功绩就可以得到提升，而在英国的军队中，却要靠出身高贵才可能得到提升。有一次，英国水兵在舰上检阅的时候，拿破仑突然插进他们的队列中，用双手把水兵们的刺刀拨开，夺过一位吃惊的水兵手里的毛瑟枪，亲自给他们演示法国式的握枪方式。

诸如此类的细节，使拿破仑在两星期内便取得了舰上英国官兵的欢心，看来，他们似乎会像他自己的帝国卫队一样忠实地追随着他。真的，有一次拿破仑就曾对他自己的一位随员发议论道：“如果我能有20万名像他们一样的优秀战士，有什么事我不能干出来啊！”当候补海军少尉荷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暗自沉思道：“我可怕的皇帝，你想得可真妙。要是真的给你20万名像这样的勇士，让你再一次在卢瑟福登陆，我敢发誓，在三个星期内，你就会把威灵顿和神圣的同盟军队赶得无影无踪。但是不可能的。”

不，一个可以激起敌人的士兵对他表示赞美的人，是太危险了。这种人是决不能让他呆在英国。无论如何，必须把拿破仑干掉，现在正是合适的时候。不过，这又不是英国人处置敌手的方式。对英国人来说，要处分一个不可饶恕的敌手，经常是在光明正大的决斗中进行的。更何况，在英国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国大革命表示同情与支持。对于今天得胜而明天又可能失败的胜利者来说，谋杀并非上策。那些把士兵赶到战场上送死以保护自己的生命的统治者心里都很明白，只有保证他们的对手的生命安全，才能保住他们自己的生命安全。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征服者威灵顿公爵，是最坚决主张杀掉拿破仑的，他并不认为枪毙拿破仑是一种肮脏的手段。而当时的英国首相，也是少数几个主张干掉拿破仑的人之一，他这样写道：“我们希望法国国王把波拿巴绞死或枪毙，这是他的一种最好的结局。”

不过，路易十八也不准备把拿破仑处死。说真心话，他真希望用极刑的办法永远解除拿破仑的威胁，但是他却不好发出这个行刑的命令。路易是一个处于软弱地位的软弱的国王。在法国，波旁家族是那么不得人心，如果路易不是跟在外国军队的枪炮后面，他根本就不能回到巴黎来。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法国的军队依然忠实于那位在失败之前把光荣带给法兰西的人。如果波旁王朝在他们第二次复辟的时候就把他们的这位英雄人物处死的话，

士兵们就会把法国闹得天翻地覆。路易明白地表示了，他要英国人替他除掉他的敌手。剩下来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把这个科西嘉恶魔流放到一个他回不来的地方去。圣赫勒拿岛——这个遥远的、位于南大西洋中的易于防守的小岛恰恰正好完全符合这个要求。

事实上，到7月28日，英国政府就已决定以圣赫勒拿岛为拿破仑的流放地。该岛前任总督比特森将军7月29日发来的一份备忘录，使这个决定最后确定下来。比特森将军推荐圣赫勒拿岛，因为该岛所有着陆点都有炮台防卫，最近又在各处悬崖峭壁上设置了信号站，如有舰队驶向该岛进行营救，远在60英里外，这些信号站就能发现，用信号把情报迅速发回总督府。因此，拿破仑的呼吁和抗议，都被置之不理。

同时，根据卡斯尔雷刚从发回的意见，英国政府决定把拿破仑作为全体同盟国的战俘而非英国的俘虏来处置。于是着手制定有关拘禁拿破仑的协议，卒于8月2日在巴黎签署。协议规定：其他同盟国家应派出专员，以见证拿破仑确已妥为拘禁。

被流放圣赫勒拿岛的决定已无法更改，拿破仑发过一通脾气之后，很快又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他走出舱房，走上舰桥。他在这里遇到了梅特兰舰长。使舰长感到惊奇的是，他和平时一样与海面小船上的旅游者打着招呼，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接着，他回到舰房去。当他的侍者路易·马尔商跟着他走进他的舱房的时候，马尔商回忆道：“发现舱壁上的窗孔全被窗幔遮住了。这些红色的丝幔，给舱房里罩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线。皇帝已经脱下他的制服，说要休息一会。在他脱着衣服的时候，他吩咐我继续读鲁塔克的《生平》这本书给他听。书就放在桌子上，在已经读到的地方作了记号。”拿破仑躺到床上，放下绿色波纹绸的蚊帐，因此马尔商看不到他的脸容。马尔商心里很难过，他知道皇上——对拿破仑这位忠实的侍者来说，拿破仑永远是他的“皇上”，“已经在考虑逃脱他的敌手的方法。”马尔商回忆道，“突然，一个毁灭的念头像触电一样在我心头一闪，我心里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在我的眼前将会发生什么尴尬呢？正在这时，皇上并没拨开蚊帐，就在帐里说道：‘读呀。’我又拿起书，用一种相当沉着的声调继续读着，以掩盖住我心中曾经出现过的疑虑。读了半小时，当我读完卡托之死这一节的时候，皇上从蚊帐里面平静地走了出来，穿上他的浴衣。我饱含在眼眶里的泪水也随之消失了。”过了一会，拿破仑便派马尔商去把他的一位官员亨利·格拉登·贝特兰找来。拿破仑这个闲不住的人，有的是要做的工作。他把自己关在小舱房里，跟贝特兰进行密谈，对于他下在英国人身上的赌注的失败，他没有说一句赌气的话。对他放弃的到美国去的计划，他也不觉得后悔。英国人已经告诉了他在这次流放中，他最多只能带3名随员和12名侍者同行。而这些随行人员，已不能再在法国本上许多忠实的追随者中挑选；到圣赫勒那岛去的旅伴，必须在两星期前跟他匆匆登上贝列罗凡号的这群人中遴选出来。

在这3名官员中，一个可以当选的显然就是贝特朗。他是一个头发乌黑、身材细长的工兵军官，在杜伊勒里宫中担任大元帅之职。贝特朗的性格沉默寡言，几乎可以说是害羞腼腆，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动辄生气。但他对拿破仑却是绝对忠诚的。从拿破仑远征埃及时起，他就为拿破仑服务了，那时他与拿破仑的年龄相仿，都不过20多岁。他已经跟着他的主子在厄尔巴岛度过了第一次的流放生活。可是，贝特朗的妻子芳妮并不情愿。这个身材高

挑的黑眼金发女人，和她父亲一样是个英国人。自从她在厄尔巴岛失去了一个孩子之后，她很想回英国去，贝特朗也已经准备跟着拿破仑到英国去改变一下实际的命运。芳妮却想找寻某种她曾在巴黎的王宫中过过的那种愉快的社会生活。当芳妮·贝特朗获悉要去圣赫勒那岛的消息时，她不待通报就闯进拿破仑的舱房，扑倒在拿破仑脚下哇哇地哭着，恳求拿破仑答应让她的丈夫留下来。拿破仑只是说，贝特朗完全有自由决定他的去留。忠实的贝特朗，当然说他愿意到圣赫勒那岛去。于是他的妻子便不顾一切地想钻出舱房的侧窗跳到海里去。拿破仑微笑着问道：“你认为，她当真会跳海吗？”结果是，贝特朗夫妻还是带着三个孩子到圣赫勒那岛去了，在那里也从来没有发生芳妮想要跳海寻死的事故。

另外的两名官员，拿破仑就不那么容易挑选了。这里已经没有一个曾跟他在厄尔巴岛共过患难的官员。有两个曾跟他在厄尔巴岛呆过的人，已经留在巴黎，想在波旁王朝的统治者手中取得一官半职，有两个又是大革命前的老贵族，在拿破仑眼里，只有一位夏尔-特里士但·蒙托龙伯爵可以入选。蒙托龙现年 32 岁，是一位长着卷曲的络腮胡子的美男子。他温文尔雅，颇有廷臣之风，凭借着他的家族的渊源，他曾经在拿破仑的政府里担任过一系列的军职和外交职务，但是并没有一项干得出色。他虽说忝位将军之列，但是在那几乎不断的战争年代里，他从未见过一场战斗。三年前，也就是 1812 年，当蒙托龙提任符兹堡大公国的全权大使的时候，他不经拿破仑皇帝的允许，便与一位离过两次婚的女人阿尔比·德·瓦莎尔结婚。拿破仑当时正好远征俄国，身在莫斯科，正处于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之中，因此无法像平时一样行使皇上的威权制止他的行动。拿破仑生气的是，他认为蒙托龙娶了一个与他的外交官的身分不相配的女人。滑铁卢战后，蒙托龙穿着一套宫廷侍者的制服重新出现，并宣布效忠于拿破仑。他和那位拿破仑曾经反对过的妻子，在贝列罗凡号上成功地取得了拿破仑的欢心，于是他们便带着一个孩子跟拿破仑一起到圣赫勒那岛去了。

拉·卡色-思曼努尔·奥古斯·宙东纳·马里乌·约瑟夫，也即拉·卡色侯爵。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来的人，出身于一个旧贵族的家庭。他有两样有用的资本：一是英语说得很流利，一是文章写得很好。拉·卡色对拿破仑说过，他们要在一起撰写一部拿破仑功业的历史。撰写这部史书的机会，似乎是他愿意跟这位落难皇帝去过流放生活的动机。在所有那些伴随拿破仑的官员中，他是唯一一位个子比拿破仑矮（1 英寸），年龄比拿破仑大（4 岁）的官员。拉·卡色愿带着他一个 5 岁的儿子一起跟拿破仑到圣赫勒那岛去。

三个随行官员的名单就这样确定了。可是这时古高尔听到了这个消息。加斯帕·古高尔现年 32 岁，与拿破仑一样是位炮兵军官，也是一位勇敢的士兵。在远征俄罗斯的时候，他救过拿破仑的生命，而且，至少他说他已经参加了滑铁卢的战斗。当他得悉随行官员的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时，便大发雷霆，涕泪交加，曝曝乱加。在这条军舰上，拿破仑是无法逃脱古高尔连恳带求的吵闹的。因此，他只好答应在名单上加上他的名字，身分就算作拉·卡色的秘书。古高尔没有带家属到圣赫勒那岛去。

侍从长路易·马尔商处于受拿破仑最信任的地位，拿破仑的生命，实际上就掌握在他手里。他是拿破仑的贴身保镖，在贝列罗凡号上，马尔商就睡在拿破仑舱房地板的一张垫子上。他当年 24 岁，单纯得除了知道为拿破仑服务之外，其他一概不加闻问，他是作为那 12 名侍从的领班的资格到圣赫勒那

岛去的。

在侍从的名单中，有一位皮肤黝黑、沉默寡言的汉子，实际上，这个人比其余的那些人都更为重要，他的名字叫弗朗西斯·西伯里阿尼，他跟随拿破仑的时间比舰上其他的人都更长。以往在科西嘉的时候，年轻的西伯里阿尼就是波拿巴家里的一名帮助工。西伯里阿尼在拿破仑身边的地位向来有种神秘的色彩，这不仅因为他们两人用科西嘉的方言交谈时没人能够听懂，还因为在厄尔巴岛的时候，拿破仑曾派他到大陆上去刺探敌人的情报。盟国准备把拿破仑流放到一个列遥远的海岛去的情报，就是西伯里阿尼得到的。这个情报，可以说对拿破仑作出他的戏剧性的复辟决定起了极大的作用，也正是有了这个决定，才最终导致了滑铁卢之战这样的结局。像马尔商一样，西伯里阿尼也是没带家属只身到圣赫勒那岛去的。

拿破仑还答应一位医生同行。在贝列罗凡号上，他已经跟舰上的医生——24岁的巴利·奥默阿拉混得很熟。奥默阿拉是一位爱尔兰天主教徒，他能很流利地讲拿破仑的母语意大利语，而且，在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他曾到埃及及服务过。奥默阿拉接受了拿破仑的邀请，愿意跟他到圣赫勒那岛去。英国人对此也觉得很满意。这个医生，在拿破仑的流放生涯中，正可以起一个坐探的作用。

英国人既不提供方便，拿破仑本人也不提出要求，因此，他的妻子和4岁的孩子并没有跟他一起到圣赫勒那岛去。玛丽·路易丝——这位拿破仑为了传宗接代以使他的江山后继有人而与之结婚的奥地利公主，已经带着他们的儿子，在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时就离开了他，在拿破仑短期复辟重新掌权期间，也拒绝回巴黎跟他团聚。波拿巴家族中也没有一人乐于献身，跟拿破仑一起去过流放生活，虽然这个家族的大多数成员，在他们这位亲戚得势之时，都从那里得到了名利和地位。

这样，拿破仑便组成了他这个经过压缩的、由27人构成的奇形怪状的混杂班子，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由于发生了一件离奇古怪的事件，促使英国提前了放逐拿破仑的时间。

梅特兰接到通知，要他提防3日夜间有人企图营救拿破仑。这一行法国人当时确实蠢蠢欲动。他们相信，只要拿破仑能上岸，他必定获得人身保护令所规定的权利。而且看来有这个希望。

8月4日大清早，伦敦来了一个人，带着高等法院的传票，着令凯兹勋爵和梅特兰海军上校交出拿破仑·波拿巴这个人，让他到伦敦去，在审理当时尚待裁决的一宗诽谤案时出庭作证。表面看来，事情是这样的：某人因非难一名海军军官在西印度群岛的行为，被控犯有诽谤罪；有人出了一个主意，说他（被告）要是得到拿破仑出庭作证，证明法国舰艇那时不顶用，他的申辩就更有力量。于是，有个律师带着传票到普利茅斯来，要找凯兹面交，从陆上追到海上；幸而这位司令长官的座艇在全体人员一致奋力下跑得飞快，那个律师雇用的船夫们划得气喘如牛也赶不上，凯兹才脱了身。凯兹还设法告知梅特兰4日清早的情况。“贝列罗凡”号当即出海，并由巡逻艇在周围警戒，不让那个带着传票缠扰不休的家伙挨近。

整个事件看来非常可疑。在平平常常、简简单单的一件讼案中，哪里有个被告会想出这样离奇的一着，竟然要这位前皇帝出庭作证，证明其在西印度群岛的战舰当时是不顶用的呢？要是某个有胆识的记者为了猎取“新闻材料”而玩弄的把戏吧，这种诱人的念头却不能不放弃，因为那个时代显然

不会发生那样的事。反之，可以肯定，在伦敦和普利茅斯，那些赞助拿破仑的人正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千方百计要把他弄上岸，或者延迟送走他的时间。拿破仑跟西哀那斯、拉瓦莱特和拉·卡色一样，对英国法律所特有的那些规定，曾经寄予很大希望。7月28日，他向拉·卡色口授了一份“足以供法律专家作为依据”的文件。拉·卡色说，他设法把这份文件送了上岸。如果属实，也许是拿破仑本人促使他的朋友作出上述那番努力。不然就是那些崇拜他的英国人想出这么个计策，有意使内阁为难。要是这样，他们的企图，结果并不妙；英国那些反对本国的集团，为他们所崇拜的外国英雄卖力，通常是没有好结果的。这个计策，害了拿破仑一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搞，政府当局本来不会那么快行动。“贝列罗凡”号离港出海，比这一行法国人所预料的早了几天。结果他们作了一次很不舒服的航行，直到指定代替这艘光荣的旧舰送他们去圣赫勒拿岛的“诺桑伯兰”号准备好了，来接他们过去。

这艘比较新的军舰，从普利茅斯下来，在斯塔特角附近海面与“贝列罗凡”号和凯兹勋爵的旗舰“汤南特”号相遇。8月7日，在托尔湾的贝里岬下将拿破仑一行接过去。这位前皇帝口授了一篇庄严声明，抗议对他实行强制措施，然后向梅特兰道谢，感激这位舰长行为正直，谈到他曾希望在英国买下一块小小的地产以安度余年，还猛烈抨击了英国政府。

接着，海军少将科伯恩爵士奉正式命令，从“诺桑伯兰”号过来搜查拿破仑及其随行人员的行李，务求拿走以后可能用来设法潜逃的大宗款项。

这个任务由科伯恩的秘书执行，尽量做得斯文一些，萨瓦里和马尔商也在场。结果扣留下了4000枚拿破仑金市（即80000法郎），作为这位大名鼎鼎的流放者的生活用费。奥但丝在马尔梅松交给拿破仑的那条钻石项链，这时由拉·卡色藏在身上，作为神圣的委托继续保存下来了。航行期间，拿破仑的随从都得交出佩剑。蒙托龙说，凯兹向拿破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拿破仑只是报以愤怒的目光，这位身材高大的司令长官当场搭拉着白发苍苍的脑袋，缩了回去。

据凯兹说，拿破仑乘司令长官的座艇到“诺桑伯兰”号去的时候，“心情似乎十分舒畅，谈到埃及和圣赫勒拿岛，以及其他许多话题，还就晕船一事和太太们开玩笑。

当他登上船舷，踏上这艘即将把他载去过流放生活的军舰时；舰上全体水兵屏息肃静。这位伟大人物脱下帽子、接受敬礼，然后以坚定的语调说：“将军，我来了，听您吩咐。”此情此景，谁也不能无动于衷。

这一场面，不但充满对于个人的关注和悲哀，而且富有历史意义。这标志着一天翻地覆的时代的终结，一个阴沉混乱的时代的开端。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那位历史的女神，心烦意乱，不由自主地走出塞纳河畔的宫阙，遥望贝里岬下发生的事情，不禁惊异；她也许会想起，当年奥伦治的威廉率领舰队跨海而来，也就是在这个地点靠岸，法国另一位伟大统治者的图谋因而受挫。法国的光荣，现在又一次给蒙上阴影。

此后一段时间，历史的女神将在拿破仑屡建奇功的各地上空盘桓，有如阴魂不息，但只会看到取拿破仑而代之的那些顽固不化的人背信弃义，遏制进步，此外就没有多少可以记载的了。

然而，人类的进步只受到阻碍，并没有停止，不久便摆脱束缚，在喧嚣扰攘的工业区，在各国开拓的殖民地，踏上新的蹊径。历史的女神，步步跟踪，困惑不解。她的历程，起初似乎平淡无奇，毫无意义。同拿破仑分手之

后，她的纪事一下子为得索然无味，使人茫然不知所以。但是，气象万千的新境界，终于展现眼前。民主主义曾被拿破仑利用，同它的姐妹民族主义对敌，达七年之久，实在令人痛心。后来它才逐渐认识到这个错误使拿破仑和它自身都遭到祸害，开始同那拥戴国王而饱受苛待的民族主义联合起来。因战争而奄奄一息的工业，恢复了元气，往前发展，不断扩张，它的业绩比拿破仑这位伟大战士的武功更为持久。

两天后，诺桑伯兰号舰首向甫，开始了到圣赫勒拿岛去的远航。

## 第三十九章 海岛囚徒

### 一、驶向南半球的诺亚方舟

拥有 74 门舰炮的诺桑伯兰号战舰有如新世纪的诺亚方舟，载着拿破仑和他的帝国的幸存者缓缓驶入无边的暗夜之中……

46 岁的破仑正式开始了他的囚徒生活。

1815 年 8 月 9 日，诺桑伯兰号战舰终于出发了，这艘新世纪的诺亚方舟载着拿破仑和他的帝国的幸存者缓缓离开了普利茅斯港，驶入了无边的暗夜之中，宣告了一个史诗般的时代的终结和 76 天的漫长航程的开始。

在这艘配备有 74 门舰炮的英国战舰上，流放者们的生活，就像是一次圣赫勒拿岛上的流放生活的戏剧彩排。那些法国人生活在一个半是自由、半是监狱的奇怪世界之间。他们住的舱室既没有上锁，也没有守卫，所以他们在舰上的生活可说是自由的。然而，不管是在甲板上还是船舱里，他们随时都面对着几百名身穿红外套、手持毛瑟枪的英国士兵站在岗位上，防止他们逃跑。当他们向海面上望去时，他们几乎都能看到另一个场面：另外九艘兵船载着更多的士兵，也正在驶向圣赫勒那岛。

在诺桑伯兰号上的人们生活，不论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是围绕着拿破仑这个身分不明的人物打转的。英国政府为如何对待这位一度作过欧洲的主人的拿破仑颇感为难。最后他们决定，按照议定书的说法，给他一个不明确的身分，称他为“波拿巴将军”。

这与沙皇把他安顿在厄尔巴岛的草草安排大不相同。当时他还保留皇帝称号，君临厄尔巴岛，可以随意在沿岸一带海上航行。

但是这次已没有那么宽大，他的舒适与尊严，都得服从安全的需要。既然皇帝的称号使他得以要求享受特权，这就和任何监视丝毫不能相容，因此，始终坚决不予保留。拿破仑之所以坚持不断地提出这方面的要求，毫无疑问也是这个缘故。现在只是把他作为一名非现役的将军看待。科伯恩已获训令，一方面尊重拿破仑，用膳时让他占首座，另一方面则切戒承认其皇帝身分的任何表示。

但英国人的“波拿巴将军”的称号是一个令拿破仑颇为痛恨的头衔，而这个称呼也似乎成了法国人与英国人之间一个无休无止的小争端的根源。这并不是说拿破仑对这个称呼那么当真。对于这类事情，他是一个很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当权的那些年代里，他曾经用空虚的许诺驱使人们去为他的意志献身，人们会为了得到他的一条缓带而去卖命。每当有人说这些勋章缓带不过是“廉价的装饰品”时，他就这样回答说：“人类就是被这样一些廉价的装饰品统治着的。”

不过，他的皇冠是个例外。它是在 1804 年由法国人民通过公民投票献给他的。因此，在欧洲，他是唯一一位合法的帝王。这位最相信“事业的大门向着才能开放”的信条的人，他本人的事业就是一个最惊人的例子。他藐视那些只是依靠出身而居于高位的人。法国波旁王朝的历代国王们，他们的头衔当初就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由“几位主教和神父”授予的，那些与拿破仑作战的其他国家的君主们，也没有一个能夺取拿破仑从他的人民那里得到的权力。这些君主们可以把拿破仑关进监牢，甚至可以把他杀掉，但是他们

却无权把他的皇冠摘掉，只有法国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对他本人和他的追随者来说，他不是什么“波拿巴将军”，而永远是“皇帝”。就是现在，当他这个帝国只剩下27名由男人、女人和孩子组成的臣民的时候，他还是他们的“皇帝”。

如今，在诺桑伯兰号上，拿破仑已经忙于日常的例行公事中。不过，这种公事，与他在巴黎杜伊勒里每天16小时所做的例行公事是远远不同的。他已经在后桅舵楼甲板的右舷分到两个小舱房。他的隔壁就是这支开向圣赫勒那岛的小舰队的指挥官乔治·柯伯恩海军上将的舱房。拿破仑的这两个小舱房要算是这条战舰上最好的房间了，船上其他的人，不管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都同样挤住在小小的、空气不流通的小舱房里。不过，在这条战舰上，所谓最好的舱房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拿破仑的侍从长路易·马尔商，已经在舱房里为拿破仑搭好了他的行军铁床。拿破仑有两副配有波纹绸蚊帐的行军铁床，每次行军时都是随身携带的。舱房里其余的设备，包括一只配有洗脸架的梳妆台，一张桌子和一把扶手椅。舱房的四壁上，挂着马尔商这位业余画家自己画的一些绘画，为的是给他主子的这间阴郁的卧房增加一点欢乐的气氛。马尔商自己则睡在舱地板的一床地毯上。不过，这位待者的睡眠时常被拿破仑打断。拿破仑不是一忽儿要拿一个烛台，就是要他取书籍或笔墨纸张。这位待者会从他匆忙搭起的“行军图书馆”里拿来拿破仑需要的书来。拿破仑有一个“行军图书馆”，里面包括600卷图书，由6只桃花心木的书籍装着。这个“图书馆”像那两副行军铁床一样，在他出征时也总是伴随着他的。每当拿破仑躺在铁床上借着烛光读书和记笔记的时候，他的侍者就睁着眼躺在地毯上。在那些个漫漫的长夜中，拿破仑除了向马尔商发发命令之外，是很少开口的。

清晨，马尔商给拿破仑送来咖啡。10点左右，送来有肉和红葡萄酒的早餐。白天，拿破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舱房里，他时常会派马尔商去把他的某位官员唤来。常被他召唤来的官员就是那位会讲英语、在拿破仑的最后阶段才加入他的行列、显然希望成为拿破仑的历史撰述人的贵族兼作家恩曼努尔·德·拉·卡色。拉·卡色是一个自视甚高的矮子，其他的官员都讨厌他，把他称为“阴谋家”。他们对这个后来者被拿破仑如此赏识觉得很妒忌。拿破仑跟拉·卡色在一起，开始谈论他最后一次战役的得失：在历史面前证明他自己的是非。他穿着晨衣，像一只在铁笼里的猛虎，在舱房里来回踟躅。他从他巨大的记忆宝库中，搜寻他历年来的战场上和权力场上的各种往事，进行口述。“皇上口述的速度很快，就像他平时说话那样。”拉·卡色回忆道。“我被迫创造了一种象形的记录方法，然后再转述给我的儿子记录下来。”第二天，拉·卡色把他们父子在夜里整理出来的初稿念给拿破仑听，由拿破仑加以订正。有时每行字甚至要改动十多次，直到他觉得满意时才罢。

下午三点左右，马尔商脱下他那套普通的绝色上校制服，帮拿破仑穿戴齐整，走进了隔壁的军官休息官。在这里，拿破仑心不在焉地跟他的一位官员下了两个小时国际象棋。这位原是战略家的主子，却是一位平凡的棋手，因此通常都是以众所周知的结果告终。因为，他的思想分明在想着别的事情。五点钟，正餐在同一层甲板的另一个房间开始了。拿破仑坐在那张大方桌的上首，在他座椅背后，站着两名仆人。在他右侧，坐着芳妮·贝特朗也就是那位身材修长、金头发墨眼珠的美人，他的一位高级官员贝特朗的妻子。在他左侧，坐着那位英国海军上将。其他的官员（包括法国的和英国的），还

有阿尔比·德·蒙托龙，都按各人的身分绕桌坐下。按照上将的吩咐，餐席上的谈话使用法语，必要时，由拉·卡色翻译。为了使他那些不愉快的法国人高兴，还演奏了第五十三集团军的军乐作陪，席间拿破仑很少开口，像他平时吃饭的习惯那样，他几乎是双手并举，狼吞虎咽般的向食物进攻，任那些英国人自去大吃大喝和高谈阔论。

有一天，在餐桌上，拿破仑发现了一张新的面孔。那是陪着诺桑伯兰号航行的一艘双桅船上的指挥官莱特船长。“您就是那位有人造谣说被我绞死了的莱特船长的亲戚吗？”“是的，阁下。”那位船长答道，“我很想知道，阁下，那个可怜的人到底是怎么被杀死的，因为我从来不相信，您会毫无理由便把他绞死了。”“好，我就告诉您。”拿破仑开始说了。他说，那另一位莱特船长，曾于1800年指挥一艘英国船在法国的海岸登陆，他的船上带来了一个“凶恶的阴谋集团”，一些法国亡命在外的保王党徒就是由这条船送来进行一场暗杀阴谋的。当时，这些人安放的炸弹，正好就在拿破仑的座车刚刚驶过后爆炸了。“我对所有这些阴谋活动厌烦透了，因此决定给它们一个最后的解决办法。”拿破仑继续说道，他把那个莱特逮捕。“我原想把他关在监狱里，等战事结束时把他释放，可是悲代办处和悔恨压倒了他，他居然自杀了，本来你们英国人对这种事故不应该大惊小怪，因为在你们英国人中，自杀几乎是一种民族习惯。”说了这句话之后，拿破仑便突然起身离开了餐桌。

正餐过后，拿破仑照例要在他的一名官员的陪伴下上甲板去散步，要不是由海军上将本人陪着他上甲板散步。这位身材不高，如今又有点发福的落难皇帝，跟他那位个子高高的典狱官手拉手走在甲板上，畅谈着他们的军事冒险生涯，那情景看来真是十分奇怪。乔治·柯伯恩海军少将阁下，现年42岁，比拿破仑小4岁。他是一个身材瘦削、态度严肃的人。他很妒忌拿破仑的权威，但他很了解他的正直。他曾在土伦跟法国人打过仗，在1812年侵略美国的战争中，他也曾指挥英国军队占领了华盛顿特区。柯伯恩在开始圣赫勒拿岛之行的时候，曾决定不让英国的这个俘虏在他舰上“扮演皇帝的角色”，但他很快就对处于逆境中的拿破仑表现出的耐心和良好的精神状态表示了敬意。到了这次航行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却是拿破仑已经变成了舰上最得人心的人物，就像几个星期前他在贝列罗凡号上那样。特别是舰上的那些年轻的军官，都跟在拿破仑的屁股后面转，当拿破仑坐到那门主力炮（英国水兵们称它为“皇上之炮”）的炮身上的时候，他们竟也爬上炮身围护着他。

在这场黄昏时甲板上的散步过后，拿破仑又回到军官休息室去，跟一伙人玩纸牌。这伙人通常包括柯伯恩，拿破仑的一些官员，还有这些官员的妻子芳妮·贝特朗和阿尔比·德·蒙托龙。他们有时玩惠斯特，有时玩“二十一点”。他们玩牌时使用的硬币有“拿破仑”和“路易”两种，它们象征着最近的一段法兰西的历史。拿破仑的牌玩得很死板，他发牌的时候，把每一枚硬币的输赢都看作是场有关国家命运的战斗。他通常总是输钱，只有8月15日那天例外，因为那天是他满46岁的生日。这个生日并没有往时他过生日时那种豪华愉快的场面，唯一的标记只是人们向他敬了几杯酒，再就是当天晚上他的牌桌上打“二十一点”时赢了几场。当他精疲力竭地回到他的舱房去的时候，他对马尔商说：“我的运气就是我赢了八十个拿破仑。”马尔商也发现了这个值得庆贺的事实：多少日子以来，他每天早晨都得把几个拿

破仑硬币放在他主子的口袋里，以补足他在夜里输掉的数目。

这种消遣的时间到底是很少的。时间就好像挂在流放者的手上，沉重得不肯动弹。这艘战舰就象是一匹拖着破车的老牛，慢慢地向它的目的地拖去。舰队驶过了赤道，那个熟悉的路标北极星座从夜空中消失了。代替它的是人们从未见过的、形状象风筝一样的南十字星座。流放者们可以记得很清楚：从一个慢悠悠的白天到另一个慢悠悠的白天之间，海上发生了什么事，细节都记得明明白白。比方说：哪一天他们看见了飞鱼；哪一天哪个人落入了海里；哪一天拿破仑上甲板来看水兵们抓到的一条活鲨鱼，为此他的衣服被鱼血溅污了。在马得拉群岛靠岸的时候，马尔商获得一位水兵的许可，上岸买了一盒水彩画颜料——“以便在圣赫勒那岛消磨我的光阴。”他在那里看到一幕鞭打当地土人的场面，心里觉得很奇怪，奇怪人类怎么容忍这样一种野蛮的方式。他想，从此以后，这些被侮辱的人“对荣誉一定是麻木不仁的。”

流放者们的大部分时间是闲极无聊的。因为无聊，他们便无是生非，吵架斗嘴。意志坚强而固执的芳妮·贝特朗，跟一度是美人而现在已成半老徐娘的阿尔比·德·蒙托龙发生争吵；那位性情急躁的炮兵军官古高尔，本能地讨厌蒙托龙，在晚餐席上总要跟那个文质彬彬摆着大臣架子的蒙托龙斗嘴。他还在他的日记上记下了他对阿尔比的尖刻评论：他并不认为阿尔比是个美人，照他的看法，她只是自认为是个美人罢了。她那种搔首弄姿的习惯只有使他感到恼火。没有人喜欢拉·卡色，但这位短小的历史学家很自爱，自有一种鹤立鸡群之感。所有的人都抱怨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与我们自己的趣味是这么不同！”拉·卡色这样写道。

船上的法国人很少知道，在那个远方的目的地上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但是他们有理由希望，他们的流放生活不会是没有尽头的。一年前，拿破仑曾被流放在厄尔巴岛——马尔商和贝特朗那时都在他身边——而那次流放只经过10个月便结束了。这种事也许还再次发生的，也许法国又会把波旁王朝推翻，再把皇上召回杜伊勒里宫他的权力的宝座上去；也许在海上会有人救驾——第一天出海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一些法国船只在他们这艘战舰旁边驶过，很快就有流言到处飞扬说，这是一支准备在半路上劫驾的小舰队。或者，向最坏的地方设想，英国人也许会决定让他们在离祖国更近一点的某个地方度过他们的流放生涯。他们大多数的人都盼望这次没有尽头的旅行快点结束。“对我来说”，路易·马尔商写道：“我对这座浮在海面上的屋子的生活厌烦透了，对那些他们把皇上称作什么将军、阁下的头衔也讨厌死了。我不管在什么地方过日子，都没有像在诺桑伯兰号上过的这段漫长的日子更令人乏味的了。”如今，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之后，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了。明天一早，他们就可以看到圣赫勒那岛了。

第二天早晨，诺桑伯兰号在这个海岛唯一的港口詹姆斯敦下了锚。拿破仑赶快穿好衣服，和马尔商一起登上舰桥。在舰桥上，拿破仑和他的追随者们望着这个就要成为他们的住家的海岛。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堵巨大的、瘦瘠的玄武岩石墙。很难相信，在这样的地方会有草木生长。这座石墙，就像是一座天然的城堡，把整座海岛分成两座相等的泥灰色的石头山峰。在他们的正前方，在两座悬岸的裂口处，好像塞进了一尊大炮，只见几座屋子，在黑色的火山岩石的映衬下，显得有些惨白，这就是那个称为詹姆斯敦的小港口。这是一幅怀有敌意的令人害怕的风景画，与法兰西青翠碧绿的原野和拿破仑的故乡科西嘉岛上那深黑色的，美丽富饶的土地远远不同。那些法国

人被吓坏了。“这必定是魔鬼从一个世界飞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厨下来的臭屎堆。”有一个妇女喃喃地说。就连舰上的英国人，也为他们的国家有这么一块土地觉得讨厌。军医瓦尔特·亨利写道，这个海岛是“人类所能想象得出的最丑恶、最荒凉的石头岛。它的崎岖不平、支离破碎的地面，就像是海洋深处冒出水面的一个毒瘤。”在马尔商的眼前，这个海岛就像一座坟墓。拿破仑一言不发地凝望着。马尔商回忆道：“他像这样子审视了几分钟之后，便回到他的舱房去，不置一词。从他的表情，丝毫看不出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一会儿后，他在舱房里对古尔高说：“这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我在埃及还可以干得更加出色，我宁可当个远东国的皇帝。”接着他就派人去把拉·卡色喊来了继续他日常的工作。

海军上将柯伯恩首先上岸，过了几个钟头，他便带着海岛的总督马克·威尔克斯上校登舰，在军官休息室里会见了拿破仑。威尔克斯是一位著名的人物，现年55岁，一头浓密的灰色卷发直罩到黑黑的眉毛上，看样子更像一位学者而不像一位官员。他的态度平易而谦和，因为他的职务将被柯伯恩所代替，所以他的谈话很随便，和拿破仑很投机。拿破仑就像平时说话那样，连珠炮似地向他询问这座他已经统治了两年的海岛的各种情况，很快就掌握了他将被隔离的这座海岛的完整的资料：圣赫勒拿岛是1502年由葡萄牙人发现占有的，现在则归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它距离南非的开普敦1750英里，距离南美洲1800英里，距离英国4000英里，离它最近的陆地，是700英里外的亚森欧岛——也是空阔的大西洋上另一个属于英国的火山岩小岛。不说也可明白，圣赫勒拿岛这种孤立的位置，正是英国人所以选中它作为拿破仑的第二个流放地的理由。

岛上住着些什么人呢？威尔克斯解释道，这个小岛只有10英里长，7英里宽，有居民4000人，其中包括1000名驻军。现在，多亏拿破仑的到来，驻军的人数增加到3倍。在那些居民中，欧洲人不到800人，其余的都是黑人、中国人和东印度水手，而黑人中有四分之三是奴隶。威尔克斯每回答一个问题，拿破仑便紧接着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当地土人的主要食物，是一种被人称作那姆斯托克斯的薯类，因此这些土人也被称为那姆斯托克斯人。他们居住的这座海岛的地理位置，正好在英国通往南非和印度的航线上。来往远东的船只，都要到圣赫勒拿岛来补充淡水，在这里逗留几天。因此之故，开酒店便成了詹姆斯敦居民的主要营生。由于燃料、工业品、肉类都要从海外运来，因此岛上的生活费用是很高的。

当威尔克斯和拿破仑正在舰上的休息室里讨论这些那姆斯托克斯人的时候，这些土人就在海滨田野里活动着。事实上，远方的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对这个偏僻岛国的土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早在三个月前，他们就听到了有关拿破仑的消息，但这个消息对他们几乎毫无影响，当地的舆论并不把这当一回事。但是，这个海岛的居民们，现在正准备爆出圣赫勒拿岛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条新闻：五天前，他们就获悉拿破仑将到达本岛的消息，那是由柯伯恩小舰队中一艘失散的双桅船伊卡鲁斯号带来的。这条船在马德拉附近海面碰到风暴时，与主力舰诺桑伯兰号失散。实际上，圣赫勒拿是在同一个时间听到最近几个月内那些重大事件的：拿破仑已经离开厄尔巴岛重新会回他的帝位，可是一百天后，由于滑铁卢战役的失败，又倒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就要到他们的海岛上来了。

海岛上居民们的情绪，随着等待诺桑伯兰号的到来而与日俱增，他们的

心情是好奇而又恐惧，因为拿破仑的名气，像远方的雷声一样传到他们的耳里，给人们形成的却是一个传奇式的，比实际大大失真的可怕的形象。他被称为“蜂妖”。保姆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就拿“蜂妖”这个名字来吓唬他们。当时，14岁的贝特西·巴尔坎回忆道：“我最初对拿破仑的印象，是一个大的妖怪或巨人。在他的额头中央长着一只闪闪发光的巨大的红眼睛；在他嘴里，伸出一排长长的獠牙。这个妖怪专用他这只獠牙巨口，把顽皮的女孩子（特别是那些功课不好的女孩子）咬碎吞噬。”每天，岛民们都聚集在詹姆斯敦的码头。等着看这个带着镣铐的巨人。这了两天，拿破仑终于乘着一条小船登岸，走上了这个小码头的石阶。不过时当薄暮，士兵们又端着刺刀尽量把拥挤的群众向后推开。岛民们高举着灯笼，都极力想看个清楚，可是他们失望了。“因为天色大黑，不能看清他的容貌。”贝特西回忆道，“他走在海军少将和贝特朗将军中间，全身裹在他的紧身长外套里边，除了戴在他胸口上的一颗宝石星徽闪闪发光之外，我无法看到其他的东西……那天晚上，我们回到蔷薇谷，又继续议论着他，晚上又梦到了他。”

在1815年10月17日的《圣赫勒拿岛大事记》上，记载着“拿破仑·波拿巴和某些国家级要犯”乘着诺桑伯兰号到达海岛的情况，那上面的记录就是那些法国人登陆时的实况的真实写照。

早在20几年前，还没有将军头衔的少年拿破仑曾令人惊讶地注意过这个小小的海岛，他写道：“圣赫勒拿岛，南半球海岛，英国的殖民地。”而今天，命运却将送上了这个以后未再留意的小岛，让他在这里了却残生，莫非冥冥中自有不可抗拒的天意？

## 二、最后一次征服

在圣赫勒拿岛，沦为囚徒的拿破仑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征服，调皮的英国少女贝特西永远忘不了那位活泼可爱的“波尼”大朋友……

25年后，她写道：“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他的心被痛苦塞满了……我扑到自己的床上，伤心地哭了很久。”

10月18日，也就是拿破仑登上圣赫勒拿岛的第二天，他很早就起了床。同科伯恩和贝特朗一道驱车前往总督的住所“长林”，当时管辖该岛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明令禁止拿破仑占用总督官邸“拓殖府”。因为拓殖府附近有几条小河是东南信风完全吹不到的，从那儿坐小船逃出去颇为容易。“长林”则靠近风涛拍岸那一边，保险得多。科伯恩与威尔克斯总督及其他人商议后，选定了这个住所。

科伯恩写道：“‘长林’平地一片，易于放哨保卫，也适宜于骑马、驾车活动或优游漫步；在这个岛上再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房子的确是小一些；但……我相信，‘诺森伯号’号船外的木匠能够在短期内加以扩充，虽然未必尽如人意，起码可以做到宽敞方便，合乎需要。”

对“长林”，拿破仑当时并没有提更多的反对意见，但他表示不喜现在城内的临时住所。科伯恩便在归途中建议他住到离城不远的一所名叫“荆园”的漂亮小别墅去。他欣然同意，在那里住了七个星期。他占用了正屋旁边的一间小房子；拉·卡色父子则住在两间阁楼里。临时搭了一个大帐篷，充作餐厅。对于杜伊勒里宫的主人来说，地方是狭小的，但他似乎并无不快之感。

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调皮的英国小姑娘贝特西。她是荆园的小主人。那时年仅 14 岁。拿破仑在这里的七个星期给她的一生都留下了一段永久的回忆，25 年后，已成为“艾尔贝夫人”的她，饱含深情地记录了拿破仑一生中这最后一次征服。

贝特西和她的姐姐——比她大两岁的琼过去在英国上学时曾学过法语，这回可派上用场上。她们父亲威廉·巴尔坎是英国海军代理人 and 东印度公司的承办商，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差使，因此，他这个家庭便成了圣赫勒拿岛上的一个小小的高阶层。巴尔坎一家的六名成员，住在离詹姆斯敦一英里外的一座山间别墅里，家中有几名仆人和奴隶，生活过得相当舒适。他家经营的一座宾馆，与小别墅相隔只有 50 码之遥。这个称为“蔷薇谷”的山谷，本身是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不过”，贝特西后来写道：“在一群荒山包围下的这片谷地，却是青苍翠绿的，看来完全是一个小小的天国——一个在沙漠中心开着鲜花的伊甸园。”一条由榕树构成的美丽的林荫道从谷口直通到别墅门口。林荫道两侧，到处是巨大的常绿的拉柯斯树，其间还点缀着石柳树和桃金娘，还有百花盛开的白玫瑰，花形很像欧洲蔷薇，难怪这个地方会称为“蔷薇谷”了。在这座天然的花园里，人每走一步，都可以得到高达三四十英尺的石榴树的荫庇。

听说拿破仑要来自己家里借住，这使贝特西内心十分激动，她怀着急切的心情等待着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她写道：

现在，当我回忆起我初次见到那位我一直非常害怕的人物，心里那种恐惧与羡慕参半的复杂心境的时候，觉得多么有趣啊！他骑在马上形象，是高贵而威严的。他乘坐的那匹马，是一匹毛色像黑玉一样的骏马。当它咬着马嚼铁，昂首阔步踏上林荫道的时候，我认为，这匹骏马真不愧为那位几乎统治了金欧洲的人物的坐骑！……

他在我们别墅里的一张交椅里坐下，用他的鹰隼一样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房间之后，便对我妈妈说：我们的家真是蔷薇谷里的天堂。在他讲话的时候，他那迷人的笑容和温和的态度，使我一直惊恐地注视着他的那种紧张情绪一扫而光。

在他跟我妈妈说话的时候，我有机会怀着最大的兴趣观察他的容貌。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外貌特征如此明显地震撼人心的人。他的形形色色的画像，只不过画出了他那给人一般良好印象的相貌，但是他的笑容和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却正是拿破仑主要的魅力所在。

拿破仑所见到的这位姑娘，是一位金发红颜的美丽少女，她那瘦削的身材，刚开始出现少女青春的曲线。在她卷曲的头发上面，戴着一顶遮阳帽；上身穿着一件饰有花边的宽罩衫，脚着平底鞋，一条短裙，套在一条长齐脚踝的骑马裤上——这种装束拿破仑觉得讨厌。他后来对她说，如果他统治这座海岛的话，他一定要禁止这种装扮。在这姑娘的蓝眼睛里，也像在拿破仑自己的眼睛里一样，露出一一种率直的、探索的神色。拿破仑请她坐到他身边来。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坐到他的身边。他问：“我会说法语吗？”我回答说“会”。他又问我是谁教的？我又告诉了他。于是他便向我提出了几个学习上的问题，特别是地理课上的问题。他考问我欧洲各国的首都名字。“法兰西的首都叫什么？”“巴黎”。“意大利的呢？”“罗马。”“俄国的呢？”“现在是彼得堡”，我答道，“从前是莫斯科。”正当我回答着他的问题的时候，他突然转

过头来，用他锐利的眼光盯在我的脸上，严厉地问道：“qui l' a lu1e”？（法语：是谁放火烧了莫斯科？）当我看到他眼里的表情，听到他改变了的声调时，我刚刚消失的原先对他的恐惧又一起回来了，吓得我一个字母也说不出。

我常常听人讲起莫斯科大火的事件，也曾被卷入谁是这场致命的大火的纵火者——法国人呢还是俄国人的问题的争论。所以，我怕我的回答会冒犯了他。他又将那个问题重复了一遍，我只好结结巴巴他说：“我不知道，阁下。”“Qui, Qui,（对，你是不知道。）”他接口道，令人害怕地哈哈大笑起来，用法语说：“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就是那个纵火者。”我看着他狂笑的样子，又鼓起了一点勇气，说道：“我相信，阁下，是俄国人为了摆脱法国人而纵起这场大火的。”他又哈哈笑了起来，似乎为发现我懂得这件纵火案的前因后果觉得很高兴。

在这位离滑铁卢之败只有四个月的落难皇帝与这位岛国的妙龄女郎之间，很快便建立起一种值得注意的友谊。在拿破仑成年之后，这是他第一次享有悠闲的时光：既没有帝国的政务需要处理，也没有军队需要带领。如今，他跟贝特西在一起，似乎找回了他从未有过的少年时代。在童年与成年之间，他没有经过那个过渡性的少年时期，而是一下子从童年被推上了成人的轨道——在他只有9岁那一年。他便离开他科西嘉的老家，被送进了一所法国的军事学校。从此之后，这个瘦弱的孩子，就整天跟着那些可怜的法国士兵摸爬滚打，学习战斗动作，跟家庭完全失去了联系。越过年龄与国籍这道鸿沟，拿破仑和贝特西很快就发现，他们正在分享着一种粗旷的、有时可说是野蛮的乐趣。他们的不正常的举动，往往是在损害别人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

他到我家后不久，有一个叫利格小姐的小女孩，她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到蔷薇谷来做客。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也听过有关波拿巴的那么一些可怕的故事。因此，当我对她说，拿破仑正向草地这边走过来时，她便恐惧地缠住了我。我忘了自己以前的恐惧，居然那么狠心地跑出去，把这个孩子的惊恐形状告诉拿破仑，请他进屋去看看。拿破仑向那女孩子走过去，用手把他的头发弄乱，摇摇头，做着可怕的鬼脸，像野蛮人一样地吼了一声。女孩子吃惊得尖声叫了起来，吓得妈妈连忙把她带出房间，生怕那女孩子会惊出病来。拿破仑哈哈大笑，为人们把他当作这么一个吓人的怪物觉得很好玩。当我对他说，从前我对他也是怀着这种畏惧的心理时，他甚至表示不肯相信；于是，他便试着用刚才吓唬利格小姐的方法来吓唬我，他又把头发弄乱、装着怪相，可是他的样子与其说不可怕，勿宁说是更加稀奇古怪更恰当些，因此我只一笑置之。接着（作为最后一手），他又大吼一声，可是同样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看起来，我想到他的装模作样除了起一点小小的刺激之处，并不能使我感到害怕。他说，这是哥萨克人的吼叫声，当然，从这点也足以说明这声吼叫听了是多么野蛮可怕了。

贝特西的好斗精神使拿破仑觉得很快乐。她发觉有一个大人对她的恶作剧不但不惩罚（像她父亲那样），反而表示赞赏而觉得很高兴。对他开的每一个玩笑或恶作剧，她总能找到一种报复的方法。拿破仑发觉，当他威吓她说，他要把她嫁给拉·卡色那个与她同龄的、文静的孩子时，倒可以把她惹恼起来。在她看来，这个孩子吸不过是个小把戏罢了；

没有什么事比这个提议更令我发火的了。我不能忍受把我当作孩子的这么一种想法。特别是在举行舞会的时候，我更想得到人们的尊重。我曾怀着极大的希望，希望爸爸会让我去跟一个大人跳舞；我知道，他反对我跳舞的理由，就是说我年纪还小。拿破仑看到我闷闷不乐的样子，便要小拉·卡色吻我。他握住我的双手，让他的那个小厮吻我一下。我使尽全力企图逃避，但是白费力气。然而，在我的双手被放开的时候，我使用拳头猛击那个“小不点儿”的小拉·卡色的耳朵。不过，我还决定找

一个向拿破仑进行报复的机会。有一次，我们从山走下来到别墅里去玩，机会来了，我决定不放过这个机会。在拿破仑皇帝的住地与他的随从们的住地之间，没有内部的通道，只有一条又陡又窄的小路，把他们的房子联系起来，每当人们在这条小路上走的时候，便几乎没有空地方可以容一个人侧身通过。每次拿破仑总是走在前头，老拉·卡色随后，接着是他的儿子小拉·卡色，最后才是我的姐姐琼。我让这个队伍静静地在前面先走，一直等到最后一人与我距离约有10码的时候，我突然奋尽全力猛冲上去，一下便把我姐姐琼撞倒。她跌向前面时双手扑在那小厮身上，小厮又扑在他父亲身上，而拉·卡色这位大官员，便惊恐万状地扑倒在那位皇帝身上。拿破仑这时所受到的冲撞的压力虽略有减小，但是在那条陡峭的小路上，他还是差点立不住脚跟。我为自己创造的这个狼狈场面得意洋洋，也为我所受的那一吻能得到这个报复而兴奋万分。可是我很快就被迫改写了这场胜利的记录。啦·卡色对这个侮辱皇上的行为诚惶诚恐，对我纵情地哈哈大笑更觉得十分恼怒。他抓住我的肩膀，猛力将我一推，把我推倒在岩壁上。这时我发火了，我泪流满面，转身向拿破仑哭诉道：“啊！阁下，他打伤了我。”“不要紧”，那位皇上答道，“ne pleurs pas（法语：不要哭）”“我来抓住他，让您来处罚。”于是那个小老头得到一顿好好的教训，我用拳头使劲敲打这个小老头的耳朵，一直到他求饶为止。可是我还是不肯放过他，最后还是拿破仑救了他。他叫他快跑，说如果他被我追上了，就得让我再捶打他。他立刻拼命向前跑去，我则在后面紧追着。拿破仑拍着手，看着我们在草地上追逐纵情大笑。从此之后，拉·卡色就不喜欢我了，并且叫我为“调皮鬼”。

拉·卡色和其他的法国官员，有充分的理由对在他们中间的这个思想开放的英国女郎表示愤恨，或者说嫉妒。他们与拿破仑的关系，被严格的帝国君臣制度约束着。没有拿破仑的侍从的传呼，官员不能进入拿破仑的房间；除非拿破仑让他开口并赐他坐下，这个官员便不能对他讲话或坐下。有时官员进了拿破仑房间很久了，还一直站着，后来拿破仑才让他坐下；而且，大家还是称他为陛下。可是贝特西却不受这些规则的约束。她的朋友的名字叫做“波尼”。除了她，谁也不能走进他正在工作的花园。

然而，按照这个皇帝的意愿，这个禁令对我却是例外的。我被认为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人物，甚至当他正在向拉·卡色口述他的回忆录的时候，他也会走过来回答我的招呼。“进来，把园门关上。”我总是能得到他的赞许与欢迎的笑容。

在拿破仑和贝特西游戏的时候，时常闯进来的官员，也是最值得她痛恨的人物，便是拉·卡色。这个年过半百，有点自负的贵族，是唯一一位岁数比拿破仑大的官员。他幻想自己成为一位历史学家，也是蔷薇谷中最会制媚奉承的一个人物：“我发觉自己是单独地，tete—à—tete（面对面地）在这个沙漠里与他交谈，我和这位曾经统治世界的人物的友谊是亲密无间的。也就是说，我跟拿破仑在一起！”如今，这位不规矩的女郎经常闯到他们中间来了。因此，当拿破仑将一柄闪闪发光的宝剑拿给贝特西看的时候，这位身材矮小，头脑敏捷的拉·卡色，显然被她那种粗野的举动吓坏了。

我要求拿破仑让我更走近一点看看这把剑。于是事情便在这个上午发生了。因为拿破仑用剑在我眼前一晃，深深把我激怒了。魔力的引诱是不可抗拒的，我决定对他的举行进行惩罚。说时迟，那时快，我迅速抓住剑柄，将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在他头顶挥舞

着，然后向他身上直刺过去。拿破仑皇帝后退着，最后终于被我成功地逼到一个角落，我坚持说他最好是向我求饶，否则就刺死他，我的得意忘形的呼叱声把我姐姐引来了。她大声责备我，说我不立刻住手，她就要去告诉我父亲。可是我只是冲她哈哈大笑，仍然站定我的脚跟，把皇帝逼住

在那个角落，一直到我的手酸软无力，自动垂下来才罢，我现在还能想起当时的情景，那位伟大的仆人（拉·卡色）那张瘦削的像牛皮纸一样的面孔，因为担心皇上的生命安全而急得通红。他对我侮辱皇上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他看来似乎就要把我吃掉，不过他的耳朵已经领教过我拳头的力量，所以只是小心地对拿破仑说不要惹我。

当我把剑放下的时候，拿破仑便抓住我的耳朵扭着。这只耳朵在前天就被他扭过，此刻还痛得厉害。我叫唤起来，他又捏住我的鼻子，开心地拉着，不过完全是闹着玩的。在这整个事件的过程中，他的脾气一直很好。

还有一件事，更激起我的怒气。每天，父亲严格要求我们做一遍法语翻译练习，而拿破仑总是谦虚地把我们的作业看完，并纠正其中的错误。一天早晨，我觉得比平日更讨厌做这个翻译练习了。因此，当拿破仑来到别墅问我的翻译练习是否做完时，我甚至还没有动手做练习。他看到这个情况，便拿起那张白纸，向草地上我父亲那边走过去，这时父亲正备马准备往山谷里去。拿破仑走到父亲身边，用法语说道：“巴尔坎，这是贝特西小姐的作业，她作得多好呀！”她一边说一边扬着手手里那张白纸。父亲开头还不太明白，可是一看到那张白纸，看到皇上哈哈大笑提到我的名字的情形，便完全明白了。他骂了一我顿，很生气地警告我说，在他回来吃午饭时，如果我还没有把翻译练习做完，就要狠狠治我一顿。父亲骑着马走了，拿破仑也离开了我，对满脸不高兴的我报以嘲笑。回想起来，这也是促使我后来下决心用那把剑吓唬他的一个原因。

关于剑的这个事件，很快就在欧洲传开了，因为欧洲人都渴望了解这个落难皇帝在他远方的流放地的点滴消息。蒙德查努侯爵，作为波旁王朝的代表在几个月后来到了圣赫勒拿岛，他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初次拜访巴尔坎一家时的情况：“这两位姑娘讲着法语，年小的那位叫贝特西，讲得更是流利。她讲述了她脑子里有过的想法。如果欧洲流传着的谣言是可信的话，那么她正是波拿巴正在追求的那位姑娘。”那天，出现在贝特西脑子里的思想，是她向蒙德查努夸口说，她曾经用拿破仑自己的剑把他吓坏了。当蒙德查努问她真想杀死拿破仑时，她解释道，“不是这么回事，只是对他开个玩笑，稍微惩罚他一下罢了。”同时他又说明，并没有证据说明拿破仑真的在追求贝特西。他只不过像个男孩子那样，找机会向他的少年女友表现表现罢了。

有一天，拿破仑问我，我是否认为他骑马的技术很好？我完全出于真心地对他说，我认为他的骑术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好。他显得很高兴，便招呼人把他的马牵过来，他跃上马背，策马沿着草地兜了几个圈子，他控制着马儿把圈子越缩越小，充分显示了他驾驭马匹的能力。

一天，他的马夫阿参包正在训练一匹年轻漂亮的阿拉伯马，这匹马是特地买来作皇上的坐骑的。这匹小马横冲直撞，时时竖立起来，显得非常惊慌、马夫无法引着通过摊在草地上的一幅白布，这幅白布是专为训练它的胆子设置它的。我对拿破仑说，这匹马的脾气这么坏，想来他也没有骑过一匹像这样的劣马。他微笑着向阿参包招招手，要他下马来；接着，令我大为吃惊的是，他竟亲自跃到那匹畜生身上，很快地制服了它，不只成功地使它通过那幅白布，而且竟站到马背上，让它驮着来来回回跑了几次。

“你能够当一位驯马师。”贝特西说。拿破仑答道：“人和马有相似的脾气。”

他们的游戏没有成文的规则，而是按照这两位游戏者本能的了解进行的。在拿破仑这方面，他有义务对贝特西所干的最厉害的恶作剧表示隐忍，从不显出他的愤慨。

拿破仑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图章和珍奇的硬币，他总是很温和地亲自融掉它们的封蜡。有一次，我恶作剧地推了一下他的手肘，使他的手指掉进了融化的热蜡中，这是很痛的，他的手指马上浮起了一只水泡。我对他说，我对自己干的这件事觉得非常抱歉，可是他的态度还是那么和气。其实，如果他这时发起脾气来，我倒会觉得好受些。

由于有了这些不成文的游戏规则，使拿破仑也可以用一些孩子气的恶作剧来回敬她。在贝特西第一次参加舞会（这次她所以能参加舞会，是拿破仑代她向她父亲求情的结果）的前一天晚上，贝特西指责拿破仑在玩牌时作了弊。为了报复，这位皇帝便拿走了她的晚会长袍，将它锁到他的房间里。贝特西哭了，第二天便一张接一张地向他递条子。可是拿破仑回话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够见她。一直等到舞会的时间到了，才把衣服还给她。他还利用少年人的恐惧心理，用老哈夫的名字来恐吓她。老哈夫是贝特西一个弟弟的家庭教师（因为岛上没有学校）。在拿破仑到海岛之后，这个老人发了狂。他对人们说，他被指定要搭救拿破仑皇帝逃出这流放的苦海。老人后来自杀了，他被埋葬在通往蔷薇谷的一个三叉路口上。

我跟许多傻瓜一样，也很怕鬼。这个弱点被皇上知道了。因此，在老哈夫自杀后，他便时常利用老哈夫的名字来吓唬我，吓得我几乎不敢动弹。每天晚上，在我觉得疲倦想回房间休息时，他就会唤道：“贝特西小姐，老哈夫，老哈夫来了。”我在这些夜里所受的痛苦，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在这样的夜晚，我半夜里总会从床上跳下来，连滚带爬地冲进妈妈的房间，在那里一直呆到天明，直到阳光把黑夜的恐怖扫除为止。

一天傍晚，当我和妈妈、姐姐安静地坐在别墅的走廊里，享受着晚风的吹拂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一转身便见到一个白色的影子。我当时发出的尖叫声是多到怕人啊！接着我们又听到一阵哧哧的笑声，妈妈马上明白了这是拿破仑皇帝干的好事，便热情地向他打起招呼来。妈妈揭开那个影子身上的白布，原来白布下面藏的竟是我们的小厮。他是受了拿破仑的怂恿，特地来吓吓贝特西小姐的。这时候，拿破仑自己却像一个无事人一样，旁观着这个恶作剧产生的效果。

贝特西成人以后，率直地、津津有味地详述了她与拿破仑一起干过的大量的越轨行为。有一次，她回顾了当时因不注意而干下的一件恶作剧，不过为此她所受的惩罚并不是来自被她作弄的拿破仑，而是来自她的父亲。

我想起了我当时曾给拿破仑画了一幅他爬梯子的漫画来。在漫画中，他爬上去的每一级梯子，代表着某个被他征服过的国家，最后，他终于双脚跨上了全世界的顶峰，并在上面表演起杂技来，只见他头朝下脚跟朝上栽到地球的另一边去，这惊人的一跌，竟把他摔倒在圣赫勒那岛上。我本不该在他遭遇不幸的时候，给他看这幅滑稽画。在那里，虽则我并没有什么恶意，可是我的每一个疯颠的举动都是有过失的。平时我最害怕的父亲，听说我干出了这件蠢事，说至少要把我关禁闭一个星期，让我去闭门思过。于是我被关到一个地窖里去，孤零零一人在里面忏悔，这次的惩罚对我真是终生难忘的。在这个地窖里，耗子成群结队，在我的前后左右跳来跳去……拿破仑皇帝对我因为开了这么一个玩笑而受到这么严厉的惩处觉得很过意不去，但对我必须与那些耗子进行斗争却感到很有趣。他说，他小时候因为干了类似的恶作剧被关在地窖里时，曾经被一只在他头上跳守的老鼠吓个半死。

从此之后，我时常在这同一座监狱里忍受这种日禁夜开的监禁的处罚。每当我干了一件恶作剧而惹父亲生气的时候，尽管有拿破仑为我说情，我还是被判处监禁一星期。早上我被关进地窖里，晚上则放我出来睡觉。在这样的日子里，拿破仑皇帝的最大乐趣，便是通过地窖的小窗洞跟我谈天。他模仿着我悲哀的神情，总能引得我哈哈大笑。

拿破仑说：“你看，我们两人都是囚犯。可是你哭了，我可没有哭。”

“你已经哭过了。”

“不错，我哭过了。不过，囚犯哭了还是囚犯。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听天由命，得乐且乐。”

拿破仑在蔷薇谷居住的这段时间，也援助了巴尔坎家的园丁——一个叫托比的马来老人。托比是多年前被一艘英国船抓获，卖到圣赫勒那岛来作奴隶的。当拿破仑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喜欢停下来跟托比谈天。这个奴隶拄着他铲子，对这种不寻常的关心，微笑着，通过拉·卡色的翻译，回答着拿破仑向他的一连串的问题，诸如他的祖国以及他的奴隶生活的情况。在贝特西的坚持下，拿破仑问威廉·巴尔坎，他是否可以代这个老人赎回他的自由之身。可是这个要求被那位英国总督拒绝了，理由是“这产东是托比一个人的问题。波拿巴将军的目的是要搏取巴尔坎小姐的欢心，博取海岛上所有的黑人对他的敬意。”

拿破仑对拉·卡色说道：“可怜的托比，在这里他是一个从家里被人偷出来的人，从他的祖国被偷出来的人，从他自身的自由被偷出来的人。对他来说，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苦痛的呢？如果这个犯罪行为只是那位英国船长干的，那么，那位船长可说是世上最恶毒的人之一。但是如果这个罪行是全体船员干的，那么这些犯罪的人们的恶毒程度，就不是像一个恶人那样可以想象了。因为邪恶总是属于个人，而几乎绝不可能是属于集体的。”

在热带明亮的月光照耀的夜晚（贝特西写道），拿破仑时常在清晨3点钟，在老托比起身之前到花园里去闲逛。那位看管花园的奴隶，这时还在酣睡。拿破仑在花园里摘好吃的水果，当作自己的早，或。我们的马来老人是那么喜欢那个小“波尼”——他也是这么称呼拿破仑皇帝的人。他总是把园门的钥匙放在边门里拿破仑的手摸得到的地方，其他没有一个人能得到老托比这样的照顾，因为拿破仑完全勾住并赢得了这位老人的心……

此后，这位老人一直对拿破仑的温和态度保留着最愉快的印象。他把采摘来的最鲜美的水果，装扎得最美丽的花束送到“龙坞宫”去，送给“那位叫做波尼的好人”（他是这样称呼拿破仑皇帝的）当作最大的乐事。每当人们去探望拿破仑的时候，拿破仑总在询问老托比的身体好不好？而在他离开蔷薇谷的时候，还送给老托比20个拿破仑金市。

拿破仑在蔷薇谷住了两个月，接着便有消息传来，由一条弯曲的小路通向海岛内陆五英里处的龙坞高地为拿破仑兴建的居留地已经竣工。消息传来时，拿破仑正跟巴尔坎家的孩子们在玩捉迷藏的游戏。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时的一段最快乐的时间，就这么结束了。再过两天，他就要离开蔷薇谷和他的小朋友们了。

在指定的那天上午——对我来说是最阴郁的一天。乔治·科伯恩阁下雇拿破仑皇帝的随从的陪伴下，来到了蔷薇谷，准备护送拿破仑到他的新居去。我哭得很伤心，拿破仑走过来说道：“你不必哭，贝特西小姐，你在下星期来看我，而且要常常来。”我对他说，这要由我父亲决定。他便转身对我父亲说：“巴尔坎，下星期您必须带琼小姐和贝特西小姐来看我，您什么时候会到龙坞来呢？……他给了我一只美丽的小“波波尼”（果盒）——因为这过去曾对这只小果盒大加赞赏。还说，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gagemour（爱情的信物）送给“小不点儿”拉·卡色。我泪流满面地跑出了房间。我站在窗边，目送着他离去。可是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的心被痛苦塞满了，以致无法看清他的形象。我扑到自己的床上，伤心地哭了很久很久。”

这个 14 岁的女孩真的被拿破仑彻底征服了。她原本以为这个令整个欧洲君主谈之色变的皇帝，这个被憎恨他的人称为“科西嘉恶魔”的传奇人物是一个“额头中央长着一只闪闪发光的红色大眼睛的妖怪”。但正是这个可爱的“妖怪”是那样调皮活泼又充满童稚，使一切表面上道貌岸然的英国绅士都显得那样刻板乏味。

这次没有硝烟的征服持续如此的长久，以至于贝特西在回到英国之后，仍难以忘怀蔷薇谷那七个多星期的美好时光。

25 年后，已成为文贝尔夫人的她仍饱含深情地写道：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像拿破仑这样孩子气大人。他似乎总是带着一个孩子的欢乐心态，参加孩子们的每一项有趣的游戏。虽然我时常恶意地撩拨他的耐心，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脾气，或是用他的身分和年龄作挡箭牌倚老卖老，对向他表示的亲热和宽容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表示过不满，真的，每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几乎把他当作我的兄弟或是一个与我年纪相同的同伴对待。大人对我的一切吩咐，以及我自己要对他表示尊重和礼貌的决心，在他诡谲的笑容和笑声的影响下，都飞得无影无踪了。如果我走近他身边时比平时显得更严肃，脚步放得更迟滞，声调变得更柔顺，那么，他也许就会用法语这么说：“啊，你是怎么啦，贝特西小姐？是不是那个‘小不点儿’的拉·卡色又欺侮你，就把他位到我这儿来。”或者说出一些其他逗人的话来。总之他的话不是把我逗乐，就是把我惹恼，而把我准备的表现的良好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了。

### 三、龙坞宫小朝廷

在囚禁自己的圣赫勒拿岛长林龙坞宫，拿破仑又建立了一个具体而微小的小朝廷……

尽管年轻美丽的蒙托龙夫人的颇为称心。但拿破仑却说：“我不太喜欢女人，……我完全是个搞政治的人。”

天刚黎明，拿破仑就摇铃把那位侍从召来。他的夜晚是没有休息的。一个在通宵策划之后还要在战斗发生的早晨把一个钟头当作两个钟使用的意志坚强的、不知疲倦的人物，当然是睡不着觉的。整个夜晚，他总是在他相连的两个小房间里的两副行军铁床之间来来回回地踱步。在拿破仑隔壁的小房间里休息的侍从，应声把咖啡端了进来。“让上帝的好风透进来吧。”拿破仑说道，于是侍者便打开了百叶窗。拿破仑穿上晨衣，在一张圆桌边坐下，喝起他早点的咖啡来。

清晨的阳光，漏进了拿破仑这两间简朴的卧室。他的卧室看来更像是一座行军的营帐，唯一显示一点住人的活气来的，是路易·马尔商挂在墙壁上的画像：有约瑟芬的，有玛丽·路易丝的，有那位称为罗马王的皇太子的。拿破仑的两个房间，单独座落在“龙坞宫”的一个角落里。龙坞宫一共包括 23 个抹着黄白色灰泥的房间，拿破仑的大多数随员，就住在这座建筑物的另一端。那些数量比主子多得多的仆人们，则挤住在上面的顶楼上，据说，龙坞宫里一共住了 50 多人。这座建筑物，从它开始存在的 70 年间，曾被充作各种不同的用途。最初是用作牛栏和仓库。后来是作为本岛副总督避暑的住地；最近，才被指定作拿破仑和他的随员的居住地，英国人又增加了一个侧翼的建筑，并将原来的仓库建为住房。

龙坞宫并不是一个舒适的居住地，在这片海岛的高地上，雨不特别多，甚至当阳光已在附近的山谷里照耀的时候，高地上却还是雨水绵绵。因为这座建筑物没有地下室，因此房间经常是潮湿的。衣服很快就会发霉，墙壁上长满了青苔。那些匆忙建起来的附属建筑，屋顶盖得太薄，下雨时屋里滴漏不停。更糟的是，龙坞宫里的老鼠也十分猖獗，就跟圣赫勒拿岛的其他地方一样。住在这里的人，可以听到老鼠在墙缝中跑来跑去。它们偷吃食物，吓唬孩子。有一座鸡舍被迫作废，因为老鼠把鸡窝里的鸡蛋都吃光了。仆人们试图用锡把老鼠洞堵死，有时也得用狗来对付老鼠，可是老鼠们抵抗着，终于还是生存下来了。法国人本想用砒将这些害人虫毒死，可是还是作罢了：如果老鼠被毒死在墙缝里的话，人们怎么受得了那种臭气呢！

拿破仑喝过咖啡，就是刮胡子的仪式，这项仪式需要两名侍从协助：一位替他端着镜子，另一位替他传递刮脸工具。拿破仑从担任首席执政时起，就成了刺客行刺的目标，因此也养成了亲自刮脸的习惯。刮完脸，他便脱下背心，洗脸，让一位侍者用香水给他擦背擦胸。按照他对官员所说的，这是“一种防病的措施。”拉·卡色有趣地注意到拿破仑无毛的胸部和突起的乳房。看来他正在发胖，“就象女人的一样。”

在马尔商的帮助下，拿破仑穿好衣服出门了，他通常穿着一条高可及膝的骑马裤。一件袖口和领口饰着鹅绒的绿色猎装，戴着那顶著名的翻边礼帽，佩着荣誉军团的银质奖章。在他的口袋里，装着一只小望远镜和一只鼻烟壶，还有一些他经常要含在口里的甘草。他走进花园——这座花园是马尔商利用空闲时间创造出来的，拿破仑卧室的门就与花园相通。站在花园里，拿破仑可以浏览一下他被限制于其中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龙坞就座落在一片贫瘠的高地上，距离詹姆斯敦 5 英里。这一条弯弯曲曲的傍山小道彼此沟通。尽管雨水很多，高地上草木还是很难生长，只能见到疏疏落落的几棵耐旱的野草。少数的几株橡胶树，也被刮个不停的风吹弯了腰。对欧洲人来说，这个南大西洋上的海岛的气候，是没有四季之分的，不只太热，也太潮湿了。在这片荒凉的高地周围，耸立着黑色的、起起伏伏的山峰。在一座峰顶上，有一座“报警台”，每当日出日落和船只到达的时候，英国人便在上面开炮为号。

放眼四望，拿破仑可以看到一个以他的监禁地为中心的圆圈景象，在他的正前方，所及之处，是一处名为“死坞”的兵营，在那里驻扎着英国第 53 集团军的五百名士兵。穿着红外套的哨兵，在视野所及的距离内，分布在一堵长达四英里，包围着龙坞宫及其周围地区的石头围墙上，这些站在围墙高处的哨兵，互相用旗语传达着龙坞宫内俘虏们的活动情况：“波拿巴将军出去了，不过他处于哨后的封锁线之外，要特别加以注意，”如果哨兵打的旗语是“波拿巴将军不见了。”那么指挥哨上就会升起一面蓝色的旗子，命令各军事单位在各自辖区内进行搜索，整个圣赫勒拿岛似乎全处于戒备状态。英国已经向这个海岛派来了大约 3000 名士兵，岛上的每条大路都设有岗哨，任何人在夜晚 9 点钟外出都要遭到逮捕。4 个可能的登陆地点都建有海岸的炮台，以防备来自海上的袭击。越过龙坞高地的围墙，拿破仑可以在武装士兵的帽檐之间，看到英国海军正捍卫着海岛的水域。在詹姆斯敦港外，有 5 艘军舰，其中一艘经常向上风方向巡航，另一艘则向下风方向巡航。6 艘双桅船，不分日夜地绕着海岛游荡。在这些哨兵、要塞和巡逻的舰只之外，拿破仑所能看到的一位最实在、最不可改移的狱卒，就是那座空阔无垠、

向四周的水平线延伸而去的灰色的海洋。

当拿破仑凝望着海面的时候，他是否做过逃出这个石头海岛的美梦？这位最伟大的军事家是否考虑过逃脱这些哨兵，这些要塞、这些兵舰和这个海洋的监视的问题？这看来似乎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不过，跟不可以的问题为伴，原就是拿破仑的一个习惯。当他清晨自个儿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可能正在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住在龙坞宫里的流放者们，没有提出一个有关逃跑的计划的讨论情况呢？拿破仑的思想似乎更倾向于这样的机会：也许欧洲政治的某些潮流会把他卷回巴黎去。

有时候，拿破仑会在上午骑马出去溜达。在那些穿红外套的哨兵警戒的龙坞高地周围的地区，以及龙坞高地后面附近的几个富饶的山谷里，拿破仑可以自由活动。超出这些指定的地区，就必须由一位英国官员陪同，可是拿破仑拒绝了这个条件。在出门跑马的时候，拿破仑偶而也会心血来潮，走进一家岛民的屋里去。就在一次这样的短暂的访问时，他碰到了玛丽·爱丽斯·罗宾逊——一位动人的、年方 17 的佃农的女儿。拿破仑给她起了个外号，称她是“尼芙神”，每隔十天半月就会来看望她一次。为此，有关他们的流言竟传遍了欧洲。不久，绕着一个被限定了范围的圆圈跑马的活动，很快就使这个传奇式的骑士感到厌烦了，他出门骑马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在他没有骑马的时候，他便在花园里闲逛，哼着走调的歌剧歌词，或是跟他的一位官员交谈。雨天的时候他就退回卧室里去，阅读马尔商在巴黎包扎好为他带来的“图书馆”里的藏书，或是从欧洲寄来的或向英国人借来的图书；有时候，则翻阅从英国总督或是某位来访的客人那里弄来的、3 个月前的英国的旧报纸。拿破仑是一位快速的、贪婪的读者，在沙发周围的地板上，散放着他丢在一旁的书籍。许多书籍的边缘空白处，注着他书法潦草的评论。

如果拿破仑上午出门跑马，10 点钟左右归来便要洗澡，这又是一件主要的任务。他可以花几个小时懒洋洋地躺在一只临时浴盆里（它是一只由大木箱衬了锡底改成的）读书或跟人谈话。马尔商忙着从厨房里提出滚烫的热水，以维持拿破仑所要求的浴盆里的水温。拿破仑的医生，巴利·奥默阿拉常常在这个时候被他召来。在流放初期的这段日子里，拿破仑觉得用不到奥默阿拉的医术。除了有时偶染小疾之外，一般来说他的身体是很好的。再者，他对不论哪位医生给病人的治疗，都没有什么信仰。他尊重外科医生，而提倡接种牛痘，但是他一向都拒绝医生给他开的药物。他认为服药于人是弊多利少的。“从你行医以来，你杀死了几个病人啦？”当他会见医生的时候，他的标准的开场白就是这句话。奥默阿拉的价值，是作为地方新闻的一个来源。这位 33 岁的医生，身负英国海军的医职。却住在龙坞宫里，他是唯一一位能在圣赫勒拿岛的这两个世界间自由来往的人物。他坐在浴盆旁边，用流利的意大利语讲述英国哨兵监视下的龙坞宫外部世界的各种新闻。奥默阿拉是各种各样的消息的来源。他既负有向拿破仑传达英国总督的命令的责任，也有向总督报告拿破仑的活动情况的任务。此外还有一项不为人知的使命：用信件向伦敦海军部的上司报告拿破仑的情况。

午餐一般在 11 点左右进行，地点或是在拿破仑的房里，或是在花园里（如果天气好的话），在 15 分钟的午膳时间里，供他狼吞虎咽的食物包括一盘滚热的汤（拿破仑认为鸡汤是治疗百病的良药）、两盘肉和一盘蔬菜。食物是由拿破仑带来的厨师在龙坞宫的厨房里烹煮的。不过，厨师们并没有参予烹煮食物的工作，这项工作经常由马尔商和两名忠实的侍从助手——圣丁尼和

阿伯拉姆·纳维拉丝代庖了。拿破仑午餐时喝一杯加水的葡萄酒，从来不超过这个限量。这些酒经常是由他的私人供应商供应的康斯坦萨葡萄酒——一种由开普敦附近的康斯坦提亚葡萄园出产的南非高级葡萄酒。其他人喝的则是法国的普通葡萄酒。大部分的食物，都是由贝特西的父亲威廉·巴尔坎供应的，因为他被科伯恩海军少将指定为龙坞宫的伙食承办商。龙坞宫内的伙食管理则委托给大管家西伯里阿尼和蒙托龙伯爵两人负责。

指定巴尔坎作为龙坞宫的食品供应商一事，使拿破仑大大放心了。他认为，英国人当然巴不得他会死掉，因此，他怀疑英国人会采取措施促使这个愿望变成事实。他曾经考虑过英国人向他投毒的可能性。他说过，医生和化学家们都警告过他，对酒类和咖啡要特别小心。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个担心是可以解除的：“担心食物中毒这种可能是不必要的，因为巴尔坎是食品供应商，而奥默阿拉和蒲伯普勒顿（英国派出长驻龙坞宫的官员）都是诚实的人，他们决不会干出这种勾当。”拿破仑的生命在战场上曾经冒过那么多的危险，因此他对自己的安全并不特别在意。不过，在他当权的时候，据他说在他一生中。至少度过了“30次以上货真价实的谋杀阴谋。”“而终于侥幸保住了性命。这些谋杀阴谋，大多是由路易十八的兄弟阿尔特瓦伯爵策划的。拿破仑说，他的最重要的预防方法，是真到最后的时刻，都不把他要去的地点和经过的路线告诉任何人。在圣赫勒拿岛这种地方，他觉得相对来说还更安全些。他对蒙托龙说：“在美国，不出半年我肯定会遭到阿尔特瓦伯爵的代理人的暗算……我明白，在美国我除了被暗杀或被人忘却之外，是没有其他前途的。因此我宁可呆在圣赫勒那。”

拿破仑原想好好跟他的官员共进午餐，但官员们无休止的争吵使他神经忍受不了。他对他们说：“你们是在天涯海角唯一的一小撮人，至少你们应该互相爱护。”可是他的话不起作用。官员们的问题是无事可做。虽则拿破仑已经详细地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但工作量毕竟少得可怜，留下大量的时间他们去追逐这座流亡宫廷中的荣誉。官员中只有那位年龄最大的历史学家拉·卡色，仍然被拿破仑口述往事的劲头支持着，终日忙个不停。贝特朗——那位沉静的工兵军官显得郁郁不乐，因为他的地位正被蒙托龙慢慢取代了去。他终日愁眉苦脸，鲜言寡语，只要可能，便跟自己的家属呆在一起。从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时候起，贝特朗就跟着他。在巴黎时，他又担任了宫廷大元帅之责。按道理他有权利管理龙坞宫的内务。但是，他那位身材修长、金发碧眼的妻子芳妮却坚持要跟拿破仑离得远些，因此贝特朗已经把家眷搬到龙坞宫外围去住。拿破仑为此很生气，便把管官的职务交给了那位文雅的、卷发的、在最后一个星期才在法国加入拿破仑的队伍中来的朝臣蒙托龙伯爵。就在芳妮·贝特朗避开龙坞宫的环境的时候，阿尔比·德·蒙托龙却总是显得乐滋滋的，态度十分温和。于是谣言开始在龙坞宫中传开了，说是这个头发乌黑、卖弄风骚的阿尔比，在她丈夫的默许下，已经发现了一条踏入拿破仑的床席的路子。“她难道长得不好看吗？”拿破仑曾这样问贝特西·巴尔坎道。

官员之中感到最无聊的，要算加斯巴·古高尔了。拉·卡色有他的著作和他的儿子；贝特朗和蒙托龙有自己的老婆孩子，可是古高尔却什么也没有。这位壮实的、黑黝黝的汉子，才32岁，全身充满了用不完的精力和感情，他的最骄傲之处，是时常反复吹嘘他曾在俄国救了拿破仑的性命。可是，在圣赫勒拿岛却没有机会再干这种英雄事业了。不过，在蔷薇谷的时候，贝特西·巴

尔坎嘲笑地报告道：当大家在田野里散步时，一头母牛因为受惊向他们冲了过来，古高尔便跳到拿破仑面前，拔出剑来宣称道：“这是我第二次救了皇上的命。”在龙坞，拿破仑分配古尔高负责管理马厩里的十匹战马，检查是否马夫们把他要求做的工作都做了，因此，这项任务并没有花去他多少时间和精力。他愤愤地骑着马在龙坞高地范围内奔跑，他自以为他的心已经落入劳拉·威尔克斯——英国前任总督那位年当妙龄、金发碧眼的女儿的情网，但他却难得见她一面，更不说追求她了。他还跟人吵架，次数吵得最多的是跟蒙托龙。他也向拿破仑抱怨发火。大部分的时间，加斯巴·古高尔总是垂头丧气，闷闷不乐，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

星期二，第 25 天，无聊，无聊。

星期三，第 26 天，与昨天同。

星期四，第 27 天，与昨天同。

星期五，第 28 天，与昨天同。

星期六，第 29 天，与昨天同。

星期日，第 30 天，极端的无聊。

吃过午饭，拿破仑便到弹子房去，向他的一位官员，通常是拉·卡色，有时是马尔商或圣·丁尼口授指示。他力图沉浸在一直是他的最大的热情——工作之中。但是，这个一度每天度过 16~20 小时的工作日的超人，如今每天最多只能干 4~5 个小时。在他口述的过程当中，正当他在解释或改正他口述的内容的时候，他可能及时地把话锋一转，议论起尤利乌斯·凯撒的军旅生活来，或是转到另一些根本不同的题目上去。例如教育的改革或是尼罗河谷的水利计划之类。他口述的速度很快，他一边在房间里踱步，时常停下来摸摸那只大型的地球仪，在上面指点着他的军队的足迹曾经到达的地方，指点着地球仪上大西洋南部代表圣赫勒拿岛的那个小小的斑点。要不然就把他的望远镜架在百叶窗的小洞上（这是他亲自弄开来的）向外窥探，他可以借此看到英国士兵们的活动情况，而士兵们却看不到他在房间里的活动。“写吧！”他对拉·卡色大声叱道。拉·卡色穿着装有高领的全套制服，身上佩着剑，很不舒适地坐在一张书桌前记录着。

下午三点，拿破仑穿上制服接见来访者，在流放开头的那段日子里，来访的人是很频繁的，拿破仑要利用他的客人们之口，使他本人的形象保存在欧洲眼前。这些来访的客人，通常是殖民地的一些知名人士，他们在乘船回国途中，顺道访问了圣赫勒拿岛，都乐于花点时间结识这位他们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人物。他们中有许多人一回到英国，就发表他们的访问印象，完全不出拿破仑所料。拿破仑在这些访问者面前，依然摆起他在杜伊勒里宫的一套繁琐的礼仪架子，令来访者不要忘记，他仍然是那位法国皇帝。来访者必需以一个普通客人的身分先求见贝特朗，由他签发一张通行证，到弹子房中拜会两位穿着饰有金纓穗带的制服的官员，通常是蒙托龙和古高尔。然后，由一位穿着饰有金边的绝色燕尾服的仆人，打开那道通向“客厅”的房子的房门，并通告来访者的姓名。拿破仑手里握着帽子，站在壁炉前面接见来访者，拉·卡色则站在他身边充当翻译。在整个接见过程中，拿破仑一直站着，即使接见的的时间延续了一个钟头或者更长的时间，即使他的身体感到不适或者疲劳，也是如此。他的目的，是要强迫那位访问者站在法国皇帝的面前。接见时，拿破仑经常以询问客人的背景和兴趣开始。在谈话的过程中，拿破仑向客人炫示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最主要的，是向来访者夸耀，他远不

是一个孤家寡人，而是一个天生的统治者：是一位帝王！这就是拿破仑通过他的访问者传达给欧洲的消息。

来访的客人中有一位是英国皇家海军“小野兔号”的舰长约翰·世德，他给龙坞宫带来了一些新闻。当世德告别的时候，芳妮·贝特朗送了他一件纪念品：一只藏着拿破仑的头发的金盒子。

拿破仑会见客人时使用的宫廷礼节，对一些不太重要的客人，或者像巴尔坎一家的人，是不太严格的。巴尔坎一家被当作龙坞宫的朋友，对贝特西本人，就根本不讲究什么礼节。大约每星期一次，巴尔坎一家便骑马前往龙坞，贝特西便会见了那位只有她一人才能称呼的“我的老朋友”拿破仑。她记得拿破仑似乎“比在蔷薇谷时显得更加沮丧，但还是时时闪出他原先的乐观的火花。”她谈起跟拿破仑玩弹子游戏的情况：“他带我走进弹子房，这是龙坞宫里刚搭起来的一座弹子台。我记得，这弹子台对大人来说未免太矮，而弹子又未免嫌大了。拿破仑皇帝虚心地教我怎么玩，可是我的进步很小，却喜欢用弹子打他的御手的手指，我开玩笑说这比用炮弹轰他或是别的意外的危险要好受些……当我成功地把他打得唤起痛来的时候，真觉得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事了。”

有一次，贝特西发现拿破仑因为拔了一颗牙齿而忍受着牙痛的痛苦，她便说，她为他感到羞耻。因为他经历了那么多的战斗，居然还会为拔牙的疼痛抱怨。她向拿破仑要了那颗牙齿，说她可以把这颗牙齿做成一只耳环。“这个想法令他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尽管他当时还觉得痛楚，还是忍不住发表了一篇高论。他说照此说来”，他认为我是决不会将我那些聪明的牙齿拔掉的；每当他自觉犯了过失的时候，他总能用最幽默的态度说一句俏皮话掩饰过去。”

有时在玩耍的时候，拿破仑便跟贝特西学起英语来。自从乘上诺桑伯兰号开始这次远航之后，拿破仑就跟拉·卡色学习英语了。现在他已经能阅读伦敦出版的报纸。不过他讲的英语，在她听来，却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有一次他想“用英语来表现一下自己的学习成绩”，居然拿他的父亲作为椰榆英国人的喝酒习惯的嘲笑对象，他说：“要是巴尔坎在这里的话，他一定会喝他 one, two, there, 呃！Cinq bouteilles, eh?（法语：五瓶，呃）巴尔坎回到蔷薇谷会锥倒（醉倒）吧？”拿破仑也会用英语考问贝特西的学习情况：“拿破仑很喜欢从我可怜的知识库藏中抽查我的知识，从我散漫的阅读中检验我的知识，这使我很害怕。不过，我凭着平时喜欢读书和比较强的记忆力，也能够勉强对付他几个钟头。‘现在，贝特西小姐，他会这样说，‘我希望你成为一个河（好）孩子。门门功课都斜（学）得河。’他这种故意地装腔作势很使我生气，他好像还把我当作小孩子似的”。

但是与拿破仑会面，也并不都是有趣的。有一次，“我记得我缠住了圣·丁尼，要求见见拿破仑；可是那严重的气氛使我很不愉快，圣·丁尼回答说，皇上正在等待那位‘征服者’的大驾光临，说着他走了房间，手里还举着海军少将伯兰平的旗号。”您会找到他的，圣·丁尼说，“他就在贝特朗夫人的房子旁边，不过今天他可没有心绪开玩笑，小姐。”虽然得到这个警告，我还是向贝特朗夫人的那间小屋走去。不久，我心里想说的所有快乐的言辞都变成了悲哀了。像我这样的少年，对他那种沉重的忧郁情绪，尚未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只见他正跟贝特朗将军站在一起，眼里充满悲哀的神色，正盯着水平线上的一个黑点，那就是那位第74集团军的长官的乘坐的战舰。

后来，长大成人的贝特西曾提起这样一件事：“年轻人的无知，或者说在一位特殊人物身上显示出来的人类的意识，促使我在与拿破仑交谈的时候，不只一次地去触及一些微妙的、如果说不是被绝对禁止的问题。我向他问起他的一些被世人指责为残忍的行动，例如，在雅法对土耳其战俘的大屠杀，以及考虑将该地医院里的病人毒死的罪行。”

拿破仑花时间向她讲述了这些事件的真相，于是长大成了大人的贝特西对这些事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无边的野心和无限制的权力造成的大量的悲剧的结果。”在她另一次到龙坞访问的时候，贝特西唱了一首关于德·英格欣公爵被行刑的歌。拿破仑问她是怎么回事。“我对他说，因为公爵被认为谋杀了那位著名的公主。他回答说，这是罪有应得，他就曾经下令将一个阴谋家处以死刑，因为这个人拿了波旁王朝的津贴带兵在法国的港口登陆，准备暗杀他。他认为，对于这种谋害自己国家的公主的阴谋家，他不能采取其它比处死刑更符合政治方式的处分办法了。他说，这是一种阻止他们的阴谋再度得逞的最有效的办法。”

下午4点左右，古高尔下令给那辆6匹马拉的马车套上马具，准备作下午的驱车活动。拿破仑同两位妇女中的一位——芳妮·贝特朗或者阿尔贝·德·蒙托龙坐在车上。有时马车上还坐着其他的官员和来访的客人。拿破仑指挥着驭者——阿参包兄弟俩用高速度沿着最危险的傍山险道疾驰。贝特西回忆道：“用这种近乎恶作剧的跑车取乐方式，似乎使波拿巴很受鼓舞。为了增加我的恐惧感，他还不断向我断定，马儿已经乱了套，我们就要摔得粉身碎骨了。”不过拿破仑要他年轻的朋友不要害怕。“拿破仑皇帝时时怂恿我父亲纠正我那种少年人胆小的毛病。他还说，如果我老是怀着这样愚蠢的畏惧心里，是永远也勇敢不起来的。或者甚至会这样一辈子地懦弱下去。”

如果那天下午贝特朗不在马车里，拿破仑就会吩咐驭者在“哈德门”——也就是贝特朗住的小屋前停下来，然后下车进屋去跟贝特朗的三个孩子玩一会儿。有一天，他在贝特朗家屋后的一个绿色的山谷里散步，忽然发现了一处由三棵垂柳掩蔽着的山泉。这个山谷叫天竺葵山谷。从此拿破仑每天都要派仆人到这山谷里挑泉水供他食用。拿破仑对贝特朗说：“在我死后，如果我的尸体仍掌握在我的敌人手里，你务必把我葬在这个山谷里。”

“反警台”上的炮声，宣告太阳已经落山。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英国哨兵便把龙坞宫团团围住，流放者们都退入龙坞宫内部去了。在灯光摇曳的房间里，男人们穿着制眼，女人们穿着敞口的夜长袍，或者下国际象棋，或者玩纸牌。拿破仑提议，赢家要把钱集合起来，作为赎取一位奴隶的自由基金。但是，正如他曾出力为巴尔坎的奴隶赎取自由一样，他的这个提议也得不到什么结果。

正餐通常在晚上8点开始。在这个影子宫廷中，这是帝国的另一个重大的仪式，一切礼仪会按杜伊勒里宫的正餐仪式进行：西伯里阿尼穿着与现场极不调和的乡花绿外套和黑丝的骑马裤，打开那间作为餐厅的房间的房门，深深鞠了躬，用法语宣布道：“御膳齐备。”拿破仑把手伸给那位有爵位的女士（由于贝特朗一家已住在龙坞宫外围，这位女士通常便由阿尔比·德·蒙托龙担任）一起走进餐厅，官员们随后进入，按班就座，于是，晚餐席上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吵嘴斗口的大好机会。在这个宫廷里，不再有任何权力了，权力已经留在了巴黎的杜伊勒里宫中。不过，官员们吵嘴的战斗，却还异常猛烈，威风不减于当年。在入座次序先后的问题上，古高尔更发现了可以

大发脾气的口实。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拉·卡色这个小老头胆敢再一次走在他的前头入座的话，他就要在他的屁股上喘上一脚。对蒙托龙他则写道：“我已经跟我的同僚们讨论了我们在餐桌上的座位问题。我已经对他说过，在这个问题上我决不会向他妥协，我很快就要跟他进行决斗了。”

晚宴席上的餐具，都是富丽堂皇的银盘和塞尔产的瓷器。瓷器上绘着拿破仑军旅生活的画面，都是他们离开巴黎时由马尔商负责包装好带出来的。也许，在这短暂的一瞬间，这些流放者们会忘记了站在外面窗下的哨兵，忘了那座包围着圣赫勒拿岛的大洋，而想象他们已回到杜伊勒里宫的餐厅中。可是，当一只老鼠突然从房间中穿过的时候，这个幻影也就被粉碎了。因为点的蜡烛太多，房间里显得很闷热。圣·丁尼和纳维拉兹是专门侍候拿破仑的。在期间供驱使的仆人，还包括一些身穿帝国仆役制服的英国水兵。菜单是相当奢侈的：有汤，两道正菜，一只烤盘，两道蔬菜和餐未点心，可说是一应俱全。龙坞宫的食物，是引起流放者们与英国当权者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的根源。法国人抱怨食品的质量低劣，特别是肉类和葡萄酒。英国人则埋怨龙坞宫的生活水准太高，说法国人不仅滥用了拨给流放者们的预算，也糟蹋了海岛的资源，造成海岛上粮食供应紧张。双方都是有道理的，因为牲畜和葡萄酒，是从南非进口的，昂贵珍稀的食品，经过长途的海路跋涉之后，牲畜都饿剩了皮包骨头。对英国殖民者和它的驻军来说，他们是不会过分挑剔的。而对这班昨天还在巴黎大吃大喝的法国人来说，就有些难以忍受了。晚宴可以持续 40 分钟，要到拿破仑愤愤地站起身来离开餐桌才宣告散席。

晚宴过后，这个影子宫廷回到作为客厅的房间去，在那里一直呆到上床睡觉的时候。龙坞宫里的夜生活是受到限制的，他们只好又玩起纸牌来，要不然就听阿尔比·德·蒙托龙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拿破仑喜欢的意大利歌曲，再不然就是听拿破仑回忆他一生中某个大事件的往事。他重温了一生的历次战斗，到头来，他的思想总被最后一场眼望就要取胜的战役——滑铁卢战役缠住不放。“在我的一生中，这是一段多么伤心的故事啊！”他说道。要不，拿破仑就派一个仆人去拿书。有时是小说，有时是剧本或诗歌来高声朗读。他特别喜欢盖尔语诗人荷西安的诗和长篇小说《鲍鲁和维尔吉尼》——本描写发生于印度洋的一个海岛上的故事。“我们到戏院里去看看吗，”如果拿破仑想朗读剧本，他就会这样说。朗读当中，他还会停下来，发一通他对该作品的评论。对于拉辛的《一伯利但尼库》，他的评论是结局太突兀了。他说读者没有预见到主角会被毒死。拿破仑朗读得并不好，他的声音单调乏味，把诗歌的韵律都弄丢了。人们听他朗读时都会打瞌睡，宁可自己上前去替他朗读。古高尔在他的日记里曾这样写道：“皇上找来了《蔡尔》（伏尔泰的剧本），一直读到半夜，我们大家都沉入梦乡，讨厌透了。”

不管你多么想睡，多么讨厌，可是在拿破仑离开房间之前，谁也不能先走开。最后，他看一看时钟，问道：“什么时候啦？呀，还不太晚嘛，让我们睡觉去吧。”便起身回卧室去了。不过，他还可能留下一位官员读书给他听，一直到他也想睡觉的时候，路易·马尔商才吹熄那只插了三只蜡烛、专供读书用的烛台，点上夜明灯，退回他的小房间里，留下一位侍者的副手，专门在黎明时听着拿破仑摇铃的铃声，然后宣告龙坞宫中另一个白天的到来。

这天下午 4 点钟，拿破仑和古尔高到阿尔比·德·蒙托龙的房里去看望她。几天以前，她在这里生下她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儿。他们发现蒙托

龙这位可爱的妻子正在读着（古尔高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拉封丹的寓言和伯利微里尔夫人的故事》这本书。

伯利微里尔夫人的故事并没有寓言的成分，它讲的是法兰西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件谋杀案。玛丽·玛德琳·德琳·奥伯莱，也即伯利微里尔侯爵夫人在路易十四统治时的17世纪中期住在巴黎。

1676年，她被认走用砷谋害了许多人命（包括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而被送上了断头台。她的尸体被焚烧灭迹。在行刑之前，这位侯爵夫人供认了她犯罪的细节。

在她的供词中，增加了两个同谋犯，有关的情节就构成了阿尔贝·德·蒙托龙那天下午读的那本书的主要内容。事实上，这本书就是描述如何用砷一步步地把人毒死而又几乎不被人们发现的详情，下面就是她的故事的有关情节：

1663年，玛德琳·德·伯利微里尔33岁，她长着一对蓝眼睛，一头栗色长头发，身材小巧玲珑。她脾气急躁，易于动怒，但生活作风却是奢靡淫荡的。有4年时间，她与一个叫高丁，人称为圣·克拉瓦克斯的骑兵勾勾搭搭。她的父亲——巴黎的一位高级官员不赞成她炫耀情人的那种方式，竟把圣·克拉瓦克斯在狱中服刑的两个月期间，得到了一位名叫易克西利（真名叫易格支第）的意大利毒物学专家的帮助。这个意大利人曾经作为防毒专家，为瑞典的克利斯蒂娜王后服务过。圣·克拉瓦克斯出狱后，便开始和侯爵夫人去拜访一位著名的瑞士化学家克利斯托夫·格拉斯尔。格拉斯尔是国王的药剂师，当时住在枫布克·圣·日尔曼区。他们捏造了一份“拉拉斯尔的处方”前去寻访毒药。接着，玛德琳便带着送给病人的果酱、葡萄酒饼干等礼物，出现于巴黎的各个医院中。许多吃了她的礼物的病人，都在苦恼中死去了。护理的医生们证明，他们都属于自然死亡。

侯爵夫人没有忘记她父亲把她的情人关进监狱之仇。3年后，也即1666年2月，她开始给她的父亲服食小剂量的砷。他抱怨头痛、食欲不振和呕吐，觉得胸中又痒又痛，脸色也十分苍白。他的医生诊断不出他的病根，无法医治他的疾病。于是，这位父亲便到他乡下的别墅去住，希望换换空气会使病情减轻。他的健康果然慢慢好转了，便邀请他那位在巴黎的女儿来乡下跟他作伴。女儿下乡后，父亲的病情又爆发了，于是决定跟女儿回巴黎去，另请良医调治。在巴黎，父亲的病情日见恶化，几乎是连续不断地呕吐。他自信自己的死期已经迫近了，便请来一位公证人，立下了一份新的遗嘱，对女儿的孝顺之心大加褒扬。公证人一走侯爵夫人就按医生的吩咐，给她父亲喝下一杯催吐的葡萄酒，9月10日，也就是侯爵夫人第一次给她父亲服含砷后8个月，她的父亲就死掉了。

侯爵夫人的父亲死后，曾进行了尸体解剖，可是并没有发现超出自然死亡的嫌疑。侯爵夫人后来供认，她一共给父亲服了28—30次小剂量的砷。同时，她自己的一位仆人加斯康，也服含了差不多同样数量的砷。

4年后，也就是1670年，女侯爵又用砷毒死了她的两个兄弟。她说，她毒死兄弟的动机，是因继承遗产的问题引起的。她哥哥是被一个叫拉·豪色的仆人毒死的，这个仆人，是她哥哥听从了她的提议才雇用的。哥哥的生命坚持了三个月，像他的父亲一样，在最后阶段也经常发生连续不停的呕吐；也像他父亲一样，除了说是自然死亡之外，医生也找不出他死亡的原因。马德琳的弟弟，也是由这名仆人服侍，在那年9月，在相同的情况下死亡的。

然而，这次一位医生在尸体解剖后说，死者是因为砷中毒而死亡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对女侯爵追究什么责任。

玛琳·德·伯利微里尔也准备毒死她的丈夫，也就是侯爵本·人。她在供词中说，她丈夫显示的第一个症状是脚软弱无力，几乎站立不住，寸步难行。在这种情况下，侯爵夫人改变了主意，停止了用药，她丈夫也很快恢复了健康。侯爵马上对她妻子和她的情人发生了怀疑。有一次，圣·克拉瓦克斯跟他们夫妇一起共进晚餐，侯爵吩咐他的仆人道：“不要动我的杯子，把每次给我喝的酒部给我倒掉并把杯子冲洗干净。”晚餐结束后，玛德琳和圣·克拉瓦克斯便退进她的卧室去了。

按照侯爵夫人的供状，她在各种不同的时间给她的仆人们和她的朋友以及她的几个情人服含小剂量的砷。一个女仆在吃了她送的一些火腿之后中了毒，这个女仆说她“心里就像针扎一样痛楚”；她的一位叫伯利安库尔的情人，也是她的儿子的家庭教师，据她说也曾参与了杀害她父亲和她兄弟的勾当，当侯爵夫人对他说，她打算毒死她的姐妹时，他便威胁说要揭发她。玛德琳把他诱进自己的卧室，圣·克拉瓦克斯正手握短剑在房里等着干掉他。伯利安库尔虽说逃脱了生命，但并没有去揭发她。

尽管她制造的死者和病人包围着她，尽管某些人正怀疑她，尽管那位医生在她弟弟的尸体中发现了砷的痕迹，但是，直到圣·克拉瓦克斯突然死亡时，玛德琳并没有受到起诉。她的情人死后，留下一只保险箱，箱里保存着一引进毒药和玛德琳写给她这位情人的34封情信。在这些信里，她描述了她和圣·克拉瓦克斯以及4个仆人拉·豪色在一起犯下的投毒罪行的情况。侯爵夫人去找圣·克拉瓦克斯的遗孀，要求取回这些信件。可是，这些信件已经落入警官皮卡之手。皮卡开读了这些信件，于是侯爵夫人的弟弟的遗孀便对她的姑姑提起诉讼，侯爵夫人被迫逃往伦敦。

又过了4年，1676年玛德琳又回到法国，在列日的一家女修道院被逮捕了，拉·豪色也在同时被捕，并被进行初步的拷问。他矢口否认。但是，在侯爵夫人的弟媳的要求下，他的双脚被上了夹棍——一种把双脚夹住并慢慢压紧的木头刑具，迫使他只好说出了实情。在他认罪那天，他被用车轮辗轧处死。接侯爵夫人本人被提审了，这场审判一直坚持了4个月。伯利安库尔被带出来作证，玛德琳镇定地、坚决地否认了她的信件这些实物证据以及对她不利的证词，但她还是被定了罪并判处死刑。

一位叫皮罗的神父，也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被指定服侍侯爵夫人，他鼓励她但白她的罪行以拯救她的灵魂。不过，他也承认，她无疑地还得在炼狱中度过一段时间。“我怎么知道我是该入炼狱还是该入地狱呢？”她反问道。最后，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是尽管她受了水刑——在她嘴里插进一只漏斗，然后向她体内灌水，使她的肚腹膨胀起来。她还是拒绝供出任何一个同谋者。在皮特的伴送下，玛德琳·德·伯利微里尔乘着囚车前往刑场，一路上围观者拥挤不堪，是巴黎历史上最热闹的群众场面之一。她面无惧色，在长达2小时的行刑过程中，她与刽子手合作得很好：她让他把自己的头发剪掉，又让他把自己缚到钻板上，刽子手干净利索地一刀便把她的头截了下来。

在龙坞宫，在拿破仑和古尔高离开阿尔比·蒙托龙之后，也讨论起伯利微里侯爵夫人的案件来。拿破仑说，他可以理解一个女人毒死她丈夫的动机，但是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毒死父亲。他问古尔高的意见如何，古尔高说：“不

管被毒死的人是谁，毒药其实是懦夫使用的武器。”

回到房里，刚才的故事仍揪着他的心，蒙托龙文子那清脆而颇富感情的朗诵增加了这个故事的恐惧而悲剧色彩。

拿破仑承认这位美丽而善解人意的少妇比起那位多事的贝特朗夫人还是不错的。有时，他对她也似乎发生了兴趣，但从这个女人身上拿破仑并不能得到早年时曾有过的满足，他已不再年轻了。

当然，从根本上，他并不太喜欢女人，权力是他永恒的情人，他曾说过：“我不太喜欢女人，也不喜欢赌博——总之，什么都不喜欢，我完全是搞政治的人。”

## 第四十章 锁在岛石上的普罗米修斯

### 一、最后的武器

失去了权力与军队的拿破仑成了没有羽翼的雄鹰，但他还有最后一件武器，他决定要从萧索的海岛山峰中传出这样的神话：一个新的普罗米修斯被残暴的国王们用铁链锁在冰凉的岛石上，每天被凶残的秃鹰撕啄……

从喧嚣而多事的欧洲一下子漂泊到南半球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海岛，拿破仑是很难适应的。即使在蔷薇谷时，他就爱好大量阅读报纸，了解那些对欧洲大陆的人们来讲早已不是新闻的新闻。

开始时，看到英国发生骚动和保王分子在法国肆行暴虐的报道，他觉得有了希望，以为会天下大乱，到处爆发革命，可能导致他重返欧洲。他相信雅各宾派人士还会主宰欧洲大陆，“只有我才能驾驭他们”。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拉贝杜瓦那和内伊因背叛路易十八而受审判的评论。他对他们没有什么怜悯之心。他对古尔高说：“一个人决不应背信弃义，我鄙视叛徒。”当他听到拉贝杜瓦那被判处死刑的时候，起先还动了点感情，但后来又回到原来的观点，说“拉贝杜瓦那的所作所为，正是没有气节的人的行径”，而“内伊则是自取其辱”。

内伊这位元帅虽然勇敢非凡，却在1814年背弃了他，又在百日皇朝中背弃了路易十八。缪拉挺而走险，在卡拉布里亚登陆，遭到了悲惨的结局，拿破仑听到了，同样漠然置之。古尔高写道：“我向皇上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他面不改容，说缪拉这样冒险，一定是疯了。”这回他似乎又是想到缪拉1814年的变节了。后来他说他爱惜缪拉的勇猛，因而原谅其种种愚蠢行为。但他此刻的神态表明他对缪拉1814年的叛变从未给予宽恕。

当时，他把一些希望寄托在夏洛特公主身上。公主是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也是拿破仑的一位仰慕者。一旦她登上英国的王位，她肯定会结束拿破仑的流放生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拉·卡色。除去一些不可预见的事件之外，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使他恢复原来的权力：“需要国王的人，可能要利用我去反对人民的骚动，而人民方面则可能利用我去反对国王。因此之故，在这场规模巨大的有关现在与过去的战斗中，我是个当然的裁判人和调解人，我很希望成为这么一位最高的判官……但是命运又不肯这样安排。”当一个谣言传到流放者耳里，说拿破仑的一位元帅贝特兰·克劳尔，正领导一支起义队伍在反对波旁王朝时，拉·卡色就预言说，皇上的权力就要恢复了。可是拿破仑只是说：“你认为他会那么愚蠢地站到我这一边来吗？我有许多的追随者；不过假如他成功了的话，他也会成为我的追随者的……最后的一场争吵总是正确的，人们为了现在会忘记过去。”

拿破仑的直接目标，是使他这个一度统治过欧洲世界的名字不致被人们忘记。为此，流放者们必须设法渗透管制龙坞宫对外的通讯检查制度。实际上，要做到这点并不难。虽然流放者们并非有意，若干年后，他们的渗透办法还是泄露出去了。拿破仑本人极少离开龙坞，而且从来不到詹姆斯敦去，但是别的人却可以时常乘马到五英里外的这个小港口去，在大街上或是在临海的店铺里收集情报，混迹在过往船只的水手们中间。西伯里阿尼——那个黝黑的、勇敢无畏的科西嘉人，从童年时代起就在波拿巴家里当差了，则此

时则担当着特殊的任务。他以替龙坞宫办事的名义出入詹姆斯敦，为拿破仑执行着秘密的使命。西伯里阿尼是拿破仑的耳目，这两个人时常在一起，而且通常是单独在一起的。没有一个人懂得他们在讨论些什么。在欧洲，人们定期收到来自圣赫勒那岛逃过英国人检查的信件，流放者们也定期听到来自海船上的，未经英国人检查的消息。龙坞宫里的侍者圣—丁尼写得一笔好字，因此便担负着书写信件的任务。这些信件，或者经由一位本地商人、或者通过一位水手走私出去，报酬不外是送他几个法郎或是别的什么小玩意。（不过，这些走私出去的信件经常送不出去。40年后，有一位到爱尔兰乡下访问的人，在一只鼻烟壶的壶底翻出了一封拿破仑谈他儿子的教育问题的信件，这只鼻烟壶原是送给一位从龙坞宫离开的英国官员的。）通过访问者带回欧洲的有关他的见闻，拿破仑力图使人们把他重返欧洲的可能性记在心里。

但英国人显然不愿让拿破仑这些愿望实现。科伯恩来到岛上，第一步便是把75名不宜留在当地的外国人送去好望角。他还派遣“秘鲁人”号军舰到那荒无人烟的亚森松岛升起英国旗。他向海军部报告，说这是为了“防止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在那里安营扎寨……以图接应波拿巴将军早晚实行逃跑。”在圣赫勒那岛常驻四艘军舰。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以外，其他商船，非因天气所迫或需要补充淡水，均不得在此停靠。

对此，贝特朗受命写了措词严厉的抗议，但是科伯恩拒不放松他的制度，但表示愿意使他们的处境“尽可能不太难堪”。12月21日，蒙托龙再启事端。他写了一封由拿破仑口授的信，抱怨“长林”是岛上最荒芜的地方，经常雨水泛滥或大雾弥漫；说他们一越出指定范围，奥马拉便不算是英国军官，而且因为跟随拿破仑超越界限而曾受科伯恩申斥；还说这样对待流放者将激起全人类世世代代的义愤。

可科伯恩却声言“长林”是“这个非常有益健康的岛上最赏心悦目而又最卫生的地方”；希望雨季过后，拿破仑一伙会改变他们对“长林”的看法；宣称对拿破仑一伙人的待遇将“得到当代一切不怀偏见的人以及后世的赞赏”。

尽管科伯恩并不友好，但与他的继任者新总督哈德逊·洛爵士相比，他简直就像个慈善家了。

洛爵士是1816年4月14日正式上任的。

他初访“长林”龙坞宫就不走运。科伯恩和他约好上午9时去，这恰恰是拿破仑经常驱车外出的时间。到达时，他们被告知：皇帝不舒服，要到次日下午4时才能接见。很快就看出来，他们一清早去拜访，已被视为失敬。

次日下午，他和科伯恩商定一起进见拿破仑。但当他走向内室时，贝特朗迈步迎上来，同时有个近侍拦住科伯恩。洛爵士没有注意到这个无礼的行为，独自进去，用法语致意。

拿破仑说，洛爵士指挥过一个科西嘉团，一定懂意大利语，他们于是用拿破仑的本族语交谈。拿破仑劈头第一句正经话就谈到科西嘉人的性格，同时以探测的目光扫了他一下：“他们都佩带匕首，不是个恶劣的民族吗？”

洛爵士识破了这个圈套，用以下的答话回避了：“如今他们不带匕首了。在我们的军队里，他们已经放弃这种习惯。我对他们非常满意。”

他们随后谈了一会儿有关埃及和其他方面的事。过后拿破仑认为他比科伯恩好：“这位新总督是沉默寡言的人，但看来颇有礼貌。然而，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根据一个人的行为作出鉴定。”

但很快地拿破仑就发现这个新总督很快就要给龙坞宫来一个下马威了。

洛爵士之所以被派到这里来，也许只是他有一种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的特点，而这正表明这位与拿破仑同龄的将军实际上是一个平庸而刻板的无能之辈。

哈德逊·洛的同时代人对他的才能也并不恭维，曾在洛手下服务过的威灵顿公爵，说哈德逊是一个“对世事一无所知，因而也喜欢那些对世事一无所知的人。他不只多疑，而且嫉妒。”在另一个场合，威灵顿曾称他为“可诅咒的傻瓜”；威灵顿认为哈德逊·洛是担负监视拿破仑这件工作的一个“最糟糕的人选。”俄国派驻圣赫勒拿岛的监督官阿历山大·安东纳维奇·德·巴尔麦，在向俄国政府所作的报告中说，“他（指洛）被委任为圣赫勒拿岛的总督重任一事令我震惊。这个人的一件最琐细的事会若思冥想几个钟头而一无所获，但若由另一个人来处理其实只要一分钟便可完成。”

哈德逊·洛并不知道，若干年前他曾经受过一个人的羞辱，而此人目前就在圣赫勒拿岛上，为拿破仑料理着家务。那还是1808年，发生于那不勒斯湾内另一个远比圣赫勒拿岛有趣得多的小岛卡普里岛上。当时哈德逊·洛是英国守岛部队的指挥官。为了弄清法军在大陆上的动向，他雇用了一个名叫苏乍勒利、另一个叫弗朗西斯奇的人作他的代理人。实际上，那个叫弗朗西斯奇的人原来是拿破仑的代理人，他收买了苏乍勒利，让他当了一名双重间谍。这两人在一起向哈德逊·洛提供了大量的假情报。结果，法军只用一支小部队，就占领了这座易守难攻的海岛。哈德逊·洛在卡普里岛上认识的那个弗朗西斯奇就是本年10月在圣赫勒拿岛的詹姆斯敦的码差别上拍卖拿破仑的银器的西伯里阿尼。哈德逊·洛永远也不会明白，昔年那个欺骗了他从而使他受辱的人，如今仍然在给他制造麻烦。而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这个人都是为拿破仑效劳的。

哈德逊·洛这个忧心忡忡的人害怕的是他会把这怕人的责任弄糟，以致让拿破仑逃出海岛，重新在欧洲燃起战火来。如果这样，他一生的事业也就完蛋了。厄尔巴岛的幽灵似乎总是缠在他的身边。他觉得，拿破仑所以能从他的第一次的流放地逃出去，是因为那位被派去看管他的英国官员失职、渡海到热那亚看望他的夫人去了。这样的事不能再出现第二次了。据说圣赫勒拿岛从前发生过两次叛乱，这位新总督认定：拿破仑要逃走的最合适的方式，是在当地的居民和驻军中挑起一场叛乱。这种可能发生的恐怖局面，在他没有理性的心中不断扩大开来，终于导致哈德逊·洛对龙坞的居民采取越来越多的行动。

在洛总督来到位于龙坞与詹姆斯敦中间的殖民厅官邸上任的头几个月，便开始执行起被他的前任柯伯恩海军上将所弃置不理的一些小规章，同时又制定了一些新的规章制度，他骑着马来到了龙坞高地贝特朗的家里，对这位大元帅宣布说，所有的流放者（包括官员和仆人）都必须签署一项声明，声明各人在拿破仑被羁押的期间内，愿意留在圣赫勒拿岛，否则，将马上被驱逐出岛。这个要求在那群法国人中引起了一阵混乱，这些人一向以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离开这个石头海岛，而不必等到拿破仑的末日到来时才离开。芳妮·贝特朗——那位宁愿跳进海里淹死也不愿到圣赫勒拿岛来的女人想回英国去让她的孩子们在那里受教育的幻想，是完全破灭了。这位30出头不久的迷人的金发美人，可不愿意在流放地中消磨尽她余下的青春和美丽。她终日泪洗面，为了向愁眉苦脸的丈夫发泄怒气，时常在他们那小小的屋子里

掷盘摔碟。贝特朗对那位总督说：“家庭的压力”可以使他在一年内要求离开海岛，不过他明白道义上的责任则要求他必须奉陪到底。后来，所有官员都在他们写的含糊的声明上签了字。贝特朗写的是。‘我声明，留在圣赫勒拿岛是我的愿望。’仆人们则全部在拿破仑草拟的一份写着“愿意留在这里”的声明上签了名。这件事本不是伦敦所要求做的，而这位总督的报复心也像他做其他事一样犹豫不决，因之就让这件事草草收场了。

哈德逊·洛向龙坞宫发出的禁令，通常写成一封信件，由一位副官送给贝特朗，目的无非要限制拿破仑跟岛民交谈和跟外界通讯的机会。他知道，流放者们正定期地逃过官方的检查，把信件私寄出海岛，因此他宣布，任何一个岛上的居民没有得到他的特许而与龙坞宫内的人员发生关系者，不论规模大小，情节轻重，一律算作犯罪——企图以此切断龙坞宫与外界的联系。（事实上，当哈德逊·洛把一个叫桑提尼的仆人递解出岛时，拿破仑还利用这个机会，把一封反对英国人的特别信件夹带出去。这封信写在一块从衣服上割下来的白缎布上，然后缝在桑提尼的大衣里子里。这封信后来在英国公开发表，标题就叫做“来自圣赫勒那岛的抗议。”）哈德逊·洛缩小了拿破仑跑马时自由活动的范围，他明白，拿破仑绝不会同意在一名由他派遣的人员的陪伴下出去跑马，因此，他恢复了一条原是伦敦政府规定、但他的前任柯伯恩总督从未执行过的制度，至少每天应有一名英国官员去查看拿破仑两次。

拿破仑的回答是尽他所能挫败哈德逊·洛的图谋，把这些规章制度当作一种反抗英国人的牢骚。当他跑马的范围被缩小的时候，他干脆停止骑马外出——他对他的医生巴利·奥默阿拉说（拿破仑知道医生会把他说过的话告诉总督），英国人应该为他们的作法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想用剥夺他进行身体锻炼的方法来摧残他的生命。他对付那条每天必须让英国人见两次面的规定用的方法更是简单：有一段时间他干脆呆在龙坞宫内他的两间小卧室里闭门不出6月份，是南半球的冬季，在这段时间里，龙坞高地被沐雾和雨水包围着，一连8天，根本没有一个英国人见过拿破仑的影子。

哈德逊·洛真是疑虑重重，只在一个月前，伦敦方面就警告他说，要当心拿破仑的各种逃跑的全图：有一个谣言说，巴西正在组织一次远征，圣赫勒拿岛上有一个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美国人卡彭特，正在为哈德逊·洛准备一艘船只。因此当前的问题是：波拿巴现在是否仍在龙坞宫里？他会不会在浓雾的掩护下逃了出去。现在正在返回欧洲的路上嘲笑他这个总督这么容易上当，洛本人的前程是否已经毁在他的手里了呢？因此，总督接二连三派出使者去对贝特朗传话：拿破仑必须开门见客，否则他的人就要破门而入了。

一名英国人敲着拿破仑那扇与花园相通的房门大声喊道：“波拿巴！”可是没有回答。

最后拿破仑把奥默阿拉唤到他的房里去，他已在房里预备好了两把上了膛的手枪。“任何胆敢强行进入我房里来的人”，拿破仑对奥默阿拉说，“在他们进门的当儿就会变成一具死尸。如果他还能活着出去，我就不算拿破仑。我知道，这样做的结局我将被杀死，可是对于一位军人来说，除了这样之外，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与死神打过多次交道了。”拿破仑明白，对哈德逊来说，他这个俘虏如果被英国士兵杀死，正如让他逃出海岛一样令人可怕。可是每天查看拿破仑两次的制度，就变成纸上谈兵。

虽然拿破仑可以破坏这位总督的一些规章制度，但是哈德逊·洛的仇视情绪实际上还是大大地消耗了拿破仑的精力。跑马的范围还是被缩小了，来访的客人日见减少，因为每个来访者都要事先取得进入龙坞的通行证。不过，从访问圣赫勒拿岛的海船上来的旅行者们的访问，仍然是拿破仑与外界联系的渠道，也是龙坞宫内难得有的消遣之一。6月份，从法国、奥国和俄国这三个盟国派来的三位监督官到达了圣赫勒拿岛，并将日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报告。开头，拿破仑以为巴尔麦和奥国的巴龙·斯特默尔可能会有点用处，因为沙皇亚历山大曾经是他的朋友，也许可以指望他出面干预，结束拿破仑这场在遥远的地方流放的生涯；而奥国监督官可能会带来一些有关玛丽·路易丝和他的儿子罗马王的讯息吧。可是，这两位使者并没有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带来任何信息。（唯一有关拿破仑的家庭成员的信息，还是间接得来的：一位跟斯特默尔一起来圣赫勒拿岛的年轻的植物学家，替路易·马尔商带来了一张他母亲写的便条，马尔商的母亲是玛丽·路易丝的女仆，其中夹有拿破仑儿子的一络头发。）相反，这两位使者只要求见见拿破仑，确认他仍住在龙坞便算完成了使命。拿破仑拒绝他们以官方代表的资格与他会见，因为，他说，这就意味着承认他是盟国的俘虏。拿破仑只愿意他们以个人的身分与他私下会见，但是他的提议又被这两位监督官拒绝了，于是双方都没有见面，一条本可互相接触的渠道便被关闭着。

法国的监督官却负有另一番使命。

59岁的蒙德查努侯爵，是一个碌碌无为的贵族。除了他的出身之外，在他的寄生性的事业中，并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地方。他的工作都是由一位年轻的秘书代劳，并分门别类向巴黎作出报告的。蒙德查努来到圣赫勒那岛时，还给龙坞宫中的居民带来了一些信件，其中有写给芳妮·贝特兰的信，也有写给拉·卡色和蒙托龙的信，但是拿破仑本人却不能希望得到他和他的主子的任何帮助。“我没有欠路易丝什么恩情。”他议论道。大多数由白手起家的人都瞧不起蒙德查努那种自负不凡的贵族气派：“在这种人眼里，贵族出身便是成功的唯一来源。这也就是像蒙德查努这样的人成了大革命的主要根由的道理。愿上帝保佑由这种人统治的国家。”当拿破仑得悉蒙德查努向欧洲报导他跟贝特西·巴尔坎一起逃亡的消息时，便派奥默阿拉到蔷薇谷去。贝特西写道：“他给我送来一个口信，问我如何亲自采取复仇的措施。机会终于来了。这位侯爵戴着一副扎有一条辫子的假发，他很为他的这副仪表得意，拿破仑纵容我用腐蚀剂将他头上的这副假发烧掉。我本就是一个天生喜欢搞恶作剧的人，如今得到这个建议，就更加有了做恶作剧的理由。拿破仑皇帝答应我，当他收到那条假辫子时，将用梭罗蒙先生铺子里卖的一把最好看的扇子作为我的报酬。幸好，这个最顽皮的恶作剧，由于母亲的抗议方才作罢了。”

拿破仑明白，他现在实行的这种闲散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健康是没有益处的。但是，他决不容许让身体的需要凌驾于他的野心之上。在他当权的时候，拿破仑曾经练就了一副超人的体魄：征战时白天可以马不下鞍，夜晚可以头不靠枕，在杜伊勒里一天可以工作24小时。如今，他的处境从逻辑上却要求他的身体应付另一种情况：无日无夜地躺在这个又潮湿又狭窄的房间里，除了面对一只冒烟的火炉，看不到一个来访的客人。事实上，拿破仑的健康，在流放的第一年就被痛苦折磨着了。在5月份时，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便派路易·马尔商去把奥默阿拉医生请来。在正常的情况下，他只在精神很

好时才会见奥默阿拉，目的是跟他谈天。要是他病了，他宁可单独留在房里，喝点大麦茶，或者长时间地泡在浴盆里，作为一种自我治疗的方法。他向奥默阿拉抱怨说他犯了痛风，又对拉·卡色说“我的双腿拒绝为我服务了。”他说，他一直感到畏冷，可是一晒太阳又会头痛。他的牙龈也开始来麻烦他了。奥默阿拉发现，他的牙龈“浮肿、苍白，稍一按压便会出血。”在拿破仑身上反复出现的这些症状，同时也在古尔高的身上发生。奥默阿拉把它们归之于“气候引起的疾病”，一整袋的病情诊断报告仍然无法说明问题。像往时一样，拿破仑拒绝服食奥默阿拉提议的药物，虽然这些药物分明都是“专供老年人服用”的药性平和的药物。拿破仑承认，缺乏身体锻炼是他的健康垮下去的原因。不过他对奥默阿拉说，与其出门去跑马，承认自己是总督的犯人，倒不如呆在房里更好受些。

8月18日，也即拿破仑派西伯里阿尼去出卖银器之前两个月，拿破仑与哈德逊·洛之间的摩擦已经达到高峰。同天之前，总督跟贝特朗吵了一场，他下令卫兵把这位前大元帅的屋子团团围住，不让一个人出入，连一位领着奥默阿拉医生进屋给一个仆人看病的英国士兵也被逮捕了。这一天，哈德逊·洛跟海军上将普尔特尼·马尔柯姆一起乘马到龙坞宫去，指责贝特朗的不是。哈德逊·洛发的牢骚使拿破仑发怒了。他对海军上将说：

“贝特朗是一位指挥过军队的统帅，而此公却把他当作一个班长来对待；贵国的政府都给两类不同的人分派了各不相同的工作；一类是受人尊敬的人士的工作，一类是受人藐视的人士的工作，而此公正是属于这后一类人，因此他们派给他的是充当刽子手的工作。”

“我必须服从命令。”哈德逊·洛说。

“这么说，假如你被派来暗杀我，你也会服从罗？”

“不，英国人并不是谋杀者。”

拿破仑挥动着手臂大声喊道：“我写的每一封信都要经他过目……我接待的每位女客都要经过他的特许……他特地派一位议员保管着一本寄给我收的书，还为此大吹牛皮。”

马尔柯姆海军上将试图解释道：“哈德逊·洛爵士把这部书留下来，是因为这部书的落款是写明献给皇上的，因此这部书被禁止送给你。”

拿破仑插嘴道：“那么是谁给你这个权利把我的皇帝头衔取消的呢？你必定把几年前的事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当时你和卡斯尔雷阁下、巴瑟斯特阁下等人的事，你还记得吧？要知道，你已经犯下了与我作对的罪名了。”

总督突然不告而辞。拿破仑失去了一向藉以自傲的坚强的自制力，严厉地谴责了哈德逊·洛。在拿破仑当权的时候，如果他因愤怒而大发雷霆的话，必定是为了达到某种精心策划的目的。他对拉·卡色说：“我不愿再接见这个官员了，他使我丧失了耐性，这是与我的尊严不相容的。如果是在杜伊勒里宫，我说这些话真是不可原谅的。如果现在能找到一个藉口来辩解的话，那就是我发觉自己已落在他的权力的掌握之中。”

从那天过后，拿破仑便没有再见到哈德逊·洛，他们通过各自的中间人指挥着一场游击战争。哈德逊·洛坐镇在海岛中部殖民厅的办公室里，长时间地工作着。他把手指含在嘴角，斟酌着信件的词句，然后派信使把信送到龙坞宫去。拿破仑的正式回答（当他认为非答复不可的时候），是由他口授信件的内容，但却由贝特朗或蒙托龙署名，当他想痛斥对方而又不便形诸笔墨、或者单纯为了发泄他的怒气的时候，他便把巴利·奥默阿拉当作一支导

气管来使用。他或是坐在花园里，或是泡在浴盆里，然后把那位医生召来，开始对那个他给他取了一大堆绰号的总督——他最喜欢的一个绰号是叫他“斯比罗西西里人”（意即西西里间谍）破口大骂。奥默阿拉回忆起他的一次这样的谈话时写道：“每当我看到他（指洛总督）的手下人包围着这座屋子四周的时候，便不由得想起了南海诸岛上的那些围着俘虏跳舞的野人，他们正准备将俘虏们生吃活吞，“你告诉他，”拿破仑继续说，“就说我是这么说的。”奥默阿拉接着写道：“他在一会儿工夫内反复演的那种令人恐怖的野蛮人的表情，我一下子就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唯一的结果，不过是惹得我对他评头品足罢了。”而奥默阿拉也会把总督的反应告诉他的这位病人。

最后，拿破仑想出了最后一项打击洛爵士的办法。决定让西伯里阿尼去卖他们银器。拉·卡色十分赞成这个计划，他写道：

“我们只有精神武器。为了充分发挥其作用，就必须使我只的举止、言谈、情绪、甚至困苦形成一整套做法借以激起欧洲一大部分人的强烈关心，并使英国的反对党不会忘记抓住内阁对我们的粗暴行为而加以攻击。”

作为一名无畏的战士，尽管他已失去了权力和军队，但他仍想利用自己最后一项武器去战斗。他自信他说。

“我们在这里的境况也许不无吸引人之处。全世界注视着我们。我们仍然是为不朽的事业而受难的勇士，千百万人为我们哭泣，祖国为我们叹息，光荣之魂为我们哀伤。我们在这里与诸神的压迫作斗争；各民族所盼望的是我们。……我过去未经忧患。如果我在无上权威的云霞缭绕中寿终于帝位，对许多人来说，我就始终是个难以理解的人物。

他决定要让圣勒拿岛那萧索山峰传出这样的神话：一个新的普罗米修斯被国王们用铁链锁在岩石上，每天被凶残的秃鹫撕啄，以唤起世人对他这位曾资取法国革命之火后英雄的同情与遐思。

## 二、绝望中的希望

卖银餐具的行动引起意料之中的同情，但却使拿破仑进一步失去了自由……

望着北方遥远天际点点繁星，绝望中的拿破仑又升起一丝新的希望。

1816年10月的一天，西伯里阿尼提着一只篮子，在詹姆斯敦的港口码头等待着，一直等到他四周围了十来个在巴尔坎·柯尔联合公司和总督衙门工作的工作人员和乡下人的时候，他才采取得动。他要亲眼看一看他的举动会产生什么效果。在围观的官方人员中，也包括有理想的旁观者：从停泊在港外的快船上登岸，准备下午上船返回英国的官员。拿破仑的这位管家兼代理人，满意地打开篮子，把里面的东西拿了出来，并请他的副手掌秤。只见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银盘、银碟呈现在旁观者眼前。由于这些盘碟上原来的帝国之鹰的徽记已被凿掉，这就使它们的价值大大降低。可是这不要紧，重要的是让人看到这个事实本身、并将这个故事带到伦敦去。

“拿破仑皇帝过得怎么样呀？”一位英国官员问西伯里阿尼道。

“过得还好”，西伯里阿尼对他说，“好到只能靠出卖他的银器过日子的地步。”

这篮银器共重925盎司，价值240英镑，这笔钱据说是用来补充龙坞宫

的费用。任务完成了，西伯里阿尼便骑上马，走上那条弯弯曲曲地通往龙坞去的山路。他已经完成了他微妙的使命，这个黝黑的科西嘉人，又一次满足了拿破仑对他的信任。他报告说，那些看到他卖银器的人，似乎都显得很不好意思，面露不平之色。于是拿破仑说：“你什么时候要钱用，尽管把银器卖掉就是，卖光了拉倒。”

公开拍卖银器的行动是拿破仑与新任总督哈德逊·洛在龙坞宫的预算问题上的争论所采取的对策。哈德逊·洛对法国的流放者们说，龙坞宫的生活费用要从每年的 12000 英镑减少到 8000 英镑。拿龙坞宫一年的费用与英国在圣赫勒那岛的驻军和舰只所要花费的 25 万英镑比较起来，削减的数字是微乎其微的。龙坞宫里这些奇怪的居民目前每年所花的费用，也不过只相当于总督一人全年的薪金而已。

拿破仑已经抓住了这个向英国当局找麻烦的机会。本来，他有大笔的金钱存在欧洲的银行里，他随时都可以取用，但是，使他感兴趣的是目前这种局面可以产生什么结果，“叫纳维拉兹用斧头把我全部的银器都打碎”，他对蒙托龙说；于是西伯里阿尼便叫那个有力气的瑞士籍侍从，在院子里当着英国守军的面前，把银器全部砸成碎片。银器上的帝国之鹰的图案都被弄掉了，既不让它们被英国人拿去作纪念品，也不让路易·马尔商来抢救。拿破仑很少过问银器的事，实际上，他对预算本身并不关心，正如他对龙坞宫的财务也很少关心一样。他已经将龙坞宫的财政大权，从管理杜伊勒里宫的帝国大元帅贝特兰手里，移交给了蒙托龙伯爵。

蒙托龙的履历，曾使拿破仑对他的信托产生过一段犹豫。这个容貌俊美、举止轻佻的旧贵族的后代，20 岁时就在他父亲手里继承了一笔遗产。当拿破仑第一次流放于厄尔巴岛的时候，蒙托龙在波旁王朝的军队里服役，曾被控侵吞了军队的粮饷。如今，当英国人抱怨说龙坞宫对葡萄酒的消耗量过大时，蒙托龙却回答说，他是尽可能地节省了。他甚至还说，目前他在“皇上的餐桌上”供应的饮食，如果是在法国他自己的家里，是绝对拿不出手来的；更何况，餐桌上有时喝不完的葡萄酒，还要用塞子塞起来留着明天再喝。

不管拿破仑对蒙托龙的管理能力想法如何，他却不能责备他对龙坞宫的财务管理不善，特别是他政可以利用预算这件事作工具来博取英国公众的同情的机会。拿破仑在这时的目的是要劝说英国政府让他回欧洲或是英国去，离开这座荒凉的远方的海岛。他已经在这里被整整关了一年，这里的一切都使他感到烦恼。从他成年以来，不管是哪一年的生活，都要比他在这个荒岛上过的这一年的生活丰富多彩得多。拿破仑刚交 47 岁，他不想让世界忘掉。如今，这个不好相处的、心胸狭窄的新总督，正好给拿破仑提供了一个使欧洲对他表示同情的机会。

这个策略，马上收到了成功的效果。

1816 年圣诞节那天，西伯里阿尼又骑着马带了四篮子打碎了的、价值 290 多英镑的银器到这个海港去出卖。哈德逊·洛听到这个消息，便把西伯里阿尼传到他的办公室去。“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问道。

“买食物，阁下。”西伯里阿尼回答。

“你们买这么多的奶油、鸡肉干什么呢？”

“因为阁下施恩配给我们的食物不够吃呀。”

总督并没有认出，面前这个人就是八年前他在卡普里岛认识的那个弗朗西斯奇。伦敦的英国当权者们终于取消了削减龙坞宫生活预算的计划，因为

那些卖出去的破碎银器已经传到了伦敦，引起了公众的不满。这是一次胜利，一次属于某种形式的战役的胜利，对于这位从奥斯特里茨一直转战到滑铁卢的拿破仑来说，像这种类型的战役还是不多见的。不过，在圣赫勒拿岛上，这是拿破仑所能采取的唯一战斗方式。

但这一令洛爵士大为难堪的胜利显然马上便引来了这心胸狭窄的总督的报复，他下令逮捕了卡色父子。

拿破仑正坐在龙坞宫花园里的一段木头上，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三位官员——拉·卡色，蒙托龙和古尔高。时当午后3点左右，天气不错，拿破仑的心情也很好。侍者圣·丁尼用盘子端来了5只南非桔子（这是海军上将马尔柯姆送来的礼物），还有一把小马扎和一些糖。拿破仑拿了一只桔子给拉·卡色的儿子，又把其余几只桔子切成薄片，撒上糖，端给官员们品尝。“我成天跟贝特朗在一起筑工事”，他说，“这样日子就不显得那么长了。”

一阵冷风吹来（这时正是南半球的春季）拿破仑便和拉·卡色走进屋里去。通过弹子房的窗子，他们看到一队制服整齐、骑在马背上的英国士兵。与士兵们同行的，还有哈德逊·洛和他的副官们。一位侍者走进弹子房说，总督的助手托马斯·里德正在找拉·卡色。“去看看这些畜生要找你干什么。”拿破仑说。过了一刻钟，路易·马尔商慌慌张张跑来向拿破仑报告说，英国已经在拉·卡色的房里把他们父子俩逮捕，并拿走了他的手稿。

那天晚上，当拿破仑穿着浴衣坐在他房里的时候，巴利·奥默阿拉出现了，他带来了更多的消息。医生在到詹姆斯敦去的路上碰到了哈德逊·洛，这位总督对他说：“您将在扣留所里见到您的朋友拉·卡色了。”在镇里，奥默阿拉打听到拉·卡色的罪名是进行秘密通讯——所谓“秘密通讯”，就是指不经哈德逊·洛许可的其他一切联系方式，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有一个名叫詹姆斯·史各特的年轻的黑白混血儿，他是一个自由的奴隶，不久前被指派到龙坞宫充当拉·卡色的仆人。他坦白说，拉·卡色叫他带一些信件到英国去，因为他将跟他的新主人乘下一班船前往英国。这些信写在一幅白色的缎布上，藏在史各特的衣服里。其中有一封是写给住在罗马的吕西安·波拿巴的，另一封是写给伦敦的克拉梅琳女士的，这位女士是拉·卡色的朋友，这封信要求这位女士在收到信后，就在伦敦的报纸上发一条消息，让龙坞宫里的人知道信件已平安到达。史各特的父亲知道了这个内情，便把他的儿子出卖给总督。拉·卡色和那个15岁的孩子，现在正被关在龙坞高地外围的一所小屋里。他的手稿（由拿破仑口述，大部分由拉·卡色执笔的那一百页手稿）也都落入了总督之手。

拿破仑有的是值得烦恼的理由：龙坞宫的秘密已经被泄露，而他在圣赫勒那岛的主要工作——正确评价他一生的历史和事业的记录已落入敌手。留下来的官员们，这些人平时对拉·卡色就没有好感，都认为拉·卡色的被捕，是他这个被称为阴谋家的小老头耍的一个花招。他故意泄露机密让英国人把他逮捕，从而实现离开圣赫勒那岛的目的，因为他被捕的情况事实上是很特殊的。

只在几天以前，当拉·卡色提议通过史各特送出这批信件时，拿破仑就对他讲，他的这个想法是“不安全的”，并否决了这个提议。还有，在两个星期以前，拉·卡色通过这个史各特传递的另一个不重要的纸条就已经被英国人截获了，为此哈德逊·洛已经给拉·卡色下了驱逐出境的警告，并命令史各特离开龙坞宫。当时的那张便条，是送给奥国监督官巴龙·斯特默尔的

年轻的太太的，因为她是个法国人。

早在巴龙夫人到达海岛的时候，拉·卡色就想方设法跟她取得联系。两年前，他在巴黎时就认识了她，当时她还是个朴实的姑娘，叫包特小姐。她身段丰满，颇有姿色，是一位小公务员的女儿。为了多弄点收入，这位公务员还兼做家庭教师，曾经执教过拉·卡色的儿子。拉·卡色的妻子和这个女孩子很要好，曾想帮她在政府机关找一份女公务员的差事。拉·卡色认为，这位从前的包特小姐不会忘记他一家人先前对他的好处，一定肯利用她目前在生活中的新地位来帮帮流放者的忙。拿破仑也曾对他的这个希望加以嘲笑：“你对人的心思了解得太少了。就凭她的父亲是你儿子的家庭教师这一点，就凭你的妻子跟她友好这一点，你就这么相信她！我亲爱的拉·卡色，须知她现在是一位男爵夫人，而你却是她最怕碰到的人，是一个在这里出现却使她感到最烦恼的人。”拿破仑是正确的：那位男爵夫人马上给龙坞宫回话说，她从来不认识一个叫拉·卡色的人。她的丈夫也把这件事报告了总督。

奇怪的是，哈德逊·洛并没有因史各特传递便条而惩治他，只是把他从龙坞宫解职了事。本来，圣赫勒拿岛上的奴隶平日无端挨鞭打的，也是家常便饭；更奇怪的是，史各特又以某种冒险的方式，在一天夜里溜过哨兵的封锁线，潜进龙坞宫，带出了第二次的信件。他把一封信藏在岩石下面，又把全部的故事告诉了他的父亲。拉·卡色在监狱里写了一封信，说他显然落入了哈德逊·洛安排好的一个圈套，洛的目的是要削减拿破仑的随从人员，这使拉·卡色觉得特别可恶。

拉·卡色被捕后，对他即将被逐出圣赫勒拿岛的处分，似乎觉得相当满意。他极力避免接受哈德逊·洛可能答应让他继续留下来的恩惠。当贝特朗到他的小牢房里来看望他时，他有点神秘地对这位大元帅说，现在他的命运寄托在别的地方：他那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拿破仑关于他生平事业的口述记录）已经基本完成。对这位感情脆弱、生性快活的贵族来说，龙坞宫的生活是太艰苦了。更可怜的是，他还要对付许多年轻的同事对他怀有的永恒的敌意。他住的寓所是极其简陋的，屋顶经常漏雨，他和儿子的健康都有点问题；拉·卡色的眼力正在衰退，他已经无法再为拿破仑的口述作记录了；他们父子两人，也同样受着那种周期性的不可解释的疾病的折磨，那疾病的症状，与拿破仑的病状十分相似。就在他们被捕之前不久，恩曼努尔就病得很厉害。总之，拉·卡色有足够的理由要求离开流放的这座海岛。

一个月后，拉·卡色父子被送到好望角去。他们要在那里等待八个月的时间，才能搭上一条开往欧洲去的轮船。在他呆好在好望角等船的这段日子里，他托开往圣赫勒拿岛的般只，给拿破仑捎去一批他最鼓欢的南非康斯坦萨产的葡萄酒。他并且得意地在一张便条是告诉拿破仑，在非洲南部这个遥远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把他们最好的斗鸡，速度最快的赛马以及最疼爱的公牛都称为“拿破仑”。哈德逊·洛已经把拉·卡色的手稿封存起来，不久就送往伦敦。一直到1821年拿破仑死后，作者才取回了他的手稿。不过在拉·卡色离开圣赫勒拿岛的时候，拉·卡色还是拿走了一样在圣赫勒那岛生活的纪念品：一络拿破仑的头发，那是在他被捕的两个月前，仆人桑提尼替拿破仑理发时，他从地上捡起来的。

那些与拉·卡色父子共事的官员，出于对他得宠于拿破仑的妒忌心，显然更乐意看到这对父子离开圣赫勒拿岛，而不高兴看到他们继续留下来。有一次，当蒙托龙发现这个小老头似乎可能被留下来时，他突然失去常态，勃

然大怒，完全丧失了平日那种温文尔雅的廷臣风度。相反，拿破仑失去了拉·卡色，却显得非常失望。拉·卡色作为他的英语译员，正如作为他的史官一样有价值；他还发现，这个老式贵族的谈吐，比其他的人要有趣得多，因为他的知识和兴趣都远比那些人更博更广。拿破仑特别关心地是现在落在哈德逊·洛手里，当然也正被他翻阅着的那份手稿。他把圣丁尼唤来，丁尼曾经用他工整的笔迹，把那份手稿抄在 925 张小纸头上。拿破仑向他询问了其中一部分内容（拉·卡色自己记述的有关圣赫勒拿岛上的生活情况）因为这部分内容并不是拿破仑口授的记录。拿破仑询问拉·卡色对诸如柯伯恩和马尔柯姆这两位海军上将一类的人物的看法如何；当然，后来还问明了拉·卡色对哈德逊·洛的看法如何。

“对这位总督，他有什么说的吗？”

圣·丁尼微笑着说：“说得很难听哩，陛下。”

“他有没有记下我说过的那句话，‘他是一个卑鄙的小人。’”

“写下了，不过他用的字眼要文雅些。”

“他有没有记下，我把总督称为西西里的斯比罗（西西里间谍）？”

“写了，陛下。”

“这正是他该得到的尊称。”

当拉·卡色的离开已成事实的时候，拿破仑特为他起草了一封告别信。晚餐过后，在只剩下古尔高和蒙托龙两人的时候，拿破仑请古尔高大声朗读这封告别信并请他发表评论。古尔高怀着醋意抱怨说，对一个只为皇上服务了 8 个月的人，这封信却充满了对他的溢美之辞。又说：“我现在总算看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是绝不能向君王讲实话的；阴谋家和马屁精才是最受君王器重的人。”

“我但愿有朝一日拉·卡色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拿破仑说。

“决不可能，我讨厌他……他是一个伪君子，终有一天，皇上陛下会了解的。”

拿破仑耸耸肩膀，用他从长期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得来的人生经验回答说：“啊，你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希望看到他会背叛我？说我的坏话？我的天呀！伯西尔，马尔蒙，所有那些我曾寄予厚望和荣誉的人，他们后来的行动如何呢？我蔑视任何一个欺骗我的人。凡是以怨报德的人，乃是世上真正卑鄙的人。”

1817 年的一个夜里，巴利·奥尔默阿拉被拿破仑请来共进晚餐。餐桌不是摆在餐厅里，而是摆在拿破仑卧室隔壁的那间小房子里，拿破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个房子里度过的。席间只有拿破仑和医生两人，食物摆在一张小圆桌上，免去了平时皇上进餐时的那些礼节。拿破仑坐在他的沙发上，奥尔默阿拉则坐在一只小扶手椅里。

拿破仑现在极少跟他剩下来的官员一起共进晚餐，偶尔为之，通常也只有三个人在场：古尔高和蒙托龙夫妇。有几个晚上，拿破仑只独自跟阿尔比在一起用餐。贝特朗夫妇晚上难得到龙坞宫里来，他们跟拿破仑之间的关系现在更加冷淡了。贝特朗这位熟练的兵军官缺乏搞阴谋诡计的才能，他已经被那位有大臣风度的蒙托龙完全遮蔽了；他的很明智的妻子，对那个勾引人的阿尔比跟拿破仑的暧昧关系感到很痛恨。古尔高和蒙托龙之间的争吵从未停止过。而拿破仑则抱怨道，他们在餐桌上的谈话令他昏昏欲睡。自从拉·卡色于 6 个月前被赶出圣赫勒拿岛之后，他便失去了跟这位历史学家谈古论今

的机会。

相反，拿破仑倒乐于跟奥默阿拉在一起。他并不信任这个年轻的医生，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一个英国官员，不过反正拿破仑已没有哪个可以信任的了。奥默阿拉因为在圣赫勒拿岛上有行动的自由，能够给龙坞宫这个狭小的圈子带来一些外部世界的信息。对奥默阿拉来说，他很清楚他享有的这个历史性的机会，他喜欢逗引拿破仑跟他谈话，然后回到他的房里去，将拿破仑话记在日记本里。这两个人常常讨论英国民族的特性。拿破仑说，英国的政策是随着经济利益转的，他甚至引述了科西加民族主义者鲍利对英国人的评论：“Sono mercanti”（他们都是些生意人）。在这样的交谈中。拿破仑多次发表了他自己对他的失败的看法，这些观点比他口述给拉·卡色记录的自我评价还更加深刻。

除我自己之外，并没有什么人伤害过我。我可以这样说，我才是我自己唯一的敌人。我自己制订的那些计划，特别是对莫斯科的远征，以及随后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是导致我失败的原因。因此，那些从不反对我，时时准备着赞成我、对我的观点表示拥护并无条件服从我的人，才是给我以最大伤害的人，是我最大的敌人。因为，正是他们给予我的这些廉价的服从，鼓动我越走越远

……于是我成了除我自己之外的一切人的霸主，结果是自己害了自己。

拿破仑觉得很少需要用到奥默阿拉的医术，即使他偶而也会感到身体不适。

1817 年上半年，他的健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他都抱怨说他的双脚浮肿不消，头痛、牙龈一碰就痛；更多的时间，他因腹泻而卧床不起。奥默阿拉诊断说是得了赤痢。虽然，他还是觉得大多数的日子，比之去年的情况更好一些。像平时一样，他也对奥默阿拉发表了他对医学的观点：“你们当医生的，将要用更多的精力去回答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向你们提出的问题……当医生们因为无知、误诊、或者没有对病人进行仔细查就把他们的灵魂送往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只不过犯了点伤风感冒，或一般无所谓的小毛病便送掉了性命。那种情况，正如我所熟悉的战场上的情况：指挥官向一座小山发起一场冲锋便丢了三千人的生命一样无异，经过了几次诸如此类的生灵涂炭而获得成功之后，指挥官便可以这样心安理得地发表议论说，‘啊！我所要攻占的并不是这座小山，而是另一座小山。这座小山对我是毫无用处的。’说罢又恢复常态，若无其事地继续带兵打仗去了。”这天晚上，拿破仑的精神特别好，晚餐过后，他对奥默阿拉说，他想看到他喝醉酒的情形。拿破仑自己喝酒从来不会超出一杯或者两杯以上，可是他却喜欢对英国人说，英国是一个醉汉的民族。他嘲笑英国人在晚餐过后男女分开喝酒的习惯。他对奥默阿拉说：“如果我是一个英国女人，我一定会对被男人们支使开，等着他们狂滥饮两三个钟头之久这样的事大感不满。”他派路易·马尔商去拿来一瓶香槟酒，他自己喝了一杯，便叫奥默阿拉把剩下的都喝光。“医生，喝吧，喝吧。”他用英语说道。

拿破仑又谈起了海军上将马尔柯姆夫妇。马尔柯姆在就任圣赫勒那岛的海军指挥官一年之后，就要离任回英国去了。拿破仑喜欢这位海军上将的热情，正如他厌恶哈德逊·洛一样深沉。马尔柯姆是一位很有吸引力的人，虽则灰发满头，年纪却只有 45 岁。照拿破仑的说法他的心地很好，心中想些什么，口里就说什么。他虽然不能批评英国政府，但他并不赞成政府对拿破仑

这种严厉的待遇。马尔柯姆夫人身材瘦削，浓妆艳抹，可是却失于一峰驼背。她公开对拿破仑这位落难皇帝表示同情，因为她的弟弟欠有拿破仑的救命之恩——他就是易尔菲斯东上尉，在滑铁卢大战前夕受了重伤，是拿破仑命令他的军医把他的伤治好的。两个星期前，马尔柯姆到龙坞宫作告别访问，拿破仑得意地将他儿子的半身像（事实上这是一件膺品）拿给马尔柯姆夫人看。这帧像片是一个星期前送到的，现在就摆在壁炉架上。拿破仑借此机会大发牢骚，目的是通过马尔柯姆夫妇之口传到伦敦去。他又说，英国政府对他的这种虐待，只不过更增加了他的名气而已。“我曾经戴过法兰西皇帝的皇冠和意大利国王的铁冠，英国现在又赐给我一顶更伟大、更光荣的皇冠，一顶像戴在救世主头顶那样的由荆条编织而成的桂冠。英国对我的这种迫害正成了我的名气中最光亮的部分。”

在拿破仑与哈德逊·洛之间进行的争斗中，马尔柯姆夫人的家庭对这一悠扬奇怪的事件是负有责任的。有一位英国旅行家新近从中国来到圣赫勒拿岛，他带来了一盒送给拿破仑的礼物。这盒礼物原来是马尔柯姆夫人的另一个兄弟约翰·易尔菲斯东送的，约翰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代表。这盒礼物中有一副用象牙雕成的国际象棋；这盒礼物在事先送到殖民厅让总督检查的时候，虽然并没有发现什么夹带，但使哈德逊·洛感到苦恼的是，这副国际象棋的棋子，都戴着一顶皇冠。皇冠上还刻了表示拿破仑的名字的一个大写字母N。有几天工夫，哈德逊·洛十分烦恼，拿不准是否要把这些戴着皇冠的棋子送到龙坞宫去。如果送去了，是否会意味着，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英国政府，都承认拿破仑是一个皇帝？

问题出现了，总督只好同马尔柯姆的继任者罗伯特·普兰平海军上将商量。“如果皇冠上的字母N使您不安的话，那么您做的就是团上眼睛不去看它。”普兰平这样劝他道。后来，当这个故事已经在圣赫勒拿岛到处传扬的时候，哈德逊·洛才不得已，把这副成问题的国际象棋送到龙坞宫去。与棋子一起，还附了一封写给贝特朗的信。解释说所以这么久未把礼物送还，是因为按照他们本国法律的严格的解释，是禁止外界给龙坞宫送礼物的。拿破仑的回答，是写了一封由贝特朗拿签名的信，质问盒子里的纸牌、亚麻布以及“被留下的小件银器”——即一些穿了孔的五先令的银币，是否都居于违禁品之列，这封信引得总督又写了一封一千二百字的复信，小心翼翼地解释说，一只在拿破仑退位后由英国人所有的五先令的银币，与一保拿破仑在位时由法国人所有的五先令的银币，其实际意义是不相同的。这个故事成了圣赫勒拿岛难得有的笑料。巴尔麦伯爵在给圣彼得堡写的报告中，说哈德逊·洛的言行“使人把他当作是个有点神经病的人，甚至于连英国人也开始这么议论他。”

拿破仑已经通过奥默阿拉邀请那位带礼物的人到龙坞宫来作客。这位旅行家长着乌黑的胡子，是一位名叫曼宁的英国人。据说他见过西藏的大喇嘛。“我很想听听一些关于大喇嘛的可靠的文字资料，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的存在。”在他们会见的时候，曼宁对拿破仑表示感谢，因为几年前他到法国旅行时，得到拿破仑的恩准可以在法国自由旅行。拿破仑拿出一本由拉·卡色绘制的地图集，请曼宁标去西藏的路线。曼宁接着回答了拿破仑提出的一连串关于大喇嘛的问题，这个喇嘛被他描绘成一个“七岁的神童”。拿破仑又问了他一些有关中国语言的问题，并想弄明白俄国是否已向西藏渗透了。

当哈德逊·洛还直接对付像这副戴着皇冠的棋子的问题时，他经常所担

心的问题则是害怕拿破仑有乘机潜逃的可能。三月里的一天，他来到龙坞宫，宣称要筑一道栅栏把龙坞宫围起来，供进出的大门夜间上锁，钥匙由他亲自保管，要到天亮时才准开锁。不过，拿破仑本人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逃跑的问题，至少他已有两次拒绝了一位英国船长要把他偷渡出岛的提议，最近的这一次，就发生在他跟奥默阿拉共进晚餐之前几天。

在研究第二次逃跑的提议的时候，拿破仑曾跟古尔高和蒙托龙在一起，对一张摊开在桌子上的海岛地图讨论了几分钟。“乘大白天通过詹姆斯敦是最安全的。沿着这个海滩走下去，我们用猎枪就可以容易地结果 10 个前哨点。我将装作睡在床上，只要马尔商知道我并不在床上……”可是他突然转换了话题说：“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方案，不过也是个疯狂的方案。我要不是死在这里，就是死在法兰西，二者必居其一。”拿破仑对一个用各种方式传到圣赫勒拿岛来的谣言也同样不抱太大的希望。这个谣传说，西班牙在美国的殖民地举行起义，并要请约瑟夫·波拿巴到费城当他们的国王。到那时，约瑟夫当然会与英国进行会谈，谈判释放他的弟弟的问题。龙坞宫中有些人开始设想他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定居的可能性。拿破仑对这个说法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曾经两次扶他的哥哥当国王：第一次是当那不勒斯国王，第二次是当西班牙国王，但是结果都使他失望了。他认为约瑟夫缺乏当一个统治者的魄力。“他的心肠太好了，因之也不能成为一个伟人。”拿破仑对奥默阿拉说。

不管拿破仑有过什么样的想法，他对于重新取得权力的前景谈得越来越少了。当他谈起他垮台后的法国政局的时候，他通常接触的题目只是对那些当权者的政绩的评论而已。他对古尔高说，波旁家族“只有依靠恐怖手段才能维持他们的权力；如果他们显得软弱无力的话，他们也就完了。”他对奥默阿拉说：“再过 20 年，在我死掉之后，你将亲眼看到一场革命在法兰西暴发。”当奥默阿拉说，英国人认为他仍想重新夺回他的帝位时，拿破仑回答道：“哼！如果我现在住在英国，有一个从法国来的代表团来献给我这个帝位，我也不会接受它，除非我知道这个建议是全法兰西人民的一致要求。不过，我那时将被迫变成一个刽子手，杀掉成千成万的人来维持我的帝位。我将泡在一片血海之中，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制造了足够的虚名，也许弄得太过分了。我现在老了；要退休了。”

在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的流放生活之后，拿破仑正把他离开圣赫勒拿岛的最大希望，寄托在英国政府的改组上面。他从流入龙坞宫的英国报纸上获悉，也从奥默阿拉的报告中得知，他出卖银器的故事，以及由仆人桑提尼夹在衣服里子中带出去的信件，已经在英国引起足够的轰动，并迫使议会进行了讨论。反对派辉格党人攻击政府对流放者过分虐待，因为荷兰爵士的妻子就是拿破仑的一位同情者。但是，政府并没有失败，殖民大臣巴瑟斯特爵士已能够阻挡对拿破仑的政策任何变动。6 月间，拿破仑曾对古尔高总结了他的境况说：“路易十八死后一定有重大的变故。假设荷兰爵士那时候仍在政府里的话，也许我不会被带回英国去，不过最大的希望还是在里根特王子死去，那时候夏洛特公主一定会登上上位，她会把我送回去的。”

7 月 4 日，就在拿破仑邀请奥默阿拉共进晚餐、一起喝香槟酒后第二天，马尔柯姆夫妇度海回英国去了。他们夫妇两人都带着最后一次拜访龙坞宫时得到的一份纪念品：马尔柯姆夫人得的是一件塞弗尔产的名瓷，一只配有茶碟的茶缸，茶缸上画着克丽佩特拉碑的图案；海军上将本人得到的是一络拿

破仑的头发。

### 三、潘多拉的匣子能打开吗？

尽管拿破仑那经过自己精心渲染的遭遇已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但已患上革命恐惧症的君主们却大声疾呼：盖紧潘多拉的匣子！

心惊肉跳的波旁王室可怜分分地乞求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不要放松对圣赫勒拿岛的监视……”

尽管拿破仑已作为囚徒远在南半球的圣赫勒拿岛，法国的波旁王朝自恢复了统治之后却很难有一天安宁。有时，它的统治者们觉得已成为囚徒的拿破仑也比他们更自由些。

由于拿破仑在滑铁卢迅速失败，这个王室流亡生活并不很长，但当他们在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拥卫下重返巴黎以后，便立即感到了举目的敌视情绪。拿破仑那可恶的“魔力”仍在影响着法国人。

心惊肉跳的两年很快就过去了，但形势却似乎仍没有什么改观。那个篡位者的阴影却一天比一天越拉越长。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巨大的险谋”已经被揭露了，圣赫勒拿岛上又正在发生什么变故呢？

波旁王室的当家是阿尔特瓦伯爵，他是国王路易十八的弟弟。由于体弱多病，又没有孩子，他可以希望成为下一任的法国国王——如果波旁家庭仍然掌握着政权的话。这位长脸，高颧，薄薄的嘴唇令人注目地向上翘起的殿下，已经年满花甲，皇冠尚未加顶，已经白发满头了。他的仪态是容易引人误解的；对于一个贵族来说，他的确是彬彬有礼的；但在他那些忠诚的伙伴们组成的小圈子内，他却是热情而慷慨的。他也是一个盲信者，对大革命和大革命的一切成就抱着一种狂热的憎恨。而他最痛恨的，是大革命生出的那个怪胎：篡位者波拿巴。

1789年，当他才32岁的时候，大革命就把他赶出国外，过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流放生活。在爱丁堡的何莱路德城堡，他领用英国政府提供的一份补助金过活。他策划了一次又一次的远征计划，准备推翻大革命的政权，因为正是这个大革命的政权把他逐出国外，并把他的哥送上了断头台的。他从来没有参加保王党人的军队在法国登陆的行动，而这些远征计划都一一失败了。当波拿巴担任首席执政的时候，他曾给他捎了个口信，企图通过约瑟芬的关系，要求巴黎给自己留一个位子，以引起他的二哥对于王位的重视。拿破仑对约瑟芬说：“你就回答他说，他想谋取的这个职位，是不是以首席执政的尸体为代价的。”从此以后，消灭波拿巴就成了殿下梦寐以求的事业。他在英国的总部，开展了一系列谋杀波拿巴的阴谋活动，连他的哥哥也一无所知。他在法国维持着一个间谍网，但是这个间谍网却被拿破仑的代理人打进去了，因此那些谋杀计划都遭到失败。其中有一次几乎就要成功的谋杀计划，就是被称为“地狱机器”的那一次：这是一颗定时炸弹，它被安排在一天晚上当拿破仑乘马车到歌剧院看时经过半路一个地方时爆炸。拿破仑这次所以逃脱了厄运，只是因为那位执行者——当晚喝醉了酒，把马车赶得比平时要快的缘故。因此，当炸弹在预定的时间地点爆炸时，拿破仑的马车已经从那个地方通过了。最近一次，是拿破仑在厄尔巴岛时判断到的一次谋杀阴谋，据说也是由殿下策划的。

如今，他漫长的流亡生活结束了。波旁王朝又回到了法兰西：路易现在就登上了那个篡位者在杜伊勒里宫里的宝座，他又住进了罗浮宫侧翼的马尔赞宫。可波旁王朝掌握的权力是动摇不定的，几百年来，靠着神权统治法兰西的波旁王朝，现在却只是由于外国军队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才得以保住他们的宝座。在法国人民中，波旁王朝得到的支持是少是多么可怜啊！这只要从两年以前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时一枪不发便把他们推翻一事就可清楚地看出来。

出于保住王位的利害关系，国王路易对大革命的拿破仑在法兰西造成的各种大规模的变化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但是阿尔特瓦却表示反对，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被称为极端主义者，他们却要使法国这架大钟拨回原来的位置，完全按古法运行。（“包括弊端也要恢复”。）他和那些极端主义者已经在法国建立起一个近似政府的“小朝廷”，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夜里召集那些幕后谋士到马尔赞宫举行密会，这种会议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一种阴谋的气氛。这个“小朝廷”是遍布全国各地，渗进政府各个部门的间谍、告密者、煽动者和凶手恶棍的中心。利用这些人物，小朝廷与国王路易的手下人为控制法兰西进行着竞争。他在警察中和国外都有代理人。在军队中，凡是对那个篡位者表示同情的单位都受到怀疑。他在每个军团中都安插了三种间谍分子：一种专门监视现役军官，一种专门监视非任命的军官；一种专门监视普通士兵。在每次的夜会上，人们总是对这位小朝廷的君王说，只要军队里还有一个曾替那个篡位者服务过的军官存在，这个王朝就是不安全的。在咖啡馆里，他手下的代理人总想挑起士兵表现出他们向着波拿巴主义的情绪，然后借此来惩罚他们。于是军队里出现了一阵开小差的浪潮。有一位军长甚至提议，夜里把士兵的裤子收起来，以制止开小差活动的蔓延。

他的代理人在到处搜索企图恢复大革命和那个篡位者的权力的阴谋活动。在波旁王朝回国掌权的第一个月，一支穿着殿下仆役的绿色制服的秘密军队，便在法国各省导演了一场比大革命的恐怖更厉害的流血恐怖活动。但是阴谋活动还是有增无减，通常受害的是那些只领一半薪晌过活的老兵，他们总被人密告到马尔赞宫去。这些人的身后总拖着那位篡位者的阴影。有谣言说，有人在乡下见到了他。一只母鸡生了一只蛋，蛋壳上竟然有他的画像。那只母鸡和母鸡的主人都被投进了监狱，母鸡就在狱中死去。

去年，马尔赞宫曾经被第迪尔事件震撼过。让·保罗·第迪尔是一个怪人。他当过格勒诺布尔法律学校的校长，为了收回一些沼泽地而破了产，在法兰西一些暴烈的政治派别（如保王党人、革命党和波拿巴主义者）中，他也一度很活跃，根据一位代理人的报告，1816年，第迪尔就开始招募那些被拿破仑解雇的老兵，在格勒诺布尔周围组织了一个推翻波旁王朝的阴谋集团。也就是说，他告诉那些老兵们，他们还有机会参加到拿破仑皇帝统率的那60万黑衣大军中去。前年的5月4日，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国的时候，他的一支一千多人的队伍，由一名到过埃及战场的军士带领着，沿途又收集了二百多名农民追随者，一路上敲锣打鼓向巴黎进军，那种场面，可说是波旁王朝一个特别难忘的耻辱的镜头：那个回来的被流放者，不费一枪一弹就打败了波旁王朝的军队。拿破仑单独一人，赤手空拳走到那支被派来截击他的骑兵队前面，解开外套敞着胸膛说：“如果你们之中有人想杀死他的皇上的话，就请开枪吧！”那位远征过埃及的军士拚命高呼道：“皇上万岁！”就这样便把那支骑兵队瓦解了，像第迪尔组织的这种小股的叛乱部队，如果

没有拿破仑的支持的话，是不难解决的。

第迪尔叛乱的消息被报告了巴黎，虽然叛乱分子的数目被夸大到五至七千人，但叛乱的头目们，包括第迪尔）都被送上了断头台。几乎在此同时，警察又在巴黎破获了另一个阴谋，其中三个首要分子，都以杀害亲属的罪名被宣判死刑：每人头上遮了一条黑纱，赤着脚被送上了断头台。刽子手将他们的手齐手腕砍掉，然后再砍下头颅。最后的一次，也就是1817年的5月，官方的报纸宣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集团，目的是“把最高的权力交给那个篡位者和他的儿子”。这个计划是由一个名叫兰顿的警察组织的，他也被逮捕并和其他阴谋家一样被处以死刑。

如果说法国各地来的消息都是警报的话，从美国传来的消息也一样糟糕。住在这个新生的合众国的25000名法国人，就是酝酿阴谋活动的肥沃土壤。约瑟夫·波拿巴住在波斯顿。他有足够的金钱去支持一个旨在恢复他弟弟的荣誉的计划。除了他，在美国其他地方，还有数目可观的拿破仑的老部下，其中包括那位由于懒惰而使法国在滑铁卢战役中败绩的格鲁希将军。波旁王朝驻美国的代办海德·德·纽维那，监视着在这个法国殖民地中的法国人的言行，并定期向巴黎报告。有一次他报告说，有十六七艘船只从巴尔的摩出发，去向不明，是不是可能到圣赫勒拿岛去呢？又有一次，他报告说，有几艘美国的海盗船，正向非洲附近的一个集合地开去，准备再驶向圣赫勒拿岛去；又说约瑟夫和格鲁希正在墨西哥，约瑟夫将成为墨西哥的国王。5月，也就是那个“巨大阴谋”在巴黎暴露的时候，有两个被哈德逊·洛从龙坞宫赶出来的拿破仑的仆人也来到了美国，他们写了一封信给海德·德·纽维那说，他们“将在美国的各个港口找到勇敢的助手、武器和金钱”，并说“这件事不在美国政府进行干预的权力范围内”。更有甚者，一位老波拿巴主义者，军官夏尔·拉勒曼竟计划在巴西海域附近占领一个海岛。作为解放圣赫勒拿岛的俘虏的基地。

如今，在这1817年的秋季，他又听到一个称为“隐居地”的计划。据说，在加尔维斯顿湾附近的得克萨斯州，发现有两个波拿巴主义者的军官，正在建立某种类型的居留地，他们正在招募法国军队的老兵作这个居留地的居民。这些老兵，有些是一度震惊世界的队伍（波拿巴的帝国卫队）的战士。从理论上来说，这个“隐居地”只是一个和平性质的农村公社，是一个为那些被祖国遗弃的士兵们（因为他们曾经为那个皇帝服务过）建立的乌托邦。但是他们从那个地方方便地开往墨西哥，帮助约瑟夫在那里建立他的统治。或者，也可以从有许多波拿巴主义分子聚集的新奥尔良，乘船前往圣赫勒拿岛解救陷于厄境的拿破仑，使这个篡位者又可以带领那支无敌的帝国卫队开回欧洲！

这些从美国传来的事实与谣言混在一起的报告，令他感到烦恼，也使他哥哥的内阁大臣里查刘爵感到烦恼。这一年，拿破仑从圣赫勒拿岛逃跑的危险性，在里查刘的心里是越来越严重了。他要求他的同僚严密监视“大西洋中央的这个石头岛。我敢相信，人们可以说他在法兰西已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不过我也不敢心安理得地把这个信念拿来作一番试验。”里查刘也不相信英国人有足够高的警惕性：也许在英国人自以为他还在龙坞宫中的时候，他已经逃出去了；伦敦的一个新的政府甚至也可能将他释放。里查刘在他写给驻伦敦的大使的信里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不要放松对圣赫勒那岛的监视，卫兵和驻军务必经常调防，因为这个混世魔王对他身旁的人具有一种惊人的

吸引力，只要看一看贝列罗凡号上的船只就可明白……如果那支指派去看守他的部队在岛上驻扎一段长时间，他就能在士兵们中间找到他的支持者。”

不错，1817年秋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警惕。即使波拿巴被禁锢在那个遥远的石头岛上，但他庞大的阴影还是遮蔽着大西洋两岸。

最后的武器已发生了明显的效用，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不仅激励着他的老部下们铤而走险，而且也引起整个欧洲的关注。对那些热爱自由而又充满英雄崇拜情怀的欧洲人民来说，受难的拿破仑比胜利拿破仑更能震撼他们的心灵，英国的舆论越来越同情他了。以至于，同盟国于1818年11月不得不在艾克斯-拉-夏皮鲁开会，目的是告诉英国人千万不要打开那个潘多拉的匣子，免得让拿破仑再“为祸人间”。

与会各国，一致决议将他无限期地流放，置于英国的拘禁之下，了结他的残生。一年以前，拿破仑曾试图通过俄国派驻圣赫勒拿岛的监督官给他以前的盟友俄皇亚历山大送一个消息，但是，在艾克斯会议上，俄国的代表却表示赞成将他继续流放的行动。这就是说，俄国人也已把他当作“革命的化身”。这个逻辑说明，反动神圣同盟的各国君主们，都毫无例外地生活在1789年爆发于法国的大革命的持久的恐怖之中。他们以为，只要把拿破仑这个“革命的化身”关在魔瓶里，丢在他现在居住的这个遥远的海岛上，就可以控制住这种革命的恐惧症。只要使拿破仑照眼前这个样子无限期地松垮下去，那些革命的乌合之众很快就会从欧洲各地被清洗出去。各国的君主们赞成英国对付拿破仑的办法，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他们提醒英国人，不必去理会拿破仑的怨言，千万注意别让这个“革命的化身”从那只魔瓶里跑掉。

拿破仑的最后希望也随之破灭了。

## 第四十一章 悄然逼进的死神

### 一、绞索在缓慢地拉紧

不论不屈的拿破仑如何抗争，精神的武器毕竟不能慑服残忍而神经质的敌人，他们决定缓慢拉紧拿破仑脖子上的绞索……拿破仑说：“我的死期到了！”

1817年的下半年，营救拿破仑的各种传言的确很多，这使谨小慎微的洛爵士不断加强各种防范措施，套在拿破仑脖子上的绞索在缓慢地拉紧……

1818年3月的一天，贝特西·巴尔坎正跟拿破仑一起在龙坞宫的花园里散步。时近黄昏，拿破仑手指着那片灰色的洋面，（它就夹在那些顶巅耸立着英国的大炮的朦胧的山峰之间）面带“病态的笑容”，说道：“你很快就要渡海回英国去了，留下我死在这个悲惨的石头荒岛上。你看那些死寂的石头，它们就是我的牢房的墙壁。你很快就会听到拿破仑皇帝死亡的消息。”贝特西禁不住泪如泉涌。她伸手去掏手帕，可是她把手帕忘掉在马鞍的袋子里了。拿破仑摸出他的手帕，擦掉她的眼泪。他叫她把手帕收下，就作为他们分别的纪念品。晚餐过后，巴尔坎一家准备告别了：

他问我喜欢得到什么可以使我记起他来的纪念品。我答道，我希望得到他的一绺头发，这比他能给的其他任何礼物都更有价值。于是他派人去把马尔商先生找来。他要马尔商找来一把剪刀，亲自从他头上剪下四绺头发：一绺送给我爸爸，一绺送给我妈妈，一绺送给我姐姐，还有一绺送给我自己。我现在仍保存着这绺头发。在这位伟大的帝王送给我的许多纪念品中，就只剩下这绺头发了。

巴尔坎一家之所以离开圣赫勒拿岛，表面上的原因是说巴尔坎太太健康不佳，但实际上是因为，总督认为他们一家跟拿破仑的关系太密切了。康廉·巴尔坎作为龙坞宫的食物供应商，使他得到了与流放者接近的方便。哈德逊·洛怀疑那些在欧洲引起风潮的信件，是由巴尔坎偷渡出去的。凡是龙坞宫与巴尔坎之间发生的每一件极细小的、看似无害的小事，都会惹得总督勃然大怒。今年元旦，拿破仑派了一名仆人，到蔷薇谷给贝特西姐妹送一些糕点，却被一名哨兵拦截了。哈德逊·洛命令仆人把礼物带回龙坞宫去。去年9月，拿破仑派巴利·奥默阿拉给贝特西送去龙坞宫里一匹名叫曼梅吕克的战马，让她参加在死坞（Deadwoid）举行的一次军事野营的跑马比赛。贝特西骑着曼梅吕克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这个消息传到总督那里，他立即把巴尔坎和奥默阿拉传到他办公室去，狠狠地骂一顿；还把贝特西单独传到他的办公室里进行训斥。他听到贝特西的申诉，一言不发地从她身边走开了。经过这件事以及其他的一些小事故之后，威廉·巴尔坎觉得自己正处于总督设置的某种险境之中，因此便以妻子健康不佳为借口，要求回英国去。

对拿破仑来说，失去威廉·巴尔坎，就等于失去了他与外部世界进行联系的有价值的渠道；而失去巴尔坎的家庭，则是使他失去了在这个英国殖民地圣赫勒拿岛上结交的仅有的几位朋友。这时候，贝特西已不是那个在蔷薇谷跟拿破仑开玩笑的小姑娘了，她已经成长一个美丽的妙龄少女，成了英国驻军军官们拼命追求的目标了。她与拿破仑的关系，已不再是一个孩子与一位慈爱的叔叔之间的关系了。不过他们仍维持着友谊的关系，有时候拿破仑还会愉快地怀念它。有一次，拿破仑给她看一架由气泵操作的机器，用这架

机器生产出了这个海岛上的第一块人造冰。“他向我解释机器的生产过程，试图启发我掌握这架气泵的生产原理。他甚至还劝我去找一本有关基础化学的书籍来学习，说一则可供消遣，一则可使学业得到进步。像平时一样，他转身向我父亲建议，要他负责督促我每天学一课化学课。”那天晚上，他们坐在龙坞宫的石阶上，贝特西弹着一架六弦吉它（它是拿破仑的妹妹送给哥哥的），拿破仑则用他“最无音乐味的嗓子”唱着《亨利·卡特永生》这只歌子。这个情形当然有人及时地向总督作了汇报，说“那天晚上波拿巴将军伴着吉它浅吟低唱，还有一位女士也伴着吉它吟唱着。”

与巴尔坎一家的分别，是拿破仑在1818年年初受的一连串打击中的最后一次。元旦那天，当拿破仑正给贝特朗和蒙托龙的孩子们分发糖果的时候，一个仆人走来报告说，有一艘从英国来的船刚刚靠岸，它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奥默阿拉赶忙动身到詹姆斯敦去。拿破仑非常兴奋，也许是新派来了一位总督，也许英国又组成了一个新的内阁。“看样子，里根王子一定已经死了。”拿破仑举起他的小型望远镜，望着逐渐走近的、从詹姆斯敦回来的奥默阿拉说道：“他的马跑得很急！一定是好消息！总督一定被撤换了，这当然与奥默阿拉有直接的关系——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如果是别的什么事，他不会这么急急赶回来的。自己的利益第一嘛。”

但是，既没有关于哈德逊·洛的消息，也没有关于英国政府的消息，奥默阿拉带来的是一个王族死亡的消息。这个消息直到一个月后方才公开，死的并不是里根王子，而是拿破仑曾寄予莫大期望的夏洛特公主——这位公主在分娩时因难产死掉了。

2月末，拿破仑受到了另一个更严重的损失。一天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西伯里阿尼突然跌倒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过了4天，便一命呜呼了。奥默阿拉说是“得了肠炎”。西伯里阿尼的身分是仆人，因此他的碎死并没有人提出任何疑问，更不用说进行尸体解剖了。对拿破仑来说，失去西伯里阿尼，就是失去他一个最可信赖的代理人。他的作用在圣赫勒那岛上没人能够代替的。他与拿破仑的关系可以回溯到昔年在科西嘉的日子，在拿破仑第一次流放于厄尔巴岛的时候，西伯里阿尼就是他在大陆上的代理人。正是他向拿破仑发出警告，说盟国正准备把他送到圣赫勒那岛去。在圣赫勒那岛上，西伯里阿尼利用到詹姆斯敦买东西的机会，从各家店主那里收集到各种情报，又安排把信件偷渡出境的事宜。古尔高称他是龙坞宫的“外交大臣”和“警察总监。”拿破仑有一次这样评论他：“为了西伯里阿尼，我愿意用我们大家来代替”。拿破仑从来没有谈及西伯里阿尼替他办了些什么事。他的死使他的亲密朋友马尔商和奥默阿拉感到很悲痛。奥默阿拉在日记里说“西伯里阿尼是一位强壮的、没有文化教养的粗人。他虽然有点狡猾，但是坦白、率直，被他的主人视为最亲密的心腹。”在西伯里阿尼死后的一段日子里，拿破仑显得非常沮丧。

拿破仑过早衰退的健康，这时稍有改善。去年8月份时，一位叫巴西尔·阿尔的英国旅行家见到他后，发现他的健康和精神都很好，只是脸色像大理石一样苍白，可是转到9月，他就觉得有病了；

10月份，他向奥默阿拉诉说“右侧胸肋感到有一种隐痛。他说昨天早晨就直接感觉肋骨下的软骨隐隐作痛，这是他第一次有这种疼痛的感觉……他说他觉得右侧胸肋的这种痛感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奥默阿拉认为这可能是肝炎的症状。两星期后，奥默阿拉的病历报告中说，拿破仑再也没有解除这

个隐痛的威胁，或者说没有消除右侧胸肋下边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他的食欲减退了；他的双腿仍然浮肿，特别是夜间更甚。偶而有呕吐的感觉，非常嗜睡。”贝特西在她的回忆录中曾写到当时她一家人见到他时的情况：“（疾病）在他身上所造成的大破坏已经使他完全变了样。他的面容显得非常悲戚，脸色就像黄蜡一样。他的足踝肿得那么厉害，以致浮肿的肌肉都挤到鞋子外面来了。他是那么衰弱，要是他不把一只手扶住身边的桌子，另一只手搭在仆人的肩膀上，他就无法站立起来……我妈妈说——在我们告辞之后——死神已经在他身上每个部位打上烙印了。”

拿破仑认为，他的缓慢的死亡正是英国政府所希望的。他对奥默阿拉说，那些加在他身上的种种限制，都是一些预定的计划，目的是“用长期的折磨来使我致病，这种使骨肉分离的长期监禁造成的损害，证明是令人致命的。我在这种慢性的折磨中苟延残喘，最后死掉，使人看起来我的死是一种自然的死亡，这就是他们的计划——一种看起来极其自然的谋杀方式。不过，这种谋杀方式的残忍和罪恶的程度，比用刀剑和枪炮的谋杀还要厉害得多。”

有几次，反复发作的病状，也曾引起拿破仑怀疑有人投毒的疑惧。他怀疑的重点放在葡萄酒上。去年6月的一天，古尔高在拿破仑饮用的一瓶葡萄酒里嗅到一种奇异的味，这是拿破仑留下来供自己食用的一瓶名酒，平时是难得拿出来跟大家一起享用的。拿破仑说：“里德（总督的助手）这个恶棍，有可能试图毒害我。他有开酒窖的钥匙，他可以拔开瓶塞。”古尔高劝他不要单独喝他自己的葡萄酒，因为没有一个人胆敢将他们所有的人都毒死——这样做，目标未免太大了。拿破仑摇着头说：“问题是我的死期到了。”可是当西伯里阿尼对他说，哈德逊·洛给他送来了一批葡萄酒时，拿破仑还是拒绝饮用这批葡萄酒。早些时候，奥默阿拉曾奉命对龙坞宫的葡萄酒进行含铅量的检查，但结果未曾发现什么。

总督害怕拿破仑逃跑的戒心，由于有一个报告说在巴西的伯南布哥正在策划一场阴谋而发展到白热的顶点。1月份，法国监督官蒙德查努侯爵收到了法国驻里约热内卢的代办一份有关这个阴谋活动的详细说明；2月份，俄国监督官巴尔麦伯爵向他的政府报告说：“波拿巴主义者在伯南布哥策动的阴谋已经使总督大为激动起来。他不停顿地进行各种防范工作，正在各个地方设立一些新的电报站和炮台，并把龙坞的守军人数增加了一倍。我经常看到他骑在马上，工程兵围护着，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地点。”

赶走了巴尔坎一家，洛爵士显然并不满足，这位刻板而又神兮兮的总督一向处心积虑想找到各种口实，把任何一个与拿破仑接近的人驱逐出圣赫勒那岛。一年前，有谣言传到龙坞宫中，说总督正准备把蒙托龙驱逐出境。“我会觉得，失去蒙托龙是最合情理的。因为他是一个最有用处、肯尽一切力量满足我各种需要的人物。”拿破仑对奥默阿拉说。

洛爵士最终没有调走蒙托龙，但却想把奥默阿拉调走。

8月15日是拿破仑50岁生日。“还在几年之前的这个日子，欧洲各国君王的大使，都匍伏在他的脚下，转达他们的主子对他的敬意”，蒙托龙议论道：“今天，他们却要打破他的房门冲进他的房里。”“他们”指的是英国人。哈德逊·洛像平时一样，因为害怕拿破仑逃跑，又威胁说要打破拿破仑的房门，如果他不让英国的官员每天见他两次面的话。拿破仑仍然坚持着他唯一的反抗方法，躲在龙坞宫的房间里不肯见客，并宣称他将杀死第一个胆敢破门而入的人。

这一天像其它的日子一样过去了，龙坞宫里并没有举行什么庆祝活动。

50 大寿的拿破仑，已不是昔日那位在杜伊勒里宫中令全欧洲感到畏惧的伟人了。他这颗星星的殒落，正如它的过早升起一样迅速：他 30 岁的时候就登上了最高的权力宝座；而现在年方 50，他又在未该告老的时候附落尘埃。曾经燃烧起他火一样热烈的野心的坚强体质，已经被严重地腐蚀了。3 年懒散的生活和反复发作的疾病已经使他的身体发胖、软弱无力、毫无生气了。他的情绪低沉，让无目的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龙坞宫显得比以往更加萧条了，在那座低矮的建筑物里，有一半已成空房，自从蒙托龙的几个孩子走后，就显得更加沉寂，他们玩闹嬉戏的声音已经刻进了龙坞宫那单调乏味的日子之中。有时候拿破仑徘徊着通过这些空寂的房间，心中一股无名火起，便用一根弹子竿狠狠地敲打着那些家具。他对贝特兰和路易·马尔商说，他希望快点死去。

拿破仑的希望越来越淡薄了。他现在从不谈论恢复权力的事，而从欧洲传来的坏消息，甚至也结束了他作为一个自由的秘密公民活下去的念头。在 3 月份他就获悉，盟国的君主们于去年 11 月在艾克斯—拉—夏皮鲁开会，一致决议将他无限期地流放，置于英国的拘禁之下，了结他的残生。

洛爵士要求他早晚两次要向英国士兵签到，说这样就可以给他更多的自由。

但是，拿破仑却不肯用政治的代价接受这个条件。照他看来，接受总督提出的条件，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个囚犯，而且，也将意味着放弃他作为法兰西的民选帝王的地位。作为“革命的化身”的拿破仑，已经医好了大革命的创作，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最大的繁荣和兴旺，建立起各种大规模的现代的制度，他本人已经自愿把他曾经得到的帝位让给他的爱子。要是他放弃自己的这个要求，他的敌人们必定会这么说：他不过就是波拿巴将军，一个科西嘉的冒险家，一个从波旁王族手里抢走了王位的篡权者罢了。不行，他的事业可以被推翻，而且仍然可以接受历史的裁判，但拿破仑将用他的生命，作为圣赫勒拿岛的殉道者，在这场审判到来之前，捍卫他已经做的，他已经被承认的事业的合法地位。退一步说，如果他接受哈德逊·洛的安排，他就不能再对洛的作法进行抱怨，这样也就会失去他说服英国人把他从这个可恶的海岛迁走的机会。正因为如此，龙坞宫与殖民厅之间的游击战争就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

就这样，直到 4 月 2 日——几乎过了整整两个年头，拿破仑才第一次接受了一位来访者夏尔·米尔纳·理查兹——一位从加尔各答回英国去的英国官员。拿破仑之所以要见他，是因为理查兹是利物浦首相阁下的表兄弟。拿破仑不使用以往的帝制仪式身着全套制服站着会见来者。现在他正被当作一个病人，而不是一位皇帝。理查兹由贝特兰陪着见了拿破仑，他这样描述道：“我被引着走进了一个很小的房间，拿破仑就躺在房里的一架行军铁床上。他的身上只穿着衬衣，头上围着一条有色的手巾，看来已有三四天没刮胡子了。房里的光线是那么昏暗，以致开头我无法看清他的容貌，不过随后有人掌上蜡烛，才使我得以看清他的容颜……我没有多少话要说，也没有多少问题要问，可是他却频频地问我‘Comprenez — VOus’（你懂吗）？……看来他的耳朵有点聋了。”这次会见持续了 4 个钟头，像平时一样，拿破仑坚持说，他正被圣赫勒拿岛和哈德逊·洛慢慢地虐杀着。但是，尽管理查兹面对着拿破仑的病榻，但他并不认为拿破仑的病情很严重，他也将这个意见报告

了伦敦。殖民大臣写给哈德逊·洛的信说道：“再没有一件比理查兹先生访问圣赫勒拿岛更妙的事了。”而这个结论对拿破仑是一次更严重的打击。

事实上，理查兹的观察大体上是准确的。拿破仑当时的健康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那种无法解释的、在某些日子里特别严重的病痛，自从他来到龙坞宫后就开始折磨着他了。他的双腿经常敷着热毛巾，因为他总感到脚部冰冷。有时他对路易·马尔商说，他感到腋下疼痛，好像刀子割着一样。尽管有这些症状，拿破仑现在的健康情况——在龙坞宫已经没有医生一年之后——还是比18个月前要好。

18个月前，巴尔坎太太就认为他正在向死神那里走去了。当然，他的较好的健康状况这个事实，是必须瞒住的，因此，拿破仑命令他两位剩下的官员贝待兰和蒙托龙，利用一切的机会向外界说明他的病势是多么严重。

拿破仑生病的时候，总是由路易·马尔商侍候。1819年8月，拿破仑身边已经没有医生了。因为哈德逊·洛终于成功地搞到了把巴利·奥默阿拉调回伦敦去的调令，于去年7月就把他调回国去了。在总督看来，奥默阿拉对拿破仑可能比对他更加忠实，而且，奥默阿拉认为拿破仑得的是肝炎。洛总督认为这个观点简直是不可容忍的，因为肝病正好证明了圣赫勒拿岛的气候恶劣，这正是英国政府引为忌讳的。总督总听说蒙托龙反驳过奥默阿拉对拿破仑的健康状况所作的描述；蒙托龙还说，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曾经告诉他，这位医生正用水银来毒害拿破仑。

拿破仑在那位年轻的爱尔兰医生离开时，显得非常忧伤。自从西伯里阿尼死去，巴尔坎一家走后，奥默阿拉便成了龙坞宫这个狭小的天地剩下的几条与外界交通的渠道之一，他的谈话有助于打发那些漫长的日子。当拿破仑和他告别时，他握住医生的手——这是这位皇帝难得有的特别客气的礼节说：“Adieu（永别了），奥默阿拉，我们今生再不会相见了。愿你幸福。”在伦敦的时候，奥默阿拉曾经对哈德逊·洛进行过反击。他说总督“迫使我发表了拿破仑·波拿巴的死对欧洲的得失的意见。据他说，他认为这个事件与他的地位和我的地位有关，而对我更有特别的嫌疑。”这段话向读者暗示了：哈德逊·洛曾经要他毒死拿破仑。这段话造成的后果，是奥默阿拉被开除出海军，理由是他“不适合继续为英王陛下服务”。奥默阿拉暗示性的指控从未被进行认真的调查。在奥默阿拉离开龙坞宫后，马尔商发现了一批他原来打算给拿破仑服用的药膏和药品。拿破仑对马尔商说，他愿意使用那些药膏，“但是对于任何准备进入我的肠胃的药物，你可以把它们都丢进火炉里。”

基于拿破仑和哈德逊·洛之间相互的猜疑，双方都力图找一个医生来代替奥默阿拉的位置。流放者们的健康，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敏感的、政治性的问题，这将留下给医生界去做判断。拿破仑和总督都想要一个能单独忠实于自己的医生。哈德逊·洛曾推荐了两位英国医生，可是被拿破仑拒绝了，理由无非是因为他们是哈德逊·洛推荐的。另一位叫约翰·斯托克的，是英国海军“占领号”的外科医生，则处于这两个敌手的交叉火力点上。他以前到龙坞宫去看望奥默阿拉时曾见过拿破仑。今年1月，拿破仑病情严重时曾口授了一封紧急信件，由贝待兰派人送给斯托克，请他到龙坞宫来看病。医生征得总督的同意来了，后来在两个更加偶然的时机，蒙托龙向他转达了拿破仑要他到龙坞宫当拿破仑的长驻医生的建议。

可是，现在哈德逊·洛却转过来反对斯托克了。因为像奥默阿拉一样，

斯托克也认为拿破仑正受着肝炎的折磨，这是哈德逊·洛所绝对不能承认的。更糟的是：总督的检查官截获了奥默阿拉在伦敦的业务代理人写给斯托克的一封信件，其中居然附有一封给贝特兰的信。斯托克也和先前的巴尔坎一样，认为哈德逊·洛的总部已经向他吹出了一股冷风。他也以健康为理由，登上了一艘开往英国的轮船离开圣赫勒拿岛。但是，这同一条船也带走了一封公函，把斯托克提交军事审判。如今，在这8月中旬，斯托克又乘船回圣赫勒那岛来，接受将在月底举行的审判。他的主要罪状是“说了有关波拿巴特将军的健康情况的话，而这些原不是属于他该说的。”他说拿破仑的肝炎已患长达16个月时间，在一份原始的起诉书中，竟指责他在医疗报告中用“病人”这个名词代替了“波拿巴特将军”这个称呼。

对一个要服从军队的纪律和哈德逊·洛的命令的英国人来说，要当拿破仑的医生确是一件危险的责任。对拿破仑来说，他对医生的职业向来抱有怀疑态度，他之所以需要一个医生在身边，目的只是想在他突然痛不堪言或衰弱不堪的时候可以求助于医生解除暂时的痛苦——还有，按他自己的意图，有一位医生也可使哈德逊·洛受到一点制约。昔日在一年以前，贝特兰就已经写了一封信（经过英国人的允许）经聚集在罗巴的波拿巴主义者，要求他们派一位管家来代替死去的西伯里阿尼的位置，再派一位厨师和一位天主教神父到圣赫勒拿来，因为这两种人在岛上是找不到的。作为不可知论者，拿破仑并不要求得到神父在职业上的帮助，不过他喜欢讨论神学上的问题，他的仆人中有一些人是忠诚的教徒，而且，正如他在一个星期天对拉·卡色说的，如果他们可以参加做弥撒，至少也可以借此消磨时间。后来贝特兰在龙坞宫所需要的名单中又加进了一名医生。8月份，蒙托龙在写给哈德逊·洛的信件中，也特别强调龙坞宫需要一名医生的急迫性。罗马来的消息说，一些身分未明的人员，现在正动身到圣赫勒那岛来。

## 二、解体的龙坞宫小朝廷、

面对逐渐拉紧的绞索，龙坞宫的小朝廷无可挽回地走向解体……

被嫉妒折磨得心理失衡的古尔高，对落魄的皇帝感到厌倦的贝特朗夫人，还有风流可人的阿尔比夫人都离开了圣赫勒拿岛……顿悟的拿破仑说：“虚荣本是虚幻”

如果说巴尔坎一家、奥默阿拉大夫的离去作为洛爵士阴谋的直接后果，对拿破仑这个不屈的战士来讲只能激发他更旺盛的斗志的话，那么古尔高等人的离去则使他由衷地感到无奈和悲哀。

古尔高与蒙托金、贝特朗等人的争斗甚至从登上英国人战舰那一天就开始了，最初贝特朗夫人是矛盾的焦点。这个自命不凡，总是大吵大闹的女人有时使拿破仑也倍感难堪，因此，一搬进龙坞宫，贝特朗一家就与这个小朝廷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

由于贝特朗一家并没有进驻龙坞宫，贝特朗也无意过多地在这个小朝廷里争风吃醋，因而矛盾的焦点又变成了古尔高。

这个敏感的年轻人长期因嫉妒而苦恼。他生性慷慨。但自视甚高，一旦遭到或自以为遭到冷遇，便满怀抑郁，他的日记于是成了连篇哀叹。

只要拿破仑对蒙托龙夫妇稍表关心，就会惹得“戈戈”大动肝火或彻夜不眠，就算第二天拿破仑加以抚慰。邀他下棋或玩纸牌，或帮助整理滑铁卢

战役手稿，都难以消除他的怨气，拿破仑再三试图向他讲明蒙托隆夫妇的地位理应比他优先，但怎么也没有用。

危机终于爆发了。自从这位将军在布里埃纳保驾，使拿破仑免遭哥萨克骑兵的长矛刺杀，至今已有四年，想起这件事，目前的“屈辱”就无法忍受。他向蒙托隆挑战，要进行决斗，但拿破仑严加禁止，这使他更感屈辱。

现在拿破仑训告他说：“总之，我只喜欢那些对我有用，能用多久就用多久的人，我可不管他们心里想些什么！我只对他们向我说的话感兴趣，如果他们背叛我，他们所做的，也不过如许多其他的人已经对我做过的勾当一样罢了。”

当古尔高抱怨说他没有一个女人，而蒙托龙和贝特朗都有妻子在身边的时候，拿破仑就说：“哼！女人！当你不去想他们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什么女人，就像我一样。”但是古尔高并不认为他的主子没有女人，他认为阿尔比·德·蒙托龙就是拿破仑的情妇——他并且还让拿破仑也明白他的这个想法。在古尔高的日记里，他记录了他这个想法的证据：有一次，他偶然发觉阿尔比去看拿破仑，令他吃惊的是，当时拿破仑还在寝室里没穿衣服。当古尔高把这个发现告诉她的丈夫的时候，不料蒙托龙却喃喃地说：“我不知道，我也不说没有。”另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适逢阿尔比来访，在场的蒙托龙便被支使出去了。于是古尔高便对他说：“妙得很，她一进去，你就被赶出来了。”拿破仑跟这个逗人的、圆滑的阿尔比的关系，把妒忌不平的古尔高激怒了。“如果皇上高兴，就让他跟这个婆娘去混吧。不过，我可不想在他们眼面前受侮辱。”古尔高又对阿尔比的丈夫道：“可怜的蒙托龙呀！你正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二月初，事情终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天，拿破仑有事找古尔高，发现他正跟贝特朗在弹子房中下国际象棋。“你到底想于什么？”拿破仑问道。古尔高回答说，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受人虐待，因此打算告辞了。古尔高本想得到贝特朗的支持，但是，那位工兵军官靠墙站着，像平时一样一言不发。这个局面都是因为蒙托龙夫妇引起的。拿破仑说，他想怎样对待蒙托龙就怎样对待蒙托龙，还说“如果我想跟她在一起睡觉，又怎么样呢？”古尔高说，他也估计到“皇上陛下的胃口并未丧失。”于是拿破仑便叫他滚蛋，古尔高便以健康不佳这理由，在三月份离开了圣赫勒拿岛。不过，在他离开海岛之前，他并没有向那几位外国监督官报告拿破仑随时都想逃跑的企图，只是说拿破仑宁愿在这里受监禁，也不愿意到自由的美洲去。

这位被嫉妒折磨得心理多少有些失衡的年轻官员似乎并没有背叛他过去一直效忠的主人，当他回到英国之后，8月25日他写了一封信给玛丽·路易丝，说拿破仑“正在累月经年的极其可怕的痛苦折磨中”逐渐殒灭，是英国的残暴害成这样的！

拉·卡色走了，古尔高又走了，跟随拿破仑来圣赫勒拿岛的4名官员中只剩下了贝特朗和蒙托龙。

不久，阿尔比夫人也提出要离开他了。她的离开留下了一串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她是不是拿破仑的情妇？她那个在岛上出生的女儿拿破仑娜是不是拿破仑皇帝的孩子？那位经常到龙坞宫来看望她、后来又在布鲁塞尔跟她相会的年轻的英国官员巴西尔·杰克逊是她的情人，还是哈德逊·洛的间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两者都不是？

认为阿尔比正与拿破仑分享床席之乐的说法，在圣赫勒岛传得相当广

泛。这个传闻，也见诸那些外国监督官给他们的政府所作的报告中。奥国的斯特默尔男爵报告说：“蒙托龙夫人能够战胜她的敌手并爬上这位皇帝的龙床。”英国长驻龙坞宫的官员乔治·尼古斯定期地报告阿尔比到拿破仑房里拜访的情况。有一次他的报告中偶而还说明了，拿破仑在清晨两点钟派侍从圣·丁尼去唤阿尔比。一向讨厌阿尔比的芳妮·贝特兰，对英国医生詹姆斯·罗奇说，小拿破仑娜一点也不像蒙托龙，她并且暗示，这个孩子是那修理怀她同名的人的女儿。芳妮认为，蒙托龙在这个流亡宫廷中的得宠和她自己的丈夫的失宠，都应归因于蒙托龙的老婆与拿破仑之间发生的故事。

不管阿尔比是不是拿破仑的情妇，她以及她的孩子们的离开，自然而然地使本来就慢悠悠的日子变得更加空虚了。跟情绪抑郁的芳妮·贝特兰相反，阿尔比·蒙托龙总是愉快而随和的。如果说这位30来岁的黑发美人已多少有点褪色的话，但在龙坞宫这个特别缺少女性的地方，还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不过，她也是一个不容易上当的卖主，在她以健康不佳为理由提出离开龙坞宫的时候，拿破仑就授权让她提出一个全面的经济安排计划；拿破仑还把那副用象牙雕成的国际象棋送给了她。

拿破仑通过一扇百叶窗，目送着阿尔比离开龙坞宫。当他转身离开窗边的时候，几乎一脚踩在一只老鼠身上。后来他对贝特朗说，阿尔比不过是一个“只要有几张数目可观的支票就可心满意足的私通者”。当拿破仑得知阿尔比已经决定离开圣赫勒拿岛时，便对她的丈夫说，他也可以一道离开。可是蒙托龙拒绝了；这位有忠臣风度的贵族愿意单独留下来。而那位沉默寡言的、忠实的工兵军官贝特朗，虽然他与拿破仑已经相处多年（昔日在远征埃及时他们就在一起），这时也已经愁眉苦脸地议论起离开圣赫勒拿岛的计划来了。仆人们也一个一个离开了：去年已经走掉了13人，其中包括厨师勒巴兹，也找了一个借口回老家，剩下来的人也正在寻找各种借口，只要可能便设法离开。

只有路易·马尔商，拿破仑的侍从长对他一直是殷勤的、毫无怨言的：不管是过去拿破仑得意的时候，还是今天他落魄的时候，都是以同样的献身精神侍候着他。这个漂亮的精力旺盛的年轻人，甚至当他的主子阻挠他与一位当地妇女结婚（虽然拿破仑答应其他的仆人在当地结婚）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抱怨。那个女人已经生下了一个孩子，他可能是拿破仑的，也可能是马尔商的。马尔商和蒙托龙，或者说蒙托龙和马尔商，一个是侍从，一个是贵族，这两个人已日益变成拿破仑的得力的忠实伙伴，拿破仑总是单独跟两人中的一个消磨着日子：早上他可能跟蒙托龙在花园里散步；下午则向马尔商口授他的历史，让马尔商记录；晚上，或是在许多难眠的深夜里，这两个人总有一个会被他唤去给他大声读书。在这个半已倾败的流放宫廷中，已不再举行什么帝国晚宴了，拿破仑不是单独用餐，就是跟蒙托龙一起进膳。贝特朗每天都会到龙坞宫来，不过因为他住在这座建筑物的外围，并且受到他那位美丽的、有点厉害的妻子的管制，因此，当拿破仑需要他时，他总无法及时应命。于是，拿破仑与他这位交情最久的伙伴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扩大了。

现在龙坞宫的小朝廷已不可避免地解体了，但远在罗马的波拿巴家族还及时派来了一只小小的分队。

滑铁卢战后，罗马便成了从法国流散出来的波拿巴家族成员的大本营。太后娘娘和她的兄弟——也即红衣主教费什一同住在斯特拉达·吉里亚宫

中。主教收藏的大量的法兰德斯和意大利的名画，也存放在这座宫中。拿破仑那位奢侈、淫荡的妹妹波利娜也住在罗马。她嫁给了波格斯王子，但是却跟一群情人混着日子。路易丝和吕西安有时也来罗马走走，而太后娘娘则定期地跟她其余的儿女保持着通信联系。

红衣主教费什为圣赫勒拿岛逃选的人手都是些怪人。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和百日皇朝时的医生福楼·德·布勒加很想参加圣赫勒那岛的流放生活，但是却被费什拒绝了，理由是——这个医生要的报酬太高了（除了购买名画之外，主教是个著名的吝啬鬼），而且还要带着妻子一起走。因此，费什选中了安东马尔西，一个30岁的科西嘉人。他原在佛罗伦萨的一家医院里工作，在病理学方面，比在药物的使用方面受过更多的训练，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可是以前与波拿巴家族并没有什么联系。费什挑选的两位神父就更奇怪了，他知道，他本人虽是教会的高级官员，但他的外甥拿破仑对教会并没有什么感情。拿破仑在日常谈话时，时常对神父特别是对僧侣表示轻蔑。在他当皇帝的时候，他跟罗马有过斗争，囚禁过罗马教皇，与教会订阅了协定，只同意教会在法国严格地行使有限的权力——即只在平民中发挥它的作用。贝特兰的信中要求的是一个“年龄在40岁以下的博闻广识的教士”，因之费什的人选也就不以这条为标准，他找了一位文质彬彬的、能接受教会在法兰西的特殊地位、又能与拿破仑进行有教养的交谈的神父，一个年老（67岁）多病的神父安东尼奥·布拿维塔。布拿维塔大半生的传教生涯都是在墨西哥度过的。他的谈吐，温文而雅，对于一个新近受到打击的人来说，可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费什主教派出的第二位神父，是一个半文盲的、年轻的科西嘉人安格罗·维格那里。由于教会的规章规定传教士必须成双结对，以便两人中有一人可以倾听信徒的忏悔——才被派与布拿维塔一起来圣赫勒那岛的。至于那位管家杰克·库索，性情倒是相当温和，不过却是连煮咖啡的事也不会干的；厨师杰克·杭德里尔，手艺倒是满不错的，不过身体却不大健康。

但是，红衣主教和太后心里都明白，这个小分队的旅行是毫无目的的，成员的资格也是不合适的。他们知道拿破仑“并不在圣赫勒那岛”。费什兄妹得知这个消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拿破仑的母亲对一个消息灵通的德国人所说的话已经深信不疑。那个人说，他的消息是得自圣母玛丽娅的神示，正如波利娜写给她的朋友的信中所说，“皇上陛下已经被英国人带走，送到另一个国家去了。他在那里的健康情况很好。”当费什把那五个人选物色好并最后送走的时候，便给正住在法兰克福的拉·卡色写信道，“这个小分队离开罗马出发了，可是我们自己却相信，他们是到不了圣赫勒拿岛的，因为有人向我们证实说，在1月19日之前三四天，皇上已经得到离开圣赫勒拿岛的允许，而事实上英国人正把他送到另一个地方去。我能对您说些什么呢？在他一生中每件事都是奇迹，我也倾向于相信这个消息也是一个奇迹。”后来他写给拉·卡色的信中又说：“毫无疑问，圣赫勒拿岛上的典狱官哥贝特朗伯爵给您写信，说成拿破仑还在他的监房中的样子。”波利娜嘲笑她母亲和舅父的轻信，但是最后还是表示让步，以保持家族内部的安宁。

如果拿破仑根本不在圣赫勒拿岛、而是跟英国人住在另一个国度并且健康状况良好的话，显然就不必急着给他派去他要求派去的那几个人。为了逃选这5个人，费什花去了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这5个人于2月19日离开罗马，花了两个月时间才穿越大陆到达英吉利海峡，然后渡海前往伦敦。在伦敦，

殖民部又让他们等了3个月。理由是他们不晓得下一班开往圣赫勒拿岛的船在什么时候开航。英国人对他们说，拿破仑的身体很好，并暗示这5个人尽可放心静等。安东马尔西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前去拜访了那两位曾经服侍过他未来的病人抽事即巴利。奥默阿拉和约翰·斯托克。（斯托克这时正好从圣赫勒拿岛那回来不久，又准备回去接受对他的审判以及对热带的医药研究有关的专家。他还到市场去找寻著名解剖学家鲍罗·马斯卡尼所著的解剖学教科书的英文版本。在那位作者死后，安东马尔西已经把这位解剖学家未完成的著作全部续完了。）

在前往圣赫勒拿岛的漫长旅途中，这个小分队的5个成员目击了一个特殊的场面，这个场面证实了他们将来去为他服务的那个落难皇帝享有的世界性声誉。那是当他们乘坐的“鹞鸟”号将要进入大西洋，在西非的海岸作最后一次停泊的时候。当时，安东马尔西正站在甲板上，看着那些非洲人乘着独木舟划向鹞鸟号叫卖食物，那些独木舟又轻又快，那些骑舟而来的人，个个显得威风凛凛，英姿勃勃。那五个旅行者津津有味地观赏着这些独木小舟和他们出卖的食物，因为船长正在挑选最好的食品，准备带往圣赫勒拿岛出卖。这时，安东马尔西听到一条独木舟的人与船长的一段对话：

“你们到哪里去？”一个非洲人问道。

“到圣赫勒拿岛去。”

“到圣赫勒拿岛去！他当真还在那里吗？”

“谁呀？”船长反问道。

那个非洲人轻蔑地瞧着船长，又转向着我们，重复问了一句，我们回答说，他的确还在那里。他望着我们，摇摇头，终于说道：“不可能！”我们几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能讲英语和法语，对拿破仑有那么高评价的非洲土人到底是什么人。

“您认识他吗？”

“闻名已经很久了。”

“您见过他吗？”

“在他最得意的时候。”

“时常见到他吗？”

“在好卫城（开罗），在沙漠的战场上见过他。”

“您在他手下服务过吗？”

“21岁的时候，我随着那个英勇的德米伯利格德旅到过比—阿姆—巴尔、撒马哈、科西尔和科夫图斯等地，凡是这个旅所到之处，我都到过。”

“你记得德萨克斯将军吗？”

“凡是在上埃及的军营里呆过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他的。他是一位勇敢的、精力旺盛的、宽宏大量的人。我在他手下服务过好长一段时间。”

“是战士吗？”

“开头不是，我原是达尔福王一个儿子的奴隶。我被带到埃及。受尽了虐待，后来被卖掉了。我落入了‘那个人’（指德萨克斯）的一位副官的手里。他们把我打扮成一个欧洲人，让我干一些杂务，我干得很好，那位苏丹（指拿破仑）对我热心的服务觉得很满意，便把我要去了。作为一个士兵，作为一个掷弹兵，我愿意为拿破仑流尽我所有的鲜血。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给我们全部的努力作了报偿。我们的希望得到了满足，我们见到他时一点也不害怕。”

“ 您在他的指挥下打过仗吗？ ”

“ 我在科夫图斯受了伤，被遣散到埃及去了。当穆斯塔发出现的时候，我正在开罗。军队撤走了，我随军到了阿布基尔。他是一个多么严谨、思想多么美妙、品质多么贤明的伟人啊；拿破仑被征服了，他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

这只看起来既可以治疗生理疾病，又可以治疗心理隐忧的人小分队到龙坞宫时，正是这个小朝廷已然解体，拿破仑身心都颇感失落之时。但这两位神父很快便令他感到失望。

他本来希望能同派来的神父谈论神学上的问题，可是相反，费什主教给他派来的却是“两个布道者，两个宣传家，好像我是一个忏悔者一样。”拿破仑认为，那位年老的神父布使维塔不过是到圣赫勒拿岛来送终的，他根本不能听懂他那吞吞吐吐的谈话，于是拿破仑便叫他回欧洲去，他也就照办了。而那位年轻的神父，有一次竟说神圣的马其顿英雄亚历山大是古罗马的一位伟人，拿破仑命令他每天读二百页罗林士写的古代史，并作好笔记，对拿破仑来说，这可算是他给人的够宽大的处分了。拿破仑答应这位神父，每逢礼拜天的时候，把餐室改装成一座小教堂，不过他声明，弥撒仪式只能按照他和罗马教皇订阅的协定规定的原则进行。拿破仑责怪费什主教给他选了两个无用的神父，有一次他向安东马尔西讲了他童年时代的一个回忆：一家人围在一个亲戚的病榻旁边的情形。他说当时费什“被一种神圣的热情操纵着”，开始背诵起祷告辞来，弄得那位垂死的病人哀求道：“让我单独留下来吧！我只有几分钟可活了，我要跟我的家人一起度过这几分钟的光阴。”

然而，他的态度与其说是对两位神父的反感，而毋宁是对宗教本身的不信任。早在20年前，在远证埃及的船上，他便表现了对宗教一种十分含混的看法。一般他讲，他显然只相信人——特别是像他这样的超人的意志和力量，从不听天由命。然而在更深刻的心理层次上，他像许多政治强人一样，对那冥冥之中的永恒宿命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因而当蒙日等科学家们大谈无神论时，他大声说：“那么先生们，请问，宇宙的一切都是谁安排的呢？”

在圣赫勒拿岛的最初岁月里，他曾向古尔高谈论起宗教问题。

拿破仑说，物质无所不在，寓于一切事物；生命，思想和灵魂本身都只不过是物质的属性，人死则一切完结。当古尔戈用宇宙的宏伟安排来证明有造物主的时候，拿破仑承认他相信“超凡之灵”。他断言，如果基督教是最原始的普遍信仰的话，他是会信奉的。

但看起来，他仍习惯于从政治功能的角度来评论宗教。他说可是，伊斯兰教徒“信奉的宗教比我们的更朴素，更适合于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创始人，十年之间就征服了半个世界，而基督教则搞了300年才做到这一点。此外，他还提到，拉普拉斯、蒙日、贝托莱和拉格朗热都是无神论者，虽然他们没有公开宣称；至于他自己，他觉得上帝这个概念是很自然的，向来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

而现在随着身心痛苦的加剧，一切上帝与永恒的想法都让位于这样一种幻灭的念头，“虚荣本属虚妄！”

### 三、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

拿破仑决定向日益严重的病情宣战，他开始尽量快乐地生活，多参加户外活动，而且迷上了园

艺……英国人说他“胖得像一头中国猪”，但挥之不去的死亡阴影却始终笼罩着他……

虽然拿破仑对费什派来的两名神甫十分失望，但对那位医生开始还是有不错的印象。他接受了劝告，决定向日益严重的病情宣战。

1820年3月的一天，拿破仑5点钟便从床上起来。他身穿晨衣，足踏摩洛哥拖鞋，头戴种植工人的阔边帽，正不耐烦地等待着日出。那时，英国哨兵将立即从包围着龙坞宫的夜间哨位上撤走，而花园里的劳动日就要开始。哨兵们一走，拿破仑就拿着一只大摇铃蹒跚地走出门外。当第一缕阳光在群山的夹缝中射过来的时候，他使用力地摇着铃，打破了龙坞宫的寂静。他捡起一只卵石，掷着顶楼的窗子，大声喊道：

“阿里，阿里，你还在睡觉！”

侍者圣西尼，大家都叫他阿里，这时便推开他所住的顶楼的窗子。当这位仆人的脸在窗口出现的时候，拿破仑便对他吼道：“下来，你这个二流子，你没有看到太阳出来了吗？”

接着，拿破仑又转到路易·马尔商的房外，也向他房间的窗子掷了一枚石子喊道：“马尔商，马尔商小姐，天亮了，快起床！”当马尔商和拿破仑一起在花园里时，拿破仑就说：“很好，将那把铲子给我，让我挖个洞来种这棵树。”当马尔商在挖穴的时候，拿破仑便笨手笨脚地在周围检查这几天来做的工作。他发现了一棵新近种下的树，便走回来说：“马尔商，弄点水来浇浇这棵树。”过一会又说：“去把我的皮尺拿来。”要不就说：“去告诉阿参包送点肥料来，再叫那个中国人铲点草皮，我们一点草皮也没有了。”

他看到圣丁尼正把泥土搁进手推车里，便说：“什么，你还没有把这堆土铲完？”

“是的，陛下。不过我并没有贪玩。”

“这么说，你这个混蛋，还没有把昨天给你的那一章抄完？”因为圣丁尼的书法在龙坞宫里是最漂亮的，所以他经常替拿破仑的手稿作最后一次的誉写工作。他回答道：“不过，陛下，您是昨天晚上才把任务交给我的呀！”

“今天设法把它抄好，我还有另一篇要给你抄的。”

拿破仑看到正在铺草皮的厨师长皮隆，便说：“你还没有把这堵墙头的草皮铺好？我的草皮够用吗？”

接着他又回头对圣丁尼说：“昨天我是什么时候把你唤醒的？”

拿破仑派人找蒙托龙，当这位伯爵出现的时候，拿破仑就问：“你有什么新闻告诉我吗？他们说看到海面上来了一艘船呢。”

“我不知道，陛下。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把我的望远镜拿去，看看能不能看到它。”

接着拿破仑又派人去把他的医生弗朗西斯哥·安东马尔西找来，对他说：“喂，医生，你对你的病人觉得满意吗？他的脾气还可以吧？”他举起手里的藻子哈哈笑道：“这件东西比你的药更有价值，你不要再给我吃什么药了。”他把铲子放在地上，又说：“我向来很注意锻炼身体，我也要锻炼做这件工作。”

5年来，拿破仑第一次执行他干得最好的工作。他正在调兵遣将，让他们进行军事活动，他跟团队的士兵开着玩笑，在工作一开始时就给他们做示范动作。事实上，这里并不是欧洲大陆，这里不过是世界边缘的一小块不毛

之地，他的军队也只是几个仆人和4个中国工人，并不是60万帝国大军，也不是被他定期召到杜伊勒里宫质询各人应负的任务的执行情况的法国各地行政长官。但不管怎么说，拿破仑已经恢复了常态，他又恢复了工作。与4年前他初搬来龙坞宫时相比，他显得更愉快些，更加活跃些了。

安东马尔西医生在他的前任巴利·奥默阿拉失败的地方，却获得了成功。他从去年9月来到龙坞宫之后，就逼着拿破仑走出屋外进行锻炼。拿破仑像往时一样拒绝出门，说他不愿意受到英国哨兵的轻视。“要我在那些红外套的监视下活动？”但3月里的一天，没有任何解释，他就改变了主意。当安东马尔西建议他参加目前正在进行的修理花园的工程时，拿破仑竟说：“挖土去！对，医生，你说得对，我就要挖上去。”第二天，他就在花园的修建工程中发号施令了。由于英国人新近为花园铺了一条输水管，拿破仑便计划在花园里挖一口池塘。有一天，他跟蒙托龙在花园里散步时，看着这座光秃秃的园子，便萌生了挖一口池塘的念头。他恢复了到户外跑马的运动，并参观了英国人正在为他建造的新居的工地。他保持着蔑视英国人要求每天见他两次面的高傲态度，每当他到花园里去的时候，他总带上两个与他一式装束——戴着阔边帽子，足踏拖鞋，身着晨衣的仆人，以迷惑那个负责监视他以确定他是否仍在龙坞宫的英国官员的视线。

尽管拿破仑已听从了他的劝告，但安东马尔西并不如意。因为拿破仑仍时常对这位新医生发脾气。这个年轻的科西嘉医生的性格，并不适合这个流放者的陌生的小天地。龙坞宫的生活，在经过4年之后，已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和样板，许多人都觉得无法适应这种固定下来的生活方式。不论是官员还是仆人，都极少离开龙坞这个范围，彼此之间也难得开口交谈。他们每天的例行公事，完全以他们的主子飘忽无定的踪影不断转移，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必须准备接受他的召唤，虽然在这段孤单寂寞的时期，他可以一连几个星期不跟人们说一句话。这样的生活，可不是安东马尔西过得惯的。他今年才30岁，是一个长着波浪形黑发的漂亮小伙子，即使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这位“本世纪的伟人”，他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在他上午为他的病人看过病之后，喜欢骑上一匹马到詹姆斯敦去，想在这个小港口找找有没有其他的消遣。因此，每当拿破仑要找他的时候，却时常找不到他的人影，安东马尔西对于统治着拿破仑周围的人们的那种权威表现了本能的愤恨，对那些严格的规章制度也表现得极不耐烦。他的严重越轨的言行颇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他称呼他的病人为“您”，很少称他为“皇上陛下”。路易·马尔商企图劝说这位医生做个循规蹈矩的人：“您要严肃一点，当您提到蒙托龙伯爵和大元帅的时候，当心不要直呼他们的名字——蒙托龙和贝特朗；皇上可以这样称呼他们，您可不能容许自己这么做。”

在心气平和的时候，拿破仑也会花大部分时间跟安东马尔西交谈，就像以前他跟奥默阿拉交谈一样。而安东马尔西也像他的前任一样——他就住在奥默阿拉住过的房间里——在日记本上记录着拿破仑的谈话；像他观察病人的病情一样，记下他对拿破仑观察的印象。拿破仑考问了他在医学方面的背景知识，又要他拿出为一部已出版的解剖学教科书所作的插图来看。在研究了那些插图之后，拿破仑大声说道：“将一个人进行两个钟头的解剖之后，就再也不能把他当作一个死人了！”当医生初次参见拿破仑的时候，拿破仑发现医生只顾看着他的时钟，便说：“这是菲特烈大帝的那只大闹钟，我是在波茨坦得到它的，这是普鲁士的一件宝物。”在他回忆起他和安东马尔西

出生的那座海岛时，他便说，当他第一次流放的时候，他曾考虑回科西嘉岛去，而不到厄尔巴岛去。他描述了他准备治理科西嘉的计划：“阿列克修附近的盐碱地可用来种植咖啡和甘蔗，这个已经作过试验了，我打算去发展这项事业。我要鼓励发展工业、商业、农业、科学和艺术……招待外国移民，发展当地人口，一句话，我要使科西嘉岛做到自给自足，独立于欧洲大陆的市场。我有一个考虑了好久的加强科西嘉经济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万无一失的。”他又告诉了安东马尔西关于他的慢性便秘的情况。并说：“英雄疗法和用牛奶、蛋黄和糖配成的‘女皇汤’……就是我使用的唯一的药物。”

在花园里的劳动，按拿破仑的命令在11点左右便停止了。当一天中最燥热的这个时刻来临时，他便坐下来吃一顿开心的午餐，喝完他自己的半瓶标准的葡萄酒。小睡过后，他便认真地向蒙托龙或马尔商口述他的回忆。他的大部分的回忆——有关他一生事业的是非功过，已经在流放初期的头15个月中，与拉·卡色在一起完成了。他现在口述的，是他目前心中随时想到的、包罗万象而漫无边际的各种各样的论题，往往是对他所读过的某本书倾诉一些评论。这位军事家对维吉尔的《伊尼特》这样评论道：“伊尼特的第二部，被认为是这部史诗最杰出的部分。但它的成就主要在于风格而不在于内容。木马计可说一个通俗的传统的内容，但是，对一部史诗来说，这种传统是荒谬可笑的，毫无价值的。在《伊利亚特》中，我们却没有看到一个雷同的事物，在那部史诗中，一切的事物都符合战争的真实和实际的情况。”他还举了这部作品中一些不可能发生的细节，并下结论说：“这不是一部史诗所应采取的写作方法，这也不是荷马在《伊利亚特》一诗中采用的方法。”

在另一个场合，他说伏尔泰的剧本《穆哈默德》是一部有瑕疵的杰作，他反问道：“难道这些无法消除的瑕疵不会影响这部作品的精华吗？”拿破仑对他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口授马尔商对该剧一幕一幕的提出修改的意见。在其他的许多的改动之外，他提议把两处有关穆哈默德毒死他的敌人的插曲删掉，因为他认为穆哈默德是一位伟人，那样的插曲对这位主角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他断定如果能按他的意见修改的话，这部作品便“能被康斯坦丁堡的知识阶层接受而无愤慨之情，就像它被巴黎的知识阶层所接受一样。”

拿破仑与英国总督之间的战虽然还在继续着，但调子已经降低了，好像流放者们对这种冲突已不感兴趣了一样。在他没有到花园里劳动或出门跑马的时候，便和那位英国官员捉迷藏的游戏，以回答英国人每天要见他两次面的要求。维格那里神父个子矮胖，很像拿破仑的样子。他奉命穿上皇帝的服装，并戴上那顶著名的鸡尾帽，背朝窗口坐在房间里。当那位英国官员向房里窥探的时候，维格那里突然转过身来，向那位英国人表明他并不是那个他要查看的人物。

拿破仑偶而也表现了他惯常怀疑的英国人会对他投毒的恐惧。哈德逊·洛跟那些外国的监督官为此举行了一个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会上，法国监督官蒙德查努引述了蒙托龙的一段话说：“我们自己也不相信这种放毒的说法，不过经常提起它也是一件好事。”在拿破仑的随从中，蒙托龙正在显出他的优势，这个漂亮的、伶牙利齿的大臣，已经取代了龙坞宫对英国人的主要发言人——那个无精打彩的、郁郁寡欢的贝特朗的地位。他时常骑马到詹姆斯敦，去拜会那位贵族朋友法国监督官。当他从一场大病初愈的时候（在他患病期间，拿破仑的身体却格外好），拿破仑便对他说，从此以后他要跟

蒙托龙一起用膳。由于蒙托龙的家属已经走了，因此他能够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拿破仑身上，而且从无一声怨言。反之，贝特朗却分明显得很不耐烦。拿破仑的这位沉默寡言的工兵军官竟要求请假9个月，让他送不快乐的妻子和4个孩子到英国去，然后自己再回圣赫勒拿岛来。要是贝特朗走了，那么，那个昔日轻佻的贵族，在最后的日子里才加入拿破仑的队伍来的蒙托龙，就将作为伴送拿破仑流放的4名官员中唯一留下来的一名官员了。

当那批意料不到的来客走进威廉·多夫顿爵士的视野之内时，他正在他的花园里散步。威廉爵士今年67岁，是圣赫勒拿岛议会的一位退休的议员，也是本岛的一位头面人物。他的府邸，位于沙地湾的上端，门前是一片肥沃的谷地，一直延伸到海滨。从位置上看，正好与詹姆斯敦遥遥相对，各据海岛的一边。在那片青苍的谷地上，是黛安娜峰的贫瘠的山坡。这天，正是南半球春季一个美好的、晴朗的好天，此时正是上午10点左右。

威廉爵士看到几个骑马的人，正沿着那条通向海岛中央和龙坞高地Z字形山路，向他的府邸走过来。他从他的小型望远镜中，认出那个身材矮胖、穿着绿色外套、头戴鸡尾帽的就是拿破仑。其中一人——蒙托龙伯爵策马上前对威廉爵士说，他们是黎明时分从龙坞宫出发的，由于总督对拿破仑的活动情况下达过许多的规章制度，所以他特来请问爵士，是否肯让皇上入内休息休息。

威廉爵士请骑者们入内。拿破仑在贝特朗和四名仆人的陪送下来到门前下马，当他踏上台阶的时候，威廉爵士注意到，拿破仑几乎全身斜靠在贝特朗臂膀上。拿破仑在沙发上坐下，由贝特朗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充当翻译，跟主人以及他的家人女儿，格林特里太太和三个外孙闲聊。拿破仑向主人的一个外孙——一个七岁的女孩子点头叫她走近来，问了她的姓名和年龄，随后便从身上摸出一只龟甲盒子，给了她一片他随着携带的甘草。威廉爵士邀来客共进早餐，但是这班流放者婉谢了，反而邀请主人一家与他们共享从龙坞宫带出来的食物。

早餐就在花园里的丝柏和西洋杉的荫影下举行，由跟拿破仑随行的仆人伺候。拿破仑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活地捏捏威廉爵士的耳朵，和他臂挽着臂走了出去，威廉爵士对法国人摆出来的大量食物印象特别深刻，他写道：“冷馅饼、锅烧肉、冻火鸡、咖喱鸡、火腿或者猪肉（我也分不清是什么肉），还有咖啡、枣子、扁桃、桔子以及很好吃的沙拉。”拿破仑斟出香宾酒，主宾彼此干杯，接着他们又喝了格林特里太太酿的桔子酒。早餐过后，拿破仑向多夫顿问起一个他最喜欢的话题：英国人的饮酒习惯——“您喝醉过吗？”他问威廉爵士道。主人回答：“有时我喜欢喝一杯葡萄酒。”拿破仑又转向格林特里太太，问道：“您的丈夫时常喝醉吗？一星期醉它一次？”

“没有。”

“两星期醉一次？”

“没有。”

“一个月醉一次？”

“不，我看到他喝醉酒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哦！”拿破仑哼了一声，便改变了话题。

吃完早餐不久，拿破仑一行就告辞了。威廉爵士回忆道：“除了他苍白的脸色之外，从各种迹象来看，波拿巴将军的健康状况很好，他胖得就像一头中国猪一样。”

当这班骑手来到龙坞高地边缘的哈德门时，拿破仑的马车正在那里等着。这时，拿破仑突然觉得疲劳已极。他下了马，由别人搀扶着上了他的马车。到达龙坞宫时，他已经精疲力竭，并感到剧烈的头痛。过了几天，在他洗完澡的时候，突然晕倒了。随后几天，从前那些反复出现的症状：心悸，衰弱，脉搏忽升忽降，双脚冰冷疼痛，肝部疼痛，肩部背部疼痛，干咳，牙齿松动，舌苔变厚，严重口渴，皮肤发疹并变成黄色，身体发抖，耳聋，怕光，呼吸困难，作呕——所有这些症状都一齐凶猛地回到了他的身上。

这一切似乎表明，死亡对拿破仑来说已经是一个挥之难去的阴影了。

## 第四十二章 巨人之死

### 一、天国的召唤

难测的病魔终于击倒了拿破仑，他似乎扣到了天国的召唤。他对贝特朗夫人说：“我们注定要死在这个石头岛上，我将第一个走，你第二个走，跟着来的是奥坦丝（贝特朗之女），我们三人将在天国汇合。”

自从1820年那次忽然发作的病痛降临以来，拿破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每天不定时的头痛、胃疼、呕吐等疾折磨得他痛不欲生。他已经不能走出门去享受到阳光的沐浴和星月的抚慰了。他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在1821年1月至5月这段时间里，马尔商和贝特朗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拿破仑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段。

1月1日

马尔商：早晨，当我走进他房里时，他还睡在床上；“喂”，当我打开他房里的百叶窗时，他对我说：“在元旦的时候，你要送给我什么礼物呢？”“陛下”，我说，“我祝愿皇帝陛下很快恢复健康，离开这个气候对健康不利的地方。”“这个时候不会很远了，我的孩子，我的末日临近了，我坚持不了多久啦。”

1月21日

贝特朗：气候太恶劣了，皇上不能出门。拿破仑已经在弹子房里装了一架跷跷板，他问大元帅是否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是一副战争的器械，它不是被您用作登城的工具吗？”

“一个工程兵的脑筋居然这么笨，foutre（蠢货）……”他开始说那是一副给孩子玩的跷跷板，最后才说是为他自己装设的。如果他每天能在跷跷板上骑上半个小时的话，看来倒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它将会使他混身冒汗。

贝特朗夫人嘲笑皇上坐在跷跷板上的形象，这倒可以画出一幅这样的漫画一：皇上坐在跷跷板的一头，各国的君主们坐在另一头，可是他们又不能把他举起来。漫画可以写上这个标题：医治肝炎的良药。实际情况是：皇上的体重大增，他甚至比纳维拉兹还要重，而纳维拉兹的身材是超过六英尺的。圣·丁尼：跷跷板使陛下高兴了大约两个星期，接着就不感兴趣了。

1月27日

贝特朗：蒙托龙将军在谈到阿纳特医生（他是一个为哈德逊·洛服务的英国军医）时说：“皇上需要的是一个法国医生。应该向国王提出，让他挑选一个法国医生来。”

安东马尔西：今夜情况很不好，皇上身体特别衰弱。他的脉搏低微，有点神经质，干咳神色灰暗。

1月28日

安东马尔西：极端虚弱，双眼呈铅灰色，几乎看不到东西。居烈的干咳、唇干、口渴、感到胃痛。

1月29日

安东马尔西：症状如昨，情绪极其沮丧。

1月30日

安东马尔西：皇上处于一种可悲的状态，但是因为他厌恶服药，所以病

情有增无减。

1月31日

贝特朗：安东马尔西请大元帅到他的房里去。他说：今天凌晨一点钟，皇上把医生叫去，并对他说，要他下个决心——如果他愿意留下来的话，他可以以外科医生的身分留下来。他说，皇上正在写一份文件要求请一位医生，他还将他正在写的那份文件拿给医生看。他说，皇上同时还要找一位外科医生。皇上说，他们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因为（安东马尔西）医术不高明，而是因为他的行为，他说他应该去看看蒙托龙，因为要（跟拿破仑）搞好关系，必须先跟蒙托龙搞好关系，他说他要去追随蒙托龙，他说他不再在夜间到大元帅家里来了……说大元帅和他的妻子正在打算开小差；说他（安东马尔西）是个粗人，说他的言行将要学得更有礼貌些……

2月9日

贝特朗：（拿破仑对跟他一起到埃及去的学者们的工作发表的议论）“科学委员会在埃及一事无成……对于历史或地理上的问题全无所建树。在水星岛—努比亚沙漠中我们发现了和在第比斯一样保存得很好的碑石。但它们并不曾被赫罗多德或其他的历史学家们提到过。那些看来似乎是宗教都城的城市是如何建造起来了？这些城市，是否就是一个伟大民族艺术发展的策源地？这些一度十分肥沃的土地，都是雨水造成的吗？这里的自然条件曾发生过一些变革吗？”

“我相信，在非洲的中部存在着一个伟大的民族。是谁破坏了这些纪念碑的呢？为什么我们对阿比西尼亚和非洲的内陆一无所知？这种看来极易做到的事竟做不到，真是难以想象的。每个想离开埃及的人……他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勘查阿比西尼亚并详细地了解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必须派出十个不同的人——有一些通过埃及，有一些通过苏亚京。（为什么在苏亚京没有一个长住的代理人呢？）这个地方，是所有从非洲到阿拉伯去的商队必经之地……”

2月11日

蒙托龙给阿尔比的信：几天以前（1月31日），我给总督写了一份文件，要求调换……皇上完全相信，克服各种困难的唯一方法，是舍弃个人的选择而听从国王和他的大臣们……

2月26日

安东马尔西：从本月21日以来，皇上一直觉得精神很好，可是今天病情又突然发作了：干咳、呕吐，感觉肠内灼热难忍，心情烦躁不安，觉得不舒服，浑身灼热难受，喉咙渴得像火烧一样。

2月27日

安东马尔西：皇上的病情比昨天更严重，咳嗽越来越剧烈，痛苦的呕吐一直到早上7点才停止。

3月10日

贝特朗：皇上相信，英国人是不会把他送走的，他们不会把他安排到英国一个美丽的庭园里——即使他答应他们，不经英国政府的同意决不开那个地区……“如果能由我选择的话，我愿到美国去……首先，我想恢复我的健康，然后，再到这个国家各地去旅游半年，要穿越这个国家1500英里的国土，将花去我一些时间。我要去看看路易斯安那——这个地方是我送给美国的，为了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我受过国人的抨击。当时战争爆发，在我

无力保护它而英国人又要占有它的情况下，我宁可把它白送给美国……

在到达纽约的时候，我要捎信给我的大哥。我们要把英国领事叫来谈判，我们将驳得他哑口无言。几个小时后，约瑟夫就会来到，我们就会一起到海滨去。我们愿意将约瑟夫的一些人带走。约瑟夫的住宅似乎是一座落在一条大河边，就在特伦顿附近，距离费城 30 英里，距离纽约 60 英里的地方。我愿意很快地与许多法国人的家庭住在一起……”

3 月 13 日

贝特朗：上午七点钟，总督派人送来 11 月 27 日—12 月 21 日的《晨报记事》。英国内阁人马照旧！法国并未举行自由选举。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失望，而皇上尤甚，因为他原想读到更好的消息。“我们正在西班牙建造城堡”，他说。

3 月 17 日

安东马尔西给意大利一位同事的信：我很清楚自己所负的责任。我要向您，向皇上的家人，向全世界宣布，皇上目前所受的病痛应归罪于这里的自然条件，而目前他的病状正处在最严重的情况下。

马尔商：皇上觉得有点畏冷。我服侍他穿上衣服，他斜靠在蒙托龙伯爵的臂膀上走了出来。他走到马车旁边，但无法爬上马车，只好又回到他的房里。他冷得浑身发抖，便上床睡觉了。我又在他身上多盖了一床毯子。这时，圣一丁尼和纳维拉兹正好送来了热毛巾，我赶紧用热毛巾把他的双脚包住，并经常把凉掉了的毛巾换下来。“你又救了我的命”，他说，“我觉得一个紧要的时刻已经来临，它要么是来救我的命，要么就是来要我的命。”

3 月 18 日

哈德逊·洛给伦敦殖民部的报告：昨天我听说波拿巴将军发明了一种在室内练习跑马的特殊方法，那是坐在一匹特制的木马上……

3 月 20 日

安东马尔西：贝特朗夫人今天露面了。（拿破仑）努力装出高兴的样子。他询问了她的健康情况（芳妮·贝特朗最近因流产重病一场），跟她愉快地交谈了几分钟后，又说：“我们必须为自己准备接受最后的审判了；你，奥坦丝（贝特朗的女儿，最近也在病中）和我，都注定要死在这个石头岛上了。我将第一个走，你第二个走，跟着来的是奥坦丝，我们三人都将在天国汇合。”接着他便念了下面的诗句（从伏尔泰的悲剧《查伊尔》中引一的）：

不想再见巴黎面，  
一心只向坟墓行。

3 月 21 日

安东马尔西：我记起了催吐剂能起的作用，便请求拿破仑不要忽视自己的健康，要做一次小小的努力。但是他不管对什么药物，一概表示厌恶。他回答说，一切的药物都是靠不住的。“你能够准确说出我得的是什么病吗？你能指出我患病的部位吗？”我只能对他说，医疗技术不可能像科学一样严密，我们只能凭经验用归纳法来判断疾病的部位和病因。可是他却不肯承认自然科学与医疗技术之间的这样一些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我说，“把你的药品留着吧。我不想得两种病——一种我已经得的病和一种你将送给我的病。”如果我再坚持他服药，他就会谴责我们当医生的是胡来，是乱给药，是使相信医生的病人死亡四分之三的原因。“那么喝点药性平和的催吐药如何呢？”“什么？喝点平和的催吐药？催吐药难道不是药吗？”

3月22日

马尔商：皇上同意了绅士们的要求（贝特兰和蒙托龙已经与安东马尔西站在一起，力劝他服用催吐剂），分两次服了两剂，可是结果情形却显得更坏……他吐出了一些粘液。

安东马尔西：高热伴随着怕冷、头痛、腹中气体咕咕作响，病人感到上腹部有沉重的受压感，有窒息的感觉。

3月23日

安东马尔西：热度继续升高，足以冰冷，腹中仍有气体作响，时常打呵欠，腹痛，胃部有受压感，便秘更严重。

马尔商：他要求我给他拿一小瓶酒和一些大茴香，他将瓶里的酒倒出一部分，叫用水把瓶子装满，又说，以后他就喝这种冲淡了的酒，他甚至禁止我再拿未经他授权的饮料给他喝。

3月24日

马尔商：他将那瓶被他冲了水的酒拿给蒙托龙伯爵看。“如果它对我没有什么益处”，他对他说，“也没有什么害处。”当时医生也在场，他听了皇上的这句话便微笑道，皇上的胃需要的是催吐药，他还是劝皇上服催吐药。“走开吧”，皇上说道，“留着那些药给你自己去喝！”同一天，医生告诉皇上说，纳维拉兹正因为猛烈的肝痛病在床，他刚刚去看过他了。皇上担心（纳维拉兹的）病情会继续发展，而我自己的病也尚未完全复原，可能会因为过度疲劳而重新病倒，事实上从18日至24日这几天的夜晚，我都因为替圣一丁尼和纳维拉兹顶班而未曾合眼，他们两人都病倒在隔壁的房间里，在白天，蒙托龙伯爵对皇上的小心照顾已经使皇上习惯了，他又立刻提出让他在夜晚顶班，皇上决定，从夜里九点至两点这段时间，由他（蒙托龙）负责服侍他，其余的时间则由我值班。从此，蒙托龙伯爵除了白天服侍皇上之外，又加上了夜间值班的责任……当皇上把这个刚做出的新安排告诉（贝特兰）的时候，贝特朗伯爵也表示愿意在夜里值班。皇上答道：“有蒙托龙的小心照料就足够了，我对他的服侍已经习惯了，如果还有什么欠缺的话，我将接受你的请求。”

3月25日或26日

马尔商：医生对我说他是多么烦恼，因为（拿破仑）拒绝了他的治疗方案，因此病情已日益严重。“我认为唯一的办法的”，他说道，“把催吐剂放进他已经采用的饮料和他愿意喝的饮料中去，不要让他知道。”这个提议，医生是在皇上的病房里低声对我说的，当时皇上正在睡觉。我用同样低的声音回答他说，我拒绝把催吐剂放进皇上的饮料中，因为我已得到他不许把催吐剂放进他的饮料中去的命令，而且，不经他同意便这样做，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对的，皇上发觉了一定会大发雷霆。“您跟蒙托龙将军和大元帅去商量吧，我本人拒绝参予这种行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以后他也没有向我提起过。

3月27日

安东马尔西（安东马尔西已经在劝说拿破仑让他与其他的医生进行会诊）：“会诊！它有什么好处呢？你完全是在无的放矢。别的医生也不会在我的身上看到比你见到的更多的东西。如果也宣称他比你更加高明，他必定是个骗子，那么，我从希波克拉底的门人所得到的一点点信心也将丢得精光。另外，又让谁来会诊我的病呢？让那些听从哈德逊摆布的英国医生来会诊

吗？”皇上说得很激动，我也就不再坚持我的意见，等到他更安静的时候，我又试着再提出这个意见来。“你真是个顽固派”，他温和地说，“好吧，就这么办吧，我同意了。你就在这个岛上挑选你认为最高明的医生来会诊吧。”我将这事告诉了阿奇波尔·阿纳特——第2集团军的外科医生，我描述了拿破仑的病状，他居住的生活环境等情况，他的意见是我们必须采取下面的措施：

- (1) 采用大量的起泡剂（一种使皮肤起泡的药物）涂抹整个腹部皮肤；
- (2) 服用泻药；
- (3) 用醋经常敷贴头。

（拿破仑）询问我会诊的结果。我将结果告诉了他，他摇摇头，似乎很不满意，说道：“那是英国人的医法。”

3月27日

马尔商：在会见贝特朗伯爵的时候，皇上说：“喂，大元帅阁下，你身体好吗？”“很好，陛下，臣但愿陛下龙体也一样康健。皇上陛下吃了催吐剂后感觉如何，有点用处吗？”皇上明知使用催吐剂这个建议与我无关，还是马上把我唤来。我当时正在隔壁的房间里，只见他突然脸露温色……“先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桌上的饮料加进催吐剂来毒害我的？我不是对你说过，除非经过我的许可，什么东西也不要拿给我吃吗？难道我没有明令禁止这样做吗？你如何为你这种背叛我的意志的行为辩护呢？你清楚这件事！滚出去！”……皇上从来没有用这种态度跟我讲话……“陛下”，我说，“我可以向皇上陛下保证，这些饮料中没含催吐剂。昨天夜里，医生对我说，必须在皇上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催吐剂加进饮料中去，这事倒是真的，但是我已经打消了他这个念头。我对他说，绝不容许他对皇上陛下采取这种行动；我也拒绝让这种药品拌进饮料中。如果医生要一意孤行，他决不会把这件事告诉我，他在食品室里就可以把药拌进饮料中去。”“传安东马尔西！”（安东马尔西力图为自己开脱责任，他说皇上如果继续拒绝他的帮助，生命就有危险了）“啊！先生，我该感谢你什么呢？你难道不知道，死亡乃是天堂赐给我的一件礼物吗？”……这一天，皇上的情绪一直很坏，他吩咐我把摆在他桌子上的饮料全丢出窗外去。他说：“我相信并没有人在我的大茴香茶中放了什么东西。”

安东马尔西：皇上今天不断找我，他不想因为来来去去找我而浪费时间。“你必定累坏了，医生”，他温和地说，“今天时不时地叫你来，你连合眼休息的时间也没有……我要在隔壁房间给你铺一张床。”

贝特朗：“我很高兴我是个无神论者，我没有想象的恐惧，我并不害怕未来。”皇上说。

蒙托龙：皇上坚持不接受安东马尔西的治疗，而相信他能用节食、杏仁糖浆和“女皇汤”把自己的病治好。

3月29日

托马斯·里德（总督的助手）给勒瑟斯上尉（驻龙坞宫的英国官员）的指示：在您被告知说波拿巴将军生病，而又不让英国医生去看他的情况下，尽量找机会见他的面，应该是您坚定不移的责任。

勒瑟斯致梅杰·戈勒克尔（总督的秘书）的报告：我又一次向伯爵（蒙托龙）重申我要面见波拿巴将军的必要性。

3月30日

贝特朗：总督来找蒙托龙将军，说皇上已经有 12 天没露面了。说他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人们告诉他，阿纳特医生虽然已经奉命前来龙坞宫看病，但是他还没有见皇上的面，他说看望皇上是一位英国官员应尽的职务，他说人们说皇上病了，可是他对此却一无所知。蒙托龙回答说，皇上的确病了……总督回答说，（蒙托龙）对他哈德逊·洛爵士说的也许是真话，但是他有责任对盟国负责，他说对一个英国官员来说，他需要的是证据。

“皇上病了，他不能出门，人们见不到他，您难道要打破他的房门吗？”

“是的，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就要打破他的房门。我们要用武力进入他的房内。”

“可是这样做就会要了他的命。”

“这不关我的事，我就是要这么办。”

“您势必要为他的死负责任。”

“我是向各国君主负责的。我不只是英国政府的代理人，而且有责任对盟军负责。”

马尔商：有一次皇上这么说：“总督的坐探总算让我们过了一个安静的日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毫无疑问，他必定从那些中国人口里听到了我生病的消息。”

安东马尔西：拿破仑得了慢性便秘症，需要实行灌肠；我们把病床摆在窗前，当我和蒙托龙将军站在病人床边时，马尔商只要把窗帷稍微掀开一角，我们可以望到花园里的景色。

4 月 1 日

马尔商：皇上同意见阿纳特医生。“你的英国医生”，他对贝特朗伯爵说，“将把我目前的病状告诉那个刽子手。真的，他听到我目前被疾病折磨的苦况时一定会高兴。其次，如果我见了他，我将对他说些什么呢？事实上，他之前来看我，与其说是来为我治病，不如说是为了使那些监视我的人们感到满意，因为这些人是不希望我的病好转的。喂，贝特朗，告诉他先来见你，然后让他跟安东马尔西了解了解我的病情，告诉他我患病的原因，最后再带他来见我。”

哈德逊·洛给阿纳特的指示：阿纳特医生必须弄清楚，他被派去做的事是出于波拿巴将军本人明确的意见呢，还是只不过是蒙托龙伯爵或贝特朗伯爵的意见；或者，竟是安东马尔西医生的要求和希望。要是这次的接见是出于他本人的愿望，那么，阿纳特医生就可以在他的外科医生安东马尔西的陪伴下去见他……他们将一起服侍他……如果蒙托龙伯爵或贝特朗伯爵力图强迫阿纳特医生在他自己的外科医生缺席的情况下，由他们陪同单独去为他看病，那么阿纳特医生就要反对这次会见，并立即向总督报告……阿纳特给总督助手的报告：蒙托龙伯爵的意图与总督给我的秘密手令的指示内容是完全相反的。

阿纳特：我跟他（安东马尔西）一起走进一个黑暗的房间。我什么也看不见，不过我可以感觉到他和其他人的存在。我检查了他的脉搏和皮肤，我觉得他虚弱的情况颇值得注意，但他没有迹象表明会立即发生生命危险。

4 月 2 日

马尔商：阿纳特医生在贝特朗伯爵（他是翻译）陪同下，于 9 点钟来到皇上的病房，皇上已经答应他在安东马尔西医生的陪同下来见他……他询问了几个关于胃部器官功能、食物吸收和排泄的问题之后，皇上便说：“我这

里觉得很痛，每当发作时，我觉得就像刀子割一样。你认为这跟幽门的病变有关吗，我的父亲就是因这样的毛病死去的，这种病是否会遗传呢？”阿纳特告诉他说他的病是一种胃部的炎症，与幽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也与肝脏无关。疼痛是由肠内的气体引起的，要是他不拒绝服药的话，这种病早就治好了。他开了一张每小时服用泥置剂和饮剂的处方。

贝特朗：阿纳特医生劝皇上眼药，可是安东马尔西医生不同意他开列的药物，皇上也拒绝服药。

4月3日

安东马尔西：令人担心。脉搏微弱而不规则，每分钟约在78—80次之间，体温高达96华氏度……病人大量出汗，口渴，诉说无法进食。虽然他表示还愿意喝点红葡萄酒，但却顽固地拒绝服用任何种类的药物……热度继续增高，而同时脚部却冰冷……在我看来，皇上正处于险境之中。我将我的担心告诉阿纳特医生，可是他却认为不要紧，并预言病情有转好的可能。我当然但愿能够如此，不过我不能欺骗自己，我知道拿破仑正在向死神走去，因此我将自己的见解告诉了贝特朗和蒙托龙。蒙托龙有在皇帝病情危急时将实情告诉皇上本人并按规定采取善后措施的责任。

4月4日

安东马尔西：整个夜里热度继续升高，而且是冷热交替，特别是下肢足尖部分更是冰冷。病人感到下腹部绷紧疼痛，喉咙渴得像着了火，极端焦躁不安，浑身作疼。他的心里被可怕的梦魇烦扰着。作呕，呕吐，大量出汗。

4月6日

托马斯·里德给哈德逊·洛的报告：阿纳特医生通知我，在他去看望拿破仑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他，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是由安东马尔西医生转述的。从阿纳特医生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认为波拿巴将军的病情并不严重，主要的问题可能还是心理方面的。贝特朗伯爵曾向阿纳特询问对波拿巴将军的病情的意见，医生回答说，他看不出他的病情有什么危险之处。

4月初

马尔商：我将摆在他桌子上的杏仁浆酱拿给他喝，他望着我说：“我能相信没有人在我的糖浆中放了东西吗？”“陛下”，我说，“对任何人来说，再这样做的教训未免太严重了。”

4月7日

贝特朗：大元帅要求皇上，是否可以让他来看护他；大元帅相信，他是用热烈的心情说这句话的：“陛下，热心和爱情可以创造许多奇迹……在陛下的军旅生活中我曾经作为陛下的助手度过了那么多夜晚，在这里我也愿意作为陛下的侍者度过一些夜晚。这并不是说我对你能有什么用处，它只要表明我能够好好为皇上做些事也就足够了。”皇上却道：“没有这个必要。”

4月9日

贝特朗：上午7点半钟，安东马尔西到皇上那里去，皇上对他大发脾气。“他本该在6点钟到这里来的，但是他却把时间用来陪贝特朗夫人了。”

皇上派人去找来大元帅，大元帅在7点45分来到皇上房里。皇上又重复了他刚才说的话，他说医生只对那些不正经的女人感兴趣。“好，就让他去陪着那些臭娘们吧；让他去跟她们拥抱、厮磨、去亲嘴，去咬耳朵吧。不过，要把我从这个愚蠢无知、骄傲自负又死不要脸的医生手里解放出来，我要你去叫阿纳特医生来给我看病。让他跟蒙托龙一起来服侍我，我再也不要安东

马尔西了。”这个场面就发生在马尔商和安东马尔西都在场的时候。他重复说了五六次，说贝特朗夫人是一条母狗。又说：“我已经作了决定，给安东马尔西 20 个法郎，让他去买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

安东马尔西走后，皇上对大元帅说，那位医生是他老婆的情人。他又当着马尔商和阿里的面说，大元帅正在怂恿贝特朗夫人干那种无廉耻的勾当；他说安东马尔西在停止与蒙托龙接近转而去亲近贝特朗夫人时，他就把他自己毁了，他说这种事原在意料中，他说贝特朗夫人毁了安东马尔西，正如她先前毁了古尔高一样……大元帅默默无言，只是洗耳恭听。

安东马尔西告诉总督，说他要回欧洲去了。他说很遗憾，他对皇上已经无能为力了；他说他已经写完了他的解剖学教材，现在要回欧洲出版去了。

4 月 10 日或 11 日

马尔商：皇上……白天和蒙托龙伯爵在一起讨论他的遗产的问题。皇上在我的面前问他，两百万法郎是否足够赎回他家在勃艮第的产业。皇上是否正在计划另立一份遗嘱？我知道他已经立了一份遗嘱，那份遗嘱是由我在一天晚上送交贝特朗伯爵的。

安东马尔西：昨天夜里，呕吐变得越加吓人，我试图制止呕吐，提议给他服用鸦片为主的止吐、镇痛的混合药剂。他不耐烦地拒绝了，我没有坚持，便回房去了。他又派人来找我回去。“医生”，当他在面前出现时，他说：“你的病人从此以后服从你的治疗了，他已经解决了服食你的药品的方法。”说着他微露笑容环顾了一下站在他病床四周的人，“首先把药给我这些伙伴尝尝，给你自己尝尝，你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先尝尝这药。”为了响应他的骄傲的挑战，我们大家都尝了那剂药水。“好，很好，我也不想当那个害怕喝药的人。端过来吧，快点！”我把药端给他，他端过药碗，一口气便把药喝光了。遗憾的是，这剂药并没有多少效果，呕吐还是继续着。

贝特朗：他遣开了安东马尔西，然后对贝特朗说：“因为我正在下决心在暗地里观察他，我要让他从他的细心的工作中显示他的感激之情。”

4 月 13 日

马尔商：皇上陛下继续口授他的回忆录。蒙托龙伯爵单独跟皇上在一起，皇上向他口授了他的愿望，一直到凌晨三点。

贝特朗：4 点半钟的时候，两位医生进来了……皇上对英国的寡头政治，足足痛骂了一个小时：“……终有一天，约翰牛会起来造这个寡头政治的反，把他们通通绞死。那时我就将离开此地，你们会亲眼看到的。你们英国将发生一场比我们法国更加可怕的革命，各国的寡头政治都是同样的货色：得意时是唯我独尊、蛮横无礼，失意时便夹起尾巴、懦弱无能。”皇上要将他一部描写英国最伟大的军事家马博罗的军事生涯的著作送给阿纳特医生，让他送给英军的图书馆：“他们将会看到，我尊敬所有国家的勇士。”阿纳特医生请大元帅转达他的谢忱。

马尔商：皇上派我从他的图书馆里取来那部书：这是一部漂亮的书，配有书夹和华贵的包扎丝带。

4 月 15 日

贝特朗：大元帅对皇上说，他不喜欢在皇上正忍受病痛的折磨的时候，将自己的烦恼向他倾吐。不过皇上对待他的生硬的态度使他感到极不愉快。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请解释一下。我病了躺在床上，很少开口，你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皇上陛下对我一点也不信任了。我已经把陛下赐给我的高官、幸运和荣耀全都丢掉而无丝毫遗憾。但是，这种新的不幸却是太难忍受了。我像丢掉一套向人借来的衣服一样把这些荣誉丢弃了，但是我认为我有权利得到陛下的尊重和友谊，我在失去这些东西时不能不感到痛苦。不久之前，皇上陛下对我说，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是什么原因使我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失去陛下对我的好感的呢？”

“我还是不懂得你的意思。我待你很好，我并没有什么和你过不去的。马尔商是照顾我最好的人，因为我跟他比较习惯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可怜的妻子，如果这里的气候没有要了她的命的话，她也将死于悲痛之中。陛下已经饶恕了那么多的敌人——难道却不能饶恕一个老朋友吗？不用说，她有她的缺点，但她难道没有为此受了苦，没有为此遭受不幸吗？她不是被列入那些最该死的娼妇之中吗？”

“可是我并没有辱骂贝特朗夫人什么呀！她是一位优秀的女性，我不是以习惯的眼光来看她的。”

“她已经带着那么大的热情为陛下服务了，她是完全忠于陛下的，其忠诚的程度超过陛下的想象。明天见一见她吧，那怕只是见她一面也好。”

“我将在死去之前见一见贝特朗夫人。”大元帅忍不住热泪盈眶，他跟皇上在一起度过了半个钟头，彼此默默无言。

4月16日

马尔商：皇上要我给他拿一些拉·卡色送的葡萄酒来，我面露为难之色，怕这样做会引起不良的后果……皇上坚持要我照办，他在酒里泡了一片饼干，又继续写他的东西……

4月17日

贝特朗：蒙托龙告诉安东马尔西说，皇上已经对他的后事全部作出了安排，不过他尚未立下遗嘱，因此，如果他现在就死了，谁也得不到一点东西。

安东马尔西：皇上像平时一样服了奎宁溶液。

4月17和18日

马尔商：

17和18日这两天的白天，皇上单独跟蒙托龙伯爵在一起度过了几个钟头。他喝厌了大茴香茶，便想喝其他的饮料，诸如柠檬水、红醋栗水和杏仁糖浆……

4月18日

安东马尔西：皇上度过了一个最痛苦的夜晚。他感到腹部疼痛，火辣辣地难以忍受。他浑身发冷，冷汗淋漓，作呕和呕吐的症状一直持续到早晨4点半钟才结束。他显得又悲哀又沮丧，说话也感到困难。他把这种情况归罪于头天晚上吃了补药。

贝特朗：下午5点半，皇上派人找到大元帅。他交给大元帅三只纸包，纸包上扎着缓带，并加盖了他的盾形图章，他说：“我已经写好了遗嘱，在我手书的遗嘱里面已经把一切安排好了。在这里签上你的名字，盖上你的图章。蒙托龙将在这个地方签名，维格那里在那边签名，马尔商在那里签名。你得在这三只纸包上都盖上图章。照我的话做，什么也别问。”

拿破仑从床上起身，大元帅走过去扶住他——就像最近半个来月他做的那样，“不必”，他用稳定的步子走向他的扶手椅……这时两位医生进来了。拿破仑心情愉快，谈吐自如，坐在椅子上很自在。他叫人送上晚餐。他吃了

一些炒肉……他又问有没有羔羊腿，叫人给他送一片容易嚼动的羔羊腿来……8点半，他喝了他的饮料，过了不久，他便大吐特吐，把刚在6点钟吃下的东西全呕了出来，可是他喝下的饮料却没有吐。

4月19日

阿纳特：“告诉我，阿纳特医生，这些饮料是在这里配制的，还是在镇里配制的？”

“在镇里配的，阁下。”

“那家药房里跟总督同时来到镇里的吧？”

“不是，阁下。”

“是和托马斯·里德一起来到岛上的吗？”

“不，阁下，开药店的人在总督到来之前就住在这里了。他是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4月21日

贝特朗：他已经读到法沙拉战役之前万利乌斯·凯撒到达希腊的那一章（书主要是由贝特朗给他朗读的），他听着便口授马尔商记下他对凯撒的军旅生活的评论。

马尔商：当我站在他床边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正把我跟蒙托龙伯爵和贝特朗伯爵的名字一起列为他的遗嘱执行人，我的惊奇之情，正如他给我的信任使我感到的光荣一样大，我结结巴巴他说，我一定不辜负他的信任和抬举。他对我说：“我有一份遗嘱放在大元帅那里，要在我死后由他开读。去告诉他，把遗嘱交给你带回来给我。”当我向大元帅传达皇上的这个要求时，他似乎觉得很惊奇，但是他从他的写字柜里拿出遗嘱交给我时，对皇上正准备改变遗嘱的安排一事丝毫不露声色。皇上接过那只装遗嘱的封套，将封套撕开，重新审阅那几页手稿，接着便把它们一撕两半，叫我放在火炉上烧掉。多漂亮的纸张啊，就是因为它上面有皇上的手迹也值得一救的！我把纸片抓在手里，但是皇上却要把它毁掉！……不久纸片就被火苗吞噬，我根本不知道其中写的是些什么。

安东·马尔西：在一点半钟的时候，他呼唤维格那里道：“你知道chapelle ardente（点着小蜡烛的灵堂）是什么吗？”“知道，陛下。”“你曾经在灵堂中执过事吗？”“从未执过。”“好，你将在我的灵堂里执事。”于是他大谈特谈灵堂里的各种仪式，给那位神父作了一长篇担当灵堂执事的指导。“你将处理灵堂里的一切通常的礼仪，只有到我下葬时才算完结。”

说着，他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他似乎已看到了死神正在前面频频地向他招手……

## 二、狂风带走了一代英魂

1821年5月5日，席卷海岛，连根拔起许多大树的狂风终于带走了拿破仑那一代英魂……

在这一刻，人们听到了他那仿佛从遥远的天国飘来的呼唤：“法兰西、军队、约瑟芬……”

自4月份，他的病情严重恶化之后，拿破仑已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事了。尽管马尔商、贝特朗等人悉心照料，但至4月22日，他的病情又进一步恶化了。

4月22日

马尔商：这一天是他得病以来感到最劳累的一天……上午的时间他全用来撰写他的遗嘱的附录，他虽然非常累了，还是叫我坐在他的床边，向我口授他对遗嘱执行人的正式的指示，我记下的这些指示，由他签上4月26日的日期，然后重新校读。

这个星期内，他受了几次呕吐的打击，每次都迫得他只好停下他口授的内容，我无法说出什么时候他会突然停止口授他那么重要的遗言。“我太累了，”他说，“但是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把这件事做完。给我一点拉·卡色送来的康斯坦萨葡萄酒。”这次我大胆提醒他注意，几天前他因喝了酒而产生的后果。“哼”，他嘘了一声，“喝一口不要紧。”……喝了康斯坦萨葡萄酒后很快又引起呕吐，可是呕吐也不能阻止他继续口授他的遗嘱，一直到大元帅和两位医生进来时他才住口。

贝特朗：皇上告诉大元帅说，他立有三份遗嘱：第一份遗嘱只有在巴黎才能开拆，这份遗嘱已经由布拿维塔带往欧洲，因此英国无法发现这份遗嘱；第二份遗嘱是一份遗嘱附件，它是在这里开拆的，目的是让英国人看到的，在这份遗嘱里，他将他留在这里的一切财物都作了安排，不让英国人得到它们；第三份遗嘱是专为皇后立下的。在第三份遗嘱里边他宣称他是带着天主教徒的信仰去世的——正如他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出世的一样……因为这种说法是可以为公众舆论所接受的。

他提出愿意葬在拉雪兹神父墓地（巴黎）。

蒙托龙并没有欠他什么恩惠，他为了到圣赫勒拿岛来，损失了30万法郎的财产；他希望大元帅会和蒙托龙接近起来。他要抬举马尔商……他不应该浪费他得到的东西，而是应该建立一个牢固的未来……他希望（贝特朗）会保护马尔商，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忠告来帮助他。

他给大元帅留下了100万法郎，也给蒙托龙同样的数目……只有那个可怜的老师，他一分钱也没有给他留下；他本要给他留下20万法郎，但是后来又取消了，与其说是他对（安东马尔西）医术不信任，倒不如说因为他没有向皇上表现他的献身精神……不过他仍然能够分享他的遗赠——详情将由一个附录载明。

（贝特朗）必须在巴黎度过一段时间，以便处理遗嘱的事务；然后他必须安静地在他（家乡）的住宅里住上一年，为他自己找到一位知名的代理人……他不应该离开贝利，他应该在距离沙托鲁30英里买几个农场和产业，如果可能的话，也应该在距离沙托鲁五六英里的地方置上一份出色的产业。

皇上接着又搜索枯肠进行回忆，他时时询问有没有忘掉了先前为他服务过的任何一个仆人，他带着焦虑的神色回想着这些仆人的名字，他不愿意忘掉任何一个曾经好好侍候过他的人：“我正在检查我的良知，我要偿清我的全部债务，偿清我童年时代的一切债务。”

4月23日

贝特朗：“这种事情是可能的，蒙托龙这个先前并没有丝毫荣誉的人，现在已经得到照顾他的荣誉……我很清楚蒙托龙是为了一笔遗产而追随我的，不过对于想从人们手里弄到金钱的人，人们也不应该用棍子打走他们。”

4月24日

贝特朗：“（拿破仑的）家族必须在罗马与各个高贵的家族（那些诞生了历代教皇的家族）结成联盟……他们可以去吻教皇的驴子，那并不是吻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家族的驴子；不过他们不应该吻英国国王、瑞典国王或那不

勒斯国王的驴子。”

4月25日

贝特朗，皇上问龙坞宫里还有没有苦杏仁。在圣赫勒拿岛，苦杏仁是很珍贵的，他们只在三年前得到一次供应。

安东马尔西：皇上感觉好了一些；我还有一些药品需要预备，便提前回到我的药房去了。他一个人留在房里，忽然起了一个想吃东西的可怕的念头。他命人拿来水果、葡萄酒，又要了饼干和香槟酒，又要了梅子干和一串葡萄，一看到我走进来便哈哈大笑。

勒琴斯给戈勒克尔的报告：蒙托龙伯爵又问我，是否能从殖民地弄到一些苦杏仁，因为他们在詹姆斯敦到处都买不到。

贝特朗：总督送来一箱苦杏仁。

贝特朗：今天他似乎时常失去了记忆。近十天来，他对同一个问题问了又问，有时问了二次三次，而对人们的回答又忘记了；有时候他讲着一些无意义的话，不过这种情况极少。贝特朗夫人……要求见见皇上。蒙托龙告诉了皇上，皇上回答说：“我不愿意见她，我害怕我的感情，我因为她不当你的主妇而生她的气，我要给她一个教训。”

下午7点，皇上搬到客厅里去，他一边靠在大元帅的身上，另一边靠在马尔商身上。当他在客厅里躺下来时，便对大元帅说：“皇后……必须监督他的儿子的教育和安全，她必须当心波旁王朝的暗算，他们是处心积虑要除掉他的儿子的。”

4月27日

马尔商：皇上派人找到安东马尔西医生，很激动地跟他谈话……他问医生愿不愿意去为皇后服务，如果愿意的话，他会给她写一封介绍信：“你对我为你做的事将会感到满意。”我听到他恢复了对安东马尔西医生的好感，觉得很高兴。

安东马尔西：拿破仑终于同意离开他那间窄小的、不方便的、光线不足的房间，搬进了客厅。

4月28日

安东马尔西：皇上给了我如下的指示：“在我死后——我的死已为期不远了。我要你剖开我的尸体；我也要求你——这是我的愿望——不要让一个英国医生的手碰到我的躯体。不过，如果你非有一两个助手不可的话，你只要雇请阿纳特医生就可以了。我要你取下我的心脏，把它浸在酒精里，带到巴马，交给我亲爱的玛丽·路易丝……我委托你特别要仔细检查我的胃部，写出一个精确的、详细的解剖报告，交给我的儿子……我委托你在这次尸体检查中别漏掉任何可疑之处……等我走了以后，你就可以回罗马去，到我母亲、我的家属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在最后几个月留给各国统治集团的是恐怖和耻辱。”

4月29日

贝特朗：皇上把皮隆召来，问他是否到了詹姆斯敦，前天到港的那条双桅船是否运来了桔子，皮隆回答说运来了。

“它运来了菩提树吗？”

“没有。”

“杏仁呢？”

“没有。”

“葡萄呢？”

“没有。”

“葡萄酒呢？”

“没有，一瓶也没有。”

“这么说它什么也没有运来？”

“运了牛来啦。”

“有几头公牛？”

“40头。”

“有几头山羊？”

“一头也没有。”

“有几只母鸡？”

“一只也没有。”

“这么说它什么也没有运得来？它运来了栗子吗？”

“没有。”

“我知道栗子生产于寒带的国家，杏仁出产于热带的国家，这里的菩提树长得好吗？”

“我没见过一棵长得好的。”

“它运了菩提树……石榴树……杏仁来吗？”

他反复三次向皮隆重复询问一样东西，就像那些失去了记忆的人一样。人们可以看出，皇上只是在不断地，反复地提出一些问题。

从昨天开始，他的听觉便变得越来越坏了。人们必须很大声的讲话，甚至要像对聋子那样对他高声大喊，这种情形是我从未见过的，虽然多年来，我知道他有点耳背。中午，人们给皇上端来了汤，一只鸡蛋，一片饼干和一匙葡萄酒。安东马尔西还给了他三匙咖啡。蒙托龙似乎这样说：“让皇上吃饱，他才能恢复体力。我有一些东西要给他签字呢——这是把医生介绍给皇后的介绍信。”

这天早晨，他问了20次是否可以喝点咖啡。“不行，陛下。”……看到这位一度那么可畏，那么骄傲、武断地发号施令的人恳求喝一匙咖啡的情景，我的眼泪不由夺眶而出。他像孩子一样驯顺，一再要求着被人拒绝的东西而毫无怒气……这就是伟大的拿破仑：可怜而又低声下气。

从1点到3点，每隔一分钟他就要重复问一个问题：“最好的糖酱是什么？是柠檬糖酱还是杏仁糖酱？”

马尔商：在他（蒙托龙）离开之前。他把我唤到一旁，交给我两封信的草稿，说是皇上叫他起草的，要我拿去誊清，等他回来时，他就要把这两封信拿给皇上签字，因为如果今天不签字的话，明天也许就签不成了……我把抄好的信件交给蒙托龙伯爵时说，我按照信稿的样子，把写信的日期写为4月25日，虽然今天是29日，如果我已经把这两封信耽搁了的话，那是因为蒙托龙伯爵的缘故。在他出版的那两卷有关圣赫勒那岛的生活的回忆录中，他的记忆是时常出错的。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说这两封信是皇上口授给我记录的，这不是真实的情况。这两封信是蒙托龙伯爵的大作品……

4月30日

安东马尔西：上午9点，病人的热度几乎全褪了，他很安静。脉搏微弱，搏动次数在85—91次之间……贴在大腿上的起泡剂毫无效果，贴在上腹部的也没有引起病人痛楚的感觉，病人根本不知道上腹部敷有起泡剂。中午：喉

咙里有火烧的感觉。下午3点，热度又升高了……

贝特朗：“古尔高在哪儿？”

“在巴黎。”

“他为什么走了？”

“因为他有病。”

“经过我的允许吗？”

“是的，陛下，你甚至还写了一封信给他。”

5月1日

马尔商：

11点时，贝特朗夫人被允许来到皇上床边……皇上跟她谈了几分钟，接着就请她回去。她遵命退出，以免使皇上过分疲劳。我陪着她在花园里走了好远，她忽然抽泣着说：“从上次我见到皇上以来，他变得多么厉害啊！……皇上曾经忍心他说不让我见他，我现在很高兴又重新得到他的友谊。不过，要是让我去服侍他，我会觉得更加幸福。”当时，阿纳特医生和安东马尔西医生都在图书室里睡觉。

安东马尔西：脉搏微而急，每分钟超过100次以上……最坏的症状又逐渐缓和，到早晨时病人又十分安静了。中午：打嗝的症状比往时更加严重。

贝特朗：“奥默阿拉在这里吗？”

“他被赶走了。”

“啊！我没有看到他的，你见过他了吗？”

“见过了。”

“他向你说了再见吗？”

“说了。”

“谁叫他离开的？”

“总督。”

“为了什么？就因为他跟我们太亲近了吗？”

“是的。”

“这么说他回不来了？”

“是的。”

“我们收到他的什么消息，急吗？我们知道他正在伦敦干什么吗？”

“不知道。”

“还有巴尔坎，他在哪里？”

“他也被赶走了。”

“什么，赶了，什么时候？”

“几个月前。”

“他的妻子也走了？啊，这事多奇怪啊！什么话，她也被赶走了。”皇上把这句话反复念了十遍。

5月2日

安东马尔西：凌晨两点，皇上的热度又升高了，发着呓语……突然他爬起来，要出门到花园里散步；我走过去想他把抱住，但他的双脚已经移动了，还没等我走到他的面前，就跌倒在地上。中午：病人又恢复了意识，频频地打嗝。这是一个自然的警报……服了一份拌了几滴鸦片和醚的桔子水……拿破仑再也不能忍受灯光的刺激，我们不得不在完全漆黑的房内扶他起床，改变着他的卧床姿势，按他的要求使他躺得更舒服点……大元帅已经

累坏了。蒙托龙也是一样，我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同意了生活在龙坞宫内的法国人反复的要求，答应让他们来分担我们忧伤的责任……皇上被感情激动的人们一个个地抚摸过；皇上把他们托付给了他的官员们，告诉他的官员不要忘了这些曾在龙坞宫里生活过的人：

“还有我的那些中国人！也不要忘记他们。给他们每人几十个拿破仑金币，我也该向他们告别了。”

贝特朗：11点左右，皇上又喝了加糖的桔子水。“我的伙伴们！这是什么东西？”“桔子水。”啊！我知道了。过了一会又说：“就是它坏了事的。”

5月3日

安东马尔西：上午8点45分，皇上高兴地吃了两块饼干和一只蛋黄，可是他仍很衰弱，嗜睡，打嗝，时时作呕，呕吐的程度逐日加剧。使用了常用的止痛剂。哈德逊突然大发慈悲，认为鲜牛奶可以解除这种症状，便送了些鲜奶来，阿纳特医生很赞赏他的上司的灵感，决定一试，我则完全表示反对……我们进行了剧烈的争论……我成功地制止了给病人喝牛奶的行动。

马尔商：皇上除了加点葡萄酒的糖水之外，什么也不喝。我每次把这种饮料端给他，他就露出满意的神色说：“这东西好，这东西实在好！”

贝特朗：整个白天，不管人们端给他喝的是葡萄酒还是加糖的桔子水，他都说是同样的饮料。

安东马尔西：中午：脉搏增加到每分钟110次，体温比正常的高得多。拿破仑喝了大量的糖水。

马尔商：同一天，两点钟的时候，当我正单独跟皇上在一起的时候，圣一丁尼走进来说维格那里神父正在找我。“皇上通过蒙托龙伯爵传话说他要见我”，神父说，“但是我必须单独跟他在一起。”神父穿着便服，在衣服下边似乎藏着什么东西。我不想去猜测那是什么，也许他是来履行某些宗教仪式的。

安东马尔西：下午3点，打嗝声连续不断，声音越来越响。拿破仑召来他全体的随员，他对他的几位遗嘱执行人说：“我就要死了，你们将回欧洲去了。我要对你们今后的行动提点忠告：你们已经跟我一起分享了流放的苦难，在我的记忆中你们都是些忠实：

的人。你们不要做什么负我的信任的事情……忠实于我们所捍卫的信念，忠实于我们所赢得的荣誉。否则，你们只能得到耻辱与混乱。”

贝特朗：阿纳特说，医学界的人士将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能让皇上一连三天停止肠胃的活动？像这样的病人不是需要服药，就是需要灌肠……安东马尔西拒绝采取这些措施，并说他要承担责任……阿纳特则坚持他的意见。

马尔商：我返回皇上身边时，发现他双目紧闭，一条手臂伸出来垂在床边，我单膝跪下，吻着他的手和他那紧闭的眼睛……我依然独自一人，站在皇上的床边，我忍住了悲泣，但是却让泪水夺眶而出……

贝特朗：两点半左右，总督前来看望蒙托龙将军。他说，他的政府指示他在皇上生命垂危的时候，派岛上最好的医生和海军的医生……索特和密特查尔两位医生要求见蒙托龙将军，蒙托龙在他的房间接见了他们。

安东马尔西：我向索特和密特查尔描述了病人的病状，他们觉得不满意，都想亲自去看看拿破仑眼下的情况。我对他们断然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支持阿纳特医生的建议，要给病人服一剂10谷剂量的泻药甘汞，我大声反对这个处方：病人的体质太弱了，这样做除了使他更加疲劳之外，一点也没

有好处。可是我只有一人，他们却是三人，在人数上超过了我。

法国监督官蒙德查努侯爵：医生们的争论被提供蒙托龙参考，蒙托龙站在英国医生们一边，甘汞这种泻药终于被采用了。

马尔商：商量的结果，大家请求我负责把甘汞这种药物给皇上服食。我对大元帅和蒙托龙伯爵说，皇上曾经断然地对我吩咐过，凡是未经他同意的饮料和汤药都不要端给他吃，我说他们应该记得皇上对安东马尔西医生在相似情况下的那个提议，曾经生了多大的气。“你说得不错，毫无疑问”，大元帅用他平时对我的温和态度对我说，“这是最后的办法了。我们的良心不能使我们放弃每一种可能救他性命的人为的手段。”大元帅的这句话使我鼓起了勇气，当皇上要我给他喝饮料的时候，我便把甘汞这种药粉拌在加了少许食糖的水中、当作糖水端给他喝。他张开嘴巴，艰难地吞咽着，又徒然想把它吐掉。他转向我，用一种那么深情的责备的声调，非常痛苦他说：“你也在欺骗我么？”

贝特朗：贝特朗对维格那里先生说，当皇上想见他的时候，就来看看皇上，不过不要跟他呆得太久，这样皇上的那些诽谤者和敌人们就不能说这个皇帝，这个曾经那么强有力的人物，在临死时也像一个圣芳济会的僧侣一样要一位神父跟他呆在一起——维格那里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安东马尔西：晚间 10 点，第一剂 10 谷甘汞服下后仍不见有什么效果，医生们又提议再服 10 谷。我不管我的言语是否会令人不愉快，正式反对这个提议。。

贝特朗：11 点半，当阿纳特和安东马尔西还在相持不下的时候，皇上的肠胃开始活动了。他属下的大便是黑色的，份量比他在一个月里的所有粪便的总量还要多。

圣·丁尼：那剂甘汞已经产生了效果，皇上排出大量的黑色物质，像柏油一样又粘又黑。由于皇上体质太弱，他无法起床，只能像前两天做过的那样，让他躺在床上方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是换掉他的床单。不过这样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站在铁床的两侧，把双臂垫在皇上的背后，用手把皇上轻轻抱起，以便让马尔商把那床厨满了病人粪便的床单换掉。因为皇上这时的身体还很笨重，我没有地方可以站脚，所以要换床单也是很困难的。

贝特朗：也许这次皇上会得救了。

5 月 4 日

安东马尔西：凌晨 1 点半钟，病人完全垮掉了。出冷汗，脉搏时快时慢，几乎触摸不到。小便频频，整个夜间都是这些症状。在症状较平缓的间歇时间，皇上便喝点桔子水。天气坏得怕人，雨下个不停，风似乎要把一切东西都刮跑。拿破仑惯常坐在它的树荫下乘凉的那株柳树已被刮倒。我们的花园被摧残得七零八落，一棵孤单的橡胶树被一阵狂风暴雨连根拔起，摧倒在泥泞中。皇上所喜爱的树木花草，没有一株能幸免于难……他的虚弱的情况有增无减。而且是全身性的。

马尔商：皇上拒绝了一切给他服食的药物；他继续饮用加了葡萄酒或桔子水的糖水——这是他唯一同意饮用的饮料；每次我把这种饮料端给他喝的时候，他总用这句说：“这东西太好啦，我的孩子。”

安东马尔西；上午 7 点半：打嗝声继续着，声音也越来越响。病人拒绝服用任何药物……后来他喝了许多拌水和糖的桔子水……发出冷笑声，双眼

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贝特朗：6点半钟，解大便……非常衰弱，……10点三刻：“喂，贝特朗，我的朋友。”中午，又解了一次大便。一点半，他对每个人望了一眼；每次解大便，排出七八次稀薄的粪便。两点半钟，又排了两次稀粪，两次相隔5分钟。排粪……蒙托龙和贝特朗接见两位医生。医生们说，总督要他们在今夜来看看皇上，因为利用夜间的黑暗可以让他们接近皇上，给他按脉，触摸他的腹部，等等……8点钟，又排了大量的粪便。

阿纳特给哈德逊·洛的报告：夜间9点：我刚刚离开迅速入睡的病人。他显得比两个钟头前的情况更好。他不再打嗝了，他的呼吸自如，在白天时间，他已经吃下了像他这种情况的病人所能吃下的相当数量的滋补品了。

贝特朗：9点半钟时，安东马尔西认为他将坚持不过午夜了……在这最后的时刻，一直到白天到来的时候，他才动了动身子。他对苍蝇特别敏感，在最后这一天，它们有两次叮得他呻吟起来。

马尔商：晚上10点左右，他似乎在挂得很低的蚊帐里睡着了。我站在他的床边，观察着他的最轻微的响动。这时，那两位医生和蒙托龙伯爵以及大元帅在火炉边低声谈着话。皇上想呕吐了，我立刻拉开蚊帐，端过一只小银盆。他吐了一些黑色的东西在银盆里，吐完之后，头便落回枕头上。

5月5日

安东马尔西：这一夜真是太难过了。病人全身疼痛，呼吸困难……凌晨5点半，拿破仑仍然说着胡话，他竭力地断断续续他说：“Tete……armee。（首脑……军队……）”

贝特朗：有些话我们听不清，而“谁后退”和“军队的长官”却听得清楚。

蒙托龙：“法兰西，军队，军队的长官，约瑟芬。”

马尔商：“法兰西，我的孩子，军队。”这是我们听得到的最后几个词。

贝特朗：整个夜里，呻吟声多于打嗝声，有时呻吟声大得把在病房里打瞌睡的人都惊醒了。

马尔商：6点正，紧闭的双眼睁开了，大元帅传话给贝特朗伯爵夫人，告诉了她皇上的病况；她在7点时来到病房，在他床边摆了一只扶手椅，她整天就坐在这椅子上守着。

阿纳特给哈德逊·洛的报告：上午7点，他处于垂死状态。蒙托龙请求我不要离开病床边，他希望我会看到拿破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情景。

安东马尔西：我原以为他生命的元气已经完全耗尽了，但是他的脉搏又慢慢地跳动起来……只听深深地一声叹息：拿破仑仍然活着……接着发生了一场在他长期卧病过程中最可悲惨的一幕。贝特朗夫人自己尽管也疾病缠身，还是不离拿破仑病榻一步。她先派人去唤来她的女儿奥坦丝，接着又唤来他的三个儿子，叫他们一起来最后看一眼这位威严的病人，他曾经是他们一家人的恩人。自从孩子们上一次获允看望拿破仑以来，大约有50天了。他的眼里充满泪水，带着惊恐的神色，在他那张苍白的、走了样的脸上，寻找以前他们时常在上面看到的尊贵、仁慈的笑容。可是这四个孩子立刻扑到床边，抓住拿破仑的双手，吻着，吸泣着。他们的泪水把那双手都沾湿了。小拿破仑·贝特朗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的场面，向他的感情投降——昏倒了。我们只得把孩子们从床边拖开，把他们带到花园里去。

马尔商：8点正，在皇上周围服务的法国人，由于各人担负着职务使他

们不能在平时接近皇上，这时都进入病房……跟我们一起围绕在他的病床边。

贝特朗：在场的 16 个人中，有 12 是法国人。

安东马尔西：上午 10 点半，我正焦虑地触摸皇上的脉搏的时候，纳维拉兹走进来了。他脸色苍白，披头散发，根本变了个样子。这个可怜的人，因为肝炎和发烧整整病了 48 天，这时刚刚开始复原，他得知皇上的病状，便想再一次看看这位他为他服务了这么长久的主人。我企图支使他走开，可是我一开口，他就激动起来了。他认为皇上正处在危险中，他是应召前来救驾的；他不会丢弃皇上，他要为他战斗，为他去死，他是豁出去了。我向他的热情致敬，使他安静下来，又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马尔商：我们的眼光都盯在那颗尊严的头上，只是想在安东马尔西医生的表情上探寻有无希望的时候，才把眼光从这颗头上移开。一切都白费了，残忍的死神已经来了。

贝特朗：从 11 点到中午，阿纳特在他的两只脚上敷了两张芥子膏，安东马尔西也在他身上贴了两张起泡剂，一张贴在胸部上，一张贴在腿肚上。皇上又叹了几口气。两点半钟时，阿纳特命人把一只装满热水的瓶子放在他的腹上。

阿纳特给哈德逊·洛的报告：下午 3 点，手腕上的脉搏已触摸不到了。体表的热度正在消退。

安东马尔西：我端来拌了桔子水和糖的饮料送到他的唇边，但是他的牙关紧闭，呼吸越来越快，越来越困难了。

马尔商：傍晚 5 点 50 分，我们听到报道日落的大炮声。太阳最后的一道光线消失了。阿纳特医生盯着他的怀表，计算着拿破仑每两次叹息声间歇的时间：

15 秒，30 秒，1 分钟过去了；我们等着，但是白等了。拿破仑的双眼突然睁开，站在皇上枕头边的安东马尔西医生，感到了皇上最后的一下心跳，在脖颈的地方响了一下，双眼便立刻闭上了。

安东马尔西：拿破仑的两只眼球在上眼睑下面翻了一下，脉搏消失了。这时离 6 点尚差 11 分钟。拿破仑完了。

阿纳特给哈德逊·洛的报告：5 点 49 分，他呜呼哀哉了。

这一天，马尔商，贝特朗等都太紧张，太忙碌了，巨大的悲痛使他们忘却了这斗室之外的天气变化。

这一天，一场强劲的风暴猛烈袭击了这个南半球海岛，将岛上许多大树连根拔起。巨大气流卷起冲天的海浪从四面八方涌来，凶猛地撞击着岸边的岛石，岛上的居民都感到了似乎是世界末日的来临……

似乎正是这股强劲的狂风带走了拿破仑的一代英魂。当它刚刚掠过龙坞宫长空时，拿破仑便立即进入了昏迷状态。几个小时的风暴停息后，太阳又放出一阵灿烂的光辉，接着便沉入海洋，这位伟人也恰好停止了呼吸。

这次风暴与 51 年前拿破仑出生时忽降的雷雨一样，是那样忽如其来，似乎预示着拿破仑那疾风暴雨式的短暂一生。

### 三、迟到的胜利

圣赫勒拿岛的不屈抗争终于在拿破仑死后迎来了迟到的胜利，锁在南半球岛石上的现代普罗米

修斯的神话再次征服了欧洲和法国……

1840年，当法国举国致哀迎回这位伟大的皇帝的亡灵时，他昔日的元帅蒙塞老泪长流他说：“现在我可以安心地死去了……”

当确信拿破仑已经死去之后，洛爵士和当时在圣赫勒拿岛日夜监视拿破仑的各国代表纷纷向自己的国家报告了这一消息。

消息传到欧洲，却已是两个月之后的事，而这期间马尔商、贝特朗等人按照拿破仑的生前吩咐为他办理了丧事，5月27日，才最终离开圣赫勒拿岛，搭乘英国“骆驼号”返回欧洲。

7月25日，也就是“骆驼号”在海上航行的第59天，路易·马尔商被唤到夏尔——特里斯坦·德·蒙托龙伯爵的舱房里去。骆驼号的船长刚刚告诉蒙托龙，说这种船已经进入了欧洲的水域。这正是拿破仑安排好拆读他的遗嘱的时间。在蒙托龙狭窄的舱房里，马尔商和他的两位伙伴，也是拿破仑的遗嘱执行人——曾经担任拿破仑皇帝的宫廷大元帅的亨利·格拉丁·贝特朗和蒙托龙聚集在一起，在场的还有神父安格罗。维格那里，他是亲眼看着拿破仑在他的遗嘱上签字的证人。

蒙托龙和贝特朗是留在拿破仑身边伴他一起度过全部流放岁月的唯一两位官员。在那段艰难的流放岁月中，这两人曾经为了博取拿破仑的欢心而互相竞争。在最后几个月里，这位英俊文雅的贵族蒙托龙，终于压倒了一位沉默寡言、不善交际的贝特朗，虽然贝特朗替拿破仑服务的时间比蒙托龙要长得多。蒙托龙已经被指定为他的遗嘱的首席执行人，并被委托负责保管这份遗嘱。现在他已经完全胜利了：他就要在他的对手默默坐在他面前的时候来宣读拿破仑的遗嘱了。

蒙托龙刮掉拿在他手里的那份文件上的封蜡，开始用钦差宣读圣旨一样的声调，流利地高声朗读起来，路易·马尔商听着他的主子的遗言，他的心不由得又回到四个月前，拿破仑挣扎着撰写遗嘱的那些个日日夜夜。在最后的这几个月间，马尔商几乎没有离开过拿破仑的病榻一个小小的流放者的居留地中，他比其他的人更清楚拿破仑所受的痛苦如何一天比一天地加深。马尔商记得，拿破仑几乎是勉强地支持着身子，在那张铺了一床一床被单的铁床上，写下这些字迹难辨的遗嘱的。他的遗嘱一再因突发的痉挛而不得不半途中断。床单上染满了呕吐和墨水的污迹，拿破仑勉强用力支持欲倾的身子继续写着。他必须给围在他身边的人们，也给他曾经统治过的欧洲，写下最后的几句遗言。

蒙托龙在他的小舱房里宣读的拿破仑留下来的这份文件，正是这三人所期望听到的。即使拿破仑躺在病床上，他还是这个流放队伍的主宰。在遗嘱中，他将自己的遗产都分赠给那些与他共过患难的下属作为纪念。就连他记忆所及，在他的事业的早期阶段为他服务过的人们，也得到他的一笔较小的遗赠。当路易·马尔商听到拿破仑吩咐给他的遗赠时，他对主子真是感戴良深。拿破仑遗留给马尔商的遗产的确不薄，可说是金银财宝，应有尽有，这就使得这位年轻的侍从再也不必去侍候别人了。对马尔商来说，最重要的礼物还是拿破仑在遗嘱中写的一句话：“他对朕的服务是一位朋友的效劳。”被这位伟人称为“朋友”是任何金银财宝都不能相比的荣誉。遗嘱中的另一项条文，也一定使这位英俊的、卷发的马尔商感到很得意，因为他听后就脸露笑容。当然，当蒙托龙读到拿破仑的遗嘱中吩咐马尔商“与朕的帝国卫队某

位官员或士兵的遗孀、姐妹或女儿结婚”的条文时，他们并不觉得惊奇，因为使他身边的人能够过得愉快的生活，正是拿破仑的遗愿。

路易·马尔商已经决定，他一定不辜负主人指派给他的责任。他将像听从生时的拿破仑的命令一样服从他死后的遗训。骆驼号经过两个月的航行，已经进入了欧洲的水域，这位年轻的侍者已经有充分的理由为他新的任务操心了。他负责保管三只密封的红木箱子，箱子里装着拿破仑的私人财物，包括他的几束头发。待马尔商回到欧洲时，就要将这些遗物分赠拿破仑的直系要属。在他的小舱房中，他也保存着几件属于他自己的纪念品。

这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流放者们的许多财物，在不久前碰到的一场大风暴中，不是被强烈的颠簸震坏，就是被甩出了舱外。在这场风暴中，马尔商也损失了几只拿破仑装葡萄酒的酒瓶子；还有一件珍品，就是拿破仑临终时他服侍他喝药用的一只玻璃杯子。最使马尔商伤心的是：这场风暴已经把他保存的圣赫勒那岛的最后一件有生命的证物——一枝从拿破仑的墓地上折下来的柳枝也刮到海里去了。要知道，正是在圣赫勒那岛上的那三棵垂柳的下面，埋葬着那位充满了马尔商的生命伟人的。

蒙托龙宣读的这份遗嘱，也是一件目标对准公众舆论的武器。在拿破仑被流放之后，这个舆论就对他表示了不公正的看法。他一度占据的宝座已经失去了，欧洲各国的军队也不再受他指挥了，不过拿破仑还是那个发明并善于运用这种舆论武器的一位天才。所以，在这份遗嘱中，拿破仑又使用他这个最后的武器，对那些把他送到大西洋上这个孤岛上送死的人们进行最后的一次打击，其中也包括对他猜测的监守者，也就是英国总督哈德逊·洛的攻击。

“朕死得太早了，朕是被英国的政治寡头和它的帮凶们谋杀的。”

正如拿破仑在几年前所期待的，在圣赫勒拿岛，一直未曾间断的斗争，便作为受难者的拿破仑比作为征服者的法国皇帝在欧洲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在那些渴望自由，崇拜英雄的人们心中，在南半球饱受苦难而今已英年早逝的拿破仑已成为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盗来了革命之火，照亮了欧洲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之路，而他自己却被那些反动而凶残的君主们锁在遥远的孤岛，默默地忍受着屈辱和痛苦……

拿破仑的不屈抗争终于在他死后迎来了迟到的胜利，尽管这一胜利才刚刚开始到来。

8月2日——蒙托龙对另外两位遗嘱执行人宣读遗嘱之后一星期，骆驼号在朴茨茅斯下锚了。还在骆驼号到达港口之前，路易·马尔商就注意到，船上的鲜肉来源只剩下两只绵羊了，拿破仑的死讯，已经由那艘快船在一个月前带到欧洲大陆来了。在港湾里，当流放者们等待着上岸的命令的时候，马尔商忽然像做恶梦一样看到那条“诺桑伯兰号”——就是6年前把他们载往圣赫勒那岛去的那条英国兵船，也正好在这个港里停泊着。

允许上岸的命令下达以后，马尔商便从船上搬下他那三箱用铅封实的纪念品。许多群众友好地围着他，热切地向他提出许多有关圣赫勒那岛的问题。马尔商觉得很惊奇，在热情的英国人中间移动着。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英国人必定是反对他们本国政府对待拿破仑的方式的。事实上，就是在拿破仑对英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那些年月里，在英国的自由主义者里边，就有一股对法国革命的化身拿破仑表示赞许的潜流存在着。现在，拿破仑已经死了，对他说几句好话也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英国政府的股票价格，拿破仑死

于圣赫勒那岛的消息到达之后，却上升了不少。）

马尔商很快就获准回法国去。10天后，他便和三个从圣赫勒那岛回来的助手，带着他的几只箱子，乘船前往加来。马尔商担心的是他的这些宝贵的纪念品，将如何通过法国的海关。那位海关负责人随便提起一只箱子，命令马尔商打开。这只箱子里装的是拿破仑的衣服，马尔商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写道：“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在这只被打开的箱子里，皇帝那顶饰着大革命三色帽徽的神帽，就摆在一套帝国卫队的制服上面；而在这套制服上，还可以看到饰着‘荣誉军团’的徽记。”有两个海关工作人员，并不理会马尔商不高兴的神色，要动手翻箱子里的东西，可是被那位海关官员拦住了。“这都是些应该让它们安静地休息着的东西。”他对马尔商说。三天后，马尔商回到巴黎，幸福地与全部健在的家属团聚了。

当流放者们回到他们的故国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个沉默的法兰西。在拿破仑统治法国的那15年中，他曾经把法兰西的荣誉推到顶峰，后来，又一败涂地。当其时，法兰西对他的感情可说是有点狂热的。可是此刻却不是人们表达感情的时候。在路易十八的波旁王朝的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去了解，拿破仑对法兰西的统治的精神力量是多么强大，而他们自己对法兰西的实际统治却是多么虚弱。这时候，距离拿破仑从他的第一次流放地厄尔巴岛重返法国，不费吹灰之力地把波旁王朝再度推翻，只不过六个年头。要是拿破仑尚活在人世，这种事情可能还会发生。就在拿破仑被囚禁在圣赫勒那岛的这些年间，波旁王朝就一直对波拿巴主义的阴谋家们进行清查。大多数的波拿巴主义者，只能在梦幻里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如今，拿破仑的死讯使他们的统治得到了最后的保证。正如拿破仑的一位老部下弗朗丁·德·奥多阿上校在他的回忆录里所写的：“只有这个时候，他们自己才敢这样认为，他们的宝座是可以稳坐无忧的了。因为即使拿破仑被囚禁在遥远的大西洋中的孤岛上时，这个巨人还是像海妖一样使他们时时发抖，就像做着无休无止的恶梦一样。”

尽管波旁王朝私下里享有了如释重负的快乐，但是他们并不敢公开表露出来。官方的《警戒者报》在第二版发表了这么一条不起眼的官方新闻：“据英国报纸消息，波拿巴已经死去。”优柔多病的国王路易十八兄弟德·阿尔特瓦伯爵也同样保持缄默。德·阿尔特瓦在他自己受流放期间，就曾花了许多功夫，策划谋害拿破仑生命的阴谋活动。德·阿尔特瓦本来就是一个顽固的阴谋家，不过就连他也深知，不能对他这个不共戴天的仇敌的死公开表示幸灾乐祸。

除了对自己的友人之外，法国人民都害怕公开表露自己对拿破仑的感情。凡是敢于公开表示对拿破仑的悼念之情的人都遭到了麻烦。有一位叫柯里尔的宝石商，因为在他出售的一种小首饰上刻了这么一句话。“哭泣吧，法兰西人，那位伟人已经不在。”便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他为自己抗辩的理由是：他哀悼的那位“伟人”，指的是一年多以前被暗杀的国王的侄子贝利公爵。（他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许多人——特别是乡下人，则根本不相信拿破仑死了这个消息。6年来，各种各样的谣传真是应有尽有：有的说拿破仑被枪毙了，被绞死了，被闷死了，被推下峭壁跌死了，等等；有的说他已经逃出了圣赫勒那岛，现在住在美国，正带领着一支土耳其人的军队跟法兰西开战……一年之后，从一处边远的法国乡间传来的消息说，拿破仑据说就住在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里；农民们报告说，他们看见拿破仑骑在马上，

打扮得就跟一位修士那样。

拿破仑的死讯一从伦敦传出去，不到一个星期便传遍了整个欧洲，它使那些在战争中多次被拿破仑击败的各国君主们都松了一口气，而使那些呆在家里，期望着那位“大革命的化身”时来运转的人们感到悲痛。在巴马，那位奥地利公主，也就是拿破仑离弃了皇后约瑟芬之后，因政治上的理由而与之结婚的玛丽·路易丝，从报纸上得悉了她丈夫逝世的消息。玛丽·路易丝仗着她的奥地利皇族的身分，没有被送去跟她丈夫一起过流亡生活——不论是拿破仑第一次短暂地流放于厄尔巴岛，还是第二次流放于圣赫勒拿岛。现在她决定举行悼念仪式。她甚至不顾她的情人的劝告，一定要在追悼仪式上宣布死者的名字。她选在8月15日内伯尔的孩子生日这一天举行悼念仪式，因为这一天也正好是拿破仑满52岁的生日。拿破仑10岁的儿子和继承人——也即世人熟知的那只雏鹰小罗马王，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便无声地饮泣着。

在罗马，拿破仑的母亲，令人敬畏的皇太后，开头并不相信这个消息。还在几年之前，有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已经使她相信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她的儿子根本就不在圣赫勒那岛，他已经被诱骗到一处不知名的地方去了。等她确信儿子的死讯是确实无疑时，她便昏过去了。她沉默了两个星期之后，便给英国外交部长卡斯尔雷爵士写了一封信，要求将她儿子的尸体送回来。卡斯尔雷置之不理。拿破仑的爱妹，也就是那位漂亮而任性的波利娜，这时也住在罗马。她听到哥哥的死讯只有五天，便写信给英国政府，要求准她到圣赫勒那岛去，“跟皇上在一起，听一声他最后的叹息。”她的信是7月11日写的，距离她哥哥逝世的日期已经两个多月了。

不久，莱蒂齐亚写信给德茜蕾道：“亲爱的孩子，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拿破仑皇帝已于1821年5月5日去世。吾儿在自传中说，‘德茜蕾是朕的第一位情人’，这句话若是给你带来麻烦，可以删去。”

这时，瑞典国王查理十三已经驾崩，阴险的贝尔纳多特继承王位。身为瑞典王后的德茜蕾得知噩耗后热泪盈眶，心潮澎湃，做梦也想不到拿破仑竟会一命归天，而且临终时对自己始终情思绵绵，想到这里前含泪挥笔道：“惊悉噩耗，不胜悲痛，深表悼念，万望节哀。皇帝视我为第一情人，我甚感欣慰，务请在自传里保留这珍贵的友谊。”写完信后对副官说道：“我想在拿破仑的墓前种些花卉，以资悼念，快去把所需款子交给英国大使！”

波拿巴家族命赛运乖，不久，约瑟夫、埃利兹、波利娜相继去世，莱蒂齐亚悲恸过度，积劳成疾，亦于1836年2月2日在罗马逝世，享年86岁，临终时说道：“所有人皆称我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谁知毕生饱经沧桑，倍受痛苦。我从不看重宫廷的威严与豪华。如果我的儿子稍微听取我的意见，就不至于落到如此地步！”

尽管在法国人们只能在心里悼念拿破仑这位伟人，但在罗马，人们却将对这位生前无比热爱意大利，给意大利人带来自由和统一希望的英雄的怀念寄托在这位母亲身上。罗马人为这位英雄的母亲举行了令欧洲君主为之侧目的盛大葬礼。

在圣赫勒拿岛的流放者们一回到法国，就力图接上他们那条中断了六年的生活的线索。贝特朗一家回到沙托鲁，在警察的监视下过日，所会见的熟人寥寥无几。蒙托龙到布鲁塞尔跟他的妻子儿女相会（他们是在两年前离开圣赫勒拿岛的），然后回到巴黎。安东马尔西医生则在欧洲兜了个圈子，护

同波拿巴家族的人收取据说是拿破仑该付给他的薪金，可是成就不大。

路易·马尔商则在奥色尔定居下来。这位旧日皇帝的侍从，仍然有责任为他的主子效劳。在他那几只箱子里，保存着他从死后的拿破仑头上剃下来的头发。按照拿破仑的吩咐，马尔商用这些头发为玛丽·路易丝皇后织了一只手帕，又为拿破仑的儿子编了一条表链。他还用这些头发缠着一个一个金质大奖章，分寄给波拿巴家族的许多成员：包括拿破仑的母亲、叔伯、舅氏、兄弟姐妹，以及侄儿侄女们。为了确保没有其他人的头发混进拿破仑的这些遗发中去，马尔商的封发工作全部是在他家里完成的。接着他就准备完成拿破仑交给他的另一个不同的任务，也就是那位皇帝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与朕的帝国卫队某位官员或士兵的遗孀、姐妹或女儿结婚。”对于这条遗训，马尔商已不想违命，而在圣赫勒那岛的时候，拿破仑曾禁止他跟一位替皇帝带孩子的侍女结婚，他当时却表示了很强烈的反感。马尔商回到法国两年后，便跟原帝国卫队的一位将军的女儿米查尔·玛西尔·伯莱耶结了婚。

路易·马尔商并没有把从拿破仑头上剃下来的那些头发作为给他家族的纪念品全部用完。他也为自己留下了一绺拿破仑的头发作为纪念，并及时地将这绺头发连同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一起，传给了他的亲生女儿——也就是他与米查尔·玛西尔所生的女儿。

然而，他们并没有等多长时间，死后的拿破仑对法国人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甚至超过了他生前的任何时候。在他死后的3年零4个月，幸灾乐祸的波旁王朝便寿终正寝了，代之而立的“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与波旁王室虽有血亲关系，但在政见上却不那么一致。

这位自姓“平等”的国王决定不再阻挡那看来是不可抗拒的波拿巴洪流，于是便在旺多姆圆柱顶上重新竖立了拿破仑像，一股前所未有的拿破仑热以在盖地之势席卷了法国。

在证得英国人同意之后，菲利普国王派儿子儒安维尔亲王去圣赫勒拿岛迎回拿破仑的遗骸。

1840年10月13日，南大西洋上空乌云密布，风暴骤起，大雨倾盆，波涛汹涌。法兰西“美女”号舰船劈浪斩波向圣赫勒拿岛驶来。船靠岸后，儒安维尔、贝特朗、马尔尚等人神情肃穆、步履沉重地踏上甲板。蒙托龙因谋反被捕，正在国内吃官司，不能同来。

英国总督见法国客人到来，寒暄了数句，带着来人到了天竺葵谷，说道：“到了！”这时，雨过天晴，惨淡、软弱的太阳爬出云层，山峦、树林、栅栏、岗亭蒙上了一层淡黄色彩。拿破仑墓前杂草丛生，柳树叶开始枯落，晶莹的雨珠在阳光下闪烁。

“墓在何处？”儒安维尔望着眼前的荒山老树、萧条景象，不禁皱起了眉头。总督忙命人锄草，亲王指示分拔野草，以资纪念。当石碑终于露出时，儒安维尔垂首肃立，周围的人一一仿效。

14日，晚上10时30分，正式开始启棺。10余名壮汉用铁铲、镐头刨掉松土，掀起一块块压在上方的保护石板，用尺量了墓穴：长3.46米、宽2.42米。子夜1时30分，镐头碰到了异常坚硬的物体，发出清脆的“叮”之声，划破了静谧的夜空。这时，皎月悬空，繁星似锦，众人趁着大好月光，轮番加紧挖掘。

15日上午9时，墓室的轮廓清晰可见，亲王、总督、士兵、百姓，不约而同围了上来，不少人失声痛哭。9时26分，最后一块石板被掀开了，墓室

内桃花心木的棺材虽然潮湿，但完好无损。医生首先跳进墓室，洒氯水消毒；神父边洒圣水，边祈祷；接着，10名心怀崇敬的大汉起出灵柩，开棺验尸。

棺盖被打开了，众人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门上，有人叹息，有人哭泣。医生轻轻地拽起裹着尸体的白缎子，只见拿破仑安详地躺着：头部硕大，天庭开阔；脸色惨白，肌肉松软；双目紧闭，睫毛稀落；鼻梁挺直，惹人喜欢；胡须犹长，微呈蓝色；嘴唇咧开，白牙外露；下巴未变，魅力犹在；骨骼完好，下肢略损；指甲见长，无须见怪；靴子开缝，脚趾可见；衣帽鞋袜，依然如故。

“赶快盖上盖，否则会腐烂的！”总督命令道，接着让人把灵柩装入一大铅制棺中，只见上面写道：“拿破仑，皇帝和国王，死于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

4匹马拉的灵车载着盖上饰有银十字和金蜜蜂的丝绒布的灵柩，在儒安维尔、贝特朗等人的护送下徐徐向码头驶去。街上鸦雀无声，岛民肃立两旁，目送拿破仑遗体归还故里。炮台、军舰上枪炮轰鸣，向昔日的皇帝致意。

到了港口，灵柩被搬上了法国军舰。总督向亲王移交拿破仑的遗物道：“殿下，拿破仑属于法国人民，其遗物应随他而去！”儒安维尔致谢道：“总督阁下，拿破仑在贵岛上安息了19年，现在他要返回祖国了。在此，我代表法国政府和人民，感谢贵国政府的关照与厚待！”

“美女”号长鸣了几下。儒安维尔带回法国的不仅是拿破仑的遗体，而是拿破仑精神！

战舰在茫茫大西洋中航行了两个多月，于12月初回到法国。儒安维尔一行日夜兼程，于14日到达巴黎，灵柩暂停塞纳河纳伊桥下。帝国军队的幸存者翻箱倒柜，找出戎装，穿在身上，不少人撑着拐杖，冒着摄氏零下8度的严寒来到停灵处，升起篝火，蜷缩在大衣里面，闭上双眼，重温昔日战斗年代的荣耀。

灵车长、宽10X5米，高10米，周围饰有花环、黑纱和金蜂丝绒，由16匹披挂金甲的高头大马拉套，数名身穿丧服的先帝侍从在一旁牵马。

巴黎十室九空，市民争先恐后以睹皇帝归葬为快。钟声敲响。人们热泪长流，迎接着这位心目中的英雄。昔日的拿破仑帝国元帅蒙塞如今已是87岁的老人，他一直焦急地盼望着这位统帅的归来，他反复对医生说：“大夫，请让我多活几天，我一定要等皇上回来。”现在这位老人正坐着轮椅守护着皇帝的灵柩，默默地流泪。当葬礼进行到尾声时，他激动他说：“这一来我可以死而瞑目了这一隆重的迎灵行动将当时法国和欧洲许多地区的拿破仑热推上了高峰，不久，拿破仑的侄子——路易之子路易·波拿巴便享受了他这位无与伦比的大伯一生最后一次胜利果实，建立了拿破仑第二帝国。

## 第四十三章 难以猜解的死亡之谜

### 一、尸体解剖中的疑点

拿破仑临终要求解剖自己的尸体，他对私人医生说：“你决弄不清我得的是什么病！”  
解剖尸体的7名医生对拿破仑的死因莫衷一是，留下了许多难理的疑团……

拿破仑终于与世长辞了。忧伤的丧事，一下子全落在路易·马尔商身上。马尔商是拿破仑在圣赫勒那岛上5年半的流放生涯中的主要侍者。他现年36岁，从成年起，就一直服侍着拿破仑。他把自己完全献身给他的主子。他认为，他的主人是他这个时代（如果不是一切时代的话）的一位伟人。在这段漫长的，慢悠悠的流放岁月中，马尔商远远避开了龙坞宫这座法国殖民地内的一切纷争，从没想过要找一个借口以便提前离开流放地回法国去。在最后的几个可怕的月份，几乎每个不眠的早晨，马尔商都是在他主子的床边度过的。作为对他的忠心的回报，垂死的拿破仑已经将他和另外两位留在他身边的官员，选作他的遗嘱执行人。这位忠实的马尔商既已小心服侍拿破仑于生前，而今也当然要他仔细地效劳拿破仑于死后。

在副手们的帮助下，马尔商用麦油精把皇帝的尸体洗刷干净然后把尸体从被用作病房的客厅搬回皇帝的寝室去。他们把皇帝的尸体安放在他那付铁制的行军床上。这副行军铁床曾经伴随着拿破仑转战过一个一个的战场。皇帝这间小寝室，如今已被布置成一个停尸的灵堂：四壁上披挂着黑色的帷幕，祭坛上点着蜡烛，一位牧师正在念着祷文。马尔商望着他主子的脸，心中想道，拿破仑死后的容颜，好像要年轻20多岁。

“在我死后，不要马上埋葬”，拿破仑已经指示他的私人医生，“我要你解剖我的尸体……我委托你检查这次解剖的一切细节。”

当拿破仑的体质慢慢地向他患的这种神秘病症屈服的时候，尸体解剖这个念头就一直缠着他。“在你解剖我的尸体之前”，三星期前他就对他这位私人医生说，“你决弄不清我得的是什么病。”就这样，尸体解剖的时间表安排好了，时间就定在第二天下午两点钟。第二天上午，路易·马尔商一直为尸体解剖的事作着准备。在弹子房里，弹子台搭起来，拿破仑在生前时常在这座弹子台上铺开他心爱的地图，重新规划着他的新的战役。这个房间所以被选中作手术室，是因为拿破仑及其随从们在其中度过了全部流放岁月，（最初的几个月除外）的这座龙坞宫23间矮小阴暗的房间中，要算这一间最宽阔最明亮。拿破仑赤裸的尸体被扛了进来，安放在铺了一张床单的弹子台上。

快到两点的时候，手术参加者和观察员开始默默地鱼贯进入弹子房。在场的17个人中，有路易·马尔商和他的助手；两名法国官员——蒙托龙和贝特兰；驻圣赫勒那岛英国总督的代表们和7位医生。

即将开始的这场尸体解剖手术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场在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一点。英国驻岛总督哈德逊·洛已经派了他的一员官员乘上一艘速度最快的快船，把拿破仑的死讯送到英国去（不过这艘快船也要花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英国）。这个消息，是欧洲在位的君主们（不论是英王还是俄皇，不论是西班牙国王还是瑞典国王）已经等待了长达6年的好消息。如今他们总算可以在他们的宝座上高枕无忧了。

在欧洲各国的帝王中，没有一个比法王路易十八更感到宽慰的了。这个衰弱的、不得人心的国王，是拿破仑在滑铁卢最后失败后，由外国军队扶持起来继承他的家族的王位的。拿破仑曾经在 20 年间使欧洲的贵族政治坐卧不安，最初，是他作为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的将军在法国大革命的时期，接着便是他作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主宰着欧洲大陆的时期。在这 20 年间，他率领着他那支所向无敌的、征服了整个欧洲、打垮了各个封建王国的军队，把法国革命的火种带给了欧洲各国。如今他终于死了，各国的君主们可以希望，革命的思潮也会随着他的死亡一起被埋葬了。

拿破仑死了，但他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为什么这个精力沛的传奇式的人物，会在 51 岁这样的年龄过早地死去？在他流放的这几年间，拿破仑的体质是越来越衰弱了。他的这种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成了龙坞宫的法国人和他们的英国守军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导火线。流放者们咒骂圣赫勒拿岛的环境恶劣，责怪英国政府故意把拿破仑送到这里来折磨他。拿破仑的两位常备医生已经作出了“气候疾病”是他的病因和死因的诊断。哈德逊·洛——这位英国总督很担心解剖的结果会使他本人和他本国的政府受世人指责。因为他曾参加一次军法会议，听取了有关拿破仑的病因的分析。会议上有一位军医就说，折磨着拿破仑的疾病是肝炎，而肝炎正是圣赫勒拿岛恶劣的气候造成的。集中在弹子房里的这 17 个人都知道所有这一切情况，现在他们正在等着解剖手术开始。

在那 7 名医生中，有 6 位是英国人，都是军医。他们听从哈德逊·洛的告诫，全都明白他们在尸体解剖中的发现所引起的纠葛。第七位医生是弗朗西斯哥·安东马尔西，一个 31 岁的科西嘉人，受过病理学的训练，在拿破仑生命后期的最后 18 个月间，是拿破仑的私人医生。应拿破仑的要求，这次尸体解剖由安东马尔西操刀，那几位英国医生只是观察员。在人们默默无言的监督下，这位年轻的科西嘉医生开始在拿破仑的尸体上动起刀来。他剖开死者的胸腔，让胸腔里的主要器官暴露在众人面前。供医生们检查。他割下拿破仑的心脏，把它封存在一只灌满酒精的银瓶里。按照拿破仑的嘱咐，他的心脏要送给他的寡妻玛丽·路易丝。（可是那位英国总督后来却下令把这颗心脏连同拿破仑的尸体一起埋掉了。）安东马尔西又切下死者的胃，因为一般人都同意这种看法，胃部的疾病正是拿破仑致命的病症，所以安东马尔西特意把胃剖开来，让其他医生检查，安东马尔西医生还曾建议对死者的脑子的结构资料，一定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可是拿破仑的几位遗嘱执行人愤然拒绝了安东马尔西的建议，宣称除了对死因进行必不可少的解剖检查之外，决不容许对死者的尸体进行更多的破坏。在医生们完成了对各个内脏器官的检查之后，助手们使用香水清洗了那被剖开的胸腔。由于不必涂打防腐物质来保存尸体，安东马尔西医生只用一根手术针把剖开的刀口重新缝合起来。

除了安东马尔西和马尔商两人之外，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弹子房。安东马尔西要求这位侍从长帮他测定尸体的各种数据，并将他的发现记录在案。接着，这个在拿破仑生前经常帮皇帝穿戴的马尔商，在这最后的时候，又为拿破仑的遗体穿上可悲的丧服。如他后来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在另一位侍从的帮助下，给拿破仑“穿上了帝国卫队轻骑兵的全套制服。我们给他穿上了一件白色的衬衣，戴上一条穆斯林的白色领带，并在领带上套上了一条黑色的丝质衣领，用扣子在背后把衣领扣紧，他的脚上穿了白色的丝袜，穿了齐膝深的白色开丝米的骑马裤和一件同样质料的背心，外面套上整

齐的帝国卫队轻骑兵的制服，制服上缀满了各种荣誉勋章——这些勋章都是拿破仑在世时设置的，其中有“铁十字勋章”，“联合勋章”——脚上套着骑马靴，头上戴着三色徽章的礼帽。”

4点钟，也就是尸体解剖开始之后两个钟头，马尔商和其他的侍者把皇帝的尸体搬回他的寝室，重新安放在他死去时躺的那张行军铁床上。马尔商和其他的侍者们，把那幅停放过拿破仑尸体的血迹斑斑的被单剪成碎块，作为皇帝的遗物予以瓜分。

最后，医生们并不能在一份写成的简单文件中对拿破仑的死因取得一致的意见。7位医生分别交出了4份解剖报告，他们一致同意的只有一点：在拿破仑的胃部靠近幽门处（也就是胃的张开部分与内脏接触的地方）发现有一处溃疡，安东马尔西医生称这个地方为“致癌性的溃疡”，那些英国医生则发现是“硬性癌引起的癌症”。这个说法导致了日后流行的这样一个见解：拿破仑是因为胃癌或幽门癌而死的，因为拿破仑的父亲就是死于幽门癌的。但是，并没有一位医生能指出一个实际的癌病灶来。不过，这样一种见解，正好解脱了哈德逊·洛和英国人的责任，拿破仑将被认为可能是死于一种遗传性的胃癌，因此，圣赫勒拿岛的气候，不能对他的死负什么责任。

但是那6位英国医生中，有一位叫托马斯·索特的，还发现了死者的肝“肿大”。这正是哈德逊·洛在平时所猜忌过的，因而也是他不愿听到的消息——因为肝病正好支持了这样一种理论：拿破仑的死是由圣赫勒拿岛的气候引起的肝病造成的。那位英国总督把索特医生唤到他的办公室去，命令他把他的报告中与官方的意图相抵触的部分删掉，索特勉强同意了。可是，当他后来平安地离开了圣赫勒拿岛时，他又把他当时的情况如实说了出来。像索特一样，安东马尔西医生也发现拿破仑的肝脏异常肿大，虽然他并没有在肝脏中发现什么毛病。安东马尔西认为，英国人对拿破仑的死是负有责任的，因为海岛的气候太恶劣了，他也把这个见解说了出来，因为哈德逊·洛没有权利可以使拿破仑的私人医生保持沉默。

3天后，也就是5月9日，拿破仑被埋葬在圣赫勒拿岛的一个山谷里。5月27日，他的随从们登上了一条开往英国的英国船“骆驼号”，在大西洋南部的这座孤岛上度过了几乎6个年头的流放生涯之后，这些法国人启程回到一个他们已经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个没有拿破仑的欧洲去。

这次验尸本来留下了许多未解的疑团，但不久，由于他的两个妹妹又死于幽门癌，因而这一说法一时占了上风。

## 二、头发中的答案

拿破仑死亡谜底终于在150年后揭开了，格拉斯哥最著名的化验室在马尔商保留下来的头发中发现，他原来死于砷中毒！

拿破仑死于波拿巴家族遗传病幽门癌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自欧洲在1830年以后出现拿破仑热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对这一说法提出挑战。

一开始，法国人坚信拿破仑遗嘱中的说法，认为是英国人害死了这位英雄，但除了大骂英国人伤天害理之外，还拿不出有力的证据。

以后，又有一些法国人和德国人称拿破仑在埃及得了热带病，到荒岛后旧病复发。然而，皇帝死前身体甚佳，难道“旧病复发”需要6年时间？

有人认为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岛的流行病，肝大就是证明。科西嘉医生安东马尔西一直坚持此说。蒙托龙将军也持这种看法。但是，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其一，那位科西嘉医生本无异议，只是被蒙托龙拉到一旁后才改变了初衷。其二，蒙托龙本人在皇帝死后的翌日，给妻子写信道：“令人欣慰的是，已经得到证据，证明陛下的死绝不是囚禁所致。”可是，返回欧洲后，这位将军又说皇帝是死于肝病，如此出尔反尔，意欲为何？

但到 20 世纪以后，却有了较为新奇的说法。美国医生罗伯特提出了拿破仑死因的奇特说法，说是法兰西皇帝死于男性激素严重障碍症，证据是患者身体肥胖，乳房突出，脸上无须，这是因为性腺功能衰退，男性特征逐渐消失之缘故，简言之，即男子女性化。但这种说法过于离奇，其依据是拉·卡色说他看到拿破仑的“乳房像女人一样”及其他对拿破仑外表的描述，似乎并没有多少说法力。

关于拿破仑死因的另一种引起爆炸性轰动的说法是瑞典医生福舒夫伍德所提出的砷（砒霜）中毒。

这位瑞典医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他的职业是牙科医生，业余时间则从事血清学和毒物学的研究。他对拿破仑的崇拜来自于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就是一位拿破仑迷，他很小时候就替父亲抄写拿破仑的语录。

14 岁那年，他高中入学考试的作文就是以拿破仑为题目，称他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到 1955 年《马尔商回忆录》出版时，这位医生已是 50 多岁了老人了。这几十年来，他一直怀疑关于拿破仑死因的各种说法。因为尽管专家们对这一问题众说纷坛，但立论却毫无例外地都依据尸体解剖报告和目击者的卧忆录，但这些目击者的回忆录毫无疑问都没有马尔商的回忆录更具有权威性和客观性。

这是因为马尔商的回忆录原本是留给自己女儿看的，并没有想去发表，因而不必担心得罪任何人，其客观性是无庸置疑的。另外，马尔商一直照顾拿破仑的起居，对拿破仑每一天的生活细节和身体感觉最为清楚，这一点无论是贝特朗，还是蒙托龙都无法与之相比。

通过仔细阅读《马尔商回忆录》，这位瑞典人逐渐得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拿破仑死于慢性砷（砒霜）中毒、拿破仑晚年的一切症状都证实这个假设：

交替出现的嗜睡、失眠、双脚浮肿，体毛脱落，及至肝脏肿大、身体肥胖等都是砷中毒的一般症状。

他以为，砷这种药物，早在古代就已经为人所知了。在拿破仑以前的几百年间，它在法国特别流行。这种“天然的粉末”由于时常被利用作为加速处理遗产的手段而闻名于世。伏尔泰的小说（阿子比曾为拿破仑朗诵过）就描述过利用这种毒药谋杀一位伯爵的故事。

在许多情况下，砷是投毒者的一种理想的工具。作为杀虫剂，甚至小剂量地用作药物，它往往还是有益处的。它无色无味，因此很容易混在各种食物的饮料中。只要五分之一克的剂量，就可以在 24 小时内使人丧生。但是反复使用更小的剂量，却可以使人缓慢中毒，时间可以持续几个月或者几年，这也是它的一种普通的特性。这种用慢性砷中毒杀人的方法的好处是：一直到拿破仑死亡后的一段好长时间，这种慢性砷中毒的症状实际上是不可能诊

断出来的，因为它的症状与许多常见病的症状极其相似。如果投毒者在此同时再使用某些别的药物加以配合（如著名的吐酒石和甘汞）的话，那么，死者在被进行尸体解剖的时候，就不会在胃里发现砷中毒的任何遗迹。

那么为什么所有的医生在尸体解剖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即为什么几位医生都没有在他胃里找到任何痕迹呢？这正是因为拿破仑在临近死亡前一段时间服用了吐酒石和甘汞的原因——当然，给病人服用这两种药物是当时医生们的习惯性作法，但正是这一巧合恰好掩盖了拿破仑中毒的证据。

以前关于拿破仑死于胃癌或肝癌的说法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怀疑，其关键就是患这两种疾病而死的人往往会骨瘦如柴，而拿破仑却出现了奇怪的肥胖现象，以至于位看到他的英国人说他胖得“像一头中国猪”。现在可以明白了，这奇怪的肥胖恰恰是砷中毒的最基本症状。

尽管已形成了这样一个结论，但这位瑞典医生并没有急于将这些想法形成论文，公诸于世。他只是一位拿破仑研究的业余爱好者，在他看来，那些研究这位伟人的专家们都可以从《马尔商回忆录》中得到与自己完全相同的结论。

然而，四年过去了，年愈花甲的福舒夫伍德彻底失望了，历史学界似乎并没有从马尔商的回忆中得到任何灵感，于是他决定自己动手，给麻木不仁的历史学界投入一枚重磅炸弹。

经过反复的研究考查，福舒夫伍德已确信在砷中毒所能够出现的 30 种症状中，有 20 种在拿破仑身上都有反映，这使他更坚信了自己的假设。但作为一位科学家，他知道要想证明这个假设，最有力的方法就是检验拿破仑的遗体，但这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收集拿破仑的头发。这时一位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毒物学专家的研究给他带来了希望，这位名叫汉密尔顿·史密斯的医学博士对砷中毒研究是那样先进，以至于可以从一根头发中检测出一个人中毒的程度。

福舒夫伍德最初就只收集到了一根头发，那是马尔商后代留下来的，当时正保留在巴黎残废军人院军事博物馆的董事长拉苏克将军的私人博物馆里。

尽管这根头发已初步证实了他的假设，但为了使研究更为准确，福舒夫伍德还希望得到更多的头发，但巴黎方面已拒绝再次合作，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自尊的法国人不愿让一个拿破仑研究的门外汉首先提出这个重大的发现。但他并没有气馁，当他第一篇论述这一问题的论文发表之后，他得到了更多的头发。

对这些头发，史密斯博士设计了两种检测方法，一是测量其含砷总量，二是通过分段检测以判定中毒的阶段性的。

在第一种检测中。他们发现拿破仑头发中的含砷总量最低为 2.8%，而最高达 51.2%，而正常人头脑中的含砷量一般仅为 0.8%，这就证明拿破仑头发中的含砷量为正常人的 4 倍至 64 倍。

在第二种检测中，他们发现在拿破仑头发中砷元素的分布并不均衡。人的头发平均每天大体可长 0.35 毫米，因而一根新长的头发可以显示一个在不同时期他的中毒程度。砷元素在拿破仑头发中这种极不均衡的分配清楚地表明他的砷中毒不是由于外界环境影响所致（如这样应是均衡的），而恰恰是分阶段的人为投毒所造成的。

在第二项检测结果出来之前，福舒夫伍德又一次仔细地考察了马尔商等人的记录。他发现拿破仑自 1820 年 9 月 18 日起曾有六次急性砷中毒的疡状，这六次是：

1820 年 9 月 18 日—21 日；1820 年 10 月 10 日—18 日；1820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1 日；1820 年 12 月 28 日—30 日；1821 年 1 月 26 日—29 日，1821 年 2 月 26 日—27 日；而其间以及后来他都表现为一种慢性中毒症状，直到 4 月中旬以后，又出现了严重中毒症状。

由于人的头发每天长 0.35 毫米，用作第二种检测的头发又是拿破仑死的第二天剃下来的，通过计算机等手段可以检测出这两根长为 13 厘米和 9 厘米的头发中每一小段长出头皮的时间。史密斯根据这一点画了一个头发砷含量的曲线分布图，并标出了这一段头发长出头皮的时间。

令福舒夫伍德惊喜的是，这个曲线分布图与他的研究结果惊人地吻合，头发含砷量的高峰期恰好就是那些诸如马尔商等目击者发现拿破仑突然发病的时期。

这一切都使他确信拿破仑的确是死于砷中毒。

正像福舒夫伍德所预料的，他与史密斯博士研究在西方世界引起了爆炸性影响，许多历史学家们被这一重磅炸爆震懵了，但冷静下来之后，便提出了许多反驳理由。而福舒夫伍德和他的支持者们对此一一进行了回答。

首先，有些人试图证明用于检测的头发不是拿破仑的。但福舒夫伍德收集的头发，来自于不同的持有者，有巴黎的克拉克将军保留来自马尔商之手的，有另一位内侍“瑞士熊”传下来的（持有人住在汉堡），有贝西特小姐弟弟的孙女、一位澳大利亚富有的老夫人提供的，有当时英国将军马尔柯。

有后代提供的，还有另一位俄国人得自拉·卡色留传来的等等……检测结果证明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头发只能是一个人的，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大多数专家的同意。

同时，也有一些人提出尸本解剖时为什么没有任何医生发出砷中毒的痕迹的疑问。福舒夫伍德等人解释说，他是慢性砷中毒，而慢性砷中毒的全部症状直到 1930 年才为一位德国医学家所发现。正是由于慢性砷中毒的症状与许多病症反映十分相似，就迷惑了当时的医生。

当然，也有许多专家试图通过其他方法解释拿破仑头发中含砷量过高的问题，如龙坞宫的装饰墙低和窗帷含有砷成份，或者说拿破仑用了含砷的头油。但第二种检测已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因为砷在拿破仑头发中的分布并不是恒定不变或基本均匀的。

另外，福舒夫伍德等还提出了另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即在 1840 年移灵时，拿破仑的尸体居然完好无损，除了说明他本身内大量的砷发挥了防腐作用外，几乎无法解释！

福舒夫伍德终于揭开了拿破仑的死亡之谜，但他毕竟还没有完全说服那些固执的专家们，但他现在要考虑另一个问题，谁是投毒者？

### 三、谁是投毒者？

蒙托龙，一个迷一样的人物，他把自己那漂亮的黑发妻子送上了拿破仑的龙床，又从拿破仑那里得到 150 万法郎报酬，难道他就是投毒者？

对拿破仑头发的检测已使福舒夫伍德等人确信这位足以惊天动地的伟人死于砷中毒，而且中毒的时间竟长达6年之久！

这一事实使他确信这位阴险的投毒者一定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他必须是自始至终留在圣赫勒拿岛，只有这样才能长期作案。

第二，他必须能够接近拿破仑，长期负责拿破仑的起居饮食，了解拿破仑的一切生活小节。

第三，了解砷的习性，有熟练的投毒技巧。

第三个条件，龙坞宫里大多数人似乎都具备，因为刚搬入龙坞宫时，因为老鼠多，人们曾试图用砷做毒药，毒杀老鼠。而且龙坞宫当时很流行伏尔泰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就叙述了一位侯爵夫人以熟练的投毒技巧谋杀他的侯爵丈夫的故事。

第二个条件，他们认为可以把龙坞宫以外的人排除在外，这包括那个可恶的总是与拿破仑过不去的洛爵士，当然也包括与拿破仑相处十分融洽的巴尔坎一家。

至于第一个条件，他们认为那些虽在龙坞宫生活过，但生活时间不长的人都可以排除在外。这包括中途离去的拉·卡色、古尔高、奥默阿拉、阿尔比、蒙托龙，以及1819年才来到的安东马尔西医生。

于是具有投毒嫌疑的只包括蒙托龙、贝特朗两名官员，以及包括马尔商在内的12名仆人。

但是在这些人中谁有可能是真正的投毒者呢？这必须搞清楚投毒的方式。福舒夫伍德等人认为从头发检测的结果来看，在食物和饮料这两项中，饮料——葡萄酒是最可能的投毒对象。因为拿破仑对饭菜没有固定的食量，如果在饭菜中下毒，拿破仑摄入砷的分量就无法控制在一个适当的比例，这样头发中的砷含量就不会那样有规则地分布。另外饭菜是做给大家吃的——拿破仑经常要其他人与他一同吃饭。如果在这里投毒，大家就会一同中毒，这样会引起广泛的重视。

唯一可能就是葡萄酒，拿破仑喝酒很有节制，一般一次吃饭时只喝一杯，更重要的是拿破仑喝的酒只供应给他一个人，其他人喝的完全是另外一种酒。这种酒运来时，都是装在大桶里，由龙坞宫的人将它们倒在瓶中，这样使投毒者十分方便。另外还有两个旁证证明毒确实放到了酒里。当时，拿破仑曾将这种酒作为礼物送给了巴尔坎先生，结果巴尔坎夫人饮用后就出现了与拿破仑相同的症状；另一次拿破仑送了一瓶给古尔高，古尔高也病倒了。值得一提的是古尔高曾对这种酒提出过怀疑，他建议大家一起分尝，这样中毒的就会是龙坞宫全体人员。他认为任何人不敢将龙坞宫所有的人一起毒死。但拿破仑并没有接受这一本可以挽救他生命的建议。

确定了酒是投毒对象，便基本上排除了厨师比隆的嫌疑，比隆有在饭菜中投毒的条件，但他并不接近酒。而且通常做好食品之后，本不知道这些食品到底最后由谁来享用，拿破仑很少单独向厨师索要食物。

现在最具嫌疑的就只剩下了蒙托龙、贝特朗、马尔商及两个近侍圣·丁尼和“瑞士熊”纳维拉兹。但贝特朗这位宫廷大元帅在圣赫勒拿岛上已经失宠，住在龙坞宫外，不再负责宫廷内部的管理，在拿破仑身边的时间也不太多。而圣·丁尼和纳维拉兹负责膳食的机会也少得可怜，所以最大嫌疑为马尔商和蒙托龙。

但福舒夫伍德很快排除了马尔商，因为马尔商个人的经历使他确信他决

不会是投毒者。马尔商这位年轻人为拿破仑服务了十几年，他的母亲也在眼侍拿破仑的母亲，他个人对拿破仑忠心耿耿，从无怨言。更重要的是他们家庭与保王党从没有任何联系，他没有理由谋杀拿破仑。

现在，他们几乎完全认定蒙托龙就是投毒者。他们认为这一看法的理由是充分的。

首先，蒙托龙个人似乎没有到圣赫勒拿岛与拿破仑共患难的理由。他出身旧贵族，没有什么军事才能，拿破仑曾拒绝提升他。同时，拿破仑曾反对他与阿尔比的婚姻，但因为蒙托龙拒绝从命，拿破仑就解除了他的职务。第一次退位后，蒙托龙毫不犹豫地投奔了波旁王朝。尽管“百日皇朝”时，蒙托龙又投靠了拿破仑，但滑铁卢战役时，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他从不是拿破仑的侍从，直到拿破仑从滑铁卢逃回爱丽舍宫时，他才突然成为侍从而出现在宫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蒙托龙并不是一个喜欢吃苦的人，相反却有点唯利是图，他曾贪污过 6000 法朗的军晌。这样一个公子哥为什么会抛弃巴黎的优裕生活而去圣赫勒拿岛呢？他当时年仅 32 岁，如果拿破仑再活上 20 年——这对当时仅有 45 岁的拿破仑来讲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蒙托龙岂不要满把胡子回到巴黎吗？

其次，蒙托龙与波旁王室的联系十分密切，他的继父与这个王朝的谋杀瓦业户阿尔特瓦（路易十八之弟）关系密切，正是因为这个关系，蒙托龙在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时得到了将军军衔。他利用这一职务侵吞了 6000 法朗军晌之后并没有受牢狱之灾，这多少有点奇怪。很可能也是得到了阿尔特瓦的帮助，但这种帮助的代价，就是要求他作为一名谋杀手重新潜回拿破仑的宫廷。

第三，蒙托龙在圣赫勒拿岛的表现也很反常，岛上的枯燥生活使贝特朗这位拿破仑老臣也感到痛苦不已，而蒙托龙却一直毫无怨言。甚至还把自己漂亮的黑发妻子送上了拿破仑的龙床，他当时曾为得到这个女人丢了职位。为此，古尔高曾当面对他讥讽，但他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第四，蒙托龙回到巴黎后，拿破仑给他的 150 万法朗很快就不知去向，他又投身军界而成为波旁王室的将军，并且曾受到过已成为国王（代理十世）的阿尔特瓦的秘密召见。也许是因为阿尔特瓦没有给他个相应的报偿，他以后又投奔了路易·波拿巴，多少有点疯狂地报复这个王室。

的确，蒙托龙个人的特殊情况和迷一样的生活经历使他最有可能成为一名被波旁王室收买而执行谋杀计划的人物。他在龙坞宫一直负责管理拿破仑的用酒，酒室的钥匙就由他来掌管，他有非常方便的投毒条件。他很可能将砒投入酒桶中搅匀，然后再灌入瓶中，最后再根据拿破仑的习惯，一杯一杯地端给他。

这样蒙托龙奉献了自己的 6 年时光和心爱的妻子，完成了一项极其隐密的谋杀，却得到了拿破仑的 150 万法朗的报酬。

蒙托龙的确掩饰得很好，尽管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一直怀疑有人投毒，但似乎从没有想到是位任劳任怨的人所为。他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是英国人想毒死他。福舒夫伍德认为拿破仑一度曾试图让忠诚的西伯里阿尼暗中留意。这一点从西伯里阿尼的突然死亡中可以看出。在死亡来临之前，他一直非常健康，曾为拿破仑去卖银器。也许是他发现了什么，也许是投毒者认为这个忠诚而心细的仆人对他的谋杀计划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所以便使用大剂量的砒毒死了他。蒙托龙对西伯里阿尼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大剂量投毒

方式，因为西伯里阿尼仅是拿破仑的仆人，死后不会有人去解剖他的尸体。

但拿破仑不同，他在欧洲和法国都有大量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如果他突然死于中毒，英国政府便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而各国君主和波旁王朝势必面对来势凶猛的道义上的谴责，甚至暴发革命危机。因而只能耐心地投毒，使之不知不觉地缓慢死去。

福舒夫伍德的推理似乎颇有依据，但也有些疑点。这就是，他上述立论的前提是认为，投毒者一定是了解拿破仑生活习惯的人，而了解这些细节的一定是龙坞宫中的人，于是他决定在龙坞宫中找出凶手。

在龙坞宫外也可能存在凶手。长时间的观察与研究使英国人并不是不能了解拿破仑生活细节，他们理所当然地可以了解到康斯坦萨葡萄酒是这位皇帝的专用酒，也可以毫无困难地了解拿破仑一次只饮一杯的习惯。英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希望拿破仑早一点死去，这个“科西嘉魔鬼”所发动的战争使英国政府足足负担了6亿英镑的公债，使许多英国士兵死去，还促成了多次内阁的垮台。当他落难之时，英国人还需要一直承担他再度逃跑的危险。英国医生奥默阿拉曾在离开圣赫勒拿岛时曾指责洛爵士唆使他毒使拿破仑，这位医生还为此而坐了牢。因此，事实上并不能排除英国人投毒的可能性，当运来拿破仑酒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完成投毒行动。另外，投毒的技巧十分高明，特别是在拿破仑临终前给他服用了甘汞，从而消除了一切砷中毒迹象，这样高明的化学和医药知识使人怀疑蒙托龙有没有资格成为投毒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服用大量甘汞恰好是英国医生的主意，而拿破仑的私人医生安东马尔西是反对的。

如果蒙托龙真的在龙坞宫中扮演了“犹太”的角色，那么指使者真的是波旁王朝吗？会不会也有英国人参与呢？蒙托龙似乎需要指导才能完成这样高明的谋杀，而在圣赫勒拿岛只有英国人才有资格进行这种指导。

当然，如果蒙托龙仅仅因为他“个人生活经历模糊不清”和与波旁王室的特殊关系而成为这场悬案的替罪羊，那么凶手不论是在龙坞宫内，还是在龙坞宫外，他在九泉之下的亡魂也会为自己在100多年前的小岛上的作案手段而赞叹不已，自鸣得意。因为无情的岁月早已冲洗了一切罪证，今天的人们只能凭借自己的推理能力来判定凶手，借以来寄托自己对那位盖世伟人的崇敬与怀念了。

的确，福舒夫伍德和史密斯借用了现代科技手段确认拿破仑死于慢性砷中毒，这一结论尽管尚有不同意见，但最后验证仍是有希望的，只要重新打开拿破仑的坟墓，真相就会大白。

但现代科技手段无法断定谁是投毒者，人类的推理也不能代替事实。“谁是凶手”也许只能作为一个启发人类思维的哥德巴赫猜想让人们自由地发挥其想象力了，这是不是拿破仑的悲哀？！

## 拿破仑年表

年 代	年龄	事 迹
1812年6月28日		占领维尔纽斯。
1812年8月18日	43	逐出斯摩棱斯克的俄军。
1812年9月7日		在博罗迪诺击败俄军。
1812年9月14日		进入莫斯科。
1812年10月20日		退出莫斯科。
1812年12月18日		回到巴黎。
1813年2月		德国起事。
1813年8月		
1813年4月15日		离圣克卢赴美因茨。
1813年5月2日		在吕岑击败俄普联军。
1813年5月20日		在包岑击败联军。
1813年5月21日		
1813年6月4日		休战至8月11日。
1813年8月27日	44	在德累斯顿击败奥军。
1813年10月16日		在莱比锡被联军击败。
1813年10月18日		
1813年11月1日		在美因茨重渡莱茵河。
1813年11月2日		
1813年12月	44	联军侵入法国。
1814年1月25日		离巴黎赴前线。
1814年2月1日		在布里恩击败普军。
1814年2月		在拉罗特埃尔战败。
1814年2月10日		在尚波贝尔击败布吕歇尔指挥的普军等。
1814年2月11日		在蒙米赖击败布吕歇尔指挥的普军等。
1814年2月12日		在沙托蒂埃里击败布吕歇尔指挥的普军等。
1814年2月13日		在沃尚击败布吕歇尔指挥的普军等。
1814年2月		在赛纳河上的夏蒂荣聚会，未获结果。
1814年3月19日		
1814年3月		在克拉纳和拉昂的非决定性会战。
1814年3月31日		联军占领巴黎。

年 代	年 龄	事 迹
1814年4月11日		签字退位。
1814年4月20日		辞别枫丹白露的卫队。
1814年5月4日		在厄尔巴岛上陆。
1815年2月26日	45	离开厄尔巴岛。
1815年3月1日		在法国海岸的弗雷懦斯登陆。
1815年3月20日		进入巴黎。
1815年3月13日		百日政权期间。
1815年6月22日		离巴黎赴比利时。
1815年6月12日		
1815年6月15日		越过比利时国境。
1815年6月16日		在林尼击败布吕歇尔。
1815年6月18日		在滑铁卢战败。
1815年6月21日		回到巴黎。
1815年6月22日		再次退位。
1815年7月3日		到罗歇福尔，向美国进发。
1815年7月15日		在柏雷勒芬舰上向梅特兰舰长投降。
1815年7月24日		抵托尔贝。
1815年7月27日		抵普利茅斯海峡。
1815年8月8日		乘诺森伯兰舰驶往圣赫勒拿岛。
1815年10月15日	46	抵达圣赫勒拿岛。
1815年12月9日		开始在龙坞宫居住。
1816年4月		赫德森·洛爵士担任总督。
1821年5月5日	51	午后六时去世。
1840年12月15		改葬于巴黎荣誉军人院。

